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六冊目次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二)

〔明〕翟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一

督師紀略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明末刻本

三一五

女直考一卷

〔明〕天都山臣撰
清鈔本

四一七

聖主中興全盛兼三錄附一卷

〔明〕何光顯撰
明刻本

四五九

繪屏奏草三十卷(一)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四八一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二)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庶註待詔羅九思

中三邊

傳答列傳上

顧義王德答阿著子也。或言認阿郎子。三代以上有重霸山戎淳維。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皆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駃騠。騊駼。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革作帳。然今已習屋居。有文書。類獸象所奏。皆從左而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正以銀

《傳答列傳》卷一

二

肉食。土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喜盜。好殺。輕生。嗜利。刻木封箭爲信。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挾弓馬長技。上下山谷間。往來聚散。倏忽如風雨。饑渴不飽。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有名不諱。而無字。大畧猶有匈奴風。漢時匈奴最強大。而烏桓亦盛。漢末爲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強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之。後五代以及宋

武功錄

《傳答列傳》卷一

二

契丹爲盛。後女真滅契丹。於是侵中國。遂僭帝號。號金。其所部蒙古。太赤烏。塔塔兒。克烈。亦各有分地。後蒙古又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按元之先。蒼色狼。與慘白鹿配。度騰吉思水至幹灘河源。不見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馬察。至十二世。日孛端察兒始大。先是日孛端察兒之母阿蘭果。果居夜寢。有明光照腹。果生日孛端察兒。日孛端察兒生也。速亥也。速亥生鐵木真。以孛兒赤斤爲姓。父之也。速亥死。鐵木真幼。其部曲多散歸。它部泰赤烏。泰赤烏遂合七部諸精兵。攻鐵木真。鐵木真亦與其母月

高皇帝卽位遂元順帝走應昌。既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剌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剌崩。脫古思帖木兒嗣。所推爲可汗。而漢所封爲崇禮侯買的里八剌矣。其二十一年。藍王出大寧。破虜於古慶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強。亦立爲瓦剌王。然爲韃靼部酋。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款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

武功錄

卷一

三

五年。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弑君之罪。破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迭款比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嗣。鬼力赤繼非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兒不花撫綏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見台吟唱太傳右丞相也孫台及瓦剌。又皆本兵柄稱強。不受可汗約。甚亡可奈何。是歲建文三年也。其明年。文皇帝新卽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貢。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相攻。殺是

年馬哈木。阿魯台竝入貢。其四年春。上復賜韃靼可汗鬼力赤璽書。復不報。其五年。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人本雅失里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其明年春。上遣給諫郭驥往諭虜殺驥不報。其五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旦莫相攻殺。因倪首係頸獻見。上願委質爲藩臣。世共貢獻。上以虜殺我行人。故遂受三酋降。詔封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義王。於是賜印綬。俾撓本雅失里。其明年七月。遣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擊之。尚書夏原

武功錄

卷一

四

吉議以爲師出塞遠。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大率轉餉二十萬石。踵軍行十日。請築一城貯之。又十日築城亦如之。上曰善。於是各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居頃之。果敗阿魯台諸將。丘福等於臚胸河。其明年三月。上親勒兵十萬發京師。大國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賊酋水泉不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其四月。次灤海。其五月。至斡灘河。斡灘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遂引去。是時阿魯台請降。并欲得女直諸番內屬。廷臣皆以爲便可施行。獨學士黃淮以爲虜狼子

野心散則易制得併爲一則勢專難開。上甚善之。乃不許平大破於靜勝鎮勒石玄石坡會胡山清泉流而還先是士饑。上以大官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多。肅將士士肅已乃肉食其親愛士率類如此居歲餘。元刺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答里巴其明年七月河魯台與元刺相仇殺窮蹙南保塞乞降請討馬哈木。上受之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若妻封夫人是後元刺以和寧王故朝貢不至數犯邊其明年三月。上自將兵征元刺待邊其六月至撒里哈兒與馬哈木太平。孛羅達戰擊破之追武功錄。八集卷一。亡逐北至土刺河元刺逐。上乃班師是時阿魯台稱病遣使請行在所其明年十一月元刺馬哈木貢馬請死罪居歲餘馬哈木死于虎懼嗣其二十年春阿魯台結兀良哈叛去寇與和。上親征類子。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載承天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析蘇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至鷄鳴山阿魯台大懼盡棄其輜重於闊灣海旁遁去我軍捕其牛畜而還其五月五日。上復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別侯騎射。辛未發關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

其巢而還是時阿魯台弑其王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妻若子來朝其二十一年夏阿魯台爲脫懼所敗人畜殆盡其秋。上親征阿魯台其九月駕次沙城知院阿先等來降其十月次土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等來降。上大說賜也先土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時故元苗裔爲馬哈木河魯台所殺修殆盡金忠或言本雅失里子或言答里巴子或言答里巴弟之子其十一月還歸父之虜降將屢告阿魯台弑王雪人違天逆命當誅願捐軀爲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武功錄。八集卷一。敗也金忠曰如邊人茶毒何。上曰卿意故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通不目先姑待之其明年開平將奏虜猶入數盜邊請討之其四月。上親征道應昌阿魯台遁走其六月次答蘭納木兒河弗見一虜而還是夜。上夢神爲我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酋士苦騷動先是廷臣伏闕下以死爭大司農原吉繫掖庭大司馬賁自縊死然虜亦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特乃。上竟以陝方組焉豈不哀哉洪熙初賜本雅失里妻妻母米月五石會胡中諸

首數相構戰塞下。款塞。豆欲降。上有詔。詔大將軍武安侯章。大畧言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宜嚴爲修邊。其宣德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使進馬。令嗣父王。其明年。阿魯台脫歡亦力把力。王至思谷。遣使朝貢。其明年。脫歡至思谷。各遣使朝貢。賜之金綺。加賜至思弓刀甲胃。其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往牧遼東塞。明年。阿魯台遣使。自遼東入貢。上方英武。聞武事以爲往虜。自宣大人。今願從遼東。此必有以乘我者。詔大將軍備邊。邊益嚴。其九年。夏。兀利王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其衆。衆不附。乃求故元苗裔武功錄。

八傳卷一

七

脫脫不花立之。居于漠北。哈喇噶諸虜皆應之。於是脫歡來。上阿魯台捷且獻前元王璽。其九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降。上納之。授中府都督。阿魯台部遂亡。兀利獨盛。其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部首朵兒只伯不服。數仇殺其二年。脫脫不花來貢馬。其三年。臺御史王驥敗阿台虜於塞下。朵兒只伯走死。其四年五年。虜驟貢馬。其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淮王也先遣使者貢馬。賜予可汗與太師等也。先脫歡子也其八年也。先及阿魯台遣人貢馬。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乃以其姊妻脫脫不花。因挾脫脫不花。

竝入貢。得金幣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如遣。還所過時肆殺畧。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輸我中國實虛也。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伴應曰。諾。已謾之曰。也先喜。已通事人面謾曰。吾爲若奏上。幸報可矣。也先復大喜。自以爲得和親中國。迺誇詡張諸酋。揚揚大自雄也。而朵兒只伯又死。无返顧憂。侵騷不可忍。其十三年十月。上召將楊洪。破阿台部于塞下。其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爲聘。而朝廷曾未知之也。詔對殊無一言半辭。及和親事也。先始大愧恨。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武功錄。

八傳卷一

八

邊而會中貴人王振用事。顧自意怙中國威重。以爲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佐上親征。大臣皆不得與議。於是公卿皆伏。關上章章留中。不從。丙戌。命中貴人金瑛輔。邸王宿衛。而上自京師。出居庸。還懷來。至上谷。天大風雨。雷鳴。其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上遂北狩。百官廷劾振罪。振族誅。景皇帝以太后命。即皇帝位。還尊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大變。衆恒索無固志。侍講程依天官倡言。當從都公卿業有違家室南避者。獨尚書謙痛哭抗疏。稱引朱南渡事。以爲鑒。而中貴人金瑛亦以謙議爲是。遂寢。

其十月虜復入寇。上谷廣昌被紫荆關遂擁。上皇南進。薄於都圻。宣旨累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詣行在。以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使復中書舍人榮克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下皇微語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遊騎四出。南至於盧溝。廷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于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躬擐甲先將士出反閫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將軍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孫鏗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勦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檄諸路募番武功錄。

一六 僊客列傳上卷

九

四

漢軍能禽斬也。先自效者。丁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遶遁。而伯顏木帖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都御史沈固軍上谷。尚書石瑄軍雲中。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軍山西。都督王通軍天壽山。都御史王竑軍居庸。起周忱爲司空。鎮撫孫陵。令轉蘇松餉。於是戰守盡大具。而虜使來諭平。方虜圍上谷。時擁上皇索金幣約路至。駕歸。偏將軍郭登善戰守備益力。狗雲中雲中備亦如之。至都城虜益以。上皇爲盾。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豈亦未嘗聞夫。

社稷爲重。君爲輕乎。於是與石亨等引兵疾力戰。發巨砲擊虜。虜死無算。殺其酋長鐵頭元帥。虜始知留上皇終不得大賂。乃以好使奉。上皇起蹕還京。師遷居南宮。大赦天下。時景泰元年八月也。是役瓦剌酋知院阿剌遣使貢馬請和。賜勅答之。其九月。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即脫脫不花也。其明年也。先欲自立爲可汗。數攻普化。且來貢馬。我報之。稱也。先爲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准王。大酋長中書右丞相。其明年春。瓦剌同卒撤來。王子遣使貢馬。是年也。先怨普化。不立其弟子爲太子。而立其庶子武功錄。

一六 僊客列傳上卷

十一

四

遂攻敗普化。遣使來獻捷。時普化以數十騎遁去也。先盡得其妻子入畜。其十月。又遣使來朝貢馬。且迄命使通往來。下廷議。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入往來。殺畧人畜。益驕橫無忌。虜又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引赤斤。蒙古。往往往窺塞下。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戎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勃也先言太師求報使。一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

朕念大師忠義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
爲詐冒防其明年正月某是刺使臣察占等二千八
百七十六人于儀部勅賜其酋長正副使二十二
人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犀金銀帶有差
它皆賞段絹輓帽至十餘萬其七月也先攻敗普化
普化敗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開
之遂聚其族類殺之前元之爾璘焉乃自稱大元田
盛大克汗由史稱改元添元田盛奉言天聖也冒元
之稱實非元裔是後虜皆毛刺種矣事聞下禮官議
而儀制郎章論言可汗在戎狄則帝者之號觀其上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二

唐太宗號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汗可見矣
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毛刺王便而安遠侯濟
給諫林聰徐正又言宜稱太師至禮官會議則言可
汗乃隋唐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
詔書宜稱爲毛刺可汗示羈縻使其十月也先遣哈
赤貢馬貂鼠我以書報之竟稱爲毛刺可汗其十一
月毛刺使臣火只爾阿麻回來貢玉石却令自售
也先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之後
也先新立恐衆不附欲通好中朝始不復派人先是
虜騎屯和林也先既稱可汗乃營于上谷比哈刺莽

來之地而以輕銳屯沙窩漠南之虜患蓋自是始也
昌平侯楊洪請出軍三道討之與都督俊意同獨少
保謙以爲虜方奉上皇駕南還討之無名上竟
如謙議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
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死後哈刺又爲孛來所
殺而立也先之子爲可汗始號小王子小王子也者
諱稱也先時號普化大王已小王故也小王子既立
無衆受制於孛來孛王子亡何孛來殺小王子於是
營於塞下之涼亭林子時亦款塞求食其二年春孛
來阿羅出始入河套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其三年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八月胡騎大寇我雲中直擣鴈門忻代殺畧亡集去
復寇我上谷其五年六月胡騎入河西大將軍仇廉
禦之敗績遂度河大畧嘗是時孛來稍衰而其大酋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痛王子贊
殺而立脫思爲可汗亦曰小王子虜中言脫思者故
孛來所殺小王子從兄也脫思既立虜衆小定而脫
思顧不能制其下各酋擁兵自便毛里孩阿羅出孛
羅出遂大入河套然相猜忌不敢深入爲寇時亦遣
人貢馬然兩酋必後先接踵於道恐中國有所左右
也其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見西北長三大餘三閱月

乃滅。是時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人貢由喜峯口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比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比使至貢。資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詔言比使既混同三衛。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紬其心。虜使志有違。言通事人諭之。故上書伏罪。乃遇以故禮。如初。於是著爲令。令歲久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雲中入。頃之。阿羅出結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酋。朮加思蘭。宇來結其同部酋長。毛里孩各爲黨。又東通朵顏。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爲鄉導。其九月。遂自河套大入榆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林撫臣項忠。盧祥任。璣敗之。會亭來。與毛里孩忽相仇殺。乃引去。我內邊自是多事矣。已而虜又入我雲中。塞是年。朮加思蘭攻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僭稱可汗。以朮加思蘭爲太師。入於河套。大轉入雲中。上命撫寧侯行邊。故可罕脫思。不知所終。滿魯都亦瓦剌部酋。或云脫思族。宇羅忽。或云即宇來。其五年秋。朮加思蘭與毛里孩。七烈忽。宇羅大入榆林塞。已入上谷。塞轉寇朔方。遂至於固原。其六年秋。七月。阿羅出餘衆寇榆林。撫寧侯擊却之。其九月。臺御史王越巡邊。敗虜於平崖寨。川。又敗之黃草梁。其

冬。毛里孩及其別部酋七烈忽。寇關中。大將軍劉聚擊敗之。烈忽餘衆引去。其七年。王越奏乞搜套。復東勝。乃遣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不知要領。奏不可。遂寢。其秋。置榆林衛。始葺內垣也。其八年秋。七月。撫臣馬文昇敗虜於黑水口。禽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其八月。率來引阿里孩男阿扯來。營衆入於河套。其九月。虜寇固原。馬文昇伏兵湯洋嶺。敗之。斬首虜凡二百級。其九月。撫臣余千俊築延綏邊垣。從鎮榆林。虜知有備。不敗。居套者。垂二十餘年。其八月。王越帥兵捕虜於河套。出榆林塞。行四日。餘。襲虜營。大破之。虜懼。益徙。而北。其十月。虜來貢馬。是月。虜寇廣寧。虜可汗滿魯都寇。宣大轉寇甘涼。又遣使貢馬。其十一月。虜朮加思蘭大畧於鞏涼。是月。滿魯都寇上谷。塞。其十一年。撫臣徐廷璿築寧夏阿東邊垣。其十二年春。朮加思蘭亦寇上谷。塞。其十三年冬。虜可汗滿魯都太師朮加思蘭遣桶哈阿忽烈。平七百五十人。貢馬及橐驼五十。當是時。朮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遂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不克。爲滿魯都所覺。遂殺朮加思蘭。併其衆。其十六年春。二月。滿魯都寇榆林。其三月。尚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王威寧海捷首虜凡四百三十七級其十七年滿魯都太師馬亦思因寇上谷寒聲言報威寧上海之怨也是時大司農師京營兵禦之虜引出其十八年春二月山西臺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其冬滿魯都死馬亦思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亦曰小王子尋遣使貢馬其十九年馬亦思因寇上谷塞其四月寇興和是年虜驟入宣大烽火通於長安其二十年久虜騎寇雲中塞其二十一年春虜入開原塞其冬入甘涼蘭鞏弘治元年夏虜可汗部及各刺忽諸部入貢其冬虜可汗把禿猛可死弟武功錄

《御製通志》卷一

五

十四

伯顏猛可嗣其十二月可汗部及札加思蘭諸部入貢其二年春可汗部及瓦剌部入貢特瓦剌種之留故地者仍號瓦剌在可汗諸部最強是年六月可汗部酋知院阿剌忽引四萬騎款塞求貢上諭止之虜亦知有備引去其十月瓦剌部入貢其十二月可汗部入貢其三年春雲中臺御史許進賄小王子書俾其還我河套不報是年六月可汗部入貢其四年初五年冬可汗部北貢馬皆自猶兒庄入宣大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故群爲寇其七年秋八月虜大入我關中而會可汗西部大酋脫羅干之子火篩壯用事

大爲邊患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產富厚倍小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隘熟驗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小請閉開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畧吏民其十年冬十一月火篩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篩相仇殺漸衰十一年冬十月虜迭入榆林寧夏大同其十一月瓦剌部遣入貢馬十三年春正月火篩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篩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其十四年正月元日關中及河套地震是月火篩寇榆林其二月臺御史史琳襲餘虜於河套斬首百餘級其夏臺御史陳壽與火篩連戰皆捷虜懼誅引衆渡河北去其秋火篩寇花馬池至固原自是虜入寇卽道花馬池矣是月火篩轉寇雲中諸將陳瑛朱瑾馬昇秦恭逮論死宥道邊十五年秋置鎮固原虜復寇大同塞其十六年秋虜寇榆林其十七年夏虜大入雲中塞其秋虜寇環鳳其十月虜寇清水營其十二月胡騎大入於陝四之靈武監時小王子結兀良哈爲援求入貢甚急不可諸酋遂分道謀犯我黃裏黃裏者漢

《御製通志》卷一

十六

十五

言京師也。上命臺御史楊一清嚴備之。其十八年夏，虜寇宣大時。武廟初即位，命史琳及保國公出京兵禦之。琳等於是分道而出，逐虜，虜不勝，引去。已復入固原塞，頃之，虜寇虞臺，領大將軍白玉戰敗其九月。虜自花馬池入，陷清水營，大畧固原、平涼、安會而去。其十二月，火師帥其子大入寧夏臺，御史楊一清禦之，虜引去。亡何，孝宗宴駕，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固者，接踵逐去，而邊大圯。是年秋七月，已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戌戌，乃滅。其九月，制置使楊一清奏復城東勝、守河套，不報。其四年春，武功錄不傳全別傳上卷一

關。詔侍郎丁鳳都督劉輝出京營軍禦之。虜亦引去。其十一年秋，虜寇宣大，其冬，虜突入白羊口。其十二年夏，虜寇朔方。其秋，大入花馬池，塞隴大震，頃寇陽和，已寇上谷，備守張果禦之。虜遂解去。是年阿兒禿廝亦不剌往歸小王子。其十五年秋，瓦剌與土魯番相仇，自是瓦剌部徙而西，不爲我患。害其十六年，虜寇花馬池，時虜可汗阿着死，部人立故阿爾倫台吉之長子卜赤，號亦克罕，亦克罕者，虜言可汗也。亦可罕控弦之士七萬，爲營五，在偏頭西北，威寧海、大沙窩、古雲中、五原郡地也。別部四北部曰兀良哈，叛去，不服從。東部三曰岡池，曰罕哈，曰爾噶，大營七。衆可六七萬，直上谷、南部二曰哈刺噶，曰哈速，大營各一。衆可二萬，直雲中。西部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廝，曰滿官嗔，大營二十五。衆可十三萬，直榆林。又西爲瓦剌，衆可五萬，直酒泉。大氏亦克罕所統部，皆瓦剌種而在故地者，猶稱瓦剌云。亦克罕部東至朵顏，西至哈密，控弦之士三十萬，皆旁我漠南，而故和林地則黃毛諸達，虜居之，向勢弱，近頗聞漸強大矣。其後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見台吉。稱小王子，不及見台吉。卽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着生六子，長吉囊，次俺

答次兀慎一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
次我托那言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長吉
能次大那顏次小那顏次僧戒阿不孩次革革阿不
孩次李吉兒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刺吉次祝囊
次藕台吉次狼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騰台吉次格
力簡台吉次那木漢台吉次白馬台吉次威正台吉
次黃台吉次打兒漢台吉次良定台吉次筆寫契台
吉次女子一討賴或言子一委兀慎打兒汗台吉或
言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
曰筆寫契台吉通前傳及吉能生五子長把都兒黃

武功錄

二 俺答列傳上卷一

元

三

台吉次炒忽兒台吉三子莫可考次隱布台吉次比
把什台吉七侄有衆數萬亦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
州地第老把都兒尼都力哈有衆三萬據開平獨石
外邊居焉俺答居豐州城其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
勞黃台吉居興和迤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
甫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嫗者俺答以事殺
之於是答妻一克哈屯憐把漢那吉幼孤而以僕阿
力哥之妻扎那吉以故阿力哥得顧家柄是時打來
孫瓦剌兀良哈皆小部打來孫依套廣宅皆居雲中
西北依俺答而會小王子爾孫土蠻方分爲四枝曰

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貝台吉曰着力兔台
吉曰克鄧台吉據衆十餘萬恃其蕃盛數與俺答爭
強盛爲薊遼迤東患害而俺答亦有衆十餘萬精銳
者可三萬馬四十萬衆駝牛羊百萬歲時居雲中上
谷迤北橫行塞外嘉靖初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
在邊以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宰李康惠承勛相繼
爲本兵日嚴邊然於元年春虜猶寇花馬池乎其夏
寇固原其三年寇上谷龍門所僞守馬驥禦之虜引
去曩時應紹不爲營者十其部酋曰阿速曰哈刺噶
日合奴耶曰牛來曰當刺曰兀罕曰失保噶曰叭爾

武功錄

二 俺答列傳上卷一

三

四

敖曰荒花旦曰奴母噶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
不刺後亡去遂各散逸獨哈喇噶存始阿爾禿廝爲
營者七亦屬亦不刺已歸吉囊谷爲營者四其部酋
曰呼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耶亡慮四萬人
滿官噶爲營者八始屬火篩已屬安灘安灘即俺答
也於是合而爲營者六其酋長曰多羅田田土悶長
吾兒曰兀慎曰擺腰曰兀魯曰土吉刺亦四萬人於
是吉囊俺答復強大矣其五年寇并坪其六年寇葛
峪其八年深入我朔州是時制置使王瓌修邊撤要
害甚備其十年西度套河益恃其篤悍擁十萬餘騎

至延綏。聲言入貢。賈實欲困圍我。數臺其十一年。虜道松潘漳。腦。蜀西塞是歲。虜中王住子亡。抵於漢。爲偏頭軍江咬住。言小王子將引衆四五百萬。大入塞。有狀。先是雲中臺御史何棟以彗星再見。其應當在邊事。請增宣大總制及都督。詔可之。推擇御史。大大劉源清。都督同知卻永往。其十二月。吉囊師四萬騎。路水出套。潛伏山後。欲西搶。迺先遣千餘騎從石甫兒渡河。往野馬川。且日千餘騎。度煖泉兒。與沙山虜並西南走。許言寇亦不刺。五郎漢以出漢不意。頃之。侵我鎮遠關。我王將軍效斬首虜凡一百四

武功錄

入彀集傳卷一

三

五

十級。然自是雲中虜皆入套。益爲河西患矣。按與西河套在東。賀蘭山在西。天隔以黃河。不可渡。十數年而來。虜乃用牛羊皮爲渾脫。雖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虜得入山後。而長流水青山墩虜亦東北走。然西行則必奔蘆塘松山土豹嶺。以犯蘭靖莊涼間。殆亡虛日。其十月大同一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叛。因遣通事人楊越奉遺小王子金幣及女妓粉兒。金斗兒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其十三年正月。福勝念邢通事往約虜。久不至。復使薛源以紅綠緞二純繩繫出城。齎錢趨

虜。虜行至白馬城。迤比。會酋長黑白吉。青台吉。卽遣關鉞送奉綰幣。因與吉囊合營詣城下。福勝及曹璽張進寶許淮武城等。攻敵漢兵。凡三日。引虜十餘人入燕勞。如上賓。因指顧代府曰。吾以此府居而小王子可乎。諸虜皆叩頭而退。其後小王子果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其四月。俺答挾衆欲入貢。其七月。吉囊入榆林。大畧安定。花馬池。賴制置使唐龍策斬首虜四百五十四級。賜爵有差。後御史劾大將軍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以虜自弘治而來。大爲朔方邊害。而況近者殺大將杭雄

武功錄

入彀集傳卷一

五

趙瑛至。驚驚父老以爲此捷功不二於朔方也。居有頃。吉囊僉答阿不孩復擁衆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已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其八月。胡騎五萬。從紅山堡入靈州。將軍效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其十一月。小王子引萬騎。逐水草至威寧海。白臺千。於是臺御史韓邦奇遣遊擊趙綱爲一軍。軍於高山站。戴廉爲一軍。軍於聚落堡。頃之。胡騎五千。從啞口屯。還走黃家山。臘鷄屯。而偏裨段堂兵邀其前。葉宗兵擊其後。斬

首捕虜凡八十級奪獲馬一百六十餘騎。自是之後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東。先是小五千多畜黃金犀毗。直百萬有牛皮帳九。其富厚。俟樂厭兵。祇射獵自娛而已。然套中不屬小王子者。亡慮率千人。即亦卜刺。亦畏甚。父鼠竄洮州。吉囊分居河套。當關中次餽。俺答分居開原上。都最貧。魏不如。益盜邊。自肥小王子誅矣。異種黃毛悍虜。死地亡憚。三部往往擣其虛。諸虜卒重憶殫。罷極苦之。黃毛始降。自是之後。俺答接路河套。窺我延綏。吉囊徙居山後。窺我寧夏。並在石觚。暖泉列武功錄

卷一

三

四

黃河兩岸相鄰而陳。父之與黃毛。併力往雲中。伺大邊求逞。每入大葷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是歲也。左司徒黃綰。以兵變寧。勞苦諸侯王。因上書請罷宣大總制提督。以宣大偏頭虜。不出小王子。及吉囊。青台吉。拔小王子。無常居。其部可四萬人。吉囊部可五萬人。滿冠部可三萬人。火篩部可三萬人。大率五部。凡二十萬人。翼王住子言四五百萬。皆欺慢我。勿信其十六年正月。胡騎從偏頭直入威寧海子。於是分道逐水草。揚揚自烏石嶺。過彌陀山墩。或野馬川。或圈子河。或羅村北山墩。休舍大同前衛兵。出南門。鳴

砲。行至沙嶺兒。會虜騎百二。亦至石板溝。聞砲聲。皆還歸大營。其二月。吉囊俺答並驅套。而答所提又皆火篩部。夷弓用鋪筋矢。用鐵鐵。尤精強。邊吏以爲弘治成化時所未有。迺帥五千騎從大同左衛。大黃口。沙嘴。過南。灰河。迤北。逐水草。至分水嶺。珍珠莊窩。於是徵使三百餘騎。馳三家川。石佛廟。漢使謀者伺之。大小灰河之間。因巴二萬衆矣。頃帥七千騎。走玉林衛。尖山墩。二千餘騎。走大同右衛。長溝馬耳山。而以七千騎住牧。荒墩子。父之復合營三萬。宰廬數十。並聚桃林山。往往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我墩臺。滅絕我烽燧。或因而連繫我樵人。訊知我虛實。大亡狀。是時塞下多畏虜。因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其五月。胡中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龍王堂窺邊。日時不乏。絕於是臺御史史道。度秋高馬肥。慮必先犯我雲中。迺以雲中奇遊兵爲一軍。軍於神木。上谷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大城。榆林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偏關。有如榆林告微。則以晉遊兵往雲中告微。則晉兵移平虜城。皆嚴丹而度。其六月。套虜營又逐黃河水草。自橫城至花馬界。延袤二百餘里。每三步一人。八二萬五千二百

卷一

四

五

六十二人魚鱗而陳貽知漢是時虜益能紮筏及皮袋浮水聲東寇西使漢不可測於是使二千騎從小頭兒走威遠衝賊人嶺拆牆而入大將軍郝鐘提兵至亂墳山逢賊鎗砲火器所擊傷甚多其十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及喇不台吉復從黑石崖蹣水至河西套內居歲餘被蝗美草盡於蝗虫之口其十七年十月復度河而東逐水草至於是與小王子約連兵寇黃毛達子兀良罕已廼決策草青并肯入朔方塞塞上口語藉藉盛或言吉囊卜吉輩兒俺答阿爾禿斯欲寇花馬池或言卜只哥兒阿探欲從定邊營深入武功堡

《金史紀事本末》

卷一

三

或言吉囊有衆十萬圍略我邊人六七萬強益盛小王子亦肯治鐵鑊牛皮撐棚欲寇我乾溝皆有狀督臣劉天和乃令廷寧備定邊乾溝花馬池固原備甜水堡靖虜十八年正月果至大沙窩小王子乃與諸虜別去於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俺答阿不害往豐州迤南頂之臺御史道見爲永寧旁近天壽山恐河水漸解竊必虜至此地避夏乃上書請廷綏備宜進兵以爲應援先是大虜在延寧宜大套中久上幸發京營兵往而虜大司農轉餉虜以故弗敢入道大意欲請如故事使其二月胡騎六百皆披

戴明鐵盔甲執關器從安子山墩東空入頂之古城墩鳴砲於是指揮使戴昇提兵馳聚落城已雷公口泉墩復鳴砲而備守使閻桂兵盡捕伏高山城是時漢兵列花團屯峯子澗甚具頂羽檄交馳都督梁震復擁精兵壁懷仁而虜騎亦冉冉至鄭家堡矣分六七百騎從西山馬石嶺口落川東南走我兵追奔至石梯子會莫虜皆休舍圍家村旦日零騎馳南梁漢亦出兵馳三十里鋪虜佯敗北示乏馬以誘我我備守使蘇英覺於是捕伏豬兒窪少出兵倚河而營頃虜望見漢兵大喜以爲漢幸中我計趨發兵鼓行而前及至漢伏兵從中起鎗砲弓箭並發如雨虜大驚去日夜馳是夜我兵追亡逐北至新城城頭鼓發鷄鳴矣虜遙聞山岔間有漢兵聲息遁先遣五十餘騎挑戰會天大雨雪蔽面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兵罷虜亦從馬石嶺出口落川往東南走漢伏兵復追逐虜益棄馬牛驢走石梯嶺遠趨黃土坡偏將張世忠先已至丁家村伐其歸路虜果牽空騎接至戰漢所發鎗刀弓箭骨朵甚銳擊破之斬首凡六級餘黨皆逃走復追三海子窪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

《金史紀事本末》

卷一

四

我兵傷史堂等凡一十人。漢馬死者凡一十二騎。已又追亡至西山。虜得阻山爲險。拍馬張弓。誇漢兵漢兵疲力戰如初。又擊破之。斬首凡二級。奪獲馬凡五騎。其七月。西寧人徐友信自虜中來言。吉囊已至威寧海邊。比使各阿不孩喇。不台吉。已至下水海邊。南北小王子。已至大沙窩邊。南合營謀欲大入塞。於是副將軍戴廉。出聚落陽和。指揮白欽。出四十里舖。都督梁震。出方城。遊擊王陞。出懷仁。當是時。天城有僱。陽和有僱。中路左衛有僱。威遠有僱。西獨西路平虜。井坪。朔州。止老營。援兵。西鎮城。及聚路高山。止正兵。

武功錄

卷一

三

七

兵不至四千七百人。臺御史史道。通請營兵。并遼東軍。軍懷來。順聖。保定軍。軍渾源。應州。有如虜。一日起。平上谷。則我以上谷。奇遊兵。應之。偏頭軍。軍雲中。延綏軍。軍偏頭井。朔老營。倭有如虜。一日起。平偏頭。則我以雲中。奇遊兵。及保定。漢虜兵。應之。上谷軍。軍雲中。有如虜。一日起。平雲中。則我以偏宜兵。及遼保京。營兵。應之。其八月。吉囊使各阿不孩喇。不台吉。及小王子。馳大駐寨。止壁。長東西可三十里。關南北可十五里。頃之。胡騎千餘。從陽和二邊入。漢兵追至十里。關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二匹。其九月。胡騎三萬。從

陽和衛大邊。望海墩入。至沙河下營。於是二邊雙溝兒墩。及大同後衛。祁里墳墩。謀者並以其狀來請。是時。漢募得敢死士幾千餘人。而少監衛進引衆登城。望兒野狐嶺。黃崖四塞。虜騎蔽川而下。亟使使者告於臺御史。是日。趨指揮林春。楊虎。登東墻。坡列兵。而營。臺諸虜。請虜貫弓執矢。跳躍而前。夫我城兩腋。衝鋒。我兵絕矢。交下。所擊傷甚多。虜於是退。奔五里之外。休舍夜半。我兵並詣虜營。發火箭火砲。攻圍虜。遂亂。呼鼓噪。趨移壁。然已遠已十里矣。旦日。月出。中西路。及偏關。延綏兵至者。四面并皆馳。毛口。擊其

武功錄

卷一

天

四

前鋒。而以遊擊王陞。提兵馳進。南磁窪口。參將紀振提兵馳進。東凌寨兒。此皆虜走。紫荆關便道也。頃之。胡騎二萬。果至。泉子頭。漢兵合戰。獨一虜乘黑馬。先登。應諸虜。不幸中我兵火砲。旋墜馬。我兵劒斬其前級。虜皆股栗。退舍十里河。頃遣數十餘騎。伺候時家莊。警急。見烽火。候望頗精明。皆勒馬西還。居二三日。胡騎二萬。復從大同前衛。宣寧野口。七諸墩。折牆而入。大將軍梁震。即從懷仁。因發紅旂。號召諸路。飛收飲人。畜臺御史度。虜騎方南下。必從高山左衛。深入朔州。於是徵副將軍趙卿。饒磁窪口。及渾源口。以扼

房徑道戴廉備鵝毛口劉江備天城遊擊王陞備偏
嶺參將張世忠備大峪口紀震備許家莊以扼虜分
道遊擊李慕及參將周常備馬邑井坪以扼虜朔州
道居亡何虜果先率八十餘騎走山陰釣魚岩誘漢
兵漢兵追奔酸棧溝虜乃出三千餘騎接戰我兵神
鎗佛郎機大砲弓箭其銳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男
婦六人馬六匹牛驢羊二百一十五頭夷器達箭五
百一十有奇亡兵亡二人傷一十三人自是之後

上既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
即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輒乃誦成而刑大臣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元一曰

完國者頗倚籠絡賂滋章諸邊嚴請帑藏金數百
萬名餉獨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免罪以故
邊愈益圯而虜患益滋其十九年八月吉囊俺答分
道入上谷略蔚州亂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
小王子從大城陽和入吉囊從平虜衝入於是分二
萬五千餘騎壁墳崩墩一千餘騎壁三山墩五千餘
騎壁井坪所賽兒嶺二千餘騎壁小青山鄆賴平虜
朔州堅壁不可下皆還歸堡化家庄旦日走羊房口
已徇會寧灣及鎮河堡雲中軍顧與虜約若無我略
我無若處虜嚙指折箭誓而去遂越雲中度鴈門入

寧武嵐靜交城殺略亡美臺御史史道大將軍王陞
幸無事俱置不問是月虜又略安邊定邊總制劉天
和禦之斬虜首凡五百級率張奴兒殺吉囊之子捷
聞賜金幣有差其二十年六月黑刺麻與小十王欲
寇蘭州畏蘭州邊備於是刺麻遣王家保而小十王
遣的納調漢塞家保恐邊吏覺削髮爲比丘飾的納
無賴爲婦人飾從河西沙井驛入塞廼知我蘭州兵
亡慮千餘人易襲我引衆由李成溝可襲而破也具
告囊小十王遣兵壁城下蓮花池奪獲人畜無算已
遣的納等視河州被遷卒所逮非復囊者所爲易襲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三二

矣其八月吉囊從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瑋力戰
死事嗣以樊繼祖鎮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
南充謀軍事繼祖曰虜張矣一與當徒以七尺飽一
鐵耳于數何益堅壁不出遊擊將軍周宇竟禦虜太
原北死之而邊兵物故者亦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
殺略以萬數至平遙居民皆白梃與格虜有斃者以
故不前吉囊方輦重出俺答後入越太原至石州殺
略益慘浸淫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
大臣制三關增築畿南亭障廣募敢死士下令督過
雲中上谷行間吏以屏翰失職其二十一年吉囊圖

忻代仗涯日夕卒死子叔不孩牧套中儂答初會兵
略黃毛是時儂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
懼乃往問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
貢南朝半先是弘治朝答父認阿郎入貢父老皆相
傳以爲盛事儂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而會石天爵
逐牧葫蘆海即以令箭二枝馬四匹付天爵與片切
令兩人款漢塞請貢因好謂天爵曰而幸爲我往
告漢漢與我我即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
內我塞以外即弗與我我必以數十萬騎橫行塞上
不休矣是日儂答即遣虜使及亡命谷世山陳坤吳
武功錄

《儂答列傳》卷一

三二

明

牛羊以從不然者吾直走塞上請內從今我海上騎
萬數方陳兵鹽池唯若等馬首是瞻初卜兒孩遣帖
木哥請質子建衛後以吉囊至遂寢至是大同義罕
打罕亦意在漢市不可得其六月儂答竟入太原至
七月始出塞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略二十餘萬
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
區當是時諸將皆觀望不戰獨偏師張世忠張宣張
臣以力戰死詔賜贈卹祠祀勿乏絕已復有詔詔
無間部十賊黨有殺儂答者賜萬金爵不次先是
胡莊肅松視山西學政發憤條邊事甚具書多不載
武功錄

《儂答列傳》卷一

三三

明

寇保安或言浮河寇西海或言寇雲中或言寇蘭州寧夏紛紛藉藉其旁午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分軍一軍寇黃毛一軍入河西套於是胡騎六七百皆披戴盔甲張旂幟從北海子還從大川我軍先已伏葦子梁河口及石嘴兒大川口紅山墩虜猝至伏兵隱隱從中起舉火鳴砲追逐至老溝破之斬首二十級奪獲馬三十騎已追至文家岔破之斬首十級奪獲馬一十五騎其二十三年九月俺答既得海虜爲因緣廼復迫脅諸番及紅帽兒等族以益其勢賴上威武神靈所變化番族皆逃匿不從俺答乃走張

武功錄

《俺答列傳上卷一

三

四

被塞殺略人畜頂之虜從刀楞山透甘溝小清山已透黃羊川七姑堆將軍廼下令令諸番有能斬首一級者予三十金奪獲馬牛羊卽以獲予之而是時虜騎七千已從黃羊川過分水嶺直走西海矣自是之後索騎常往來黑古城寒鴉口大河口將軍以爲當備水磨川高古城三條溝王秀堡毛卜刺乃治賊馬坑及田車火器以備虜居亡何虜乃帥二十餘騎視三條溝見我寨上備於是從大小膳房鷺島平羌照壁山走黃城兒我兵亦自水磨川還永昌旦日追逐北至回回墓虜亦陳兵炭山口與我師相去三十

餘里旗鼓相望虜廼吹舉喇以張里纓坐纓氣甚雄我兵行捕至沙河虜悉走復踪襲朵蘭雙莊兒虜廼三分軍鼓噪我師殊疲力追至果園破之已至烏牛壩破之已至茨胡破之大率斬首虜一百二十二級奪獲蒙佗馬牛羊三子一百六十七頭夷器計什物亡美於是大將軍仇鸞驗夷器坐纓纓皆用五色頂用銅鐵喇以用木帽用紅氍毹靴用粉皮袋用金甲上用明柳葉下用鎖子圍肩線閃色襖黃段邊臂手用皮弔線褲用皮佩香紫絛皆異常與漢同大驚其十二月薊台吉很台吉至自西海爲我兵大敗所鹵

武功錄

《俺答列傳上卷一

三

四

略甚多其二十五年春虜覓深入關中總督曾統因上復河套議爲威寧侯仇鸞警誣論死萬達亦議以爲不可遂寢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鞏塔城用牛二俱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穀黍葛林糜子又治窯一座大驢以爲僱旗息鼓歸休田野豈不大踰快乎哉遂與平虜人高清青馬一匹令箭三枝紅毛頭旂一竿幸爲告太師阿俺答已具駱駝馬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絕白及金銀鍋各一口要請入貢如初先是俺答把都台吉與進北滿會黑達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雲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

以爲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後可入其微意誠欲得漢許和因籍兵數十萬威嚇滿會小王子約僂答僂答曰老夫業已易心移慮請入貢有萌幸無辱命焉小王子乃與吉囊兒子合兵寇西番頃把都台吉夫人亦至取左按刀而右棄矢誠母略漢塞已以刀加頂因爲誓願文漢保塞吏是日僂答遣旁塞諸虜寇鈔鷹詔保回子誠亦如之曰若等過塞上敢犯塞上秋毫者聽若等得奪其穹廬及馬牛羊如令於是使通事人李天爵至左衛大邊中平山告僂答以七月既望獻番文關吏頃把都台吉忽使通事人小子武功象

《傳各列傳卷一

並

明史紀事本末

引夷使二人阿僂答以今年馬年不利利在明年明年羊年也當以是年入貢今已擊牛祭旗肅往西北矣敢告於是邊吏留夷使二人居雙廟山墩而助馬堡鎮河堡破堡子堡奉謀欲以改機二疋青梭布二疋大米白麵各五升火酒二瓶誘夷使飲飲醉執而殺之然後請功事覺邊吏嚴爲戒頃之堡卒童實竟從外塞殺二人及夷使一人奪獲馬四匹實通言是日虜師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書工鐵工往豐州蓋城夷使告以漢法嚴不可虜遂強捕我我大驚跳走墩上虜始退以六人伏泉上我是以殺二人其夷使

乃孫通所救也其一人竟亡抵胡中而制置使翁萬達給諫徐自得後先以書奏上有詔言逋北人貢起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語今奏來番文既無酋長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僞總督等官令通事譯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語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居亡何虜怒漢無故殺俘我使者遂大入雲中萬達以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使帥趙卿駐焉其九月虜作欲攻獨石帥達制悉兵走獨石虜竟入鎮安還走長安嶺略隆永而去頃攻滴水崖副帥董羽江瀚盡亡其軍虜遂攻懷來雲中帥周尙文穴地爲暗窖

武功象

《傳各列傳卷一

並

明史紀事本末

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遇害馬多什益發火器擊之令士衝鋒毋効首功旦而戰見星末已陳百餘合虜死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帥偏裨兵援者雜還虜然後解去其二十六年春正月僂答大自愧悔以爲市事已蕪矣今者以一使故用小隙幾敗大事亟大會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吾終欲請入貢備外臣朝請請脫耕具及犁樓種子因歸耕以冀日莫始快幸勿復入寇於是以白馬一匹肩馬三千匹白橐駝七頭獻皇帝陛下願遣我白段一疋麒麟蟒龍九疋我若得白段即以爲

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 皇帝賜亡窮我豈復有它腸之可慮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四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策復至矣是日即令猛可白坦賽麻寫番文一紙旁註漢字用印齋李天爵等四人復詣大邊海東山墩傳致二邊黑山墩言阿俺答方在黃河東岸洪賈子山吾來已走一十三朝矣於是通事人王朝以天爵送大將軍林椿所即移臺御史臺御史詹崇屬備兵使陳燿問狀若俺答既款塞冀時胡亂我陝西遼東塞天爵應對甚支吾反覆而制置使翁萬達以爲弘治中小王子書猶能襲武功錄

《俺答傳上表》
主

殘元故號及平章知院御可馮今則無印信封語清矣第番文稱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酋長者二把都兒等爲小酋長者九番以東西不犯我塞以結永好辭頗遜順所許況自冬至春遊虜零騎數至墩求貢我即請以今秋爲驗有如東不犯遼西不犯延寧甘固我即限之以地與人旋質其酋長俟踰秋及冬然後我頒賞我因縱其質而遣之北去此不可以觀虜乎其二月俺答復以番文至大將軍周尚文以書多草率弗上其五月俺答與把都台吉吉囊子並居威寧海子遣小四兒齎番文三紙漢文二紙詣黑山

門言阿俺答實欲入 貢以故弗從小王子寇遼東塞隙益深而爲我亟告漢漢若許諾我我能連漢擊破小王子以斷漢巨禍不然者則是漢自驅除我我豈不能與小王子復講和我俺答豈爲慮我政恐宜大山陝之間自今不得高枕而臥矣其六月俺答把都兒官兒台吉益慘憺請款索段子袍衫紅氍諸物因欲以義兒柳根子并番文相獻柳根子故漢人久爲達所鹵略者先是把都台吉青台吉昂滿官墳等以龍年略廣昌蛇年略陽和皆不獲吉俺答夙好日者卜筮術因與言曰吾始謂而龍蛇年當勿出今如何武功錄

《俺答傳上表》
主

哉吾欲入貢必須三年然後可頃之俺答與把都台吉各遣虜往遼東視路而把都台吉因請小王子是時俺答欲得款甚堅唯恐貢事稍緩有如把都出其東吉囊子出其西爲之奈何挽龍蛇馬羊年者辰巳午未也至所稱引出其西西益指陝西東益指遼東及順天言也特制置使翁萬達輩亦以爲因其款順而納之 廷議竟以爲不可其七月俺答始與小王子請和於是使小塞等二人告漢漢竟不納款自是之後俺答遂走龍門所盤道口所過必鳴砲砲聲大如雷漢出兵追奔至磨石口擊破之斬首虜三十餘

級李獲馬五十餘騎而會大風雨如注諸虜阻山梁以爲險發鳴鏑中我裨將呂陽及軍士死者亡美虜皆退舍卒家庄頃復寇我拒塹堡賴周尙文車兵敗却之其二十八年七月嵐縣人胡小子自胡中亡走漢言俺答尚在豐州塔後山今與孩子玄干阿不孩擺腰阿不孩兀慎阿不孩都雙兒白吉委兀兒慎不哈台吉謀欲寇我雲中塞乃詐言人東塞以出漢不意是時高茂張倉亦自虜中來又言俺答以金輪東虜請東虜爲鄉導實欲行遼陽大鈔略歲餘有復然後寇我雲中上谷間皆有狀其八月右衛人牛修

武功錄

卷一

三

四

馬有如入朔州則必衝白羊橫嶺紫荊倒馬諸關有如入上谷則必衝黃花白馬古北諸隘而薊州保定尤爲當路請嚴爲邊備是時遼東又言虜欲寇海西開原而朵顏諸夷則請備白馬關如是廷議備薊鎮以爲京師屏蔽欲以河間軍軍密雲保定軍軍通州皆聽薊州度調詔可之其五月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益逼黃花鎮是時朵顏夷與小王子和親大司馬條對十事語在奏疏其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塞爲三覆待我師大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師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達郭宗皇等謂泊有差起威寧侯仇鸞帥大同其間六月虜犯河防口先是猛可犯馬蘭谷鮎魚石臺御史王汝孝奏先後斬首一百二十一級大司馬覆汝孝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命御史嚴實以聞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朵顏諸夷索賞無厭嘗出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宿怨數人邊難再失利遁出然後通東北大虜至亡狀嗚呼寔禍所從矣其七月俺答脫脫辛憂等自威寧移壁斷頭山調衆十餘萬謀深入間南宣大其八月俺答引套虜入寇獨石外邊壁金字河兵部言獨石邊

武功錄

四

南潮河川乃 陵京門戶宜發遼東軍軍白馬關易
州軍軍古北口 詔從之甲子虜至宣府兩河口營
遣其黨時義賄使答以金曰請釋憾於敵鎮而東償
之虜乃東之上谷戒寇薊山外與虜界畜三衛番
焉驚既使虜東詳奏虜情巨測 詔發京邊率旁騎
也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
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未有能窺左足而應者乙
丑 上命東官恭將吳尚賢出密雲西官恭將梁臣
出懷來為宣薊援兵辛未命驚調度諸路客兵同上
谷師趙國忠併力禦虜先是虜犯上谷驚引兵趨懷
來國忠亦趨龍門赤城 上嘉驚忠勇特令兼將諸
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於西虜遂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可一百七十里驚帥所部軍居庸關南
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虜
搏戰或徑趨通州傳京師惟 上所命是時順天都
御史王汝孝居薊州以謀者言虜馳西北本兵於是
請亟止驚兵勿東傳雲中 上命驚居庸視薊州
緩急然後得還鎮亡何興州告急遂 詔驚壁居庸
而 命汝孝傳壁華城副帥劉通解天壽山乙亥虜
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伏牛馬谿谷中頃之擁衆

薊關城大將軍羅希韓遊擊將軍許榮都護曹世德
提兵禦之不能却御史王仔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
距 京師僅七里地平無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即為
舉如景不可搏請固 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盡召
郡國兵入衛急 京師疏發即身馳通州遇虜分毋
酉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
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它從間道西黃榆溝諸所拆牆
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略懷
柔至順義城下國之幾入其郭聞保定兵居城中遂
解去於是驚上書請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國市
武功錄 卷一 驚忠勇傳上卷一
大略言倦答脫脫辛愛元慎割據我大邊墩臺虜代
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向文又私使其部
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崇虜輒撫而用之
以故虜窺我虛實而邊益不可為矣臣竊以為胡中
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則必需需求求
不得則必搶略彼聚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彼知我之
動靜我昧彼之事機是以歲每深入無不得利而返
往時虜曾請 貢廷議未從向文懼虜衆挾望必將
肆毒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
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為之也然與其使邊臣違禁

城外壕塹以保關廂 上乃有詔詔九門以虜未至毋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已發銀五萬密雲二萬昌平支客餉與辰虜駐通州河東分鈔馬林店殺略居民亡業焚胡渠馬房執中貴人楊增等而去 上於是虜倣命附馬都尉郭景和啓告 太廟亡何上咨大帥孫勇及遊擊賀慶帥兵入援 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及所部金錢有差當是時士卒不宿飽及晨炊又不繼制下騎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緩期啓庫則請錢薪炭無所需士卒疲甚鸞軍益驕辨髮入村落行略被

武功錄

卷一

速有司不敢法疏請 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放犯新死薄其過覺而弗誅第付鸞撫處尚書丁汝夔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擒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于虜於是執金吾陸炳言大虜驕視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趣令大司馬應兵令大司農轉餉勿乏絕令副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軍紀功御史王忬以聞 上深然之因譙讓民部曰仇鸞等各營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戴罪卽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

悞時刻餘悉如炳言已 上居大內意與階同 上有特諭詔李士翱近日關廂人民入城者多米價騰賻必至艱食朕甚憂念五穀米五萬石每石價五錢會官發糶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請石直三錢五分崇富室乘機糶者 詔可之已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相機戰守曰有能斬虜酋首一級者予金一千二百兩賜爵都指揮使俾世勿絕斬虜酋一級者享百金賜爵一級能奮不顧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賜爵二級頃之御史姜廷願言虜犯通州棄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今虜

武功錄

卷一

卷一

野無所略勢必深入官軍環視而拱手莫與決一死戰者請發勁兵迎敵 詔可之因下令嚴古北口兵將縱虜入境者以名聞已 命發戶部金五千貯兵馬司聽御史商大節以便募軍有仗勇異能士倍予金已 命叅將劉錦帥所部兵同王儀備通州已給軍直米令其晝夜擊刀斗宿衛不得更番已英國公張溶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 詔戶兵工各推擇屬官分遣諸門聽調度於坐門大臣是月虜自通州度河西向而以七百騎爲先鋒至安定口迤北仇鸞徐廷邀虜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一十三

級奪獲馬十騎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鈔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 畿甸大震總帥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鑑提兵禦之不能克 上譙讓大司馬坐視不行聖徐令朱梅座以兵應援因下 詔詔以大通橋潛銷銷軍士已 賜三軍金帛布八萬九千八百有八十兩綿花二十七萬二百斤 上又念城中米價騰踊預給官兵九月十月俸糧於是平邊兵皆入援王河矣而驚竟不敢逼虜使謀候虜所至皆刳營焉自是後爲盜遠聞許市守謙自謂被命將神京自衛有如我軍一日不可支則虜張矢約勒其衆毋輕予

武功集

卷一

三

四

敵 上謂營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各兵弗逞志於賊心怒之居亡何僉答果爲燬書附翼所鹵中貴人楊增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我歲一虔而郭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事多秘不載嵩延以御朝旦日上御便殿命階出集羣臣議當許貢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警抗我訖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已 詔進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其後赦給事

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任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趙璠嚆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後徐議守朱曉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執金吾經歷沈鍊申趙語大宰邦謨目攝之若何小史也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史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暫持衆議弗予貢 上遣中貴人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召人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廷侍有才獻辨博者一人同執金吾詣營中勞軍以激勵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戰而能斬首一級者

武功集

卷一

四

四

予五金敢逼逼不戰者斬 上覽奏嘉之遷貞吉諭德兼御史齋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諸公卿由此多嫉貞吉矣是時仇鸞拜平虜大將軍文吏三品以下武吏副帥以下敢不用命者皆得以軍法從事西守謙亦已進爲御史右丞矣於是鸞獻首虜六級爲政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所上首皆死虜有狀而守謙兵薄虜營而陳以無後繼竟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說守謙矣是夕虜焚安定門闕外民廬舍火光震天明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虜致虜跳梁如此出御 奉天殿公卿以下皆公服行拜

叩禮 命禮尚書奉詔書至午門大鴻臚宣示羣臣
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達時奏舉將才太史則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臺諫則張秉壹葉鏗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佐則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司丞則張遊業縣令則馬如驥 下所司問狀時城
門嚴戒民避虜至城下者不得入鼓噪聲徹西內會
德等言及之遂開門聽民得出入先是階在西苑與
上密言請以計款虜言虜所上書書皆漢文 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復遣使
齎書文因雲中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來之間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明

四方援兵皆至我得因而議戰守 上深以爲是甲
申階上條各求貢讓意大略如初是時獨通政使樊
深陳大政中言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
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 上謂深借陳言隱攻竊
免官爲民是日虜退趨白羊口而戶尚書李士翱侍
郎駱顯兵尚書丁汝葵侍郎謝蘭工尚書胡松侍郎
孫詹皆奉 詔陳狀引罪汝葵竟下獄士翱免官松
顯詹顯皆奉 命執金吾遠都御史王儀參將
劉錦繁獄初胡騎自上谷來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
備獨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亡何虜至 上徵使中貴入覲行方屬士乘城 上
大喜以故轉遷行代儀時勦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
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曰極知不敢然 京
師急義無所得逃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
使賜資問勞日數至輟大官飲食之進爲左司馬會
大同咸寧侯驍以師至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
而虜略却開近邦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入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甚壯麗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管城
外虜騎三數輩旅進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勦持不
擊而中貴入請趣獲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不
行相與環泣 上前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不
擊怨阻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
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於是遣守謙同汝葵至午
門外訊鞫已捕至廷鞠之 命王邦瑞檄本兵以艾
希淳領守謙衆戶兵大小吏皆停秩乙酉虜遁至清
河迤北分鈔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 詔大將軍
鸞嚴議 陵寢於是御史邢尚簡劾奏汝葵及都御
史王汝孝總帥羅希韓盧鉞 詔執金吾遠汝孝檻
車服至長安後汝孝以劾首虜來減謫邊丙戌 京
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虜歸路驛之會天大雨彌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明

日京師泥淖竟尺御史呂洵亦言宜乘兩虜馬難騁可攻上然之趣遣郎中江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營督戰是日左遷趙貞吉爲荔波尉貞吉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因言臣已奉宣明詔縣布賞格勸大將軍奮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傳諸營獨上谷帥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陞解不敢遠去上怒貞吉言多欺誑逮送執金吾已榜掠之五十貞吉既出獄盛氣誦大學士嚴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政使趙文華趣入毋妄言貞吉愈怒罵嵩嵩愈大恨乃伴寫貞吉齎金出郊外勞諸軍時虜騎充斥

武功錄

《修家訓傳》卷一

五三

四百六

徵發旁午而諸軍爲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儼民車致驚所驚不受餉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畫無所復之恐後時乃奉勅巡城外偏諭諸營而還虜內入多瘍略既飽又感神異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略且行丁亥遂至白羊口迤東紅橋變塔虜以白羊口道狹恐我軍邀擊之遂中分道半出高崖口鎮遠城半由昌平東北古北口出塞驚帥諸將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白羊守將不勝忿王愾愾倦扼險要遮虜虜迫乘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驚軍遇驚未陳虜騎蹙入諸軍接踵死于道驚匿車中裨將

戴綸徐仁奮曰賊人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與戰不克虜竟長驅天壽山見總帥趙國忠列陳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是日誅汝襲守謙尸諸市焚妻流三千里子適戍鐵嶺衛諸法司大臣彭黷屠僑沈良才給諫張侃杜汝楨烏從善議以爲丁汝襲因事重重發不適死上怒復笞掠之數十僑等貶秩五等侃等竟覓官爲民初虜薄都城汝襲恐喪師輒戒諸營兵勿輕與戰諸營兵惟守謙營最近城風聲易適以故諸將士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謙爲辭語聞禁中二臣由此罪至死不赦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

武功錄

《修家訓傳》卷一

五五

四百七

來川制置使蘇祐臺御史趙錦李良提兵邀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獲生口三八上幸賜仇鸞以下金錢幣帛有差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昵之虜去便尾其後鸞竟隨虜至石匣城及張家口古北口而還頗聞虜所至則書牆壁問曰仇鸞免送於是郡縣上虜所殺略人畜二百萬而鸞亦上功至八十餘級或云遊擊王祿千懷來斬首虜十七級奪獲馬十三匹遊擊崇緒于昌平獲男婦二百四十人都督九聚于海店生獲

四人或云營收虜所遺我權屬及降者逃者以捷

聞至是營益漸覺矣其九月遣侍郎駱順察虜所
往來此傷捕率乘加營太保罷朱希忠以營代內使
領營事悉以從屬寬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糧又不力
兵上察其英罷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
邦瑞奏建主事二人給事御史各一人是月召翁萬
達爲兵尚書入不至以邦瑞代之其十月開督府前
門前門舊謀置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
鎮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受之
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謀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

武功錄

天德營傳卷一

三

南

營諸召營中卒五百人營軍較訓練給練武庫伏大
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仗不外移大將軍
易之非法營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
集京師備秋營營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
積貯督通賦使京營帥往諸鎮鎮使往邊地有微
諸邊師東丰京營帥又不任事日索燕饗而已營弁
其功伐擅自議詔署置所上疏卽報可不下部議
然亦莫敢抗者獨王邦瑞力持不可而是時肅皇
帝已三十年矣

中三邊武功錄卷之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著

中三選

傳答列傳中

上谷守臣蔣鑑伏勝爲繕房因獻馬而會傳答自入寇歸產產死人民疫病起且莫恐恐以殘殺過多天所厭棄而況所由略大半又皆歸部曲甚創艾乃使其子脫脫率十餘騎詣上谷軍虜堡呼通事人出關語之故因鑄刀爲誓請以夷酋虎喇記爲質已縛我叛奎朱錦李寶以示亡亡陽曰若善爲我告邊武功錄

傳答列傳中卷二

萬曆二十二年

史我以馬二騎贈若也於是督臣蘇祐等以聞大略欲分枝開宣大延寧市以我布帛糗糧易虜牛羊馬下庭中會議於是兵尚書趙錦大會咸寧侯仇鸞等請比永樂成化間海西女直及三衛事開市五堡漸及延寧大率歲四塞而皆以季秋爲期會故事比虜每一貢我燕賞費凡七萬五千餘金以故說者謂得使馬輕值利可三倍贖入上猶嫌又不決會嚴相國嵩亦奏市可予請著爲令令歲予市者再詔曰可先是侍郎史道以予告歸至是起雲中上市事而以偏將軍徐洪佐之兵部郎楊繼盛深言市

不可因振暴驚罪下繼盛吏於是制置使蘇祐及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微使譯者馳度河道達脫脫爲言塞上幸許若市矣脫脫乃目笑數眺旋自疑弗信譯者具以實告脫脫對曰第恐若誘我我阿答第一至將門若必襲而禽矣道迺復遣偏將軍徐洪劉渾至寧虜堡明示以丹青之信脫脫始躬帥二百餘騎到塞塞上指天日以爲誓誓母復犯漢塞已迺請曰阿答誠惶懼常恐以一日之不祿煩太師斧鉞唯是日應慶待罪塞北太師儻亦有意乎洪好謂使者曰脫脫凡吾所言皆太師意太師不若欺也而且日武功錄

傳答列傳中卷二

萬曆二十二年

於是乎四月朔矣脫脫即遣丫頭智頂拾上紐的告兀嗑赤往雲中居二三日還報傳答期二十五日至鎮羌堡關市下先期傳答果至既見黃帷香案叩頭跪起常自稱皇上皇上不客口我曩時欺心侵犯負漢德自今改心易慮願爲陛下保比塞謂答不信天刑所不赦已傳答送奉九馬曰傳答敢獻皇帝陛下馬必以九我夷中以九數爲至敬也已傳答誠諸首母飲酒失事母予驚馬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應然後入於是傳答及脫脫巡微關市下諸酋肅然既四日市馬凡二千七百八十餘匹以我絹帛已竭

而罷因具酒食犒勞如禮贊通請比女直故事賜饌
答大紅紵絲縵襖衣一表裏金帶一金頂大帽一脫
脫大紅紵絲一表裏丫頭智及虎喇記等四人青絲
紵縵衣皆稱是公賜勅書一道德出邊已倦答道
丫頭智牽馬二騎送督臣史道通請發軍士時議者
以龍門所去滴水崖可七十里虜衝請著于令甲勿
復議開市至撫夷與永寧城均歲皆以六月十五十
月二十為期會大酋長能奉我文吏約束毋以小入
盜邊賞花幣一純與它酋異而漢亦毋得闖出邊通
虜其六月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

武功錄

卷一

三

愛伯腰上耶台吉安元兒懷台吉以市未有期齋通
事人酪酒十尙及熟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
太師得二十三日幸開市是日易馬凡三百餘匹頃
之印烙給緣邊卒是後俺各請復市歲率以兩市為
例上所予太僕金十萬雲中得六萬餘貨上谷道
乃奏雲中市易繒幣四千七百四十疋價費八千八
百九十三兩校布七千疋先後易馬四千七百七十
一匹馬每匹十金費凡四萬四千三十二兩它悉以
佐犒勞費其七月議開延寧市鎮巡張愚等以為延
綏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獨定邊稍具又地多

平漠而況至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穴於此開市恐
召虜侮以至國初而來未有議市者無已請於花
馬池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邊垣三百餘里而遠平
宜今延寧合市而以先後互易便是年竟以吉能市
延綏狼合吉市寧夏市花馬池悉如雲中上谷漢因
使謀者喬得出詞虜行至桑梁被擒得題請於吉囊
囊方以市成為幸即犒勞以酒飯遣之退先是俺各
漸與小王子不相下既得漢天子金幣喜揚揚甚
自得以為持歸是可以矜誇小王子矣行至拾字庄
窩西溝逢蕭芹丘富呂明鎮門倉等芹故左衛入而

武功錄

卷二

四

富亦衛舍餘也夙習白蓮教黨與幾百並亡抵於虜
自以為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贖謂虜曰雲中
帥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若幾不免虎口今彼中歲
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且吾有衛神咒人人叱喝城
城崩城中子女王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為俺
答於是復有喜心矣脫脫即遣丫頭智告雲中吏以
示異時有它狀非已意當是時蕭芹業已約張攀龍
侯天舉孫大興為內應期五月初三日夜半具鐵鑊
開南關迎虜虜騎三門並入會蒼頭軍賀白與王世
平至麗樵迤比逢隆等躍足耳語語如前期為白等

所聞即以告守備使趙綸是夜提選奉巡徽南關王得道等方會諸叛於黑龍王家計上城選卒即捕候天聚孫大與果得腰刀小尖刀紅棗葡萄鎗匙三把而俺答已擁左衛城下鳴砲矣監門戒嚴遂解去旦日邊吏大會王政張才逮攀龍至庭中問狀龍迺言主此者實蕭片喬源封李三也於是制置使史道遣指揮林叢蘭賁敷議俺答脫脫既見漢使魏即偕往俺答所談答母輕聽小人言亡益徒自斃耳答唯唯因飲叢蘭酒留一日而還脫脫送至五里許微告蘭曰阿父妄爲此輩所易誘耳今太師讓書幸至此不

武功錄

卷二

五

四十五

至深入第恐有如一目零騎從間道撲至足爲太師羞吾以間道指若若善自蚤爲計頃之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捕片及攀龍家室數十餘人銀鐐示了頭智令歸報俺答彰片言不足採了頭智跪起曰若既有一神術抑何染妻若子皆不呈恆也於是齋了頭智檄以往頃俺答果擁眾馳榆樹窩庄了頭智追脫脫付以檄文曰此漢太師檄也吾已見片妻若干交三木就緊奈何尚自以爲喝人喝城乎脫脫具告答答殊無意往獨片堅執不可以爲漢不還我家室吾必擄長安不已於是俺答壁外邊道輕騎三百從

片至破虜堡熟視片片至墻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聲已盡失不能語而墻竟不少崩也俺答始悔爲片所左乃使使者告吉囊令傳把都兒黃台吉誠勿復聽片吾已決策城豐所以耕種爲務矣是時督臣蘇祐見爲胡騎倖至此入必以喝墻誘之者遣裨將劉潭往以潭囊與雲中市與俺答脫脫風相喜故也潭既至右衛馬堡召脫脫了頭智問始與漢盟如何脫脫即引見俺答皆言此來非已意具番文以告於是督臣遣通事人王相往俺答營索蕭片其六月叢蘭執李定聞倉王得道呂明鎮曾大赦左紀陸繼先陸

武功錄

卷二

六

五十六

塘張淮賈友賁張廷春來獻已潭益薄青脫脫又行賂賂縛叛乃歸而請俺答俺答即遣蒼頭儻兀等四十人從了頭智伴爲易馬護蕭片至鎮羌堡使片市甲與側禽片黨數十人獨喬源丘富劉景陽竟匪虜所不得出事聞進史道尚書鸞太傅俺答爲人憐悍貫絕諸虜第獨苦不識又藝少智以故漢人亡命者易於誘引百欺而百折始片至虜時言虜不從我我以車輪馬頭大水冷擊死若及至塞輒又殺水泉兵及巡徼兵十八人以示無欺答意各益信弗疑於是與片等騎馬而脫脫了頭智乃惡其欺漢約怒罵

盡奪其馬與衣教張應儒等二人而各商立塞外綸
快自若望鳴城鳴城其輕信術士言類如此其秋仇
鸞言與戌之變由影克哈哈赤陳通事請發兵擣其
地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以爲是樹虜黨而微我藩也
乃止入貢如初市初議議以段布米交易馬牛羊
後虜欲易馬急漢第以布帛應之頃脫脫言富虜能
以馬易糧貧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
三它皆貧請易故粟道欲許之以爲粟五斗可以易
一牛斗餘可以易一羊計莫便於此者而說者曰虜
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逋逃我復食粟

武功錄

卷之二

七

四

彼益不內思矣此其迂願上才察蘇祐議以爲非
迂一牛數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竭廩不能
厭也是時雲中卒除我羅戶我多戶物爭競殺我卒
三人督臣令俺答點問答遇以鳴鎗射兩酋幾先奪
其馬五十四牛一百頭久之小王子部夷不爲慢等
引三萬騎大會把都兒謀欲寇雲中塞俺答以將軍
令誠把都兒勿往因奪其高招生壽諸物遂引去道
遂以檄止俺答勿復請衆於是御史王紹元劾道脂
韋澳恣爲國辱給諫何先裕等御史龔愷等劾道欲
爲虜請封號且虜所上表章皆道爲撰有狀上以

裕愷既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事一探試朝廷
各廷杖八十奪秩一年而道亦以此予告歸其十
一月虜酋以不得赦果三人塞函各畜產其多邊吏
讓俺答答護應曰有之諸虜以貧故飢餓無從得食
往往嚴禁弗能止譬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無寇竊
邪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其十二月
俺答始夫卜吉哥以道遠赴市後期俺答慮有以分
市利令入山西求市守臣不應復叩雲中因市大涉
溝易馬凡四百匹貢馬凡十八匹會莫虜衆潛襲入
復奪馬略人梳其衣而去事聞詔以非時國市停

武功錄

卷之二

八

四

臺御史何思大將軍王懷邦俸已俺答復遣使進馬
九匹而以三百匹求市請飼牧弘賜堡部使者李遣
時謂詔禁非時市叱去逮諸通事人就吏於是俺
答寇雙溝奪李家寨已寇團山墩及威虜張家堡我
軍皆大敗朝議於是藉藉歸咎馬市非計贊登勃
勃不自寧矣密疏請罷市有詔禁言復開市事其
三十一年正月虜人王石匠河縱鈔威遠城外已胡
騎二千從弘賜堡入攻陷羊圪塔堡掘燒案營殺略
人畜雲中尤甚驚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上問
相國嵩嵩以爲可上不許乃下疏曰若零賊無勞

卿行第遣將調兵還勦是時覺實無意討賊顧第爲大言自解免害見實橫誕既上寵信深不可聞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如此居頃之虜叩上谷塞求市撫臣劉晉言自開互市雲中寇盜不爲衰止而上谷宴然今乘其款順之機撫之易耳請毋以拘臣以歲再市法便兵部議以爲可第金無越五萬馬不踰五千能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其二月虜大入寇雲中鎭寇得勝堡圍裨將孫麒麟軍於洞兒溝遊擊將軍呂勇劉潭提兵赴之望麒麟軍而陳虜分守麒麟而以二千騎迎衝勇潭勇力戰潰圍出麟武功象

卷二

九

潭僅以身免虜還攻二堡不下乃遁頃僉答擺腰等移壁竝天城于虜塞於是邊吏赤白囊日夕上兵部書言前時虜當冬春之交移營遠徙今乃校悍若迭度秋高勢益不可禁請嚴爲令許總制得斬都指揮以下總帥得斬兵士并行威寧侯驍分剿以折虜謀詔可居亡何虜復引二千騎寇我雲中威虜堡指揮使王恭禦於平川墩戰死恭將張騰駐兵助馬堡相去兩舍許馬堡不出虜遂由高山城觀寨見南下大略懷仁石井村而去督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兵尚書請傳劄保及國門陵寢上允其奏而心慮之

令遣飛騎偵察患何地及諸將有能抗禦與戰者否因問舊時塘馬報事今如何也蓋是時邊吏無以王恭死事奏者頃雲中臺御史何思以虜退聞上亟覽其疏疏不言虜入所在及虜騎眾寡及出邊駐營上益心疑之趣兵尚書疾遣人馳視虜以千騎入弘賜堡已從榆樺入懷仁川已二千騎復入平虜奶河堡使者具以實告因言恭敗死及偏裨呂勇劉潭張騰孫麒麟焦澤王懷邦狀上亟譴讓兵尚書曰虜先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誅於蘇祐言謂且三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豈不有誤軍機驚疑武功象

卷二

十

遠邇耶已兵尚書以諸將校失律狀奏於是詔執金吾逮孫麒麟劉潭免王懷邦呂勇焦澤秩級令帶罪視事得自効雲中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侵暴虜數傳言求開市如初至是復遣了頭智求市且云不允則大舉入寇通事人林叢蘭故與了頭智善迺誘入塞縛之智曰殺我易耳第恐中國自是無寧期矣叢蘭方以它事適邊詔釋蘭遂梟斬了頭智雲中市自是之後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臺御史何思以其事請因肅使者王銳金綰至邊率無一虜至諸將急招虜曰若來吾以天子賜與之於是虜權至

副帥王懷邦幾爲虜會略免饒陽王克勳劾奏之以爲虜且充滿館舍醉醺飽鮮事之惟謹以故虜益橫行而莫敢誰何諸將且誡士無殺虜殺虜如殺民罪且上谷亦開市今且六七舉而未聞有一失者以將有人故耳 上命山西御史李逢時覈實以聞下徐仁獄懷邦克免官驚乃提兵往上谷塞往正虜罪其三月定遼軍徐打成自胡中亡抵漢尋叛入虜至是詐稱兀力其山衛指揮納兒賁 勅書及馬入貢事兒伏誅沒入勅及所進馬其四月驚提兵出出鎮川堡既行二百餘里至獮兒莊逢伏虜殺我軍二十人

武功錄

八 倭寇列傳卷二

土

三

傷二百一十二人我軍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三十騎然尚請此時陳例邀賞兵尚書以爲不可 上竟賜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它皆有差其五月虜酋大把都兒黃台吉等二衛諸夷及李家莊諸賊勢張其諸邊軍書交馳羽檄輻湊先是馬市興邊靖益爲虜所壞壞者什五六 上數下詔詔修邊境無驗益薄責諸塞吏是月虜復圍我紅城子堡二日始引去其六月驚秦曩時歲遣三輔踐更士六枝戌雲中上谷漁陽而以六月往十月還欲轉弱爲強也今已屆期請遣請三邊邊皆三千人 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管

中教練勿令之外時 上意頗疑驚難兵太重稍抑損之以節收其權而禍已有萌芽矣其八月謀者言俺答把都兒打來孫謀犯喜峯古北諸口驚不幸病疽請興疾赴軍 上諭止之頃驚死相國徐階 奏驚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執金吾陸炳廉驚會炳與驚有隙素窺驚其根株窟穴所在皆風知之先驚死一日炳欲發其姦恐接驗無實廼微使人詠驚蒼頭軍時義侯榮超令亟逃虜以避禍察兩人行當至中道炳使使者遮縛之悉發驚初鎮雲中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驚箭囊特此爲異時不犯雲中左券然

武功錄

八 倭寇列傳卷二

土

三

實時義往來胡中也事 聞下司隸縱跡驗問驚先有反謀狀於是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其九月虜騎三萬從弘賜堡潰牆而入寇雲中及安東十七衛懷仁二縣莽自鎮川堡遁去復以萬餘騎入平虜堡寇朔州馬邑山陰諸郡 上以驚既伏誅親奉謝典於內殿五日遣公侯駙馬告謝 南北郊 社稷 宗廟如禮因頒 詔布告四方虜始登難時調雲中卒萬人戌京勞費不貲至是臺臣爲請罷其二枝其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塞參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率與抗虜乃

引去其七月虜入古北口會霖雨道淖遂入雲中弘賜堡直擣紫荆西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矣廣昌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踰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寨將與紫荆表裏策應從之其六月總帥岳懋巡邊至滅虜堡達虜先是張彥文自胡中亡抵於漢授我邊事後以功勞轉試百戶厭俸薄計欲竄陳以媚虜復亡於是徵告虜我極知漢東南角可受敵遂破我軍殺懋及軍士凡五百餘人彥文獨還居營管衆莫敢誰何其八月復徵延綏卒二千入衛其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沐追擊

武功錄

卷二

三

四月

至大巫嶺拾騎逐虜虜甚窘會諸軍爭級而驚陳亂來敗沒其十一月虜入上谷崇溝堡御史吉澄言頃以墩兵通虜故議罷於是哨探重置墩軍孤處單外軍能赤手搏龍蛇哉其通虜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靡常先事資哨探將事資烽火若之何偏廐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詔行修復其三十二年正月靜樂入呂鶴約趙全王廷輔楊通等亡歸虜先是鶴號稱廬山祖師呂明鎮又各召二號稱呂老祖專以白蓮教爲務鶴自言能識諱言未來事驗如神明迺傳告塞下今天遣北番至濃溪人民

死者當什六七吾欲脫衆生於尾有知改轍從吾吾能致若免虜患於是塞下遂視鶴猶神明是時丘富以芹事覺亡抵於俺答所爲部夷富裏在漢亦號爲丘老祖至是欲徵靈寵於俺答因言廬山祖師事謂若預知那顏與欲相與以有成答大喜迺留富居營中矣而會富有弟曰全輒習梓人藝卽爲答造起樓房三區其壯麗已造舳舻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已置農器種禾答益大喜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遂易富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爲酋長矣自是之後富亦起室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頃然鶴亦時時浮慕虜恐虜弗

武功錄

卷二

四

五月

律信我我將奈何計迺取二輔臺諫及金吾勝驥諸名籍持以藏彙中冀中俺答雖是日卽度鴈門走應州託於蒼頭軍楊通其以浮辭波蕩入如在雲中通遂執弟子禮師事甚恭以左衛餘丁趙全及戚盡田大倫至已渾源人王廷輔王爵至已真定人李巡劉本李忠陽至皆相得甚驩亡厭悔相知晚由此日夜謀謀欲亡入虜反居亡何鄉人梁天祿覺上縣官飛文全懼卽携妾子趙有庫趙有倉及其弟趙龍趙愷偕王廷輔李自馨馮世周陳鈺李河梁滿楊河羅朝室孟大金梁廷相張朝宗李山喬雲高金等三十餘

人從寧康帥家口出塞謀歸鐵背台吉爲兵於是自聲易夷名曰把漢筆寫契廷輔易夷名曰猛谷王餘皆從漢名與丘富居古豐州川造室力農間則闖入塞謀漢好物賄答久之鶴亦帥威畫等從威胡堡潛出塞謁富前此胡中向無一筆寫契爲契者皆中國識字之人也請爲紹介願得那顏受事焉富卽引趙全王廷輔王爵見答全通言俺答有天分當尊爲帝是時答方病在兩腿患甚趙全言我善治惜無藥耳答與富謀謀留王爵居營中而遣趙全王廷輔還與鶴索藥及百工五采爲答繪宮室造諸圖器鶴因

武功錄

八俺答列傳中卷二

述

言十

開厓田大倫所頗聞賀彥英以治弓矢鳴遂誘英英適有心病鶴輔以醫恙幸已事覺鶴卽移薛家營趙全尙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良薑諸藥材田大倫乃引彥英謁鶴於是先遣英及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往是日宿寇家塞鶴鳴走盜屠營至酸刺河從威遠邊出塞既至黃河東套以藥材送奉富富問英等惡平長英以治弓矢倫以治農對富具如所語語答各以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屬富獨留英英出鹿角以爲膠治弓數十張答見大喜而是時鶴已易名姓曰王變父移滅家寨矣富寫遣王爵田大倫索鶴鶴報以

書約富與小王子反有期爵等既得書還歸途小王千部酋察罕於是殺倫而爵獨得脫身走報富富復遣英詣漢視畜產地孰盛異時所由復請轉若爲酋長得視兵馬事而不欺矣英迺偕虎喇計小斯漢從威遠邊入分走英走應州山陰虎喇計小斯漢走井坪朔州英既至威遠城南爲指揮使張翔所執得其姦請於督臣許綸按臣毛鵬卽下令令逮捕鶴及藏畫楊通對簿悉如英言頃副使楊順叅議使王朝相僉事使張錫請當謀叛法法至死妻子及財產悉沒入縣官其八月虜不知事已覺引三千餘騎馳朔州

武功錄

八俺答列傳中卷二

述

言十

塞塞備甚嚴遂引去然全與李自聲日夜誘諸夷造鉤杆攻城具聲言欲奪我瀋陽雲中上谷地遂中俺答驪已得立爲酋長矣於是兩人各築土堡一座全堡可五里聲堡可二里頗堅壁自固父之大把都小把都寇我偏頭老營鐵峯提桿鼓以從已莽益引哈漢及坑不路戶啞都孩俺答不利哈十漢我兒孤大形力至弘賜堡略我熊軍蘇寧鄭營于頭爲鎮寇堡所遂問虜部莽迴言吾領小把都之衆三百餘人居大青山進北去俺答二百里而遠頗知俺答在東套騎萬餘生六子黃台吉可六子餘驍傳臘阿不孩可

二千餘騎啞阿不孩可四百餘騎把恰台吉可五百餘騎脫脫故義子可千餘騎裹皆從俺答東至下水海西至河西東套其河套迤西吉囊有衆五萬去俺答可二百餘里小王子有衆二十萬大把都可二萬皆在大沙窩敢告其九月初七虜從利民堡分寇太原督臣計綸令兵捕伏分九道而故使謀者大言虜已爲漢所破殺三千餘級馬萬騎已又遣黃廷王言發三輔率九枝並絕虜歸路給與臺臣齊宗道度虜必中我謀者言急出朔州平川我得因而爲計居三日虜果從塞川環城東北走道遺虜兵四百人以糧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二

七

明王

盾攻其東標兵五百人以火器刀斧攻其北勢且亂復從它道設伏兵疑半夜半督撫皆乘城舉火鳴砲諸兵並鼓噪入虜營疑兵亦應之聲震天地於是虜營大亂自相奔騰竄入漢營兵馬死者亡奚它皆從臘河口出塞居頃之虜騎四萬馳上谷水浸坪止壁給亟遣驛者賈祿分發礮霜毒藥用酒食伴置當路塞虜果從山西內邊收麥川牛肋肢攻城走鎮西衛督臣許給遣總帥爲渾軍井坪城參將張勳遊擊程瀚軍八角堡瀚亦自上谷躬振甲胃驛馬馳山西老營堡晝夜行七百餘里是時臺臣王崇王忬最知兵

或掩其前或擊其後或設疑以驚之或夜所以亂之然後大戰於紫塞八角虜度勢不與漢兵廝逐逃收麥川出塞給復縣金募敢死士追亡至平虜邊唐其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二級餘虜行至六百戶村傍會傳守使劉漢邁謀者楊洪用轉火酒二罈俾爲賣漿者伏道左有六虜不意中有楊果下馬飲飲不下咽輒墜馬口鼻流血而死於是謀者賈祿亦於絞澗水澗乾莊子伴稱鄉村賽會置酒龍王廟亦知之虜聞酒皆棄旂鼓走奪飲死者亡奚其十二月虜遁帥百五十騎往張家口南行於是我兵馳孤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二

八

明王

山臺達戰虜益衝鋒且行且戰至東溝口南梁虜先以一驍騎發鳴鑼傳我裨將世清世清即劔斬此一騎墜地虜遁大驚尋逐走是歲也左衛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邊餉本折相兼不便請如故事月給糈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許綸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垣焉列師千里不蔽風日請建臺六百費九萬金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其二十四年二月虜騎百餘略我懷仁畜產漢出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還走善家堡奪馬六騎已走梁家店奪獲馬六騎已走右衛雙墩子南澤我兵追至歪頭山奪獲馬

驛一十八頭虜從小管兒水口出邊我兵分騎伏破廟破房兒堡以備虜復至頃之虜從馬堡虎頭坡墩入伏兵起追逐至錢山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其三月胡騎二十馳臥羊墩夜半以木鉤援墩而上墩軍忽聞馬聲驚起窺視則一虜已將上矣我軍急發矢石擊之虜墜地死餘黨始引去其四月胡騎三十入芍藥坡墩往南走已走黑嘴子南山墩漢兵追亡至乾溝子河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復追亡牛寨兒坡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帥三千餘騎馳天城剪子關我師亦馳馬營河頃之虜遁從天城

武功錄

卷之二

五

水磨口向南走走王進堡我師擊破之斬首二級已追亡逐北至風神廟沙河溝伏虜千餘騎鏖戰破之斬首一級奪獲馬十一匹虜見漢兵盛懼燒號火吹掌臂棄召諸虜虜騎至者三千我師益疾力捕斬亡笑是夜夜半虜聚順聖川西城虜皆從小磨口得遂走將軍麾下令令軍中有能尾虜後斬首一級者予五十金於是蒼頭軍弓南方錦等追亡至救麥川斬首一級已至剪子關大庄窩斬首一級居亡何虜騎萬餘分道走而以七千騎入右衛齊家河三千騎入窯子頭我師逢戰滴水崖馬連灘破之斬首虜五級

奪獲馬五騎是時遊擊將軍劉勛尾虜至破兒頭破之斬首二十二級奪獲馬四騎牛驢三十五頭大帥焦澤追至張家莊虜已燬燒號烟往北去矣頃之胡騎三千復寇鈔我天城已萬餘騎從威遠入漢塞其六月俺答帥萬餘騎三道竝入一道從担山兒犯沙嶺兒一道犯虎兒山一道從飲牛南溝犯聚落川我兵追至南沙嶺擊破之斬首五級奪獲馬八騎已至北沙嶺破之斬首三級已至虎兒山破之斬首三級其九月擺腰把都兒俺答黃台吉屯懷來川攻我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侍郎王忬督兵擊走之忬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秦滅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其階歸斬首五百級其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首匪茹謀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憲自虜中來言虜遇富甚備親為掃除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於是將軍復下令有能捕斬俺答賜萬金爵伯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子司馬曰虜可購也購之意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于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是時丘富說俺答收奇偉側儻士。縣書夸廬外。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者。胡中善遇之。與富埒。於是邊民點知書者。詐稱孝廉諸生。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脫脫地。令事鉅。俺答令人張邦奇。風雷倭刀。織緯書。爲部夷略。致俺答所。自言有秘書寶劔。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所言雖未合。然答實心愛奇矣。居頃之。雲中人孫廷美。方屬比庭。謀刺富。因與王浩議。浩乃曉警富以順遊。已邦奇亦譙讓武功錄。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主一 王 浩 四十二

富益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大罵浩曰。汝豈奇貨。丘公鈞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自是之後。小王子打來孫益攻我一片石喜峯口。王忬拒走之。其三十五年九月。虜圍人遼河殺略甚多。詔免王忬官。其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豐州程土石其黨密問曰。何爲。曰。吾陽爲遁而陰爲陳使。彼怠而弭耳。三分遁入會虜。謀言中國臺垣相肩臂。俾未易攻。關陝遊騎安難樂死。歌虞殯待我矣。乃散。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長錫。虜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賜鎮

以下。爵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其三十六年二月。俺答引五萬騎。從拒胡堡入邊。殺我守備使唐天祿。及其家室三十二人。軍五百二十人。已攻平虜朔州諸村落。殺略男婦萬餘。畜產亡美。本龍與廷輔謀也。虜圍我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引去。其五月。俺答約東虜分道古北馬蘭義院。令口謀言往薊土。彈守塞。今憫然登埤。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遠西往收捕瓦剌。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其九月。俺答引衆六萬。皆執鉤杆。從雲中左右衛直走懷仁。應州山陰馬邑。攻村堡一百一十餘所。殺凡八子餘。武功錄。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主一 王 浩 四十二

人略馬騾牛驢凡一萬餘匹。焚室廬凡三子五百餘區。李自馨乃大言呼宗人往歸虜。而李朝及李目橋之屬。載輜重往者固已三百二十餘矣。其十二月。俺答引三萬騎。從右衛深入達。參將王浩轉穀軍中。自聲帥虜衆圍衆圍浩。浩以廬甲九百五十副。軍裝及器械二千有奇。略全得解。免居亡何。黃白吉部夷蠻帶通其妾桃松。懼誅。率其黨來降。黃白吉怒。屬鞬索諸塞。守臣議遣許綸田勿遣。遣示弱。且塞降者路。我不能得丘富于彼。而彼得蠻帶于我。如辱國何。楊順懼。松與之爲言。當抵罪。其三十七年。虜復圍困我右

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手入匈奴南面通川虜分騎塞道邊臣急發帑金十五萬調遊兵八枝應援楊順復授樊偏帥夜薄虜寨斬首虜百級虜知解去許綸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奏言各邊功次武大力而獲諸原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陳者議賞毋得傳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佐邊又言獨石東薊西宜相錯如織宜令精卒戍衛其間有急左右折衝亦曩曰羽兩鎮互傳不及者請論如法蓋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落虜用距矣江東言虜以實窺獨石則衛率武功錄

八 倭各別傳卷三

三

師關外遡南下若以聲敵獨石則衛率師關內杜東侵從之是歲九月倭答隆合東虜入犯箭桿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尚書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甚薊率懷懷生食諸臣不任練習實負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率順之既來傳到薊視諸路率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大略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請下令令鎮兵爲守衛客兵爲戰練主兵一枝則損客兵視爲率異日

王兵精銳人賈餘勇更議免調至于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率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貨錢賸賫各關夷人旬撫月費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櫻以徵邏使其不亡乎請詔邊吏悉心區畫禁食糞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事下部問狀其二十八年三月把都兒約俺答八萬騎從瀋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殺略萬餘人鹵馬牛羊二萬五千餘匹焚室廬亡家詔逮帥歐陽安生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忬忬其武功錄

八 倭各別傳卷三

四

六月俺答引萬餘騎從祁皇山弘賜堡九墩入攻懷仁大同圪塔頭長安村殺襄垣等府諸侯王聽辨俊擺俊梁家室三口及軍民八千二百餘人馬牛羊一萬四千六百餘頭焚室廬車輜上美其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首虜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率四十人合十三隊爲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爲一大營皆命大猷規畫其九月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眾東還經涼莊殺略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略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爲二

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林入把蔚州人之僉答引六萬餘騎從拒塙堡直搗馬門關崞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略畜產亡美王戎以後虜連犯斬入古北口騎迹滿澤河矣賴延綏遊騎四面至始引去。上怒詠督臣楊選其四十年十一月張彥文從雲中帥劉漢馳平虜湯西河遂棄旅鼓亡抵僉答營易夷名曰羊忽厥以曩時肅陳功轉爲酋長先是老營將軍李應祿兵劉四又名天麒怒應祿嚴又漁獵餽稟欲亡遂與陳世賢王麒謀殺祿即焚其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亡抵僉答亦武功錄

八僉答列傳四卷二
三

易夷名曰劉泰將於是偕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龍王墩入破雲陽諸堡凡五十餘座殺略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餘頭僉答即以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四乘使漢人築土堡一座可二里有馬牛五千模根五千餘石是月丘富亦引虜寇榆坡不克中流矢死其四十二年十月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天麒引僉答黃台吉十萬餘騎從牆子嶺入通州順義平谷諸郡殺略馬牛羊亡美京師震驚已謀攻天壽諸山陵見宿衛嚴轉所鹵略得快其欲而去已越

我都城直走路河既還僉答大喜延封全官爲把都兒哈而以漢人萬餘屬之其四十三年九月全益乘勝帥五千餘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餘人略馬牛羊二千三十餘頭全以所略虜陵王府賈儀賈室餘慶郡君爲妻答因封全爲儀賈倫不浪其十二月虜騎三萬寇鈔我大原岢嵐興嵐諸郡殺略八千餘人畜產萬餘其四十四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偕稱僉答爲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起長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標焚楮贊呼萬歲如漢天子禮會天怒大風從西南起標折擊主謀武功錄

八僉答列傳四卷二
三

宋良兒等八人答畏弗敢居其八月呂西川引江廷寶康伏郭先趙大朋等四十餘人亡抵全全故與呂西川善遂以屬李自馨其九月全等引僉答萬五千騎從朔州西山小北岔口寇張蔡莊殺略亡美其四十五年正月全等復引僉答二萬騎從太原保德州破堡五十餘所殺三千餘人略畜產五千其三月全與自馨彥文天麒等遣漢人采大木十圍以上復起朝殿及寢殿凡七重東南建倉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樓五重會畫工繪龍鳳五彩艷甚已於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廳凡三重門二於是題大門曰石青

開化府二門曰威震華夷已建東瞻宮西鳳閣凡二重清水土樓凡三座亦題其樓曰滄海蛟騰其繪龍鳳亦如之其七月呂西川等引傳答黃台吉三萬餘騎從張家口入塞寇鈔我深井溝沱十餘堡殺二千餘人駱馬牛羊三千三百餘頭焚室廬亡美其明年莊皇帝卽位矣全等廼引其衆大人燕代於是起戎部侍郎渾翰爾爾將故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則督臣受罪諸將顧恐難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敢死士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已建車營營武功錄

《傳家刻本卷二

三

步騎各一旅虜人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輾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比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多百金士輕足疾走越關負重軍客大震已請修塞垣益跨垣爲臺臺高五丈週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爲堦三重中疏戶以居上爲睥睨皆可安履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兵有恃膽益壯大率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而大司農絳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居上何虜竟寇鈔我瀋陽我兵乘其情歸追至黃花峪虜衆迷道焚溺死者無算其九

月趙全說俺答曰薊臺垣固所徵率常選攻之俸未易入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精宜雲爲救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必得所欲俺答乃移壁黑石崖聲欲寇鐵鍋白羊之間已分六萬騎四道並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率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敢復入壁虜衆十餘萬遂從山西偏頭關老營紅門青陽卯入督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於是鴈門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頃之虜直搗五寨三岔武功錄

《傳家刻本卷二

三

肯嵐臨梁諸郡已從羅漢洞東嶺潰墻入永平而給諫孫枝張齊皆後先上書大略以爲虜或屯結一時未有又如今日者或聚黨一路亦未有東西合營如今日者是時虜已入嵐平嵐去邊三百里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虜遂長驅無復顧而又會黃台吉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率盡力東捍不服及西矣其十一日虜至石用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之羶視平陽而嚙蟲視爾城也而必我賄我母破而城不則我以禍平陽者禍而城矣其十三日虜圍城

飛矢兩集。睨州守王亮。喻富民以貨。啗虜。有反唇者。亮忿下城。眾逐賊。不能止。虜擁入亮。被禍男女死者數萬。師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先是驛騎書至。發卒二萬往援。後度弗及。乃以便宜罷師。頃之虜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遣間入汾內應。秦政使宋岳禽之。焚其偽書。以安眾。虜攻汾。凡八晝夜。皆不利。引去。是月。俺答言。論張彥文導引功。轉爲大酋長。而以千餘人屬之。其九月。俺答東趨鴈門雲中。師孫吳。連諸鎮。率營高泊村。虜趨踏不前。臺御史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敢祇取辱。武功錄。

《傳集列傳中卷二》

元 四十二 年

耳。張帳疑之。虜走故道。行鹵略。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玉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還。撫臣若鼓行而西。庶知軍曲折。可以鞭箠使之。顧留代不行。及虜至汾。應廢馬代之。率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嚙哨不發一卒。人臣拔抱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謂甲不足。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詔逮撫鎮詣廷尉。廷尉當雄岳。逗撓棄市。繼洛適逢王之語。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尚書以虜策。上請賞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

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寧而不桂玉。至于諸塞。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庸虛爲也。臣嘗行上谷。一月。而易卒二萬。其誰有它慮。其三年二月。西安人楊一林。以關與虜。移易馬尾。事覺。亡入虜。虜以屬李自馨。於是一林以呂西川爲兄。號曰呂小老。是時傳答方在雲州城。聚兵十餘萬。全等即引答從屹峪墩入。我上谷塞右衛會答所徵。襖兒都司兀慎擺腰。高奴皆陳兵。哈喇聲言寇石州。及應州。渾源。制置使陳其學。迺壁懷來。傳南山。變火。侯望甚精。明頃之。胡騎二萬。果入我鎮川堡。越三日而出。是時虜中乏食。皆欲入應州。懷仁。山陰。我兵分爲三軍。一軍軍羅家庄。一軍軍屹塔頭。一軍軍廣武。山陰令虜不敢入。應州虜竟攻北官庄。焚室廬凡九十區。殺略儀賓王廷樞等凡二千餘人。畜產萬數。東虜亦至。計

《傳集列傳中卷二》

三十一 四十二 年

家庄東井子。焚代府守家戶。殺四人。破駝子西。埽田諸村。凡三十餘所。殺千餘人。略畜產數千而去。其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宣奏。國家起都。繼斷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揚鞭子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子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疎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泊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千墩。創修內垣一道。

武功錄

入堡家訓傳四卷二

三

之

與北路新塔縣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子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師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雄堞屹然。猶存所賴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衝。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敵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

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

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踣跡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塔。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若匪茹。遂巡前却于崎嶇之側。攻之不果。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驛首就擒。則斷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寇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時以方達時填雲中。其二月。陽和軍馬。西川倫次人李孟陽與虜私易馬尾。久之。竟與老營堡李義韓龍岡李興孫大臣約。亡入虜。其三月。遂誘俺答八千騎。襲老營堡。堡備嚴。弗下。孟陽竟携馬尾馳楊州。全等復引胡騎犯平虜。偏帥張剛幣賄虜使。殺衛綽于威遠。虜竟從威胡堡小水口入。馳龍鬚密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已。裨將盧甫誘諸虜和。因飲以火酒。酒酣。悉將楊

武功錄

入堡家訓傳四卷二

三

之

緇襲破之斬首二十餘級自是之後俺答益怒緇欲報之緇急遣甫送秦紅布三百改機二十校布三百水獺皮三十日此以贖死者命可乎是時鐵山入張三等十七人被圍久至是亦以校布一百九十六疋得贖還皆有狀頃之答竟帥五千餘騎走響水溝約東犯威遠西寇邵家堡平虜衛於是虜從榆樹墩梁家山馳乾河我兵追遂至古城擊鼓並鳴砲叫噪伏虜萬餘忽起自胡溝合戰日餘不決虜乃伏山溝岔而以三千騎誘戰皆亡所失已虜騎從天城榆林口拆牆而入裨將胡鎮擊破之獲生口一人斬首三

武功錄

卷二

三

四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給練溫純以爲虜歷平虜威遠以至天城可二十餘日俄而老營俄而威平俄而天城不聞我兵以矢相加此與辛丑時雲中帥賄虜以嫁禍于晉何異於是剛下吏緇甫及林鳳詔執金吾逮問其學亦兒官而以王崇古鎮焉其八月諸酋阿端林議所入而黃台吉把都兒永邵卜榮落土蠻兒都司兀慎擺展欲入新平及宣府洗馬林俺答哈台吉阿兒都司蒿奴欲入上谷坤的里罕欲入獨石永寧惡兒都司昂辛愛又欲入上谷雲中獨石至老營是時俺答把都兒只昂辛愛方聚兵揮漢腦兒

而給諫溫純以爲揮漢腦兒在白廟兒三間房旁近塞上谷則永寧四海台黃花鎮漁陽則石塘嶺古北口塘子嶺皆甚近請備馬蘭以西其九月虜帥零騎三十馳老營邊外長嶺口副帥錢棟追逐至連溝十里山伏虜數百騎磨礮斃于野自是之後俺答還豐州徵卜邵卜及河西鐵匠家虜分聚雲中太原而板升入趙全以爲宜乘隙先略旁近塞糧餉然後異時可圖也其十月虜遣萬餘騎馳桑乾河許家庄先是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來孫朵顏預客至陰山是月俺答營曰海躍旗並待東虜黃台吉吉往扼上

武功錄

卷二

三

四

谷幾斃心懷內犯不可請北掠黑達議又不可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至懷來惴惴陵京二鎮帥臣不需徵林率大眾馳援不憚遺一旅茲二鎮若啓重鍵而忿虜摩利方達時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承突則雲中累郊今督臣駐懷來宜留帥雲中審虜實東帥從內地趨可先虜至不者揚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遊外舊列臺十五率寓型焉率哨虜精反爲虜耳日逢時盡徹以疑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率曰必襲我矣罷內寇其九月俺

答西轅。孫士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

中二邊武功錄中卷之二終

武功錄

不傳家傳中卷二

望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翟九思書

中三遷

倭答列傳下

把漢那吉故鉄背台吉遺孤也。長而倭利有口。倭答心愛之。尤爲一克哈屯所憐。於是妻答昏女慎女。號比吉。已六載矣。已把漢後取兒。擄金女會倭答外孫女美而艶。許禰兒都司。答好弗能。予強納之。禰兒怒。攻答。答應奉把漢所聘女與之。并心焉。把漢初妻比吉不相中。今復弗如所願。快快不得。意謀降漢。乃告

武功錄

倭答列傳下卷三

二

奶公阿力哥曰。我大父妻外孫女。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怒。吾不能爲。若孫笑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瀝。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吾今往歸之。若爲我謝。倭答吾行矣。阿力哥懼。誅不敢請。倭答遂趣之行。於是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頃賴敗胡堡。求入塞。倭答聞。亟使克竅驛。產馬。追亡弗可得。而是時制置使王崇古以秋至。備山陵。獨臺御史方逢時居雲中。倭兵使劉應箕居陽和。逢時明而習於計。以爲亟當許我可得。因而爲計。畫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念謂請比故事。此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益令倭答怨忿。從此侵擾邊不止矣。旦日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雲中。逢時生開府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豐館。餉輿馬甚都。與制置使王崇古議。卽請於相國張居正。且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倭答而急之。與則因興爲市。必勢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賜申其抵償之愛。而陰制其命。卽倭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請方漢句奴。賁子事。有如故部來降。請方漢置屬。國居烏桓事。而卽以把漢部之異。特倭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而吾以一屠者。覓各蠶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武功錄

倭答列傳下卷三

二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返。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吉構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仇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與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居亡何。御史饒仁侃武尚賢。馳繼可。各後先列狀。上下大司馬議。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子戶。各賜衣五稱。其十月。倭答乍失。那吉心私念之。哭泣。目盡腫。一克哈屯。又朝夕請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孤。幸長。奈何以淫逆殺之。倭答愧。迺遣黃台吉九合。凡偵擺腰入弘賜堡。直薄城索。那吉不可得。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不則必藉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率必悉出戰吾因據其城而索之亦一快也傳答深然之居四五日率眾萬餘入雲中直走上谷計欲捕一偏將軍而與漢請易時冬寒草枯馬餓傳答眾憚寇指全等怨詈其於是制置使移上谷帥趙奇引兵帶刀嶺逢虜戰敗其前鋒而斬其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轉兵從故道至鎮羌堡而出自是稍稍有內屬意矣因為營平虜外邊樹雜色幟曰如茶朱如火玄如墨佯以振耀我邊吏然後請把漢邊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時曰彼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贖我也乃遣使全國賞傳貼往

武功錄

《傳答列傳》卷三

三

傳答

殺之已遣侯金往又殺之已遣鮑崇德往崇德故役胡中與虜狎遂讓傳答而欲得把漢急胡亂于傳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不勝抵憤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貢方輸錯出誰利是吾為若謀可不費一緡傳答曰唯使者命曰而不欲得把漢則已必欲得把漢非以趙全李目等生獻見莫可者先是使者言把漢已部遠長安傳答故惶懼計畫無所復之今聞崇德言歡甚即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祁邪吉還崇古要以能諸諸逃人為王畫為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

遣大略如所畫策是時相國傳答于辛愛頗怨答溺少妻幼子欲謀答漢可因為問崇古復遣崇德往傳答曰吾欲以性贖邪吉崇德因言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王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牛羊馬吾來欲為若謀得孫耳若不可不遣趙全等亟詣幕府請邪吉不然旦夕斷邪吉首矣於是傳答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殆吾欲降旗奔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道我與兵南北疲於戰聞今父子妻孥且不保皆諸酋罪也吾奈何愛諸酋頭而不以易一孫乎若為我請太師幸憐我此番幾無全

武功錄

《傳答列傳》卷三

四

傳答

衣無帛既款之後請得歲給我金綸及釜爨以為生我當以舊釜還漢且微獨是我胡中人至亡賴誠非假漢爵必不奉約束以太師之重請皇帝陛下有如授我王封剖符通使得樂太平聖制足矣願太師勿邊疑於是別崇德因使其部夷火力赤上書請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腋進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者投之諭以章黃台吉手其矢泣曰此阿弟故物太師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敢不受承太師之明德遣部夷使人入達時勞以狗醢

黃酋喜。出張家口。我上谷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無辭於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頃之。崇德復馳虜營。俺答微難我。欲先出把漢。我意欲俺答先獻所虜獲。其十一月初五。獻被虜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躁急。又寒餒。不停得把漢。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坐令守備苑宗儒以騎千苑圍。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勿全等。俺答喜曰。太師誠語我。我背之不祥。其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故陽和人趙全。趙龍。山陰人李自馨。渾源人王廷輔。靜樂人呂西川。後衛試百戶張彥文。陽和軍馬老營。劉四

武功錄

卷三

五

金

兒皆面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元故黃岡人也。而板升所爲不可捕者。僅馮世周等七十餘人。先是呂老祖與其黨李自馨。劉四等。歸俺答。而趙全又率淳惡民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寬。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延引。黨衆至數千。虜剖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後。亡命者窟板升。開雲田豐州地。萬頃連村數百。驅華人耕田。輸粟反資虜用。所居爲城郭宮室。極壯麗。全多畧善謀。目聲諸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能陷堅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牛畜。益胃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擊牛酒。全衆計定。廼行。以全衆熟知險隘。扼塞。又華人得先驅謀。視故邊將不能防。然全謀百無一利者。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西。西當晉代。達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伐也。謀未定。會我兵

武功錄

卷三

六

金

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者以萬數。其好大言鮮成事類如此。五奴柱。恰台吉故俺答紀綱僕。自全信任。反居下。而年益奴虜畜之。以故伍奴柱樂爲我耳目。捕全遂得分其有。悔捕全。晚其二十日。出把漢。則吉於庭。宴以酒食。詔賜絲幣四純。布一百疋。遣康綸送之。歸。把漢與其妻哭泣而去。達時因。詠夷使火刀赤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孫鳴咽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南鄉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親丁亞都善入謝。疏言。帝赦我。通還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楮式。及長書表文。

者因言阿儂答所以欲亟請王封誠欲耀土蠻得相與爲敵殺也始把漢出塞時參將牛相子伯傑尾把漢後馳虜營部酋恰台吉四言吾亦欲生獻馬豪傑張豪傑楊天下劉五等若易我金縷可乎歸而與相謀卽偕蒼頭軍放八放臘台出苧絲五采挑線草獸衣一稱青綠緞襖二稱段二純銀銀帶一根送奉恰台吉乃言儂各方得把漢誦經謝天地以打牲爲禁因與伯傑馬韉帶小刀解錐亦如之遲我月餘來索人自是之後相數使使者結恰台吉爲兄弟歡恰台吉竟欲得千金相弗能辦事覺相等皆請論如法武功錄

《傳家列傳》卷三

七

四十一

而是時上谷有老把都之酋河套有吉囊之酋山後有兀慎擺腰之酋永邵卜之酋喀囉土蠻之酋非儂答見弟則其叔侄數爲諸邊患崇古必欲儂答大會老把都吉能同表請然後可儂答獨苦力不能制土蠻土蠻故主也賴老把都與土蠻善倘風告土蠻見東虜皆已內屬我得母離其黨而遂自孤乎先是謀者言老把都儂答行至小白海強黃台吉寇漁陽黃台吉竟欲寇西番而趙全又以秋田霜死媚儂答酋婦轉爪傳言雲中兵出擣趙儂答還歸爭久成隙以故邊吏欲以此窺諸酋頃之儂答果遣使十八人申

前約以爲諸酋悉聽命於太師無異同業已指天王佛祖以爲誓誓畢復遣打兒漢土骨赤還報旨今虜毋抄漢歲貢馬四百匹世世不替漢亦毋燒荒毋搗巢毋趕馬備兵使劉應箕見爲疏語多錯亂且辭多倨侮迺大會督臣譚而竄走之乃代爲上奏事下大司馬議大司馬言虜方求款而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我卽以爲可從有如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亦將聽之乎果若虜言是以酋脂毒我也不如却之毋引惡爲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武功錄

《傳家列傳》卷三

八

四十二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微聲聞於天王竟以聞詔下三鎮會議先是將軍令有能備斬儂答黃台吉狼台吉者爵伯子五千金小酋如擺腰兀慎爵指揮趙全周元爵都指揮子千金其十二月邊吏以便輿膠致全等至長安大司寇按反狀悉具上御午門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儂之東市支解以徇於是王崇古督大司馬廕一子千戶方逢時少司馬廕一子百戶皆執金吾章服鐵棍皆有差礫趙全等於市復下令令拔并諸亡命欲歸漢者聽始全等對簿時崇古欲得諸虜名數急乃以八人分屬分

守使分巡使備兵使及大同守都護詢問以觀集同。於是得視兒都司即吉囊子六人控弦之士可三萬。居黃河西套黃台吉可七千。擺腰可二千。兀慎可一千。居野馬川鴿子堂鄉天城陽和懷安萬全左衛去邊二百餘里。亮突里哈即老把都兒可三萬。鄉密雲宜府萬全右衛委兀兒慎可一萬。居大青山喀羅土蠻可一萬。居黃河西比鄉神木條谷可二萬。躬提兵七千。居豐州灘去老營堡平虜威遠右衛可三百餘里。而以三千屬打兒漢。倘不浪以一千屬火屯。倘不浪去老營堡可六百里。以五百屬莽兀十倘不浪。淮

武功錄

二八卷中列傳卷三

九

折漢倘不浪王八屯兒去平虜堡可五百里。以二千屬出郎那言。去平虜可四百里。以一千五百屬交臣。倘不浪以五百屬打兒漢。以五百屬土兒箇。去平虜可五百餘里。以五百屬脫兒墨。去偏頭關可二百餘里。以二千屬恰台吉。去左衛可百里。以五百屬青山。山啞拜。倘不浪宰散。倘不浪去右衛可二百餘里。以一千屬把里台吉。兵兔台吉。去右衛六百餘里。以五百屬我的戶。倘不浪去右衛五百里。以五百屬打臘台吉。去右衛進西可三百餘里。以三百屬真武窟兒。把都兒。倘不浪去右衛進東可六百餘里。大小板升

漢人可五萬餘人。其間白蓮教可一萬人。夷二千餘人。皆有酋長。分部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大板升則馮世周。孟大益。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牙。張蒙傑。李三。走四。潘云。陳銀。十二人。小板升則東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明。火同智。海代。首領俺墨兒。器長。腰兒。火里智。丫頭計。大筆烏。器刀。郎小則磨毒器。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候兒。玉鎖。亮舌。鬼八兒。黨小則則紅。眼小則則徐。先兒。李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馬通。小則明。大里智。老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三十二人已問

武功錄

二八卷中列傳卷三

十一

諸叛胡中所生子趙龍。自言生六子。長火泥。計次窩。鬼次。瓦拜。鬼次。瓦十。鬼次。簿合。鬼次。寧子。安。鬼女。三。長三。皇。昏。次。五。皇。昏。次。六。皇。昏。孫。四。長。擺。言。次。聖。場。次。場。開。次。擺。吉。劉。天。麒。自言生丫頭子。王廷輔。自言生猛。恰子。李。自。馨。自言養子。明。以爲子。趙全。自言生二女。適楊河。高金。既得狀。然後知謬。解數十萬。於是謬矣。其五年二月。崇古極言市虜甚利。大略言虜比歲深入。凡民間鐵器衣物。無所不具。今一日許其通貢。則酋長歲有上賞。自足取給。而獨患苦諸酋。恐無以爲資。勢且必小人間盜邊。故虜使往往以銅鼓布帛

爲請計莫若開市便是時給諫章甫端言虜得封號
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窺我文物是啓其心
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
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往往旋出塞虞西
北諸夷議其後耳彼無我患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
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背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募
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王兵王兵不已必及市賈市
賈不已必及禁藏張思忠紀大綱議與學古互有異
同詔下於是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御史大
李棠以爲可計英國公張溶戶尚書張守直以爲

武功錄

卷三

七

五十四

不可許工尚書未衡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兵尚書
郭乾則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因以覆虜實制馭長
策九塞外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旁廬萬里東
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謝絕致憤駭藉諸邊三十餘
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是三十
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臺榭尋丈之地而以貽夷情
狹皇化失神靈所期望宜從其請至若搗巢燒荒事
搗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是故相國張居正尤破居笑
迺於文華殿面請詔行之已以文皇帝討和
寧太平賢義二王故事撥付本兵因區畫八策論崇

古互市初開邊民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鬱怨易
生今歲且宜官爲計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
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不
已今聞廣鍋毀不可復爲宜出官錢市之嗣歲請如
數以易二也虜既不令人朝則安置宜周鎮城之
中民物殺虜易起戎心異時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
鑒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備恐
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
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所部多
真虜頃聞不樂封貢之議今既不能去宜以計用之

武功錄

卷三

七

五十四

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已又議所當修補者亦有四要
害城堡及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
之氓閒懇荒田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
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雖誅家室猶存宜於互
市之時陰察虜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則禽之
庶進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搗巢起馬在邊士雖借
以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
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觀幸它日淪盟之事不在虜
而在邊人矣此宜預慮以杜變端者四也崇古既得
札遂決策許虜乃爲議市場雲中以威虜堡上谷張

家口太原水泉營先是大將軍馬芳及參議使黃九成崔鑄僉事使韓宰論雲中曰弘治時虜入貢乃從紫荆關然後入長安此不過欲給彼長道以亂虜情耳臣以爲紫荆道半歷義輻市井紛華適以動其覲覲於計不便莫若由威虜以歷左衛雲中抵陽和請督臣接驗畢即從陽和入天城懷安上谷自懷來歷居庸爲便請歲以三月爲期會以是時春雪未消胡馬尚弱故也宜著爲令令馬毋過三百匹使毋過三十人而又中分使以半居左衛以半進乘輿馬亦毋過三十匹然必從陽和臺御史驗得肥壯高大者然後送奉闕下駝馬匹直十二兩市塲請以左衛威虜堡地旁西北竊比榆林易馬堡築圍城鑿池令副帥統兵備兵使監市硝磺銅鐵監甲兵刃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塞下民互市市我以段細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菓棧布水獺皮羊皮金易虜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諸種族貢使既還而後罷市大將軍趙苛及參政鄭洛副使康逢節參議使何榮論上谷曰貢道今雲中唯紫荆上谷唯居庸而紫荆則入腹裏居庸則近山陵矣請守臣嚴爲備誠是至市塲徵舊市張家口

莫可若臣等按地形東北中三路層疊障南地又地屬腹裏豈可令外夷窺乎馬直請以年齒盡寸分三等上馬匹十金中馬八金下馬六金互市大略與雲中同我所資於虜非馬牛羊則皮張馬尾而虜所資於我亦惟布帛綿索而已第請三鎮皆以春月歲一舉舉又日同庶絕重市之靈備兵使紀公巡議山西曰苛嵐一道外內皆隘按內邊東南起八角界水黃墩放丫角山而北可九十四里屬雲朔地外邊東起丫角山放老牛灣黃河岸而西可一百八里屬虜地去俺答巢頗近然必從雲中邊而走貢道以居庸爲便擇我崎嶇之地以苦虜跋涉虜益畏道險而又期正月二十三日長安於是期而不至者罰第守臣請毋忘滑石驢皮窰馬頭山之儀然後請市于水泉營水泉營去板升近矣當以紅門分內外邊外邊築瓮城其爲制建關關外築大臺名爲驗虜臺臺左右復建大臺名爲驗虜臺入此則爲關矣關以內爲驗市廳關以外爲水泉營迤南築夾垣二道高丈餘則又建內關堡得移寺塢兵於其中聯絡水泉營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餘騎并皆就瓮城關封而徵老營兵馳水泉營偏頭兵馳寺塢保兵

不足則以馬步兵及架梁兵晝夜擊刀斗巡徼城中
陝市畢犒虜騎市廳還始入市時我緡布錢線梳
篦鐵鍋皆各以其式直著爲令而虜馬亦必以四歲
以上八歲以下三尺六寸以上者爲上臨市毋有異
議分市使孫枝亦曰所市如布帛鍋釜及鍼線梳篦
米蓋糖果之類應從賣人互易至稍昂則請以太僕
年例馬價易之而以所易馬給馬兵斯亦一便也於是
都御史孟進請上著爲令今先進貢而後酬以
封章頃虜酋變詐益甚僉答老而多謀黃醜狡而慣
戰把都督而善附土蠻衆而漸張而況把都土蠻連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十二

網結奸聲勢愈滋恐春日漸和必更蠢動莫若歲以
仲秋朔日爲貢期蓋時屆八月虜馬方強正異日狂
逞之候若容其通貢往返三月天寒水涸即欲騰榆
勢無及矣至若燒荒擄掠切馬諸屬政亦宜稍免以
示招撫自是之後崇古及臺御史劉應箕等奉上虜
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側論
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漁陽執我馬房中貴楊淮等
賜以秦聞馬市先帝不允而用咸寧侯仇鸞將兵
挺伐出塞無功懼虜復至潛以金幣招虜本心由逆
鷲松謀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益甚先帝震怒始

寘千辟最爲之禁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千大
辟裁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
虜所亡去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擄衆起馬虜亦苦
之是虜非昔之強也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
俘闕下復約其第侄并各部落誓不犯邊又非如
昔之擁兵壓境扶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
剌蚕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
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
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固制待諸夷
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使先帝在亦必俯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六

四十三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輓
聚及塞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
必欲定久要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
罪是豈惟臣等不能逆觀即俺酋亦止能保其身而
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
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先帝之禁令則虜詐之難
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遣降之恩矢心不
犯猶恐宣大土蠻及三衛歲糾俺酋爲聲援以窺餽
遼如吉能子弟賓兔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九邊
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

各邊有數年之安。乘時修飾。虜設背盟。則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于終歲馳騁。自救不暇者哉。古等又歷稽國朝比虜舊有勇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起減馬價。而釋兵。語在天順日錄。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比虜惟土蠻爲小王子之苗裔。所在遊動。有衆十萬。以兵未精強。故難獨逞。俺答與其兄吉囊弟老把都。皆其臣屬。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青山河套山內及河四大。小松山。未易卒合。每一入犯。必糾會於數月前。聚至十餘萬。方敢深入。不則分還水草。時遣精騎撲搶歸農。此其大較也。虜自土蠻而外。惟俺答爲尊。請比忠順王。及西番故事。錫以王號。頒給鍍金印信。俾號召其宗盟。它一切大枝若老把都。若吉能。若黃台吉。請受秩如三衛。視都督而弟若侄。其子若孫。凡四十六枝。若兀慎打兒漢等。秩視指揮諸婿。他不浪等十餘枝。秩視千戶。請倣把漢那吉阿力哥事。皆賜官服。俾知臣禮。一定貢額。夷虜入貢。名雖效順。而實希賞。今宜定制。歲許一貢。俺答馬十匹。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匹。便各四

人。其諸酋長聽俺答分部。落大小以爲差。大者五四疋。小者二疋。使各二人。通計那吉等凡四十七枝。歲貢馬不得過三百匹。使不得過百人。有如請增無已。亦無過五百匹。使百五十人。而以善馬三十匹。屬使者六十人。隨進。闕下餘俱待命於市。堡稟食縣官。餘馬分三等。以定直。上馬匹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最下老弱及羸畜。毋得入。它一切分給三邊乘操。而以椿朋克市馬。費夷使聽以所直縣官市布。綰還給諸酋。以爲酬賞。至欽賞。悉如三衛西番便。一議貢期。貢道虜人貢互市。宜以春月馬弱之時。且及萬壽節。四夷來庭。許夷使牽馬送奉表文。自雲中左衛驗問。俺答許四人。它枝大者二人。小者一人。得入京。分駐犒勞。花紅牛酒。縣道即傳次至陽和。已至上谷。然犒勞如初。駐紮街。而以行使道入居庸關。走昌平。直迎置長安營夷邸。月餘。儀部請慶食如禮。既還至陽和。臺臣復按驗道歸。所在郡縣爲設官邸。禁私通未往。盛陳兵仗。以示威。郵傳給餉資。領牽什儀。使使至如歸。異時聽撫臣得議償。亡徒勞驛使。一議立互市。比虜散處漠北。人不耕織。地無它產。今幸食漢物。鍋釜鐵線之具。繒絮米藥之用。咸仰給漢使。使者頓

額求通市而邊吏卽以爲可許冀免盜竊非謂求開馬市也請得如弘治初比虜三貢故事虜以金銀牛馬馬尾皮張易我綿帛釜囊諸種於是期至令虜酋三百人驅牛馬類百頭駐外邊我兵五百駐市場令市盡一月而止有如貢使既還而市猶未畢令虜酋駐邊旬日必市竣而偕還以示要質又或行賈貨不足道使者於城市給遺令勿絕及商得馬令市諸營營無所用復得市諸關中文吏毋繩以闕出財物如邊官法至一切夷馬商貨當有稅悉知遼東開元市以爲撫夷費當是時成虜市聽約束於協守副將軍

武功錄

卷三

九

四

及城備兵使張家口市聽約束於上西路叅將及口北分守使水泉市聽約束於老營副將軍及岢嵐備兵使凡市漢禁鐵器而僉答亦禁諸囚毋擾邊寧開乞請法量而給賞毋令逼虜媚虜踵故常之靈敢不如約者邊吏請論如法一議撫賞故事歲時戒備則有調遣客餉春秋擺邊則有行糧料草各營則有哨探丁夜行糧客墩則有常隊行月二糧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軍丁或寒斬傷級或被虜傷死所以稿賞而優恤者皆例外之供優恤多者三十金頃量予三五金而稿賞則級予五十金矣銀牌花紅猶不與焉

凡此悉取給督撫贖銀不足則取商稅商稅不足則取地租歲亡慮數千金今既通貢則墩哨可漸省二三百人歲可得行糧三五千石而又無斬獲中傷之優恤歲可免數千金皆足爲撫賞之需復不足則取年例客餉三五千金一切爲治繕布費酋長人段二疋紬二疋以好至者酌夷使大小量爲增賞夷兵人布二疋以今歲所餘之嗣歲所費積之數年客餉或可半省以節禁藏且議招降一欵聽華人歸正而各塞收得真夷亦充家丁調虜於是華人歸者十七夷人避罪降者十二其有詐降以訶我虛實陰爲虜鄉

武功錄

卷三

十

五

導者宜下令勿收納以杜虜酋索擾至漢人來歸亦察無盜虜及被虜歲月籍貫及虜中主名方入塞所騎馬留邊聽虜追還人與紬二疋布二疋而還一審經權夷狄之于中國有順有逆帝王禦制之策有經有權經以制禦之而無忘有事庶常勝之勢在我校胡無所乘其隙權以羈縻之而不拘文法庶款縱之幾可決邊臣得以效其謀至于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態其始固當預防其終誠難逆觀也屬者俺答納款乞封至今邊塵不聳在虜實有呼韓突厥款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受降之禮今議者必欲嚴其始之

峻防以要其終之不變固爲守邊之經然臣等歷考古昔春秋之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度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今儋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弟黃台吉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昔強壯時倘各酋未死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漸修葺創鎮邊臺既修腹裏城堡亦可漸增築土兵既練入衛之兵亦可漸減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之務靡不豫圖數年之後兵氣振而邊備嚴整縱

武功錄

《儋答謝書》卷三

壬午四月

三

虜有反側我國有以待之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所省財力且無美矣雖暫假職名無虧大體暫借客餉一二爲撫賞之費是一時羈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不旣多乎釋此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東西歲侵我遠近戒防土馬疲於奔命財力匱于徵輸非計之得也一戒狡餽言今之爲將者平居既無料敵之智敢戰之功及聞虜納款率務爲誇誕陰肆傾擠以爲將必恃戰不宜聽虜和以沮其氣然自二三年來虜屢犯宣大未聞與虜一戰惟規避欺罔間出搗巢趕馬所獲旣不足

爲虜輕重而滋疆場之擾推奪國是重誤邊計罪可誅也請勅九鎮將領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磨虜之暇務實修備使虜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虜或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虛數年之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則錄其功倘或挑怨構釁弛備疏防則治其罪今有造言僞詐陰壞貢議者罪之庶貢議不阻而邊事可無患矣上覽其疏下戎部議於是兵尚書郭乾議大略相同獨封號引禮尚書潘晟議議倣三衛故事授以都督秩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兵之權至虜使宜留邊城督臣使使者

武功錄

《儋答謝書》卷三

壬午

四月

三

代進齋使者賞賚上復下廷臣議議如初貢期以二月爲率獨是歲以期迫聽三四月後得行之先期儋答至近邊漢使約虜演習禮儀候詔至爲位跪起望闕下叩頭如漢官儀既受封具番表謝恩後如有求增貢數及互市不從約束聽關吏閉關謝絕詔從之於是雲中臺御史劉應箕致書儋答大略言異時市馬出朝廷財用易辨今歲出百姓矣假令馬牛羊羸弱亡所利則嗣歲不可復繼而儋答亦報書願如約因使使者索黃鶯及五米往繪佛像是時督撫稱儋答爲老官人而儋答亦稱督撫爲

大賢德往往如漢昆邪例其五月傳客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儵答爲順義王賜之詔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爲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偏覆視羣夷爲一家恒欲其並生並育於寓內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追朕繼承丕緒於茲五年欽天憲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近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附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稱臣內屬茂武功錄

儵答列傳卷三

三

三

歲人貢元爲荒服俘獻叛賊以表悃誠邊臣爲泰黎
欸再三朕念北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惟常
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朕
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爲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
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遂草射獵
各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
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爾尚仰遵天
道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永篤恭順使老者得安幼者
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萬年之天運爾
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哉倘爾部衆

或肯初心擾我邊境此乃自乖大義輕棄盟誓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悉體朕意尚欽奉之故諭它悉以次除吏都督同知則把都兒哈魯都力黃台吉俺答指揮使則把漢那吉俺答指揮同知則賔兔台吉把林台吉即野鄒不他失里二娘子所生扯力克即扯力更俺答長奇把都兒台吉把都兒男洪大黃台吉邵卜大成台吉禿兀兒禿兀兒着力兔台吉答任喀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即打喇名指揮僉事則那木兒台吉波兒哈都台吉把都兒台吉台失哈不害孫木兒哈不害哈木

一審

見呵不害皆黃台把都見皆第二男呵不害客
第六子打那那台德客側哈不慎即來台滿五
第六子打那那台德客側哈不慎即來台滿五
索索台吉滿五把都都子滿克寨白吉旭胡美白吉皆德
叔伯 麥力良台吉差力呢白吉克臭台吉克鄧台吉
皆德客合羅氣把都見台吉成明上正千戶則阿
力哥打兒漢白吉來寨台吉來洪大台吉把
都兒台大成台大安台吉阿拜哈不慎薛的箇台
吉蠻根兒台吉不鳴杜台吉滿立台不慎台吉插漢
教不慎台吉哈不慎台吉皆把都隱克台吉即安克
扶肆台吉即扶肆客挨看鬼台吉皆永那上大 挨落台

吉爲大台阿不害着力克委敬何拜費繼土塞把都
副千戶則阿拜台吉男兒阿不害滿克賽兄把吃惡
不懷台吉八耳谷台吉都陽兒已故唐伍台吉哈羅阿
不害把都兒台吉男五奴谷把都兒台吉薛的哥
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要慎把都兒台吉獨騰兒台
台吉滿根大台吉把都兒台吉男百戶則恰台吉打兒漢
凡六十五人皆有勅勅曰朕奉天撫運君主萬邦
異域殊方無不欲其得所但能效順即吾赤子無彼
此也茲者俺答感恩慕義率爾等奉貢稱藩出自誠
悃朕心嘉悅特封俺答爲順義王併爾等俱授以官
武功錄八俺答列傳卷三
爾等其各率子孫使他每都相和睦各領部落使他
每都述生養斯稱朕覆育綏懷之意爾家保祚隆長
與國無外爾等既得內附宜允篤恭順堅守臣節庶
得伏天朝之威靈沐天朝之恩澤傳之萬代福利無
窮豈不美哉故諭當是時得勝堡外九里建廠廠長
闊可三大用線杆木料應用藍帛五十疋紅布二十
疋青綠羊絨三梭二十疋手帕汗巾四十方簾五十
領麻繩一百綠亭四箇綠旗二十對中庭設黃幃焚
香供張都先期夷使打兒漢克漢至公署習儀既畢
大張旂鼓迎赴棚廠都撫皆壁弘賜堡遣副帥趙伯

勅遊擊康綸齋勅諭十二道及賜俺答蟒衣一襲
表裏四純它皆獅子衣稱是二十一日俺答躬率諸
夷迎詔南鄉叩頭者四已漢官執黃開讀畢俺答
行謝恩禮復脫帽叩頭者四夷虛以卸帽叩拜爲敬
也巨日崇古使使者奏聞於是俺答亦欲爲番表
謝漢而胡中蜀河西吉能及其侄勿盡黃台吉兼逆
番漢佛經迴迎爲表文因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
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
吉等指揮命事擺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
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拜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貢
武功錄八俺答列傳卷三
馬凡五百九匹上馬凡三十匹鍍銀鞍轡馬鞍一副
而齋夷使扯布時囉不散台布等六十四人諸崇古
表文移參以佛語極恭順尚欠文崇古即使漢所使
書表夷使台寶穆實等改正付表匣封驗因宴勞夷
使張陽和城邸擇青白紅黃銀合乘驅驅馬凡四十
匹開具毛色齒歲各儀部選三十三匹入內貢駝四百
六十九匹悉發三塞山西凡一百有九匹雲中上谷
皆一百有八十四匹價御馬一匹子綠緞二表裏生絹
一純半給金五兩賫亡應百五十金留邊馬以上中
下爲直如崇古議請大僕椿棚銀費凡六千七百有

五金是役悉貯塞上都讓矣歲轉輸臺使者是率
永樂弘治故事幸賜儉答勅一道大紅蟒白澤紵
綵衣各一襲織金蟒龍一純金帽白澤一純脂骨朵
雲翠藍二純大紅二純素栢枝綠二純素絹六純木
紅四純藍青二純綵緞十五表裏大紅織金帽背獅
子一純青二純翠藍二純栢枝綠二純素大紅二純
藍青八純儉答妻及把漢那吉及黃台吉及吏使衣
幣有差而儉答妻亦多不過八寶雲襖紅骨朵雲裙
而已而勿盡黃台吉亦以迎勅撰表賞綵緞二表
裏生絹一純金紵綵衣一襲木棉布四疋視指揮使

武功錄

卷三

三

年四十一

答既得委賢爲藩臣共貢職大喜告使者曰趙全等
雖誅趙宗山猶存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崇古以聞
詔捕獻獄先是漢使使者珊瑚鮑崇德薄責儉答使
部夷私通邊答因遣恰台吉兒流唐文安克把獨兒
台實打兒漢育領土骨氣獻我叛人張寶趙天王務
天爵孫天用會諸生計龍及民王道科趙景庫被囚
胡中久往往爲胡書番文亦欲歸漢乃以白蓮教及
張輝等與叛兵劉天麒謀獻老營事徵告漢使於是
崇古聞座速景庫弟景教衣中以還居頃之靜樂令
劉受帥遷卒執張輝王道兒而老營堡亦執石倫岡

先兒馬操兒襲三人約儉答來爲獻城及門謀皆有
狀而輝與道兒尤以祈禱鳴邏卒常鄧鑑道兒道兒
私誦符呪幾得脫受廼令邏卒以犬血塗抹始就繫
且日分守使王九成備兵使崔鏞分巡使韓宰鞠獄
廼知趙天王興人也名宗山宗山有子曰百年兒與
郝廷庫妻張爲虜虜居草地令張亡歸爲宗山具言
百年兒宗山即謁馬西川李夢陽道之亡虜虜中事
幾就若無患矣迺與穆天爵張定孫天用抵板升是
時靜樂人兩善友王道兒汾州人張從席王大花奚
大用奚大真奚大秀文水人趙傑鼠人門爲宗山
武功錄

卷三

文

四十一

傳習曰連教頃宗山謁儉答獻雄黃半斤廼以宗山
等屬趙全自是之後宗山闌入關窺邊及賈漢物通
虜爲虜言今正馬年答又有天分吾等其興乎虜廼
寇抄我石州及汾州平虜威遠靖虜鎮羗天城本宗
山謀也於是請諭如全法事聞上有詔詔儉答執
逆來獻誠順可嘉賜金三十表裏四之恰台吉打兒
漢十金幣皆有差其秋套虜吉能等亦願輸貢使夷
使請於制置使戴才曰吾以儉答爲長專約束彼既
修貢天皇帝得市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徧何至常
在化外唯大師矜之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盜邊

方許崇古言吉能親僉答叔勢相依倚許僉答不許吉能是鋼其首而許其臂也僉答必墜乎吉能之衆市晉吉能亦必陰藉僉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而秦爲晉中禍也拜請於朝許其開市入貢酌延綏寧夏悉如宜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以次拜指揮千百戶秩凡四十九人並賜衣幣自市入貢馬凡五十四匹而留邊馬宣大山西凡四百六十九匹延寧凡一百八十四匹許在吉能傳於是上遣光祿寺丞一人鴻臚序班一人到塞治宴而以總帥待之宴僉答席連十金花二樹大紅蟒衣一襲彩緞武功錄

八傳多錄其

卷

三十七

四表裏老把都賁台吉吉能席連五銀花二樹金色段二純他酋長席治燂食饌果品二張湯飯五道色段二純牛五頭羊十頭燒酒三十鍾面餅五千大米二石中段二十疋中紬二十疋色布千疋獨僉答得用贊相而以我鎮羌鎮邊守備及遊擊指揮左右之燕禮既畢因請市矣是時五月將盡塞外奎甸漸生虜多移壁大青山虜歲以此時往河套祭先人墳墓崇古以爲宜及今開市得勝堡迺自五月二十八請數至六月十四官易僉答馬可一千三百七十四匹賈萬五百四十有奇而以九百八十九匹給馬軍餘三

百八十一匹屬賈人得賈直三千四百六十六兩三錢偏裨及商人易馬騾驢牛羊可六千七百八十四頭大率八千一百五十有奇我於是諸酋有燕賞酋長監市有撫賞效功勞漢官亦有犒賈凡一切段布花紅牛酒費悉仰給本塞撫賞金亡慮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市爲熟夷五樂許賈台吉言欲誘至塞下因執之僉答亦惡其不赴得勝堡迎詔賈台吉心愈疑之會邊吏欲閉關迺自三衛克臭夷婦帳西來與擺腰兀慎自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市畢官易馬可七百二十六匹賈凡四千二百五十三兩有三錢一分武功錄

八傳多錄其

卷

三十七

而以七百二十四匹給官軍以六匹屬賈人得賈直凡五十五兩六錢五分偏裨及商民易馬騾牛羊可三千二百三十三匹大率三千五百五十九頭費撫賞金亡慮五百六十一兩一錢二分張家口市自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易昆都力哈及永邵卜大成馬可一千九百九十三匹賈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八錢而以一千一百七十六匹給馬軍以四百七十二匹屬賈人得賈直四千五百七十兩有五錢以三百四十五匹代各衛奉得奉金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錢官易屯主牛七十二頭官軍易騎馬七百七十

二匹商民易馬驛牛羊六千九百一十二頭。大率馬驛牛羊九千七百四十九頭。實撫賞金八百有一兩。水泉營市。先是多羅土蠻委兀恆還帳。避暑莊。乃自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市畢。官易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買二萬六千四百兩。盡給馬軍。商民易馬驛牛羊四千四百五十一匹。大率七千三百九十一頭。費凡一千五百有奇。是後昆都力哈黃台吉。皆以市最。後請續市。獨石月量以牛馬易布物。按臣以獨石孤懸不便。許赴原市。市馬凡七百餘匹。崇古乃令備兵。使行筵宴禮。及撫賞虜王及都督指揮大酋長。悉如

武功錄 卷三

三

三

封貢時。予金色段二疋。潞紬二疋。銀花二樹。加銀臺盞一副。大率金段潞紬百三十疋。銀花六十五樹。銀臺盞三十三副。皆仰給三鎮協濟。撫賞銀費凡九百八十八兩四分。諸酋快其自以爲利。乃設黃帷香案。謝恩如祝。是日。俺答即與諸酋申訂盟誓。以爲東有昆都哈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虜敢敗約者。我三家並治之。或小人盜畜產罰馬牛七頭。有知獲人。予馬一頭。邊民盜虜。亦如之。是時虜中獨以不得糗。振爲惜。崇古恐互市之初。商民鮮至。有難應酬。請以庫貯馬價及各營帑。歲朋合。得易馬匹。十二金。務足

二千匹。先期出馬價二萬給商。官買段校布水獺皮。羊皮金獨兵刃硝磺銅鐵及龍磷衣物有禁。馬價以布繒兼予。上馬十二兩。實得金九兩。中馬十兩。實七兩五錢。下馬八兩。實六兩四錢。民間以故衣雜貨。易馬牛者。聽一校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襖。利皆倍之。先是以威虜市。山高乏水。請解得勝堡。以堡故舊市所也。黃台吉亦以與父有隙。請與市。議者以平遠不便。竟開新平。分東西市。市皆遵臺御史劉應箕議。先期俺答傳箭。必貢事甫畢。然後召入市。及入。亦必以俺答約。約其部爲某日。而又各以酋長監之。

武功錄 卷三

三

三

三

虜騎皆毋得闖入塞。而商民有積貨。欲與虜易者。先以名籍告關吏。我市。本暫請借客餉金四萬。不足。則請雲中庫出年例客餉金三千。官遣指揮一人偕行。賈往臨清。而以千三百治段。千二百治紬。五百治布。段必二兩以上。紬亦欲堅厚闊機。布用藍紅諸色。不足。則借朋合一萬一千兩。班價七千兩。發四道。道各五千兩。分往張家灣。河西務。治金繒諸貨。至西市。則預入左衛。東市。則預入天城。令僧人定物價。毋欺慢。虜市既畢。則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特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

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犬丁銀及商稅是時大同左衛及山西高站皆貢送撫賞金二十兩爲貢使治厨傳始崇古議鐵鍋爲胡中炊具虜行寇鎔必以得鍋爲奇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其何以自贍而說者曰虜得鐵必以爲兵而不知胡中不習鍊炒生鍋破百計圖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以爲食請往遼東建寧市市廣鍋廣鍋鐵生不受炒鍊而況宣大山多道險鐵鍋鮮至決策市廣鍋矣兵尚書咨備兵使及分守使分巡使大會庭中鍊炒於是廣鍋十斤鎔鐵五斤應箕以爲不可復市計武功錄

八傳家列傳下卷三

三

四

莫若用砂鍋便臨市土谷帥爲一軍軍弘賜雲中帥爲一軍軍左衛山西帥爲一軍軍老營以備不虞其八月四市既成市騎七千并所錫練綿葛等費六萬緡後以漸增加至二十五萬緡矣於是晉崇古太子太保劉應箕已下爵實有差是時與虜爭定物賈方抗虜索雖致件虜王而不懼者是時通事副千戶鮑崇德功過與百戶李寧竟得陞一級世襲其九月老營備守使孫錦行部察兒宸達賊略索中裝役我墩軍二人而去先是水泉備守使陳一言與刀兒計私通縱賣馬尾以軟虜心虜亦月飲牛銀以安軍種已

虜復盜察兒墩邊邊吏田世威薄責順義王卽遣使疏捕草灘果得其姦賊而渠率則先已逃匿矣於是略其畜產贖死者命父之冬至崇古使使者頒大統曆而衆乃復求贖市以爲富者以馬易段帛貧者亦各以牛羊氈裘易布疋鍼線不謂無利顧一歲市數日焉能遍及崇古請比開元海西市事月令巡邊吏同欲市夷各以牛羊皮張具告恭將聽赴暗門外軍民得以布貨變易漢因稅其物以充撫賞間不過一二日而止而必以恭將臨之然時吉能亦先請行延緩矣其十二月銀錠賔免扣我張掖酒泉索撫武功錄

八傳家列傳下卷三

四

四

市僉答傳言禁之甚力然其後家丁滿答漢沙紀打兒漢東貴時往來我三條溝寒雅口寧遠堡不乏矣其六年二月雲中遣指揮使偕商往臨清張家灣河西務易繒布水獺皮羊皮金諸貨而扯力銀台吉尤合擺腰元慎與其父黃台吉爭部落請與市守口堡是時吉能及昆都力哈雅霜露病甚吉能迺送奉貢馬十五騎詣僉答所昆都力哈亦欲疾病愈然後入皆請寬假期會於是僉答使娃娃臘物來聞崇古亟使使者存問兩人則以初三日溘然逝矣父之崇古遣使祭弔而會昆都力哈老婦素狡悍或往來者言

中國壓鎮其夫死快甚而又天雷擊死夷馬益大懼方圖擇日祭天不受漢祭而其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害恐漢使怒傷使者爲告太師必如漢約不跌貢而俺答亦念其弟若侄甚建齋誦佛經陰爲度兩人地已請兩人嗣及卹典其四月不答失禮進貢馬一匹鞍轡一副大成那吉馬二匹鞍轡二副恰台吉打兒漢首領威靜宰生馬十匹複兒都司先進馬十匹上谷氣台實計龍昆都力哈大成二百五十匹俺答亦如之廼使夷使十人并台能使四人昆都力哈複兒都司使二十人請入京所上表出大都榜實手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三

殊不識字意遙漢式俺答乞加美言事奏 上有詔賜俺答大紅蟒白澤獅子紵絲束各一襲絲段二十三表裏妻亦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二套絲段四表裏是時倖惠之翰治宴夷使具言願得代價於是上卓三席不得代而酋長代中席二兩散夷代下席亦如之俺答既還益誦佛經專以殺生靈爲戒獨恨不達佛理迺請西番刺麻公木兒榜實公實榜實黃金把實恰打兒漢 上亦遣二刺麻皆訓以經義師俺答歸善道於是俺答請工師五采建寺大青山及刺麻通事人金奉官而吉能子把都兒黃台吉方搶番忽

聞父計還歸而能弟那木漢增威靜恰求貢甚急於是俺答請貢使人京及鐵鍋及印信及屬夷恩賞於是應箕以爲宜比哈密忠順王例予鍍金銀印一顆至貢使給諫果問孟議以爲便陸樹德以爲五不可應箕稱引弘治初北虜小王子歲進千五百人君雲中邸而以四百三十五人入京次年增至二千二百矣三衛歲貢馬三百匹海西建州千五百匹使皆與馬稱且俺答所請入京使僅十五人許之便諸使聽制置使具名送部本鎮得宴勞如禮已儀部請光祿丞一人賞金幣詣邊治儲待總帥祭酒丞亦與焉鐵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十五

鍋始議如薊遼例欲以廣鍋說者又以價貴販少而遼左亦撫賞時乃議以砂鍋且虜以鐵柱石塊爲竈鐵釵木杓爲器難禁擅敗楊博議銅鍋以鎮甘肅時所獲夷器多銅故也莫若以潞鍋每生鐵十斤炒煉可三斤又賤而況胡中鍋漏則補塞充竟破裂即隨地廢棄不知炒煉乃令以破毀易新者便是年虜或貸傍近帳鍋或以馬易鍋不得輒抱憤欲叛者十人而五以故俺答索鍋甚急撫賞應箕議虜中以粟帛爲衣食故捐生搶掠西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衣食必共而不吝俺答黃台吉書稱各有丈人女婿

姊妹外甥及部曲大者一二千小者數百人今其宗
枝皆有爵賞矣而獨親屬不得大爲羞怨於是臨其
訢順義王令板升種田千頃歲差足自給老永二枝
去邊遠獨黃台吉素窮悍亡賴冬旁近塞行獵春至
往往索我巡微使市畜產牛米豆石餘羊襍糗數斗
無畜間以紫藍數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
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
免一日之饑問其故曩時資鈔略以爲生今旣不敢
犯邊惟有坐以待死宜予之賞便且每酋不至一二
十人各量予綹段二疋布十疋米石餘鐵線茶葉諸

武功錄

《僉察列傳》卷三

三 崇德 四十三

種悉如酋婦例及互市時亦各予布數百疋米豆一
二百石邊外復開小市聽虜以牛羊皮張馬尾易我
襍糧布帛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不足則以減哨
及賞功公費及各寒節餘客餉金大抵虜寇則利歸
於部曲虜款則利歸於酋長不得不曲爲諸窮荒地
耳而獨給謀索問孟以爲米豆非塞上所易足之物
後恐難繼且如三衛撫賞不足則削月糧月糧不足
則令軍士買柴以充賞而況僉答黃台吉見都力哈
老把都強悍非三衛比有如歲以爲例則饜塞上患
深矣其二十九日僉答多羅土蠻委兀慎等先赴水

泉市至五月初九日畢官易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
而以上馬七百匹發太僕以一千六百七十二匹發
諸營費凡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七兩有奇商人易馬
驢騾牛羊二千二百有九頭皮襖凡一百一十四馬
尾凡一千四百九十斤我燕賞及撫賞費凡一千七
百有五兩會 莊皇帝宮車宴駕崇古爲位率貢使
哭臨成服是時青把都太松阿不害儼然有父之喪
而迤比黑夷乃窺隙奪其穹廬殺八人而去以故貢
市最後然自去歲至今數萬騎炫黃於加峪關及西
海者皆僉答部夷意欲胡爲子其五月崇古請轉選

武功錄

《僉察列傳》卷三

三

四十四

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官爲指揮同知大都移
實及諸生計龍及軍餘小土各氣台實有書爲功夷
使安克黃台吉啞都赤被虜總旗王繼祿有傳報功
迺比恰台吉打兒漢例授百戶詔從之其六月
上新即位黃台吉亦赴新平市廷臣請大放高皇
帝於忠順王 文皇帝於和寧王事皆予印於是賜
僉答印一顆印池一面鑲金惟入貢表天始得用僉
答迺率黃台吉赴宴所藉藉樹額扶服職伏悉已恭
領隨佩金印紫綬綸快因齋夷使公質把實馬七匹
奉表稱謝用黃紙油印字畫又粗拙僉答亦自稱不

曉文藝。乞太師再加美言。崇古即使譯者崇文光輝。明代爲改正。而俺答所快。快於中國者。第以部曲四十萬。久不得鍋爲讀。先是俺答請金番經數部。及刺麻番僧一人。事隸祠祭司。於是咨僧錄。得金字經三部。行順天府。復造及墨字經。大率十部。遣其刺麻僧星吉。藏卜。堅叅札巴。及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劉。往以堅叅札巴。曾使西番。兼通經故也。崇古幸俺答晚喜。佛意欲番僧闡揚慈教。啓發善心。乃取撫賞金。造禪衣。褐衫。市稅金。治米麵。茶果。菜蔬。及紅黃紙。割貢器具。而以漢僧八人。陳列法器。令番僧至廟中。誦經。

武功錄

俺答刺傳三卷三

三

卷三

於是通事人金奉。珊瑚與俱。既至廟營。二僧出地藏。十王神像。及心經。華嚴金剛觀音等諸經。以爲此梵王初傳妙音。與傍門邪法不同。佛家爲傍門者。七十有二。而傳法降魔。皆非正法。因陳說清淨貞空明心見性。令戒殺去暴。全天地好生之德。免十閻羅地獄之苦。崇古又恐番僧多習咒法。有如二僧不知。徒爲虜王所變。易。迺令傳告虜王。漢法禁習傍門。徒知奉西方大乘教法。已迺擇日治道場。謝三寶。圓滿功德。如令俺答既聞。僧至。即引衆出迎。四十餘里。膜拜迎入空廬。與胡中番僧。哈聖賢兒刺夷僧公木兒把實。

大都把實黃金。把實恰打兒客。叅伍無異。俺答即率其子若孫及部衆萬餘。日夕了手。而禮佛。崇古復給絹布四十餘疋。米麵四十餘石。以爲建醮費。其七月俺答如胡僧俗。授二刺麻大國師。決是日遣夷使公實把實安克等二十餘人。送聖叅札巴等四人。還塞與之。馬七十餘匹。橐駝牛羊百頭。禪衣各一套。絹布數十疋。俺答故不識番經。及漢經。復請韃靼經。而漢亦張鼓樂。導迎夷使。陽和即賞銀牌。絹布如禮頃之。黃台吉亦請僧建齋。而虜衆亦以佛爲宗。以僧爲師矣。於是相率念佛傳呪。同戒殺生。化兒殘。興慈悲之。

武功錄

俺答刺傳三卷三

四

卷三

念易豺狼受御象之馴。崇古復稱引。祖宗朝。勅建弘化闡教諸寺於洮河諸處。寫給金字藏經。封以法王佛子。令其分制西域。因俗立教。請下。明詔。詔儀部咨內外經脈。給韃靼經。因賜堅叅札巴等僧官。官予禪衣。坐具。僧冠。而會經脈。久矣。禮尚書議。以爲番僧止習本教。不達虜字。仍與番經便。至番僧堅叅札巴。星吉藏卜。哈聖賢兒刺夷僧。義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劉。公木兒把實。公實把實。大都把實。黃金把實。恰打兒。漢授都綱。皆西番秩故事。覺義儀部咨吏尚書。讀勅都綱。太史撰文。皆令居廟中。以化道諸。

夷於是幸許諾。廼遣使者賫勅書五道。勅令勅
匣。包勅祇匣外紅綿布包祇各一。紅綿三兩。授僧冠
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雖習番經字。不識文藝。每與督
臣書札。皆出漢人手。多爲群姦所波蕩。往往書辭以
口傳。背馳以故。不足憑。是時順義王甚加被惠澤。蒙
休德。願格心易行。歲奉表稱臣。顧不識漢字。詔書
晏下。如類亡知者。廼請譯者與習胡字者。參伍得傳
習書寫。以便爲表。於是戎部咨四夷。耶遣譯。譯者
叢文光。詣制置使所。譯畢。卽傳次還京。着爲令。每貢
期。迎歲遣譯者往會。文光所携字諸忠孝經。皆番字。

武功錄

卷三

聖

聖

崇古以爲朝廷幸遣官生以訓虜衆。恢弘文教。甚
大惠也。廼諭虜王敬文光至。備國使副師麻錦治米
麵蔬菜。使通事人楊亮金奉送。文光與具。既至。虜王
大愉快。如獲百朋。而文光廼日與諸虜傳受番文。較
對字意。講忠孝大義。令那吉擺腰習字。居月餘。虜王
報以上馬。遣歸通東西虜。公賁大都等。聞風慕義。尊
文光以師禮。遵拜。因賫番文以求印正。文光皆爲譯
辨。人人各自爲親已。低徊者八月得還。始封貢時。遣
譯者馬繼志往。授序班鴻臚寺崇古。請官文光亦
如之。自是之後。文光繼志間遣一人往驗番文。致喜。

率口側也。其七月。批力良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
赴守口市。語在批力良傳。是時俺答以暑急。蚊盛。久
避青山。作佛事。其八月。始起得騰市。自二十九日至
九月初九日。市畢。官市馬三千五百六十二匹。費凡
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商民易馬牛驢羊一
千一百九十七頭。馬尾五百九十一斤。我燕賞費一
千三百七十三兩有奇。其九月。指揮同知永邵卜大
成台吉。插漢放不良等入貢。語在永邵卜傳。崇古於
是約馬賈山西。匹七兩八錢。大同西。匹七兩五錢。
東。匹七兩二錢。宣府。匹八兩二錢。較始議上馬十
武功錄

卷三

聖

聖

二兩可省四兩。中馬十兩可省二兩。下馬八兩可省
數錢。是時所獲馬倍直。至十五六兩。少者或十二
兩。卽以馬價及椿朋。齎買紬段。梭布。水獺皮。以爲異
時市馬費。其元年。夏俺答入貢。復欲避暑。竣秋至互
市。是時黃台吉欲西略番。乃以貢馬數匹付俺答。而
遣其妾若干人市。先是老酋婦疑老把都。以醜死。而
會承邵卜夷人又死於市。益心疑之。以故青把都。永
邵卜貢市皆不至。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索
約東。陰令其子黃台吉。佐青把都。躡躡邀索。因而調
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率時略我民人。又劫使

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秋
粟以自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人分地千畝疏捕謂
之守口夷而御史孫琮亦以爲貢市初以夏末夏初
爲期今過期久不至或有變盟之意邇上八事請嚴
爲邊備書多不載是年俺答率都督同知黃台吉指
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賓兔台吉等九人指揮僉
事擺腰兒台吉等十九人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
等十八人副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百戶恰台吉
等八人大率遣使七十人小酋二十六人入貢然馬
直匹增五兩雷邊馬增十兩矣是時我漢人王道科
武功錄

《傳各列傳下卷三》

四十二

及趙景庫計龍小土谷王繼福辛惟曾亡胡中久往
陰爲我漢人耳目積功勞崇古徵使通事宜楊亮胡
天福珊瑚金奉往諭之令以漢亡命及虜情來告其
二年三月俺答獻馬鶴等四人把漢那吉獻李四劉
洪四宗建恰台吉把兒漢竹愛巴達子五奴骨器獻
姚丙只此其人皆日夜佐虜叛盟或祥以歸降我而
實欲塞上有事爲虜首地胡天福等亦遠叛卒王天
福等二人盜邊馬弓等五人泄邊情者田大紀王結
等到塞請論如法上從兵尚書議賜俺答紵絲衣
一襲表粟六之把漢那吉以下有差王道科等表裏

二之楊亮等秩一級其五月黃台吉堅請鐵鍋弗得
請鐵釘虜使多舍民居僧寺往往略鐵鑿馬蹙民間
或闌出鐵私易於是御史陳文遂陳八議至籌胡馬
貢期尤備大略以爲江南江北輪馬值二十四兩至
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
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
奉餉則又變易難遇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即以折
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
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之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
馬季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爲
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
武功錄

《傳各列傳下卷三》

四十三

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即扣折色餉毋出一
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
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人都
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子里虜亡所
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
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
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
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
月矣大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

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買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使各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遂議。宜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償。及減哨尖。丁商稅。稌。公務夷稅等金。歲終皆聽綜覈於部使者。而以青冊移所部驗問。詔從之。其八月。制置使方逢時。議通市馬。大略以五年。宣府凡一千九百九十

武勛錄

卷三

星野文 四十三

三匹。大同凡二千九十六匹。山西凡二千九百四十一匹。六年。宣府以老把都諸子不至。易永酋馬。凡九百二匹。大同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匹。元年。宣府凡七千八百一十四匹。大同凡七千五百五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八十八匹。今二年。宣府至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大同至七千六百七十有奇。山西至五千有奇矣。先是。科臣議。北直隸河南山東暫停歲餼馬。姑行折色。匹二十四兩。動發三邊收買胡馬。胡馬價不過十二兩。則一馬充二馬之用。且八兩又多貨物。則二馬之價更折有三馬焉。崇古

議歲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後御史右丞楊祿。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十二金。少大僕卿屠義英。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買不得議解。京終寄。致滋耗損。於是。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群。十群爲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一校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

武功錄

卷三

星野文 四十三

而以參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兼令軍餘來秋青草。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宜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羣生馬駒。聽軍民得以金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爲軍國計耳。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羣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選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食。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

本費一薪鎮歲養萬二千金上谷易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偏裨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薪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三上谷以一鎮而當永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乎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秦侯馬割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於牧場選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聖

聖

解是月俺答使大都三靜喀害等送刺麻番僧堅茶札巴班丹聰明午徒屬領占班麻星吉堅到及番指揮馬你卜刺還塞皆酬以衣馬奉表謝恩及書報制置使其恭因請遷刺麻秩諱春和時歲遣僧設醮傳經遵大漢持齋戒殺訓也先是俺答請鑄金佛像及金字番經刺麻僧以故馬你卜刺等復奉金光明經往於是制置使議陞覺義堅參札巴都綱領占班麻等四人秋賞馬你卜刺以其人習各國語及韃靼番經也其九月俺答赴寧夏邊河候市而會察罕兒約兵犯薊鎮俺答不從迺告通事人敖八當備邊是時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聖

聖

青把都亦欲犯界嶺義院口察罕與青把都風通烟爇又巢穴甚近亦有市心其十二月俺答以寧夏中衛市遠請徙蘭靖是時二子賓兔一居松山一居西海而家丁韓林大兒娃四孩兒刺海赤又在河西勃勃有西意矣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黃台吉妻五蘭比妓及其子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二十九日兀真擺腰赴守口市我兵備保平瓦窰口然至次月初九日幸告成其七月初四日永邵卜大成台吉赴張家口市其八月十四日青把都亦至至二十六幸告成其九月十三日俺答自青山營偕多羅土蠻安兀兒慎赴水泉市我兵備老營然至十七日幸告成其十月初一俺答又赴得勝市我兵備弘賜堡其十一月俺答進表及貢馬則請鐵鍋農器甚堅先是三衛哈密每入貢得在途賀鐵鍋制置使方逢時知俺答春秋高厭兵迺比故事與之約約以鍋折馬直大者口細一疋中梭布四疋小梭布二疋於是水泉得勝市多受布用大率三百口因著為令鍋毋得過五百口禁予農器如初是時松山賓兔及其子阿赤兔引千餘騎略嘗聲欲入塞臺御史以檄諭俺答答即遣夷使馬徐三靜尉塞打失等六人往誠免其三年四月使

通事人土忽智請 貢期寒吏譙護忽智如初忽智曰大師言是實鬼以不得市於甘肅而去寧夏又遠不得知諸部悉就理甚爲塞上所患苦今縱不開大市亦宜善爲撫賞撫賞惟均何患不受約束哉其六月黃台吉妻大成兀慎且沁比技公木兒比技及其子青把都扯力良擺腰兀慎等市新平守口頃白洪大青把都拜允邵卜大成及其子隱克等後先市張家口市其九月俺答市水泉其十月又市得勝是月俺答請城名 上以貢事積功勞會五年法當上賞於是 賜金幣名其城曰歸化其四年七月至八月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四十五

四十五

月新平守口水泉得勝市如故其九月俺答遣夷使火力赤等進馬九匹及鍍銀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矢十五響朴頭一次子不他失禮馬二孫把漢那吉馬三姪擺腰把都兒馬一鍍銀鞍轡一黃白吉偕兀慎打兒漢多羅土蠻委兀慎等貢馬凡二百五十四匹雷邊馬凡二百五十四匹上馬凡三十四匹是年遷把漢恰台吉爲指揮僉事進合羅氣階將軍馬五索嗣父指揮同知秩沙赤星遷副千戶秩皆視事部夷撒袋榜實等各還百戶秩而已故哈喇慎着力克把都兒台吉妻青哈屯及擺腰母一克比妓兀慎母七

慶比妓皆得比合羅氣妻一克比妓有上賞已給勒凡七道一順義王及那吉一黃台吉及扯力克一青把都一永邵卜大成一合羅氣一兀慎擺腰一套虜把都兒黃台吉以酬主市之勞也其十月貢夷打刺明安及錄定部夷磨房堡行獵會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亦往邊外樵蘇見虜衆鳴砲迎戰戰不敵遂略入營擄往興和城頃之還我土人聲言漢無故納我降人皆初約不信實欲索我重賞也於是制置使方逢時禁邊吏毋得以一布一肉往討第使通事人楊亮趙國敷歐陽清譙護順義王與青把都急也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十五

居月餘俺答大會黃台吉及永邵卜青把都切盡黃台吉皆爲漢恩覆載不可背亟使夷使宰牙赤偕包素恰倘不浪捨的庫梭銀錠打刺明安罪酋長人罰索駝二頭部夷馬一頭大都如所往而止先是漢與虜約背盟者罰羊一千馬二百七匹索駝三頭後竟如漢約也俺答黃台吉通請雷羊一千索駝一它悉以送奉塞下已銀錠打刺明安亦款塞請除罪復市貢如初如是 賜俺答金三十兩紅蟒衣一襲彩段六表裏布二十疋黃台吉金二十紅獅子衣一襲彩段二表裏布十疋邊吏復以所罰馬羊諸虜俺答凡

八十四。雲駝凡三頭。黃台吉凡十五匹。青把都等凡六十匹。永邵卜等凡四十四匹。切盡黃台吉凡十二匹。其十一月。俺答獻賊夷阿都赤馬。其五年四月。俺答及昭勇將軍。把漢那吉等。入貢如初。獨沙赤星台吉新來。先是。上幸賜西海寺。名曰仰華寺。而俺答丙兔亦復得修城青山。以故俺答益求索亡厭。迺請邊陲兒開大周思漢哈秩。及切盡黃台吉金印。其五月。各市成。獨張家口則滿五素及其妻太松阿不害等。亦初至。它一切如故。是月俺答復使大把巴石虎兒害恰等。致書臺御史侯東萊。請五藏喇嘛請令武勅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以四百九

縣道傳次拜類料蓋寺西海岸。已迺素金經。鍍金佛。供奉西寧寺。數數然請出馬。你卜刺議策矣。御史邢玠上書。恐松山加峪諸酋相煽而起。宜備水泉岔口。及永昌鎮番。其六月。俺答至得勝市。以避蚊虻。復還是時大將軍僱弘賜優。其八月。至水泉市。大將軍復備偏關。是後俺答請還巴陵台吉七子官。大抵貢夷每一至。則請還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皆率以爲常。其閏八月。俺答使大首領何恰上書。言欲迎生佛。飲長生水。先是河套諸酋略无利。殺其酋長數人。兵馬死折者已千數。已故諸酋皆慙悔。休舍加

峪關。欲報怨。迺約俺答。俺答以春秋七十。老耄。難于乘馬。第詐許之。實不欲往也。已迺迫切盡黃台吉請徵永邵卜。視兒都司哈喇慎。及宣大諸酋長。并乞西寧開茶市。於是躬赴水泉市。市畢。始募數十萬衆。決策往矣。即遣恰台吉宰牙赤。公實把實那吉等。牛市。因巡檄寨上。報皆約盜邊者。罰如刺明安。側制。遣使方達時。及給諫裴應章。後先皆上書。大略以夷狄相攻。與中國無與。第嚴備邊以待之。其九月。御史李時成。奏俺答番延茶市。其禁勿予便。是時給諫陳三讓。薦都御史石茂華鎮二邊。其十二月。番僧恰打兒漢武勅錄。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百二

至甘州。請謁俺答。俺答以多羅土蠻與北夷相仇殺。故弗西行。而又會部曲青山。倘不浪曲兒克榜實皆後先物故。故胡中歸咎於俺答。不見番僧所使。然如出一口也者。頃之。俺答復引把漢那吉。及擺腰扯力貝。赴西海仰華寺建醮。因遣夷使土骨赤索貢賞。及請通事人與俱。西行之日。惟恐塞吏之有疑心也。其六年正月。御史黃應坤請宣大通事官二人。先至甘肅以備虜。是後郭銘李福保至。請授甘州衛試百戶秩。其四月。賓兔狄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虜亦爲利。

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絲奇巧每以驕土蠻土蠻亦索封貢於遼語在土蠻傳是月俺答從甘州外邊蘆溝套黑水亂骨堆至昌寧已從寧堡關入邊至周家灣已從永昌城至橫梁山壕已從新城兒至石頭口已從西南大川至大河口已從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至大馬營泉腦其五月至扁都口然虜王亦以法繩諸部夷令母近城堡毋踐苗禾而漢亦給米麵酒肉茶果以中其驪是時蘭靖莊浪涼永鎮番西寧每二十里建塘馬三騎塘軍三人視虜緩急以告邊吏猶恐武刃錄

二八俺答傳卷一

三

武刃錄

貪洪水曹古城美水草益備虜制置使董世產亦核蘭州頭之俺答自甘州外邊使夷使兀監漢還豐州川治貢事先是答往西海迎佛而以貢故晉兀慎台吉恰台吉等經紀其事於是邊吏使者諭黃台吉青把都永邵卜大灰及河西卜失兔阿不害等遵約束入貢居亡何酋長恰台吉五路台吉阿拜台吉打兒漢倘不浪計龍土膏赤寺果送奉俺答馬九匹及弓矢至邊而黃台吉兀慎擺腰多羅土蠻禿兀慎及諸部以貢馬二百五十匹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二百三十匹至是後哈喇慎青把都永邵卜大成打刺明

安銀錠打兒大台吉市張家口兀慎打兒漢台吉五路台吉市守口若黃台吉拜妻若子松木兒台吉等市新平俺答及恰台吉阿拜台吉市得勝水泉皆如初是於俺答及其妻哈屯妾三娘子與把漢那吉凡一百四十三人兀慎與擺腰凡一十七人黃台吉凡四十五人青把都凡八十八人永邵卜大成與合羅氣凡四十三人皆受上賞而去頃之俺答請授且且台吉等十九人秩爲副千戶討討兒恰等四人爲百戶賞俺答女中索阿不害如太松是時指揮同知把林台吉父物故矣請以子著力兔把獨兒台吉嗣皆武刃錄

二八俺答傳卷一

三

武刃錄

給勅書視其技以爲率其九月邊吏請以虜王茶數百錠以供佛其七年十一月御史趙楫奏俺答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不便四可慮語在邸狀是月俺答請以馬五百至洮州易茶拜從者繒布米藥御史羅應鶴上書大略言曩時丙鬼索茶猶賴虜王罰治以堅初約今則躬自蹈之矣度虜請茶微意不越二端或者以番人懸命於茶而需茶於市以爲我不編操市權則番未易以威劫也非然則以國家視茶爲重稅法嚴報假此而提之以請幸而漢即我予我復從洮州而西寧已從西寧而河州即不我予亦

可坐索重賞。此其勢不宜。請嚴爲禁便。頃臺御史傳希鑒奏亦如之。其五月儂答自甘州外邊使使者還豐州。趙哈台吉打兒漢。倘不限扯布土骨赤貢馬。如初是時哈刺刺。青把都台吉及永邵卜大成台吉。打刺各安銀錠台吉。打兒大台吉等。後先赴張家口。得勝守口。新平水泉市。其七月。儂答返巢。先是制置使吳元。賞金幣。通事人金鳳。師國勳。偕夷使羊羔兒。賜儂答。起東歸。儂答大喜。迺以番書還報稱謝。而我所使通事人珊瑚。戈陶及王自保。李登雲。郝景奎。趙國勳。黑倉。龔喜。土骨赤。曾世美。啞獨賴。監王西行。亦武功錄。

儂答別傳下卷三

五

爲王所孚信。并皆斤斤奉約。東唯謹。其八月。儂答發自石羊石虎川。臘至寺兒峽。居四五日。復走木不藏。休舍而我塞上。悉則恐虜自甘州。迤南則入蘭靖。迤北則由松山入寧夏中衛。及赤木口。稍北則由賀蘭山後。入延綏。於是參政使李文。儂安遠。副觀察使張九。儂石夾。行太僕馬圖。儂石浪。儂兵使石賴。儂岱口。制置使邵光先。亦移蘭州軍居中。而儂答再冉從大同河寬溝見。入鎮羌境矣。已從鎮羌東關門出。走東北草地。所至幸靜息。亡它虞。而御史趙楫。邵光先具以狀聞。其十一月。儂答還至大板升。燕恰台吉。

其十二月。儂答益戴漢撫賞思。遣夷使海大首領扯兒克。首領何恰。撒袋。榜實。上表稱謝。因貢白駝一頭。黃駝二頭。馬二頭。甲一。刀一。氈毯二疋。而番僧滿額失禮。虎筆力哈。亦貢銅佛一尊。刀一口。氈毯二疋。裁絨褥一條。徒屬溫布刺麻貢。氈毯二疋。刀一口。襖兒答把刺麻。補兒哈度刺麻。閃定刺麻。以另慶刺麻。貢氈毯四疋。表文甚恭。於是制置使吳元。臺御史賈應元。使參將張元。賈代進。因賞賜儂答及西行者。比番者。大成台吉以下。皆有差。八年二月。臺御史宋守約。亦以套虜還巢。聞其三月。制置使鄭洛。詐使使者趨虜人貢。陰察虜情。是後以不他失禮。積功勞。增秩爲驍騎將軍。而酋長常漢我不銀台吉等十九人。亦授銜。銜視百戶。諸酋班定。兔阿不害等。皆受上賞而去。其五月。儂答黃台吉。及套虜卜失兔。阿不害等。入貢。如初是月。開市。至十月。挾告罷。其十二月。儂答召諸寺名。及選番僧。哈哩。噴兔。刺秩。爲大覺禪師。於是禮尚書會。大司馬。請於上。詔從之。賜圖書及幣帛。各其寺曰弘慈等。其九年五月。儂答以滿五大盜。遼左。遷召至佛前。譏讓之。語在滿五大傳。其六月。丙兔益以索茶市未遂。故略楊答。一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於

儂答別傳下卷三

五

是僉答及都督同知。上失冤。阿不害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使使者薄責兩鬼。因謂馬如初約。執火力赤等五人。并皆來獻。已大司馬方逢時。覆臺臣邵光先。李堯德奏。上有詔。賜僉答以下金幣。有差寬假。火力赤等。死罪。屬僉答以夷法治之。因勞以贖罪馬牛羊。其十二月。僉答請部曲。皆從套中往西走。亡何。答罹霜露。竟不可藥。遂死。於是妻三娘子。使使者高榜實保素。宰牙氣。把思。告首領。計於塞上。曰。答以是月十九日卒。制置使鄭洛以狀聞。上有詔。念僉答款貢年久。恭順愈堅。特與勅書一。道祭七壇。錄段武功錄。僉答列傳卷三 老 四百七十五

十二表裏布一百疋。以示優恤。是時胡中疑邊吏乘虎構巢。輒潛移帳房。一夜至十數起。賴鄭洛曉譬。漢實無此意。始得安堵。其十一年三月。洛大會臺御史賈應元。遣遊擊沉棟。奉諭祭。及降真香七柱。往歸化城。於是答妻三娘子。及黃台吉。躬率諸夷望。關叩頭謝恩。然後行禮。禮畢。復叩謝如初。其四月。三娘子奉表文一通。上馬九匹。稱謝。上復賜三娘子及黃台吉。不他失禮。金幣有差。答生九子。長黃台吉。次擺腰阿。不害。次鐵背答。吉。次賓鬼台吉。次把林台吉。次打郎台吉。次不他失禮。次沙赤星台吉。次倚兒遜。

台吉。已答死。黃台吉嗣。已黃台吉死。孫扯力克嗣。始答最屈。題常以爲王之故。欲令奇嵐備兵。使蔡可賢下拜。賢爲人有膽。厲氣以折之。竟不拜。是後答見吾塞吏。輒和柔。非復昔日答也。

諸曰

善哉乎。賣生所謂五表六餌也。今以治虜。果有驗。而說者言一敗於弘治。再敗於嘉靖。是大不然。蓋嘉靖中以仇鸞不法。敗大事。此自敗。非胡敗也。頃貢市成。中國止費數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且胡中天合居室。悉如漢制。比天所以資漢。制其死。人。雖以板升扒。汝之盛。王著。瓦刺之合。何益哉。

武功錄

僉答列傳卷三

王

二百七十五

中三邊武功錄僉答下卷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黃台吉列傳

黃台吉，俺荅長子也。嘉靖中，索馬市雲中，雲中弗許。計窮無所獲，迺提精兵走薊遼，而獨石、古北、潮河之間，肅然苦兵矣。又佯言我積怨於三衛，必欲報之，制置使何棟知虜詐，弗可信，請備邊日益嚴。是時胡中名黃台吉爲辛愛，日引安灘把都兒克失炭等，略伯彥帖忽思，因以所略馬牛羊闕匿深山中，先是以命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四

十一

三

陳打罕與黃台吉合兵，略朵顏把卜亥馬牛羊得羊。迺復謀我薊門，假以取妻朵顏故得久逐，潮河水草頃之移壁長水海，白廟兒有吞噬三衛之志。自是上谷以東，漁陽以西，胡馬充塞道路矣。黃台吉益縱兵，幽略朵顏都指揮哈哈赤馬牛羊及車輛過半，意在脇三衛以自歸。然後連衛而圖，我可知也。制置使使通事人焦萬福齎檄哈哈赤示三衛，毋得陰與虜合。以中虜計，而哈哈赤先已殺黃達子三人，捕打賴一人，迺遣其子鐵庫以便與，膠致喜峰口，請獻見關吏。關吏驗問打賴，故酋長鐵卜囊部夷也。鐵卜囊方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四

十二

三

大會把都兒辛愛及輕生台吉、小夫台吉、薛蘭勞都台吉、阿素台吉、阿都罕台吉、莽古台吉等二萬人，並休舍討來灣幹兒期走塞上，許欲幽略我繒布。我塞上烽火連月不息，賴哈赤力得解免。上從兵尚書議，賜哈赤赤金頂大帽、大紅膝襪、獅子紵絲衣一襲，表裏四之。鐵庫衣幣皆有差，把卜亥亦給段繒布帛及米鹽牛犂輜重。今復業，是後趙小豚新從胡中來，言把都兒在商都趨窮廬，各殺羊五頭爲脯，欲略黃台吉因走京東。當是時，安灘亦欲走大西邊，阿牙台吉則又欲從古北口走京師大橋，皆有萌芽。爲伯思哈兒覺，具以其狀來告。居有頃，黃台吉把都兒又徵套虜往河東，與大酋俺荅虎麻哈喇把兔會兵。謀欲分道而馳，並危我京東。以京東美水草，故也。已復自恃合小王子打來孫之盛，又欲略京南，獨畏漢兵強，恐其鋒難當，乃詐言吾欲走遼陽，彼得從古北口起出我師所不意，而哈哈赤頗忠漢，以爲其計果行，則京以東京以南寧得晏然已乎。亟使使者徵告漢得蚤自圖之。已引衆三萬人逐水草至青山，欲南馳直趨渡口。我伏兵四面起，黃台吉遁走。休舍大青山，插漢腦兒會伯顏打來避辛愛，亦潛移薊鎮石塘。

輒制置使劉燾恐辛愛且至薊門徵兵以待之已迺
檄告三衛有能捕斬俺答黃台吉者不惜萬金賞是
辛黃台吉女額卜察額卜指與黃勇通勇本漢人亡
抵虜營易其名曰失兒克事覺復亡歸漢居何
莊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黃台吉起自捕漢腦兒把
都兒起自火郎不喇酥並治兵黑漢腦兒圖我薊門
迤西適安灘病弗可行獨把都兒往影克營祭旂纛
因徵安灘吉囊兵欲寇鈔我水冲而黃台吉則引擺
腰兀領打兒從他不盡馳龍門金家庄及銀寧外邊
大同灰河殷殷勿之絕給諫歐陽一敬迺上書大都

武功錄

三

蒙古列傳卷四

慮東虜與北虜合急在山西寧鴈其九月兵尚書郭
乾著爲令今有能捕斬辛愛把都兒者予五百金還
其秩三級是時俺答寇山西土蠻寇永平獨黃台吉
還上谷外邊按兵不動以致我師有顧此失彼之虞
於是南山黃花古北告倣矣其十月黃台吉引千餘
騎索伯顏打來伯顏打來實與黃台吉講好者特託
言爲響故以示塞上或無疑其二年四月辛愛偕把
都兒詣伯彥奴兒修城其後一年爲庚午正月俺答
貪左衛美水草欲阻漢人耕種迺走振升城號召把
都兒永邵卜及諸奴埃落土蠻阿兒都司擺腰兀領

倫台吉攻雲中黃台吉攻上谷洗馬林已徵坤的里
罕坤的里罕以馬瘦止欲攻獨石永寧是時俺答今
諸虜人治羊一頭馬二驢下資者入治馬三驢並詣
雲中上谷於是上谷臺御史王達雲中臺御史方達
時各以狀聞其三月辛愛把都兒只昂復馳捕漢腦
兒迺欲自上谷雲中至老營堡行鈔略給諫溫純以
爲捕漢腦兒在白灘三間從此窺上谷則永寧四海
泊爲急窺薊門則黃花鎮石塘嶺古北口墻于嶺爲
急且土蠻方倔強有如一曰從太平以東窺左足而
應虜爲之奈何其八月諸虜各聚兵黃台吉則腰帶
武功錄

蒙古列傳卷四

四

蒙古列傳卷四

山把都兒則捕漢腦兒土蠻則搶刺母林蓋未嘗須
史忘古北洪蔚冷口間也居頃之辛愛把都兒安灘
東走土蠻期九月寇鈔我獨石黃花鎮因壁商都大
古城於是虜酋傳箭來告而御史傳孟春請於上
事下戎部以何俺答果引其衆東行道達黃台吉言
欲先蹂踐我近邊田禾黃台吉恐兵力不足言不可
於是俺答怒東走大白海子而黃台吉亦北走各別
去其十月黃台吉兀領擺腰乘俺答西行索降入擺
衆馳弘賜堡掘牆而入直薄鎮城旦日羣虜並走東
塘坡古城砲鳴震天是夜至許家庄漏盡鷄鳴矣環

鎮城而居者倉卒不自意虜至多被殺略於是臺御史方逢時遲日出登東城樓望見虜益逼城下計畫無所復之亟遣通事人龔喜土忽智曉譬黃台吉趨歸降黃台吉始信之俄而復疑適質喜遣腦木兒偕土忽智謁逢時所說甚秘弗得聞已偏腦木兒牛酒及紅改機一純遣歸黃台吉志在洪州弗聽竟走高山站副總戎麻錦欲援之逢時止弗往賴雲中副總戎劉國慶戰許家庄多所斬獲我軍大率滅五人時制置使王崇吉遣總戎趙奇馳燕山頭擊破之斬首五級虜騎盡東南馳而偏將軍胡鎮馬孔英復追亡

武功錄

二、黃台吉別傳卷四

五

四九

斬首九級會總戎馬芳亦目井坪來邀戰虜見我師勇氣益熾逗遛不欲前先是黃台吉所歷馬舖牛家堡七十餘所殺略男婦凡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凡二千餘頭糗糒凡一萬二千餘石焚室廬凡五百餘所且以代府墳墓所處亦焚其殿一座何皇它問乎於是御史姚繼可劾奏諸備守者罪有差其十一月俺答偕黃台吉執趙全等塞上請歸把漢那吉語在俺答傳其五年正月漢使李寧過黃台吉開窮廬哭涕聲不絕以雲中所殺虜多故也其二月俺答益威得孫之惠強黃台吉把都兒委質而臣事漢御史劉

良弼上書言黃把二酋祇爲父兄所強終非本意而況往來者惟侯天祿及二三中國公命之徒兩相傳說皆一切欺謾語弗可信是月黃台吉諸酋婦索邊賞以厭制置使王從古讓書再發率黃酋如漢約不然者漢第以一偏將軍收其部曲殺其妻孥而黃酋自此悔禍其五月漢授黃台吉都督同知歲以二月入貢先是二月將盡聽四月得復舉是月黃台吉遁從俺答並入貢始漢使鄒沂王勳齎勅書及蟒龍獅子衣表裏至得勝堡會黃台吉感於熱衷五乘言言制置使王崇吉計欲誘而執之猶豫不迎

武功錄

二、黃台吉別傳卷四

六

四七

詔僅遣其二子至於是從古致書俺答俺答詰問益急其七月黃台吉貪漢市物適自大東三衛克吳夷婦帳西來帥其妻若子并指揮使擺腰正千戶兀慎赴新平市漢亦賞資如它市黃酋遁叩頭者四稱謝不容口已遁求續市市馬凡四百疋是時黃台吉獨後至市市閉馬以故未盡售然亦偶寬假之耳後它酋不得請以爲比黃台吉爲人夙悍警變許以常常以極酒發狂積過失雖俺答及昆都力哈爲父若叔猶率意而行必不能遵約束獨控弦萬餘輒多恣肆黃台吉反至不能制其死命也今關市下索屬夷酋

賞及欲徙熟夷至再三四殊不類阿父得勝市清晏
要皆諸部夷過也其八月史大史二諸部夷盜黃台
吉馬牛羊黃台吉遣夷使亞都善同打兒漢請于崇
古大畧自言業過聽日者言畏是歲屬免殊不利於
南適以成阻父叔父叔不入勦秋毫無我力也今加
以那吉來降自以爲且莫可幸無它虞何至今史夷
盜我馬牛羊羊乎願太師爲我畫便計有不如不還我
請以兵問諸塞上太師其勿督通之崇古惡黃台吉
詞傲至不恭且故以此恐懼我以爲我遂賞熟夷罪
我竟弗與於是議召其父若叔語之故然後張吾三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七

軍往正之黃台吉聞羞負且懼天誅遂退舍遠邊崇
古適遣通事人金奉告俺答各獨行出帳外微語奉
謂奉黃台吉數背約勢且再入入于太師幸爲我計
殺之我自無怨悔頃黃台吉亦使使者請其世叔昆
都力哈願與父同力索熟夷父若叔皆不答黃台吉
於是度勢孤乃作爲行獵獵旁近塞以誦我竟何如
狀崇古既聞黃台吉悔禍且近塞乃微告總戎趙苛
亦佯示不知故狀擊牛酒飲黃台吉黃台吉中酒果
大喜以爲久負中國恩罪當死顧非我一人所私
行實以父命故屢入塞然亦未敢深入屢入屢被折

此太師所深知自今永爲藩臣世保漢寨有如吾言
弗可信請以天日臨之崇古幸許諾是後益忤其父
父居恒偏愛後妻及那吉絕與黃台吉不相能自那
吉還黃台吉心愈疑疑父與叔并皆圖危已也頃之
與小酋擺腰有一日之怨輒棄妻子走市門曰與其
居胡中爲此屬所魚肉孰若借居漢寨上沾聖化
哉叩關副使申佐相鄉關下曉譬者竟日而其妻若
子則又皆環泣扶掖始解免歸其十一月黃台吉齎
眞夷彰克及昆筆寫氣景四等八人書二紙至新平
堡謁崇古屬使者先視以一書書覽而太師不色怒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八

然後次第出則一以請謝前過一以請初及市
馬牛羊及索米鹽蓋爲歲事所迫也崇古得書果大
怒以爲昆筆寫氣本我漢人名王繼祿襲黃台吉所
致書侮侮皆出此曹乎今一切謝絕毋令復入塞請
夷皆俯伏叩頭請乞極悲哀於是許給勅賞時冬
至會順義王與那吉亦使使者七人索水泉市市諸
賊夷并索番經崇古於是設龍亭丹墀率使者從
諸將吏後叩頭山呼萬歲行慶賀禮使觀漢官威儀
類如此已頒明年大統曆俺答黃台吉各一冊黃封
遣之去以何制置使趙總戎趙苛召史大史二總諸

郝夷以竊馬說罪。從漢使至塞上與黃台吉講和。黃台吉故納史二女。當勿相構隙。已許黃台吉。赴新平與民市牛。羊以百數。彼以羊一。得我布可二疋。牛一。得我布貨可二金。大都我所出布疋。不過二錢而止。而彼牛羊至漢漢固已倍屨之矣。是月復立新平市。以俺黃臨市。往往憤沮。大事故也。其十二月黃台吉部夷四人。至西界臺。臺軍桑六馬文寶。食以火酒麵餅。乘醉飽睡。遂以已布襖易其皮襖。四夷幸從醉中覺起。舞殺傷兩人而去。頃之黃台吉使小酋長猛噐綽賴走洗馬林邊索降人。備守李三極弗與。因

武功錄

《蒙古列傳卷末

九

下

犒以牛酒。酒酣大醉。以爲此特故爲無降者。以欺我。我不聽。我惟執董威所牧馬六匹。欲以爲質。是時夷人肯只貴行獵洗馬林。酋我馬二匹。已又從鎮河臺入。酋我馬六匹。我亦執其夷酋曹通事娃娃二人。於是蒙古遣通事人安天爵。簿責黃台吉。黃台吉亟遣他不害。還所酋馬。而漢亦出曹通事娃娃屬黃台吉。當以夷法。自是之後。漢歲令俺答及昆都九哈。黃台吉每邊口各立夷兵二十人。而以兩酋長掌之。給以信牌二面。皆與食漢官。歲時巡徼邊口。有盜邊及無故走墩臺求索者。皆執以告虜王。虜王請論如法其

六年二月黃台吉比妓誘車夷。哈不當革固穹廬數十走密雲。連黃台吉東住。酋婦凡四人。其一爲哈不當女。一爲克莫女。一爲朵顏阿太女。一爲史二女。其四月各酋婦皆過龍門。所請月賞。語在史車傳是月。黃台吉新與察罕兒構隙。已又與多羅土蠻爭。夷婦然以俺答迫竟入。貢是年賜黃台吉八表裏生絹二純紵絲衣一襲。綿布八疋。其八月黃台吉遣其酋長阿的庫恰王把總等赴新平市。是時扯力貝及擺腰兀慎與黃台吉有深怨。請以七月分市守口。倥然復給。勅書以勵之者殷矣。其九月黃台吉部夷巴

武功錄

《蒙古列傳卷末

十

下

很首領哥謨通事人土寬等五人爲西番襲殺之。海上。有免使使者追問實以誤殺。亡乞賜。於是罰馬以贖。必者命是後黃台吉勢益窘困。其馬牛羊及部落多爲扯力貝所殺略。其冬日諸部曲猶恃行獵以爲生。恐春至益束手無策。曩時黃台吉諸部獨單弱。貧甚。上者牽牛羊走邊口。牛一。易我米豆石餘。羊一。易我雞根數斗。下者則以柴鹽鹽數斗。不至米豆一二斗。柴石不至米一二升而已。又下者則以皮張馬尾。甚至解所衣皮衣接食。食亦不及夕。安問朝乎。皆相怨嗟。嗟以爲居恒搶略。頗有餘今以畜易食。猶至禁

我。我胡爲者。於是崇古議賞及親屬而小市益得列矣。居亡何往來者皆言黃台吉奔歸察罕兒崇古常私度黃台吉。此不過以異時怨父若子姪故窮而來歸我。我不內。今始言奔東虜以要我。我遂以檄諭順義王。庶假我以解禍。勢不久當且復合。頃之黃台吉妻果使使者詣崇古所。言黃台吉勢窮。幾自盡。請爲阿夫釋憾於其父。崇古亦以書徵告俺答。當和合子侄。毋相乘戾。以永貢市。已傳諭黃台吉。黃台吉即詣俺答。漸與俺答合。卒如崇古所仕。其應變如神。類如此。其十月黃台吉遣夷使請僧欲傳經建齋。是時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一

黃台吉春秋已逾五十。豈悔心漸萌乎。其明年則爲上之元年矣。其三月我通事人歐陽清馳黃台吉所。黃台吉具爲清言。察罕兒花旦計欲寇遼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則又言黃台吉與察罕兒聚兵。於是制置使劉應節御史陳文燧及給諫張書皆以爲此黃台吉言不足憑。大都恐陽爲傳報以要私好。而陰實有它腸耳。其六月黃台吉以馬從俺答入貢。已令其妾及子赴新平市。迺大言言吾自欲寇西番也。是後黃台吉求復市。守口堡給諫蔡汝賢奏安攘大計。書多。故弗載。其十一月御史孫錦上書。陳八邊計以

爲黃把之乍順下逆。皆俺酋明委之。以買我厚利。使我不得干彼。而懷戒備。則必厚施子。此以爲鑄錢地耳。其二年五月黃台吉妻五蘭比妓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貢。其三年五月黃台吉偕青把都聚兵獨石外邊。語在青把都傳。其六月黃台吉妻兀慎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青把都扯力民及擺腰兀慎赴新平守口市。其四年六月黃台吉同妻威兀慎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貢。其十二月俺答大會黃台吉。驗問打刺明安諸賊夷語在俺答傳。其五年五月同妻威兀慎比妓及兀慎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二

擺腰赴新平守口市。其八月黃台吉入貢。其又八月雲中告倣制。置使方逢時遣襲喜持箭。今解圍徒知黃台吉盛壯時不意今已衰竭。且多病。幾至不可支矣。其六年五月黃台吉入貢。或稱都督同知或稱龍虎將軍。蓋無常云。其七月黃台吉同妻松木兒比妓赴新平市。其七年八月黃台吉入貢。其九月青把都大會黃台吉。欲連衛三衛寇遼陽。其八年九年黃台吉皆以五月貢市如故。是年部夷長麻兒及不彥台吉索重賞。以厭其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歿。其十年正月黃台吉使使者速兒庫首領告計于漢頃

之順義土妻三娘子遣土骨赤計龍以王喪未發請寬假貢期是時制置使方逢時度黃台吉必請嗣於漢有如後我貢事則我得以阻彼封爵乃許之居亡何黃台吉遂以三月朔先入貢前是諸貢虜皆以深秋然後次第至於是黃酋志在得封可知矣上幸有詔詔加黃台吉大紅白纓紵綵衣一襲其八月俺答美其十月黃台吉遂與父妾三娘子婚其十二月襁兒都司吉能永邵卜大成哈喇懷昆都力哈反言黃台吉等七十九人遣夷使宰牙氣等齎番文請以都龍鐵木兒黃台吉嗣頃之黃台吉亦遣南答素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三

十一

等自言爲王嫡長子當襲順義王指揮同知男扯力克台吉當襲龍虎將軍順義王大娘子且當賞是役也夷使後先至者凡四百餘人制置使鄭洛撫賞悉如法於是人人各極其欲而去其十一年正月臺御史賈應元以轉遷去會朝來貢填雲中辛應乾填晉而來貢則新到官管事乃召按察使梅友松參政使鄧林喬副觀察使劉思中總戎郭琥副總戎麻貴議應乾則召備兵使張惟誠邢玠總戎王國勳副總戎陶世臣議議皆如黃台吉請初黃台吉貪鄙宜姪常奪諸夷婦二十餘口後至以百數久之以不能養贍

故往往縱其走各邊需索衣食費以致外奔胡中口語殊藉藉曰俺答物故黃台吉始貪封爵益悔禍於是指天日戒酒而屏婢妾百餘人子子姓且莫悲詞以求封豈不欲佩金印懸兩肘得恣無涯之欲而不知耄期已至歟亦及之矣其二月黃台吉大會西部襁兒都司東部哈喇懷等龍門口龍門口益鬼毛河邊也於是三娘子治具而屬酋長擺言速戶等三入祭酒乃徵靈於皇上帝今已開漢太師議議予黃台吉嗣王位既嗣之後凡一切貢市悉方先王父故事敢議約及不如約者請以天帝擊之是月襁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四

十二

兒都司復帥諸部遣夷使南木答刺首領等九十九人番書再至先是王傳答而亦官及諸酋長光龍甚黃台吉都夷於是請以爲比并請答妻大娘子欽賞與哈屯哈屯卽三娘子也是時黃台吉生母矮克哈屯與俺答頗失歡以故未請賞頃大娘子死俺答亦死洛以爲諸夷所請皆是獨言諸部夷官不可蓋答以始王不得不予諸酋長以漢秩今豈可相提而論乎乃破羣議以請事下禮尚書及兵尚書問狀後上竟從其議以黃台吉襲順義王賜大紅白纓紵綵衣一襲表裏八之援扯力克龍虎將軍時十六日

也其四月制置使洛齋將馬○時師國勳傳諭黃台
吉赴邊迎 詔其五月黃台去帥酋長南答素等三
百餘人待命殺胡堡當是時黃台吉亦新更名名爲
乞慶哈矣先期偏將軍潘忠朱翰任秉公詣公館供
張甚都進南答素等庭中演禮旦日大張旂鼓聲
震天應時等乃齋 詔書從免毛河口出邊於是乞
慶哈扯力克至榆樹灣酋長蘇木兒及儻不浪等五
百餘人至黑河去巢近者百餘里遠者二百里郊迎
既望見 詔書輒俯伏叩頭者四前導至壇場演禮
如初越三日晨起乞慶哈俯伏墀下叩頭漢使宣讀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一五

七

詔書乞慶哈及諸酋俯伏叩頭已夷首反言恰扯布
及三娘子次第並進 恩是日乞慶哈擊牛瀉犒漢
使遂與東西諸酋長切慶黃台吉等爲長夜之飲驛
甚黃台吉自誓感漢恩重當舉瀉拋天願永永爲保
塞臣毋窮其六月黃台吉遣酋長宰牙氣等一百四
十八人送奉馬九匹及表文一通稱謝洛隨遣副總
戎潘忠代進幸賜黃台吉及哈屯金幣有差其七月
黃台吉入 貢然弗稱乞慶哈者還 勅書所載耳
是年以家難永平至十二月然後諸酋赴得勝水泉
市而黃酋之婦曰大威元愼且沁比妓亦與焉其十

二年正月五蘭比妓部夷小色等奪我通事人劉天
祿馬一匹五蘭比妓故黃台吉妻也後聞乃罰小色
馬二騎牛一頭羊七頭其十三年二月威元愼比妓
部夷啞都赤等盜葛哈堡邊奪我軍盔甲我軍追亡
得生口擢言而大威元愼亦黃台吉妻也適罰牛十
八頭以請除罪其四月哈不慎犯雲州挾我市賞我
兵追逐旋悔罪還所肉略於是乞慶哈爲謝罪賜金
幣以勞之語在哈不慎傳其七月乞慶哈遣不他失
禮入 貢而番僧答賴及閃坐巴刺麻三綠疊素刺
麻亦進馬與銅佛舍利子珊瑚海螺龜犀牛角白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六

七

黑犀牛尾白狐皮黑檀香漢藥各有數是月打賴台
吉部夷畢同盜右衛邊於是三娘子及打賴台吉罰
同馬三匹牛二頭驢一頭羊三頭其十一月五蘭比
妓部夷紅達漢盜我北界臺鐵砲一位行至鎮河臺
爲臺兵馬大山所逮膠致五蘭於是罰牛四頭羊六
頭其九月乞慶哈遣夷使請卜失兔馬賞語在卜失
兔傳是月夷酋小斯漢傷我通事人姚廷奈等三人
於紅崖小斯漢故乞慶哈之塔卜吉素倘不浪部夷
也於是三娘子罰馬牛羊稱所略其十二月順義王
乞慶哈死於大成娘子所其十四年三月龍虎將軍

扯力克及第五路台吉遣酋長阿刺兀等二十九人
比俺答事請諭祭詔從之五月臺御史胡來貢遣
遊擊將軍馬應時通事官龔喜齋勅書祭文及綵
段布降眞香悉如俺答禮於是三娘子扯力克遣酋
長扯布台實等二百餘人郊迎漢使者宣詔于乞
慶哈之靈諸夷皆望闕叩頭謝恩其六月三娘子
及其子扯力克姪五路台吉等遣酋長安太耳六常
戶首什等八十四人恭進表文一通白馬九匹稱
謝是年貢市皆三娘子及扯力克主之其十五年五
月遂以扯力克嗣而三娘子封爲忠順夫人先是
武功錄

武功錄

八書言訓傳卷

十七

三

乞慶哈沉涵酒色巨莫呻吟於床蓆之間蕩甚以故
三娘子擁精兵而索居西哨扯力克統部曲而僻居
東隅威令甚不行也頃三娘子益欲私其子應印而
扯力克又睥睨其中頗鞅鞅不相能諸部曲及板升
多有欲窺隙而起者殆非俺答沕時之景也乞慶哈
妻五妾一子十七女四又名孔昆的祿兒辛愛黃白
吉

謹曰

語曰如媚生患信哉乞慶哈始爲將軍已標悍雄諸
部又湯佚皆莫敢誰何已得嗣王封遂蒸父妾姪益

甚然不兩載而哈旋物故豈非好色必凶者乎又聞
三娘子與乞慶哈年相若甚姪始爲客妾時亦李矮
克哈屯之驕矮克卒鞅鞅而死適不得授我漢封哉
夫矮克哈屯故乞慶哈母也何適忘母大怨甚至散
其諸婦而又寵之宜其蚤死而不克王位也

武功錄

八書言訓傳卷

十八

三

不他失禮少赤星列傳

不他失禮僉答第七子也。始我指揮僉事秋隆慶末貢馬及鞍轡。上幸賜幣帛如禮答以三娘子所生故益寵愛之。令復進銀鞍轡。賜彩幣二表裡居二三年轉而爲指揮同知。上已卽位四年矣歲入貢時或缺鞍轡弗如故其後庚辰秋臺御史高文薦以不他失禮貢事積功勞比把漢那吉事加將軍名號以旌之。是年拜驃騎將軍久之僉答物故所遺山西大同諸市口屬不他失禮。少赤星倚見將遜而板升諸部屬大成比妓以故三娘子爭欲得大成比妓武功錄

不他失禮少赤星列傳

一九

三六

以爲不他失禮地竟弗可得。語在三娘子及扯力克傳居亡何黃台吉又死而王莽及兵符皆匿三娘子所。先是不他失禮與扯力克爭婚不相能日執鞅驃駝於其間而會三娘子聚處。扯力克爲王得稍解然後三娘子請加不他失禮勲階以慰藉其意是時驃騎將軍政掌西部兵大自威武也。上幸賜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於是與扯酋長子晃鬼台吉官並既相雄長矣時丁亥三月也其後庚寅從扯力克大寇我河西給諫徐鉉張應登計欲立不他失禮而大封諸部則扯酋聞而大懼可知矣後相率從川底東還

議迷寢其明年扯酋僉史事得復市而不他失禮亦轉還爲都督僉事矣。髮者旣不得如三娘子意人慮之彼迺執纛以從也。

少赤星僉答台吉第九子也而與不他失禮及倚兒將遜皆三娘子出以故僉答心絕愛之。丙子秋制置使方達賚請還副千戶是後黃台吉爲王而阿兄已爲指揮同知矣。三娘子不勝愛少子意日夜思欲爲少赤星地亡從乎而會癸未貢事旣畢法當賜諸酋一級於是黃台吉請比不他失禮願爲沙赤星增將軍階而制置使鄭洛如其請以聞還沙赤星爲指揮僉事而賜之以階曰明威將軍久之扯力克嗣王而與三娘子上書請爲三子增武弁爵而制置使鄭洛以爲沙赤星倚兒將遜皆庶支弗可許而况倚兒將遜久受我百戶秋乎迺獨進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翼之兄弟三人皆忠實亡他腸亦賢矣哉洮河之役曾執無反覆心卒之趨虜王東歸走川底者迺龍虎將軍走毛卜刺者迺明威將軍也。

武功錄

不他失禮少赤星列傳

二十

三六

讚曰

人亦就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三娘子旣已用貴顯而憐憐尤爲諸子計倘亦有市心

乎。觀兩將軍事。嘉其忠實。不然西行之日。夫豈不知我易王之說也。至不他失禮與。晁免並議。則三娘子志念又深遠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願扯酋母蹈覆轍戒之哉。戒之哉。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扯力克列傳

扯力克黃台吉長子也。始辛未。我指揮同知秩與其父市新平堡。明年遂與擺腰兀慎起。奔奈父部落。父以故深怒之。於是扯力克憚甚。迺吉闕史願與市守口堡。御史孫錦上書。大略以爲扯力克縱不能從父。獨不當從大父市得勝堡乎。然竟與擺腰兀慎得守口市矣。克爲人強而習於計。懾服群夷。控弦之士動以萬數。大父嘗心竊異之。是時識者已知異日結連東西虜。大爲邊患者。必此酋矣。居亡何。上新即位。諸貢夷丁丁奉約束。惟謹。自是之後。扯力克比赴守口市。亡他腸。丁丑冬。俺答西行。扯力克及把漢那吉擺腰與俱。後壬午冬。俺答死。黃台吉嗣。扯力克亦授龍虎將軍。初黃台吉請封時。說者謂與扯力克不和。且那吉爭講。板升勢必內生變。弗可許。制置使鄭洛以書言。頃者黃台吉爲扯力克請將軍。而扯力克又爲黃台吉請王。所爲父子不如此。皆往來者妄言。不足聽。竟予封。時癸未二月也。語在黃台吉傳。其明年三月。扯力克部夷瓦失戶盜我瓦窯口邊。罰牛羊如法。其五月。與三娘子爭大成比妓。大成即把漢那吉也。先是板升之衆及俺答所遺諸蒼頭盡屬大成。大

成兵馬雄諸部亡何不幸蚤物故三娘子遂欲收其妻以妻少子不他失禮果爾則我可因而得諸部落而我益強盛矣而主僭答事者會恰台吉頗不利於三娘子弗欲與迺日夜相仇殺語在三娘子傳會扯力克亦欲室之聞三娘子方使使者持羊酒禮往大成娘子所即陰與恰台吉謀謀以爲已地也於是不能他失禮引扯布等四百餘人往大板升進南恰台吉引衆馳後山休舍黃鵠見我于是日扯力克亦微走後山而爲酋長海大所窺具以告三娘子三娘子始知爲扯力克謀也蓋治兵是時恰台吉計欲捕不他武功錄

卷之六

廿三

失禮覺趨走三娘子營三娘子旦日即馳後山道僥答墳墓而以騎兵過山步卒悉止壁板升也三娘子既至則扯力克已於是月十一日四更時與大成比效合矣三娘子忿甚益欲相攻殺弗休也其明年冬黃台吉物故上幸賜祭葬視僂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匿王蒙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而扯力克從中睥睨益缺鞅與三娘子不相能其明年十月扯力克始入三娘子帳中掛弓矢合婚於是殺胡堡備守沈陳以其狀來聞其十月東虜麥力哥把兔以挾市不遂出鈔我

河西制置使邵光先條對欲革西行諸虜市賞因繩扯力克以法必流虜移帳東歸然後予王封鄭洛議以爲太羊善測人意我使者往娘子與扯會必奉行毋異言則是我示會以首榮而今之重輕損制駁之威增驕會之價非計也莫若俟諸酋舉嗣王之時尙與諸酋約約使使者宣諭便其明年二月光先果遣王志寶以檄諭三娘子及扯力克大略稱引僂答迎佛時諸酋皆奉約束毋擾邊今多羅土蠻之屬以仇瓦剌爲名遠流甘肅託言假道遂至公行尙略要挾開市若不及今徵還則大漠必不與市而封爵亦且武功錄

卷之六

廿四

沮壞後雖悔之將安及乎於是三娘子扯力克亦報以書其略曰吾家自兵鬼台吉及圪抽台吉克臬台吉多羅土蠻威靜阿拜台吉招力克台吉把兒誤台吉故任牧西海未嘗一闌人漢關也頃者友言黃台吉尙瓦剌黃毛亦報之怨以故我友言黃台吉深倍麥力良圪抽深爲孩子地來今所過或不免前縣道道里費檄到當即調還東還之日幸爲我諸酋比先王西行例令縣道得子米起段布也志實既居虜營五日而還其三月北虜樸兒都司吉能哈等二百八十

後申儆各故約約諸酋亦皆微寵於 皇天上
帝敬如約已齋夷使滿兀害儻不浪表文一通白馬
九匹 詔賜幣帛以酬之是月 上方赫然追奪始
事者如董世彥侯東萊邊吏益警服於是光先大會
臺御史曹子登上書大略言三娘子書言克臬台吉
死而胡中殆亦未暇詳聞乎此台吉逼我僧大實友
言黃台吉義子而親克臬子也是夜我僧大方大醉
夜半乘醉竊我馬牛羊殺我千夫長姚二我伏兵四
面起發流矢遂中台吉台吉死於是火落赤焚其骸
骨而去今胡中執我實殺台吉而漢亦執虜實先殺
武功錄

蒙古列傳

十一

四十五

我千夫長何不可者良以麥爾番文數至不一言及
我僧大事烏容辯此亦自知其彼以盜竊而死死固
當耳獨三娘子未知故安在其不書及之也至若建
城之說始自優僥客他固未有舉之者而况一經修
寺初則藉爲巡工以遷延繼則動扯苗禮佛之心皆
無一可者計惟有調遣耳當是時海上有丙兒之酋
阿拜之酋阿榜之酋把都兒之酋把爾谷之酋且且
之酋瓦刺他卜囊之酋撒溫之酋嘉峪關外有抄胡
兒之酋青把都兒之酋苦賽之酋把漢刺叭之酋矮
木素之酋阿機大之酋把都兒他卜囊之酋蟒連兒

他止囊之酋古羊我爾六之酋撒戶之酋俄脫罕台
吉之酋刺叭台吉之酋把禿台吉之酋牙奔阿卜害
之酋虎動台吉之酋哈壇把都兒之酋牙乞之酋
青山他卜能之酋威正他卜能之酋王把都兒之酋
歹成之酋肅州則有麥力良之酋捨刺乞炭之酋項
背相望梓鼓晝鳴而抄胡兒方以得西捷爲愉快政
欲移壁水塘於是光先發遊擊將軍王國柱備當路
塞卜失兔始馳鎮番昌寧湖外邊約耳若妻還奈而
使使者畫匠等徵部夷置鎮夷外邊矣光先見爲套
虜既解散益欲驅歹火二酋急而三月又盡塞外草
武功錄

蒙古列傳

十二

四十六

青夷使正可往來復遣通事官王志實師國勳戈陶
趙扯力克及三娘子徵書其四月志實等自胡中還
順義王書大略與前者三娘子同盛稱麥力良之還
皆我使者驍克稷兒六把兒漢首領把不盡等七八
力也今獨有歹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在河西今業
已遣擺言答兒巴石台賴巴石黃鵠兒恰虎倫恰首
領討討奈恰虎充賴打兒漢首領召兒合首領俺得
賴巴石株弄害首領朝木打漢設藍漢首領等二十
餘人往虜俗以不報先仇爲耻是時扯力克與三娘
子新聚應歡甚而俺答所遺精兵又盡歸部下竊恐

志驕意滿勢且並頃瓦刺矣曩者遣使必欲假內道則非中心奉漢約可知此不過欲得封急而姑以此應接我其狙詐類如此其六月御史孫愈賢後先條對大都慮扯苗有父風襲封之後必率諸部以鬻瓦刺請邊備甚具書多不載其明年夏罕哈大會扯力克諸酋報瓦刺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皆勃勒神王矣其十二月扯力克果移壁多羅土蠻治兵欲西行道路或言由川底或言由甘州時兵鬼台吉適物故扯力克益恐部落失主爲他酋所收遂夾策往以表割屬酋長土骨赤以六月入貢且令其得監市場每

武功錄

八 扯力克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壞大事是日遣夷使搭布等請於制置使鄭洛書詞以永舍布矮力漢儻不浪犯而寧禊兒都司及威靜禿賴台吉犯甘肅爲愧恨以爲吾此行擇永舍布黑刺慎兩家諸酋長與俱必欲携還母徒苦河西邊將爲也兼以送番僧歸骸骨惟太師假我內道幸使使者偕往至撫賞悉請如故約幸甚洛屢以貢市成敗阻之不可因許外道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直欲走內道洛迺譙讓使者使者告以兵兇之急惟太師哀憐我幸許諾先是傳答西行我雲中上谷並遣使者往使者迺爲彼使令往來需索亡厭也以故洛不欲

我使偕往與虜王約我請數王至日當爲八月也先期吾爲若咨送譯者官二入至境上遲而不而欺也而爲我戒諸酋毋扒牆窺間毋盜竊馬牛羊我大漢之法重若等善自愛毋煩我邊吏刀鋸也有如我緣邊卒通虜及藉虜爲姦者我自請論如法王所請當爲王請得視故事行其明年五月扯力克舊妻滿官正娘子及把林安兔毛明暗段奈把都兒儻不浪老落賴恰五蘭比妓以馬貢其八月扯力克與三娘子一克黃台吉至寧夏外邊始俺答東還至賀蘭山然後走赤木口請市馬然一市不再市矣我乃稿從者

武功錄

八 扯力克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費凡九千四百有五兩頃扯力克以先年歸路爲來路即擁衆至平虜打磴口齋夷使討龍武天祥等一十五人書及馬一請備守使沙賜所請假道於寧夏莊浪吾等去巢之日久從行台吉比妓打兒漢等至一千五百人而撫賞散夷猶不與焉誠囊空請易馬至三千匹已送致馬一驛制置使梅友松請亦如之屬按察使戴光啓問狀於是大將軍下羽檄令比備平虜南防玉泉西守廣武而以備守使王文秀軍居中以扼赤木之口是時給諫胡汝寧上書本邊計討至多弗載而光啓及總戎張惟忠亦皆言虜王夫豈

不知俺答故未嘗曾假我寧夏道而又豈不知我關
吏之堅弗內也特度我漢人必畏虜騎蹂踐我內地
卽弗予我道則必予我重賂我可坐而購大利也此
爲計其狡何不召二三夷使問之我故知計龍天祥
先皆爲石州茂才博通文藝習往事第證以伊大父
西走故道及撫賞事縱不自愛奈成法何是日擊牛
酒大犒使者而退其七月杪順義王乞慶哈傳發自
長灘至銷金水乞慶哈卽扯力克也其八月自山後
行至把力大休舍去邊二百五十餘里矣曩者俺答
道由川底去我平虜邊千餘里而遠今扯力克送我

武功錄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近邊此左右必有以誘之者以爲已索實地於是草
御史姚繼可果遣備守使沙陽召計龍面折之因許
暫市馬三十匹他悉俟還日議計龍具以備守言告
虜王虜王曰吾來必欲多市馬然後濟吾事今且行
儼賀蘭山若毋妄言也是日虜王宿清泉去賀蘭
山百五十餘里漸近矣已移帳黃磧口而以一克黃
台吉至亂井所掘井汲水迺登亂馬弱卒詣鎮營於
是躬帥控弦之士待邊日講市市必欲比先王父法
先是俺答東還得市馬至五百八十四匹今虜王請
使者講求五十有六匹臺臣始計如故事已申之以

新約約虜王指天日以爲誓臺東還之日走川底不
得復假寧夏道而以索賞故擾邊此必王手自大書
而以王印印書封付我關吏爲王請市期約如是虜
王猶未饜也迺從蒲草泉道亦不口休舍長湖復使
武天祥來市中衛願得市馬九百四十匹已使夷使
視河南道會中流水深弗可渡告罷於是臺臣亦復
使使者讓順義王必如夷使言橫欲增市則豈惟市
不可得且請以大兵問王王奈何虜王於是懼而聽
命始唯唯請罪惟太師所約其九月講撫賞自初九
至十六始定於是開廠中衛而以副總戎呼拜爲一

武功錄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軍軍廠東遊擊石松爲一軍軍廠西副總戎解一清
及參將趙龍備守土文秀爲一軍軍大邊以備東西
聲援是時東虜明暗台吉猶住牧平虜迤北迺遣備
守朱綬爲一軍軍石空寺遊擊熊國臣爲一軍軍集
團堡王泉營備守劉弘業爲一軍軍大壩堡而以十
九日入中衛市市馬凡五百五十匹及鎮城馬三千
果如俺答數已送我塞吏馬九匹已求鑄佛市馬凡
五匹我市本借清水中衛平虜備市河套山後諸酋
金費亡慮八千一百八十金有奇已請開民市市米
穀爲道里費不至一日市馬驢牛羊凡五百八十二

頭稅凡二十五兩四錢有奇。我僅繳賞者三費凡六百三十餘金。視曩時儉吝費。自大損損千餘金。顧弗遵漢約束。甚至大言欲鈔我近郊。危我將吏。以疑懼我塞吏。我塞吏一折於平虜。再折於赤木口。三折於中偷。誰謂而土室之人。疆者而往來者。直迺言曰。前哨之在甘州。猶劫掠我居民。挾犒勞。以致城門微戒。道路不通。虜王至。又當如何哉。其二十八日。虜王出寧夏外邊。自營盤水傳發。旦日休舍松山。驛於是御史崔景榮言。虜雖聲爲報仇。然志在搶奪。况鞍馬射獵。習以爲性。泉甘草美。所至爲家。有如貪西海。久不

武功錄

卷之九

三十三

還則東套諸酋。且莫託名。我爲視王于來。由此胡馬結轍於道邊。更何以待之。迺籌邊事。至悉語在邸狀。其明年正月。扯力克至甘州。縱諸部公行。黑松古浪間。挾平西事。爲奇貨。陽以泰山自視。而陰濟其貪。某不自知。彼於我漢。漢亡當也。其二月。臨洮地震。有聲。其三月。固原地震。其四月。天鼓鳴。是月。扯力克達郵。使轉馬。價金十萬。奪之而去。其五月。扯力克擁衆屯河西。不出口。臺御史趙可懷以狀聞。是月。順義王益留意松潘多茂竹。遣夷使七人渡黃河。以下居。已遣大城灣上窩馳八付。言欲索西番。而付以篆字圖。

書於是作兒蛙以禮遇之。而去其六月。順義王携家室。馳沙果川。休舍仰華寺。已請火落赤計事。是時。扯力克益荒淫於酒色。毋厭。迺簡控弦之士三千人。治皮袋。從綽遜口渡河。而會仰華族。恩落龍刺麻力阻之。弗可。又調番水夫五十人。皆携皮袋。渡兵馬。而南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東略。保安撒刺河州。馬家灘。此實襲達台失爲之引導也。而給諫張貞觀。張應登。及臺御史李楨。御史李本固。皆後先上邊事備。龍蜀書多不載。其七月。扯力克在甘肅。使真相火落赤。失免等。公行劫略。大肆殺戮。曩所稱送佛及仇。瓦剌武功錄。卷之九。三十四。言韋。

平西寧皆嬖言以欺人耳。主計者議欲絕市賞。是時火落赤。日往來扯酋帳中。已大寇我洮河。蓋志在建寺。捏工川。以內固其窟穴。而藉扯力克聚西川。以外樹其黨與。於是扯力克亦至小鹽池。迺先遣三騎。詣火落赤。御史崔景榮以爲扯力克主謀。良是。而給諫薛三才亦請致書虜王。令瓦火二酋獻逆。得除罪。居亡何。火落赤以輕騎渡河。迎扯酋。扯酋欲養刺川。迺爲火落赤所左。竟引扯酋之衆萬餘。並馳捏工川。以搜諸番族。於是制置使梅友松。大舍臺御史趙可懷。急使使者李文學。奉書讓虜王。虜王亦報以書。書詞。

多支蔓天不敬其八月制置使蕭大章會臺御史王基召虜王諸酋長聲其背德之罪欲停市賞而御史黃卷請兵之居有頃順義王使吏使齋令前詣關吏吾欲略回子不可得去略番子又不可得皆闕匿不知何所也今吾兵馬十萬窘困甚幸多予我蟒段金銀然後請罷兵不然者我直從臨洮鞏昌鈔至洮州始出邊自是之後火落赤果九合真相台吉克失永邵卜聲稱順義王引所部紅台吉黃台吉白家孛昆都力歹成拜言着力鬼正哈明愛台吉萬餘騎馳大山口我總巡王好武提兵備禦哈喇耳記山虜果衝武功錄

《杜力克刺傳》

三十五

第四十

鋒至我師生獲一嘍一人奪胡馬一十二匹夷器二駝虜廂直擣老鴉船板槐樹諸關公行劫略略至西爾喬家岔沙麻關千戶王官慶戰中流矢死是時總戎劉承嗣居景古城僉事郭宗賢居臨洮聞倣即日馳河州會真宿和政驛而遊擊孟孝臣兵亦至虜廂搶至陟石關巴恩關而以五百餘騎衝和政驛南門承嗣帥衆發火砲斬獲首級及夷馬二匹亡何逆擊李芳副總戎原進學兵適至皆止壁安陽山接戰破之斬首虜八級奪獲馬牛羊一千一百九十有奇生獲五人我兵亡八人馬一匹已承嗣兵挑戰斬首二

級先是諸小虜多

《不冠紵帽》

託爲漢人飾以劫

略我村落村落始不知其爲虜及持刀捕人人廼知其爲虜也已虜復走定蕪驛環洮河數百里殺略益甚我男婦死者凡三百一十八人酋者凡四百一十九人馬牛羊凡一萬八百有六頭蹂躪田禾凡一百五十頃室廬燒燬者凡一百三十二所已虜復大圍我景古城城中十餘日不得水窘困甚虜廂微使諸零騎黑夜渡洮河以出漢不意漢惟知虜老營方接戰頗無疑意以故諸零虜得脫身走臨洮臨洮守岳惟華政乘城堅壁以自固虜始走狄道及臨洮衛渭源武功錄

《杜力克刺傳》

三十六

四十五

縣於是殺狄道男婦二十三人傷三十二人酋二十一人馬牛羊八百二十有五頭蹂躪田禾三十一頃殺臨洮男婦一十人酋亦如之馬牛羊二百四十有六頭殺渭源男婦一百二十九人酋七十九人馬牛羊一萬七百四十七頭燒燬室廬二百五十有七所我師斬首捕虜於景古城不至八級於河州營不至六級於臨洮府不至十二級奪獲馬不至八匹承嗣於是憤胡虜爲計甚狡也亟遣子總劉子都一軍爲前哨孟孝忠一軍爲先鋒躬自引李芳兵趨峰窩寺以逐零虜子都獨不幸跳驅忽下溝爲虜所衝突陣

亡。而軍士死者亦一十三人。我師不過奪獲馬六匹而已。諸零騎復明目張膽，從秦驤節子關而走。盡渡河，還尋古城老營。於是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引兵備郭麻灘，而承嗣及參將鄧鳳皆壁墩臺山。會天大雨，雨以六日不息也。我師止壁山上，苦爲風雨所飄搖，火器鏽澁，弓矢膠弛，虜方散居民室，得火食，醉飽而喜，揚揚甚自得也。居有頃，雨止。我師移壁朱家山，風迺引兵爲首營。孝臣爲二營，承嗣爲三營，營各二千餘人。去虜可半里，虜適佯使使者馳鳳營，請和。鳳卽引虜使偕孝臣有光詣承嗣營，曰：「此故火落赤使也。」

武功錄

卷之九

三

李

請歸我人口。嗣喜，遂携虜使前，虜使果前。諸虜忽拔甲兵上馬，衝鋒而來。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二級。虜於是復下馬步衝，衝入遊擊李芳營。芳年七十餘，猶急奔以示矍鑠，奔未至數步，墜馬死。而承嗣盛甲，亦中四矢，適有天幸得免。而裨將裴勲、李光顯用火砲從中起擊虜，虜始走。適一死虜仆地，我師取其首級以告。它於郭麻灘斬首五級，餘虜悉棄勝出麻灘口。當是時，道路或言虜欲從洮州出，或言虜欲奪河州茶物，而以死攻城，或言虜畏諸關高厚，而欲從故道竄哈刺耳記山出境。漢兵於是四面走頃之。御史崔景

榮按陣亡諸兵將遊擊死者，則李芳、千總則劉子都、賀守義、何天衢、李國瑞、李如玉、魏承勳、王官、及兵士凡二百四十六人，重輕傷者凡三百二十有七人。馬凡九百二十四匹，盛申凡一百九十有奇。始虜騎衝我大山口，雖崎嶇然，實洮河界。迺走洮岷，便道也。賴裨將敏祿戰疾力，而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又南守重臺山。土官楊受、楊珠、楊奎名及土舍答四列咂族族長並引兵三千餘人伏郭麻灘，安籠以故虜得不入大山口。至是，部使者列其功罪以請。事下戎部，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罷扯力克市賞，必有如擒斬火落

武功錄

卷之九

三

王

赤來獻。然後得議復。先是扯力克以書致賓兔妻大娘子，已又與卜失兔約，約皆欲母與漢講好。語在卜失兔傳。以故廷議獨薄責順義王。上於是詔曰：「扯力克襲授封號，款貢多年，却於西鎮生事，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停革市賞。是月罷制，遣使梅友松特欲遣大臣經略宣大山、陝七鎮，已從吏尚書呂屬鄭洛兼制之。是後給諫張希皋、侯先春亦上邊計至悉。語在邸狀。其九月給諫張棟、御史周孔教、趙勛奏其事，大都言洮岷之間爲虜所鹵殺者衆也。臺御史李廷儀於是深辯其事。書多皆不載。」

是月，扯力克遣插兒蟒房達鈔我阿孛寨，遣二百餘人馳殺路塘，赴鹿驪路，而西番急使三人騎馬走鳳凰，召還圓欄，藩囉商巴石背諸土達，然臨河去松濟草茂道平，蓋輕騎，可八日至也。松濟自嘉靖十一年北虜入寇以來，幸無虜患，於是蜀臺御史李尚恩請備虜，項給諫張應登御史牛應元亦以書至，事皆下戎部。大都以蜀登臆臘之山，而莽捏在望，虜乘莽捏之地，而蜀番震驚，勢不得不備松濟急也。其十月，扯力克還海上，與三娘子並致書制置使鄭洛所，益凜凜於上威武，兼以洛奉新命，提大兵至塞，以武功錄。

太社方元列傳

三九一

六七

亟故欲東歸以緩須臾，毋誅洛，迺具以實奏。上詔之曰：「朝廷既假卿便宜，一切制虜方略務要隨機措置，以保萬全，而給諫徐桓書則主於戰，書略言東還未可盡信，以曩時邊吏所上出邊，不過引其衆渡河已耳。今經略悉以屬洛，洛昔爲社酋，請封今肯革其封而討之乎？昔爲社酋假道，今肯追其往而逐之乎？命下之日，廷議竊必其主撫也。臣以爲虜誠一日斬二酋頭傳塞下，請死罪，即撫之，何不可者？顧恐如西寧故事，陽責其叛盟，而陰厚其撫賞，而徒執一二小醜飾降表以愚我此臣之所大懼也。臣之愚計。」

獨以爲莫若革其封，離其黨，孤其勢，而益其敵，何也？三娘子方使使者趨社酋東歸，社酋不從，心頗執執，怨望我邊吏，能從中陰款之，亟使使者立其愛子不他失禮，而諸部諸酋會長一日悉分封，如漢立五單于故事，且使自相仇仇，我可得高拱而視，孰成敗以收漁人之利，此一策也。臣聞虜每一入，必先傳箭約期，今誠募敢死士入虜營，密爲偵探，先期收保，不得恣爲圍略，俟虜圍自解，我然後出精銳之師，邀其情歸而擊之，此又一策也。書奏下戎部，先是俺答來也，由涼州之寧遠，永昌而西，及其還歸，則由莊浪之鎮羌武功錄。

八 勢克利傳

四十一

四一

而東今社酋則燒黃羊川邊，祚一克黃台吉，則折泗水堡水洞擁衆而入，非復在寧夏時聲言走鎮羌道故約也。御史崔景榮請欲虜從川底以還，而鄭洛亦嚴爲令，令虜毋得假內道，當是時莊浪則備鎮羌堡，黑松則備鐵櫃兒，涼州則備泗水堡，永昌則備水泉及寧遠甘州則備石硤口，此數道屢套虜得假之以僞倖而來，懼我伏兵起，不得久居中已僞答復假之，於是往來諸虜酋稱引以爲例，而不知彼皆奉我關吏約束，即搶掠未必無，然有則輒罰，罰即輒止，豈必如今日之甚者？於是諸關吏益堅閉以自固，其十一

月火落赤恐扯會果東歸勢孤遁數入帳中百計留扯會聲欲復犯洮河因寇松茂以堅扯會毋東還順之下失兔赤懼而請死罪其十一月副總戎原進學遣撤刺族番官韓恩及其孫韓亦速微出塞謁虜行至烏常溝逢虜擊破之扯力克之部死者董刺上巴恰泥巴失牙什僧牙囊必台失土巴恰凡五人他皆火落赤子婿語在火落赤傳其十二月宰僧馳他家溝追亡虜遊擊原進學誤以爲扯力克永邵上馳擺羊戎吉囊馳查兒臘爲欲復鈔我河州而來也洛以書劾奏之其明年正月扯力克悔爲火落赤所誣遁

武功錄

八 扯力克列傳

四二

四〇

殺衆時引導者遂遣夷使武天祥等送致我河州諸備虜者馬崇安滿業等凡三百餘人馬凡一百四十六匹盛甲及衣物亦各如數曰此故火落赤所害者惟太師幸才察要亦感於我欲易王之說也給諫張應登書以爲宜防其狡詐是月扯力克令大成姚吉先出口又三月扯力克及三娘子不他失禮把漢姚吉等請漢官護行洛迺給以白旗期初九日雞鳴而駕而以念日從扁都出邊於是漢亦遣通官韓大友張安等與俱已扯力克復遣葛賴首領等十餘人持番文請從肅州外邊道川底而歸顧許我得市馬千

餘匹以爲治裝費幸甚而不他失禮一失兔書亦如是時分守使張思忠分巡使朱正色督書使萬世德驗問使者實以馬牛羊羸弱畏甚且恐內關關吏不容緩行願優游塞外俟草長馬肥得還故巢便洛迺許諾虜會故多疑且詐始請鎮羌我固已許之矣而又以道狹請扁都我又許之洛唯唯恐後然虜王誠畏我議其後逗遛弗前而況虜王始來時自鐵櫃山假道走黃草灘低徊者半載迺至扁都於是居民之受禍者十家而七以故洛忻然從虜請其爲遠謀如此自是之後御史張應揚上書大都慮虜王東歸

武功錄

八 扯力克列傳

四三

四一

必有以復市賞請者臣愚以爲縱不能得火真來獻亦必獻我計龍武天祥如俺答獻趙全李自馨故事我迺因而開關以予市然後可事下兵尚書石星議以爲先世之約迎佛假道搶番啓釁皆有明禁今李聯芳之死豈非計龍武天祥爲禍首與有如一逆不擒終開關謝絕幸勿予此爲上策非然則寬其能悔罪弗佐逆黨且新從海上來姑與開市如故約約市額新增者皆一切報罷因若爲令令永無請增此爲中策至若執彼小醜以塞邊吏之請及橫肆虎狼而故干我邊吏場爲安邊而實以媚虜此爲下策然此

則非臣所敢與知也惟陛下才察其四月御史李
本固言虜王殊無意東歸今非託以馬瘦則言道險
此皆故以此緩我師俟秋高馬肥尚爲我塞上患苦
也於是葉夢熊劾奏洛不當用王志實計龍策數與
虜約臣以爲宜主戰大略欲斬虜王首與給諫王德
完同語在奏疏是月扯力克約諸部由東還而會火
落赤留之堅以爲王縱不爲我少留獨不能遣我諸
部落乎而扯力克終不能忘情於市賞況切盡妣吉
則又約虜王還套虜王勢且不能不還矣於是許留
諸部落以佐火酋遂決策東歸臺御史葉夢熊以書
武功錄

八 扯力克列傳

四十一

聞然扯力克亦既已移狼灣即野矣狼灣故甘肅絕
塞迺走川底道也去仰華寺可五百餘里是時狼灣
猶地寒草極遲虜馬半倒死殊自窘困虜王意欲假
請鎮羌自知背初約畏弗敢言迺使三娘子告急於
制置使鄭洛弗許其五月襖兒都司吉臺至扯力克
帳中欲及草青以圖瓦剌不然者吾等且引衆以還
扯力克竟以大札故馬死益恐爲天所殺僂迺與諸
酋誓自謂吾復不捨瓦剌也惟歸故套便按歸道走
川底者過肅州鎮夷堡其間三十里無邊垣我邊吏
備邊難獨爲嘉峪關關外道可無間走扁都口者則

過甘州行內地三百餘里甚爲我耕牧害走鎮羌者
此固經內道然界在莊浪邊隘不至一里許虜旋至
卽出蒲口幸亡恙顧沙磧我內地鮮耕牧易爲備而
虜則苦山險且水滑始迺使虜使請此道已變而
請扁都口又變而請川底此皆爲計甚狡而實則扁
都口也扁都地寬平虜逐牧便以故洛堅意不許虜
走扁都也其六月御史王有功上書略言西海之虜
自宣大延寧來而甘洮之害亦自宣大延寧貽也今
當借力於延寧借財於宣大今一歲所停市本不下
二十萬敢請以佐甘肅於是兵尙書石星覆其奏

武功錄

八 葉力克列傳

四十二

四十二

上從之詔曰扯酋西牧致逆虜擾邊朝廷念其罪惡
未著姑停市賞責令回巢如何展轉還延久戀西塞
顯是變詐難以姑息着經略宣諭本酋勒限驅逐如
過期不遵便絕貢章封行令大同山西各將吏出搗
勦不許再行支調於是雲中臺御史邢玠推擇宣大
山西勇敢士以佐戰陳而洛亦使使者趨虜酋以六
月之八日大出邊虜帳傳以漢太師幸許我過鎮羌
皆爲感德語獻血出誓言大略爲吾等不久必拔帳
而東顧紅帽兒失馬凡六百匹而扯力克方且追搜
馬駝出今卽不得奉漢太師約王至當卽旋旌敢背

大德幸爲我寬假其期其七月切盡妣吉部撤戶首領及白馬台吉及成沙計台吉過鎮羌邊而阿赤鬼卜失鬼宰僧我亦着亦休舍西古城皆言吾侯扯翁至出邊它亡意疆吏勿深疑也先是俺答東歸縣道傳欠與市賞及筵宴以勞之以答故未嘗犯我邊更旂鼓也洛惟恐扯力克不念彼洮河之役有死罪而桀請以爲比亟下令今延寧諸邊禁勿予其八月罕木台吉從寧遠堡出邊已大成比妓及酋長蟒兀舍倘不浪也辛倘不浪沙赤星等從永昌水泉兒毛卜刺出邊已順義王三娘子不他失禮明父台吉根鬼

武功錄

李元昊

四十五

四十六

台吉黃大台吉脫賴榜什折兒漢等驅馬牛從塔兒灣姚家寨走壓腰山復分爲兩道一道走紅山黃一道走月牙湖水泉兒並至毛卜刺其九月扯力克引衆從鎮羌驛出口於是邢玠以其狀請始上從制置使魏學曾議詔陝西四鎮修守事務不必會議而又言北虜款貢多年順逆不等未可一槩盡絕以故玠復以書言請命臣洛赴宣大議虜款也是時給諫李汝華以巡邊至上疏言邊情大都見順義王居黃草灘凡八月炒把居大黃山則以歲計追其所由來始不過請市牛羊而已後至馬市至撫賞爲都莊

浪之所山丹并峻之間歲費鉅萬而夷使李龍武天祥輩甚且乘傳而馳止舍郵亭此皆有傷國體而況虜王雖歸遺孽猶存誠不可不爲之圖也已又上疏劾邊吏以驍段賄賂賈鬼妻且言順義王出塞時我堡皆予虜酒食及駝牛羶鍋虜近殺我永昌軍沈剛等十一人略我居民十干等三人鎮番軍文貴等四人諸不法狀事下大司馬其九月制置使魏學曾尤恐扯翁始以老小諸牛畜東歸而陰或引精兵從川底走嘉峪關而西大會火酋或犯我甘肅皆不可知於是渡河移靖虜蘭州而給諫張棟亦上書言官洛烏

武功錄

李元昊

四十六

藏諸番兵以萬數故楊答二族所服屬我廼築堡以居之而又月廩食金五錢今皆不足以備緩急乃劾奏洛及閱視司丞周弘禱都御史梁問孟鍾化民上有詔調鍾化民居有頃吉囊移帳孤頭背里馬圈而引水泉兒失牛羊故益歸怨於關吏廼欲寇鈔我鎮岔武勝莊浪紅城子於是賔免妻徽遣使者以生其七月光祿卿曾克亨以巡邊至雲中聞扯力克調元慎土骨赤扯布廼上書欲寓戰於撫已又言扯恰兩酋爭板升事板升之衆以萬數皆我漢人不幸而爲僉各所酋後懷怨怒爭欲內附而以馬市方堅遣

史閉關謝絕之殊爲失策。今至生聚十萬，皆成精兵。而又旁近我內地，此甚爲雲中剝膚之災。今幸以天札死亡過半，而又與諸虜爲隙，計莫若乘是時誘叛升來歸。上可之。其明年春，扯力克既東歸，欲請復市，賞愧亡從也。而會我邊吏索史二官兒，急語在史二傳，計廼獻逆會史二官兒及其會長我列叩關請獻俘。曰：願以此贖死罪，敢請。庚寅辛卯市。於是制置使蕭大亨以聞，給諫吳之望又上書，以爲市必不可。復亡何，兵尚書石星竟如制置使議，以請。上有詔，詔復順義市，賞如故，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武功錄。

《扯力克列傳》

那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皆賜金幣，有差語在史車傳。其夏，呼拜發難，而松套諸虜皆助逆。上有詔，詔順義王若能如收擒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爲逆，豈但爲開貢市，宜厚加恩賞。居亡何，呼拜益謀爲不軌，而以大位誘順義王。順義王堅守漢約，東弗欲往，獨寧夏諸虜往。時御史蔣春芳得請於上，我塞上不惜五萬金，及龍虎將軍秩曰弟，惟我傳賊首來，亟予之。順義王方戴復市，德甚厚。諸部佐呼拜王實未之知也。扯力克妻二，一滿官正娘子，一大成比妓，一也兒克鬼哈屯生一子，鬼鬼台吉。

譏曰

扯曾世受我王爵，豈可不謂厚幸乎？何至假道迎佛，遂佐火酋，大鈔我洮河之間，此胡爲者？假令我執叛盟之罪，復立其不他失禮，扯曾殆哉！狐狸之而狐搯之，是無成功。洮河之役，幾敗市事，凜凜也。願王善保封爵設。

武功錄

《扯力克列傳》

順義王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

中三邊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波兒哈都台吉黃台吉第五子也。隆慶末，以教刺氣打賴賒進，故往往積怨於我邊吏，數引其衆盜邊。由此波兒哈都諸部會，遂稱強，熾陽青把都滿五天之衆，往來我市場，而陰縱其部曲以擾塞下。比比然也。久之，虜酋哈加氣哇哇亡，抵於塞上，請降。是時波兒哈都方從母威兀慎比技，往順義王所，而部夷俄式力敵。

（八卷餘部吉列傳）

一

時

蟻聞兀浪遂託名追亡者，廼帥五十餘騎直走羊房堡大邊，潰牆而入。哨卒王江見虜倖至，走告關吏。虜廼發鳴鏑，中江。江死，馬亦死。於是墩中舉燄火，號召邊將王尚忠，亟提兵追逐，生獲夷人，託託及馬牛十數頭，餘酋悉遁。走時辛已五月也。而會滿五大部夷銀定，儻不浪，道逢滿禿害，采大黃葉，滿禿害故青把都部夷也。於是微與謀，謀引衆百餘，逐水草，從馬營大邊，驟馬至黃家岡，而黃鵝兒汪亥洪大努不慎，擺言大來，隙虜我松樹堡卒張宅玃、張永等民，餘霍子芑、王加友等傷卒海銳等。民餘白四等，亦皆十餘人。

而裨將曹祿見爲貢夷，不加兵。廼使蒼頭軍宋天祿以鈎鈎銀定，儻不浪銀定，儻不浪即以刀砍天祿右大指，及顯頗遂解去。我兵亦生獲把禿敗，奪其鞍轡弓矢。兀刺璉帽，虜廼復從松樹堡走君子堡，執我卒宗世千等四人，而我僅捕滿禿害一人。虜始從三岔口走大石門，川鹵我軍十一人而去。旦日諸夷百餘騎，復行獵獨石大邊，適滿五大部夷那泥等亦以二十二騎採菜相見，皆大喜，遂推擇五噶氣尹兔賴視穹廬，偕衆擁入大東溝，略我馬七騎，驟驢二頭，總戎董一元亟遣通事人送可赤尾，其後幸捕夷人五噶氣尹兔賴二人來獻。繫獄先是，滿五大滿五素潛通東虜，犯連陽，而制置使鄭洛大會臺御史張佳胤方譏讓虜王俺答，急答問青把都罰治滿五大滿五大躬率諸酋長，鐵誓佛前，誓不復犯漠塞。至是，兩臺議書再至，而青把都滿五大具言實不知故，制置使以爲虜飾詐，所言不足憑。是日議免段奈台吉官，以段奈故受我指揮僉事秩也。而滿五大亦并絕其貢市，制置使奏聞。上有詔，詔督撫相機處置，務要妥當，潛消釁萌。於是閉關絕貢市，而臺臣復使裨將馬應時、通官師國勳偕通事人黑倉麻渠小教八大

（八卷餘部吉列傳）

二

時

羊羔子。陳貴馳虜王營。虜王遂除波兒哈都台吉及滿五大職名矣。其七月。俺答遣討托兒哈等。諭諸酋長。是時滿五大住牧東北邊遠。而段奈台吉則從母在王帳中。諸酋脫脫儻不浪前曰。此吾等爲之。而段奈實不知吾等所爲。即鑽刀說誓。願大師幸哀憐我。託託除罪生還。罰贖惟阿王所命。已滿五大言亦如之。第罰治我自有法。俺答何與焉。於是俺答獨罰脫脫儻。不浪及黃客俄蜂。聞兀浪馬駝牛羊凡一百六十有奇。帳房一頂。而洛廼大會佳胤及部使者如宗舜。議釋託託復波兒哈都貢市。而以馬牛八十給王。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三

四

江家室。贈死者命他悉予。俺答及積功勞者。夷啞甲兒氣啞山兒有差事聞。上從兵尚書梁夢龍議。賊夷姑免死。發與俺答照東法處治已。賜俺答恰台吉及黃台吉。託託兒等金幣有差。居四五年。丙戌。夷人毛七賴等十五人。小入盜我千家衝溝口馬騾。欠之牛兒羔等二十餘人。又至大定。甚索酒食。弗可得。奪我兵弓矢而去。我兵奮追至碾兒溝。捕獲生口。端公張達子。後關吏詰問。皆段奈台吉部夷也。於是輕重罰治馬牛羊如初。而馬牛羊即以易金錢。佐縣官撫吏費。從制置使鄭洛請也。居仁何上谷卒出邊。

雅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侮之。磔其尸以殉。洛廼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而直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會將率衆寇擾亡已也。其後戊子。段奈台吉果寇鈔我小白陽堡。略我男婦凡八人。軍馬凡三百有奇。備新平者將營一方。隱匿不以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給諫張希皇按諭之。上有詔免管一方官。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案駝馬牛羊凡二百有奇。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復段奈貢市。賜扯力克青把都金幣有差。段奈自是輒悔。過當庚寅時。扯力克助逆。我聞段奈兀慎擺腰之屬。皆偃旂鼓高臥宮廬也。波兒哈都或名跋兒啞。都或名奪奈台吉或名喀奈台吉。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四

三

讚曰

今甲凡罰馬牛羊。旋即以賞會夷。如爲足以示罰也。夫堂堂大漢。得一馬牛羊奚賴。以夷會得之。足利賴矣。今觀段奈故我漢官也。數入關而數擾我軍民者。既皆爲其部夷。而今廼曰一切無所與。然乎否乎。藉令而與。亦不過罰馬牛羊。而又旋以予虜。此於虜會何當哉。善哉制置使鄭公。請毋以所罰予夷。以杜夷覲覲也。

三娘子列傳

三娘子又名也兒克兒哈屯，故俺答妾也。始封事成，實出三娘子意。穀蒙漢上賞，而黃台吉毋嫌克哈屯黑台吉母，一克哈屯皆不與焉。已俺答西行，亦三娘子與俱，蓋自爲妾時，已藉藉有聲矣。後辛巳，答不幸物故，三娘子率黃台吉等告計於關吏。上幸使使者祭弔如禮，是時奉表稱謝者皆哈屯爲主，名哈屯卽三娘子也。上從廷臣議，賜哈屯大紅五綵紵絲衣二襲，綵段六表裡，木綿布二十疋。他皆有差，其明年二月，制置使鄭洛遣通事吏馬應時師國勦安天。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五

三娘子

爵王志寶、王國鎮等東西馳布告諸虜酋，故事歲以二三月，臺臣使使者伴爲趨貢，以誦虜情。於是三娘子亦遣使使土骨赤計龍等請寬假貢期，時方以寇窺之事迫，而又苦旱，草枯馬羸，以故三娘子得託以爲辭也。制置使廼迺使使者堅弗許，第令其表文不用印，以示無嗣王也。其三月，黃台吉諸部先入貢，曩時諸小酋必俺答貢事畢後先入，邊大火已而流而邊更尤怪黃台吉不至也。是歲以嗣封事，黃酋獨先至，其六月，哈屯及龍虎將軍黃台吉等進番表，及馬九匹、鍔金鞍轡、鍔金撒袋各一副、弓一張、箭十五枝。

已以書請諸酋與刺麻僧哈兒噴兒刺爵賞後一切賞勞，如所請。其十月，三娘子遂與黃台吉合婚，娘子爲人有色而擅寵，以先王俺答之憐悍，且屈首聽命焉。此非黃酋所可約束，識者已知其不久必死此婦手矣。其明年二月，黃台吉嗣順義王。其九月，三娘子見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諸部落及板升甚雄，謀欲爲不他失禮室之而陰以爲利。恰台吉與三娘子政有隙，弗從。三娘子亟使酋長扯布土骨赤計龍等引精兵二千人圍大板升，會莫弗能接戰。恰台吉與滿谷舍儻不浪迺以旦日爲期會，於是治兵如扯布披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五

三娘子

戴盛甲大戰於板升，殺扯布等夷人八十餘人，獲生口二十人，傷者亡者，奪獲盛甲三十副，它駝馬百餘匹。扯布亦殺恰台吉夷人把兒孤大等五人，已殺六人，傷亦相當。又乘機至所奪馬牛及帳房夷器兩家，皆棄置田野中，並弗問。已，宰生儻不浪又乘機略恰台吉，諸臨邊夷千餘人而去。亡何，諸臨邊夷多走鐵山堡，徵惠於巡邊夷人悖洞子等，請得居內邊以避宰生儻不浪。已，土兒寨張筆寫器等二千餘人亦至殺胡堡，聲言吾等皆恰台吉部夷也，而爲宰生儻不浪所害，今以不能相從，故迺逃而相告，願關吏爲我

啓鑰兩堡皆弗內。於是諸酋各引去。是時三娘子必盡欲得板升而恰台吉又不肯秋毫無所予。解忿者甚難。以故虎兒害及兀慎擺腰皆遠去。而獨多羅土蠻麥力良穆兒都司切盡黃台吉實有意焉。大都又惡三娘子出入兩王間。專柄兩王皆弗能制。遂至倚勢以凌人。而況黃酋則又非諸部所心許者。人人欲假手恰台吉以報今麥力哥至私饋恰台吉米一百袋。牛一百頭以佐闕。然則三娘子之弗能克豈不可知哉。其十一月恰台吉圖三娘子馬百餘驍。於是諸台吉與兩家約約毋得殺人。趕馬弗如約者。吾等得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七

四

與眾共罰之。亡何三娘子度諸講和者皆不過欺嫖我。不足採。我終不聽諸講和者言。適遣東人往鈔諸板升畜產。而大成台吉娘子率眾援板升。不使東哨得而略。於是諸講和者怒以爲吾等不過爲兩家好耳。娘子既不從我。我豈能從娘子哉。於是佐板升治行李盡闕。匿他哨中。自是之後恰台吉亦奪東哨夷人槍刺太哈馬四百匹。是時諸酋方殺馬牛以爲食。食盡罷於軍旅。怨甚。而計龍土骨赤扯布又日夜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復徵諸部。令人治羊駝各一頭。馬五匹。米三斗。期生獲恰台吉。及黃鵝兒蟒元捨儻。

不浪而後休也。其明年春扯力克起亦欲娶大成比妓。於是恰台吉幸爲扯力克地。竟爲扯力克所得也。三娘子益大怒。誓以死相仇。殺語在扯力克傳。其四月三娘子部夷卜吉素等三人盜我殺胡堡。爲邊吏沈棟所捕。往告三娘子。三娘子請以馬十一匹。牛一頭。羊六頭得除罪。是年順義王及三娘子以稱兵故未赴市。於是備兵使王學書請於臺御史胡來貢。侯千趙令虜王得遣酋長至關市受賞也。其明年十二月黃台吉不幸病蚤夭。上賜祭葬視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八

四

子匿王纂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不他失禮。而與扯力克頗不相能。扯力克適自立爲王。其明年三娘子始悔過。而以十月十一日三更召扯力克入帳中。掛弓矢聚廳。然三娘子部夷牙答漢猶盜我助馬堡。而洪寶盜我偏關也。三娘子一切既罰治如法。不欲以干我塞上旂鼓。於是偕扯力克及套虜及番僧入貢。上皆遣使者燕勞之。而去是時麥力哥把兔等。大鈔我酒泉。而兵尚書嚴清悉如制。置使部光先議。請純以流虜東歸。然後子嗣封。其明年三月。竟以扯力克嗣。而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賜大紅彩段。粧獅。

子衣一襲絲段六表裡先是扯力克及五路等爲三娘子請一品夫人已請王妃名號及誥命冠帶大都以三娘子在俺答時爲寵妃而又主貢事積功勞以故諸酋又得爲阿王母言也其六月扯力克三娘子至得勝邊迎詔其七月遣酋長滿兀害儒不浪等進表文一通白馬九匹叩闕下謝恩如蒙羅戴上復賜大紅五絲紵絲衣一襲絲段四表裡是時扯力克新嗣封而又盡得大王父所貽精銳士大自威武也且年少幸與三娘子等此必中三娘子歡而三娘子亦歲時服漢皇帝所賜五彩服甚艷麗扯力克武功錄 卷之三 三娘子列傳 九

久之而給諫徐桓度三娘子必以言不見聽有離心計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以離其黨其明年又三月扯力克如三娘子議迺以書請假扁都其六月復請假鎮羌其九月竟從鎮羌驛出口還故巢語在扯力克傳自是之後計食史酋以請復市賞頗相安於無事數載而來雖以卜失鬼之族親哮拜之多財誘之猶不來也

讀曰

三娘子以一婢妾賤人而得專三王寵夫豈獨以色武功錄 卷之三 三娘子列傳 十勝哉觀大板升之戰且知兵奈諸酋不從何始黃台吉所奔諸酋婦至多及一朝得三娘子而盡棄之此不可謂能乎母讀番書出三娘子者多委宛則未嘗不怪柔媚之傾意信有之也

把漢那吉列傳

把漢那吉鐵背台吉長子也。生四歲喪父。孤養於大母。及長。聘兎搭金女而爲俺答所奪。以與裨兒都可。於是怨而亡走。漢漢授以指揮使。已及通等六十餘人。至已討討兒等四人。至已啞兒。兎及妻那蘭佳妹。哈喇慎子。般不害。女綽胡兎。至牽引馬牛。羊。充塞塞上。於是副總戎麻祿提兵出亮馬臺受之。時隆慶庚午九月也。其十月。臺御史方逢時度把漢那吉親俺答愛孫。必大索塞上。迺遣偏將軍備雲西諸城堡。居頃之。降人沈世康言。胡中私議欲以趙全周蠻子。贖武功錄

把漢那吉列傳

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

把漢那吉還。而會俺答遣黃台吉提兵二萬餘人。馳威平堡。水泉河。旦日移大小莊窩羊。順坡止壁。去平廣城可六十餘里。迺大言索那吉曰。與我孫我馬牛。羊。粟。駝。及板升。諸首級。惟漢太師所命。不然。吾且引諸騎入城。大鈔廼城中也。是時我雲中兵僅萬餘人。而裨將劉廷玉亦大言以報之。若必欲得那吉。須退金獻我板升。諸叛酋。然後可。不然者。吾塞上精兵三十萬。方雲屯視禽。滅而俺答黃台吉。若九牛亡一毛也。黃台吉聞而大喜。且懼。是日。即遣小酋長臘木舍。偕土忽智。詣逢時所。因引至東城。召見樓上。面與語。

語大畧。與廷玉同。臘木舍還報。於是黃台吉退舍。秋毫亡所犯。是時趙全等方治食物。且莫以奉俺答。俺答猶豫久未決。其十一月。俺答黃台吉。遂執趙全等來獻。上幸從廷臣議。賜以幣帛。燕勞之。而去。其明年貢市成。語在俺答傳。其五月。把漢那吉貢馬二匹。有鞍轡。其明年癸酉。上新即位。諸虜酋入貢。益恭詔加賞。資以優之。是年冬。把漢那吉獻我叛人李四。劉洪。四宗。連。詔賜把漢那吉衣一襲。表裡四之。居歲餘。丙子。制置使方逢時。念把漢那吉久主貢市。事積功勞。請勲階。上幸賜階昭勇將軍。其明年十二

武功錄

把漢那吉列傳

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

月。俺答率十萬騎西行。欲留把漢那吉守市。後竟與俱往。居西海。凡二載。旦莫從諸比丘後。習佛事。殊亡他腸也。其後庚辰。譯者輩文光深入虜營。而以忠孝經。督把漢那吉及擺腰。於是制置使王崇古請比譯者馬繼志。校大鴻臚。斥班法。優文光。詔可之。是年冬。順義王俺答死。又明年。賜北虜勅書。而把漢那吉猶與焉。其明年癸未。四月三十日。把漢那吉出行獵。墜馬死。於是乞慶哈。及酋長。恰台吉妻。把漢比奴。告計於臺御史胡來貢。而是時胡中諸部哭之甚悲。哀謂把漢那吉妻幼子稚。無所歸也。於是比達左

王果事請論祭。詔可之。其十月，以子朝木白吉襲昭勇將軍，把漢那吉既還，十二載無所事，日誦佛經數萬言，間則行獵塞下而已。以那吉所部精兵三十萬，而獨我克克等、厘厘、盜陽和邊，則其忠實，豈不可知哉？而竟不得襲者，以倫次當屬黃台吉故耳。不然，夫豈不知首款之功也？把漢那吉，或稱把都台吉，或稱大成白吉，或稱大成矮吉台吉，或稱把漢孫妻把漢比妓長朝木白吉，次克木台吉。

譜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把漢那吉首款塞，後至擁精武功錄。把漢那吉傳。兵三十萬於塞上，秋，塞上之利，可謂善人，非與卒之身死未一載而為壯力克卒，然有其事，此豈無天道之極哉？又聞把漢孫之子，幼胡中，每一言及輒涕泣，此必有以感之者，毋適番僧勸以佛經，叢文光動，以忠孝經而得之，漸磨者深乎？不然，何中外皆稱其誼也。

昆都力哈青把都白洪大哈不慎滿五索滿五大列傳

昆都力哈，僉答同母弟也。逐插漢根腦及大沙窩三間房水草旁，近三衛，常以精兵三萬，政自強大也。嘉靖中，風有志於我汾州，隆慶初，偕土蠻寇我樺椎巖，墜巖死者，動以千數。居一二年，以僉答約鈔我石州交汾間。昆都力哈，輒驪甚，亦謀欲寇蔚州，遂引眾走偏頭關，驪皮窻及老營、青陽卯入，已復欲分道馳而攻黃台吉，寇新平。把都兒及永邵卜、阿兒都司、蒿奴、塔落土、蠻寇大同。獨坤的里罕不從。迺大鈔我獨石、永寧，然牛馬道死者，萬餘，慘矣。而給諫歐陽一敬溫純後先，以其狀來諫，是時昆都力哈春秋逾五十，胡中號為老把都，然甚好兵，母厭而會史大等盜老把都馬牛二百餘頭，老把都益大肆殺略以報之。因略我漢人七口，驪二頭，而僉答方請通貢，有萌芽矣。制置使王崇古適簿責以斯事，老把都悔罪，急還我漢人及驢，而自謂亦不復殺史大也。惟漢太師所命漢太師遂子段綏，老把都乃躬率妻若子及其會長兩鄉羅拜，受所子，置之神車，大喜過望。其明年辛未，上幸從廷臣議，許以把漢那吉還，老會復得孫，喜甚。

始逸去。是年夏五月，貢市成，僉答爲昆都力哈請封二字王。後竟授都督同知。於是與僉答等遣使入貢。上幸賜襲衣表裡已昆都力哈，續至得勝堡外，制置使王崇古令備兵使燕勞之。因與諸會爲盟而退。其六月，赴張家口市，獨諸部後至，閉市。昆都力哈迺與黃台吉請續市，從之。是年，臺御史孟重躬至市，監臨以昆都力哈請也。先是，臺御史劉應其辱臨弘賜堡，乘得勝市布告法令。以故諸虜會皆必欲徵惠於臺臣。而後始愉快。其明年夏，老把都吉能以雁霜露病貢與市，皆不至。邊吏不知故，而以爲把都與土蠻通。

武功錄

昆都力哈列傳

十五

明史 四十一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舍宜大而圖薊遼，不可知。而又恐合土蠻，則舍薊遼而圖宣大，又安可知乎？頃之永邵卜貢至，而後知兩酋淹淹牀蓐間也。老酋且屬使者把歲器有後言，言病愈，我且往入貢。幸邊吏寬假之，亡何昆都力哈言能東山，各以訃告矣。僉答如失左右手。日夜哭泣，聊誦佛經，欲陰爲兩酋地。是時制置使王崇古等亦使使者往弔之，而適雷擊死夷馬。於是昆都力哈妻一克哈屯，方擇日祈禱於皇天上帝，迺不受漢使者弔。初，酋婦及其妾猛可，真妄聽小人言，疑夫爲漢所斃，鎮死政悲憤，易我漢使。

老而信子把都兒。黃台吉仲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害子塔索郎儻，不浪獨從旁曉譬，毋背順義王約。因稱謝，敢拜使命之辱。自是貢者竟青把都及太松阿不害也。始老把都得勝外邊之言曰：東有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西有禪兒都司。我三家相愛，敎往還所不一心者，天實擊之。順義王方新稱臣，而老酋及永邵卜無故過疑我，塞上用醢。此大非順義王意。妄甚。於是天皇果驅雷擊其馬牛羊，亦從老把都盟也。青把都始故授我指揮同知也。所居在大沙窩三間房，旁近赤城王申秋法當貢馬一百匹，而以父物方

武功錄

昆都力哈列傳

十六

明史 四十二

在哭涕之位。迤北黑夷又略青把都帳房三十頂，殺八人，遂得有辭於邊吏曰：頃以黑夷故，政凜凜，惟寧慮是保，而順義王適命至。青把都政在行間，幸寬假我期會，我固不敢自外於貢吏也。其明年癸酉，上新即位，青把都偕永邵卜以九月至。且有續貢，惟是不勝敵貢，敢以贖壬申不至之愆。是時老把都妻若子益爲三衛妻美，所誘惑堅執，我毒死其夫，而永邵卜亦以一二小酋偶死市場，疑與酋婦同，而加以土蠻諸部大肆殺略，御史孫餘深恐青酋數往僉答營，必解盟。而況僉答親黃台吉父，青把都伯，大豈不能

約束其子若狂哉而陰縱兩酋爲亂謬爲恭救挾我必厚施以求解忿得乘爲利亦安可知乎至是款塞塞吏聞而愉快可知矣臺御史吳兌乃請以青把都轉都督僉事是年青把都以十一月赴張家口市御史陳文燧請者爲令以二月杪貢五月初旬市也其明年七月青把都督第哈不慎及永邵卜大成等至已又續市進鞍仗弓矢一副其九月遊擊將軍謝惟能告儆于備兵使崔鍾韓宰言西虜青把都方祭旂嘉件以冠遼東爲名而實志在界嶺口義院口之間也制置使方遼時聞大驚以爲入市曾幾何而

武力錄

八青把都列傳

十七

青把都

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巢穴旁東虜窟宇而又以女東柱適長昂或垂涎於青酋得西市利而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奸遂至奪其利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乎是後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皆上書議亦如之亡何逼事人劉江又言青把都提兵二萬馳土蠻謀欲寇山海制置使楊兆亦以狀來聞而會俺答書至言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殊不可繩以法令也制置使以爲此亦俺酋故智乎亟使使者詞之青台吉黃台吉等並治兵獨石邊外使者因曉譬以禍福彼迺曰何乏若薊鎮撫賞皮及蟒段也卽予予

朽敗然則諸酋之內訌抑有由也豈更何不如約毋使胡馬牧於塞上乎是太司馬諱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謂薊鎮故無此人也咨所在嚴爲備邊其明年四月土蠻大會青把都等二十餘萬馳入衛舊城而臺御史張學顏乃急遼東上書請薊鎮入衛兵及火藥一千斤鉛彈二千斤其後大將軍戚繼光徐而察之果屬夷長昂假父行以便已搶略已耳制置使吳兌卽使使者安天爵等譙讓青酋青酋曰吾未嘗有犯塞意今所言皆虛妄吾第欲鈔朱赤諸達子果有之然亦未遑舉也既奉漢太師命敢不退舍而惟

武力錄

八青把都列傳

十八

青把都

貢事是圖奈何重以煩太師乎是後貢市不乏絕其明年十月打刺明安免行獵至膳房堡而縱諸部夷盜邊副總戎買國忠使使者問諸俺答答廻讓青把都於是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其明年二月青把都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欲因緣子塔長昂以報之遂與毋哈屯及其弟喇古大喇古寒哈不慎等馳昂營祭神引常務勞等三千餘騎道十里庫五兔牛直擣馬墻子嶺於是討孫卜賴降之而獨那莫大受兵甚其八月青把都入貢請市馬視山西大同數百言吾兄弟五人擁精兵萬餘何渠順義王不若予而制

置使允亦言青永入貢與俺答等亦歲以八十八人奉馬二百五十匹得稱金吾將軍豈不揚揚威武雄塞上哉其十二月青把都復引二萬餘騎馳長昂營謀欲寇前屯而臺御史周詠以其狀來請大都青把都入市未幾而即馳昂昂固其主臣而加以長禿董狐狸章兔鵝毛兔董爲爪牙以故青酋得以掩飾其姦而猶要我西陲市賞及我問其故則彼乃推委於不可知而益以巧言欺罔我不知我大將軍音酋及狀如見肺肝也其明年五月青把都復入貢已赴張家市口然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而

武功錄

《青把都列傳》

十九

四百八

今已漸增至三萬六千餘矣御史安九域甚言青永諸酋吾上谷不能支也爲之奈何其七月青把都使使者偕長昂款塞請入貢乞賞語在長昂傳其九月大會于愛及二衛諸酋又聲欲寇遼東塞總戎李成梁因驛騎以聞其明年八月遂與土蠻老思罕合管大率控弦之士十餘萬於是嚙古歹等先馳捨喇并林御史于應昌及給諫王致祥後先請備邊至悉其明年五月青把都部吏滿禿害等盜我松樹堡君子堡邊略蒼頭軍宗世千等四人而去而五磳氣及尹鬼賴又犯我大東溝獨石營然皆藉口於打牲已

迺罰治請除罪使我塞吏終不得執以爲難而且貢市不乏絕也語在波兒哈都台吉傳其九月委正約青把都寇山海遼東居歲餘癸未青把都又大會逞把都兒謀欲殺速把亥已復與蟒忽塞從東虜把漢大打來罕等寇寧遠是時長昂蒙薊覆載恩久而哈不愜在上谷塞亦如之迺東西合黨巧爲彌縫東虜則藉資於西而西虜又復附翼於東已乃各至我關市下我亦予之以上賞亡不人人各極其歡而去抑何姦也兵尚書允甚怒之令大將軍治青把都以故縱罪甚當其明年正月制置使張佳胤及臺御史李

武功錄

《青把都列傳》

二十一

四百九

松以潘陽倖捷聞蓋所殺多青把都掌喇喇酋也其五月入貢且赴張家口市皆如初其九月長昂罰諸敗北者馬牛已青把都從所居白言舉兒克引衆馳長昂營聲言祭神又言欲駝米號召諸酋以示漢不意御史蕭大亨具如夷人滿都不賴言以請頃之制置使佳胤輒又言聚兵大寧城老河於是乎薊鎮義院口告微矣是時部吏小阿卜戶不與青把都俱往迺借兵西虜扶我開墻子嶺曹家寨賞也時佳胤習知邊事見此酋牽制我首尾使我力分備募旣不得併力於東又不得忘情於西乃佯爲治曹家路諸將

卒罪因而捕之。小阿卜戶覺，乃遁去。其明年四月，爲哈不慎請罪。語在哈不慎傳。是年七月，以哈不慎故，獨使使者曲兒會齋貢至，然馬少十匹矣。其八月，以猛可真事往胤達裡將李如楨問諸青酋。青酋曰：「太師不自治之，迺問我何爲者？於是佳胤決策欲主，剿塞上，燒火候望，益精明而嚴矣。猛可真始惶懼，叩關而請曰：『惟太師幸赦我死罪。』其九月，長昂亦至，先是閉關久，諸窮夷被困，怨甚至。是青把都始悔過，迺與昂婦東桂，促之款塞，得除罪。是月，青酋與順義王遣使至關中，爲卜失兔請增市賞。從卜失兔約也。語在武功錄。」

《青把都傳》

王

元史

卜失兔傳：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及滿都不賴復有雄心，乃治關器具，欲突草青馬肥，大入遼東塞，以報瀋陽之役。後六月，法當貢青酋，則復委首從諸酋，後牽馬至魚鱗離還。其八月，縱諸部寇我當路塞，非那詭至獨石城，則擺言大卜落赤攢關戶。後先馳張家口也。其明年六月，御史孫愈賢以青永等市馬無定數，請著爲令。上谷毋得驗二萬匹，雲中一萬匹，制置使洛恐青永及打刺明安部落至，繁衍不可以倉卒議損，遂寢。是歲也，貢市如初。其明年春，以罰治段奈功，幸賜金二十兩，紵絲衣一襲，裘裡二之，布十

疋。其明年夏，大酋首哈羅氣擁萬餘騎，雲屯張家口外邊，青酋亦從旁坐視之。皆以虜王西牧，亡所約束故也。其明年，青把都入貢，及市張家口，益恭順視，曩時倍之。是日，開制置使洛語及西事，即使使者致聲虜王，趨東歸。居亡何，土蠻及土墨台藉，使使者借青把都兵四萬，長酋迺帥青酋子，扯稱阿友，先應之。其先恭順，非青酋意也。其明年正月，土蠻果引青酋寇海州，甘泉而去。我師擊其情，斷首捕虜，凡九十餘級。御史胡克儉及給諫張棟，皆以書劾奏，副總戎張守廉等始養寇罪。大畧以蘇家窩零騎，不至三十，泥溝堡不至五十，而又會大雨雪，虜大半陷西古城，何至我男婦被圍者三百人，不聞一馳救也。始青酋歲以十月得往東，祭先人墳墓，遑吏輒私勞以金衣，費凡百餘金，驕如是。安在其能制其死命乎？甚至部夷若虎兒，合氣妻我希舍兒，小小四娶我歌兒，腮汗妻我頂子尖勝，羊羔子妻我張氏，唱小廝妻我小廝兒，薛目妻我吳氏，且役使我把漢黃天祿，百戶趙恩景，爲買屋居以居之，名爲守貢，而一歲之間，僅以半載往胡中。他皆居漢室，妻漢婦，偃然忘其爲胡虜也者。嗟而土室之人，携我塞上歌兒，舞女，嚙喋而咕咕，隨

《青把都傳》

二十二

元史

固何當乎。曩者張斷事壽朋論之始知江充從戎原非過計。第以戰守和三議時出而互用焉。虜在我掌中矣。

白洪大列傳

白洪大把都黃台吉長子也。始授我指揮同知秩。後以大父蚤夭。所部皆統於青把都。癸酉冬。制置使吳允請襲大父都督同知。詔可之。自後貢市不絕。儼然以龍虎將軍歲時從青把都赴張家口。市頗號清晏也。居亡何。青把都發難于遼東。而白洪大輒與俱焉。遂偕老沙結連東虜。驛戶伯戶等謀欲寇我寧遠。武功錄（白洪大列傳卷） 二二

前屯塞然亦青把都誘之。及哈不慎之事。白洪大輒譏議以大義。亟謝過。此可不謂義舉乎。白洪大何前倨而後恭也。哈不慎又名來三。兀兒昆都力哈第三子也。人則與青把都。市我張家口。出則從土蠻黑石炭連把亥。莽骨大莽骨能等。大鈔我東郵。上卽位頗聞在上谷塞。輒以指揮僉事奉約束斤斤。唯謹。獨無奈橫行乎。薊遼也。丙子冬。沙河東關之役。諸虜酋以二萬騎乘虛而入。幾破城。賴大將軍李成梁兵得亡。是月復連長昂等寇我寧前錦義之間。自恃與昂通婚。嫌可

藉以無恐。而加以阿兄青把都有積怨。深怒於討孫卜賴也。勢引衆入塞。不意我塞上卒強多所殺略。以故哈不慎等日夜欲報之。自是之後。諸酋數發難于薊遼者。皆哈不慎謀也。庚辰夏。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圍殺略人畜焚燬草屯。亡笑。會臺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馳救之。遂引去。然諸酋甚狙詐。欲擊東則聲言于西。塞上未嘗須臾忘備也。明年春。土蠻復欲有事于錦義。而哈不慎嚮古歹等乘隙而起。以鑾金兒爲鄉導。時傳寧前兵者。副使李松亟請于制置使梁夢龍。頃之虜騎二萬塞道。以惑我無它備。我兵竟

武功錄

（哈不傳列傳卷）

二十五

分道而馳。大青松山之間。以故虜計得不售。時給諫王致祥及王三餘。後先上書大略惡哈不慎輩受賞於宣大。而入犯於遼陽。大爲彼所欺。嫂也。請革其撫賞。以創艾之。居歲餘。蔡未制置使鄭洛議亦如之。故事。哈不儼從青水。貢馬十四。是年上谷塞禁哈不母入。貢而屬青把都。罰治如法。先是土蠻第小打兒漢中流矢。而哈不慎諸部夷被創。獨獲甚。兩酋益不能謝。前過欲報之。怨其九月。哈不引二萬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等欲鈔我寧遠山海。柅林口。於是備兵永平。副使成遜請于臺御史崔繡裳爲山海

以外計計築垣掘壕以待之。以何哈不慎不至於是。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期旦日並至山海關而以四萬人入關。二萬人阻遼兵至者而不知我偏將軍王守道抗大才等先已備中前所及前屯衛矣。項之虜騎果自前屯衛三山營冉冉而來我師亟走老君屯西李家山臺去關不二十里逢虜騎五千餘圍我師。我師僅二千人已耳。虜皆下馬牽甲而以白旂麾諸虜。虜亦惟白旂是瞻。旂一引虜十餘騎。於是我師發鋼輪大砲虎蹲砲自日中至日夕大戰五十合。然後退一里休舍殺傷

武功錄

《哈文慎列傳》

二十五 王

大當于是夜叅將守道乘虜退夜半帥諸軍執把刀鎗器具掘壕而以盔運土壕至深五尺火砲多置壕外。我師操甲擊刁斗以自衛旦日虜乃以零騎分爲二道一道徇前屯一道徇一片石新堡會遊擊戴朝弁都護霍貢深溝固壘又先期令諸村落歛牲畜虜遂弗敢前乃於營中舉火焚其輜重及糗糧而以七八騎衝我南水關我軍王有功中流矢死獨林兒得還走於是以四騎追至東嶺賴我師鼓噪得解免守道見營中被圍急乘夜漏盡潛出營急于制置使張佳胤乃亟遣臺頭路及燕河路宣府營三屯右營

兵將至者四面皆壁丘家山旦日虜以關器少取居民門窓木片以爲扞蔽而我軍火藥弓弩亦幾盡守道計帥三軍以悶棍潰圍而出而適副總戎楊紹勳兵至鳴砲道知其爲應兵也亦鳴砲虜大驚稍解紹勳得進與守道合營虜復衝鋒而前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一級奪獲達帽套靴及達刀鈎鎗護胸及達箭一百八十六枝射回箭一十四枝項之太平寨及喜峰路駙馬寨界嶺口劉家營兵又皆詣山海關虜度弗能敵是日日晡遁東邊前屯衛從沙河站高臺堡而去迺屬永平倅李一言司理宋伯華按驗我軍死

武功錄

《哈文慎列傳》

二十六 王

者僅一人傷十二人馬驟亦二十餘耳其十月哈不慎始道大寧城過塔盤直走敖母林與大小委正會具告以故令亟易馬以報前日之役哈因因馳罕亦保哈約諸酋復寇前屯山海制置使佳胤度虜騎復至也乃以兵備山海寺兒谷三道關而令有微趨諸軍赴一片石黃土嶺以禦之。以何虜從前屯大古路口走山海關過歡喜嶺我軍候知微急趨告守道亟提兵出關虜已分爲四道一道衝一片石奪人畜騰走南山裨將戴朝弁麻桓霍貢追逐奪還周安李真等凡一百三十三人牛驢凡二十一頭又二道衝南

北水關。以裨將張蘭等備兵。嚴畏縮弗敢近。已乃衝南海口。旱門角山。三道寺兒谷。俾將譚堪趙愷等。用耶機火箭。快槍石砲擊卻之一。追衝關廂。新羅城。城北工未就。欲乘隙而入。百戶陳守仁拒弗克。死之。守道乃躬率諸軍大戰十數合。虜稍退。我師奪獲達帽。穗口袋。鈎槍。盛纓達箭。各有數頃之。虜乃以零騎奔一片石。先是關下鋼輪石砲甚具。而指揮使林樹勳又戒塞下。毋出牛畜。虜知我有備。大懼退而走東嶺。殺我居民張貴等二人。虜孫虎等六十五人。傷譚昇等二人。略馬牛羊百餘頭。糧七十石。燒室廬一十九所。車一輛。已縱百餘騎馳關外。焚新堡子。鄭家莊。遂走入里舖。多所殺略。然後中分軍。而以一軍爲營。一軍走中前所守道等。提兵追擊之。虜復走老君屯。是夜虜從大古路口遁走。頃之御史李東勅奏諸失律者將。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机大才。以請而制置使佳胤謹接故事。宜大以戰爲守。勦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入。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未於是兵尚書吳兌嚴山海事。覆奏大畧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四

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察。於是左遷岳汴。而以劉登太王守道等戴罪視事。其明年正月。西虜蟒兀等復引衆馳長昂營。蓋爲哈會憤山海關之未逞也。先是哈會約復至。日夜引領以望之。居有頃。哈會乃至。伍胡罵而與昂會。謀欲寇寧遠東西塞。其二月。又欲寇前屯。已又欲寇開原鐵嶺。及廣寧遼東。其九月。遼陽大風霜。以十日夜不息。先是哈會提兵四萬往。上適有特詔。屬中貴人張宏宣示大司馬。謂虜衆東行。戒心叵測。有如賊夷。借兵入犯。宜相機堵截。是月。上躬視山陵。於是御史張文熙上書言。哈會兩寇山海。長昂直搗劉家口。皆去長安甚近。於山海關輕騎可兩日至劉家口。可一日至。甚爲剝膚之災。意在請上返蹕。其十一月。遂把亥等。又謀犯三岔河。已道與哈會莽兀反板卜來等。合兵復謀犯軍遠東西塞。其明年西月。哈不慎漸悔過。又見貢夷數受漢上賞。獨已毫亡所得。乃先遣部夷揀漢我不良。及其男小友成。姪班不刺什台吉。牽馬四十四匹。牛二十五頭。羊六十頭。赴張家口曰。敢告關吏。請以此贖罪。可乎。制置使洛見以爲哈會不聽阿兄青把都約束。敢於啊噶。固亡道甚。今所請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四

亦不躬自來。乃率衆至邊。此不過託名于講賞而實要挾我。況哈酋犯邊又罪重也。非牛羊所可贖。洛寧益堅閉不許。頃之哈酋亦引衆至。旁近塞行獵聞制置使議大拂初意。乃頓足歎曰。塞上豈爲我獨不能逞乎。宜大哉。卽引衆從雲州兩河口入鎮安堡。我倭將李春提兵發乘矢中虜。虜大怒。擁衆而前。以鳴鏑射死六人。傷九人。酋我軍韋海左右等。耕牧人周月子等。一百八十六人。牛羊一百六十二頭。洛乃先以揭告內閣及戎部。然後下令。令將軍簡兵秣馬。亟驅除之。母輕予一斗粟。一尺布。以幸中虜計。令與臺御

武功錄

卷之九

二十九

七

史蕭大亨同。始大將軍王國勳以羽檄徵諸路兵。備龍門所。是日遣偏將李迎恩。麻承勳。張充實。兵出北柵子。急馳大邊柳河墩。而屬分巡使劉葵監之。行未至舊庄科道。逢哈酋我乃使使者劉繩國召哈酋前。哈酋之衆三千人。皆畏我大將軍旂鼓。多憐覬及踵走弗前會。我師次獨石。哈酋爲人狙詐而善謀。見我師銳于前進。恐弗敵。故爲敗北示弱。而遂以此爲緩兵計。旦日遣夷使送奉韋海左右等款塞。復請撫賞。詞甚悲哀。塞吏終不許。知所請詐也。哈酋於是從大邊羊川墩。復與我師挑戰。戰至數合。虜大敗。騰山

鑽林走。我師乘勝勇氣百倍。追逐入十里。至赤把都擊破之。虜大率滅什二三。獲首僅一級。奪獲馬二十八匹。夷器二十有八。先是將軍令。令將卒皆從馬上亂行。砍殺毋得下馬。以要功。虜以故得與尸還。已聚諸死尸。焚燒煙焰滿川。適大風起。延及白洪大帳房。馬牛羊延燒死者亦已千餘。哈酋乃知公當于漢也。亟退走三間房。待罪穹廬。甚愧悔。復欲遣使者往。而度塞吏弗信。往無益也。乃徵惠于白洪大。青把都及七慶把都兒。幸爲我請罪于漢太師。所鹵略塞上人畜。今俱在。願以遣還。唯太師哀憐我。復我市賞。我之

武功錄

卷之九

三十一

七

願也。於是白洪大遣五磁氣。青把都遣小小廝。七慶把都兒遣罕哈把都兒。哈酋亦遣羯羊羔。送所鹵略大率百六十六人。與俱。因道鎮安之役。哈酋實爲講賞來。而以李守備故激之爲亂。然亦徒自亂耳。未嘗僂漢一人。而漢將卒所俘我。抑何京觀。今傷夷者未起。謳吟之聲未絕。太師何不除哈酋前過。爲漢請復市賞乎。其哀矜惟太師。罰治亦惟太師。幸太師圖之。是時我師傳獨石及馬營。赤城。青泉。鎮安。龍門。益固。而制置使洛迫青白諸酋之請急。遂以書請。上命大司馬。行御史大夫。而以其事屬御史徐申。驗問。於

是制置使爲徽遣通事官羊羔兒小教八延世清陳祿布告虜中必謂治哈酋如法然後可是日順義王并禩兒都司遣夷使海大問諸青把都青把都即借永邵卜大成白洪大滿五索丙兔喫慎把都兒忙五大擺獨賴班不刺什及哈不慎母一克哈屯姊太松阿不害合詞致書而屬夷使五磁氣我兒故道銀定首領補兒克太儻不浪請罰治如初其六月青把都躬率哈不慎詣三間房而復遣夷使五磁氣至已東虜長昂亦遣使者陶拜等至皆冒雨而來待命境上月餘亦不聞出怨言語其出自至誠可知矣制置使

爲質洛然後許諾諸虜酋聞而大喜趨使者海大五磁氣等叩闕稱謝其十月哈酋牽駱駝馬牛羊如數詣張家口然遲至兩月者以畜數多不能倉卒辨皆借及親舊故也於是制置使洛以其狀請下兵尚書張學顏覆議以奏上幸許復哈不慎貢市開賞賜乞慶哈青把都白洪大一克哈屯太松阿不害金幣有差居歲餘丁亥禩兒都司吉能哈等至塞上舉扯力克嗣封事制置使洛稱引哈不慎事以爲戒諸虜對曰何至是哈酋故爲老王子所驕寵無所罰治未嘗聞大漢法重也今自罰治以來輒悔過兩載之間不敢以匹馬半筴至東塞誰謂哈酋復起者是歲哈不慎僱霜露病在手足不仁後病愈輒從青把都打來明暗起志易嘗一日不在我虜寧過東西問誓矣東行之日哈酋唯恐虜騎之行遲也

滿五索又名滿兀四蓋昆都力哈第四子也所居在小日陽堡外邊始辛未與其弟滿五大並授我指揮僉事然以青把都故數與東虜通鈔我遼陽至不恭矣辛巳秋制置使張佳胤薄責青把都青把都召而罰之以爲諸酋嘗指天日爲誓誓不足憑乃微臺於佛若曰天耶佛耶其鑑之耶居二三年乙酉哈不

慎假青把都諸酋請犯遼罪于時滿五索之使結轍于道要之貢與市皆從青把都入也于薛的箇台吉亦授正千戶

滿五大亦名滿兀帶蓋昆都力哈第五子也世與察罕通婚媾以所居在大沙窩三間房也始議貢時滿五大歲以馬十疋從青把都入然其後犯遼輒與滿五索俱往青把都常召至佛前誓母犯漢寨言如是失矣乃辛巳夏五月滿五大部夷把克敗銀定孛不浪復盜我松樹堡已不受兒等奪我軍衣裝及糗糧滿五大曰我實不知故而制置使洛臺御史佳胤竟武功錄

滿五大列傳

冊三

卷四

請免滿五大官及貢市後以順義王罰治得復職如初滿在波兒哈都傳是年冬滿五大偕百戶銀定偕不浪波兒哈都並疑塞補貢於是禮尚書請移內府治表裏衣服絹布太史治勅書齋署丞至上谷塞班予之至一切馬值悉如故事仰所在椿朋舍居歲餘癸未滿五大以十月故矣又以部夷犯塞故停襲明年九月上幸從制置使方達時請以伯子卜彥台吉襲

贊曰

上谷獨優于它鎮者豈非以昆都父子哉要之皆我

屬夷何至借遼陽以逃文罔罔密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至哈酋犯我鎮安此尤屬宜大漸不可長滿五索五大佛前之盟甚堅後頗背之豈佛不足憑耶信不由中實無益也而況于盟況于夷酋之盟乎

武功錄

滿五大列傳卷

冊四

卷四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畢九思者

中二邊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永邵卜大成所牧在大青山後。莊皇帝時。制置使王崇古請外臣俺答封。先使使安克論答必大會諸部然後可。以答常鈔我石州故也。是年冬大雪深二尺。而以月正元日。接見漢使驪。甚自言深感釋那吉恩雅。欲與大王父入貢。少稱塞萬一。如大王父言克等恐永邵卜所言詐。微以一言相詰問。永邵卜乃

武功錄

卷之九

一

二

指天日以為誓。不如約者有如此日。於是出太師所予漢布帛諸物。殊鮮麗。奪虜酋目。永邵卜益大喜。因設帷焚香。南鄉叩頭者三。稱謝不吝口。是日屬筆寫契侯天祿。以番札復太師。敢不唯太師命。是從始定封事。授永邵卜為指揮同知。它皆有差。是歲辛未。永邵卜大成等從俺答從結離。並稱外臣請入貢。已乃赴張家口市。唯是不牒。驚馬冀欲以充塞下一日之選。虜酋俱受恩賜。幸可知矣。是月。續至得勝堡外邊。我塞吏亦燕勞如禮。其明年。以老把都有狗馬病病死。而又有黑夷之禍。永久寧獨貢市。後以九月

至也。制置使崇古請遷永邵卜都督同知。上可之。

賜之詔曰。爾等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以馬來貢。

誠順可嘉。今特賜爾等彩段表裏。用示褒答。爾等宜

益堅臣節。圖報國恩。永享太平之福。又授奶公大

威靜為百戶。然永邵卜殊不知受漢恩深也。其明年

老酋婦以把都死。疑我用鴆。永酋遂從而和之。而又

會一二小夷。適偶死關市下。愈自堅其說。御史孫錦

議欲嚴武備。而陳文燧則以永黃二酋構難。自治不

皇。皇它務哉。是時上新即位。永酋等貢不敢後。然

黃台吉已改市新平堡。授部夷小威靜。唐戶敖兒六

武功錄

卷之九

二

三

為百戶。其明年貢市告竣。復得與其弟合羅氣。受上賞。於是授部夷恰倫不浪等一十人為百戶。其明年六月。永邵卜以足疾。而其母臺戶哈屯又病。並伏在床。襁乃遣其子隱克台吉至。其明年。打刺明安諸部夷盜邊。黃台吉偕永邵卜。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是歲制置使方逢時。念永酋貢市母之絕。請遷部夷補兒賽。榜實等九人為百戶。是後永邵卜亦進階為龍虎將軍。志驍驕矣。而自以為阿部。不在順義王下。請得市馬。如其數。關吏以青永二枝較之。固已相等。何渠順義王不若乎。以是問諸永酋。永酋無辭。于關吏

乃歲比貢市如初。我亦以漢秋畜水酋諸部夷甚備。乃於辛巳授黃鰲兒癸未授俺的蓋乙酉授頂革皆後先爲百戶。從制置使鄭洛請也。永邵卜爲人反殺。悍而狙詐。自知宜大遇我厚。未可以兵戈授也。順義王迎佛水酋遂擁衆與俱。遂王仰華寺刺意在託人眞諸酋而起。久之復變。易名姓庶宜大母藉口以仇我。可謂姦矣。居歲餘丁亥寅免槍西寧。而子塔瓦刺它卜囊率精兵千餘騎往岔口堡。已乃從寬溝透泗水堡開門。我師生獲備不浪二人。及後訊之。乃永邵卜部夷也。哀懇再三得解免。特頗聞瓦刺卜囊強武功錄

三

三

盛而豈知瓦刺它卜囊即永邵卜乎。其明年四月瓦刺它卜囊及酋長者力克提兵往海臘鈔黃毛。協我鎮羌關門過邊。其明年九月海虜率五千餘騎從南川入境。聲欲鈔擺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然後馳觀音堂大率略漢人二口牛羊二百頭。時備兵西寧者萬世德即遣裨將鍾一清等譙讓他卜囊。他卜囊曰。我始固不知其爲漢人也。有死罪。唯將軍所罰。於是一清大索胡中得漢人及牛畜多以還塞上。而副總戎李魁以爲不獨是虜得我漢人三百馬牛羊數千。今安在他卜囊對曰。無之。我衆方欲行漢地。何敢欺。

煥將軍將軍幸徧觀之。於是虜衆傳發馳高牆堡。而我師亦捕伏西溝沙塘川。以備諸虜騎出口。虜竟還走落麻也。魁乃窮追而與虜兵並驅。我兵獨奪其大道。追虜騎虜騎懼而散走。以致諸牽馬羊者多傾跌墜崖死。虜益執執謀欲報之。乃擁衆走及至南川。魁乃掩虜戰。虜不答。直騎馬上山。奪其山頂。得據高以爲險。魁亦隨上山。諸虜酋慶魁馬。魁急麾後軍鳴砲。虜聞砲聲大驚。皆出營與我師角。我師倉皇甲不及披。弓不及發。自相蹂踐。墜崖谷。虜遂乘勝殺魁。及指揮阿承印李世顯劉詔與把總李崇謙千戶陳治綱武功錄

四

四

皆死之。而軍士死者亦一百餘人。至若虜墜崖死者。乃不過二三騎耳。先是生番盜虜馬。而他卜囊及魁捕獲白和尚迫還其馬。已又得馬五匹。白和尚大怒。望魁乃徵告虜酋把爾台吉。謂李將軍匿其肥大馬。於是與瓦刺他卜囊合兵問魁。以故魁亦大怒。虜兩欲相攻。殺計頗堅。是固禍所從來矣。兩臺邵光先曹子登乃以其狀請居何御史徐大化及給練張希畢皆以書請革瓦酋市賞。歲不下千餘金。而屬兵尚書王一鶚覆奏。上有詔免萬世德官。乃調分巡使李丁以代之。許瓦酋得叩闕獻逆以除罪。自是

之後，瓦剌刺下，囊乃許出酋長四人及器械馬匹，而
又假火落赤來請罪，會制置使光先物故遂中止。然
此特延引歲月，冀緩我。天誅耳。況火酋討手信，希
爵賞，則又挾而要我。然瓦酋姦益露，其明年六月，罕
僧阿赤兔以搶番寇內邊，制置使梅友松以爲瓦酋
所使，豈藉此以窺我強弱乎？時副總戎龔成具羊酒
及段棧茶篋，使陳童子馳虜營，以贖所鹵畜友松乃
上書劾奏之，以其事屬順義王，罰治。時扯力克方新
至也，其明年四月，他下囊見塞上調番易馬，乃率火
落赤等數萬騎，公行殺略，益甚。語在火落赤傳。其六

武功錄

卷六 蒙古傳

五

月，上詔大司馬言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久
弛，制馭乖方，欲嚴始事，部落及失事信地，以奏。於是
御史周孔教劾奏，故制置使邵光先及臺御史李廷
儀趙可懷備兵使錢椿李丁，詔奪光先誥命，調廷
儀免錢椿李丁官。它皆如故。其八月，永邵卜擁衆從
扯力克，大鈔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御史崔景榮於
是發永酋姦，而謂瓦剌他下囊乃永邵卜別名，自西
寧犯我偏將，乃捧頭鼠竄，在海上幾歲，我邊吏未皇
問也，則復移捏工川，而與火落赤同巢，遂翼火酋而
佐扯力克，以亂意，在要復市賞。其九月，臺御史廷儀

上書辯西寧事，書多不載。其十二月，制置使鄭洛議
有能捕斬瓦剌他下囊者，請比賜元懷擺腰法，予三
千金，世授以指揮使。是時給諫薛三才、張棟亦上書
請欲討瓦酋罪，大都憤李魁死未幾，而李聯芳繼之
李芳等又繼之，數數然也。其明年秋，永邵卜偕火落
赤等馳嘉峪關，聲欲寇甘州。其冬，永酋擁酋長阿相
等度河，馳奔刺川，迤南木甲竹捨龍尾八禾，白晝焚
草，延燒八十餘里。是時我通事人捕伏交子關，而番
僧龍力刺麻又自虜營歸，得其狀來告。於是制置使
魏學會上書恐河東又復東牧，其爲說大都言河洮

武功錄

卷六 蒙古傳

六

或可無慮。河州景古城有一二天險，假令我偏裨諸
將軍提選卒數百騎，晝地而守，彼豈能飛度哉？政恐
洮州平漫無險可阻，而獨幸彼所逐牧木申竹捨龍
尾八禾相踵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
馳然，邊備不可不蚤自圖之。居三四年，乙未瓦酋亦
旣聞，明詔罷和主戰，自知市賞久弗可得，乃以九
月乘它虜入市，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朵峽我塞
上度瓦酋必以是日至。先期我備兵使劉敏寬率朝
聘道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
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鳳高第又皆轉

餉勿絕。以何虜果空枵。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濟。大兵四面至。矢石如雨。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撤爾拾拾兒。申中等族番兵。合營。虜自日出至哺。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撤。柞蓮南渡海而遁矣。是時我師恐諸虜乘虛而入。鎮海。於是遊擊將軍白澤提兵持西川。然後臺臣李汶田樂以其捷。請故事捷至。兵尚書移御史大夫屬所在。御史覈功以奏。唯是御史喬廷棟。按西寧捷果如臺臣所錄。獨閣臣及兵尚書武力錄。

八 永部大成台吉列傳卷

七

八

石星戶尚書楊俊民。給諫吳文粹。運籌帷幄。功不與諸將吏並叙。於是。上以甘鎮大獲奇捷。朕心加悅。內閣輔臣。殫力運籌。忠勳茂著。適有特詔。詔吏尚書。是日加文淵學士。趙志皋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廕一子尚寶丞。加文淵學士張位。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廕一子中書舍人。加東閣學士。陳子陛。沈一貫。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廕一子入太學。皆賜金幣有差。頃之。上復有詔。轉李汶。大司馬兼御史左丞。廕一子執金吾子戶。田樂。轉御史右丞。兼左司馬。廕一子指揮同知。皆世襲。起制置使鄭洛。以

讚曰

收番族功也。而加本兵少保秩。及賜諸將吏爵賞如法。自是之後。永部卜益深怨于我塞上諸將吏。而又會火落赤。敗於河州。及以明年六月。相率攻我蔡旂堡。是時永商欲報我西寧火會欲報我河州卒之兩無所報。相繼敗北。我師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始夷酋把都爾。恰殺李魁於朵硤。後我師亦於朵硤。執把都爾。恰斬之。計其期。則又皆以九月。異哉。君子曰。西寧之捷。奇兵也。亦義兵也。是可以報李將軍矣。

以臣而伏觀。高皇帝置安定。罕冬四衛。蓋為羌夷武功錄。

八 永部大成台吉列傳卷

八

八

歸降者。建豈正德而來。亦不刺遂寘居我海墻。而加以虜王。後先迎佛。遂使西海。頓成虜穴乎。永商得王寺刺。亦足愉快。乃直必與我師角。兩受敗北。於永商何當哉。法曰。窮寇勿追。南川之戰。李將軍曰。速其斃。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豈欺我哉。

永部卜大成台吉列傳卷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派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又名哈羅氣。又名合落氣。始授我指揮食事也。而貢市與永邵卜大成同。始壬申。永邵卜大成以世父死。而又被黑夷殺略。以故貢獨後。以九月至。惶懼於是與合羅氣等待罪境上。低徊者久之。我偏將軍提奇兵備左衛。遊擊將軍提蒼頭兵備張家口。諸路偏裨提將鼓至者如雲。於是制置使武功錄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卷三 中三邊

王崇古下令幸寬假合羅氣等。後至罪擊牛酒以犒之。然後許夷使克賴等率馬百二十匹入。已部夷正千戶。押漢教不貝等。以馬三十四匹入。並請貢而遣大威靜牽馬守市。我分巡使王汝梅。燕勞如禮。即趨赴張家口市。是日崇古赴岔道。而獨臺御史吳允親臨市撫賞諸虜。商皆歡欣鼓舞。如蒙更生。官易馬凡九百有二匹。軍民凡八百有八十八匹。牛一十有一頭。羊一十有五頭。自是之後。合羅氣幸拜明威將軍。歲時偕永邵卜貢市。母之絕。而獨庚寅歲。擁眾萬餘騎環列張家口。說者以爲青把都誘之也。

議曰

余觀諸市虜。卽效順乎。然不能不微有出入。而合羅氣。則自入市外。寥寥無所紀述。惜乎庚寅之役。擁屯市堡。與曩時所錄異矣。合羅氣爲德不卒。殆小人也。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列傳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己巳秋。土蠻發難。哈喇慎欲往從之。將有事於薊遼。而會辛未貢市。成哈喇慎幸從青把都後。市我張家口。不聞有它腸也。居二三年乙亥。青把都及哈喇慎謀鈔東海道。窮滿五大。請於俺答。各方以請佛及經。與蟒段故。唯恐毫釐過失。以傷我塞吏。亟禁阻之。着力兔把都兒對曰。吾未嘗有犯中國意。第使者讓書再至。敢不如約。曾幾何。頃而爲丙子九月。哈喇慎以計聞。伯子馬五素台吉。盤其臣節之無玷。由蚤天也。

武功錄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列傳》

卷三 中三邊

銀定把都兒台吉。始授我正千戶。控弦之士。近千餘人。然貢馬與昆都並矣。并皆市張家口。丙子冬。部夷行獵。膳房邊也。道逢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樵蘇屏等咆鳴不及終。盡爲虜所捕。捕往興和城。已乃還我。六人曰。吾還若。若爲我告塞上。亦還我降夷可乎。然諸酋微意。意在購重賞也。于是制置使方逢時使趙

國勳歐清順義王王哥治如法令還我將卒得除罪。語在俺答傳。是時九塞獨上谷稱強以青把都永邵卜及打刺明安三部部落聚也。頗聞市馬至三萬有奇。孫御史愈賢請損之。不可得。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由來者漸矣。

讀曰

哈喇慎銀定皆名夷也。其行事不少概見。何哉。彼市虜能恭順如兩人者。歲不過從酋長一至關市。若其陰謀窺伺。誰則知之。若哈喇慎早天。銀定以部夷故待罪。謂兩酋無媿于塞吏可也。

武功錄

《蒙古源流集》

二

三四十三

喀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吳列傳

喀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先是庚午歲議封而制置使王崇古見爲喀羅土蠻親俺答宗盟也。必會議然後可。是時多羅土蠻所居在雲石堡外。邊部兵萬餘議幸與俺答同。明年秋遂與俺答入貢。赴水泉市。自是俺答稱喀羅土蠻曰堂侄。然每入關貢市。輒相與類行至。久之。喀羅土蠻與北夷等殺俺答亦移帳詣喀爾喀所。如左右手。已復報怨於瓦剌。則丙戌八月也。去俺答切時五載餘矣。乃引蛇布襖兒都司及套虜卜失兔莊禿賴往而下令。令酋

武功錄

《蒙古源流集》

三

四十五

一牽馬八匹。羊四十頭。且從邊外川底走。虜皆畏道險低。個久之。而會松山酋長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子。黃毛即瓦剌也。以清水市未畢。先徵西河諸夷。趨治裝。公何套虜何業阿卜害。帥七百餘騎。壁鎮番外邊硝池墩。大言欲從永昌暗門走南山頃之。威正恰亦帥三百餘騎。從大柴溝堡。迤西走。而適喀羅土蠻哈喇慎把都兒龍合台吉威正他不浪穩都乞他不浪等五千餘人。傾巢而來。於是並擁衆至寧遠堡。堡將李魁陳善道。廖諸虜弗欲入虜。請以酋長四騎爲質。乃入牧羊川休舍。旦日火落赤擁二千騎。馳范家營山。暖泉頃之。套虜板及台吉孤洞台吉威正阿拜復帥三百餘騎。至鎮番邊外某依山。走昌寧湖。而獨麥力昆台吉哈喇各力台吉博介台吉尚在獨青山。白石頭。而吉囊諸部又未渡河。乃止壁以遲之。是時胡中名喀羅土蠻爲友言黃台吉矣。友言於火落赤。爲親兄弟。於阿榜台吉爲親叔侄。以故合族相援。翁結爲姦。先是阿榜台吉打兒漢把都兒居南山久。則恐套虜新至。乏水草。引衆六百騎及馬牛羊八千。從東高舊古城。孤山灘。馳迤西石嘴墩。蔡家湖。草古城。而爾失恰威正恰引衆七千餘騎。從駝馬牛羊五萬。從

九眼泉孤山灘透花寨九條嶺一馬營草古城高阜
灣馳迤北黃城兒江陵口欲以故居居套虜議如是
決矣火落亦在里山窰聞套虜至驛甚即引精兵三
百人從水泉關門郊迎於是及言黃台吉從月牙湖
王秀鋪透草古城而與火落亦相接見是日兩酋從
大黃山透迤南羊戶口而喀羅土蠻子哈喇狗及酋
長兀浪他卜能我令他卜能命都六他卜能脫卜他
卜能僧個他卜能注脫他卜能阿脫漢把都兒亦引
精兵二千皆從寧遠走水泉而以章勒根台吉捨刺
乞炭苦恩賴千餘騎尾其後已忙快把都兒縛審他
武刃錄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五十六

卜浪李拜他卜浪麥力良台吉土國赤台吉至已阿
木大打兒漢襖兒谷道至并皆入水泉關門透大營
堡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引千餘騎中分軍
一軍透新河一軍透西花寨於是制置使邵光先亟
以檄馳告雲中革喀羅土蠻市賞然所至必撫賞段
棧米麵酒食不乏絕也故事犒賞流虜悉出臺臣贖
錢項乃議撫犒流虜銀而偕互市冊齋部考驗從臺
御史王垞請也是月及言黃台吉乃與諸虜約約從
永昌入邊由南山渡海而西於是假道于永昌將李
魁因好謂魁曰那顏君從行之衆五千有奇而加以

吉囊諸部後至者未已且曩時順義王西來故事而
那顏豈不聞之乎願爲我畫便計俾我得走故道及
所至燕賞如先王禮則那顏之賜多矣敢請而備兵
使萬世德因與分守使賈仁元分巡使邢珣太僕卿
張孔修請於臺御史曹千登按瓦剌在嘉峪關西卜
隆河之北而諸虜旣云西搶則何不直走西底而乃
枉道南渡哉此或虛聲以恫喝人亦安可知時政慮
南山無邊壩僅以一口爲限而況由遼東不數日可
飛渡訛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而我河西將卒
又散處營中各子五百餘里而遠有如倉卒告倣則
武由錄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五

四十六

邊胡以相恤於是下令關吏毋得內虜騎虜竟擁
衆壓境上且有後言欲市馬千餘匹邊吏以爲非我
市夷不許乃令諸虜走川底道虜復請曰極知太師
法嚴願吾道遠馬已疲倦且川底險而我諸父兄衆
又皆在南山必大會會議然後可行事我必不走嘉
峪嘉峪則瓦剌舉而制置使光先迫諸虜請遂遵俺
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兒關門走洪水扁都口出境
往迤北野馬川休舍先是丙子夏俺答由甘州昌寧
湖至寧遠堡關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過積梁山
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

馬營泉腦扁都口出也是時卜失免僧隱布台吉莊
禿賴偕麟素兒拓不能着力免偕碑馬免打正亦欲
西擒而適莊禿賴遣夷使板龍恰視活佛活佛言若
等欲西擒今歲殊無吉日也頃之切盡黃台吉計音
又至於是板龍恰遣莊禿賴等勿出師合諸廣騎大
率萬二千有奇而並欲往甘州潛師勿出或言今歲
略諸查而明年始事瓦剌也是後御史楊有仁及給
諫顧九思劾西事奏報緩期上有詔討諸邊吏俸
三月已兵尚書張佳胤追諭前臺臣董世茂候東萊
聽俺答道經內地以致夷酋得請爲比於是詔奪
武功錄

蒙古源流卷之四

六

四十四

兩人詰命其十一月及言黃台吉遂與火落赤從沙
塘川哈喇只溝入內邊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
十二月及言黃台吉義子我僧大盜順花堡邊邊卒
詰問我僧大遂發鳴鎗中我卒姚二死之火將軍劉
承嗣奮勇而前追諸騎獨斬我僧大而還以故及言
黃台吉益欲報之制置使尤先遣遊擊范子忠及官
通宛大才牛哇子勞及酋行至鹽池川及酋執我官
使於是麥力哥乘機扶我市賞後以扯力克副對譙
讓甚急始還巢語在扯力克傳然及言黃台吉竟與
火落赤挾我建城修寺而後還也頃之及言黃台吉

遣夷使乞答魯恰巴答而克吳男抄胡兒遣二拾金
等赴甘州請我僧大人命因率馬四匹請與姚千戶
焚檣願輸罰而我塞上亦稍予段棧以資犒勞費其
明年春兵尚書嚴清奏臺臣奏大略欲虜王諭及言
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移帳東歸其五月宜大制置使
洛亦使通官戈陶偕扯力克使者齎海外調及酋
酋志在擒番然與火落赤離羣矣其六月及言黃台
吉偕抄胡兒引衆馳黃河臘搶生番阿尔力覺先帥
兵絕其歸路然後掩虜戰破之生獲十餘騎而及言
黃台吉遂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川時二十一日

武功錄

蒙古源流卷之四

七

也於是臺御史子登檄守巡使遣官通張達告酋婦
西牧之不利已有明驗越還巢酋婦聞漢使語泣下
蔽面然猶豫不決已官通許松行間及妻始議還巢
唯請故道從扁都關門入境制置使許諾令所在犒
喪如禮其七月及妻及其子引精兵七百扶柩東還
餘悉置海上是時火落赤亦使脫谷大博思痛等執
縛送之靈樞進口我裨將陳善道從樞至黃馬圈去
口三十里止舍而部虜五百餘騎後至會莫彊欲入
邊遂將張君恩楊國相弗容入爭論蒼頭軍哀古遂
反刀毆達婦婦傾跌下馬諸虜皆鼓掌攘臂而起而

酋使牛的箇及脫谷大博思痛等忽從山上撲來佐
聞亂甚傷君恩面貌我軍益發勇矢石如雨虜被矢
石刀劍擊死者二十二人傷十一人墜山岩死者五
人我師死十六人傷十二人墜死四人虜分其半走
河東墩而善道聞砲聲亟馳還去墩不三里逢虜騎
百餘發鳴鏑遂中善道賴萬金良藥得不死虜皆走
京州坡我師追逐生獲牛的箇卜言兀博思痛脫谷
大沙爾當撤爾倘三庫土忽尔八人馬甲刀矢如數
虜始知漢兵弗可敵也奉及酋編拊前告曰願佐旦
日及妻遣酋長恰乞他害陶速太那什等赴洪水而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人

武功錄

誠勿往今三人果死於番漢手而我僧大尸至焚散
于烈饑惟威正恰及言黃台吉猶得裹其骸骨以歸
也

麥力哥又名麥力昆然亦有名麥力昆者乃喀羅土
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以俺答受封故得與着力
克克吳並除指揮食事丙戌八月喀羅土蠻西牧也
麥力哥輒與俱往至川底已十月矣川底地寒乏水
草而又以客久人馬俱疲麥力哥乃遣二十騎送奉
番文索帽段琵琶葡萄麝毯海青白表紅錦紙皮箱
及米麵諸什物且有後言言必欲百餘袋或千餘袋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武功錄

紛紛挾我肅州請開市是時備肅州兵者朱正色師
裨將孟孝臣拒以肅州無開市例況地狹民貧所請
又非土產此明以難我我惟知塞上精兵殺滅而屬
將奈何哉虜使乃言吾屬十萬餘騎尚後至竊恐煩
將軍已已也於是犒勞而去其十一月套虜復肅使
者番書索我開市大賞正色亟使通事人高尚仁把
卜肖馳老營調虜因以羽檄趨標兵傳發而會把卜
肖還侍令箭問諸番手信正色問把卜肖胡遲卜肖
且言爲虜營所繫今虜以三萬騎入邊矣頃之虜果
擁衆而前砲聲震地我師鏖戰于紅橋以儼來告正

色易戎服躬提兵出郊關大張旂鼓聲鐸如也孝臣乃帥指揮汪承宣諸子虜酋賞色大怒髮指冠罵曰奈何賊臨城而予賞乎即偕宣馳紅橋詣將軍殊疾力戰虜望見坡上高標冉冉自天而下大驚乃罷戰圍我頭墩腰墩色因麾勇敢士六百人捕伏道左而微使二百騎以次第下馬扒沙溝盛盛內復上馬徘徊忽飛沙沙蔽虜面我師多所斬獲然虜亦止登空心墩矣先是虜遣諸騎從道上捕我謀者及得謀者則又恐傳虜中事皆繫以鋼鎗後聞正色至始解縛於是謀者披髮帶水而來以何虜從空心墩使使者

武功錄

卷之四

十

以四十五

丘脫兒復請市有番文文大略問咱兩家兵勢孰雄且言我肅州尚萬餘騎吾何畏哉詞大不敬備兵使以爲東市已革肅州故無大賞費何至挾而謀我益堅約不從使者請召捕虜卜喇問狀卜喇言空心墩果精兵萬餘也我師於是移壁壁豆墩虜乃分爲二道從東西河掘邊出境大言吾姑去不久當復入索賞且番子人畜皆匿二墩院吾必擊破之然後已今且與將軍約約二三日一入略不然者吾弟以精兵五十人阻其東道何問肅州一孤城哉日虜復自酸棗林明沙窩入邊所殺略臨水堡黃泥鋪河清驛

武功錄

卷之四

十一

以四十五

及西店子永定莊亂骨堆番夷王刺麻僧蛇眼結思冬等馬牛羊未可更僕數也虜始薄臨水時裨將余世威見爲去明沙窩不遠請于正色正色明而習于兵趨三軍下馬人牽馬五匹闕匿堡中而又以舊營曠闊旋改爲小營置火砲居外於是布陳神槍爲一層弓箭手爲一層凡三層皆坐地下聽軍中鼓發以次起立出擊賊賊不退則執刀伏地然後麾二層坐起亦如之是時將軍令下諸將皆仰面視旂鼓出萬死不顧一生毋違者諸將復以旂志高懸樹木已積柴如山暮夜始乘柴舉火火光燭天虜以黑夜遠

歸乃十二月還巢也。所遺部落甚多。其明年正月抄胡兒使使者卜刺害等爲諸部請食物兩臺以爲誘。麥力哥亂者實襖兒都司夷酋毛大也。亟以毛大獻我并罰治鹵略事。我子若上賞。於是命肅州衛治尉侍犒卜刺害而許以桃棗沙糖段巾米麵茶片。曰：善自治事。漢太師不欺若也。因遣通事人夏才及來虜拜三戶。並告虜中皆叩頭唯唯。麥酋罪當誅。顧其人已東還。奈何責及我酋長子。我酋長故知麥力哥東歸時悉還所鹵略塞上。且有罰罰它佗一頭馬二匹。羊五頭。既已折刀爲誓而去。今毛大貪夷也。我胡

武功錄

《麥子刺傷案》

十二

四百十

中呼爲餓狗而況以呼囉事久往北山捨瓦刺其何牛羊之足罰乎。使者凡三往返兩臺竟不許。其二月虜酋各應黃台吉及王把都兒遣夷使土刺亦事索我執虜俄大擒虜卜刺速可。說者欲釋兩酋姑置毛大。方在猶豫久未決。而道胡中亦有議議以馬八匹。麻八頭。牛一羊二贖俄大罪。以俄大常略我遊擊范子忠故也。而又代毛大出馬一匹。羊各二頭。邊吏終不許。其三月抄胡兒還至新城外邊頗聞速可死於圍。殊快快不自樂。其四月抄胡兒移牧威虜鎮夷河堅執毛大。今從北山還套矣。所遺部落以無王

未可約束。於是立巡邏達虜。月給人米三斗布一疋。而我乃與王把都兒着力兇台吉反。成他不能追講前事。諸虜頗欲得卜刺兩虜急。乃出張文殊保等二人牽馬麻八十三頭牛二十九頭羊七百三十二頭。曰：亡有所未備。則我速可之死豈不足以相當乎。已復出罰服駝一頭馬三匹牛七頭羊四十一頭。羊皮一十二張。牛皮一張。毛氈四片。皮襖二襲。氈襖二襲。皮繩毛繩各四條。箭二枝。大率約麥力哥及王把都馬一牛五羊七。已足九九罰服矣。是日犒勞從者。即移寧夏軍拾刺乞炭市賞。頃之上幸從兵尚書嚴

武功錄

《克復刺傷案》

十三

四百十

清議。詔釋卜刺俄大。令勿捕毛大。并皆得除罪也。始麥力哥爲恰台吉講和。于時扯力克之勢重。意頗偏恰台吉。而以米百袋牛百頭私佐之。頃以扯力克命。獨先諸虜東還。得免於斧鉞。麥力於是議時務矣。克兒亦喀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俺答時與賓鬼逐牧甘州塞外水草。及款塞。授我指揮食事。已輒復去。甲戌冬俺答欲爲吳等請市甘肅。先期檄吳等毋亂邊。制遣使石茂華以爲不可。乃議撫賞。而鄭洛則以爲喀羅部酋既開市雲中。復請我甘肅胡爲者。於是賓鬼好。謂克兒曰：若胡誘我徒自疲耳。乃

大略諸村落。亂甚。先是階州木竹坪番賊執我衛守使范廷武後乃贖以馬驢牛羊及段布毯條衣服諸什物得解免。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我三岔花背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唯是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願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大。且今俺答禁論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受職任事之忠。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一遇有倣即令俺答禁論。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然後邊吏凜凜于明威。其明年三月。

武功錄

《克臬列傳卷

十四

百十

克臬乃佐賓免復請建寺。且開市辭極恭順。我亦誠勿捨番。臬等唯唯。敬如太師約。於是制置使邵光先議開市。其十二月遂開洪水扁都口市。已又開莊浪岔口堡。鐸夫墩小市。語在賓免傳。是後克臬于我僧大盜邊與我師角。中流矢死。頃克臬以互市至大與我邊吏論欲贖死者命。語在拙力克傳。是年按臣董子行。念克臬丙兔居莽刺川久。而又加以抄胡兒火落赤等。視為奇貨。當復起。乃上書請分固鎮兵以備邊。與御史屠叔方意大略同。丁亥正月克臬以互市還畏生番。乃遣哈達于。請西寧兵送之。其明年四

月克臬引火落赤逐牧河以南。寬漫水草。光先復令順義王諭以東還。不然亦當歸西海。書去。久不報。居歲餘庚寅秋克臬大會火落赤。揣庫兒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及吉囊宰僧惟正他下囊明暗台吉。阿赤兔真相阿那失加阿那賓等。數萬騎託言建寺。乃擁衆大鈔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山之間。而時或出沒歸德捏工沙溝。及武勝馬營水柞。與夫老虎溝。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殺略通事人。火力赤楊真。土人李松周思等。馬牛羊亡筭。於是河洮之間紛紛又見告矣。御史張天德以狀聞。語在火落赤傳。是年七月。偕

武功錄

《克臬列傳卷

十五

百十

拙力克。寇我洮河。語在拙力克傳。其明年二月克臬復引火落赤可卜列潛居莽刺川西山。我總戎尤繼先提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亡筭。臬乃引衆逃。先是臬等吞食西番四番有積怨于臬。以故哈六東略六部等。出番兵一百人韓六韓完等。出番兵五十人。誓滅此而後朝食。識者已知鼓番為破虜奇策矣。是歲克臬復連火酋馳加峪關欲出我關。吏所不意。倉卒冠甘州計未售。大都克臬碌碌。不過依丙兔而起。頃與火酋扯酋亂。始益强悍。然假諸番而強也。曩者抄胡兒。當遣切盡安兔等。

請死罪。我塞上陳兵甚都。然後延使者入。會克昊以市事至。傍觀見兵威。大自惶懼。至變色易容。乃信克昊益因人成事者也。

讚曰

關右豈非故三邊哉。然今非徒三邊也。自遼西牧。臭等窟居。莽刺而莽刺。又爲一邊。余聞其下美水草。諸酋得恃以爲命。始事者議除燒荒之令。何哉。妄言黃台吉威正恰。我僧大。今安在。臭酋猶不漂漂耶。乃聞麥力東還得保首領。則未嘗不爲西虜大息也。

武功錄

克昊列傳

六

火落赤列傳

火落赤亦喀羅土蠻。把都兒黃白吉弟也。辛未春。火落赤乃聞俺答稱臣奉貢。弗思約束。以徵惠於漢官。而顧偕把都兒。着力兔及緯羅哥黑探把都兒。我綽兔阿卜害等二千餘騎。馳山丹大泉止壁。使古寨阿刺帳等十二人分道走。一道走涼州。謂臺御史楊錦。一道走永昌。謂御史劉竟卿。皆稱引把力台吉。綽力兔台吉。大賓兔。小賓兔。欲入貢。兩臺許從吉。能入不然。如必強我。獨欲從甘肅入。則恐虜酋不能爲表。而况道遠。行且疲千馬也。夷使皆叩頭。稱那顏所言爲是。我乃犒使布疋。及酒食。因遣通事人郭文禮。楊忠與俱。是時火會志在出嘉峪關。搶哈密。款塞終非實意。識者已知此酋異日必爲西陲患矣。迺先遣五百騎從黃草溝迤南走。以觀我師進退。我師果出郊。接虜戰。火落赤躬帥百餘騎前曰。吾無犯塞意也。塞上奈何不予重賞。而又禁我毋西略。則豈欲我等餓餓死乎。乃擁二子騎從紅山觀音中渠。小沙渠湖。馳西店子。略西番刺爾等族。已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馬牛羊。真帖木兒疾力戰。斬虜首二級。虜即返黃草壩休舍。旦日虜皆馳紅泉。我師尾虜至東樂。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七

嘉慶二十五年

堡。迤西山羊鋪而火落赤把都兒則帥二百騎從壕頭邊邊接我通事人王名幸爲我告太師。予我酒食。我迺去。先是明詔詔各邊共結和好。以全大信。以故都護竟下令擊牛酒。以犒火酋。火酋乃走板橋堡。野豬灣湖止壁居。一二日始透高臺鎮。夷水塘湖。而會我師。先已燒荒。乏草。弗可居。亟由三尖海子塩池。雙井兒。臨水中渠。走肅州。迤北。譚家堡。然後過燧泉堡。清水河。馬營溝。再冉馳倉兒湖。新城。透加峪關。已迺從水關出塞。透大草灘。然火酋雖倔強。猶奉我將軍令。漢使亦日夜趨虜行。虜馳無敢後也。其明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十八

卷四

年二月。火落赤復從涼永山丹。直走肅州。我塞上恐虜走故道。乃東備寧遠。西備山丹洪水。諸當路塞。是時切盡黃台吉。亦假道西倉。語在切盡黃台吉傳。久之。阿赤兔又引切盡黃台吉。火落赤等八千餘騎。馳武勝堡。堡吏李崇勲阻之。阿赤兔好謂勲曰。將軍亦嘗聞搶番者乎。今西番從黑松來。搶我胡中馬牛。及漢所予金帛殆盡。我安能須吏自緩。亟奪關而去。直趨西山外邊。諸酋亦先捷險。以奇兵伏林中。虜騎至。伏兵從林中起。發弓矢。虜人馬不及避。半中流矢。疾馳而虜又弗得地勢。無可逃避。迺返馬營溝。虜已餓

三日餘矣。阿赤兔疑通事人洩之。今番得以蚤備。怨甚。迺告塞吏。亟欲索牛酒。御史韓應庚見番虜皆由內地相仇殺。爲必報之仇。我弗可以威阻。虜又弗能解甲還。勢且久。牧擾我塞上。數數然矣。迺上書。請備邊。益嚴時。萬曆癸未也。而給諫蕭彥御史屠叔方皆後先行邊。所上邊計多弗載。是歲火酋請得涼州賣馬。至百餘匹。居二三年。丙戌。火落赤爲抄胡兒請犯石硤口罪。罰馬牛羊各有數。其六月。喀羅土蠻擁衆屯南山。與火落赤議。以略黃毛爲務。所至騷擾。燕勞如禮。其七月。果與抄胡兒等殺略番土人民。馬牛羊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十九

卷五

亡算語在喀羅土蠻及抄胡兒傳。其八月。阿榜台吉法當市。而以從世父火落赤故未及與。是時南山及野馬川胡騎塞道。煙塵不絕。聲言槍斃槍斃瓦刺大都志在諸番。而瓦刺特寓言耳。頃之。遂與抄胡兒等刑白馬以祭。旂盡。策從石涯馳西寧。已迺從碾伯水磨溝。勝番漢。大鈔生番白和尚等族。於是。以所略爲營。段家灣。旦日從哈喇只溝而還。先是分巡使玠太僕卿孔修。便使馳告火酋。令其從洪水扁都口出。竟直走赤斤河。毋得擾我內道。然火酋則非復曩者事也。竟入內。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明年二月。火

落亦抄胡兒復引海虜且且台吉渡河而南制置使
光先移備兵使石櫛亟遣官通事白蘭兒曉譬火酋
以禍福誠毋鈔洮河而會火酋首領班隆等在把爾
谷台吉營於是總戎劉承嗣遣副千戶李福保及通
事人段因大胡祿火力赤而遊擊將軍王鐵塊亦遣
通事人楊計保大阿都只乘馬六匹并皆從鎮海堡
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阿爾貢且朵爾加黑巴
且答巴等有餘騎執四人殺之亡得逃而塞上猶未
之知也居亡何白蘭兒還自胡中問福保等安在白
蘭兒具言往返未接對也塞上疑此人必死於虜手

武功錄

《金澤赤刻傳》

二十

賈十一

迺遣通事人蘆伏偕小阿都只往問之僅遺枯骨道
上皆指以爲胡祿歸而白於備兵使檳櫛曰奈何妄
指枯骨而云胡祿乎乃問諸火酋火酋對曰我曾見
思哥密腹漢人皮襖類李福保者此爲思哥密所殺
當無疑檳又曰奈何妄稱人衣而云福保衣手蓋恐
虜酋假手於我而因得以蠶食諸番以故弗信虜酋
言而適番人板的失加來歸降始得思哥密殺我官
通狀先是思哥密由我居人趙家保人肅家保居帳
中目擊之檳迺亟遣官通馬仲得哈爾力趙奔牙等
分道而馳黃河憲麻兒崖之間視死者骸骨則大荒

以外林禽野大走者如雲安在其爲屍骸也塞吏於
是相與歎曰福保等骸骨弗可復歸矣乃遣番僧趨
獻首發難者而生番乃堅約不從漢使者言制置使
光先益大怒以爲此福自款塞以來所不見者乃請
比突未時南番遣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福保
等則有宣大官通楊亮例可比於是議贈福保勳階
以爲死王事者勸其四月火落赤帥部酋掘邊墻堡
吏匿不以告其六月我僧大盜邊中流矢死火落赤
率其骸骨焚之而去居亡何火酋迺以番文索我築
城修寺然後請罷兵邊吏堅不可以爲先年築城爲
武功錄

《金澤赤刻傳》

二十一

賈十二

優僉答今弗可引以爲比且修寺禮佛虜得藉口以
蹂踐我內地也其六月順義王扯力克及三娘子趨
麥力哥東歸獨友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竟不從黑
勞赤蓋我所稱火落赤也先是抄胡兒火落赤威正
三部並以迎佛西來久弗歸而僅歸其一部今二部
仇瓦拾番虔劉我民歲無寧日以故御史左丞魏時
亮上書慮之甚悉是月西寧備兵使萬世德遣通事
人魏文禮馳西海仰華寺詞虜互市會有友言黃台
吉之難火酋不與俱往幸保酋領於是以前生番爲
務得刺卜兒之衆固千餘矣而制置使部光先臺御

史曹子登恐番虜合勢益不可支計剪滅其羽翼初翼成而西事岌岌矣其九月火酋馳西寧境上先是紅帽生番祁李二氏最悍悍風不欲從虜虜亦恨其盜馬之仇服屬中國酋欲收以爲部亡從也是時火酋聲取祁李及昂藏班撒手信而道路紛紛言火酋已得紅番矣子登故知諸番視祁李爲鄉背祁李去後從者益盛乃下令令紅番毋從火酋敢不如令者以黑松莊浪兵往正之於是火酋以未收紅番爲難退遁西海頃之火酋趨湟左而紅番且令爾加刺上兒果引諸虜從邊外思哥密族出思打壩破遂入寄

武功錄

卷之六

二十二

四

才溝奪祁家西番祁和尚牛羊三千餘頭略三人殺二人傷七人我裨將陳治副提兵數十人馳水草溝壓虜虜殺我軍二人傷居民楊天恩梁計先等七人傷兵卒異逢吉我亦射三虜皆死之奪其馬騾而還後以兵寡亡援虜乃得走捏尔朵硤已還本溝撒尔灣紅崖寺即池秋池復走南川略田家寨馬牛羊大率五六百頭執居民李均兒童男徐黃子受保子遂從扁道溝出境而會我援兵至皆追亡逐北劍斬刺上兒傳首寨上奪獲夷帽皮襖及靴撒袋弓矢各有數然火酋亦畏我塞上罰治乃認爲恭順及接見

漢使則曰紅帽旁近邊而與熟番漢人相善今以負馬牛故致有今日若與虜無與也者刺上兒素非心從火酋而一日盜虜馬逆擊王鐵壘遂乘機奪其肥壯馬怨是以引火酋深入寇語在御史楊有仁疏初火酋破滅多思歹星吉倉二族甚亡辜子登以爲諸番富有死狐悲意且協守魯光祖所提土兵又皆勇敢士登因得用爲計畫其七月火酋使使者脫谷大博思痛等送反言黃台吉喪其十月與莊禿賴牙牙乞等大鈔我西寧諸寨堡語在莊禿賴傳其明年四月火酋憤黃毛執慌忽兒慌忽兒逃還於是大會

武功錄

卷之六

二十三

四

諸虜報之乃分置家室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置居山其牙赤置居加峪關皆外邊而火酋以恭將馬應時故自邊內失海子請置水塘曰願那顏爲我聞視之且吾所徵順義吉囊及恭谷兒台吉把都兒台吉青把都兒苦養兵已旦莫發矣今吾先遣矮卜哥恰提兵二千人出肅州下隆吉河視水草行有月頃之抄把六首亦先以精兵三百騎至及從風營大泉中分營而以一營馳山前一營馳山後與火酋合兵並至關西使巡邊夷俄再賴來告我迺獨勞酒食而去先是應時以夷僧爲譯者偽造甚巨符篆

齊胡中有死罪。而以教首婦習番字功微。遣入求救於順義王。順義王致書臺臣。得因火落赤請救。遂拔去。自是之後。應時出入虜帳。漸至今官。以故火酋恃以爲恩。後迫使命。稍移臨遷新城。迺謂時曰。我有德於若。若奈何忘我乎。春退而治賞。亦親詣新城。邀下於是。請增撫賞費。凡七十金。而又以賞物不潔。榜掠千戶周繼祖。及執事者。皆數十。然後命蒼頭軍走馬相戲。以爲虜歡。虜果歡。復請市。而會回夷莫明等三十人至。春令與火酋市。市馬百匹。羊千頭。已。有鬼妻及其子額成格。子塔他。上。蒙首領打賴恰。着力鬼武功錄

《公羊未刊傳

二十四

三十

牙赤使者必邪氣威正邦什。又至。已。火落赤阿榜台吉使者拜。要台吉。又至。皆索我賞。威正邦什曰。吾欲從鎮羌關門。馳海臘拜。要曰。吾欲從山後。馳紅崖。聲欲搶黃毛。黃毛兵在額矣。而御史徐大化。劾奏馬應賤。大都以回虜不可合。使火酋得執爲故事。且瓦刺在回夷哈密之北。進則慮回之規。知遲則懼回之襲。其後以故虜不敢入。瓦刺我其以漁人收蚌蠃乎。乃其機則係於回。回藉中國以自庇。今遲回虜互市。虜將視回爲外府。稍不如意。勢且伐之。回計亡聊。必折而臣於虜。回虜既合。則虜無藩籬之阻。可以高

居哈密。置檣瓦刺。毋論能收瓦刺與否。虜卽與瓦刺解構。將奈肅州何哉。後兵尚書王一鶴亦請曰。始火酋偕阿榜台吉之請。救我水塘也。其說爲備。莊酋甚哀。此固倉牧水草。而實假我以誇胡衆。且得倚之內擾異日。又據以爲巢。此不可不知也。其明年十月。火酋爲瓦刺。它上。蒙請罰治。久不報。是時御史崔景榮以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迺上書言。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成正等之水塘。皆宜嚴爲禁。其明年二月。臨洮天鼓鳴如雷。其四月。固原地震。火酋志在洮河。又擁衆馳歸德所。計欲挾歸德。移捏工川。而會真相台武功錄

《公羊未刊傳

二五

三十一

吉亦欲爭得之。亟遣其子揣庫兒等三十餘騎。來大木十圍以上。將萬餘本。置牙上。以疾興工。於是制置使梅友松。臺御史趙可懷。以爲逼近西寧。會議河洮之虜。自丙兔及克臭等。遂收礮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捏工。將將滋蔓。難圖矣。迺決策募番兵。前是阿力族。酋長桑節省所生十三子。爲虜滅其二子。今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請收番以驅虜。是或一道也。頃之給諫薛三才上書陳邊計。略引世廟齋居決事。慮亡不在邊。每邊書至。輒出。御札問計帷幄大臣。一日至三四下。而其甚者則召至後

范面議意在請上重邊務也然上已從大司馬議發馬價十萬以佐其肅之急蓋自火落赤橋庫兒及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吉囊等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免耳相台吉克莫阿邦失加阿邦寬賓免妻男等起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兩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作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老虎溝紅崖子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而使西寧爲魚肉頃之虜騎散走靠羊撒道達洛巴族數人自洮州還執而殺之已廼帥酋長威正台吉擺武功錄

卷之六

二十六

四十五

引衆鈔自舊洮州古尔占堡至熱番三若族凡三十餘里馬牛羊皆闕匿堡中虜遁急攻堡曰若不出馬牛羊吾攻若堡也因乘風舉火焚燒三若族而備守使高崇謙趙魁從城上發火砲火箭如雨而下擊虜虜退而止壁山坡於是副總戎李聯芳提兵一千六百九十人馳土門堡裨將李龍丁文臣提兵七百二十六人馳火煙口虜方略我清泥河牛羊二百有餘頭而我兩將軍合兵而前乃並馳沙巴兒山頂是時虜已分兩道走而老營伏包家大頂以待我師我師

亦復分營而屬孫將軍繼祖李將軍寵丁將軍文臣周將軍輔賀將軍汝登包將軍繼賢提兵七百二十有六人爲中將軍趙千麻舊墩山口高將軍崇議提兵二百八十七人爲左將軍趙千麻杓山口李將軍聯芳韓將軍啓太譚將軍賓郎將軍應地提兵九百六十四人爲右將軍趙包家大頂頂以上有煙墩一座三面皆漫坡而獨南面不二十步爲陡崖深溝豈右將軍死所乎群虜望見右將軍從漫坡冉冉而上出零騎誘我師我師見爲虜寡呼蒼頭軍拜言鬼等虜虜遁從溝中僉倅起衝我鋒甚銳我兵中斷首尾不相接李將軍聯芳急下馬呼三軍三軍皆不下馬還視虜虜已陳兵而前我師四面走聯芳與兵士楊孟夏等十餘人獨中立奮死發乘矢所擊殺甚多顧力盡力疲亡可奈何然足不移寸步勇矣虜酋鵠兒竟舞刀砍右將軍聯芳及啓太及賓及應地及兵士孟勇等大率一百一十二人重輕傷凡三十八人奪馬佐駝凡六百九十三頭盔甲及槍砲諸什物亡算是時我兵奔北獨南面者多不及追然自相蹂踐墜崖谷死者十有六七已左將軍戰於舊墩左將軍又敗已中將軍戰於麻杓中將軍又敗計番人包完

武功錄

卷之七

四十六

上春和尙馬牛羊被齒者亦皆以百數而火酋迺揚
揚椎衆還控工川也於是御史崔景榮請薄責順義
王令縛獻火酋而議者以爲不宜令虜合也嘉賓中
合於宣大則宣大危萬曆初合于遼東則遼東危今
合於甘固則甘固危乃劾奏當事諸邊吏而府丞李
禎因以書請祛四弊行六術而歸重於二策御史張
天德亦欲聯屬番族以樹藩籬語皆在奏疏是後給
諫張希臯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應登張貞觀徐
桓御史周孔教樊玉衡皆後先上書或請募河南山
東勇敢士或請革火酋市賞或請主戰或請繩扯力

武功錄

二火落赤則傳

三八

四

克以主謀法或請追論始禍者曩時西寧之變扯酋
猶可諉曰遠不及知今者躬馳塞上而况火酋每入
寇則多扯力克部夷誠無辭於塞吏之問矣其七月
扯力克至河西傳檄火酋欲詣奉刺川而火酋適平
輕騎迎於道遂引扯酋萬餘騎從綽遜口馳掣工川
而扯力克亦欲大鈔我河洮松茂而火酋真相皆熟
習洮岷者願爲先鋒驍聚驚撥得隴望蜀於是制置
使梅友松請拜土官指揮營光祖爲遊擊將軍提兵
一千人援西寧而以弟光國祿之從李禎議也其八
月火酋寇河州卽藏上寺灘以先期有戒秋毫亡犯

然我兵壁寧哈刺耳記及老鴨烏龍莫泥葱花嶺諸
要道未嘗須臾不戒嚴也而火酋乃糾扯力克及真
相台吉竟從寧哈刺耳記入河州迤東索我驍段金
銀然邊吏奉有明詔革扯酋市賞矣乃竟攻我河
州臨洮語在扯力克傳上又不惜帑金數十萬
特簡制置使而召輔臣商議邊事已大會公卿庭中
舉將材邊無遺畫而大學士王錫爵亦言邊事與古
相反者一况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
拾書多弗載而給諫張希臯御史秦大鸞張應揚李
本固邵以仁皆以書奏豈皆非金規石畫哉亡何切

武功錄

二火落赤則傳

二十九

四

盡妣吉又見告矣謂扯酋與火酋會謀欲大鈔我甘
州時扯酋能不及僥倖而亡失免又不及老吉能徒
以火落赤鳴張狼聲陰陽其間安在不旦夕亂也是
月也上從兵尙書王一鶚議贈李聯芳都督同知
罰劉承嗣高崇謙以下有差其九月給諫張棟劾督
臣梅友松臺臣趙可懷奏報未當狀大都按虜騎二
萬而云六萬且虜往來亂寺堡馬家灘景古城大率
二十四日洮岷之間死人如麻而云絕無搶掠生獲
一人射酋長二人斬首四十級而云醜虜受挫不爲
不多獨不念李芳等六將軍皆相率陣亡乎先是周

御史孔教劾始釀禍者乃奪故制置使先恩蔭而調臺臣李廷儀頃之科臣恐啓後人畏事趨避不前迺復以書奏後竟調南然始事者惴惴矣居有頃廷儀亦上書陳扯酋及火酋事其略曰虜王奉詔西牧非私行也以馬羸獲運南山又盡非內地也卽請市請賞而第以一使者來又非虜王內擾也部酋卽間有逆義我師不無討治又盡非亡當也顧聞之閣臣及部臣科臣而未敢仰塵宵旰故臺臣未之知耳且李魁之敗於瓦剌也僉事臣萬世德許火酋以爵賞令其謀處非以夷攻夷之法乎後果許獻我友

武功錄

三

三

三

三

虜四人與盛甲馬驢動以百數而會光先物故迺偏中止自臣到官管事頗聞火酋索手信希爵賞業已有嚴禁今西寧之事乃不自悔曰將卒失在窮迫而奈何以爲甘肅貽之乎臣聞未款之先亦不刺爲河西患俺答苦囊諸酋亦圖瓦剌搶西盡虔劉我內地矣况頃者扯酋向番索信亦率俺答故事而皆謂今日始之可乎哉臣誠愚戇不識大計終願從督臣梅友松更訂要約之說惟陛下財察已督臣友松亦劾奏參將鄧鳳不法狀始景古城之戰臣所徵者莊浪兵耳而鳳迺請往因列爲三營總戎劉承嗣李芳

爲一營營東山鄧鳳爲一營營丙山遊擊孟孝臣郭有光爲一營營居中鳳陰携着力兇部虜四人內質故鳳敢爲前列然不使衆聞有質虜也迺召嗣嗣至西山則虜形已露亟欲徵東山軍合營鳳謂此火酋來獻我人口無故而移壁徙爲虜所嫺笑於是趨孝臣詣虜營論事行不至二十步虜皆披甲鼓噪嗣已知幸中虜計卽呼孝臣還營虜迺騎馬而前衝我軍我軍銃砲並發斬首二級虜復下馬伏地步衝李芳營亂戰傷承嗣盛甲及戰馬賴左右救得潰圍解免然芳及何把總天衡魏把總承勳賈千總守義李中

武功錄

三

三

三

軍如玉國瑞死者九二百四十有六人執是以問鳳鳳胡爲陰携質虜及虜已發難而不赴救其將何辭以對哉書奏下戎部問狀然與部使所列迺異矣其十月蜀臺臣李尚思以扯酋雖還而火酋尙牧捏工川迺令天全六番播州諸土吏治兵以備虜制置使洛亦請嚴爲禁禁走故道火落赤竟引吉囊那土失兇詣甘肅外邊假故道居有頃桑橫台吉從莽刺川遣阿赤兒引小酋羊羔兒上撒馳邊外撒刺族視道路行至寫常溝逢番官韓恩韓亦速及偏將軍原進學蒼頭原秉儒薛梅執之來獻乃屬進學訊問而

阿赤兒親真相台吉第桑橫台吉姊妹子也在胡中爲掌標把都兒部兵三百人常以月明時隨桑橫台吉從虜王及火真自大山入漢地以搶略爲務於是以前赤兒繫獄故事捕斬頭目首領恰把都兒者予百金迺賜韓恩冠帶及百金他皆犒以金錢有差先是進學遣通事人馬二秋應雷等二十人與乞台熱齊鎮兒吉等五人微走捏工視火酋瞞其移帳輒舉火焚所運木令不得建寺適使者至火酋果涉捏工迺南桑腦兒等急走杓牙卜乘大風舉火燒一日夜尺寸亡所遺然則鼓舞之効可知矣於是復下令令諸番有能捕斬火落赤及真相台吉等酋長首級大者千金小者百金王內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官驛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外番哈著加他兒察之果驛死董刺上巴恰麻泥巴失牙什憐牙囊必台失土巴恰把罕鬼打尔罕巴失卜纏台都兒土加首領木兒節且令山頗答巴兒史答土巴害巴都兒湯古巴都兒巴爾其他上囊竹尔友恰禾禾反巴都兒只來巴都兒皆扯酋火酋頭目也已迺出阿赤兒庭中問狀言亦如之初督臣皆以幕府上功首虜迺異僅揭移關部至是友松始以請上聖亦諸將

校二十日鋒鏑之交六晝夜雷雨之慘死暴沙場生者脫身萬死功自不可沒也其十一月虜酋等由嘉峪關外邊西還獨卜失兔等擁衆掘我水泉邊壩我師雲翔而起追逐三十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九十五級奪獲初書及生靈四杆威靈三隻今箭九枝帳房五十九頂多金書封冊佛像香藏之物馬驢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戎器連衣酥酪肉塊不可勝數而卜失兔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幾死皆奔走南山道其十二月制置使洛與臺臣趙可懷移書甘肅臺臣余之禎以爲縣賞甚輕大會督畫王事梁雲夢少卿王亮及僉事使萬世德郭宗賢副使朱正色參政使胡希舜郎中胡應辰議迺請購火落赤視黃台吉購真相及瓦刺屯上囊鴉兒描庫兒視兀慎擺腰我塞上始購僉客不惜伯魯及萬金黃台吉五千金爵以都指揮僉事兀慎擺腰三千金爵以指揮僉事皆世襲果爾郎胡中且當有擒生獻款者出况堂堂大漢豈無計安國李春白春王現之流復起乎當是之時火酋惟恐虜王東還勢益孤落數數往帳中聲言再寇洮河南搶松茂及噉喇求所以繫虜王者無所不至矣於是御史周盤上書以爲洮河之敗文武將

吏後先解綬者幾二十人而論者猶紛紛不已寧不使虜益驕中國益輕邪臣之愚計莫若以杜酋放歸於巢而於火落赤則明示以不赦且請寬假歲月聽塞上選將練兵便宜行事廟堂之上第垂拱以觀厥成毋事倉皇毋煩論議毋持宋事輕詆款貢之非毋引漢事遷期出塞之效書奏下大司馬問狀其明年正月遊擊劉天俸獄中上書獻火技請破虜上有詔詔臨淮侯李言恭戎政尙書張國彥驗問迺令家屬劉禮運火碑火雷火砲火籠火箭赴演武所閱視果如所言於是滅天俸罪適邊庶得立功是月

武功錄

二八火落赤列傳

三四

火落赤揣庫兒真相等聞塞上精兵十萬聲欲擣二川迺乘冰堅渡黃河馳迤北走獨遺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鵝兒等四百人逐牧蘇刺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乃烏思藏門戶也然番人之欲報虜者可乘而起又當我七鎮精兵雲翔而至於是河州鼓願邊外番長哈六束哈六上果引銳番一百人轄六韓完等引五十人及乞台諸番大率八百人而與我劉將軍承嗣原將軍進學吳將軍顯合兵先遣番人哈奔滅偵虜然後進兵深入蘇刺川南山九七百余里鵝兒等惶倖不虞大兵至亟披甲上馬接戰我師殊疾

力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五十五級奪獲盛甲弓矢亡算生獲可卜列姪拜巴爾的等一十二人拜巴爾的故從威正恰鵝兒入洮州殺我李聯芳者塞吏聞而大喜凱歌而還虜迺以百騎尾其後已師次撒川虜見山峻拒險知我有備盡反踵走而所過保安撤刺諸道番人皆執我白旂舉手加額稱愉快曰將軍爲我驅除虎狼得毋勞苦乎敢以牛酒犒從者其二月火酋復遣拜腰他不郎等十二騎馳沙溝視道里我師屢戰屢泉濟斬敗之斬首虜三級拜腰他不浪卽哈探把都也其三月火酋以虜王旣西還而

武功錄

一八火落赤列傳

卅五

上失兇又新敗比勢孤乃率真相等鼠竄二川是時火真還巢順義王回塞火酋諸部落舉見携貳內外帖然而說者恐海上遠徙於宣天且不便此說皆虛謬也藉非不他失禮易王之說使之落膽則扯酋海上肯并其諸番而遂棄乎給諫張應登乃上書請厚資諸番金茶粟帛以勵之先是制置使洛見諸番頗附虜招徠益力於是生番復自虜歸漢自稱願爲屬番亦旣四十餘族合之凡三萬人給以白旂割付今其赶馬殺賊而諸番皆大喜踴躍人人以殺虜自期許居仁何賓兇妻還我紅帽西番課爾羅漢等十四

照此皆從賓鬼十餘年者而武勝堡馬其撒卜尔加等七族又相率請歸降者二千人給諫張應登乃上書陳四大計其一亦爲收番族也是時議者欲築洛口山寨而土吏楊受獨以爲鐵經山寨故番地請築堡屯番登信以爲可許它若慈山嶺雙池嶺龍洞山皆在絕頂弗可以興築宜建柴堦而加以狼糞煙灶因爲房二所以居番酋令哨兵監之至建堡則請於綽遜口一旦有警則直自番地以達青海豈不蓋乎自後御史李本固深疑於甘涼諸番以昔爲虜鄉導今忽爲我藩籬也是月涼州白虹貫日天鼓晝鳴瓦

武功錄

火落赤別傳

廿六

四十一

獸吐青黑氣上衝於天又三月扯酋以書復制置使洛自言河洮之後聲非自我而恐太師以爲慢言迺遣不浪二人鎔刀說誓以明其無他腸雖然火落赤實我部夷也我何敢背大師之明約而諉之哉亟當大會諸酋長以我夷法論之其六月給諫張棟行邊見爲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旂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於道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迺上書言虜情變詐上幸念甘肅先後發馬價三十二萬有奇今所費幾盡以故爲兵餉計甚備是月制置使洛以論者如網毛而起上書論不深入故書多

不載居亡何火酋使阿友巴等西人馳河州詞我塞邏卒如虎遂捕阿友巴來獻其七月西寧謀者又言火酋與大成姚吉爭奪紅帽西番尙巢海臘會酋兵二千人自治務交願從蒼頭軍效力於虜故臺御史葉夢熊欲征兩川而洛欲征青海顧恐老虜狀貌不甚殊絕軍行不無波及生番先期奏上請以保生番爲誡頃之御史王有功上書極言虜不可信而給諫王德完言三茹未除語在邸狀然自扯酋歸而火酋遁西海與邊去遠矣其八月僧番阿尔力言火酋與吉能克臭把凌台吉永邵卜明愛台吉聲欲馳嘉

武功錄

火落赤別傳

三十七

四十二

峪關寇我甘州於是臺御史魏學曾言虜以老小還巢恐以精兵出我不意倘至嘉峪與火酋會亦法中詭道未可知也乃提兵備靖虜蘭州而以書請居亡何給諫張棟言番兵不足恃今官洛烏藏番兵故楊咎二族所統迺散處嘉與我兵若無干涉其議與太僕丞徐琰同其九月虜王以索賞不如意聲欲反兵以要我時火酋鼠竄西海學曾巡從行間上赤白囊請兵其十一月火酋移帳亦思木川其下西北通高臺東南通歸德王計者急河洮然虜王則決策東還矣火酋反覆爲亂則以兵從事平或請款以賞

我不能旦夕解甲也。明年四月，唃拜發難，火酋過聞，着力兔方在金貴堡，而剪詭氣張蓋等，又佐兵遂借鐵雷，壯禿賴搶達大等，計欲馳寧夏，過分道走舊安邊碑井堡，先鈔黃婦，然後與唃酋合兵。御史孫錦按備兵使楊時寧，檄以奏。其六月，火酋土昧鐵雷師二千騎，從定邊深入嚴子柳門兒羊圈兒，我師屢戰於沙灣，虜騎遂往南馳，語在唃拜傳。其明年三月，永邵卜悔禍，大將軍令獻火酋，得除罪。國家殊不惜五千金，及龍虎將軍秩購火酋頭急也。御史劉芳舉請於上，幸報可。亡何火酋亦令真牙等來款，其八月

武功錄

《金澤未刊傳

卷六

御史方元彦言火酋求款未足，憑請增兵餉，其十一月，永邵卜與火酋復結歡，然火酋亦何當於漢乎。丙申春，臺御史呂珂請於河歸之南，捏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得以圖虞。其二月，火酋渡河而北，乃遣其子揣庫兒偕真相挾諸番移帳，我師挑戰斬首虜七級，生獲板勝恰阿蘭反二人。其六月，火酋從永邵卜復起聲言欲報風怨，是時永酋不能忘西寧，猶火酋不能忘河州也。乃引精兵千餘，寇我蔡旂堡。我師疾力戰，斬首捕虜九十八級，虜乃從金硤口分道走。一道走景古城，一道走古濠，一道走果藏崖，頃之

火落赤請假道歸套。臺御史田樂過，因釋騎以聞。事下大司馬。大司馬以爲如果道川底，則宜任其所之，不然必欲從鎮羌，則當路塞不可不陰爲備也。其八月，火酋竟從乞台走故道，而謀者則又以牛心山麻古灘亂石灘金峽口諸零騎紛紛見告矣。給諫徐成楚上書，部使任萬化馳順義王復欲寇我洮河，今其首領阿賴等十餘騎，在着力兔管，九合大娘子及阿赤兔，不成革麻吉等也。久之，火酋移帳往腦地，去歸德可十二日。去洮河可八日，始唃拜率通事人慶虜，幸射死打兒漢，傷鐵雷，而獨火落赤得逃走。悔此時不及搜首，迺貽禍至今未已也。

武功錄

《金澤未刊傳

卷九

三十一

譜曰

佐闔者傷然扯酋之寇我洮河，永酋之入我嘉峪關，唃拜之鈔我寧夏，豈非火酋佐之哉。何以得晏然清海也。番夷之焚積木，迺今虜不得建寺，此可謂番兵亡益乎。又聞火真遠遜兩川無虜，惜乎仰華寺之無以焚也。點哉乎。火酋時時款，一日不死，西三邊終未安也。

擺腰把都兒兀慎打兒漢列傳

擺腰把都兒兀慎阿不孩子也。所居在野馬川。鴿子堂對天城陽和。去邊可二百餘里。隆慶中。俺答寇我石州。與擺腰兀慎而起時土蠻及襖兒都司。五合六聚。甚屈強控弦之士以二千數。往來哈喇間。後與黃台吉等分道。志在鈔我雲中邊。頃之。入我弘賜堡邊。直薄鎮城索降者。臺御史方達時以倣。聞是歲隆慶庚午也。其明年。貢市成。授我指揮僉事秩居歲餘。黃台吉與諸部不相能。復立守口市。以撫擺腰兀慎。搭力克。五路把林諸酋。時黃台吉所部曰。東哨。大成武功錄。《擺腰把都兒列傳》

四

四

所部曰西哨。此其二大枝也。而擺腰兀慎及五路把林又分爲四小枝。入貢有賞。入市有燕。羈縻之隆。何殷殷也。我譯者董文光旦莫訓以忠孝經。擺腰猶遵約束。歲市如初。後丁丑俺答西行。擺腰輒與俱。既還久之。俺答爲擺腰兀慎請異。詔可之。其於未冬。擺腰爲三娘子。恰台吉講和。竟未成去。明年冬。部夷瓦失戶等盜我瓦窯口。阿的庫等盜我柴溝堡。塞上從此多事矣。已兀慎爭草地。兄弟二人不相容。益鈔邊。明年旱。赤地千里。擺腰迎合諸部三千餘騎。盜我新平邊。以饑故。罪可原也。故偏將軍管一方。李承祿

許以撫賞。拊循而去。頃之。諸酋復帶甲掘邊牆。我軍疾力戰。殺傷大相當。而擺腰朝台吉。亦引六百餘騎馳關市下。挾我大賞。會莫關吏令退舍。夜半窺牆隙。以八十餘騎直走南山。東山背略。鄉民李通牛七十。羊二百。馬十餘騎。出邊。旦日。復帥二百餘騎環關市而立。它皆聚二十一墩。大言必賞。至然後去。於是臺御史鄧林喬。遣通事人師關。勸至守口市。曉譬擺腰。適待命賂門外。國勸通事臺御史意。擺腰自言。吾以行獵至此。索賞。非有它勝。參將弗禮我。及縱其軍。傷我部夷甚衆。我輩以此紛紛請願命。今奉太師命。當

四

四

是御史王之棟。及答道楠。後先劾奏。將吏管一方等。匿不以聞。詔下御史逮問。罰李承祿俸。凡三月。御史又以檄諭順義王。請得罰治。如罰恰不慎也。擺腰把都兒生四子。長速木兒台吉。次冷克木台吉。它弗可考。

兀慎打兒漢台吉。兀慎阿不孩子也。所逐牧。與擺腰同。間至葫蘆海子。控弦之士不及千數。莊皇帝辛未貢市成。兀慎得授我千戶秩。已遷指揮同知。先是俺答寇新州。擺腰兀慎輩。實左右之。給諫溫純。奏臺

御史王遵奏請備邊已俺答擁衆索把漢孫而兀慎等乘隙鈔我弘賜堡有狀慎已著名塞上矣其七月赴新平市與黃台吉擺腰同市其明年秋兀慎擺腰等與黃酋有隙請改市守口幸報可癸酉改元四夷亡不結離來王而給諫蔡汝賢猶聞兀慎堵利兒尙干我塞頃之兀慎竟入貢如初詔優勞之是後貢市不乏戊寅俺荅西行留兀慎主市事兀慎曰我不敢誤乃公事也獨庚寅之役以三月至市口歲杪然後請入市殊驚驚豈諸部酋主使乎不然何比年入盜我陽和及鎮川西陽河邊非兀慎部酋五奴谷武功錄

△擺腰把都兒列傳

四十二

把失補兒害的力圪大麻大小兒合則妹夫襁不害尙不浪部酋我交哭參大兒也兀慎又名打兒漢台吉又名打兒漢那顏又名河兒汗那言

贊曰

擺腰把都兒始奉冠帶備保塞吏抑何恭也與黃酋爭衡要挾市賞新倨又考兀慎擺腰爭地後亡它伏豈碌碌因人成事者與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始把漢孫之降以稽免金女稽免金故兀慎部夷也論款功者豈獨俺荅哉

舊唐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程九思著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上

土蠻打來孫長男也。所部皆朵顏、憐惠、伯戶、鵝毛、壯兔等。控弦之士六萬。最精壯。嘉靖中，移徙黃河北。常引速把亥入海蓋開原。頃之大會矮塔必兀魯台。周十餘萬騎。祭旂纛。聲欲入河東。廣寧後從長勇堡。靜遠堡入。殺略瀋陽。迤南。遼陽。迤北。於是大將軍楊照。擁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十餘級。是歲嘉靖三十

武功錄

《土蠻列傳卷上》

七

八年也。其明年冬，虜騎皆牧馬。凌河聲欲入錦義。時遊擊將軍徐九齡馳廣寧。張元預馳閭陽。驛項虜騎七八萬。復移驪場。去邊可十五里。楊照亟引兵捕伏。十三山驛慶諸虜。諸虜迺從義州大康堡入邊。分爲二枝。一枝由張弼屯伊家谷。走閭陽。一枝由達旦嶺。空中塔走十三山驛。我出士四千。人疾力戰。破之。斬首虜十級。奪獲馬二十二騎。項之從十三山驛馳張弼屯。而以三百人備千家屯。屯中墻軍兵少。又諸屯之衝也。諸虜果揚揚騎馬走張弼屯。照復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殺我軍丘祥一人。傷高用等。

三入大相常處。遂跳驅于家屯。以是有備。乃引去。大會黑石炭。王文打來土獐。候河東。略瀋陽。奉集。聞自是之後。土蠻部夷小四我羅赤款塞。請降。居亡何。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聚妙禿直入界嶺口。冷口。桃林口。已從花兒營。略山海關。一片石。其明年聲欲略薊鎮。燕河諸路。已秣馬黃佃子。竟從古城大墩空入。而莊皇帝卽位矣。其八月。虜騎十餘萬。欲略山海喜峰口。東西迺先引三十餘騎。截我謀者。道路不通。項虜騎皆馳脫力。奉罕聲欲入義院口。青山口。界嶺。是時俺荅入水中。黃台吉攔腰兀慎打兒漢等亦入龍門。金家庄。臺御史魏學曾移壁山海關。度虜由黑谷頭入。塞隔絕。淶河之東。勢必略永平。以東。山海以西。遼陽昌樂之間。不至數日。當遁逃矣。於是御史王友賢給練歐陽一敬。皆後先上書。恐諸虜合營。勢益熾。請備不虞。其九月。果分騎入界嶺口。分水嶺。沙嶺。兒黎樹。空羅漢。洞漢。出兵大戰。數十台。火炮矢石擊傷甚多。虜皆咬指吐血。扶傷號泣。會虜騎二三萬。馳救。盡炮棹梃葉填滿山巖。復循牆而進。臺御史魏學曾卽帥恭將李成梁遊擊楊騰李如楨。東援寧夏。副總戎楊貞山東泰將楊餘慶。

大同遊擊戴椿張驛延緩遊擊張臣何遵化遊擊高仲安西境於是大兵至者四面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一十八級是夜虜從義院口花場谷擊子口折牆奔突出邊旦日虜皆聚黨平山營但山爲險復擁精兵挑戰殺傷相當制置使劉養度虜騎寧濤潘志在敗我師以保彼所圍哈超歸我頃分奎天攻然後虜勢分虜勢分然後收攻旦夕也適使總戎李世忠王治道及裨將楊貞董一元錢勝等分諸軍爲三大路鳴砲並鼓行而前虜以一人執旂志先鋒卽劒斬之以徇虜勢漸披靡漢兵勇氣益百倍虜乃棄武內寨

武內寨

旂鼓奔前扒牆口走殊逼迫跌壓邊外壕塹者不可勝數餘黨得脫身走走如蜚我兵追奔至極樵巖虜將奔上山我兵先登虜不得上中道且行且卻漢兵四面起夾擊虜大亂自相蹂踐傾跌下巖死者亡筭山巖溝澗數十丈一時人馬充盈先後斬首虜大率九百五十四級奪獲棄他馬牛羊器械以萬數父老傳此谷巖之戰功略不世出也頃之未平理高尙仁詰谷巖翻覆得酋長首六級餘多腐穢不可近剖取馬耳三百六十四副馬尾五百二十八縷馬傾跌死者四千餘疋旦日漢使王道得王隆疏山谷生得虜

二人劒斬一人執一人鄧縮至轅門與之語語不可通曉召通事焦萬福譯之自稱名瓦素故黃大吉部夷也大吉聚兵阿母林與土蠻把哈打喇罕塔他喇太主及赤那顏俺只罕來等十餘萬趨出塞往南走啼哭行間唯恐漢兵復擒倖至聞風響鳥鳴輒大聲哭叫後邊追殺來了以故瓦素乘馬扒山逃匿石巖中漢使馳紅草溝往視之虜騎果偃旂息鼓揮淚還矣是隆慶丁卯事也其明年春土蠻益怒漢所殺損過甚不自忍於是大會西虜把都兒期正月由界嶺義院口入迺微使撩巖子馳義院口視路頃之使夷使哈不視至妙鑿營易根根其四月聚兵老花捨刺母林聲欲略桃林口是時把都兒辛愛伯彥奴兒修城先是字羅漢部夷阿羅頭兒往火郎務具得其狀以告語在給諫張鹵疏其明年秋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揸漢腦兒馳古北口俺酋黃台吉從腰帶馳獨石黃花鎮皆有狀御史傅孟春因郵置以聞上詔蒞遼制置使譚綸宣大制置使王崇古各要虛心奮力其明年冬八家寨夾河山城韋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鎖落可赤把其三把兒太甯公提等從陽明臺入是時連把亥委正

抄花好兒趣者見得聚羊場河與土蠻未合相攻殺頃之好兒趣與土蠻講和并皆索者見武及逞仰奴養加奴以爲有知者見武亦講和則請以大舉入漢塞而會擊木大小把都兒亦聚兵聲欲略前屯於是土蠻中分虜以其半大索者見武以其半九合擊木大皆入塞先使精虜三百餘騎視路已虜騎皆入遼陽西北去邊可一百餘里與我軍相持凡三月臺御史張學顏亟使副總戎趙完馳遼陽恭將郭承恩馳虎皮驛遊擊安懿馳奏集堡備禦裴承祖馳鮑家屯柯萬馳平虜堡齊可馳一堵墻而僞兵使王之弼監軍郎中王念轉殺不乏絕居亡何虜騎果從酒望墩入是時朱御史及臺御史皆壁清河大將軍李成梁請先石矢於是令諸軍傳發既行至卓山道逢虜所鼓相望虜度不可敵皆驚畏我趙完郭承恩攻其後朱良臣馬文龍攻其前虜首尾不服顧乘馬騰山穿林急走出邊我兵乘勝追逐至虜巢各以鉞砲四面環攻奪壘自日中至莫勇氣益盛擊破之斬砲兒太甯公提等首凡五百八十八級奪獲馬六百餘騎我軍亡八人傷三百有二人漢馬死二十二疋明年春土蠻盡還巢其八月土蠻部夷卜言兀炭正把都兒

惱毛大黑石炭滾鬼董狐狸萬餘騎收馬捨喇母林待土蠻聲欲窺我錦義寧前里莊窺其九月虜披甲牽索化戴鉄木鈎杆直擣白塔谷堡戴家嶺分爲三營奔沙河驛一營馳迤西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恭將楊燮即擁兵亂岡臺虜衝鋒漢以槍砲火箭擊殺甚衆頃遊擊李惟一至合營追逐雙墩舖虜復戰燮督我兵用弓矢火器戰車殊疾力虜不能敵盡走沙河驛先是千總李元善備禦葛景岳捕伏待諸虜虜至伏起并皆鏖戰自未至申不衰會大將軍李成梁恭將楊騰遊擊傳廷勲至合營虜乘鈎杆而去其十月土蠻復收仇夷好兒趣以爲好兒趣僅不可得即往略遼西其十一月漢謀視之既行至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里矣遙望見沙漠中虜騎五六百往來殷殷不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度此虜既聚黨必先入廣寧迤東亟使千總王九貢潘熹備鎮寧鎮遠兩之以羽檄徵裨將李國相馬衛都于志文胡覽唐朴兵合營成梁欲先奪壘以伐其謀期初二日出邊成梁冒雨雪先鋒令襲虜虜或覺即起火爲號大兵接踵繼至虜亦備漢兵襲擊皆列營並上馬前接戰漢官烽火起成梁急趨兵應接魚鱗

而入大率增什三破之斬首捕虜凡二十二級本獲馬二百有六騎。盛甲器械亡筭。我兵傷祖承順等一十三人。漢馬死八匹。是歲癸酉改元時也。明年三月土蠻與西廣黃台吉合兵。聲欲略遼東。備禦使葛景岳卽使通事歐陽清諭黃台吉。黃台吉。通云察罕兒及花旦都督果有之。於是給諫張書奏虜勢。因言察罕兒卽土蠻也。其七月土蠻徵長兔至營中。皆以牧馬爲務。戒毋騎乘。先是捕漢兒聚樸伏大會。董狐徑從毛扶免姓南走。聲爲炒蠻報怨。其十月土蠻黃台吉犯薊鎮。不得去。寧前寧前又不得去。錦義錦義又不得去。廣寧南原其十一月與連把亥合頃之。虜騎二萬。佯言略建州。以示漢不備。與打刺罕略遼陽金蓋。而以仄正擁七千騎。馳廣寧東西。其明年正月引連把亥十餘萬騎。馳遼陽西。自虹螺山。歷磨平山。數百里。聯絡相望。其四月虜騎五萬。持雜帛馬牛。貂皮牲仰。加奴新塞。請婚王台。語在王台傳頃之。土蠻益結連好兒。趕連把亥。合二十餘萬。是時制置使劉應節以轉運當去官。與臺御史王一鸞。張學顏。大將軍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治兵馬。嚴烽燧。其八月王台使使送奉土蠻婦人二口。盛甲弓矢二副。貂二百皮。

武功錄

卷一

七

王

段二百絕。還加奴仰加奴。亦以貂皮一百段。一百。皆如土蠻禮。土蠻遂與諸虜約。紆秋高。略錦義廣寧河。凍。略金復海蓋。御史郭思極得其狀。以請。其九月土蠻果與黃太主合。太主等屯洽架林。力刑馬。祭旂。肅欲略廣寧。錦義寧前。是時堵刺兒上言免黃台吉。亦欲略清細河。而速把亥。炒花。戒母以小略費大舉。其十一月土蠻偕速把亥。炒花。以兒鄧。擔勞漢。二萬騎入錦義未遂。於是聲欲略大小黑山。高平。開原鐵嶺。遼陽。其明年正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大會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武功錄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勝殊疾力。斬首虜凡十九級。餘黨悉竄。其四月。土蠻
偕黑石皮益聚黨。可兀魯思太欲逐水草。居前屯衛
請比宜大開市。我其如約。不則吾以數十萬騎。略山
海遼東。及開原。迤西。漢烏柰。我何邊吏得之。太寧人
幹多羅忽朵顏人。莽惠有狀。制置使楊兆其以實聞。
是時廣寧右屯衛地震。有聲從西北響。如雷。諸臺杆
起。大火有光。而會賓免欲開市於西。土蠻欲開市於
東。給諫蔡汝賢奏。以爲必不可許。大司馬譚綸議。亦
如之。其五月中。貴人馮保。於會極門傳奉聖諭。
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
式功錄

《古制卷上》

九

四〇六

夕懸慮。今經旬。且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
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着從
實說來。先是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聲欲略上谷。制
置使楊兆奏。蔡罕兒聲欲略漁陽。臺御史張學顏奏。
青把都大會蔡罕庄。恰聚黨二十萬人。馳大寧舊城。
聲欲犯遼陽。於是請發遼東人衛兵。及薊鎮硝磺鉛
彈。詔從之。是時李成梁提兵壁大林河。會虜騎千
餘。直擣塔山所。裨將秦得倚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
六十七騎。我兵傷二十六人。漢馬死者四騎。傷一十
八騎。居有頃。上谷臺御史吳兌。使使者解宗堯及夷

使。鉄寧往諭。青把都。言吾無犯漢意。我來爲
欲略朱赤達子。漢使迺告我。曰。欲絕我。貢市。攻我
穹廬。奈何。謂我爲亂於遼陽。而賈利於上谷乎。於是
相引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其以實告。以爲今
日爲漢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復奏。
上幸詔曰。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而異狀。看來通
無的據。止是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且暑月饑荒。無端
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秋防猝有虜至。何
以禦之。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亟圖戰守。日夕
戒備。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
式功錄

《二司馬傳卷上》

十

四〇六

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
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
職在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筭。動中機宜。母但
依邊臣奏報之言。設爾處畫致乖舉措。致輕外夷。自
後。給諫蔡汝賢。亦上書劾張學顏。大略言。屬夷則虛
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說。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
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
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
皆成套語。上從大司馬議。詔張學顏著策勵。供職。
其八月。土蠻飲馬哈刺。母林頃之。馳義哈腦兒。聲欲

武功錄

土蠻剿集上

工

四

略遼陽瀋陽開原會遼陽大水殺人民於是走廣寧錦義其十一月土蠻男卜言台周燧黃台吉及其部曲炒花煖兔拱兔以見鄧炒忽兒堵刺兒搭勞漢反青委正速把亥窺遼東多所斬獲語在炒花傳其明年二月土蠻堡元把都兒黑石炭速把亥五萬餘騎飲馬遼河聲欲擊開原馬市以報平虜堡之役居頃之帥五十騎渡河馳新馬泊臺總戎李成梁提兵往擊之虜騎還河上趨渡赴河溺水死者數騎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九騎我兵傷七人漢馬死者三騎是時總旂尹世爵道行尖山臺達虜八人追逐會林中

武功錄

土蠻剿集上

十二

四

夷那安兒自稱能主土蠻事請貢市不容口王祥問土蠻安在那安兒對曰土蠻本王子今張黃蓋者是復言以見鄧速把亥炒花之衆二十餘萬以疑懼漢使土蠻度貢市必不可得還走圍山擊城堡成梁追逐斬首七級奪獲馬一十四騎虜復使宰桑虎刺赤果力箇思克太阿爾亦告漢漢幸許我我以三百人歲獻闕下稱臣願以銀鍋銀碗銀項圈銀花段布賞之不則虜騎雲翔而至其六月果走開原廣雲堡射三人虜七人而去其七月長昂犯前屯其九月煖兔董狐狸犯義州大定堡其十月土蠻部處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反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兔三萬餘騎從黑林墩入賴副總戎曹蓋等追逐急去略海西王台語在速把亥傳其十一月攻我沙河東關驛斬首三級已遣速把亥入海州太康堡酋蒼頭單于朝其十二月入太興堡酋張仲禮等四人已酋大福堡韓用及胡孜等八人已酋大定堡王得功等數十人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兒哈卜慎莽占及同母哈屯約長昂大會土蠻分犯寧前於是土蠻馳劈山李成梁提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索佗亡筭祭告 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

其二月朔土蠻從海州東勝堡入旦日從前屯瑞昌堡入已飲馬舊遼陽總戎李成梁討曰此誘我西防擊我東乃遣謀于現等七人詞之行至雕背山逢虜殺修殆盡頃之師二百餘騎人自靖虜墩漢兵逐之出邊射死馬二驍傷二人其三月虜騎二十八宋家泊奪牛六頭軍一人而去成梁擁兵至中遼河北羅兔去邊可一百餘里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二級奪獲馬一百二十騎復遣劉友升從代子河北關旁兒出邊行四十餘里至爛蒲河鏖虜戰破之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一騎其四月土蠻打來罕大會速武功錄

土蠻傳卷上

十三

把亥及青拱兔煖兔黑石炭以兒鄧數萬騎聚兵捨朝母林欲分犯薊遼以五十餘騎入自鉄嶺鎮西堡以二十餘騎入自古城以三十餘騎入自松山麻溝台視道里快貢市如初居仁何御史趙允升行部宿西寧堡會虜至趨李成梁親臨兵疾力戰語在速把亥傳久之土蠻長兔拱兔銀燈堵刺兒迺治雲梯黃甸子以北廣平山因徵友青速把亥慮五萬餘騎欲入遼陽市夷額頌華言狀我遣使易達子往謂之行逢馬達子逮捕易達子至煖兔傳送土蠻土蠻惡之令割左耳以徇易達子言漢實使我至土蠻怒

髮上指冠呼左右斬之首足異處已漢復使伍承益往行至里松林去邊可一百二十餘里虜騎五六千方吹掌喇叭揚揚馳道上其五月虜衆遂至二十萬入自錦義大勝堡走凌河會天雨迅雷風烈止壁旦日分騎東至塩場南至右屯衛西至吉山驛北至十三站居一二日復合營出邊於是分巡使張崇功告於御史趙允升察所鹵略左屯衛殺陳延貴等二十四人鹵尹大化等二十七人牲畜三百一十七頭燒燬屋居一百四十所駝騾棧四百九十石右屯衛殺于朝等一十三人鹵董得等六人牛六十頭燒燬屋居一百六所中屯衛殺易萬等五十五人鹵梁成兒等五十九人牲畜四百九十六頭車二十八輛燒燬屋居一百所駝騾棧五百五十石允升具得其狀迺劾奏參將馬文龍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會制置使楊兆亦上書言防堵無虞頃之大司馬覆奏見爲土蠻臨塞要求貢市甚倨驚錦州之役天大雷雨迅烈虜迺驚潰時當北郊大辰乃有天誅及虜請寬假馬文龍罪以部議凡遇虜人可守而不能守當戰而不敢戰請論如法其或保全城堡迎擊衝鋒則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無罪也於是上詔該

土蠻傳卷上

十四

鎮將士連年禦虜勤勞實倍他鎮賜李成梁張學顏金四十兩表裏四之張崇功金二十兩表裡一之黃都李澄清徐國輔黑雲龍姚大節楊燾曹蓋齊可金十兩秦得倚王維貞高良弼肖汝芝孔思魯金純儒馬負乾張相孫守應李得全李平胡寶勇祖承訓朱文翰喬官張承武丁傲高文衢劉希武潘燕趙相崔古夏尚忠王純武張三畏孟文舉金五兩遣使者齎馬價二萬兩犒軍民其十一月犯海州塞其十二月犯前屯其明年正月入丁字泊其二月入寧遠灰山堡圍我軍陳欽二人已入松山備禦使劉登泰帥伏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百八

兵起斬首虜二級相當其二月土蠻益痛怨邊吏人骨髓遍徵黑石炭等大率三十餘萬治兵期草長而大舉於是青把都及其母哈屯弟蟒古及蟒古塞哈卜慎提達子常椿勞等來告久之果窺十方寺上榆林鎮遠鎮安靜遠靜驛丁字泊朱家泊諸堡射死我軍朱阿保等數十餘人圍馬一十三騎而去去遼河逐水草漢使夜不收張友驍哨至長林子去塞二十餘里見襖魯車輛皆東馳中間一二虜隔河爲漢語語小人故塞外屬夷也今以舉過肩礮土蠻願渡河而東得緩須臾母死分守使崔綉裳以爲此必詒我

我不可許於是總戎李成梁及副總戎閏承譽決策議勦矣通師裨將佟遷康元吉以一軍軍長定堡佟應科王朝寵以一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雲登以一軍軍小船城而以羽檄徵叅將李澄清備禦王守道陳朝升及遊擊將軍徐維忠王盛宗從征下令逗遛者斬虜方以八十騎捕伏林中欲出漠不意窺塞不知我塞上精兵先已知窟穴矣是日望見林中伏虜殷殷起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窺牆入堡軍越洗即吹掌海螺張旂鳴砲聲震天地虜皆懾魄遠逃走走老營我兵追至虜營去逃已四十里虜接戰我兵弓矢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六

十六

百九

鎗刀火藥並發如雨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李初太捨矢阿卜塞障太伯兒伯戶革失朵上等凡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三百有五匹牛一千二百九十有一頭羊一千四百有九頭橐佗八頭明甲一百六十七付盔一百三十四頂臂手一百五付餘黨悉殲林跳河溺死匹筭先是阿丑哈引精騎數百臨邊詳請降以緩我師御史李尚默得其姦執不可許時上注意邊臣遼左尤其故遂奮死以報德時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以捷聞論功盛稱總戎臣李成梁當封陞遊擊臣陶承譽當陞陞叅將臣李澄清臣王有

臣傅禦臣馬衡都臣王守道臣李梁臣中軍臣佟進臣康元吉當陞賞遊擊臣徐維忠臣王盛宗傅禦臣陳朝升當賞祭把總臣楊四維臣馬世隆臣裴承祖臣劉顯臣宋維殷臣周文臣李建邦臣高世武臣劉世臣臣李志公臣王善臣都文才臣金文忠臣佟陳臣石定玉臣王延祚臣佟應科臣王朝龍臣林文節臣劉天秩臣高雲登臣李延齡臣趙國臣臣古文相臣黃雲龍臣佟世祿臣朴時忠臣江應武當爵賞千總臣泰得倚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李興臣李寧當賞分守臣程綉宸臣張崇功當爵賞郎中臣高自武功錄

二當爵賞上
十七
新當厚奏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擇五月初九日宣捷且為高皇帝忌辰以十一日請上御門行慶賀禮於是太常具祭品太史為文章遣公張溶告南郊伯楊炳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如禮詔賜李成梁金八十兩紵絲蟒衣一襲腰一子指揮使遼陶承魯都督僉事腰一子百戶皆世世勿絕梁夢龍腰一子太學遼周詠御史右丞金幣皆有差賜程綉宸爵一級李澄清等爵一級與張崇功金皆二十兩泰得倚等十五兩發馬價一萬犒軍士從征者賜前都御史張學顏金三十兩表襲二之加本兵方

達時少保金五十兩蟒衣一襲賈省吾都光先金皆二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遼所司郎中秩一級金十兩餘悉入兩其十一月黃台吉到關言土蠻復請比宣大開馬市索秣粟綿絮諸什物不則陳兵塞上是時速把亥業已入河東而三屯營尖哨錢恩公為黃台吉鄉導有狀於是給諫光懋見為土蠻數被兵常勝在遼竊恐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而犄角之勢成于多助適以書請申飭備禦上可之居以何黃台吉擁老撤恰昌吉奈脫奈朱數萬餘騎要貢市而會酋長塔卜囊驪黃河通大會土蠻以兒鄧速克赤把赤拱兔煖兔委止小委正十餘萬聲欲略廣寧遼陽於是裨將泰得倚千總熊朝臣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詹承祖出瀋陽徐國輔出奉集堡陶承魯孫守廉出折木城凌雲出威寧營通速把亥炒花拱兔煖兔合營遼河大率長四十餘里而李成梁帥親兵李如桓李平胡李得全及把總郭梅兵從鎮安堡未買營出遼而以蘇國賦楊燮為左將軍劉承武王惟屏為右將軍直馳養善木去遼二百餘里大戰擊破之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橐駝十六頭廬六十二頂甲六

武功錄
二當爵賞上
十八

百二十副臂手四百四十四副。我軍死高得功等二人傷蔡繼祖等一百一十四人。漢馬死二百二十八匹。捷。奏賜李成梁封爵。金幣皆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正月。土蠻使部夷果力箇黑淮等三十餘騎到關索賈市如初。先是黃台吉討賣老小馬并牙價布疋。邊吏閉關謝絕甚嚴。土蠻愈却愈求。於是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外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朵顏大一千之酋。長昂之酋。長兔之酋。董狐狸之酋。小一千之酋。土魯赤之酋。忽兔罕之酋。廣寧錦義遼外虹螺舊遼陽有小兒愛之酋。卜武力錄。二 遼陽卷一 十九

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月而近廣寧。三全河下水已解矣。請以遼陽兵備西面。薊州春防兵備東面。虜畏兵威。必不敢南下。而牧則邊備豈不精哉。獨慮土蠻要市。賞已不數日。內以兒鄧及黃台吉。又復見告。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以賴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例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故欲就約束。易開原故未有禁。而驟思繩以文法。難主計者可蚤圖之。且遼左水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願得本色。先是臺御史周詠請于太倉金爲糴本。九域以爲未便。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士之事。下戎部問狀。其二月往來者言。裨將馬衛都。以酒肉犒諸虜於長定堡。或言聞承營假以犒賞。號召鮮甲臺御史周詠深辭之。夫朝面殺略。暮而歸降。一庸夫能識其詐。而况虜性多狡。一旦驅之解甲。其誰信乎。後土蠻益憤市事不成。明阻貢道。其八月土蠻克石

炭黃台吉。大小委正。及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友
花台吉。宰桑尸土妹。大會於兀炭聲。欲略廣寧。錦義
是時。專難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治兵。待土蠻。
略寧前父之土蠻罕他太兒。打兒罕。灰正。蘇把。應聚
四萬餘騎。在好村。刑白馬以祭。旂幟下。令並馳。碰力
曲禮期。而不至者罰。於是人牽牛二角。羊三頭。以充
備資。是日。直走錦川營。小河口。李成梁。即提兵馳高
台堡。明山川。鏖戰。虜度不能當。還走出塞。我兵死一
人。傷三人。漢馬死者三匹。已復犯仙靈。其九月。西虜
青把都。治鈎鎗諸器。大會辛愛及三衛。聲欲略遼
東。功錄
左。時冬月大雪。馬牛多餓。土蠻男小言台周。宰桑兀
兒。皆治鳴鑼。突笑入廣寧。錦義略糧。糧以糊口。市夷
大亦洪具。得其狀來請。於是夜不收張鐸。哨至邊外。
歪頭嶺地。虜皆散車。羸馬。雖衆無所用之。頃之。虜以
三十騎。馳長勇堡。大邊驛驛站。墩砲牆。而人備禦。使
張世鑣。提千總王景魁兵。接戰。虜分爲二枝。以一枝
圍堡。以一枝却略。會遊擊將軍王守道。馳至合營。殊
疾力。擊殺甚多。皆鈎馭其屍而去。我兵死一人。傷二
人。漢馬死者十餘騎。已土蠻同男卜言台周。宰桑兀
兒。大會黑石炭。大小委正。二十餘萬。空巢而來。略廣

寧。過黃河。至那林。諸貢市如初。大言漢不許我。我
破通城堡。於是遣速把亥。略河東。遼瀋。開原。傅禦使
劉崇正。得之。降夷召兒兔。有狀。召兒兔。故堵刺兒。哈
刺越部夷也。後果略長勇。古城。鎮北。丁字泊諸堡。是
歲。萬曆庚辰也。是後土蠻出沒復志在薊門。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一八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著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下

土蠻兒伯言蘇把亥黑石炭銀燈五萬餘騎從松刺免治行往河西南兀魯班蘇喇哈聲欲略寧遠前屯衛因奪山海關十月謀者馳滾免營得土蠻近狀方與伯彥等五萬餘騎欲從刺母林入遼左寧遠聞矣夷婦孫則又言土蠻到土剌根撥刺免行欲入黃土嶺一片石東到山海中前所且日竟從敖木林止壁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乙

燕河路敖木去遼左寧遠前可二日去薊鎮東西可五日遼東皆陳灤河以備虜時遼陽地震復雨雹大雨如注居亡何虜自死兒營入已自錦川入以四萬餘騎布十里許叅政使李松亦更戎衣臨兵於是遊擊將軍黃都即擁精兵馳狗兒河轉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三匹都復與遊擊將軍許汝繼大戰石河墩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驛虜還走山莊寨列陳二十餘里得出塞先是薊鎮總戎戚繼光馳中前所應援大司馬方逢時以督撫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議請上念兩鎮將吏協力却虜功同斬賊賜梁夢龍

大紅飛魚紵絲衣一襲金四十兩李成梁戚繼光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繼光加少保周詠張夢鯉皆賜金三十兩二表裏遷夢鯉秩一級李松金十兩遷秩一級楊紹勳亦如之黃都金十兩祁棟金五兩其十一月土蠻黑石炭聚黨二萬餘人欲略廣寧迤西其十二月黑石炭銀燈一措委正帥三萬餘騎約土蠻略遼東廣寧而土蠻志尤在義院以報薊鎮之役誠母犯遼頃之虜騎遂合營欲攻廣寧花桑谷猶豫未決於是與速把亥合營移遼河止壁邊外紅土城作言欲入海州以牽我師東顧又以零騎一犯錦州大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二

鎮一犯義州大靜以覘我虛實土蠻爲人最屈強盤牙遼左邊外兩河患虜錦義爲尤甚焉逼近虜巢又塞外山林設險易於捕伏哨探既難追逐不便異時總戎李照王道治死此樹下時按察使李松分守使張崇功洪濟遠分巡使周于德大僕少卿喬應春監軍十道竝發而大將軍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勝出塞二百餘里直抵大營擊破之斬首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案駝馬牛羊器械亡美我官軍傷者凡九十九人制置使梁夢龍使使奏捷以正月二十二日公卿以致詞稱賀祭告郊廟上有詔後邊功

秦捷俱先議賞其應陞等項俱候勒明 秦行是役

也 賜李成梁大紅蟒衣一襲還同梁夢龍金五十

兩表裏四之周詠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周于德高自

新杜栗卿泰得倚李成材孫守廉李平胡李得全熊

朝臣曹鼐楊燮蘇國賦劉承武蔣位金二十兩高自

新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喬應春雷以仁徐枚黑雲龍

金十五兩周之望劉崇正徐廣黃廷鑰張相查大受

李成林金十兩于國母承先楊果陳文治金五兩本

兵調度有功方逢時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吳允王一

鶚金二十兩表裏一之司長皆 賜金十兩辛巳正

武功錄 三 土蠻剿傳下

月王兀堂殺我寬奠發陽語在王兀堂傳時土蠻又

聚兵十萬聲言欲略開原不可則此略建州伯顏罕

策已決矣會忙金兒阿只字來亦擺四千餘騎屯大

寧以元日焚紙約與土蠻略遼左我課者謂之或言

土蠻灰正在捨刺毋林或言在黃河黑河或言在遼

河上稍於是遼東廣寧遼東西苦兵甚矣其六月御

史于應昌覲鴨兒圍紅土城功併請 詔曰李成梁

累獲奇功着以原任都指揮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

典誥券其七月土蠻調黑石炭蘇把亥正亥亥惡卜

各素已調好赴家達子及大委正約與略廣寧迤西

山海遼東土蠻男百樣又約諸虜畢聚老河廠房乃

使相三戶往安灘營而西虜黃達子亦往土蠻營土

蠻方移壁一克磴力把漢磴力與速把亥祭肅定以

八月初十日直趨寧前期而不至者罰治後土蠻以

酋長老思罕未至與諸虜改約至二十日夷使以檄

逮之又不至西虜至者唯蟒古互一枝而已土蠻不

得虜不敢入九月虜始張旂志持鈎杆跳驅與水堡

分道而馳馳東塞河者備我師東壁馳寧遠者備我

師西壁馳開府巷者圍我城堡是時備兵使李松躬

帥偏裨三面當虜至東關大戰十合南關八合東關

武功錄 四 土蠻剿傳下

又六合虜不敵潰圍北走我師追之從天砲臺出邊

久之土蠻黑石炭打喇罕以長最為耳日多持皆攻

城具復南馳克兒裡以遼左失利欲犯山海關一片

石黃土嶺大毛山先使諸騎分布卜里兔眼及群渾

落兀素卜里兔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群渾落

兀素去大寧東南輕騎可半日至所在皆喇喇聲也

先隆慶初花奈峪失利土蠻僅以身免向不敢窺山

海西今漸東逞從山海走界嶺口首尾略盡矣時副

鎮總戎戚繼光亦分部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四路備

土蠻御史劉光國言兩鎮諸臣未盡協心似非長策

給諫王致祥言六可憂書多不載時副鎮南兵厚狹
振與北軍異互相詬誶王謂不慣披敵難當虜鋒致
祥恐兩軍不睦利其敗而實其語南兵即死柰禮場
何如欲調和南北請着爲令以分之在薊門則思深
東爲受敵之衝在遼左則思寧前爲虛弱之病皆深
溝遠壕堅壁而守以隻虜不犯爲上功如一入遼則
薊門大將軍軍石門出銳師以撓其勢如入薊則遼
左大將軍軍寧前以扼其吭若率然在山虜將不戰
而屈又之虜騎從慶雲堡入裨將吳尚忠擁精兵馳
中固城會虜攻關廟急偕遊擊將軍王維貞令鎗棍
武功錄 六 上卷列傳下 五

火器並發虜始懼奔馬家寨而僞總倭高雲衢李宗
召蔣國泰益堅備鐵鎖城連裨將黑雲龍馬世龍即
梅兵至虜果馳鐵鎖上往北走於是黑雲龍還歸中
固城而副總戎孫朝霖及參將孔東儒楊伍典備禦
高雲衢皆尾虜邀其歸路虜僥倖及走苗頭阿城東
井朝寺我軍四面並發斬首虜二級奪獲盔甲二頂
弓箭三付腰刀三柄馬七騎陣亡百戶朱國戶蒼頭
軍陳得時漢馬死者二十七匹傷胡承恩等六十六
人馬八十五騎至十三日復攻關廟我救兵四合更
迭進戰虜始夜投殷家庄去已出塞不及追無隻虜

遁矣顧有嫖此功者流言虜把薊門 京師鼎沸民
擄家赴安定者爭門而入多蹂踐死通州民爭舟而
渡者多漂溺死玉田散走林薄多饑寒死村落年少
乘開國掠者不下土蠻御史王國行部按之數日而
定乃虛聲自建昌至也至十月虜騎犯義州深入大
凌河右屯衛其明年正月土蠻黑石炭以礮金兒爲
鄉導與西虜哈卜慎臻古友往長昂營祭天聚兵四
萬壁廣寧外邊居亡何虜騎犯錦州深入松山杏山
小凌河殺歐官軍其二月抄花使邵夷哈喇那亥告
漢言土蠻男上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克石炭大小
武功錄 六 上卷列傳下 六

委正以兒鄧矮兔拱兔抄戶兒陳兵女只罵火屯已
竝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欲出不意犯廣
寧塞然虜多往騷達子營竊盜馬牛羊矣藉藉皆有
口自是後花大亦使火力紅道言黃台吉克石炭大
小委正欲斬關而入略廣寧東西給諫王致祥見土
蠻深入凌河焚略幾盡其視遼民蓋藏不啻原圖迺
奏薊鎮亟調援遼兵馬以資夾擊宣大亦戒青把都
竊竊以防未然又之土蠻黑石炭擁眾馳驟即兎休
舍成梁從義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餘里直擣虜壁
擊破之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騎監

甲器械亡笑我蒼頭軍亡馬鋒等四人傷張永官等七十四人漢馬死六百八十騎捷至會 上大閱喜甚祭告 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語在黑石炭傳自後土蠻益懷不逞與速把亥阻河爲險以避我兵出沒東西敵殺以報其四月黑石炭以見鄧小歹青上言免阿夷聲言略遼瀋海州及廣寧虜騎萬餘從長安堡直走新城南境我兵李守忠渡河守備使劉崇正追至堡東可三里許虜以二千餘騎挑戰我師大敗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楫蒼頭軍曹義等死者凡三百一十七人傷楊四維等凡一百五十八人漢馬死者

武功錄

土蠻傳下

七

漢馬死者

者凡四百六十四騎我師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二十八騎御史于應昌使備兵使張崇功廉之實殺略遼左男婦凡二百九十八人傷一十九人鹵馬牛驢凡三百七十九頭糧糗九百九十一石焚燒室廬凡二百有六所以書劾奏 上詔革曹蓋張奇功任并崔吉吳胤祖下御史逮問其九月虜騎五萬從謝海深入山岡舖白廟兒屯見屯堡備兵至周詳盡驅馬還歸我師聚而追之虜以萬騎接戰漢兵萬弩俱發擊殺甚多虜亦發鳴鎗射死我軍李雲等七人馬三騎其十月土蠻大會速把亥謀入因遼水深不可渡馳

白雲山寺邊可三十里圍廣寧城不克復從鎮安鎮站入邊攻圍山堡無山驛及十三山驛已攻義州殺略軍民二十二入鹵六人糧糗二千一百有八石焚燒廟宇二座草廬五百四十八所車七輛我兵斬首虜一十八級奪獲馬四十二騎官軍張勲等被傷者五十二人漢馬死者五十二騎虜皆從大清大靖出邊其明年正月虜從靜遠堡九臺入已從榆林堡入瀋陽城南渾河西岸已從長勇堡大臺南北二空深入渾河東岸時土蠻欲略廣寧迤西伯產鬼又聚兵拾刺塔欲略廣寧迤東會王杲男阿台阿海報虎兒

武功錄

土蠻傳下

八

阿台阿海

罕而爪兒鬼爲速把亥報開原青把都又略速把亥十言台周大會黃台吉以兒鄧青把都伯言史大小委正耿革兒以克及青馳遼河及瀋陽海州廣寧關門迤西還把都莽官大莽骨塞乘機略寧前錦義其二月炒花請土蠻往包臺子報速把亥之怨其九月西虜哈不愼聚兵二萬餘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三衛屬夷聲欲略寧遠山海桃林口山海關叅將王守道請治深溝固壘以衛關外居民頃之小委正師萬餘騎馳版房走山海關關上兵出中前所延緩兵出前屯衛東虜大逞克世等擁二萬五千餘騎馳老

河水汲欲略山海關或一片石而一克仄正馳惡力
委正亦會青把都所欲略山海關亦如之遁決策以
三萬五千騎入關行劫略以二萬餘騎堵口子阻絕
遼陽弗得通如入關亡所利從此略前屯衛於是村
落居民盡遷徙入山海關而大將軍楊四畏備臺頭
石門東協副將軍楊紹勳中協副將軍史宸皆張三
軍東移聽援遊擊將軍戴朝弁檄把總李幹兵預設
鋼輪火炮一片石指揮傳國忠備巷口令千總張
蘭出寺兒谷叅將王守道出關外則西虜哈卜慎已
至大寧城矣頃直往塔盤至敖母林大會大小委正

武功錄

《八土疆制傳下

乙

四七

先是虜騎略前屯山海亡所獲遁馳罕赤保哈止壁
復從前屯衛三山營入而謀者張興三曹文勝何的
生道逢虜與三獨中流矢死於是守道提裨將崔大
相施奇武楊國賓張便兵八百有八人遊擊杭大才
提裨將盛莊王爵劉彥兵一千四百三十有二人皆
舉峰直走老軍屯西李家山臺廢虜虜下馬穿甲我
韋亦下馬依山爲營設置火炮砲迺用白旂每旂引
數十餘騎分道竝馳我師火炮火箭三眼銃並發虜
皆還走已更番衝鋒大率增萬餘騎王守道杭大才
卽鳴大砲虎蹲砲自午至酉大戰五十合斬獲大相

當會莫虜還走一里許止壁我師被圍甚窘困守道
乘夜半解嚴躬帥軍士執刀鎗器具掘壕用廬運土
壕深四五尺將火炮設置壕外我軍掘甲拒守且日
虜迺以一枝阻前屯以一枝犯一片石迤東新堡去
關可五里先是遊擊將軍戴朝弁都護霍貢備一片
石烽火嚴甚人畜又皆內徙虜亡所獲由呂家庄男
子呂信等七人傷朱福一人燒李濟車一輛趙世臣
房一所驢二頭因使七八騎衝南水關監門張蘭以
矢石擊去皆還走虜亦射中我軍王大功已復走四
騎追蒼頭軍林見至東嶺賴閣吏戴邦彥救免是日

武功錄

《八土疆制傳下

十

四七

守道使陳良金夜半出營告變亟徵兵有副總戎楊
紹勳以中軍盧光先兵至叅將王國翼以中軍汪洋
兵至遊擊麻栢以中軍李從善兵至叅將錢國用以
中軍李如梓兵至遊擊劉遠國以中軍李爵兵救之
四而合陣主事王邦俊趨諸軍出關關外虜勢強甚
我師竝休舍丘家山明日虜折居民門板蔽箭益衝
鋒守道兵殊疾力戰火藥弓矢幾盡卽以悶棍潰圍
而走楊紹勳馳救舉放號砲守道知爲援兵也亦鳴
砲響應合營接戰破之斬首虜一級奪獲達帽套靴
達刀木鈎鈎鎗護胸皆一事達前三百八十四枝四

前二十六枝於是參將高如桂遊擊王鳳鳴以一軍
軍黃士嶺參將賈應隆副總戎張翀以一軍軍騎馬
營界嶺口劉家營遊擊路宰王添職都護馬魁武以
一軍軍山海關虜望見大兵四至皆逃走臺御史翟
續襄督戶部郎程宗供主事王邦俊治糧振率永平
卒李一言轉餉不乏恐虜復有它圖使參將錢國用
王國翼傳信地紹勳備前屯備兵使成速馳臺頭路
軍居中虜竟東走前屯衛由沙河站高臺堡去邊垣
復以五十騎從大清堡奔白土溝備禦相朝罕追送
至雙塔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驄自是後給諫馮景隆

武功錄

二二

三

四

劾秦寧遠伯李成梁上從大司馬吳允議詔曰
邊事重大將材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
死力的却誤信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的
可免訾議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
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益加策勵勿以人言介意有
負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調外任其十月虜騎
從古北口入先是謀者由松山始至背陰障凡九撥
一旦虜微即鳴砲傳檄而松山將袁祥不行遠探虜
得直走山海關過數晝夜於是王守道即提裨將崔
大相施奇武兵五百一十五人杭大才提裨將盛壯

胡順華兵八百五十五人出關而把總楊國賓張便
王爵何寧徐桂並馳南北水關虜廝帥千餘騎衝一
片石掠人畜從南山走善石門路我偏裨戴朝升麻
桓霍貢路宰並發火器追急奪獲周安李真等一百
三十三人牛驢二十一頭已虜千餘騎衝南北水關
把總張蘭王爵張應期丁科疾力戰虜大敗鼠竄南
海口早門角山行至三道寺裨將譚堪趙愷何寧徐
桂卽以郎機火箭快鎗石砲拒堵而虜騎之衆亦增
至三千餘矣虜執鈎鎗短刀衝關廂新城而會新城
北面未告成虜遂從城北抄入殺我百戶陳守仁及

武功錄

三三

四

軍餘徐奉呂勲亦被一鎗幾斃守道衝鋒奪獲達帽
一頂毯口袋六條鐵鈎鎗一十三桿廬纓一根達箭
三十九枝捕斬相當遊擊將軍張秉忠馳救虜竟還
歡喜嶺已復以三百餘騎奔一片石我銅輪石砲甚
備虜不能駐始虜在關外殺我張貴等三人虜我孫
虎等六十五人傷我譚昇等三人奪羊豕牛驢驘以
百數糗糧七十七石五斗燒燬土平房一十九所車
一輛俱論指揮林樹勲以法由收保之令弗早圍也
時遼東人梁才亦被虜父之竊胡騎奔關途中軍崔
大相及蒼頭軍詹二詹二奪被彩布袋奪所騎馬梁

才以裸身不可歸因賂虜二錢一得贖衣被而去居亡何虜騎百餘殺略關外鄭家庄人史宸即擁戴朝升路幸霍貢高如柱王鳳鳴兵出塞虜以東馳八里舖老君屯餘黨或竄入前屯衛我師追迫虜皆從古北口出邊漢使黑倉謂之至丙兔打兒漢營謂之則土蠻之弟小打兒漢重狐狸之男伯彥牛來并死關吏刃矣哈不俱兵卒被擊傷尤甚於是青把都往專難營藉兵又逗仰二奴約土蠻略鐵嶺遼瀋開原土蠻業已刑馬祭旗肅欲犯三岔河及遼陽爲速把亥修風音之怨通引男卜言台周大會貢台吉以兒鄭

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三

以四十一

青把都土林擒臣大小委正反青莽古素台吉塔塔兒百戶莽惠拱兔煖兔斐兔逗把都已又會五路男扯勞亥速把亥男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牧馬善養木大人遼瀋海州其十一月虜以五人捕伏冷家溝殺道上行人一人馬一匹劉崇正使把總賈待聘高尚仁陳衛國馳冷家溝捕獲生口脫羅復追亡至紀家臺乘雪襲蹤堵截虜一人從白土溝出邊相朝翠追逐至毛洞山去邊四十餘里劒斬之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一匹其十二月虜騎三萬榆林堡入滿河及永安寨大寧諸堡叅將王有翼擁精兵轉

戰益疾力擊破之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騎我蒼頭軍死李化等二十六人傷官軍李平胡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六十五匹先是備禦使何應魁使譯者錢仲美等七人由長勇堡出塞馳長山去邊可一百里有虜騎四五十從西北來望見漢使輒前接戰漢使殊疾力斬首虜五級奪獲馬八騎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三騎已復使降夷我羅奈等三人馳養善木舊遼陽虜營火光燭天我軍使降夷卜兒寨勾登向化等十二人馳伏祝章兒去邊七八十里道逢虜八騎轉戰斬首二級獲生口孟措打兒

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四

前四十一

漢一人馬一騎虜亦傷卜兒寨一人馬一騎而是時長昂重狐狸欲略前屯錦州東虜速把亥灰正西虜哈不慎會土蠻及腦毛大欲略三岔河東遼陽瀋陽迤西并金復海蓋東虜銀燈花台吉欲略遼陽東西以故間諜其密其明年正月漢復使降夷卜墩卜兒寨乃六果羅太武谷魯之東等五十二人由義州大康堡出邊行至哈老奈掩伏而乃六果羅太等行至虎塔字羅相去卜兒寨既三千餘里虜以七八騎衝鋒乃陸等忽轉戰虜之東捕狸生口打兒塔一人忒谷斬首一級是時三岔河尚未東東虜大委正小委

正治兵日夜候土蠻至土蠻先使先大兒子伯彥太主數萬騎治行令人持口袋一條及鈎杆鐵斧口袋用以乘土至水上整路然土蠻微指必欲埃河凍貫然後大入遼陽南四衛不則入廣寧東西矣遼吏聞譟者言腦毛大滾兔欲略寧遠遼東西而董狐狸章兔欲略前屯遼東西長昆董狐狸又欲略山海遼東西皆有狀其正月二月之交乎是月土蠻部一克灰正滾兔總萬餘騎擇精兵五百馳黃土嶺阻絕漢使往來把亥灰正又陰與滾兔約以四千騎伴言行獵誘遼東人出塞撲殺之如弗至請以數千騎大人寧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五

遠二者必居一焉歷數日土蠻大男伯彥太主及部夷一克委正聚二萬騎入遼東開原而小委正友青亦治盔甲鈎橈擊錦義城堡把兔兒又至土蠻所言我無年命姑徐徐今弗至是時把兔兒採花花大卜言顧方牧馬恰亥額力素以爲新月兒上乘此騎馳舊遼陽謀者來告曰西虜欲自無米者入東虜欲從有米者入居亡何黃太丹恍惚太竟馳卷善木東虜短弓兒奈圃兒灰正馳黃泥窪驪城而土蠻黃台吉亦馳陽場河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衝馬祥溝李馬軍溝舊排捕屯王連屯斗山屯洪傑小屯八家屯黑

林子屯錢剛屯崔官屋基屯孤山陳家十餘屯雕背山之役殺略人畜至二百燒燬房屋至一百二十餘所奪獲糧糗至六百有餘制置使張佳胤乃劾奏備禦使耶梅李日增王九貢遊擊韓元功史儒參將金寬旂鼓官張棟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左遷耶梅等秩二級韓元功等一級改調王大用其三月長昆哈不愼約土蠻入寧遠東西頃速把亥子卜言把都兒偕土蠻爲阿父大人開原鐵嶺其四月青把都亦治兵與土蠻約以八月入遼東土蠻報曰必欲大入遼姑埃天大雨霧晝晦然後起出遼所不意可乎其

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五

九月土蠻馳專難他不能營約青把都兒驛忽及大入薊鎮義院口因止壁大寧老河時哈不愼擁七百餘騎行楓東北頃之老酋婦及青把都祥言迎喜神發自白言舉兒克東馳專難恰倘不浪即託以駝米陰帥諸部夷日夜裝於是哈不愼猛可真小阿卜戶因使通事兀子來請於馬蘭嶺子嶺曹家寨開撫寬而會長昂亦至自虹驕山分兵至捺擦峪口桃林遼東撲捉尖夜以絕我耳目若小阿卜戶又以好辭款塞請除罪卜戶故青酋部夷也制置使張佳胤洞察之不過以請賞爲緩兵計且馬蘭又牽制我三路給

諫王三餘奏亦如之請預發密劄永平年例銀十萬兩以佐軍之詔可之其三月西虜搆臣台吉得見鄧台吉以見鄧大會東虜把兒花大抄花上言觀並馳營遼陽休舍聲欲略遼瀋於是增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會安步兵皆一百人居亡何虜從上榆林堡南張旂志鳴砲竟從威遠鎮直奔河北已從河北深入南泥濘鋪因以三百餘騎捕伏劉千戶屯我師尾其後奪獲馬三匹索駝一頭虜還大營聯絡王連諸屯而漢亦還石山兒屯自是偏裨全克喬官張棟裴永敷史儒施國臣兵及降夷勾登等一百有四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四

七

馬年九月

人馳救合營虜選精兵六千騎衝鋒傷我楊繼文等二人馬十八匹會大風飛砂蔽面不可戰竟從十方堡南榆林堡北出邊漢使勾登謂之行至大長山河去邊可六十里遙聞西岸諸虜吹掌聲傳條即還走上榆林堡而以見鄧業渡河矣頃勾登獲從十方寺堡出塞行大長山達虜騎五六十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一十級奪獲馬九頭廬甲四副虜亦殺降夷納哈一人傷那亥大等二人漢馬死者四匹其四月土蠻大會東虜皆携小穹廬并有奶騾馬乳牛聲欲入廣寧錦義由此塞上藉藉或言土蠻罕一克委正一

克打來罕提十萬餘騎治兵尺納哈氣兒喀廣寧東西或言聚二萬餘騎略寧遠山海或言土蠻把漢委正略寧遠或言治兵拾刺塔林略遼陽以猜怨深也居亡何虜騎果入十方寺不克去長勝堡又不克去靜遠堡又不克去上榆林堡是時御史陳登雲方閱視嚴燧火即以一月四人無寸草為虜利者久之瓜兒兔黃太丹倚克打刺漢會舊開原而把兒花大抄花同西虜以見鄧搆臣台吉五路男哥兒欲入討來兒十方寺而土蠻打刺漢黃台吉又欲大入開原鐵嶺瀋陽合從而起計不返顧而邊備亦已日固至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壬子年

八月土蠻使部夷破戶百戶欲入界嶺與諸部夷謀之或又稱薊門兵將所聚不可入土蠻乃好謂曰界嶺必不可入益不從廣寧入乎又九月土蠻益徵諸專略廣寧及遼瀋為務有夷中鐵匠煖太走漢營告漢亦分謀靜遠榆林長山間知其路必在瀋項虜夷六萬直擣懿路以漢兵追逐退走後從上堡北空之方寺南空復入順遼竟擊破洮河懿路二城旋出騎足後汎河懿路備益堅固居亡何虜復以二千餘十窺堡遊擊將軍查大受引兵鏖戰虜皆走嚴家屯寒我兵五千騎列陣新堡城下虜見兵盛不利皆還騎

會老營居一二日虜會五萬騎圍泚河城我師大戰
數十合破之多所捕斬而以虜勢重大不及取首級
上莫府虜皆以鈎鎗得屍負載而去泚河平衍可列
馬步濠塹九深帆檣稠密虜疑其下有伏不敢至至
東門中軍張良棟把總張治守之不可下竟被金瘡
處虜迺直薄南門把總陸尚學殊死戰勝亦如之虜
乃自朱家泊出塞明年二月東虜一克灰正把漢灰
正上墨台豬把兒兒柳花花大老思卜兒亥約土蠻
男字彥伯彥兔燒花十萬騎馳遼陽邊外挾賞賞且
日如禮則已不然者以十萬騎橋若塞不得耕種是
武功錄

二二四列傳下

十九

四十一

時東虜方携牛羊糧米及皮張氈片屯阿亥塌而塞
上卒或言西虜青把都及滿都不賴欲入遼東伯洪
大及東虜驍戶伯戶欲入寧遠甚有聲遼虜騎五十
從正塞堡人擊臺兵殺一人略馬二匹驢二頭放出
塞漢因使降夷乃六我兄出鎮靖堡往謀之行至李
羅嶺達夷哈亥率其弟若妻來降具以實告於是制
置使王一鶚臺御史顧養謙總戎李成梁大會庭中
議計莫若先伐其謀而會成梁有風火恙出萬死不
顧生竟與疾從鎮邊堡出塞行二百餘里道逢虜於
可毋林大戰我兵鎗矢火箭火砲並發日辰至未

毋倦虜披靡四散走我追至寧遠擊破之斬首虜九
百有一級降夷乃六奴木賴視之中有酋長虎兒處
把都等二十四級奪獲被囚漢人二十九人切夷七
十八人胡馬一千三百餘匹駱駝盛甲器械動以百
數我兵死者僅三十餘人越四日班師入城大雨如
注三軍舉手相賀此天為洗兵矣給諫顧九思奏以
為奇功足嘉始大將軍提兵取鎮邊堡間道出虜西
北捷其後晝則捕伏山谷間不敢火食食乾饑飲水
夜則疾馳用副總戎李平胡李得全師降夷四十餘
騎先驅導軍故得趨便宜無失道如是者凡二晝夜
武功錄

二二四列傳下

三

四十二

二日之內大風雷鳴飛砂石蔽天即人馬罷塵不能
辨故機不先露而我兵得近及虜覺而迎敵我兵已
橫絕之矣是日風恬日朗虜無造形虜甚急矢發如
雨士馬死傷而我兵愈奮爭為先鋒虜以為有神也
頃之屬御史王國弼訪諜納既乘傳到廣寧即偕備
兵使任天祚按驗與兩臺所奏同大司馬嚴清宣捷
祭告郊廟皆如故上賜李成梁鷹勇秩遷三級
王一鶚遷御史右丞祀右司馬事顧養謙亦御史右
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遷任天祚一級趙三聘奉一級
遷楊燾署都督命事陞李寧李與查大受孫守謙秩

視副總戎姚大節。劉崇正官如故。陞堂寬一級。王絨俸一級。金皆十五兩。傅霖准以原官調用。葉夢熊金十兩。高良弼八兩。宿振武五兩。發馬價五千。以犒軍士有功者。本兵調度有功。賜張佳胤石星金幣有差。郎中皆十兩。它一切五兩。其三月。土蠻偕一措委正。把兔。十餘萬騎。皆帶牛羊驃馬。欲深入廣寧東西。是時東虜銀燈聚兵三萬。腦毛大皆率戰馬及騷達子。打刺漢并皆欲入廣寧。打刺漢通使龍克伯言。略開原鐵嶺。大氏土蠻欲以廣寧請比宣府。張家口。開馬市而炒花。把兔兒。花大老恩。卜兒愛則又大曾以兒

武功錄

二八 土蠻列傳下

三

卷一百一十

鄧入遼。藩哈刺把備入開原。紛紛藉藉。毋寧日。其明年正月。漢使降夷乃六等四十七人。從鎮虜堡出哨。行至硃砂塌。去邊三百餘里。逢虜騎三十有奇。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七級。餘遁走。乃六亦從新寺兒山入塞。居頃之虜騎二千。直薄東昌堡。流沙溝。會水坎。傾馬。馬多站立河北岸。於是先鋒三百騎馳進。西新舖臺大路去邊七里。殺我黃欽等一十八人。燒草房五十五所。幽男婦八人。古大相提兵接戰。斬首虜一級。獲馬四匹。虜亦殺我軍趙要及漢馬七騎。酋三八驢十八頭。其二月。虜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千

餘捕伏邊外。分六十餘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潛入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婦女四口而去。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成梁以兵截其歸路。李平胡等即引白金之。士二千五百人。從鎮遠堡。樣臺。西空出塞。馳東遼河。去邊已九十餘里矣。虜迎戰。大敗我兵。斬首捕虜凡三十七級。奪獲馬五十騎。被囚婦女四口。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焉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四月。土蠻黑石炭。銀燈把漢打來罕。一措委正大入廣寧。東西塞而東。虜把兔兒。卜言額。老撒。卜兒愛。矮兔。伯言兒。皆馳三岔河。迤西。涉嶺。高

武功錄

二八 土蠻列傳下

三

卷一百一十

平大小黑山。居頃之虜騎萬餘。從邢百戶大臺至東蓮子湖。東至臺臺。王苞拆牆口七十餘所。於是分五千騎。奔鎮武堡。東西門五千騎。奔堡東大臺。老鴨莊。臺包牆而入。遊擊將軍劉崇正。衝鋒益疾。自力。自辰至未。會平洋西平西寧。偏裨奎寬奎廣。胡尚忠。楊紹先等。馳救。虜迺半度河。還歸。半欲往南而深入。見湖泊泥濘。而正兵營兵又從西至。盤山驛。止壁。悉勒馬盡出邊。我兵死黃相等一十六人。行人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漢馬死者一十五匹。酋三十四匹。漢人陳來子等一十三人。馬牛驢羸一十七頭。焚車五輛。漢

僅獲胡馬六騎是後降夷我父等復從鎮安堡出哨至莫艾克去邊四十餘里虜以十餘騎接戰我父斬首一級奪胡馬二騎而還阿卜當李得功等四十三人亦從平虜堡出哨至長山去邊可八十餘里乘夜黑奪獲馬二百二十四匹小駒二十二匹其五月降夷阿卜當及蒼頭軍楊萬里等從長勇堡出邊馳中遼河去邊可一百餘里遇虜騎百數北走阿卜當忽從中起鏖戰生獲海廝得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殺降夷一人傷我兵王友功三人漢馬死者五匹先是把克兒帥百十餘輩捕伏溝中欲入清細

武功錄

二二四列傳下

主

七二二

河備禦高良弼即使降夷蕭漢卜向花我父羊羔兒等七十五人從太平堡暮山營臺馳古勒半巴林去邊可二百五十餘里虜方以三十騎擺撥架梁遂見漢兵皆鑽林走如蜚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一百五十八匹漢馬死者九匹是時黑字羅之子託力爲劉國威所斬失矢力一名把克莽機益胡中所稱巨酋與速把亥爲顏行級乃大如半乎其後二年庚寅秋十月土蠻族弟土墨台豬使夷使藉兵西虜青把都哈不愼以爲吾已聚兵六萬幸爲我更治四萬姑埃長昂僅免至卽當大舉時往來者言青把都男扯

稱阿亥及哈不愼莽兀素班不來汝已至長昂營矣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郝杰以爲殊不然青把都住牧棟漢我不根方互市張家口風號忠順曩以十月祭先人家常東行奈何助土蠻爲亂乎父之寧前錦義外邊諸虜酋旂鼓相望結轍於道我偏裨李寧相朝羣章應選等十道竝出分部土河舖及威寧營右屯衛大慶河戚家堡羣馬嶺十三山站撫順所會安堡東州堡鞍山驛開陽鎮松山店小凌河海州城甜水站草河堡青台峪臺御史及大將軍李成梁軍居中虜竟從長勇堡山河臺深入鞍山驛甘泉舖休舍

武功錄

二二四列傳下

主

七二二

分遣精兵攻我海州北關成梁追逐急廻由海州迤東殺略東山間副總戎李寧兵至牛心山逢虜騎擊破之斬首七級柏朝羣斬首二級奪獲馬三十餘騎廬甲二十餘副餘黨悉引騎竝出塞先是上以御史胡克倫奏有詔詔大司馬王一鶚傳與督撫分部將領迎敵截殺毋得逗遛觀望致誤軍機以故制置使張國彥適以書仰慰宸衷自是之後土蠻老而厭兵邊患稍戢久之以狗馬病死土上言台周嗣土蠻或名土蠻罕或名土買罕或名煞罕兒或名棟漢兒土蠻生八子長上言台周次宰桑九兒次伯言

戶兒次把哈委正次額參次先銀次燒花又言生四子長上彥伯吉次栢太次上彥兔始搆播崖之役其婦執土蠻手流涕戒毋復犯斫今犯斫者數矣及死以花桑峪之恥未雪猶曰吾其魏市事未成反不若俺答子孫得長王胡中歲時佩黃金印兩肘間大如斗也。

讚曰

蠻夷猾夏豈蔓延至今乎何其與之久也土蠻故胡元苗裔又俺答君長意中獨戀總貢市事二十餘年迺卒不可得老死矣假令不殺上郡吏卒卽縛速把武功錄

太二蠻列傳下

三

元二七五

亥黑石炭等款塞如俺答獻趙全故事卽予之以市亦無不可者而迺欲以兵要挾我我誰從哉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土蠻始入遼終入薊實西虜三衛實導之皆於土蠻亡益日底滅亡善哉乎王御史之言曰異時大可慮者終西虜非東虜也

土蠻列傳下

卜言台周宰賽兀克黃台吉額參列傳

卜言台周土蠻長男也甲戌冬杪常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治兵捕漢臘兒約曰吾騎馬入廣寧塞如河凍不可入入河東灣弓而馳矢無虛矣明年正月自虹螺山馳遼陽舊城邊吏見爲虜勢倥偬亟請於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卽提兵出鎮遠堡以叅將馬文龍把總王大璋潘養爲左將軍遊擊王咨禹把總劉崇正劉希武爲右將軍成梁與把總蔣位高雲衛軍居中爲三道並入匈奴營行至遼河迤西去邊可二百七十里望見卜言台周獵其西

武功錄

二一

二

黑石炭震其東我兵並直前就營搏戰攻之虜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馳歸大營成梁躬帥三軍追逐虜反戈接戰會風沙起障天寒甚卒之擒指者什二三皆奮死不顧生用鎗砲擊打甚急虜大敗遂逐沿山鑽林斬白牙兒額兒忒等首四十三級奪獲馬五十八騎歷二十九頂甲二十一副漢馬死者一十七騎三軍皆凱歌從西興堡入塞旦日日出卽移師東指行間逢副總戎楊騰言虜已入塞見塞上烽候頗精虜皆偃旂而走成梁度虜入關秋毫無犯勢不能自忍必復入入則先出高平乃移太僕少卿楊愈茂分

守使翟緒裳趨備胡項之虜騎果薄廣寧塞漢出兵
塞之多所斬獲即日馳還已移壁南鄉海州東鄉遼
陽復從長勇堡及馬鞍山兩空入分馳的山約舖虎
皮驛於是成梁帥偏裨李一惟蘇國賦列左右軍亦
如之并走煙臺我師銜鋒斬逼盡發戰車火器虜畏
甚唯求得死屍鈎馱而去又以五十騎爲誘兵千總
王好善從間道追至楊家寨胡騎五千卒從中起發
鳴鑼竟中好善死於野是夜漢亦使車營砲手數十
輩各持鎗砲乘虜營睡鳴砲如雷虜大驚憐魄即
起營往西北走而遊擊趙應昌姚大節及叅將王永

武力錄

二 言台周傳

二

言台周傳

祜從南往北馳叅將曹鑑郭夢徵及備禦王國瑞張
志遜楊謙黃郁馮文弼孔東儒從北往南馳遊擊王
惟屏丁儆從東往西馳虜以精兵殿後走如脫兔我
師竟追北斬首捕虜凡一十二級奪獲馬三十五騎
虜亦以伏弩射死我官兵王好善與李炳等凡一十
五人傷凡七十九人馬死凡九十餘騎八月十首與
連把亥坤肚兒哈黑石炭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
殘免拉勞亥大言欲入河東開原遼陽瀋陽塞給諫
裴應章奏及未然爲僞十一月十言台周黃台吉黑
石炭以兒鄧堵刺兒殘免撲撲會連把亥妙花堵勞

亥大入瀋陽海蓋已欲奪廣寧關聞大將軍李成梁
提偏裨朱承恩夏尚忠楊子隆朱文瀚彭國珍郎國
忠兵行至盤山以諸兵爲先鋒因與叅將郭夢徵馳
張繼先中虜騎已從平廣堡南靜九臺入矣我兵殊
疾力戰破之斬勺茶戶各收勦把安大把兒孫李噎
鎗合兒等首大率二百有七級奪獲藥包馬牛羊器
械八等語在妙花傳居二三年已卯秋十言台周宰
賽兀兒治弓矢諸關入廣寧鎗義先是雨雪久馬
牛多瘦死乏食以故欲略糧糧甚急也大將李成梁
哨至歪頭嶺虜騎已從律驛站墩而入遊擊將軍

武力錄

二 言台周傳

三

言台周傳

王守道把總王景馳追逐斬捕甚多居何土蠻欲
比宣大請馬市於是十言台周宰賽兀兒大會黑石
炭大小委正等遂度黃河馳那林去廣寧三日矣有
如市不可得請以數十萬騎大入廣寧塞乏金繪
秣糲乎臺臣王一鶚梁夢龍堅不可許其十月引胡
騎五萬從豬喇母林開營聲欲直走寧遠漢使詞之
行間逢夷婦孫言東虜已至土列根擬刺虎矣鮮車
怒馬欲以一日而橫行乎黃土嶺一片石不則山海
中前所頗有狀不遇欺也居頃之謀者又言虜至敖
木林已復屯燕河路臺御史張夢鯉見爲敖木林去

寧前。輕騎可二日至。去薊門東西可五日至。乃以青
請泊易州城。以易州防秋駐札之所故也。其後辛巳
春。卜言台周與臚木大黃台吉黑石炭大小委正。以
兒鄧煖兔拱兔抄戶兒大會女只罵火屯並騎馬馳
赤納哈氣兒休舍。詳言吾欲略海西建州。以示漢不
意。忽大人廣寧塞。其四月市夷哈屯及男煖兔與伯
言。卜言台周傳箭入市。欲增貨弗可得。於是發鳴鏑
中我選卒羅四以示威。因執蒼頭軍何曰祿而去。已
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因解縛與之箭一枝。趨入塞。幸
爲我告馬法。請倍忱。忽大賞賜。我然後已。參政使張
武功錄

八上上肩初集

四

五

崇功以告。制置使吳兌使僑禦史高良弼。謫諭卜言
台周。示以生活丹青之信。曰。將軍今若等。還我所鹵
略軍民。軍民有一不幸。客死。許若執夷酋獻漢。請贖
死罪。然後開市。其後癸未春。卜酋乃大會黃台吉。以
兒鄧等。欲入遼瀋。海州。廣寧。迤西。是時阿台及逞仰
二奴。並發難。至林。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乃因郵
置以聞。居頃之。卜言台周。偕青把都大小委正。耿革
兒。以克亥青等。馳黃河迤北。而會花大挾花把兔兒。
老撒卜兒。愛卜言額等。引其衆西。欲攻遼河。因爲約
曰。所不如期上馬。罰酋長馬一百驛。案它五十。部落

馬二騎。牛四頭。其明年春。土蠻引卜言台周黃台吉。
大會以兒鄧青把都土妹扯臣。大小委正。亥青莽古
素台吉。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焚兔。還把都及
五路男扯勞亥。與把兔兒。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治
兵。養吾木。並寇遼海諸郡。明年春。伯彥太主。連四萬
餘騎。寇鈔寧。遠取糗糧一千石以上。頃之。又引一克
委正二萬騎。入開原諸郡。其明年冬。卜酋將七萬騎
屯老河。遂侵遼陽。其明年十月。胡中傳言遼左城垣
傾頽數十丈。速把亥男把兔兒。土蠻男卜彥卜言台
周。乃欲窺隙而起。大會東虜把漢大成。及西虜哈不
忒。刃錄

八上上肩初集

五

慎打來。明暗謀入遼左爲寇。是時黑石炭把漢大成。
一克大成。一克委正。滋兔。土妹。銀燈。亦治兵。稽刺母
林。謀欲入廣寧。錦義二郡。約分爲二道。卜言台周入
錦義。他台兒入廣寧。於是分巡使鮑希顏。輒以狀請
於臺御史顧養謙。乃遣副將軍李平胡。將胡黨李繼
武。將國泰兵八百人。出開陽。李寧。將李尚仁兵六百
人。出十三李。典將金尚禮。爭坐兵一千二百人。出
右屯城。查大受。將朱文翰。熊鑰兵八百人。出大小凌
河。遊擊將軍胡尚忠。將耶顯忠兵六百人。出松杏山。
李應時。將宋國賢兵二百人。出晉壁屯。張世爵。將史

僭張國忠兵出錦州唐伯美將熊朝臣張玉兵五百人出戚家堡秦得貴將陳文德鐵邦彥兵二百人出鎮遠堡詹鞠養將高仲先兵二百人出鎮寧堡粉成功將佟元相兵四百出中安堡而又遣把總尚傑將一百人出大靜堡魯友時將二百人出鎮夷堡卞世祥將三百人出鎮邊堡劉可學將二百人出牽馬嶺大將軍李成梁軍居廣寧中胡騎果驍黃個子黑松林平山青山止壁去邊可二十餘里謀者望見胡騎十餘萬列營闊五十長九十烽火通於廣寧錦義乃分五萬騎從鎮夷堡大邊下韓口沙河營入五萬騎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四

六

從白土溝入謀欲鈔掠郡界漢出兵逐擊于弩俱發虜皆應弦而倒由此引其衆出塞居頃之虜復寇大清堡備禦使李都發兵與擊斬一人虜馬一騎匈奴始南軍進退稍引去去頭山寺兒溝自是之後臺御史顧養謙見爲虜營旁近鎮夷堡發三將軍屯盤嶺牽馬嶺以備之虜竟從二嶺入捕殺吏卒敗侵城堡漢發兵擊大破之語在把兒傳其後庚寅春卜言台周引黃台吉大小委正等人遼瀋開原海蓋諸都冠鈔百姓制置使張國彥劾奏副總戎姚大節有狀先是大將軍李成梁發車騎詣虜營虜不敢南下各

鳥獸散已追逐至河北再抵雕背山去邊已百餘里擊破之斬首虜二百八十級酋長十三人奸細四人牽獲胡馬器械動以千數是歲也賜李成梁祿米五十石賡子李如禎刻堂上食書管事廕郝杰男入太學遂李寧都督僉事吳希漢李如相副總戎李繼武遊擊加鮑希顏山東按察使秩視事它皆賜金幣有差已祭告郊廟皆如故事自後給謀薛三才稱道路傳言言遼大吏多捕降者爲虜掘死人以爲復請按驗首功其後癸巳五月卜言台周携家室至義州外邊湯池而以千餘騎屬小友青挾兔台吉并軍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五千人從大定堡于果營入義州塞於是備兵使馮時恭請於制置使顧養謙師遊擊將軍宿振武千把佟照王東銘出遮虜障虜與漢軍相亂漢兵與虜騎並馳斬首五級圍獲馬十八匹虜尤殺遊擊宿振文中軍夏尚忠把總宿振義等二十三人傷家丁杜梅等四十人奪漢馬三十三匹遇害遂乘勝走大康堡祝青營出塞居四五月復從鎮安堡北馳者久之漢發兵追奔公所而還虜竟以二千餘騎捕伏鎮北堡外邊紅窪東小白倫卒從溝中起漢兵覺鳴砲矢石如雨下虜乃以其半復捕伏堡東廟兒山半攻城

侵守僂使孟宗孔躬帥蒼頭軍尹世武阻壕爲險弓矢鎗砲火箭一時並發所擊殺甚多大率虜滅什二三。是時副總戎施大節馳三尖山遊擊安本固馳半邊山將合營虜望見漢兵益增威遂解去御史周繼幹見爲數日之間兩鈔廣寧至亾道輒以狀請其十二月傳調一克及正良燈奴木大等三萬餘騎期上元詳言略廣寧遂入遼陽其明年十月伯彥復調一拏委正把漢委正良燈腦毛大十餘萬騎竟寇鈔廣寧東西是時卜言台周以衆鳴把兔兒以強鳴兩酋相得甚驩母厭於是連騎大入塞扼三岔河攻吳武功錄

八 卜言台則傳

家境大將軍董一元卷甲輕舉長驅三千餘里逢擊大破之斬首虜四百餘級奪獲豪它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兔兒傳其十二月卜言台周擁精兵寇鈔我右屯衛天誘其衷伯言兒及扯拜授首伯言兒即黃台州而扯拜故一克委正也伯言兒最驍勇知兵虜每出戰悉聽伯言兒所調度常以市賞故名姓數奉御覽是時卜言台周如失左右手殊飲恨乃與把兔兒得革力台吉打刺漢小歹青良燈一克大成謀謀欲以正月寇廣寧寧前錦義諸郡以報鎮武之耻而會把兔兒被金瘡竟死猶豫未發制置使孫鎮

與大將軍董一元議守河東故抄花侵兔巢也今伯言兒把兔兒後先垂涎虜營方擾亂可襲而取即以二月將兵從龍灣至十方寺汰其老弱三千留居塞下遙爲聲勢是夜以參議使楊高監軍大方伯郭性之參政使梁雲龍參議使王邦俊給餉不乏絕直抵黑山旦日天大雪深數尺一元引偏將高策等冒雪而前日夜裝至控道去塞四百餘里忽日晴明襲虜營破之得其酋長卜勒亥汪那呵及首虜百九級捕得生口十人奪獲馬五十八騎我兵亾七人傷三十三人漢馬死者五十一匹於是制置使孫鎮大會臺武功錄

九 卜言台則傳

御史李化龍以捷聞上詔加孫鎮李化龍董一元王邦俊下部紀錄孫守廉復副總戎秩視遊擊事它皆賜金幣有差卜言台周或名卜彥伯或名卜言台仕或名伯彥太主或名檢言太主或名卜言台主先是手虜堡奪獲豪它二百餘騎傳致京營每騎子價十金悉以佐所司戎馬費堂御史李化龍請得者爲令以鎮武復豪它至九百有二十四騎也議欲以五百備役路馬賈亦如之它悉以付騎乘上留二十騎供均園之用京營於是列胡馬矣

宰養兀兒土蠻次子也又名栢大甲午夏東虜抄花

把都兒卜言顯脫合赤老撒下羅愛帥六千餘騎治臨營謀欲寇鈔我正安堡雙臺大小黑山當是時辛賽兀兒始臨兵業與西虜合營矣先是土蠻卜言台周數爲邊害廣寧錦義尤甚辛賽兀兒亦欲新入是郡也知遼河西涯美水草乃結聯諸胡騎於其下而會夜月明辛賽兀兒以爲稱兵不便遲望後天黑夜絕而出遂入錦義額不煇快耶時辛賽之衆漸至萬騎皆移壁黑山綿塔冠斯斬關會西夷拾具以實告於大將軍尤繼先發五將軍軍數千人出擊胡大將及巡使部署諸將張旂志砲聲震野虜方以二千騎

武功錄

八辛賽兀兒列傳

十

卷之四

從莽擅湖直搗李高麗略取軍民於是寧前兵使大會諸將下令令軍中毋逗遛毋下馬爭級三軍受令鼓行而前與虜大戰一日破之得甲首一十八級奪獲漢人一百七十六人馬八十四騎牛騾二百二十三頭漢亦三把總李世功李守仁百戶張國副謝繼武與軍士尤熊龍虎等四十六人傷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匹虜乃從野豬湖出塞始虜敗時我師斬虜獲生大有功虜衆大亂自相衝殺恐漢兵追欲屠之也皆難免逃至堡南三里相鄰哭失聲與尸而去

黃台吉別名小黃台吉土蠻侄也甲戌冬卜言台周與打來漢速把亥輩治兵掃漢腦兒時黃台吉引其衆盡從諸酋明年秋黃台吉遂爲酋長於是黑石炭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爰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搶學亥謀欲入瀋陽海蓋諸郡久之胡騎從虹螺山直走舊遼陽城南旁塞獵以誘我兵語在炒花卜言台周傳其父黃台吉同土蠻從古城堡小關門入衆將郭夢徵提兵至劉指揮屯虜方分道而馳見漢兵盛盡走出塞頃之復從開原城東大入塞分爲三營一營營團山屯一營營靖安松山堡一營散四野

武功錄

八黃台吉列傳

十一

行劫略是夜止壁王貴屯旦日攻城城中矢石如雨擊傷甚多遂解去其明年秋黃台吉及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堵刺兒恭忽大董狐狸長昂長鬼大入全遼於是副總戎曹簞出瀋陽參將姚大節出虎皮驛遊擊徐永昌出武靖營徐國輔出錦州王大璋出寧前守備凌雲出奉集堡千總卽梅出鎮夷堡劉登泰出中前所虜益環繞我東塞阻絕市夷及譯長從寧前歷錦義廣寧遼瀋至開原道路不通低徊者久之邊備嚴弗入稍引去去鈔王台寨已度漢兵解嚴窺隙入開原開原烽火埃望甚盛復西徙而不致

東向，虜既見東隅弗可入，因佯示北遂以緩我兵。旦日乘監門或不意，僉卒入威遠堡，倂如開原，矢石所擊傷其衆皆遁走。先是土蠻有女，皎好，黃台吉爲其子求婚，大言若許我，卽以金綰貂裘，馬牛羊送若。若不許，請得以橫磨劍刃若塞。土蠻恐啓釁，竟許之。是日刑白馬以盟，遂送土蠻牛馬五十頭，羊二百角。甲一副，土蠻亦致通袖襖十襲，貂豹皮襖三副，藍白布三疋，歷甲二副，已乃戒之曰：「旣與阿塞有百年之雅，自今開原塞不得動一草一木。明年四月，黃台吉帥諸部往海西行，親迎禮如漢，是時塞下傳請入寇，或武刃錄。」

八朝參列傳

十二

言青把都往鈔朱赤達子，語在給諫蔡汝賢疏。於是開原之外其從如雲也。

額參或亦云土蠻子也。丁丑夏，與土蠻及委正黃台吉、郡言禿捨起台吉、拱兔以兒郡、五路等擁五萬餘騎，馳緊水河，聲欲寇東西塞。時土蠻爲王，而額參益彊庚辰之寇。錦義也參爲先鋒，引十萬騎至古北路。會我大將軍李成梁備邊乃引去，甲申夏參以堵刺兒起復引千騎應堵酋之召，于是錦義告微。明年夏又偕相彥務勾里兔謀欲寇我廣寧當路塞，其秋參又結連以兒郡、黃台吉、委正以克歹青、拱兔、阿民台。

吉煖鬼哥兒大鈔我沙嶺，我師多所斬獲。自後腦毛大及一克委正把漢委正復發難，參皆與俱。李羅胡吉兒爲左右，我裨將李平胡往擊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有七級，奪獲馬三百匹。語在仄正及漢兔傳。李羅胡吉兒去通可三百餘里，一戰而走，由備之嚴也。

讀曰

土蠻之千數人而卜言台周及宰賽兀兒乃獨偪強，宰彥炒花碌碌因人成事不足論，得兩酋不能匡父，于正及父死猶與西虜距漢，結婚王台，大入小入，歲爲邊患而竟得全首領，此豈無天道哉！謀之不臧，則債帥責也。

八朝參列傳

十三

土壘台豬列傳

土壘台豬土蠻族弟也土蠻諸部夙與東夷不善而所與相扇起者往往多借勢于西虜擁衆數十萬東西逐我水草兩河之間不得解甲丙戌之役台豬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携牛羊糗糧及皮張毳片而至其爲說挾土蠻以擾邊鄙阻我耕牧我因而許開市視宜大諸酋如快而制置使王一鸞念萬世大計寧大戰終弗許諸虜得比宜大事當土酋之治兵母林也我遼陽將軍楊燮寬莫將軍王維良海州將軍李宗召寧遠將軍劉登泰中後將軍祖承讓長莫將軍武功錄

土壘台豬列傳

十四

三

王紹芳亦合兵備河西會土蠻未至台豬先遣寒騎馳野豬湖合把禿兒杪花花大老思卜兒多之衆固已八萬於是臺御史顧養謙恐土蠻至而黨益盛乃大會大將軍李成梁決幾伐謀逆徵諸兵赴會於是義州將軍黑雲龍鎮武將軍佟養正正安將軍李維清錦州將軍李文芹如期四集陣類一字以大將軍軍居中出邊直擣虜巢行至可母林去邊已二百餘里道逢虜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牛羊它駝千餘數壓甲器械以算居頃之上幸從給諫顧九思議乃遣御史王國弼按

驗首虜果如莫府所上乃賜爵賞有差語在土蠻及一克灰正傳庚寅台豬復借兵于青把都青把都以長昂未至爲辭至則先往入寇不利至八月土蠻亦藉衆酋而起待新月上後馳兩河向無土蠻則台豬輒敗兵家伐交之議正此類也

讀曰

今甲以出塞爲生事撲殺爲啓釁然律于虜衰之時則計專于守今虜勢方張必按成法以繩將士則可母林之戰獨非出塞之令之虜患正以文皇北伐之後不復出塞故虜騎敢于南牧以戰爲守政患其出塞之不遠也封狼居胥之想諸將絕之

武功錄

土壘台豬列傳

十五

滾兔灰正一克灰正腦毛大猪刺兒小友青列傳

滾兔土蠻部夷也。隆慶末常與腦毛大董狐狸治兵鈔寧前已與董狐狸卜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黑石炭侵苦我守障吏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搏戰於亂岡轉鬪至雙墩堡虜大敗進薄雙河城叅將楊騰疾力戰破之自是之後數窘辱部夷討孫不賴討孫不賴因牽馬牛羊抵於青把都是時那莫大亦被困欲去滾兔乃大會把都兒即引萬餘騎追至五兔牛臺御史陳道基得其狀見爲五兔牛去馬蘭峪黃

武功錄 二八滾兔列傳

十六

崖口百餘里西南可入黃崖口將軍石關西可入墻子嶺南可入馬蘭峪大安口乃遣總戎戚繼光出寬奠副總戎白福出松棚重一元出墻子嶺叅將張外出將軍石關遊擊李信出黃崖營協守史震出鮎魚石關李如楨出曹家寨賴邊備至悉得不入其明年春正月滾兔竟引兵從大定堡西北走漢使裨將胡乘備大康兵虜因走中寺免臺遂入塞略樵夫王大汗等七人殺馬一騎乘即擁精兵追至查福驛去邊六十里與虜接戰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六騎及所略漢人餘皆引去我兵傷王儒等一十三人馬十七匹

乘復使謀者出大茂堡謂之既還至色樹嶺道逢虜四騎執一人斬其首西去四月虜騎千餘馳惡木林伴行獵欲謀入前屯頃之從永安堡小川臺東空入裨將石太柱張國維大戰數十合虜弗敵遁走遊擊楊紹勳度虜不得志執去必復增兵大入塞乃使備禦張應選捕伏背陰障堡而虜騎三百果分爲二部一部馳永安堡一部馳河口臺漢出兵追奔擊破之斬首七級餘黨悉走小川逢應選兵斬首虜一級我官兵傷楊得功等一十二人漢馬死者一十三匹而會紹勳及吳進忠弄璋兵亦追至前屯迤西長山

武功錄

二八滾兔列傳

十七

王

虜望見漢兵盛不可敵遂引去於是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具以狀聞自是之後滾兔與長昂歸正合營倉卒寇中前所見漢兵乘遣守塞甚精明遂解去是歲萬曆壬午也其後甲申滾兔與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復聚五千餘騎屯兀魯班蘇刺哈欲寇鈔遼左明年三月與腦毛大鈔寧遠其明年冬滾兔復欲寇廣寧迤東西先是胡騎入錦州秋毫無所得以故虜益藉藉亡寧日居有頃胡騎三千從大興堡三道溝入我大將李成梁馳開陽驛遣叅將李寧備塔山千戶鄒應龍備高橋及古山叅將李繼藩兵亦至合

營滾免畏漢兵盛，力弗當。引衆出塞，明年聚十萬騎，自捨刺母林，分略廣寧。錦義語在，言台周傳後，辛卯速把亥，復使滾免腦手，大一克委正把漢委正等，聚兵捏留屯，而東虜額參委正以克反，青耿筆兒台吉小反，青拱免台吉亦並欲略廣寧。錦義謀者亟以狀請，閏三月會胡馬方贏，餒制置使塞達欲先發以制之，使偏裨李平胡、李寧等擁精兵數千人從鎮虜台出塞，越二日至李羅胡吉兒道，逢虜去，邊已三百餘矣。與虜騎接戰，自午至酉，虜相引遁去。我師尾其後，旦日復戰，至西我師大捷，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二人。功錄

十八
武功錄

殺獲漢人一口，馬三百餘匹，甲器械以百數。我裨將亡者梁朝等三人，軍崔鸞等一百九十六人，馬九百七十五匹。明年冬，以兒鄧大會哈奈反，青合憐額、烏龍大哈刺哈、五路委板城上合諸營皆縫口袋，期明年上馬鈔廣寧，而是時火彥罕、良燈黑石得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方治盛甲及鈎竿、芥子。曰：吾以新歲入廣寧塞，可乎？時甲午正月也。於是制置使楊紹勳大會臺御史韓取善，並乘傳移廣寧中，以羽檄徵塞上兵如林而至。夫滾免甘就撫，實稱勸門藩籬，一旦爲虜鄉導，任逞至此，安用款焉。

灰正又名炭，正隆慶末，土蠻之發難也。而灰正及小言元把都兒都刺兒滾免黑石炭董狐狸猶爲小酋，長常甲一萬，並聚捨喇母林。日夜治裝以索佗載鐵木鈎杆、驚艾乾餒，或鈔錦義，或鈔寧遠，皆爲我謀者所覺，具狀以告。胡騎果從高臺堡入，分爲三營。一營馳沙河驛，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堡。於是叅將楊燮引兵出亂岡臺，逢戰捕斬甚多，而遊擊將軍李惟一兵亦馳至合營，虜復挑戰，我戰車如雲，弓矢如雨。虜度不可敵，亟奔圍沙河驛。大將軍李成梁先已遣偏裨李元善于慶捕伏驛下，并皆擒卒起，虜始棄鈎杆而去。備禦使葛景岳追亡逐北，至老衝以火器擊殺甚多，虜皆鈎馱其屍，遂引去。先是胡騎寇黑莊窠，殺備禦者將劉雲登，而會備兵使李松行部至高臺堡，止傳舍聞之大驚。叅將楊燮卽以爲郊迎，官逢虜使使者，詞之乃虜騎深入，王乃溝登迤直追奔，不幸中流矢死。旦日虜鈔東關驛，略驛五頭頃之，從河灣臺入關，乃殺一人，略驛五頭驛一頭，虜乃奔錦川營，小河口出邊。御史朱文科以書劾泰燮有狀，明年收元士望及速把亥，寇我開原遼陽。灰正輒提兵七十人乘東塞空虛，直擣我廣寧東西。已馳錦義諸郡，灰

正爲人多智。有膽略。每入寇輒明目張膽。不欲襲漢不意常與五路黃台吉。交青。聚兵鎮靖關外。使謀者張復賢。正告關吏曰。吾來欲報夙怨。請自關以內。迤東西橫行義州。大清不使塞上禾稼生長。已卯夏。反正引千餘騎往佛延寺。奔鎮靖堡掘牆而入。備守使劉崇正出兵大戰。自巳至午。擊傷頗多。皆鈞佗入虜營。不以報報。頃以百餘騎深入渾河。遂捕伏義漢。誘漢兵至者四面俱集。虜遁走。道路皆言。虜將復入。居民洶洶。其秋果與土蠻罕他太兒打來罕蘇把亥。聚四武功錄

卷八 反正列傳

十一

萬餘騎於好村。刑馬祭旗。欲畢會於磁力曲。虜曰。今茲入遼。所不如約者。罰廬甲馬牛羊。於是牽牛一頭。羊三頭。其明年春。反正復與土蠻打來罕。聚兵拾刺。母林。謀鈔廣寧東西。已欲鈔錦州。已又欲鈔寧遠。前屯。以漢音殺胡騎六百故也。是時蘇把亥。炒花。暖兔。伯言。以兒都。皆欲入瀋陽。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卽遣使者行邊。兵掠爲僞。乙酉。東虜於四兒。短弓兒。掘起山谷間。以五萬騎大入塞。於是寇鈔我遼陽。迤西廣寧。迤東黃泥窪。甌城。是時良燈。亦欲爲。速把亥報怨。乃大會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哈剌哈更。

根及東虜炒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西虜以兒鄂黃台吉。委正以克。反青。顧素委正。抵兔白吉。阿民台吉。暖兔小。反青。五路男哥兒。並聚兵。阿莫林。反正因與之俱。遂決焚欲鈔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有如泥淖。不可入。入錦義清細河。居頃之。反正果從良燈及反正把都兒。一指委正。把漢委正。腦毛大。峯戶百戶等三萬騎。祭旗。薰於捷言。先使諸虜牽馬。佗負廬甲。稊。視山海。迤西道東虜。則那彥伯彥打賴。白洪大。老沙。西虜。則仁金兒。兀魯孩。子。彥兔打來明暗。哈不。慎滿古。賽打兒。漢或近塞行。獵或武功錄

卷八 反正列傳

十二

間易漢服。謀欲窺隙入軍。遠前屯。及界嶺義院口諸鎮。於是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遣守備鄭應時。出蒲河。恭將查大。受出汎河。遊擊胡思忠。出鐵嶺。奎廣出撫順。唐伯美出海州。皆聽調度。於副總戎楊燮。傳河東。胡鸞。出錦義。李平。胡出大小凌河。備河西。成梁及恭將李寧。李興。出右屯。廣寧。鎮武。吳家墳。軍居中。備兵。使任天祚。與民部郎趙三。聘師。廣寧。倅支應瑞。轉餉軍中。勿乏絕。是日。平胡從大。靜堡。尖山門。馳古路。半。那林。去塞三百五十餘里。捕伏聽諸虜。諸虜方帥千餘騎接戰。平胡疾力。

擊破之斬卜兒成革卜言元拾正首凡一百有八級
奪獲盔凡五十頂甲凡六十一副臂手凡三十八副
我兵僅亡阿寨一人亦降夷也漢兵凱旋走大青堡
入塞區何漢降夷乃路等七人出鎮邊堡走三塔谷
道逢把刺哈委正部夷也以佗負盛甲從委正黃台
吉以兒鄧來會炒花花大把鬼兒路中生捕以獻是
時謀欲分鈔東西邊分守使傅霖偕兵使王斌乃遣
千總馬世龍移長勝堡金效葵移奉集堡遊擊裴永
勳移武靖營參將王維貞移鞍山驛把總羅維見移
虎皮驛指揮宋衛移十方寺堡劉嚴移靜遠堡千戶

武功錄

二二二

元四十一

楊世英移上榆林堡黎文移長營堡把總曹養勇移
蒲河城陳九疇移會安堡使謀者蘇文禮及莊達子
分道而馳一道走靜遠堡一道走上榆林堡既至大
長山去邊六十餘里望見胡騎入瀋陽亟舉烽鳴砲
遠近皆起赴奔至板橋舖胡虜六萬業已從上榆林
堡北及深入懿路沈河鐵嶺殺略公行已率二千餘
騎寇會安堡有參將宿振武遊擊彭國珍胡思忠副
總戎楊燮遊擊塗廣鄭應時馳廬野舖夾攻多所捕
斬虜乃從沈河城出塞於是備懿路者曰寇我八里
莊及陳五屯徐千戶屯孫家小屯金英屯魏臺衝張

海屯王祥屯于二漢屯遞運所屯殺十二人略馬驢
六匹燒焚室廬一百五十四所穀梁三十三堆糧
四十三窖備沈河者曰寇我劉志綱屯洪杰屯李千
戶屯白聰屯麻線衝屯宋家屯劉京屯蔡宣屯盧千
戶屯溫玉屯周三屯汪鐵屯殷家屯劉指揮屯殺禪
將會尚忠及男子三人略二十九人牛馬驢一十五
頭燒燬室廬一百一十七所穀梁一十八堆糧一
十九窖已攻門西燒燬演武廳八所竊杆一根城東
殺四人略馬驢三頭焚燬房廬一十五所斃林頭一
垛穀梁一堆糧一窖復攻門東弔橋有守將查大

武功錄

二二三

二二三

受伏其下大戰而退備鐵嶺者曰寇我馬官兒屯陳
指揮屯李家莊金千戶屯蕭家溝屯舒元俊屯南塔
寺項仲屯顧官兒屯初家小屯遼海屯糧一窖
掠殆盡居頃之虜復合謀入寇成梁欲以先聲奪之
即提精兵至長勇堡下令降夷家丁逢虜即殺使彼
疑懼即從瀋陽上榆林堡出塞行一百五十餘里至
江山道逢數十騎鏖戰大破之斬首虜一十五級奪
獲盔七頂甲七副馬一十五騎虜度勢孤遂引去
克及正土營部也癸未冬土營欲寇我山海關而天
正首以兵從栗馬怒力曰吾部五萬餘騎今以三萬

騎闕漢關而已。二萬騎堵口子。使遷左無彈丸阻也。後一年。反正與滾兒合。又欲寇遼東。寧遠而反。正則又慮劄兵出戰。乃遣滾兒引五百騎。伏黃土嶺。一片石如漢兵至。卒從中起。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必坐而自斃。明年春。灰正果與把漢台猪合三萬騎。至捨刺母林。止壁期土蠻男孛彥伯彥。煖花相與倚角。而自引兵十萬。馳廣寧關下。要講市。賞計以漢不與。賞卽以十萬騎。鈔漢塞。是時王一鶚爲制置使。市賞竟不可得。且大發兵出邊。從鎮邊堡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母林。胡中望見兵來。輒相傳報。虜始披甲。

武功錄

二九 卷之九

三四

四十一

赴戰。大將軍李成梁師士卒疾力戰。自辰至未。矢砲俱發。聲振天地。虜大敗走。成梁追奔至穹廬。大破之。斬虎兒處把禿等首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凡一千三百一十三騎。棄它三頭牛一百二十七頭。盔甲器械。亡筭使至。御前宣捷祭告。郊廟如禮。詔以大司馬張佳胤議歲加李成梁祿米五十石。金錢幣帛有差。語皆在土蠻傳。是年冬。加備兵使。其夢熊秩祀叅政。從臺御史蹇達。御史韓國禎請也。是後土蠻伯彥令灰正與良燈奴木大引三萬騎寇遼陽。灰正伴言寇寧前度。漢塞不我備。然後深入遼左。此虜中

故智。豈得與持重者敵哉。

腦毛大。亦土蠻部夷也。居部中久。所知名。壬申夏。始與炒蠻滾兒。董狐狸。從小河口。圍我東關驛。將楊騰遊擊傳廷勲。擊之。勢如席卷。盡棄鐵木鈎杆。走我兵。追至碾盤山。出塞。頃復聚兵東行。謀欲寇寧前。其秋。聚黑石炭。伯顏兀把都兒。聚兵捨刺母林。諸酋趨治裝行。腦毛大曰。吾必待月老。然後傳發。將入義院界嶺之間。市夷以其狀來告。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遣遊擊將軍馬承胤。衛建燕。大將軍戚繼光。備燕河石門。臺頭山海。有頃。胡騎竟入黑莊窠。仙嶺。

武功錄

二六 腦毛大列傳

二五

寺是年。莊皇帝晏駕。窆突事有日矣。給諫蔡汝賢。奏免雨臺護駕。庶得備邊。其冬。腦毛大。董狐狸。益統諸部。旁塞行獵。徵使五百騎。捕伏杏樹溝。中以誘虜。漢兵果至。虜酋卒中起。持滿拒漢。我百戶儲朝貴。及軍士多中流矢死。會漢兵馳救。引去。後丙子。腦毛大從連把亥。寇河東。已寇廣寧。錦義。自後卜言台周。及黃台吉。克石炭。大小委正。以見鄧煖兒拱。兎抄戶兒。大會女只馬火屯。亦欲寇廣寧。本腦毛大謀也。後癸未冬。聚兵萬餘騎。馳廣寧關下。請市。其乙酉春。與土蠻六萬騎。寇鈔三岔河東。遼陽迤西。及金復海蓋諸

郡頃之從滾兔五百餘騎小入寧遠東西已從委正長昂謀入寇已從一堵委正把漢委正合三萬餘騎駝負盔甲襖袴間易漢服視道路語在委正傳明年四月復牽牛羊至廣寧請馬市辭至桀驁亡道久之腦毛大治兵七萬騎止壁舊遼陽副總桃大節備虎皮驛孫中廉傳遼陽虜果以萬騎分馳分二千騎從小團山黎園走二千騎從塞尖山至頭山走三千騎從大定堡五能營走三千騎從大勝堡大尖山走皆外邊制置使張國彥郵置以聞後腦毛大與一克把漢更根兒大成滾兔並聚兵捏留兔寇廣寧及錦義

武功錄

《堵刺與劉傳

二五

語在滾兔傳腦毛大始亦薊門撫夷也以寇遼故自嬰大罪不可赦每至廣寧關下自張家口市夷竟無復與請者

堵刺兒與土蠻打刺罕並起始發難時打刺罕寇我遼東堵刺以三萬騎往後從卜言兀捨勞友寇廣寧錦義時童忽力渡遼河亦鈔我羅文馬蘭給諫張書以忽力小齒止三百騎而敢鼓行塞上焉用將爲至明年堵復從卜言兀速把亥黃台吉寇我錦義則萬曆甲戌也明年春大會卜言台周打來漢黑石炭牙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六萬騎並聚

武功錄

《堵刺與劉傳

二七

插漢腦兒在廣寧北乘夜移壁海州與遼瀋相鄰頃之從長勇堡高架于臺北馬鞍山南兩空入攻我山切鋪虎皮驛李成梁發兵擊破之擊殺甚多皆駝負其屍不及首級報五月堵與擺言兀黑石炭黃台吉萬餘騎謀寇錦義先馳相凌河而會山上砲鳴虜知有備亟麾兵走隨擊寧遠塔山山城斗大孤懸而守禦有法堅弗可下虜中精兵善馬俱被截焉切齒恨曰秋後禾登必報此役中夜偃旗而去謀者查其哭聲數月不止志雖必報衆弗從也改走舊營延袤二十餘里中分道一道正西一道西北會大風雨只尺不辨虜將乘此以窺塔山塔山備禦如故望而警衆皆棄旗鼓北走久之海州被掠婦入李蔡自堵營入漢稱擺言兀久物故戒諸虜毋妄言其大言復入塞者實欺謾漢謀者陳加友從大寧來道逢敗虜重傷者凡數十人皆棄置囊裝往西南去加友驚視囊中得口袋袋有鐵錘小羊皮及皮襖四甲包二皮包一加友拾歸恐吏弗我信亟斬諸死夷首二級馳還已謀者李得全從大福堡出哨至二百里外虜騎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相望于道而皆散漫啼噓殊無鬪色亦傷而未死者也十一月黃台吉黑石炭下

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大會連把亥炒花捲旁亥起兵時堵刺乘眾從廣寧新關而入我瀋陽海蓋公行殺略語在下言炒花傳共十二月與黑石炭委正土買罕長兔拱兔炒忽兒謀欲寇廣寧先使那哈乞往哈喇聚兵是時長昂不入貢者已久亦欲阻喜峯爲險屬夷以告備不得入明年冬堵與連把亥炒花哈屯委正亥青黃台古董狐狸奔忽大長昂長兔聚兵三萬鈔全遼明年春治精兵四萬會哈不愼奔兀亥往長昂營祭雨酋因而合營堵不能自立矣或言入遼或言入山海皆以辭驕而退丙戌長昂大會堵

武功錄

《小友青列傳》

二十八

刺兒董狐狸打來閔安凡魯孩子謀入寧前土蠻亦會諸部寇廣寧錦義與衆誓曰不如約者罰馬十騎橐駝一頭總以累敗之後挾衆爲勢虛聲言寇言鈔而處處有備能不坐而斃乎

小友青堵刺兒男也庚辰秋土蠻寇我錦義亥青輒輸肝膽爲我謀焉明年秋克石炭以兒鄧卜言鬼阿夷首難亥青又亥以兵從非真能附漢者伴言曰吾欲寇遼以欺漢胡騎竟從長安堡直奔新城渡河東走副總戎曹鼐及鎮靖守備使劉崇正追奔可三里許道逢虜縱精兵二千餘騎磨戰我將校多受傷

略人民畜產甚衆我兵止得首四級馬二十四騎御史于應昌以書劾奏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請寬假臺御史周詠分守使張崇功大將軍李成梁罪上從之於是罷副總戎曹鼐遊擊張崇功任而以備守崔吉吳胤祖下御史逮問小友青爲人柔弱因人成事乍順乍叛反覆叵常察未速把亥死而卜言台周起乃與青把都言兔大小委正耿華兒以克亥青大會黃台吉拱兒卜克扯臣柴兔以兒鄧渡黃河迤北往南走時速把亥死虜秘言之有脫落措以告而小友青故朵顏人亦告卜言台周急明年夏亥青會額叅

武功錄

《小友青列傳》

二十九

委正引千餘騎寇鎮靖關明年秋亥青與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亥青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及五路男哥兒聚兵呵阿莫林寇鈔我三岔沙嶺語在灰正傳明年冬亥青從大小委正土妹台吉耿華台吉哈兒赴捨刺大青把都兒卜言顧從外邊平山迤西黃佃子起兵大入錦義語在炒花傳明年亥青與卜彥太主大小委正土妹台吉捨刺大台吉及炒花把都兒並壁黃佃子黑松林居辛卯引額叅委正以克亥青耿華台吉拱兔台吉寇我廣寧迤西語在滾兔傳癸巳亥青及台周五千餘騎從大定堡入義州乙

未冬台周鈔右屯漢出兵破之殺委正男扯拜黃台
州於是反青從卜言台周耿華台吉打刺漢良燈一
克大成聚三萬騎略廣寧以報右屯之役大將軍一
元大破之斬首虜凡一百有九級奪獲生口十人馬
牛橐駝異明年丙申反青誨禍款塞引旁塞諸虜乞
歸降向因邊吏不通胡音通事多恣巧詐撫之則請
增餉勦之則苦鑿空侵盜之慘歲無虛日時房山故
令俞方策以久任寧夏習知胡音且馴夷性反青每
至義州求貢輒與親盟譯者不能設詐方策撫以
私恩懾以漢法虜親畏之稱俞郝顏稱俞太師進止
武功錄
惟命當道聽爲指南而忽以計勦制使乃特疏請
白兵家使過使功不可拘以吏議今房山舊吏俞方
策才與地相宜功與過不相掩請以邊才起用居官
如故詔從之諸虜因是束手反青昔日大言所爲
誘兵伏兵分兵合兵者曾不能索一飽尊俎折衝之
說于此見之

讚曰

土蠻部以十萬數溪兔六七酋最大要之精兵於而
虜藉耳目於三衛仄正置不論獨怪滾兔腦毛大就
賞劍門旋入遼爲寇是可撫哉反青一朶顏夷也自

以漢可欺謾日言寇鈔有兵無餽窮而乞市貢道已
絕此亦自欺嫚也

武功錄

小字青刺傳

三十一

三十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霍九德書

東三邊

王台別傳

王台故王忠姪海西都督也永樂初扈遼夷種來歸降爲建塔山塔魯諸衛幸賜都督阿固郎名姓曰李獻誠於是都督皆以李爲姓矣迺延引至王台海西益繁仍盡服從台共推戴台以爲君長以故台得居靜安堡外邊頗有室屋耕田之業絕不與匈奴逐水草相類當是時建州有王杲之酋楊頭之酋忙子勝武功錄

王台別傳

乙

六百五十五

之酋兀堂之酋李奴才之酋毛憐有李碗刀之酋與逞加奴仰加奴并皆號爲祭燕台召致戲下於是控弦之夷凡萬餘人往往散居哈塔台柱野黑土水河原底鍋兒間人之台遂買二奴林溫姐爲妾二奴乃與杲寢驕數盜邊先是撫順備禦使買汝翼抑損撫賞粟酒及糧米甚至榜掠酋長皆有狀杲益款款謀入邊欲捕殺吏卒冀前雪夙昔之憤迺自度甲馬不足請於台台謝曰幸得爲保塞吏正願忠貞有如一日以馬甲佐者等即若等藉我稍愉快我何面目復見漢太師馬法乎若且休矣太師馬法夷尊稱漢邊

吏也杲言吾不得志於漢東也以備禦故我何能須吏忘此人哉於是退而入略略古路人蔣四曹金文等大率二百五十餘人及畜產甚多是時王之弼備開原兵急使裨將直堂馳台令台示杲亟還我所圍略毋侵害邊境於是台直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二人馬一騎而果亦以問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騎還報塞台爲人恭謹唯恐杲懷樂至背逆漢先是上幸從廷臣議先撫後勦因遠問賈汝翼謂恭議使李鸞僉事使王之弼俸凡三月天威既凜知也將軍廼下令許杲得出幽略除罪因復市賞台即將一千騎詣撫順關已杲亦以三千騎阻山而壘乎時壬申九月二十八也日備禦使裴承祖指揮使丁儆戴良棟闌大關正告杲杲迺延見漢使請死罪吾入塞實以備禦故今備禦既請論如法繫酋何敢復奸將軍旂鼓乎漢使遂趨杲前杲皇恐恐有狀猶豫者久之相與推牛以盟於是自遼南以至馬根單堡悉以屬杲自今杲毋略漢畜產而漢亦毋受杲逃亡夷有如先背約受天不祥盟誓既定夫然後並馳關市下通關市如故約而給誅朱文科獨以爲大損國體殊不可明年上改元矣前是王台入貢多益北

武功錄

王台別傳

二

以四百五十五

虜馬已奔正幸與通婚嫁自是弗復再盜也父之土
蠻酋長小黃台吉聞台誼至高以爲吾而得與台結
連必所言見從於是引五萬騎前尋加奴吾來以吾
有大子未受室若幸爲若都督女子地若許我我即
與若連兵入漢塞卽不許我我即以數萬騎馳蹂敗
若穹廬也乃引兵圍海西新寨台自度禍且迫不可
已幸許諾於是送奉台馬牛羊甲冑貂豹皮裘台贈
土蠻及二奴者亦如之小黃台吉因謝曰不腆之儀
豈謂丈人無有亦婚禮始事耳是日卽築壇刑白馬
微靈於 皇天上帝曰兩家兒女子事今茲一言決

武功錄

三王台列傳

三

四

矣居頃之小黃台吉果帥台犯當路寨台曰何至是
若今與阿台既有成盟則開原自今不得易折傷一
草木也小黃台吉遂還歸自是之後御史郭恩極及
給諫蔡汝賢皆後先上書大略憂深在異時以爲台
素稱兵強與土蠻累世不相能今一旦屈首聽命於
土蠻此或土蠻深相結於台台又或陰遠土蠻以出
我所不意如速犯亥倫率犯長勇故事此皆不可知
久之果復入核桃山臺略蒼頭軍已佐來力紅援備
禦使裴承祖及裨將劉承奕虜軍士二百餘人語在
泉傳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制置使張學顏令台速

捕梟及來力紅亡何制置使大發邊吏車騎六萬往
擊梟破之殺略人畜幾盡梟亡抵於高岡於是海西
人加提哈亥建州人張三桃又欲入市朝貢恐一
旦伏漢法至不赦畏甚乃告急於台台因使兩人款
塞深言王台亟欲謁大師馬法有所請乃以王果發
難恐大師不察便以爲台或與謀令監門弗內卽內
而所請或卽弗從以故常懷慙負行未至中道輒反
踵走公吾兩人先入謁台將至矣是時遊擊丁倣視
撫禦事卽好謂兩人曰必得王果而後市事可圖也
填台迺帥建州人大疾克三章忙子李羅卜花色失

武功錄

三王台列傳

四

四

木同哈那米納等叩關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甚哀
大略與兩人語同制置使乃請開大疾克等市
詔可之始隆慶末把其三條鎖羅可赤借台兵台常
執而侮之制置使度台必有以報漢台竟獻梟所鹵
蒼頭軍八十四人真夷九黑一人以兀黑常殺漢官
也已執梟復與傳長安上有詔詔王台縛送首惡
忠順可嘉令加勲銜轉遷二子都督餘事賜金二
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已大司馬譚綸以右柱
國請詔授龍虎將軍視西虜時乙亥秋也而台春
秋於是乎高矣台與圖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湯河建

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羨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章爲台所殺僇奪幸勅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幸憂憤而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燮太次網寬次猛骨字驪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是後罕常與白兔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爲建州諸夷所奪王氏始春春多事矣初二奴勅書七百道亦屬台自台死二奴索罕甚急罕曰吾父以二奴故罕用憂憤死今奈何尚釋於後而云圖書乎罕竟以死

武力錄

二六二台列傳

五

三

譜曰

世傳海西爲金遼遺種豈其然乎以余而觀開原天所以限比虜也方王台時比虜最屈強卒不敢越海西飲馬於遼瀋東南豈非台能扼其左臂哉及觀台僇把其三獻王果則又未嘗不壯其忠烈余故特志

之以示塞外諸蠻夷也

武力錄

二六三王台列傳

六

七

虎兒罕赤猛骨字羅康古六及商溫姐列傳

虎兒罕赤王古長男也。台旣物罕亦常與康古六爭父所遺生產業中裝曰若何翁姦生兒也豈以若今欲與我類行而處乎若不善避我我殺若由此康古六亡抵於是加奴遲加奴幸以其女室之亡何虎兒罕亦不夭即世康古六還歸得其父妾溫姐於是海西之業分給猛骨字羅父商門立而爲三命之曰海西酋先是建州酋阿台以台常縛我父伏漢法今索何子姓猶令得繁丈二之組橫行絕幕乎當是時遲加奴仰加奴亦有積怨深怒於王台也往往聲欲奪武功錄

虎兒罕赤傳

七

虎兒罕赤生產及朝貢賞賜與土蠻罕已調遷可大及借龍免伯言恍惚大著兒免老思卜兒亥以兒鄧白虎赤兵略把吉把太等寨馬二十四匹牛驢八頭殺五人。監甲四副於是台往事之曰相與洗百年之心何羞屈辱哉久之意與比虜約動數萬騎勃勃入孤山間頃大將軍鷹擊得二奴首斬獲亡莫語在二奴傳自是之後仰奴子一寨遲奴子那林字羅則又以爲吾父以海西故既就俘而我即復與海西共戴天日則君父之仇之謂何是時康古六亦以虎兒罕赤故竟甘心於其子而海西獨猛骨字羅則親二奴

甥又遲加奴婿也年少失父孤而況今已奉一老寡婦依比關此其勢不能無生二心則復爰然植海西者乃獨賴二及商耳日夜引領而望曰漢兵庶幾其在我乎初二奴於難時我開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吳允下令虎兒罕赤令縛獻二奴如王果故事其後二奴伏誅虎兒罕亦物故於是漢使使者致祭如禮虎兒罕赤一名虎兒罕一名忽兒罕一名虎兒哈赤大罕亦能何及阿翁哉解兵使王斌之言曰虎兒哈赤亦嘗曾謀弑其父王台父矣余之講於二奴死王台也

武功錄

虎兒罕赤傳

八

猛骨字羅王台第五男也一名猛克牛羅兄四皆蚤夭以故猛骨字羅得襲龍虎將軍爲左都督當是時猛骨字羅年十九幼弱衆心未附遲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迺與土蠻約佯擊猛骨字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寇可大者見忙吉及白虎赤萬餘騎略猛骨字羅猛骨字羅與父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二百人喀廬甲一百五十副於庄子十所而猛之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亡何款鎮北關索勅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字羅二馬免請虜於是臺御史李松及大將軍李成

梁堅不可使僭禦使霍九臯宣布其意遂仰二奴大怒弗與我必相仇殺亡已時九臯益譙讓二奴急二奴據鞍令白虎赤拔劒劒傷九臯右股九臯即反手斬酋長一人頭墜地虜騎竝鼓行而前殺我軍額二等一十一人漢伏兵四面起逼虜斬獲是仰二奴等以千數語在二奴傳是時虜嘗言匈奴悲號於大將軍所叩頭因獻漢人一十三口願將軍幸哀憐我赦死罪悉以屬猛骨字羅約束有如不可信請刑白馬以盟於是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皆議猛骨字羅世受約束不必復立酋長以啓異時爭端是時海

武功錄

九

西夷至亦以此請上幸從之賜猛骨字羅勅書約束二奴子及部落是歲萬曆癸未也居二三年丙戌猛骨字羅部夷札失逐水草廣順邊外道逢土蠻及炒花把兒見花大以見鄧等奪牛五十頭札失上直追逐不肯已迺棄輜重去是時裨將曹應武等亦擁兵追逐至靖安堡黃泥岡屯大戰多所斬獲虜殺我軍楊名一人傷冒景春二人虜詹景姚住兒等五人獲夫祁大林等被虜凡二十八人馬牛凡一十五頭其明年二奴遣孽上寨那林字羅聲爲報仇欲殺王台子猛骨字羅孫及商迺陰結溫姐康古六

爲內應其明年秋那林字羅偕西虜恍惚大五子餘騎圍及商是時猛骨字羅與那木大及議欲順上寨那林字羅於是盡携其家室往北關居十八里寨益圖危及商執及商妻哈兒屯寨收語在溫姐傳先是猛骨字羅部夷百餘人亡抵於及商邊吏皆大說頃議罷猛骨字羅市賞而以所遺部夷及田產橐駝馬牛羊盡屬及商弗從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總戎李成梁提兵直搗虜營擊破之斬把當亥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肉八人馬九十八騎盔甲器械亡美語在上寨那林字羅傳當是時及商新羅猛骨字羅

武功錄

二

十

之慘貌處南關制置使週令及商嚴治兵以防掩襲之儼其後上寨那林字羅乃款塞願與及商人馬奉貢保邊寨而猛骨字羅及其母溫姐請亦如之塞吏許諾於是收溫姐以安猛骨字羅也康古六王台孽子也初與虎兒罕赤爭父產以爲此阿父森生子欲殺之遂奔逞加奴逞加奴以其女至之居上何虎兒罕赤以天年下世古六始還歸得妻其父妾溫姐由此得分海西之業語在虎兒罕赤傳是時虎兒罕赤有子曰及商康古六迺日夜謀欲報積怨而會上寨那林字羅發難於是與溫姐爲內應

以圖反商因欲乘隙入間原恭將李宗召擁精兵直
趨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字羅反商講和還所虜獲畜
產已捕康古六就更時溫姐得遁逃臺御史顧養
謙恐溫姐去而猛骨字羅勢不能不復叛而况殺一
康酋於我未必益而比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
猛骨字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
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
其後古六溫姐復與上寨郡林字羅圖危反商漢出
兵擊破之斬獲甚多語在上寨郡林字羅傳先是反
商部夷阿台卜花亡抵康古六以故焚略反商畜產
武功錄

康古六別傳

十一

四

亡美是時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奉檄往諭康古六
猛骨字羅及阿台卜花許與反商講和得除罪虜迺
言及商家室已爲猛骨字羅所姦奪今豈可與乎唯
漢所請論商家終不可復得矣頃漢使索之再三不
可已許題欲誘反商至圖倫奈出不意從中圖之於
是李宗召決策欲馳康古六等寨令獻阿台卜花它
一切請勿泊因以反商付溫姐猛骨字羅提時設反
商有如一日不可知不幸身物故漢將軍卽擁兵馳
若寨問罪也說者以爲不可竟疑其明年字成梁提
兵擊上寨郡林字羅先使使者諭康古六溫姐及猛

骨字羅合與反商入貢二酋堅不可後迺擊破之
斬首捕虜至五百有奇兩酋始於甲面縛請歸降唯
恐後於是釋康古六之酋始康古六寨所納網實妻
孫姐迺與兀把太兀把太親三馬兔子也君子謂康
古六於是乎聚麀已甚而奈何又羈奪反商妻

都督反商虎兒罕赤子也始康古六以爭產故頗有
深怨於虎兒罕久之遂仰二奴擊猛骨字羅猛骨字
羅與反商提二千騎追逐不能克二奴竟焚猛骨字
羅十庄反商一庄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乞台失
隨二奴而去者凡一百戶自是之後二奴子卜寨那
武功錄

康古六別傳

十二

四

林字羅復欲報猛骨字羅反商於是大會西虜萬餘
騎而借溫姐康古六爲內應語在上寨郡林字羅傳
猛骨字羅既携溫姐歸比圖也則海西之遺業塵以
一反商守之勢益孤反商爲人氣弱而多疑不能善
使其左右其左右多有離心以故阿台卜花去康古
六導之路人民畜產其後奴兒哈赤又起先是建州
貢夷色失殺額力遺孤英華養於色失色失親英華
伯父也父之英華長欲報先人夙仇於是弑色失及
其妻兒子四人僅遺兒咬耶一人得逃逃阿耶太寨
英華覺迺歸奴兒哈赤遊往擊阿耶太阿耶太卽殺

咬郎求解免奴兒哈赤竟焚其室廬略其人畜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亦有積怨於奴兒哈赤盡誘家室亡抵於反商奴兒哈赤以爲反商何故匿我所仇讐乎復圖略海西於是漢使通事董國雲曉譬奴兒哈赤以禍福遂還所圖略奴兒哈赤亦使家哈失詣漢塞裏所略人已盡殺死死者不可復生獨牛四頭當遣安塔失償補國雲令以偷盜酋長先獻見即給馬牌如故事哈失放入京虎兒哈赤恐中漢計堅不可以爲建州納答議小色失比永住等實盜竊漢邊奈何獨坐我乎今其人爲休歸乞所部償以屬我我然後

武功錄

八反商訓傳

三

卷三

可親以文法有如一曰邊亂吾等稱兵輒相追殺不漢欺也於是備兵使王斌知此言皆詔我乃移臺御史顧養謙大略以爲反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二奴之子比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防東山益分益寒益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益不可測當是時康古六業已就史吏題釋康古六收溫姐及猛骨字羅皆所以存反商也自是之後那林字羅借西虜恍惚大寧兩關反商使部夷杜哈義張三來告道達猛骨

李羅以鳴鎗射張三頃之諸虜益圍反商寨於是裨將王汝徵那繼善吳嗣勳擇精兵二千人出五里寇河歷戰因反商聲問不可得遂徵使通事崔得忠部夷把太從南順山調反商既行至默河山逢猛骨字羅伏虜望見太等皆群起登山張弓迎射太太疾力逮一人初猛骨字羅焚燒屋居逼溫姐馳北關漢出兵廂奪之獲猛骨字羅部夷男婦八百餘人盡以付反商久之大將軍李成梁往擊一寨那林字羅大破之兩酋願與反商講和保漢塞給諫張希臯獨恐其言詐或詎謾我我未可執以爲左券解嚴而泥奴兒

武功錄

八反商訓傳

四

卷四

哈赤恍惚大皆旁居寨羽翼已成有如一曰悉甲而來將何以待之是歲萬曆丁亥也其秋猛骨字羅令部夷把太士勒刑曰馬爲誓還故寨於是上寨那林字羅殺猛骨字羅部夷歪卜等十數人略厓甲十副馬二十餘騎其明年上寨借西虜以兒鄧八百騎攻猛骨字羅部夷把吉把太寨射把太中流矢死傷二百人畜產多所圖略已復提煙州押不刺及以兒鄧男忙谷闊恰等一千八百餘騎馳阿魯奴台者哈寨略人畜以千數於是反商詣廣順關市下告急制置使張國茂臺御史顧養謙即使裨將李宗召吳希漢

威揚召上寨那林字羅及友商到鳳宣布朝廷德意曰曩時以天子命敕通父逞仰二叔并部曲千餘人夫豈獨不能及若等若等年少大將軍特憐其孤寡姑待若等以不處幸以屬猛骨字羅今不至三年若等疑駭大自相仇殺以致漢法所不賞今若等能蚤自寤以所函復還及商吾爲若等請除罪得貢市撫賞如故不則兵戈惴惴在頸矣是時上寨意欲從令獨那林字羅以爲不可於是借驛遣子兵謀欲分爲三枝以一枝入靖邊堡以一枝入西邊堡以一枝入鎮北堡久之復念欲待秋牧事畢携家室關武功錄

又商判傳 五

匿兀蘇莊吾等然後引衆騎大入漢塞父仇儻可報塞乎前是靖安威遠夙稱內邊未嘗有半馬匹笑之援項以下寨那林字羅故施戈以待臺御史殊以撫爲主復使使者高應魁宣諭如初那林字羅猶豫者久之使部夷兀蘇六哈索南關勅書一百二十道然後許諾故事兩關皆海西遺種國初收爲屬夷給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凡六百九十九道北關凡三百道每一道駝馬一匹入貢中間兩關互有強弱故勅書亦因之以多寡有異耳初逞仰兵力強盛以故北關勅書獨多後王台盛復大

半歸南關而北關纔得四之一耳及台與虎兒罕赤虎延及友商勢益衰落而上寨那林字羅強先已得八十道竟欲以百二爲請於是制置使欲均平南關凡五百道北關凡四百九十九道五百以一百八十一道給康古六以一百八十二道給猛骨字羅以一百三十七道給友商那林字羅猶堅執如故使奴兒哈赤灰扒兀刺往金奴上羊端多合往悅忽太煖免伯言老思下兒亥約三月草青共關南關犯邊是時猛骨字羅幸與友商漸合矣或使部夷伯羊阿台上花告儻兵使王緘緘所以曉譬之益力聞諸往來者言曰上寨欲主和獨那林字羅以爲不可而虜中亦無定議或言當和或言不當和言和者即親如左右疑弗聽言不和者即疏如仇讐即以爲同心親信猶父子昆弟於是儻兵使訪二酋所親信陰爲之地一寨則十三那林字羅則兀蘇魯哈微召致莫下投事因厚其犒賞遷之歸其後果如漢計告二酋二酋疑此必受漢賂竟不用兩人語其終欲滅猛骨字羅及商類如此自是之後漢亦決策往正其罪迺縣五百金重賞曰有能縛二酋即以所縣金予之因令友商逐張海還建州以消衆端久之奴兒哈赤求婚及商

漢使及商許之欲及商內倚中國而外以烟重皆竊北關之謀也。後北關果大敗。始南北關講和時猛骨李羅出及商妻子哈兒哈等五人部落在太卜思章等三百二十二人夷婦分姐猛骨姐等四百一十二人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人馬一百三十五匹牛二百五十八頭羊八十一頭。盛一百三十二頂。甲一百四十六副。復保故寨。王台之遺孽。於是乎賴蒙漢澤厚矣。

溫姐王台之妾也。常與康古六通。遂至焉。始古六妻送加奴女。已納綱實妻孫。及得溫有寵。乃棄孫去。去武功錄

八 牙商列傳

七 文 三九十九

及商。於是三馬鬼之子兀把太妻之。古六復疆欲爭奪孫。兀把太請以索駝贖報罷父之。卜寨那林字羅欲入漢塞。恐事泄。遁聲言往擊猛骨字羅。及商因借溫姐入關。原而縱兵。於是裨將李示召覺。即引兵直擣虜壁。微捕溫姐。頃解縛。令告猛骨字羅。還及商妻子。及畜產。得講解。已執康古六就吏。先是康古六謀及商。以故叅政使王絳欲梟斬古六。以懼猛骨字羅。且猛骨字羅親溫姐。頃議殺溫姐。恐猛骨字羅為母報及商。於是制置使顧養謙上書。大略以為猛骨故無內畔之意。莫若釋古六。生還開原。以收溫姐。

而況建夷奴兒哈赤業已與及商通婚。可保兩關亡它虞。臣愚以為宜釋免。詔從之。是時萬曆丁亥也。古六竟以四月朔偕溫姐還歸開原。自是之後。制置使乃使及商事康古六視叔父。溫姐視大父母。如禮。居月餘。康古六竟蚤夭。初古六以出痘。伏在床褥。獨惓惓戒部曲毋盜邊。已。更執溫姐手泣曰。我死。教兒子惟謹。幸毋為北關二酋所仇。快不負漢恩。則吾魂魄不歟矣。父之猛骨字羅果阿從北關。盡欲遷徙其家。室往依焉。度溫姐遵夫遺命。堅不可。乃微告卜寨那林字羅。於是使那木太答里伴。圖略是日。北關諸夷部果至。猛骨字羅遂縱火焚燒其室。屋趨治。裝行。溫姐乃泣然流涕。死。不往。諸部夷扶持疆上馬。旣然墜地。幾傷而脫。猛骨字羅大怒。拔劍起舞。欲兵之。賴左右救得免。於是盡戮其老小。楊揚騎馬而往也。後一二月。邊吏念溫姐年未及五十。素慧智而荒淫。今一旦失壯夫親。勢且復合它酋。乃往來者。或言往江干。或言投北關。果爾。不能無生得失。於是亟使使者往。因詞之。則溫姐以乳生花。父下世矣。使者還報曰。溫姐以七月初三日卒於北關。

武功錄

八 溫姐列傳

七 文 三八六

讚曰

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台北服二奴南制建州
令不得與三衛西北諸酋合以故北虜無東志東夷
亦無北意此豈非保塞蠻夷哉及身死未寒遺妾溫
姐荒淫及商之業幾敗康古六手儻所謂天之報施
善人是耶非耶猛骨字羅不遵遺命乍南乍北遺先
人羞假令非虎兒罕亦則皆何以見阿台於九京哉

武功集

卷之四

七

逞加奴仰加奴別傳

逞加奴仰加奴視孔輩子皆王台所部也隆慶末常
帥二萬餘騎逐水草至上遼河久之土蠻畏五萬騎
馳仰家奴新寨子因求婚王台台許諾二奴由此與
土蠻益親實居七八年庚辰台使都夷大漢等二千
餘人往江上買松子道逢土蠻被逐唯上當得脫身
走頗知土蠻謀欲略遼塞於是逞加奴使者上斷
哈來告其明年二奴亦結婚北虜往往藉為鄉導制
置便與兌其姦以二奴漸有叛志故也其明年白
春秋益高先是二奴父孔輩為台所殺像奪李勒諸
寨至是以台老達數數有啓疆之恩台率用憂憤死
居亡何阿台欲報怨於虎兒罕二奴遂與阿台相扇
而起索虎兒罕勅書弗可得語在王台傳又之阿
台誘二奴犯漠塞獲戎卒成梁追至曹子谷大梨樹
側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阿台傳是時制置使張佳
胤臺御史周詠以檄示諸酋令歸虎兒罕聽約束如
命若有頃逞加奴與猛骨字羅相攻擊制置使使使
者戒二奴不得欺侮王台諸子然後許入貢市如故
約二奴通堅執不從此其志不才為無猛骨字
羅則我開原將難衰耗矣於是制置使以羽檄徵兵

欲往正其罪因下令嚴備河西以禦西北諸虜。上亦有詔猛骨字羅維給與勅書約東部落其明年春。二奴使部夷武速魯哈驃士林營送奉貂鼠二百皮貂鼠皮復二大海獺二皮青鼠二百皮寧衣段二純通袖襖二青布二百純借助兵已使部夷字皆往龍兔伯言等告急亦知之於是以兒鄂報曰若許我以皎好女兒子我即以精兵應若惡用亡謝是爲二奴復使夷使告土蠻罕若助我狄虎兒罕我以虎兒罕朝貢賞賜與若若蚤自圖之是時威遠堡居夷阿哈字羅維等又爲仰加奴逼徙北關堡外空虛二奴武功錄

《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三

通志

迺提曰虎赤等略虎兒罕所部把吉把太諸寨馬二十四匹廬甲四副殺五人還攻旁近把兒計寨焚燒室廬一所略男婦四人半驢八頭自是之後二奴復調遣可大者兒忙吉共圖危猛骨字羅於是二奴所徵兵四面而至固已萬餘衆矣并皆揚揚騎馬誘猛骨字羅猛骨字羅與友商亦擁兵二千追逐被二奴殺三百人略廬甲一百五十副二奴益乘勝借猛骨太那木寨兵略猛骨字羅及猛乞阿羅招二必寨盡焚其室廬田禾而去於是分巡使任天祚以制置使命迺賈獲段布錫牌將宿振武霍九臯編二奴令其

悔過自新得貢市如故果爾漢即遣太師迺開原塞爲二奴分制二奴具言必欲吾兩人講和請以勅書及把吉把太猛骨字羅三馬兔一切悉以屬我不然我房中以強爲弱仇恨益深唯有相攻擊至擊死然後已居亡何振武及通事劉伯萬言二奴已略猛乞因章來力紅三寨矣焚燒猛骨字羅二馬兔各十庄及商一庄於是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凡一百餘家是時五路黃台吉及青灰正等亦聚兵鎮靜關聲欲略義州大清而腦毛大又擁萬餘騎請開廣寧市其冬二奴約土蠻聲欲略開原鐵嶺遼瀋因敗猛骨字羅於是御史洪聲遠使分巡使任天祚分守使曹子朝馳檄陽郡中趙惟卿馳廣寧頃覓真酋長字勒法約二奴徵入漢寨二奴果帥二千餘騎至先使十餘騎從威遠堡後擊入爲漢語語門者萬全我都督爲猛骨字羅至若率母鳴砲鳴砲斬頭矣今竟鳴砲以故二奴未敢深入已復借恍忽太二千餘騎馳廣順關於是攻克沙大亮寨破之焚燒夷人畜產亡笑竟生略三百人而去是時北虜土蠻寧火耳越及速把亥兒子等大率十餘萬騎皆騎馬聲欲略廣寧遼瀋開原鐵嶺而老思下兒亥夷人主卜哈迺以其

《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三

通志

狀告總戎李成梁即提兵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候砲聲接至即伏起尾虜騎後黨退通巢穴則聚四而而攻之是日再使僱禦使霍九皋曉諭以爲復不可撫吾然後擁精兵數萬人如所策未晚也頃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餘騎晨甲詣鎮北關去邊三十里請曰第重賞唯太師馬法所左右霍九皋及通事郭仲泉孟承勳迺譙讓之若等既來聽撫則甲騎數千如林皆胡爲者二奴報曰如太師馬法不欲就關下撫賞同兄弟請以三百餘人詣關門於是臺御史李松令三軍皆解甲易服微入城投密衣而以李寧李武功錄

《清史稿》

三

三十一

與伏東南隅劉言李維藩伏南邊城宿振武霍九皋伏西南隅而臺御史及任天祚生南樓因與軍士約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旂志以爲號諸軍當衆甲勿起不然者三軍皆鳴砲若等聞砲鳴即提杆鼓鼓行而前如命亡何一奴果至圍門據馬不馴臺御史奮身抵几曰走九皋即扯二奴下馬二奴目眦盡裂視白虎赤白虎赤拔劍斫九皋微中左臂九皋墮反手一刀擊一虜首墜馬餘黨擁前列左右殺我兵頗二等一十一人於是軍中砲鳴如雷宿振武李寧李與等聞聲馳赴殊疾力斬獲送加奴仰加奴從賊首白

虎赤及仰加奴男哈兒哈麻送加奴仲男兀孫李羅首凡三百一十一級臺御史見爲餘虜屯結寨上聞我砲聲盛必生疑二迺決策追殺以應外兵是時李成梁聞砲聲亦擁精兵馳新寨迎虜騎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二百五十一級俘獲切夷凡七口奪獲胡馬凡一千七十三匹夷器亡笑餘黨皆逃走殆如盡我兵追送至二奴巢寨會莫撒兵堵圍旦日出諸虜皆出寨門叩頭願從猛骨李羅約束即刑白馬鑊刀揮血普稱自今寧萬死不敢復入塞於是獻漢人王良黨等爲子三人兩寨餘虜一切悉以屬猛骨李羅時萬曆癸未十二月也其明年春王正月御史洪聲遠訪詠納二奴首果宿全所斬一切皆如制置使奏於是本月十九日常朝之期御前宣奏捷音是日百執事皆吉服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稱賀已太史爲文通公徐文壁告南郊侯吳繼爵告北郊伯王偉告太廟賜爵賞金幣有差語在阿台傳先是中貴人會極門傳奉聖諭遣東虜賊入犯聲勢緩急如何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總督鎮巡官着用心防禦截殺上緊具奏是後虜騎十餘萬從十方寺深入瀋陽意欲與二奴連

武功錄

《清史稿》

三

三十一

兵大掠金復海蓋漢出兵追逐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匹於是乎陛下聞而喜可知矣仰加奴又名養加奴

譜曰

以余所聞遠長加親二奴大王父也正德時以伏漢法最斬開原市厥後二奴亦復和之異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且王台豈不儼然二奴君長乎肉死未寒二奴通計欲屠滅其種亡遺類誰從哉卒之二奴遺孽竟絕而台之嫡孫猶血食海西也於戲春秋一世爲善十世猶將宥之余武功錄

天邊家加奴

重

卷一百一十五

上寨那林字羅列傳

上寨是加奴子也那林字羅仰加奴子也一首以父伏誅故不自忍輒連西虜仇忽大等勃勃欲報怨於王台子猛骨字羅及其孫及商於是謀溫姐康古六爲內應語在康古六傳又之猛骨字羅亦携溫姐往歸上寨那林字羅也於是御史許守恩劾奏僞兵使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致猛骨字羅數反覆有狀上遣執金吾逮緘緘既到闕下詔鎮撫司即訊大略以上寨那林字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況猛骨字羅李羅反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猛骨字羅武功錄

上寨那林字羅

文

卷一百一十五

上書請 予告。不從。居亡何。緘亦伏。闕下上書。竟留中。自是之後。總戎李成梁亦 請告。上詔曰。二奴事情。既奉 旨勦。處又皆巡。按御史覆勘。原非貪功。朕知道了。李成梁百戰忠勞。荷任方切。着安心鎮守。不准辭。亡何。緘與天祚。并皆赴鎮。撫司封箋。皆不實。上竟以緘飾。解展緯本。當重處。念未失事。姑從輕。真任天祚。都着革了職。冠帶開任。其明年春。奏謙復。上書請督臣親按遼鎮。以決撫勦機宜。以便查覈功罪。書多不載。上令督撫等官會同李成梁。顧養謙。協心遵 旨行事。張國彦從宜調度。毋得輕處。武功錄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三十一

冰雪漸消。多沮淖。人馬陷足。沮淖中輟一尺許。膠不可拔。是時士馬來自寧前者。已行五六百里。疲勞甚。而南衛步卒皆新練。當輓車者。又尚未集。會莫即下。令休舍。前時漢兵擊虜。利月明。大將軍計日抵開原。月當漸沉。太吉。太上。題謂當以三月往也。於是大將軍壁海州。臺御史壁遼陽。父之糧豆。轉緣手盡。適發海州遼陽倉穀。以餉軍。豆以餉馬。亡慮二十餘日。而士飽馬勝矣。臺御史又念軍士思家室。殊甚。於是虛襲所貯谷三千餘石。以佐從征者家室。居頃之。及商亦告急。題予五十石。後予益骨字羅。亦如之。師發有武功錄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三十一

於是挾落羅與其騎三人與俱號召二酋使出降降者得不殺與不入寨知落羅是時兩寨相去皆數里上寨已棄其寨入那林字羅堅壁以守其眾奔大城者夾道馳與我軍相雜我軍不敢殺一虜二酋恃其險不聽諭而揮其馳騎比殺我三人又揮其甲士直前衝我軍大將軍始縱兵擊虜遊擊吳希漢先鋒面中流矢創其弟希周奮身救亦被大創而斬虜騎之射希漢者我軍如牆而進直擣其城下虜退入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爲木柵而內又爲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

武功錄

《上卷要略》

元

中堅則一山特起鑿山坡周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爲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爲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撤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壕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胥死者斬把當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虜凡八人胡馬凡九十八匹廬凡二百七十五頂甲凡

二百八十一副臂手凡八千三副我官軍亡陳勳等五十三人傷吳希漢等五百三十五人漢馬死者凡一百一十三匹於是城中老小皆號泣我軍復以車載雲梯如樓櫓直立之與其中城齊欲置大砲其上擊中城虜皆喪膽二酋始出城下馬匍匐悲號告大將軍哀憐我赦除前過即欲與南關分勅入貢大將軍於是許諾已二酋復疑貳迺言將軍果不欲即殺我願將軍燒雲梯勿復擊大砲毋盡發我窖糧大將軍度雲梯重挽車者疲不能還乃燒之止大砲不復擊而令軍中毋復發其窖糧遂罷兵而還是日

武功錄

《上卷要略》

三

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金世英下成勳張九經以捷奏本參政臣葉○造大砲功及大將軍李成梁與副使臣成○臣○當紀錄遊擊臣吳希漢當優錄備禦臣王汝徵當論賞副總臣楊燮臣李平胡臣王維貞臣孫牛廉臣李寧臣李興臣查大受參將臣塗寬休養正遊擊臣劉仲文臣黃應魁臣唐伯美臣胡尚忠臣塗廣臣胡寬臣李應時守備臣高良弼備禦臣李繼武臣高貞正旂鼓臣王通當優叙中軍臣金承武當優錄原任遊擊臣蔣位副總政臣秦得倚身中七矢參將臣熊朝臣遊擊臣史儒臣秦得貴

臣張世爵臣吳大績總戎臣王尚文皆當復故職事
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居二三月大司馬請儀部移
內閣賞使者金世英等衣一襲於是保章推五月初
九上常朝之日御前宣捷遣公徐文壁告南
郊侯吳繼爵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卽
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五十石陞張國彥顧養謙一
級金幣有差賜成遜等金十五兩遂遷倭一級吳
希漢視參將事楊燮等金十一兩王尚文五兩本兵
王一鶚以調度有功賜金二十兩表裏二之楊倭
民蕭大章十兩表裏一之郎中皆五兩已授舍人金
武功錄

世英下成勲張九經鎮撫以故事報捷舍餘人等凡
報擒斬一百一十五名類以上皆授試所鎮撫故也
初緘就吏時言屬夷稱貂皮人參稅盡而上不得
一佳好者後驗問貂皮自開原東北數千里而遠江
上之夷販之東北天山間歲以秋七八九月一入中
國必取道海西行夷道道分其利然後人中國是年
海西相仇殺江夷時有至者罕而稀矣於是貂亦不
可得頗鮮

讀白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信

哉是言也始逞仰之捷所以優遷吏者爲禮顧不重
與厥後至遠捕兩僑兵使率亡驗今諸臣其誰不凜
凜於陛下德威並著哉卜寨那林字羅能不及阿
台頗遠遂欲圖危及商得乎亡問及商故主人翁孫
子卽以忠膚之裔而沉海西又屬我左臂明甚堂堂
大漠豈能遽使及商坐而自斃耶於戲悲夫實兩酋
所以速自斃也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兀堂趙鎮羅骨列傳

都督王兀堂亦王台所部也。台最忠於漢。兀堂亦重德。與它酋異。當是時。王杲發難。罷市賞。諸酋皆窘困甚。而會孤山有大役。曾去略道上役夫索中裝。因鎗漢人三口而去。行間逢王台。及兀堂。休阿哈於是奪漢人捕虜酋六人。并獻見守備使。耶官。幸賞資如約。久之。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而大將軍李成梁奏記長嶺。張其哈刺。刺個子。東鄰兀堂。北旁王杲。乃諸夷必爭之地。今兀堂不欲爭。王杲又不能爭。莫若乘是時。移孤山。張其哈刺。刺個子。陰山。移邊外寬莫子。江治臺。武功錄

移長個子。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核變堆兒。新安。核長嶺。大個子堡。移建散。皆築城建堡。以陰山。寧東。江沿臺。大個子。新安。地多不毛。軍無可耕。改也。御史郭恩極。亦以書疏。上。幸可之。居亡何。臺御史張學顏至其下。兀堂數十首跪起。稱此是虜中往牧處。今既修堡塞。我來道我。不得入內圍獵。又不敢進搶。日食將焉用之。是時方修十岔口。寬莫堡。兀堂願以兒千爲質。請以此所開市。易糧米布疋。必不敢以虜騎至塞下。臺御史恐提犬正。未許諾。其後堡成。始請於寬莫。示莫旦市。春東。夷糧米布疋。皆絕。既無馬匹。又非

違禁它物。與開原。廣寧。撫順。迥異。備以市稅之資。爲撫賞之費。於東夷。便邊人亦便。是歲。萬曆丙子也。當是之時。從開原。而撫河。寬莫。皆有關市。諸夷頗稱寧懿。其後。戊寅。始盜東川塞。我兵追逐。斬首七級。其明年二月。盜會安堡。屈守照牛三頭。臺御史周詠法至。嚴於是。夷人丈馬察。以所盜牛來獻。得除罪。其八月。酋首佟馬虎。章金等三百餘人。牧馬松子嶺。不入市。聲欲候秋。深樹葉落。馳塞。迺先使部夷。盜新莫。示莫。長莫。少者三十多者五六。十輩。或白晝公行。或黑夜盜竊。無寧時。以爲有知漢兵出擊。我胡地山林。稠

密。盡捕復於其間。我第從道左起。截其歸路。使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坐而自斃也。亡何。虜騎五十。從林剛谷入。我軍追逐。斬首二級。先是七月。夷人入市。寬莫。察將徐國輔。有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滅價。強將市夷。榜掠之數十。幾死。以故。諸市夷懷忿。欲報之怨。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告於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請諭徐國輔。如法。因使千總陳加龍。奉檄馳寬莫。讓陽。清河。撫順之間。曉譬莫長。王兀堂。令約東部。落泰漢法。得貢市。如初。不則。當以大兵。擣若巢矣。自是之後。諸夷皆絕跡。關市下。其

明年春王元堂益忿寬莫既建城堡屹然大觀竟不開貢道馬市大賞殊易我趣與趙鎮羅骨未合章金等換箭聲誓必欲擊寬莫毀陽諸城堡於是大將軍李成梁親提兵備寬莫其明年正月參將姚大節新到官督軍夷人胡凌狗上謁具言董兒寨聚兵欲入漢邊亡何奎山寨諸夷亦言王元堂及字兒赤哈王鎮羅骨趙鎮羅骨連三千餘騎捕箭聲誓將治行入寬莫毀陽之間先是字兒赤哈趙鎮羅骨人犯毛薺亡所得以故諸莫必欲如其願然後已足時元堂之衆固已七十餘矣迺使部夷損洋圯凌狗來告如馬

武功錄

卷之三

重

法不欲我衆入塞當開朝京金路及大賞則可不然者請以新月之一二日罕寬莫毀陽城堡大將軍李成梁頗惡元堂辭倨侮大不敬即與遊擊熊朝臣參將楊燮馳河東副總戎孫朝梁亦提大兵至臺御史延令副使張崇功從征得監軍以三月初二日出兵其初五日虜以百十餘騎從新水衝入嘗試我我軍王宗文追逐至滾馬嶺斬首二級是時參將姚大節兵疾馳至合營虜遁以六百騎分爲二枝一枝奔毀陽堡守備戴朝弁及指揮王宗義行捕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一枝奔黃岡兒嶺宗義所帥蒼頭軍王

廷輔出戰不克宗義及蒼頭軍十八人皆死之傷王冒等九人其十一日虜一百六十餘騎從孤山臺入深至柵外見柵木高厚堅不可破馳還其十三日虜騎至于千餘從水裏堡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環橫行蓋亡所畏忌遂傾折柵木而入堡中鳴雙柳聲聞四達成梁即以羽檄徵副總戎兵並衝鋒直搗諸虜虜見漢兵盛不可當輒棄旂鼓走我兵益乘勝追亡逐北虜遁盡出塞李成梁決策欲窮追於是以裨將秦得倚孫宇廉李成材李如梧李平胡李得全張相查大受鄭應時胡向忠等爲一字陣先鋒而使遊擊蘇國

武功錄

卷之三

重

賦王惟屏監軍裨將姚大節黑雲龍戴朝弁張奇功王九貢李世珍王懋德爲二字陣而使遊擊劉永武千戶傅汝霖祝光啓監軍列左右成梁與熊朝臣楊燮李仲武軍居中復使孫朝梁宿振武范芝從佐將軍皆聽李寧李興旂志所號召亟下令日進敢逗遛不進者斬首以徇三軍旣兵行至鴨兒堡去邊可二百餘里諸虜皆聞匿故寨中堅壁頂之吹掌海環擁精兵披甲上馬蹙漢兵其步虜皆奔走上山頂鼓噪李成梁益嚴軍令令擊寨及山於是漢兵並攻寨殊疾力破之殺氣蔽空斬勒勒把都等首凡七百五

十四級奪獲男婦凡一百六十人漢人蔣昇等凡六人胡馬凡三百六十一匹盔甲器械亡美我官軍傷查大受等凡一百九十人漢馬死者凡二百四十五匹捷既至大司馬方建時請咨儀部行保章氏捧四月二十二日大鴻臚于早朝引使者至御前宣捷曰日文武百官各吉服候上御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致詞稱賀已太史爲文太常具品物祭告遣公徐文壁南郊侯李言恭北郊駙馬許從謙太廟如禮其四月御史于應昌訪誅納先是已卯十二月土蠻屯洪土城成梁霸斯凡四百七十一級語

武功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事陣亡王宗文縣官給補粉費二十金其所應費請世爵二級爲死王事者之勳上巡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功著以原歷都督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朱榮夢龍廢一子執金吾百戶周詠廢一子入太學陸崇功一級周于德二級秦得倚等二級唐陸等一級

讚曰

寬奠之市夫豈非王兀堂所請耶始議市米鹽猶布法如是而止甚瑣碎卒連擁數千騎益扶我邊吏欲開馬市入貢旋敗盟伏誅於戲人言表性猶大羊亡鑿良然一兀堂之身數年之間乍賢乍不賢寧不惡負阿王王右耶傳曰狐埋之而狐掘之是以無成功如有味乎爲寬奠市事而言也

武功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奴兒哈赤列傳

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後叛走建州。帶甲數千人。雄東遼。遂爲都指揮。始王台時。畏德。不敢與西北諸酋合。久之。下寨那林。起常窺隙。略我人畜。於是分年使果在庭。遣通事董國雲。馳奏中。按驗。奴兒哈赤亦使夷使哈失。自言果擊死夜不收二人。馬四匹。牛四頭。漢卽欲問人。人已死。死者不可復贖。牛羊。我卽問安塔失。當知約。頃之。果牽牛二頭。款塞。國雲令以偷盜來獻。見漢。漢然後幸與若。貢市而不欺也。奴兒哈赤言偷盜。誠有之。實老鴉堡。夷約各議小色失。几永住等。與後總乞與俱。彼皆指以爲阿寨。今誠得若等。屬我。我卽嚴爲約束。有如一日犯北關。我卽往略南關。若及我。我唯有殺略而已。自是之後。給諫張希皋上書。以爲奴兒哈赤勢近北虜。仇怨大。聲勢相倚。恐上寨那林牢羅。一旦不可知。東遼西結。悉甲而至。連何以爲。僞是歲。萬曆戊子也。其明年秋。逆酋克五十盜塞。奴兒哈赤劍斬其頭。并殺國人人民來獻。制置使張國茂。念奴兒哈赤忠順。通上書。請拜爵爲都督。命專。令約東夷。幸賜勅書。詔從之。先是奴兒哈赤與色失。張海。有積怨。色失故教劬力。遣男英華

養於色失。色失親華伯父也。及華稍長。殺色失。及其妻男西人。獨色失子咬郎。得脫身走阿耶太寨。久之。奴兒哈赤覺。卽引兵攻阿耶太阿耶太殺咬郎。迺焚燒其巢寨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畏奴兒哈赤誅。往奔反商。奴兒哈赤以爲海西無故而匿我所仇讐。不已過乎。語在反商傳。其後反商逐張海。奴兒哈赤遂願與反商通婚。始奴兒哈赤與北關故夙昔姻親。終背棄去。幸一日以請婚故。羽翼反商。於百年故之誼。寧不愉快耶。

讀曰

武廟錄
台之忠於漢也。豈非百世一奇觀哉。台死而血骨相殘。卽海西之業幾自危。而況於它乎。況於部曲乎。奴兒哈赤叛台。餘不論。獨論其獻逆酋。及被國人畜。有台風率之。與反商通婚。羽翼已成。海西得不絕如髮。母乃天假此以報台乎。宜拜爵大都督而稱忠順也。

兒哈赤列傳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著

東三邊

王果列傳

王果建州都指揮使也隆慶末建州夷哈哈納等三十人款塞請降邊吏辛許諾於是果大怒直走開原塞塞上開關嚴謝絕弗可得還歸急治馬一鞍勒一送奉王台因告曰幸許我入塞索降人即不復我與我即以數萬騎蹂躪漢禾稼也台不可果強請頗堅乃徵令以千餘騎從沈河遙雨以至清河間也部夷綽武功錄

王果列傳

一

萬曆

乞乃以其狀告於是遊擊曹鳳把總骨銳引輕銳之卒捕伏道左旦日虜騎果揚揚從板場各來我兵塵戰斬首捕虜凡五級奪獲牛凡六十六馬驢二十蹄果復遂走走穹廬久之撫順當開市而會僞禦使賈汝翼新到官管事凡屬不可撓以私前事僞禦使坐撫夷廳酋長各以次序立立堂上因送奉土產既如例然後驗馬馬即見羸弱病敗使者匿不肯告於是視舊馬賈得壓飽其欲乃請去是時果尤甚乎常自恃雄長睥睨河東久索賞往往以箭稍充人及至關市輒罵坐大不敬僞禦至起立臺前已香藥酒飲

醉使酒左右熟視莫敢止汝翼乃一旦新下令今酋長下境皆不下龍圖益從諸夷進階盡一等爭決非故約於是汝翼大怒奮聲抵几曰走即視左右戲土產楊管不下者十數人頃之驢馬肥壯異它時得三百八十餘騎夫汝翼然後喜可知果乃鞅鞅引諸酋

去牛既出塞即椎牛約諸夷慎勿分散復入塞必如漢請易僞禦我乃已於是諸夷酋少者因三十多者五六千輩從東州撫順間殺略我人民畜產動以百數以何僞兵使王之爾分守使李鸞僞開原僞禦使蘇國賦帥裨將孟堂往諭王台趨約東果果乃言買武功錄

王果列傳

二

萬曆

僞禦獨抑損我林葉屯餉皆有狀台通躬帥果監於關市而後退語在台傳頃臺御史張學顏及御史朱文科皆後先劾奏汝翼上有詔免賈汝翼官罰鍰之鍰俸凡三月是時隆慶壬申冬也其後甲戌秋七月夷人奈兒充等四人來歸降於是來力紅進至漢塞問僞禦使裴承祖承祖弗與乃縱三十餘騎入核桃山臺虜我夜不收尤清等五人承祖召來力紅到關趨還我蒼頭軍亦復不可得承祖大怒以為力紅故我撫夷也敢為不恭如此是時王果方貢馬五百匹方物三十包休傳舍度果必不能棄其輜

重而近修怨於我乃以十九日將三百餘騎詣來力紅寨諸夷遂圍之賴果與力紅救毋敢動於是來力紅喬耶及王果入謁叩頭跪起皆如禮力紅詳言我爲馬法往問也失牛羅卜花然諸夷之衆圍者益夥矣果亦好謂馬法曰幸毋畏此輩僉卒聞漢將軍至皆匍匐欲望見清光承祖乃知果與力紅詐所言皆給我也問若胡亂呼左右垂兵之多所捕斬諸夷亦殺我兵二人射十餘人殺傷大相當是時總戎李成梁副總戎楊騰泰將曹璽亦將軍軍撫順所策應果乃帥其子若第王太等出國臣等三人叩闕請和於

武功錄

三王果列傳

三

是千戶王勳及承祖蒼頭軍聞承祖被圍急乃速夷人三十九口繫獄把總劉承奕卽出寨四十餘里直搗來力紅來力紅執承奕并承祖及百戶劉仲文劒斬之剖胃劍心殊慘烈時七月二十一日也於是備兵使馮顥請於御史郭恩極使使者連夜不收李廣到官具得其狀先是尤清驗馬謾取果金錢弗稱意多退歸夷馬以故諸夷苗怨承祖幸中清計遂亂於是御史及臺御史張學顏給諫蔡汝賢皆奉對如狀事下大司馬譚綸請絕果貢市果爲人聰慧有才辯能解番漢語言字義尤精通日者術舞智而標

悍建州諸夷悉聽果調度果乃視觀漢官如艾草管弗爲意嘉靖中常倭先犯我撫順東州會安威寧遼陽孤山湯站諸管堡殺副總戎黑春提調王三接李松僑禦彭文洙指揮陳其學戴冕王國柱楊五美李世爵王重爵王宦康鑣朱世祿及把總溫樂于樂王守康田耕劉一鳴等至是果猶率以爲常乃益用鹽貢市事銖扼腕而會八月塞下並皆納禾稼果復率其部酋公行圍略是時遊擊王惟屏馳清河而諸夷或走剗谷衝或走場谷口或走馬根單慢頭山有狀於是守備使孟子仁乃從寶洞望墩直逐向化嶺疾

武功錄

三王果列傳

四

力戰斬曹阿骨等首五十三級虜亦殺我軍三十七人會莫諸軍皆止舍先是大司馬譚綸咨鎮撫令王台徵捕果及來力紅旦日台卽送果所商軍士八十四人夷兀黑一人兀黑所爲僂漢官夷也當是時果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賞故窘困住孤山爲傭工庶自給適六七輩走道逢漢人三口鎗錯將殺之望見王台兀堂佟阿哈始解縛於是刑一人而兀堂卽追逐諸夷得六人其一夷輒遠逃走走如薺台乃以六人檻車傳遼遼吏得廷勳丁倣郭夢徵請賞王台等有差自是之後北虜速把亥歹委正亦壁刁背山欲

犯遼瀋。吳益大會八家兒五千餘騎。欲大舉。於是兵巡使賀濬馳錦義兵。傳使李松馳軍前。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撫順。擊牛酒犒軍。虜乃先以十五騎從東州五味子衝遼邊。殺比丘二人。焚僧舍二間。半備宋承恩乃以赤白囊言狀。於是李將軍成梁以一軍軍瀋陽。楊將軍騰以一軍軍鄧良屯。王將軍惟屏以一軍軍馬根單。曹將軍董即提兵馳大衝挑虜戰。斬首捕虜四級。奪獲牛四角。餘虜悉出邊。旦日諸虜復以三千餘騎從五味子衝入。我兵四面並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虜望見漢兵盛。輒皆反踵走。走者大半入旱

五

五

武功縣。先是果九合諸酋阻堅城以爲險。深溝高壘。日夜提運兵擊刁斗以自衛。諸虜皆自以爲得天險。漢兵偷卒不能至。李將軍度是時諸虜方蟻聚一案。我破其巢。可坐而就縛也。於是列南西營爲陣。類一字二字。然後以初十日用火炮火鎗火箭如雷直擣其寨。寨中校聯頗堅固。即以斧斫校聯數層。我兵攀緣而上。虜乃發矢石弗可當。是時李將軍軍法嚴。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之難。於是裨將于志文秦得倚塗廣熊朝臣王朝卿等登東北面。東北面陷。高雲衢王守道蔣國泰朴守眞彭國珍攻南面。南面

陷。其間有高臺一座。甚闊。大虜以三百餘人趨臺上。發鳴鑼射我兵。把總于志文中流矢死。我兵益從大將軍環而攻之。會大風起。遂縱火焚燒。果室屋五百餘間。及薨焚煙火相望。諸虜大敗。北我兵乘勝先登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四級。奪獲馬牛凡五百二十五頭。盧甲凡九百八十一副。往時割承祖腹及殺承奕者皆酋長郎也。子佟保李指揮咬當哈王太今悉伏誅。道路盡愉快。而旁近雲夷大疾克三章等尤大喜。並羅列山前跪起歡呼。賴將軍令毋擾我寨。我寨以果故久勞苦不敢近邊。今果寨盡破。藏公所遺。豈

六

六

武功縣。非天賜哉。叩頭謝。時甲戌十月也。上乃詔曰。朕以冲年嗣位。近來邊境寧謐。強梁者必緩服。干犯者必誅。凡此武功。豈朕之涼德所致。實賴我祖宗列聖威靈之所震蕩。遂克有成。還者禮部擇日遣告於太廟。用丕揚列祖之洪庥。於是以前十二日丑時告廟。卽時宣捷。請以英國公張溶往。是日還。李成梁左右丞廕一子都指揮同知。還張學顏右司馬兼御史楊兆係一級金錢幣帛有差。陞曹璽二級。楊騰一級。金皆三十兩。崔縵裳一級。銀二十。張崇功十兩。蔣位

入兩發馬價二萬道司馬梁夢龍將校有功勞者賜譚綸太子少保金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一子太學選汪道昆梁夢龍俸一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所司郎中俸一級銀十兩上又特賜大學士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甚備頃以奏辭甚懇准免各賜銀一百衫段四表裏紵絲蟒衣一襲明年春二月果乃出復欲聚眾以報疇昔之事於是制置使使者微出塞圍果果伴以蟒掛紅甲授所親阿哈納奪路果以故得脫走重古路並治馬牛羊貂皮雜帛欲往依速把亥土蠻而會撫順關質市吏逮果急

武功錄

三八三果列傳

七

初四

果不敢直走北虜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驩意欲假台以爲因緣於是歸台台素忠順乃以七月初四日同子虎兒哈往石三頭兒捕果及家室二十七人請獻見賀兵憲即以果繫廣寧同知寶文乃覈果勅書大率一十八道先是果犯邊邊吏罷市賞已乃改名曰科勺徵使部吏請勅今科勺即果也它若王疋痘等四道親果族并皆發都護使類繳餘悉給屬夷如故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使于總柯萬以檻車傳王果伏闕下獻俘賜柯萬金三兩果生阿台阿海王太春秋四十七上有詔稱台忠順可嘉授龍

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俱遷都督倉事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制置使楊進賜金四十兩表裏二之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賜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久之臺御史上功大稱御史臣劉臺功以例不敢叙於是奏兵備臣賀濤恭將臣唐樸當爵賞分守臣程繡裳副總戎臣曹重當優賞簡察臣高良嗣臣柯萬首馬市臣徐永昌指揮臣戴良棟百戶臣王儒當爵賞遊擊臣張志遜知州臣侯封指揮臣蔣位百戶臣趙勲千戶臣陳紹先指揮臣蕭汝芝臣魏世爵百戶臣朱世祿臣孟堂于總臣徐有益臣周恩忠臣王起鳳臣吳嗣勲百戶臣梁金守千戶臣霍九皋指揮臣王汝徵臣嚴思忠當賞資於是上賜金錢有差始果最精日者術虜中皆傳果推五星知神及走重古路自推命不當死然旋至台寨輒就縛矣先是漢兵焚果寨人以爲果必焚燒死果尚遂塞外吹掌海螺誰謂果知命也

武功錄

三八三果列傳

八

三十一

讀曰

余考建州置衛蓋自永樂時舊矣然未嘗曾有弼強如果者傳曰無故輒殺人此上帝之禁也以果而殺倭我漢將軍殆而辭麻於戲悲夫假令果如直諸連

把亥則何可易乎卒走王台旋就縛此政天之所
以遠梟獍也何乃罪命哉何乃罪命哉

武力集

王臺列傳

九

四十三

阿台阿海阿華來力紅列傳

阿台阿海皆王果男也先是王台以天年下世台與
海怨王台嘗縛其父海亦怨漢殺其兄阿哥也於是
誘逞仰二奴窺漢東北塞因圍危台子虎兒罕而制
置使吳允臺御史周詠齋備禦使霍九皋賞賜物布
告天子德意趙還歸二奴堅不可久之從孤山堡
矮嶺衝入圍三人射死漢馬一匹已從泥河白家衝
古樹臺入圍二人已從撫安堡入圍四人已從大虎
頭入射死蒼頭軍徐得母倪一人奪漢馬一匹制置
使亟使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追逐至曹子谷大梨樹
海身集 八 王臺列傳 十 四
佃諸虜騎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五百六十
三級乃下令虎兒罕縛阿台以絕禍本語在逞仰二
奴傳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
臺沿臺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渾河兩岸已從長勇
堡大台南北空深入渾河東岸是時土蠻及其男伯
彥兔聲欲略廣寧迤西東阿台阿海聲欲略漢邊瓜
兒兔聲欲略開原卜言台周及黃台吉以兒鄧聲欲
略遼河青把都聲欲略速把亥於是大將軍李成梁
使裨將胡嵩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而屬分守使張
崇功監軍制置使周咏乃以狀聞上詔曰虜賊非

時入犯着鎮巡官嚴加防勦務收功捷毋致疎虞頃之虜騎萬餘皆栗馬拾利塔福餘人獲免菜類人小反青並上飛文漢使謀者視之果土蠻男卜言白周及青把都言兔大小委正耿章兒以克反青往南走大會黃台吉拱兔卜克扯臣樊兔煖兔以兒鄧並馳黃河迤北行間逢東虜花大炒花把兔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額等亦欲報怨相聚皆大喜并皆乘馬跳躍直走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寧關門而會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往專難營祭神欲深入寧前錦義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今不得居

武功錄

十一

王

其故於是分牛使張崇功備兵使周千德靖四方請於制置使周咏臺御史李松帥大將軍李成梁出邊百餘里追襲至古勒寨擊破之斬阿台阿海等首虜凡一千三十九級奪獲器械乘他馬牛羊亡筭於是制置使及臺御史奏捷頃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保章擇吉日祭告郊廟如禮屬御史洪聲遠訪誅納與曹十谷之捷後先凡三千三百餘級捕生口住子一人我兵傷一千五百餘人亡五十餘人於是大司馬吳兌覆議大略以爲故事以一百一十顆爲上捷邇年遠鎮捷功多者不過千餘少者止於

數百今至三千以上此武功之所獨盛者乃稽首頌陛下威武聖神及輔臣本兵本科運籌功因首叙制置使臣周咏臺御史臣李松獨叙總戎臣李成梁而道部寺則張崇功靖四方周千德趙惟卿將領則秦得倚李平胡李得全李興李寧李文片胡鸞塗寬孫守康查大受王維貞楊燮宿振武蘇國賦周思忠劉言李如梧王有翼王九貢劉承武劉秉簡張廉張世爵唐永祖李成林唐伯美胡尚忠岳嵩霍九皋凌雲功當叙上幸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歷一千執金吾指揮僉事世襲遼周咏御史中執法兼右司

武功錄

《明倫彙編》

十二

五

馬原制置使吳兌還故廕子執金吾秩一級世襲李松還御史右丞廕一千人太學張崇功靖四方還一級趙惟卿一級秦得倚還署都督僉事李得全副總戎秩李寧還參將李成材還遊擊劉言王九貢張廉還署都指揮僉事張朝臣等加僉事王有臣王惟屏復故職李平胡等紀錄韓良臣免兇修有功李世孝王善下御史逮問住子吳新濟陽市阿革王果姻親也亦以吳伏誅扼腕不愉快者久之遂與酋長討花擄一百六十餘騎從三山寨雙山臺入酋獲擒夫四人驢三頭漢出兵追逐斬討花等

首二級奪獲所處及胡馬三驍而僱使王大璋兵亦至餘黨悉逐逃出塞時壬申七月也已犯東州堡僱使賈汝翼行捕斬首一級已復引二百餘騎從撫順兒臺北空入將將楊榮提裨將查楠王景魁石金兵轉戰會陰露臺兩處中廢計於是捕伏陳王堡項之審開大出兵燒虜後虜皆反踵走如鷲漢兵追云逐北至趙隆屯擊破之斬阿革等首凡一十六級奪獲馬一十九騎我軍傷三十人漢馬死者一驍屯戶男婦二人是時虜騎西犯大靜堡東犯撫順所軍書甚多午也一日東西皆以捷至則臺御史張學武功錄

天堡之捷

十三

張學武功錄

額大將軍李成梁可謂能衛邊疆者矣

來力紅王果部表也萬曆初需販貂皮人參松板以爲利結載連騎炫耀於道左司馬汪道昆巡邊常論及之果所左右曹阿骨來力紅最漂桀久之阿骨入清河乘邊吏所不意裨將王維屏覺先捕伏道左聞虜騎至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五十三級其明年秋遊擊將軍裴承祖千總劉永突及軍士二百餘人客死來力紅寨先是部夷奈兒克等四人亡抵於漢請歸降漢幸許諾居有頃來力紅往問承祖承祖弗與以故來力紅怨之痛入骨髓乘其天黑遂我撫軍五

人承祖承奕擁兵追之直至來力紅寨去邊可四十里被逮凡三日殺之首足異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其事請大司馬譚綸令王台逮捕王果及來力紅以台故忠願夷也語在果傳始裴承祖出塞時未經請明冒入虎穴卒至剖腹視心最酷烈及後得剖者乃王果子王太也善哉乎給諫蔡汝實推言之

讚曰

語有之拔木者絕其本根勿使能植信哉是言以余而觀阿台阿海以死報父兄志未嘗不與此

武功錄

天堡之捷

十四

張學武功錄

埒然營之於漢此不過漢一大縣是何足云報乎來力紅區區部曲弑我偏裨阿革以姻親誼又不忍忘果而況阿台阿海哉嗟而土室之人從父子兄弟俱斃益也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速把亥列傳

速把亥虎喇哈赤仲子也嘉靖丙午歲以三衛故還徙舊遼陽迤北沙塌之間於是部泰寧人抄木花大把兒都紅臉字羅等引弓之東萬餘人頗虓勇東西到錦義一千五百里所在皆可直入犯無險阻是時大父魁猛猛惑內羅言常入我刺梨山彼邊吏王相甚至齒略人勦以三四千數自是之後花當之屬皆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前五

與虎喇哈赤並勃勃著名塞上矣延引至速把亥世益慄悍出入乘轟張旂志鼓吹吹掌威震數穀然從土蠻入海蓋開原已謀欲自白土厥入廣寧又欲自遼河兩岸入瀋陽奉集堡當是之時泰寧人果力簡亦叛新亡抵速把亥力簡居遼陽久自弘治時曾大父恩字羅那孫恩尤魁勦孫等一十三族來歸降至力簡凡四世矣頗知塞上精兵處速把亥心愛之用爲鄉導果克舊市堡殺我總戎殷尚質遊擊閻懋官把總魯仲仁及軍民四千餘人先是降夷黃勇倭范達子亦提梓鼓從殷總戎與俱既行至塔兒山軍陷

兩人遂降速把亥胡中仁所知名居月餘兩人復亡入塞邊吏問若亡何也兩人皆言非亡也不幸爲虜所執今乘間得亡上虜也邊吏以故益不疑頃立兩人長蒼頭軍稟食邊吏邊吏優遇往往在諸軍右久之總戎修登新視事遇兩人稍衰薄於是勇有後言以爲吾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先是勇與黃台吉女額卜寨額卜指通畏誅款雲中上谷塞得傳送遼陽勇度是時速把亥昆弟強盛吾姑依此輩起即黃台吉有如一日欲問我彼安能越速把亥昆弟而奈我何乎於是與大哈刺等七人詣抄花營又不可去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二

速把亥勇自知前已降亡今又復降彼必疑我乃自謂我必先以塞上兵馬及地形爲彼陳說什一二天然後彼知我無復有他腸此必深信我無疑不然者我請以數萬騎橫行漢塞可乎頃見速把亥果如所語壹語速日夜不倦速把亥大悅悔相知晚於是易勇名曰失兒兒而以夷婦字兒亥室主之因賜之牛馬各四十蹄索駝二頭羊六十角與謀漢勇謝曰吾幸僞此報君於塞上如何是時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也其九月卽引速把亥八千餘騎從鎮安堡略廣寧城東至青雲蓋會邊吏惡勇亡捕繫勇家室就京勇至

問家室安在蒼頭軍小滿兒其如實生勇低徊者久之卽略人畜馳出塞曰豈以爲我終不能修報乎其十月從義州大清堡入王漢屯行間逢修將軍益用宿怨故挑戰殺我官兵吳鸞等七十餘人傷二百餘人其十一月引九千餘騎從平虜堡入瀋陽其十二月引一萬餘騎從遼陽入長勝堡其明年正月復入長勝堡其四月引八千餘騎中分軍以一軍捕伏鎮武堡以一軍擊邢百戶等臺二十一一座殺我軍四十餘人已復與委中從鎮武西平堡入廣寧東南已復以一萬騎入牆嶺誘我軍於是備禦苟麒追逐伏虜武功錄

太祖紀列傳卷

三

倉卒起殊疾力殺苟麒等三百五十餘人奪驛騎馬四百餘匹於是大言阿黃勇旦日下沙嶺傳家庄揚揚馳塞上以示非復前日轅下勇也而速把亥由此益壯之乃與勇馬五十騎牛一百蹄羊二百角得進而視兵馬事矣其九月引四十餘騎入錦州大勝堡其十月從大勝堡入凌河其十一月從高台堡入沙河其明年正月引二千餘騎從長靜堡入鞍山其三月引一千餘騎從長定堡入打營堡備禦王承德死之是歲隆慶元年也其正月入長鴨墩我兵追逐至勾家寨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二月人斄寨溝追

亡斬首一級馬二頭後從瓦千谷入裨將王世祿鏖戰斬首二級後從松樹口走小孤山祿逐北斬首二級其後三月從柞子溝走崔勝谷我兵斬首一級後從石門臺追逐至白塔谷斬首一級其四月朵顏夷上萬等千餘人傳箭請入市於是臺御史魏學曾御史李叔和使遊擊郭承恩詣關市下撫賞而速把亥諸部阿某赤等亦多闕匿於其間爲通事陳紹先覺微告承恩承恩乃使使者捕之得三百七十六人項驗問一百一十六人又五大營夷也趙賞之去它一切繫獄必欲獻見黃舅而後得解免於是速把亥見質夷過多恐有如不可諱漢一日盡置之於理縱是屬不言卽異時余悔將何及乎迺以二十六日鏑當勇詰塞伏漢法承恩始釋阿某赤等撫賞如初於是上賜制置使劉養以下金幣有差其五月從馬鞍山直走渾河漢出兵挑戰斬首四級奪獲馬一十五騎我千把總王世忠孫衍慶中流矢死之軍士死四十四人傷九十二人馬八十二匹其六月入鎮靖堡守備使陳言及千夫長趙宗周之望追逐至東長嶺過延佛寺去邊可二十餘里多所斬獲虜亦殺官軍六十三人馬七十六騎其七月速把亥以爲自吾得

太祖紀列傳卷

四

勇而所戰必克殊深悔前日逼我縛勇者郭將軍也乃益阻鎮靖堡外邊冀欲泄逼勇之忿先是大哈刺等七人未獻尚質速把亥所知交夷十七人而速把亥亦虜我基軍相當其八月從古城臺入鎖龍果谷追逐斬首三級復從大杆子谷追逐斬首二級後從白山衝追逐斬首四級後從一堵牆直擣離場堡張能谷而裨將劉濛行捕至孤山堡虎廷谷斬首四級旦日復疏廟家谷斬首三十級虜亦射我軍朱天洗等三人傷孟友等九人明日復從新臺入光石板溝我軍斬首一級餘虜皆走小駙馬營出邊止舍臥牛

武功錄

五

速把亥列傳卷

山是後迺偕黑字羅聚黨九千人壁鎮靜堡間遣輕騎數百誘漢兵漢兵亦捕伏聽諸虜諸虜然後稍稍退頃請曰將軍第還我質夷五人我即以臺軍還於是與之九人居八九日又與四人所不遣者歷三人矣速把亥竟誘鎮遠臺通事李世勳王海及臺軍一人而去是時虜中多漢人幸爲我邊吏言此中計欲大舉運質夷還歸舉矣其九月速把亥黑字羅復欲入廣寧以車管燒火精候明黑字羅乃躬馳鎮靜堡裨將杜鏗所叩頭請市賞已索質夷因與之二人其一人繫必李世勳至卽遣不女欺其十月從古城新

臺入我兵追逐至五岔湖斬首二級其十一月從長溝逐北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十九騎其十二月從東山奔小佃子屯追亡逐北至古河斬首五級其明年三月虜騎五六千捕伏廣平山迺先使五百餘騎馳平虜臺拆牆整壕漢兵追逐至紀家臺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騎已至張堡山斬首二級我兵輕重傷陳文舉等五十二人其四月復西引炒蠻把都兒東引委正把兒得大率四五萬聚捨刺塔刺少者四三百騎多者五六百騎或捕伏鎮靜堡鎮安堡倏忽白雲山羊山亡常處其五月從鎮安堡古城入我兵以爲大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

六

四百十池

舉慶戰迺八九十騎也望見我兵至盡反踵走走山塞頃復以千餘騎從鎮夷堡韓口臺入捕伏紅巖子溝先以十餘騎直走瓦子谷是時遊擊將軍郭成恩道退虜疾力斬捕甚多其六月速把亥黑字羅使六十騎盜邊頃復以三百騎從分水嶺入還退北安屯青石廠然虜衆漸合至萬餘矣而我男婦一十二口半驢七十六頭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二匹其八月速把亥復引十言兀欲犯廣寧錦義之間迺以九百騎從錦州大福堡入於是以四百騎疆州我田禾以五百騎走塞頃之復合營直走錦州乘山舉火

我兵追逐至羅巴子嶺及一片石臺西女兒山斬首七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九月六七千騎走謙場揮汗成雨將軍李成梁度虜必從大康南走鍾家堡乃止壁於是分布諸將軍袁家屯紀家屯高家屯王謙屯何智屯小方家大方家服家八塔兒諸堡頃虜果以二萬餘騎從大康堡視青營三山臺卸花臺入邊復還是時丁言反欲報錦州之敗迺引黃台吉把兔兒抄戶兒都刺兒那木大阿信等二三萬騎聚義州凌河欲大舉會市夷覺微以狀告塞上兵威甚設皆遁走其明年正月速把亥歹青大會鵬背山遶炒武功錄

天運策列傳卷

七

七

花諸騎決志欲從丁字泊十方寺入我兵疾力復還歸頃以五百餘騎走北腰鋪我兵馳赴懿路城鏖戰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六十一頭餘虜皆壁黃甸子我兵直擣其壁斬首捕虜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六百頭器械亡其明年十一月速把亥委正抄花合兵羊腸河佯言擊土蠻陰欲略河東遼陽於是副總戎趙完以一軍軍遼陽叅將郭成恩以一軍軍虎皮驛備禦安懿以一軍軍奉集堡裴承祖以一軍軍鮑家屯柯萬以一軍軍平虜堡齊可以一軍軍一堵墻亡何虜騎從賣酒望墩入我軍並擊大破之斬

酋首把兒太齊公提等首大率五百八十八級其八月臺御史張學顏微令土蠻捕速把亥歹青不惜萬金重賞其明年又二月速把亥歹青夢河以爲壘當是時酋首佟鎖羅可赤沈彪你對替等亦聚兵散羊谷清河欲入邊於是速把亥躬帥數百餘騎從長勝堡林榆場入漢使大將軍出連花場得胡首虜四十級餘黨悉渡河奔逃我兵亦傷十八人居八九日胡騎六百從靖安口入漢兵追逐至柳河屯亡所得而會塔兒山鳴柳聲微四野復速至將軍廟已至板場谷斬佟鎖羅可赤等首一百五十一級馬一百二武功錄

天運策列傳卷

八

八

十六騎虜亦殺我軍三人馬三十五騎軍重輕傷一百餘人自是之後虜亦殺略我塞下亡已時於是使酋首忙子把其三等告急於王台台保塞忠虜也迺執把其三等劍斬之其明年春大將軍李成梁見爲速把亥被敗長勝堡近漸徙廣寧以北虜騎羸弱勢頗可乘乃微使蒼頭軍孟達子劉達子等出鎮安堡調虜我兵出不意出塞以奪虜氣而以叅將黑雲龍軍居中軍蘇承勲掌戰車其正月出鎮安堡八十里延勲中軍蘇承勲掌戰車其正月出鎮安堡八十里至皂洞山其二月出鎮邊堡六十里至亂石山亡所

得得耕木殺萬其三月出白雲山一百二十余里至金線塔會虜騎三百跳驅走平山山林深菁望見漢兵輒棄馬擗頭鼠竄入林中殆如蜚於是軍中傳令戰車槍手發火器烟火相望斬首六級奪獲馬二百餘騎我蒼頭軍于國李文等亦傷二人馬一十四騎是歲隆慶壬申也其明年癸酉三月速把亥炒花從山林中微使零騎謂漢兵復欲結黨察罕兒犯我鐵嶺濬陽已帥八千餘騎伏頭林子先是回鄉人元陞以其狀告於是副總戎楊騰遊擊張延賞馳曾遲堡叅將王永祐遊擊曹蓋馳平定堡叅將郭嘉徵備禦

武功錄

九

蘇國賦楊謙柯萬郭衛民宿振武馳鎮西堡大將軍李成梁馳彭家灣並傳發虜畏漢兵威復遂逃我兵勇氣益百倍追亡逐北至鵬背山忽大風從東北起雨雪蔽面賊乃棄旂鼓復舞入山我兵斬首捕虜凡五十七級奪獲馬二百七頭器械亡其是時西虜黃台吉大會土蠻入遼陽備兵使王之弼兵巡使賀濤乃告叅將馬文龍郭成恩微使降夷哈卜寨等訥虜而李成梁亦使李平胡從義州大清堡出塞二百五十里斬首一級奪獲馬一百騎其四月從小夾臺入漢兵追至廟兒山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已復以一

百五十騎入散半谷遊擊曹蓋追亡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騎其五月胡騎四百從喜鵲窩入叅將郭嘉徵虜聲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復以四五十騎入犯榆羔臺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六月以四十餘騎入雙樹臺漢兵逐擊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七月復犯孤山墩我兵馳三道河鏖戰斬首一十一級其八月復欲引上言兀堵刺兒擒勞亥入廣寧大小黑山錦義以潮雪前蓋乃爲朵顏人伯戶卜墩覺來告先是速把亥結連董忽力三百餘騎過漂河聲欲犯羅文馬蘭之間是時合虜五枝財可得三百騎

武功錄

不速把亥勇傳卷

十

而給諫張書奏以爲虜輒大言入漢塞至易漢也語在奏疏其十月以三十餘騎圍新水衛臺守備馮文翰逐擊斬首二級頃虜騎百餘馳青山漢兵寡弗敵奪獲胡馬一十七騎頃以五千騎從汝花一臺入我兵追逐斬首一級其十一月堵刺兒上言兀則已令速把亥漸增至二萬餘矣於是堵刺兒計欲入錦義而卜言兀則又欲升略開原遼陽題詳言凡吾所欲略略建州諸夷也是時仄正亦欲以七千餘騎入廣寧塞而堵刺兒復馳散刺會土蠻打刺罕大率三萬餘騎用此欲橫行遼陽金蓋間李平湖即從鎮寧堡

武力錄

《述古列傳集

十一

四十一號李

出塞。至中濠河一百二十餘里。見虜兵皆精勇而還。虜乃以八千騎從汝花一臺。攻八里莊堡。我兵逐北。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索駝二頭。李成梁乃下令。令爲左右陣。類一二字。已過。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遂失策。以十七日子時出兵。虜亦先使所親愛。廉得其狀。乃披甲兵吹威。鼓行而前。我乃左右轉。關而中將軍李成梁接戰。會平明火器。擊傷頗多。斬上列赤等首三十三級。奪獲馬五十三騎。索駝四頭。是日天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弗可深入。延遲塞已。虜騎從長山臺入。追亡。斬首一級。漢復使蒼頭軍李得全。詞虜。至亮子河。道逢虜騎五十餘。殊死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七十三頭。虜遂伏羊房屯。久之。論家丁李平。湖李得全。哨探功。陞授百戶。其明年正月。謀復犯遼陽。是時速把亥與土蠻。益驕。視薊遼亡厭。時。西自虹螺。歷廣平。直抵遼河。延袤五百餘里。胡騎十餘萬。東可入遼。潘開原。西可入廣寧鎮。武南可入金復海。蓋於是給諫蔡汝賢奏。武備富嚴。頗深遠。其三月。速把亥。抄花委正。度塞下農事急。乃縱虜騎數千。誘漢兵輟耕。頃。漢兵出塞。於是虜中分。以其半東。窺遼瀋。以其半西。襲錦義。亡何。虜騎五六千。急奔平。

武力錄

《述古列傳集

十二

四十二號李

虜臺。裨將趙禮昌。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五騎。復追逐至張保山。伏虜並發。我軍以火器火箭。疾衝鋒。斬級甚多。餘黨皆棄旂鼓走。重輕傷陳文舉等五十人。其六月。速把亥。委正。抄花。友青。擄勞漢。馳土蠻營。議以秋高入錦義廣寧。河凍。入金復海。蓋遼瀋。於是衆顏人打不哈。得其狀。以告。其九月。速把亥。戒諸酋毋盜邊。大舉而後可。愉快。是時土蠻猶號稱庸弱乎。給諫李戴。度勢必合黨於西虜。乃以書。請留意武備。其十月。入開原。忽轉折而入於河西。其十一月。比犯錦州。復入大勝堡。漢兵追亡至黃佃子。斬首二十六級。奪獲馬九十二頭。已復引以見鄧等。欲入大小黑山。開原鐵嶺。瀋陽之間。頃之。虜騎二萬。馳平虜堡。遂至東楊伴溝。諸屯。當是時。翟繡裳爲分守使。帥裨將追逐。四面並發。把總白承勳至王見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一頭。把總秦得倚至王大人屯。斬首三級。奪獲馬八頭。壯士李時英。至毛升屯。獲生口一人。馬一頭。遊擊丁傲至任政屯。斬首一級。奪獲馬七頭。索駝二頭。千總王盛宗。至郭家屯。於是虜半走。半伏壕中。以拒漢兵。漢兵傷一十七人。馬一十九頭。其閏十二月。大會上言。台周等六萬餘騎。於插漢。

腦兒其明年正月我兵鏖戰長勇堡斬首一十二級奪獲馬三十五頭其三月虜騎三萬欲犯遼瀋海蓋或欲犯廣寧關頃之虜皆執鈎杆從平虜堡南靜九堽入是時總戎李成梁備滿陽副總戎曹蓋及遊擊張志遜蘇國賦楊謙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頭餘黨輾重走漢兵行捕至河溝河深十餘丈虜騎盡傾跌填陷河水衝壓死者不下五六千充塞十餘里李成梁乘勝提兵悉渡河射傷二千餘人會莫厘取首級一百九十六級先後大率斬首捕虜二百七級虜獲馬三百四十七頭驢

武功錄

卷之六

一三

婦三百六十七人我兵亡丁喻春等二百六十二人傷丁高宗等三百四十五人於是御史劉臺奏聞上乃詔曰御史例不報捷只宜查覈功次虛實或地方有應處事宜不妨事後論達今該鎮獲功已及半月督撫並未奏報巡按乃以捷聞俱非事體下大司馬問狀久之速把亥伴爲款塞因擁衆深入督撫梁夢龍使遊擊陶承誥追逐至邊外斬首四百七十二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算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大宗伯行保章擇日祭告郊廟大鴻臚於皇

極門導引使者宣後上乃詔曰朕恭上兩宮徽號禮成該鎮再奏奇捷此實天地祖宗朕心欽感照例宜捷仍遣官祭告郊廟以答洪庥於是加李成梁太子太保廕一千錦衣正千戶世襲楊兆張學顏皆加勲廕一子太學他皆賜金錢幣帛有差其四月帥伯言大等四千餘騎伴言略海西陰欲犯開原頃之花大欲犯錦義復引莽惠伯尸又聲欲犯寧前廼先以三十餘騎從大康堡入漢使遊擊孔東儒備禦胡鸞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騎一千有五百伏鎮西堡城北事覺伏起皆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死者二人趨奔馳出邊其六月復入我軍捕伏鎮靜塞出不意斬首十級奪獲馬二十頭其七月速把亥使卜言台周乞兵事難於是以二百騎從黑莊窠孤松山入裨將劉登行捕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頭其八月抄花使夷使迭所略遲事實聽到關頃之速把亥惟牛祭旂纛以爲神其祐余余姑遲坤肚兒哈黑石炭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鬼煖鬼扯勞亥彼且至而吾亦欲入河東開原瀋陽遼陽矣頃之伯未戶結連專難以見鄧欲略寧前錦義廣寧而黑石炭亦聚兵養善水遲速把亥迺

武功錄

卷之六

十四

前錦義廣寧而黑石炭亦聚兵養善水遲速把亥迺

先使虜視河河水淺則直走遼陽潘陽關原不則還走廣寧錦義當是時長昂土蠻亦大會諸虜哈麻毋林欲入塞而朵顏酋長莽惠使使送所函通事陸偉到邊且知其狀於是制置使楊兆都御史張學顏及給諫裴應章皆後先奏聞其明年正月虜縱三十餘騎馳塞山營略軍人陳麻子及道上行人漢使裨將馬文龍追逐至雙營城斬首五級奪獲陳麻子等五人馬五騎虜亦射我軍馬得功等九人馬七騎頃之備禦王守道從長勇堡馬門出邊行捕至爛蒲河六十餘里逢虜騎三四十挑戰傷我軍曹奎等七武功錄

《通鑑纂要》

卷一百一十五

人馬一騎我軍亦斬首五級奪獲馬四騎其二月副總戎曹蓋及分巡使蔡可教使使者王俊從長寧堡出邊行至夾灘五六里虜以二十餘騎襲我漢復使遊擊蘇國賦備禦馬銜都馳袋兒灣因至菱角泊擊破之斬首一級奪獲馬牛二頭餘黨悉逐逃追亡至高麗窩斬首三級奪獲馬牛七頭已至死河淺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牛九頭我軍亦傷杜永功等九人馬五騎其九月連把亥引哈屯韋正及青等二萬餘騎屯遼河欲入開原潘陽會邊備嚴遂殺略王台畜產焚燒數寨而去是時朵顏酋長專難董狐狸兀魯

伯戶亦入寧錦於是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上書大略慮遼河爲道中之路有如一日東犯開藩則有肘腋之虞南入廣寧則爲腹心之災西略義錦則阻咽喉之路居頃之援兎董狐狸入義州大定堡漢使裨將馬文龍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二十二頭其十月連把亥土蠻聚精兵三萬皆東行於是副總戎曹蓋急使裨將姚大節徐維忠徐永昌凌雲分屯潘陽頃之虜騎從黑林墩入直走靖安清水河略王台由廣順關故道還歸縱火焚燒道上蕞芟略畜產而去已復以二千餘騎入開原威遠堡小河口臺台廻武功錄

《通鑑纂要》

卷一百一十六

使兀堵圖告急於漢蓋卽帥備禦唐朴磨戰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餘黨悉出邊是時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傳檄土蠻腦毛大連把亥然虜騎皆大言吾欲略廣寧錦義然後已於是裨將馬文龍備凌河堡劉瑚元備馬家屯虜竟從墓山臺走走并土臺我兵追至蔡家臺多所斬獲其十一月虜騎二萬餘從寬邦直擣戴家嶺黃伯河黑土臺分三枝一枝奔沙河驛一枝奔雙墩舖一枝奔中後所遊擊王國瑞追逐至沙河驛營盤山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王大璋馳石河舖奪獲馬二騎虜亦傷我軍七人殺王奉等四

人馬五騎頃合戰中後所西亂岡臺殺我蒼頭軍葉國用徐文徐世忠等一十一人亡何復從新興營蒿子溝走東蘭驛塔兒嶺深至曲尺河鋪漢大出兵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騎自是之後速把亥引莽骨大莽骨能略不憚萬餘騎聲欲略遼陽於是臺御史張學顏慮中後所地勢平漫而沙河驛東蘭驛又嘉靖中已陷之城欲加兵防守其明年正月虜益旁近邊塞其二月入海州東勝堡已入前屯瑞星堡止壁舊遼陽大將軍李成梁度虜此必誘兵以爲我兵必西防彼趨東馳乘我所不虞必無疑於是發遊擊裴武功擊

八 遼東列傳

上

三

永勳馳寧前而以秦得倚協守遼瀋是時備禦楊四德使使者于現等七人巡徼雕背山道逢三十餘騎殺戮殆盡頃虜騎二百從鎮西堡靖虜墩人射死蒼頭軍三人馬二騎已復入寧遠殺官兵一十七人其三月虜縱二十餘騎入宋家泊略牛六頭軍一人而去頃復以三百騎捕伏鎮西堡賴武備嚴馳還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決策襲大營廼以李成材李如松李如柏爲一軍王維貞劉登泰禿萬春郎梅蕭汝芝爲一軍而成梁及曹鑑揚熒王永祐將國泰黨良棟常春馮文新楊四德霍九皋爲一軍皆屬傳廷勳姚天

與徐維忠徐永昌掌之期十五夜出邊行至中遼河北羅兔一百餘里天明去虜營漸近軍中砲鳴如雷虜衆倉卒見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自相蹂踐死者及赴河溺死亡莫斬阿都奈把吉等首凡五十二級我兵亦傷丁朱沛等三千八人馬二十一騎是時成梁見爲地澤樹稠於深入不便趨罷兵成梁殿後行緩頃之夜不收劉友升以二十人從代子河北團灣兒出邊四十餘里因捕伏爛蒲河虜斬首二級奪獲馬一騎虜亦殺我軍一人馬一騎相當其四月速把亥偕土蠻打來罕黑石炭牙青拱兔煖兔以兒都

武功錄

八 遼東列傳

上

三

欲請比宣大貢市往廣寧款塞以爲歲遺我繒絮米藥則已不遺我而廼云謝絕則我以數萬騎馳跡廼稼穡也於是李成梁躬帥親兵李如松李永才出邊既行至西寧堡而御史趙允升方行部宿堡中聞虜微卽臨兵趨李成梁親兵李成材李如松如柏如桂如梧疾力戰而虜騎則已分爲三枝一枝馳內邊一枝馳路壕皆張旂志鳴砲勢頗盛於是如松尾虜騎還入塞挑戰斬苦力得等首五級奪獲馬三十四頭漢兵亦多敗北會裨將李澄清陳朝升救兵至虜始奔舊路從珠子河出邊頃之虜騎二千從公山堡麻

溝臺直擣連山驛成梁亟馳雙樹舖虜騎方壁灰山接大臺舉火益逼近連山驛於是遼擊孔東儒亦馳皂隸山虜見漢兵疾力皆遂走我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是後太僕張世胤備兵使李松使使者徵行詢青山口義院口土蠻方率馬至哈刺母林老河欲驅廣寧開市如故已度不可得遣長兔長昂西犯寧前遣東賊歹青哈屯速把亥犯瀋陽鐵嶺先是御史趙允升劾奏虜數人興水小團山白塔谷仙靈寺已復東入連山西入寧遠南入海圻殺略入畜亡莫

武力錄

二八 遼北五刻集

二九

三〇

遇其言必實下大司馬問狀其五月兩人錦州廣寧索貢市不從其九月復使奔惠馳鎮靜堡語在土蠻傳其十一月復使速把亥入海州旦日即出邊略大康堡軍夜于朝其十月略大興堡軍張仲禮等四人已略大福堡軍韓用已略胡孜等八人已入中前所略大福堡軍李祿已略大定堡軍王得功已又使長昂入前屯已略大定堡軍李思功已略開原軍李進羔等七人民蕭志學等十一人其明年正月與黑石炭歹青炒花等復聚哈刺母林語在王台傳頃之速把亥縱部曲犯開原遼瀋廣寧諸邊而土蠻亦移師

遼河劈山劈山乃在開原遼陽間也於是李成梁以十七戰瀋陽旦日至丁字泊虜乃以數百騎繞牆而入成梁躬率車騎追逐直擣劈山去遼已二百餘里漢出火器弓矢挑戰擊破之斬阿丑哈等首九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頭索駝二十二頭器械鎗刀亡莫虜殺我軍佟尚仁一人傷素得倚等二百五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五騎於是制置使楊兆及都御史張學顏奏捷太宗伯乃移咨太史爲文太常治祭品遣告郊廟而會五月初十爲高皇帝忌辰於是初九日宣捷十一日詣上御門公卿行

武力錄

二八 遼北五刻集

二九

三〇

慶賀禮賜李成梁以下爵賞金錢幣帛有差是時上有詔言朕方行嘉禮有此大捷實天地祖宗默祐朕心深切感仰着遣官祭告郊廟以答洪庥已賜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申時行廕賞皆以書辭上乃詔曰該鎮大捷實卿等連籌之功陞廕非濫既懇辭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彩段六表裡次二輔各八十四表裡以示褒嘉其十一月速把亥入河東其十二月引炒花煖太老撒卜兒亥恍惚太壁遼河李成梁復躬帥車騎馳養善木直擣圓山斬首捕虜大率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莫先

是虜以三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深至耀州。李成梁先使百全之。士捕伏海州。出不意。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騎。故事。各邊獲功。奏捷。俱先議賞。資其陞。歷候勘明行。於是制置使梁夢龍及都御史周咏奏捷。皆請比。先朝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首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亦不過以首虜四五百級。而況成梁先時擊破逆景。斬首捕虜至一千二百餘級。今北虜一級已足倍東虜。宜加封爵。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答大宗伯擇日。大鴻臚導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上有詔言。該鎮屢獲

武功錄

六 述祀五廟傳

三十一

四

奇功。朕心加悅。依擬奏告。郊廟用各神麻時。戊寅正月也。上特諭內閣。昨日遼東捷報非常。即奏聞。聖母蒙面諭朕云。賴天地祖宗默祐。此時正爾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叙錄。宜從優厚。用稱朕拳拳仰體。聖母至意。頃復有詔。詔內閣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深喜。今日奏聞。聖母歡悅殊甚。朕冲年踐昨。恒念德不足以格天。威不能懾

虜酋。夙夜惕勵。而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聖母前諭。天地祖宗默祐。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以此諭內閣。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叙錄。比前更優厚。用示優獎。酬之意。久之。賜李成梁兼太子太保。廕一子指揮使楊兆應。一千百戶張學顏。廕子陞一級。皆世世勿絕。金錢幣帛有差。陞賀濤一級。姚天與二級。他金錢有差。復以馬價二萬。養將校有功者。賜本兵方逢時銀五十兩。表裡四之。廕一子太學。陞曹省吾。邵光先一級。金三

武功錄

六 述祀五廟傳

三十二

五

十兩。表裡二之。所司郎中皆陞俸一級。金十兩。餘皆八兩。賜梁夢龍金四十兩。周詠金三十兩。表裡皆二之。後以梁夢龍奏復賜爵賞金錢幣帛有差。先是保童擇巳卯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告廟。巳時宣捷。遣公張溶告。南郊伯楊炳告。北郊公徐文壁告。太廟如禮。巳。賜陞奏捷舍人崔勵等秩。衣服二套。居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歲食祿米八百石。巳。給誥命及鐵契得免死。還梁夢龍俸一級。廕一子太學。周詠復御史右丞。遷秩一等。遷張崇功唐朴秩一級。明年九月。土蠻遣連把亥略遼瀋開原。已。聚兵四萬

好村祭祈禱即馳猛力其十月虜騎五萬欲略遼遠前屯衛不則攻山海關於是臺御史張夢總因郵置以聞其十二月移聲遼河聲欲犯海州其明年正月速把亥復引炒花煖免伯言以兄鄧謀欲略瀋陽其四月聲欲略遼瀋其七月與黑石炭聚五萬騎哈亥惡卜各素議期八日馳搶喇嘛林聲欲馳廣寧迤西山海遼東間其九月虜騎六萬從慶雲堡謝海臺直走中固城馬家寨已入鐵嶺東南熊官兒多所殺略賴漢兵追逐還走殷家莊平嶺山頭臺出邊是時土蠻亦欲犯錦義右屯速把亥乃乘隙復聲欲犯薊

武功錄

遼東遼河

三十一

遼東遼河

之遼東遼之河西其十二月聚兵遼河又聲欲略遼瀋其明年正月上有特詔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等說宜申飭邊臣加意設備居頃之虜騎入湯河堡旋退裨將周之望追逐至羊兒山斬首二級後復以二千騎從大鎮堡長山深入錦州城於是虜眾漸聚會固已至二萬餘矣漢使裨將馬如龍去邊既行八十餘里捕伏水獺河虜以一萬奔杏山一萬分馳錦州四門周之望殊疾力戰斬首四級奪獲馬二十一騎已復與王應榮等鏖戰各劍斬數賊會矢盡力乏兩人竟死於兵是時遊擊徐恩指

揮鄭產出北門裨將趙榮指揮王汲張朝臣出東門金鼓震天地虜乃奔小凌河小凌伏起冷寬斬首三級奪獲馬十三頭高橋舖伏起千總高良弼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頭杏山驛伏起千總朱延慶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頭其三月速把亥倚遼河以爲險將軍李成梁大戰斬首捕虜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匹登甲八百有奇乃以十六日宣捷因祭告郊廟賜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四月虜騎一萬從孫真臺入副總戎曹靈追逐斬首四級奪獲馬二十騎復至土臺被虜圍急賴裨將蔣位孫守廉毋承

武功錄

遼東遼河

三十一

遼東遼河

宣救得潰圍出虜復馳漢塞蒼頭軍丁援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頭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戰及親兵曹義等死者三百有六十人輕重傷一百有六十六人馬四百有八十六騎已復以三萬騎聲欲略遼瀋開原其七月虜以十餘騎從沙塢臺入我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匹已復奔矮嶺斬首一級奪獲固男子一口馬三頭其十月虜騎二千餘從那木川入把總胥仲仁追至韭菜窪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頃之虜大入鎮安鎮靖攻圍山堡盤山驛十三山驛殺略義州我兵斬首捕虜九一十八級奪獲馬橐駝四十七頭虜亦

南我軍馮惠等六人傷張勳等五十二人奪糧糧二千一百八石燒毀廟宇二座旦日復從大清大靜堡出邊是時李成梁度虜入秋毫亡所利必且復入乃選輕銳之卒尾虜後待亡恙其十二月虜以三千騎從寧遠堡驚窩臺入我兵追至媒婆溝斬首二級奪獲馬四匹其明年四月虜四十餘騎從代子河墊深入我兵追逐大林子斬首五級其三月虜騎七八十從鎮西堡入我兵斬首一級已復從木空臺追逐斬首一級已追亡至盤嶺溝斬首一級已從鎮北堡安寧臺入我兵追亡至狝狗石門斬首三級自是之後

武功錄

《遼東邊防傳》

三十五

卷八

速把亥使班字東及那亥爾只額捕伏塞上聽漢師擊羊今勇把禿兒伯言顧馳清細河已使他刺亥大力紅傳箭到關欲買賈而速把亥亦躬帥二千餘騎詣鎮夷堡大將軍李成梁乃提參將李平胡等兵鏖戰平胡射最工乃首弓執矢鄉速把亥遂中左脇墜馬蒼頭軍李有名亟割首級是時秦有功亦斬河木寨宋尚仁斬丁兒女皆有名渠卒也餘黨悉奔秦得倚乃從大清堡出迨一夜馳大青山去過一百二十里李寧斬首五級丁有華生得額孫免一人於是速把亥弟炒花及姪老撒丁兒愛皆去帽頂冠孝老小

盡兒啼謀欲藉兵於土蠻以報怨而其妻哈屯妹夫花大即裹屍到營以布殮矣塔毋戶渡下因治房子率其酋長九家家一人守冢頃之把兔兒至諸酋東西瞭山把兔兒乃告曰我即有如有不可知即舉烟若即蚤自來也是歲萬曆壬午也於是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皆復先以捷奏先是御史馬允登訪誅納長昂及西虜打兒漢漢親速把亥姑翁也皆言速把亥伏誅有狀是時王台夷使札卜失言亦如之於是大司馬梁夢龍請咨大宗伯行保章擇吉日祭告如廟大鴻臚導引使者至御

武功錄

《遼東邊防傳》

王十六

卷八

前宣捷如故事自是之後大司馬論功行賞而輔臣大司農及給諫陳謨御史皆以例不及論論制置使臣吳允御史右丞臣周詠軍遠伯臣李成梁當特議副總戎臣秦得倚參將臣王維貞臣熊朝臣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孫守廉遊擊臣蘇國賦臣蔣位中軍臣李宗召當陞賞備禦臣李興臣李塗賈臣詹承祖旂鼓臣孟學詩千總臣唐伯美臣張世爵臣岳高臣胡尚忠備禦臣朱延慶安撫當陞賞遊擊臣楊士觀把總臣毋承宜當量賞兵備臣周子德臣李松臣靖四方分守臣張崇死馬臣洪濟遠當上賞副總臣徐

杖奉將臣羅思聰通判臣蔣思極知州臣張指南遊擊臣周思忠守備臣李如梧王有翼備禦臣張猷臣房承祖臣金鳳來臣李應時把總臣胥仲仁當量賞是役也首功雖出李有名而中傷實李平胡當應并論乃議還平胡都督僉事仍加副總戎秩有名授正千戶俾世世勿絕於是上有詔賜李成梁金一百兩大紅紵絲織衣一襲復賜第宅一區於京師下大司空蓋_{武功錄}蔣子爲指揮世襲還吳允大司馬兼御史左丞陞周詠俸一級皆蔣一子錦衣百戶世襲賜勅獎勵金錢幣帛有差還李平胡秩三級泰得倚

武功錄

二七

三十九

等二級李寧等一級賜周子德等金二十王維貞等十五兩李松等十兩徐枝等八兩重賞李有名發馬價一萬犒諸校有功勞者賜梁夢龍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蔣子得世襲陞王一鶚張佳胤俸一級銀三十兩表裡二之陞所司郎中一級銀十兩他皆一兩先是劈山之捷給諫光懋以爲實土蠻部阿丑哈一日以盜牛馬故懼誅群輩千餘人亡抵漢塞遊擊陶承譽誘而僇之至上功幕府凡四百有奇其後大司馬方達時按御史安九域議奏對詔制置使梁夢龍墓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准辭免原加恩典陶承譽

下御史逮問翟繼蒙馬衛都王有臣皆免官逮把亥一名連上亥一名蘇把亥爲秦寧衛酋長生四男長上言兔又名栢彥務次上言把都兒又名把兔兒次卜谷次勾里兔又名召里兔始速把亥伏歐刀死尚披戴盔甲臂手漢使降夷長漢往驗級級大如斗也

讚曰

以余所聞遼左東起開原西抵錦義大率千五百里乃所在皆可入犯手嘉隆以來虜患何歲亡之甚至殺大將軍如艾草管甚哉速把亥之爲禍首也而果力箇黃勇實有以導之然兩人亦旋受其咎酷矣道武功錄

連把亥列傳

二十八

易

上言鬼卜言把都兒列傳

卜言鬼速把亥長男也。又名栢彥務始速把亥妻哈屯。生四子。長卜言鬼。次卜言把都兒。次卜谷。次勾里。鬼於是昆弟相率而報先人之怨曰。非得東西虜莫可者。當是時。把鬼兒則有叔父抄花妹夫花大當之。皆藉藉有威望。胡虜聞而獨卜言鬼勾里鬼亡所知名。兩人由此思。奈頗有長昂之會。西虜有打來明暗之會。東虜有火羅赤之會。皆夙夕以阿父故。頗有積怨。深愁於廣寧。於是從之而起也。而會龍鬼伯言。瓜兒鬼以兒鄧額泰委正。大小打刺漢委正。黃白吉。亦武功錄

上言鬼速把都兒列傳

三九

四四

欲入開原廣寧東西遼東。當數萬人。期五月十三日。撲捉濟陽靜遠堡。於是遊擊韓元功馳救。居一二日。元功使把總陳九疇。黎文重。出威遠臺。誦諸虜。虜乃馳三千騎。吹掌海驪。張榜志舉火鳴砲。送奉馬牛羊入堡。元功急使章渙然堅壁城守。即躬提兵挑戰。是日自寅至己。勇氣益倍。前亡倭虜騎漸增。元功兵大率減。廿二三。寡弗當。竟被全夷。死我兵徐永福等死者。凡三十二人。馬凡一百五十九匹。傷凡三十八人。自是之後。復以五萬騎牧馬遼河以西岸。謀欲略遼陽。西古城。譏者覺。具以實告。於是傳分守使。及備禦使。

何應魁提裨將羅維昂。備古城。先是四月二十二日。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傳奉。特旨。昨日風程陡作。塵沙蔽日。朕心驚惕。靈臺來奏。主有邊兵着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薊遼等處督撫總兵等官。慎加防備。毋得疎懈。居仁何備燕河路者。將徐從義。以長昂。傲告。備臺頭路者。將解一清。以栢彥務。勾里鬼。傲告。備石塘路者。將羅思聰。以打來明暗。傲告。是時東虜銀燈大委正。把鬼兒。召里鬼。方擁精兵二萬。在養善木臺。御史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度把鬼兒等必窺河東。乃令深溝固壘。以待諸虜。騎一日卒然不可知。是歲萬曆乙酉也。其二月虜以萬騎犯蒲瀋。其三月我兵先伐其謀。得亡虜。其五月虜騎犯十方寺。已犯長勝堡。於是暑草漸茂。猾虜日驕橫。志未嘗不在大遼。賴渾河河深不可渡。竟還歸。此豈非天所以限南北哉。已酉虜三百騎。又犯錦川營。遊擊祖承訓。屢戰斬首八級。自是之後。制置使張佳胤。乃上書稱副總戎臣楊爕。臣李平胡。恭將臣孫守廉。臣李興功。恭將臣劉言。遊擊臣章應選。備禦臣張世爵。臣霍九臯。指揮臣王紹芳。臣吳希漢。有邊才。上有詔優恤韓元功。當是時。勾里鬼尤從土蠻。土蠻欲略河東遼陽。

上言鬼速把都兒列傳

三九

四四

以報速把亥之役會十有一月大水勾里兔乃巡視
三岔河水水深輒報曰水堅可渡

上言把都兒速把亥仲子也又名把兔兒隆慶初黃
台吉以昆弟六人顯一言把都兒以昆弟四人顯四
人皆逐牧哈亥額力素水草然四人中莫有強於上
言把都兒者矣由此兩人相爲引重志未嘗須臾忘
錦義是時上言兀亦欲報宿怨於是大會上言把都
兒及黃台吉抄戶兒都刺兒那木大阿信等三萬餘
騎謀入白錦義順塞上焚火精明並馳還久之速把
亥當推牛還上言把都兒往清細河而會速把亥伏

武功錄

八速把亥列傳

三十一

四

誅上言把兔兒卽推擇會長二十人馳塔母戶渡視
父冢諸酋乃東西山瞻漢兵上言把都兒好謂曰有
如不可知我卽舉烟火若蚤自來也是時往來者言
胡中皆以速把亥既斃子少諸酋皆欲從瓜兒兔奪
開原而不知上言把都兒已能枕戈泣血矣先是王
蒙男阿台聚黨爲其父復仇一旦聞上言把都兒發
難大喜卽從馬上傳花大炒花諸酋趨會兵馳遠藩
海州廣寧凡吾等所爲報先人之怨令既下所不亟
上馬既窺左足而應者會長罰馬一百騎察院五十
頭部曲馬八蹄牛八角於是把都兒卽引養官大莽

骨塞從專難營藉助兵時癸未正月也其四月分道
入長勇堡已遂與花大炒花大會老撒等牧馬遼河
已入清細河東西擊城堡漢益發兵備鎮寧鎮遠鎮
安鎮遠鎮夷圍山諸堡虜乃復馳臥牛山裨將李仲
武尹世威使使者捕伏山後於是平山東頭亂石山
虜軍煩馬趁夜半常聞發蚤如恐弗克也者旦日虜
縱五萬騎直趨缸窰空虜我軍六人馬六騎殺八
人賴援兵至於是李得全等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
使裨將李平胡孫守廉等備正安堡因捕伏三角山

武功錄

八虜塞列傳

三十二

四

虜果擊鎮靜堡得全遁出輕銳之卒六百人衝鋒會
幕卽鳴砲舉火令返兵旦日復出輕車甲騎夾攻虜
竟奔鎮遠關於是三分虜以其半圍東小白缸窰空
暗馬山諸台以其半止壁缸窰空南嶺以其半圍本
堡守備李仲武乃出弓矢鎗砲火箭如雷電虜騎稍
奔堡南駕砲山頃之復攻本堡東北而仲武殊疾力
如故虜亦復退頃攻圍門台然每戰至日晡虜輒環
列馬門關以絕哨卒往來今不得馳報是夜窺虜暫
退乃使蒼頭軍楊洪等五人下臺取火藥虜覺卽馳
圍擊破燉臺殺略我軍藥二等一十三人卽移騎攻

前台及後光山台得全見圍困急躬侍關器衝鋒伏虜並起轉戰皆無所得日哺得全復出堡挑戰虜見鎮撫使親臨兵兵威甚盛稍退舍於是得被鹵計千加龍承道等九人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我兵傷高文興等八人馬十騎是時東小臺缸窰空麻馬山諸軍見鎮遠關臺被克多遠逃道逢伏虜幽林雪二等六人馬六匹殺吳效忠等八人先是黃台吉使使者款鎮靜塞索增撫賞不可得其後五月十二日復引五萬餘騎突攻鎮靜堡於是分巡使任天祚請於臺御史李松因與總戎李成梁議議於大小黑山大出

入刃臺

二八 遼東軍情

三十一

四十一

兵詳爲北伐徵使百金之士捕伏以撓東顧是夜遣裨將李得全等馳鎮靜堡以爲內應旦日臺御史及總戎親臨兵遊擊李寧以刀擊花大傷左臉復貫弓射流矢中膊脛花大親上言把都兒私也虜營皆大哭失聲盡捧頭鼠竄而去於是制置使周詠奏聞後以阿台提并行賞語在阿台傳其六月十二日借董狐狸嘴金兒三萬餘騎犯遼陽慶寧會大風飛砂石蔽面晝晦頃之雷電交作驟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大靜大寧城傾頽者五十餘丈傷大寧廬舍尤甚於是軍民盡徙大寧是日參將熊朝臣亦引兵至迺

使夜不收劉志孝以旦日五鼓鷄鳴出邊既行至大里山可五十里虜騎五千直走大邊正北臺瘠火鳴砲分爲三枝一枝攻大靜堡一枝攻大寧堡一枝伏姜家山溝中是時副總戎李平胡及遊擊李寧千總秦得貴備禦朱延慶設伏鎮夷堡俟卒鬼虜至皆誓捐軀不顧一生急砍入大靜堡殊疾力虜始棄臨衝還歸獨大寧以堡官端世武中流矢死虜騎得循牆而入於是參將熊朝臣把總李義引兵馳正義莊溝中伏虜起接戰殺軍民超得功等一百二十三人馬八驍牛驢十二頭焚廬舍三十六所李平胡等復馳

武功錄

二八 遼東軍情

三十四

四十一

救虜望見李將軍馬上奮髯而來皆失覓虜始遂走盡出塞其後給諫張鼎思劾奏其事語在奏疏其後年正月把兒兒并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止壁遼河已大會泰善木謀欲略遼瀋海州其六月引著影兔等犯清細河是時把兒兒往往群輩逐水草與中興中去大寧爲近比肩錦義南可跨寧前西可薄古北東可距舊遼陽也其明年二月連兔兒引瓜兒兔兒哈兒老恩卜兒亥脫退脫卜戶馳十方寺頃之復結連西虜以兒鄧萬餘騎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孝追逐出塞於是逐水草遼河河深虜

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即徵遊擊韓元功調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堡治浮橋出虜不意是時制置使李松偕分巡使任天祚備兵使王絨亦親臨兵監軍而以副使劉易從備附關備禦使董應選備鎮城民部郎趙三聘轉餉期十七日皆從丁字泊堡出遼成梁適布陣爲一二字適以一字陣衝鋒二字陣接踵繼入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旦日寅時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望見漢兵至皆跳驅挑戰於是李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槍弓矢並發制置使在行間趙三聘陣鼓行而前虜乃敗栗

武功錄

天邊雲列傳

三五

四四上

不勝兵漢兵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征字來乞搭把失等百凡一十三級奪獲被虜凡一口馬凡五百四十九騎盛甲臂手以千數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九十人傷軍丁徐用謙凡二百一十六人死張倉等凡六百三十九騎旦日遂鳴金班師自是之後把免免常聲欲犯廣寧福餘人杪賴胡盧常從煖鬼伯言所得其情來告自是之後東虜一克灰正及打亥灰正黃台王銀燈短弓兒皆後先欲犯聲遠寧前及遼陽迤西廣寧遼東黃泥它輓城有狀上方有特詔昨日風霾

大作邊境恐有虜敵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劉遵等處督撫總兵官嚴加防備毋得疎懈時乙酉三月初七日也亡何臺御史張佳胤以捷因部置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問狀於是案臺史疏本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王家屏運籌帷幄功顧以法不及論乃論臣張佳胤臣李松當優異臣李成梁當特加優異臣任天祚臣王絨當超擢臣劉易從臣趙三聘臣章應選臣張煥當賞資臣唐伯美臣李如梧臣胡鸞臣胡尚忠臣宿振武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周思忠臣李宗召臣裴承勳臣佟養臣臣姚大節臣熊朝臣臣郭夢徵

武功錄

天邊雲列傳

三六

四四上

臣查大受臣李應時當陞賞臣李平胡臣李寧臣李興臣李芹臣劉言臣李維藩當陞賞臣劉易從臣趙三聘臣章應選臣徐廣臣黃應魁臣陸尚學臣高貞臣張朝臣臣蔣國太臣崔吉臣霍九臯臣何繼祖臣耶維忠臣劉秉節臣慕承勳臣劉仲文臣董文貴當陞賞臣郎梅臣李日增臣韓元功臣余寬臣史儒法當左遷請以功贖臣張珩臣毋承宣臣張國忠臣雷應坤臣葛逢夏臣朱文瀚臣喬官臣熊鑰臣徐行謙臣施國臣臣高良弼臣楊四維臣吳希臣臣黑雲鳳

芳臣趙相臣施應魁臣羅繼見臣鄭應時臣

陳文德臣李祿臣李有名臣李有華臣趙國禎臣蓋邦奇臣魯國胤臣李開光臣高世武臣張爵臣彭國珍臣伯振文臣金本健臣王汝徵臣佟應詔臣申克寬臣裴邦翰臣李尚仁臣黃承恩臣金尚禮臣馮文用臣張光先臣佟守位臣尚大用臣黃卿臣張繼宗臣趙光祖臣趙世臣臣盧得功臣張承祖臣何九州臣王世福臣李義臣安本固臣張水官臣魯友時臣郭恩臣鄭大捷臣王承恩臣文磐臣李國印臣李希賢臣李貴臣王珂臣張伯芹臣宋資臣蔣鐵臣尹承武臣李世功臣宋國賢臣王永執臣趙維藩臣崔繼武臣李得功臣周選臣曲中臣張登瀛臣王俊臣張

三七

臣李伯臣張世臣高景時臣李守

仁臣高仲先臣張王臣張文材臣楊繼祖臣高傑臣聞恩聘臣馮文學臣趙良俊臣戴升臣鄒天福臣劉得時臣姜宇臣于大用臣劉文元臣喻承功臣辛雄臣李景華臣朱尚仁臣李惟尊臣于良輔臣李世勳臣李自泰臣趙伯臣郎惟忠臣平聚賢臣林添福臣畢良富臣褚萬金臣劉守勳臣王守臣臣丁起鳳臣樂世朝臣王大厚臣朱文良臣趙廷用臣袁承武臣崔承祖臣吳秉忠臣胡一忠臣劉相臣陳府臣高應

選臣李維陽臣趙廷璧臣陳紹先臣鄭朝隆臣高夢松臣陳體固臣韓奇功臣林國勳臣孫國相臣劉效忠臣鄭洗臣鄭選臣金本重臣周似松臣高照臣皮承德當賞於是上幸從大司馬議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遷廕子秩三級復以勅勉勵之加張佳胤太子太保遷廕子秩一級世襲遷李松左司馬遷廕子一級世襲亦如之金錢幣帛皆有差賜任天祚等秩一級唐伯美等實秩一級李平胡等銀二十兩劉易從等秩一級銀十五兩張价等十兩復等秩如故發馬價銀一萬犒軍士有功勞者

三八

臣李

賜本兵張學顏諾命王遼陰武卿石星金錢幣帛有差所司郎中皆賜千金其五月把兒顯兵養善木聲欲犯廣寧語在伯彥穆傳頤之同西虜以兒鄧椿臣台吉等犯十方寺不克去犯長勝堡又不克去犯靜遠堡又不克去犯榆林堡漢兵斬首捕虜凡七級其間九月復與西虜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交青額泰委正撰免台吉阿民台吉媛鬼小交青并五路男哥兒馳呵莫林聲欲犯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有如泥瀾卽入錦義清細河是時銀燈亦以連犯亥故犯遼瀋大將軍李成梁行捕至古路半那林

去邊三百五十里斬首一百有八級語在銀燈傳其明年二月犯前屯裨將陳嘉龍楊紹祖斬首虜三級奪獲馬三十一騎頃犯開原裨將翁振武斬首虜二十一級奪獲馬二十四騎亡何土蠻欲馳廣寧購重賞於是把兒兒抄花花大老思卜兒友先聚黨以待以爲土蠻索漢重賞必漢或不子即不予則吾等從中起漢烏能智及此而臺御史顧養謙則先已詞得其姦矣乃以羽檄徵參將黑雲龍李惟藩遊擊佟養正李文片等兵合營爲一二字陣如故事期二十五日皆從鎮邊堡出塞二十七至可可毋林去邊二百

武功錄

入邊紀略

三十九

武功錄

餘里成梁躬帥諸將大戰數十合自辰至未不倦虜皆騰山鑽林殆如蜚成梁復追亡逐北斬首凡九百有二級中間得名豪酋長虎兒處把禿等凡二十四級奪獲被虜男婦凡七十八口馬牛羊橐駝凡千四百四十有奇死者亡算盛甲臂手亡算官軍亡徐良臣李受等凡二十四人傷李堂李興查大受等凡一百七十八人馬八百八十九騎於是制置使王一鶚奏捷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問狀故事遼東報奏遣御史辨驗數功乃以御史王國弼往先是上有詔凡遇報捷巡按御史卽辨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數

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着爲令國弼既至得其狀如制置使御史中執法請上幸賜李成梁廕子秩遷三級遷王一鶚御史右丞兼右司馬顧養謙御史右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陞任天祚趙三聘係一級陞楊燮署都督僉事加李寧李成查大受孫守廉銜視總戎他裨將皆受賞如初犒軍發馬價五千賜本兵張佳胤及蕭原所司郎金有差其明年四月復糾以兒鄧等聲欲犯遼瀋其十月欲犯河東河西項之虜騎七八萬果從外邊平山迤西黃佃子起營入清細河李成梁尾至王謙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旦日

武功錄

入邊紀略

四十一

武功錄

李寧李有華泰得貴馳躡山斬首虜二級虜騎還奔南台營百總楊繼昂等馳開州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三頭已奔戚家石家城家大定諸堡多所斬獲語在以兒鄧傳其明年正月偕以兒鄧黃台吉往硃砂碛聲欲略遼瀋於是裨將高良弼提降夷乃六股庫等出硃砂碛去邊三百餘里道逢虜三千餘騎於是降夷上列奎下花虎刺義阿只上我兒革妹脫庫升奈得勒卜賴果羅太阿塞孩子虎喇哈赤奴才賴挑戰斬首虜七級久之降夷願得賞每級賞五十兩居亡何虜騎三百從周千住墩台兩空入而以三千騎捕

伏邊外。周千住兵威甚謐。虜乃馳新舖可七里。殺黃欽等十四人。南李忙漢等三人。牛驢二十五頭。燒徐道廬舍四十三所。已殺三里屯男子梁景松。李伯雲等五人。燒李皮廬舍三所。牛三頭。已殺填河屯男子劉敢生一人。南張小廝等五人。牛十一頭。燒蕭萬良廬舍九所。於是備禦使古大相。又宿振武。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頭。是時李平胡。李寧。亦馳至三岔河上。填屯黑窩石。虜已遠遁矣。其二月。虜騎二千從西平堡。平山台入。射我軍楊汝節等六人。傷楊春等五人。南俞氏一人。備禦使楊紹先。遂急。虜乃退。旦日

一十五匹。傷王佐等九人。馬一十一匹。其九月。虜騎從石河口臺入。漢兵追逐。斬首五級。奪獲馬五頭。填之。把鬼兒偕土蠻男卜彥。大會一克委正。及其叔父燒海召力兒。三萬餘騎。聲欲略廣寧。迤西。以雪速把亥之怨。其十月。虜騎至十餘萬。皆從黃個子。黑松林。平山。馳大遼新臺入。圍鎮靖所。計欲分犯廣寧。錦義。是時虜營去廣寧城西不過四十里。止隔間山耳。而牽馬轡盤嶺。皆通道。於是副總戎李得全。提裨將王通。高良弼。馮文用。陳一諒。趙啓光。宋時和。李繼功等。兵五百人。備牽馬轡。遊擊涂寬。提兵三百人。備盤嶺。虜乃以其半走鎮夷。沙河營。殺臺軍畢。伏禮夜。不敗。李元得。洪。旺等十人。馬九騎。管中弓矢鎗刀甚備。不可下。乃走杆頭山。奪王太等糧。殺吳天祿等三十八人。奪韓文學等糧。一千三百餘石。焚吳志高。等廬舍四百餘所。於是攻大靖堡。備禦使李都。率軍餘衝鋒。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虜竟深入程羊屯。已入凌河堡。已入孫寬屯所。犯四十三所。殺何住等九。四十六人。略王金等三十五人。奪糧。三千餘石。燒王守祖等廬舍一千五百餘所。都御史顧養謙。見虜騎逼近鎮

夷堡。益發營兵八千人。分隸諸將軍視緩急更調。要之皆備鎮夷堡。以鎮夷堡。故曩時殺逃犯亥仇地也。亡何。虜先以四千餘騎馳牽馬嶺。李得全益嚴軍令。令大炮火箭。弓矢槍棍。並發。虜還走塔兒山。止壁頂。復以精騎二千馳盤嶺。余寬亦禦之甚備。然我軍死楊仲金五人。傷張尚恩一人。馬十匹。不及牽馬嶺。得以全爲勝。矣虜於是走亦順溝。瓦子谷。且日竟從小鐵場屯分二枝。以一枝攻驛。以一枝屯南北山。山皆高直下視之。可得堡虛實。矢石直達城下。李得全復以火炮火箭擊兩山虜馬。虜馬驚不能上。遂犇而下。

武功錄

《述紀》

四十二

四百上

走我兵追逐。斬首虜凡三級。奪獲馬凡三騎。時二十二日也。其後攻鎮夷堡。城上飛砂石。萬弩並發。如雨而下。不可逃。軍中益擊刀斗。鳴金鼓。如是者三晝夜。不交睫。虜於是度勢不可下。乃頓足嘆曰。嗟乎。事今不可爲矣。阿父夙怨。豈終不可報乎。乃以二十四日。從大清堡。白土廠出塞。是時裨將李興查大受等。見賊未南下。皆提兵馳義州城威家堡。北援既至。則虜已去矣。並止壁鷄冠山城頂之。虜復攻山城。兵壯郭景陽。以槍砲石矢擊傷甚多。且日攻祖家屯。擊傷亦如之。虜始盡出邊。遊擊黑雲龍提兵馳陳家莊。鏖戰。

奪獲馬三騎。虜亦殺我軍丁薛金等三人。馬六騎。傷二人。其二十七日。鎮撫使使裨將高良弼。李繼武。陳守義。王鳳鳴。吳大綱。提兵從大寧堡。青水墩。出邊。尾虜後。擊虜情歸。乃以降夷。卜向花爲耳目。既行三日。至卜兒克力。去邊則已三百餘里矣。會大雪陰霧。於是帥官丁降夷李尚義。李尚順。卜向花等。大戰。破之。斬首捕虜凡三十五級。奪獲馬三千七匹。臣甲皆八十。虜亦傷李尚義等八十八。馬四十八匹。是歲萬曆丁亥也。居五十六年。癸巳冬。犯兔兒花大。抄花約西虜小亥青。及五路哥兒。欲略清細河。其明年二月。馳書遼陽。欲從關門進東奴台入。其四月。復引上言。願脫合赤老撒。卜羅愛。六千餘騎。欲從關東。雙台大小黑山入。皆欲略攻范堡。於是。以兒鄧亥青。宰桑。卜言兔。亦欲略錦義。清細河。賴李平胡等追逐。斬首一十八級。奪獲被虜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語在炒花傳。其九月。伯彥引一揷委正把漢委正。銀燈。腦毛大等。十萬餘騎。擊欲犯廣寧。是時孫鐵爲置。置使。李化龍。爲臺御史。董一元。爲總戎。皆大議。以爲土蠻久物故。而其子。卜彥。白周嗣。其種類雖多。而強乎。然大舉有時。而獨患苦把兔與炒花耳。且所居在

武功錄

《述紀》

四十三

四百上

舊遼陽以北。適兩河之中。東可犯遼瀋。西可犯廣寧。南可犯海蓋。以故把兒。春夏則擁衆以抄略。秋冬則導北虜。闖入漢關。常自大言曰。我先剋爾眼耳。然後剋爾心腸。眼目者。華言墩台也。心腸者。華言城堡也。其芥視全遼。類如此。於是度把兒。不過萬餘騎。以爲誠破東虜。則西虜當不戰而走也。臺御史乃與總我。刑白馬以盟。必滅此而後朝食。其十月。虜乃從小周台。深入吳家墳。是時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擊東虜者。大將軍董一元。以爲其下環海多潮。溝壑蘆蒿。足以兵不得成列。卽幸而戰勝。殺傷大相當。卽西虜一日卒然有急。將何以待之。而况虜見我兵扼其歸路。必堅壁弗出居一二日。有如西虜深至右屯。勢必合而我兵氣已奪。可不戰而自潰矣。於是以兵匿鎮武堡。至其營盤。亡何。虜果馳營盤。營盤空無人。虜皆鼓掌笑。以爲漢兵誠畏我。遂匿。乃率諸虜騎深入。遇者未大半。我師倏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皆大驚。擗鬼羅扶。持手足搏戰。我師自午至酉不倦。亡何。虜益不能支。倒戈董一元。追逐三十餘里。奪回被虜人畜。復追逐四十餘里。至白沙坳。斬首捕虜凡四百一十六級。乘駝馬牛羊以千數。是時酋首伯言兒。中流矢死。

武功錄

遼東紀略

卷五

二十

把兒亦被傷。虜以故愈急。所不死者。皆葉甲。曳按營空馬而逃。於是馬牛羊索駝及鐵鍋。積若崇丘。是夜虜奔馳如狂。天明。然後駐馬聚哭。卽風聲鶴淚。虜皆以爲晉兵至矣。非復曩時阿虜也。明日。西虜果至右屯。深入吳家墳。見墩軍。問把兒安在。墩軍具以實告。於是驅索駝走虜軍平虜。遂奔圍營。由此攻右屯。五日不下而去。先是。伯言兒在胡中最僇悍。常遠慶雲守備。使王鳳翔出邊。罷市賞金。一旦物故。胡中如失左右手。於是把兒。及上言台周。瓜兒兒。友青。又哈兒。復聚兵。期正月。略遼瀋東西。董一元。趙武功錄

遼東紀略

卷六

聞立限與他故論頃之發馬價一萬兩前去賞勞以示獎勵居月餘御史宋興祖以勸功疏上事下大司馬石星問狀故事輔臣及兵科雖有大勳勞不叙以故大學士趙志臯張位陳子陞沈一貫及給諫吳文梓皆不敢繫論上廼從大司馬議賜董一元陞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指揮世襲陞孫鑣御史右丞廕一子太學陞李化龍右司馬廕一子執金吾千戶世襲金錢幣帛有差是役也參政臣王邦俊以從征賜爵二級金三十兩表裡二之郎中臣劉三才以轉餉布政臣郭性之參政臣梁雲龍兵備臣蔡武功錄

《連紀》

四七

三

可賢以應援皆賜金三十兩總戎臣李平胡賜陞左都督仍陞實職一級副總戎臣張世爵賜陞都督同知仍陞祖職一級皆賜金五十兩表裡二之參將臣祖承訓賜都督僉事授副總戎臣方時春賜秩視副總戎遊擊臣張奇功臣曹文煥賜秩視參將遊擊臣董用威賜除罪臣余寬賜復祖職臣李如梧賜銜視參將臣王德義加僉書秩臣王維真復祖職他皆賜金錢如初賜本兵石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金五十兩紵絲飛魚衣一套李碩銀三十兩表裡二之所司郎中金十兩他皆八兩始速祀亥坊時門中

皆以子年少亡能爲欲從瓜兔兒卒之枕戈泣血常擁十萬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惓惓欲報父仇仇卒不可報竟死鎮武堡君子於是乎謂把兔兒於鎮夷堡乃蚤自得解免不相從阿父於地下也

讚曰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而況夷虜乎余觀上言把兔兒欲報鎮夷堡之役未嘗不悲其志及見藉兵西虜以甘心於遠又未嘗不愴廣寧東西間迺亦甘心於虜哉卒之董將軍出塞三千餘里把兔兒身死人手爲遼西快則又未嘗不爽武功錄

《連紀》

四八

三

然自失矣宜廟議請比曹義焦禮施聚封爵事而稱重將軍當伯也

妙花大列傳

妙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妙花最惟弱，勇常亡抵於穹廬。易之。竟歸速把亥久之，速把亥略廣寧。妙花執干戈往從矣。隆慶初，復從會長黑字羅等萬餘騎略河東，稍稍稱強。明年，速把亥、友青、馳鵬背山，使者十餘輩約妙花。妙花至，然後入丁字泊。居二年，遂與土蠻相仇殺。於是速把亥委正。妙花聚兵羊腸河，伴言擊土蠻，迺欲恩苦我河東。遼陽聞其明年，上即位矣，掃漠兒及董狐狸皆聚兵，復伏往毛挨兒巴捕伏鵬背山。去邊七十里，常使數十騎往來。

武功錄

二八 妙花大列傳

聖九

三十五

河塞上，因誘漢兵計欲撤我東備，悉以果攻瀋陽鐵嶺。總戎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七級，奪獲馬凡二百有七。賊頃之大會土蠻營，聲欲略廣寧。錦義寨漢使蒼頭軍李平胡視中遼河去邊一百餘里，是時虜騎皆精兵，李成梁迺欲先奪其壘以伐其謀。於是出塞，直搗虜壘擊破之，斬首凡三十三級。其明年春，虜見大兵至，遁中分虜，而以半東行以窺遼瀋。以半西伏以襲錦義。語在速把亥傳。是年冬，虜以略錦義不遂，復欲入大小黑山，開原鐵嶺瀋陽之間。其明年，妙花出所由通事實聽至寨，已大會黃台吉、黑

石炭、上言台周以兒鄧睹刺兒、煖兒、挨兒、搭勞亥、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靜九臺空入，副總戎曹蓋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凡一十一級，奪獲馬凡四十八匹。虜乃棄鉤杆與漢兵相持，頃之，將將唐朴、備禦黃都、楊四德、馮文弼、孔東儒、蔣國泰自北而至，副總戎傅廷勳遊擊王維屏備禦丁倣守備郎官自東而至。於是李成梁見為榆林鋪地形於馳逐不便，迺移壘平虜堡，而以傅廷勳等兵居瀋陽城外，列軍下營，以示有備。亡何，虜果馳瀋陽營中，砲鳴如雷，虜乃奔西北。高墩成梁明而習於計，度虜必從故道出塞，迺帥輕銳之卒六千人，而以三千人為一陣，陣大率類一

武功錄

二八 妙花大列傳

五十一

四十一

二字。居左右如列眉，而又四千人為一大營，營居中。於是將軍令曰：兩軍將進戰，先期中軍擊鼓。一字陣，軍聞鼓聲，即魚鱗而入。然後二字陣軍接踵，火砲火箭火鎗俱發。是時虜亦擁萬餘騎，約長二十餘里，列左右如漢兵。既至堡南八里，成梁乃令營中擊鼓，傳發諸軍皆鼓行而前。先以火砲擊傷甚多，成梁親提兵大戰，自己至末。殊疾力，把總許繼恩提戰車尾，虜後砲火震天，虜乃棄輜重及輿走。成梁追亡逐北至河溝，水深十餘丈，馬牛盡斃，盡傾跌。尤盈河溝十餘

里我兵乘勝渡河擊殺以千數會暮取浮屍斬首凡二百有七級奪獲乘駝馬牛羊器械亡算我官軍死者二百七十餘人其明年春炒花偕土蠻速把亥欲雪平虜堡之憤乃使精騎往來旁近塞詞邊先是制置使楊兆總戎卒成察度虜卽至必以二三月入塞當先使零騎捕伏塞下通簡丁夜備東西塞亡何虜使至兵起出虜使不意不暇走斬首一十六級自是之後虜益畏西虜及海西王台貢賞其明年聚兵二萬餘騎略海西是時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兔貢志在犯全

武功錄

卷之六

五十二

五十二

遼見東陽邊火精明不可入通伴示北遼以緩我兵頃之倭卒從威遠堡突入大將軍備兵甚盛旋追逐出邊虜之傷石矢者亡慮千餘人是歲萬曆丙子也其戊寅春正月黑石炭歹青哈屯炒花速把亥七萬餘騎聚捨刺母林詳言搶王台頃之通馳遼陽潘陽關原挾求貢賞詳言欲入犯誘廣寧兵西防四移壁勞山於是李成梁欲先伐其謀乃帥遊擊陶承學恭將姚天與等期十九日直搗勞山去邊二百餘里李平胡望見穹廬皆紅纓其南道可擊亟趨諸軍進戰破之斬首擒虜凡四百二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

七頭橐駝二十二頭弓矢器械亡算自是之後炒花及哈屯歹青速把亥等益擁精騎少者一二千多者五六千人皆披帶盔甲張弓囊刃到關原要賞因公行劫略先是去年六月入市頃之卽略軍餘七人牛十九頭殺餘丁三人七月略餘丁九人牛五頭十月殺餘丁五人略軍餘四人馬牛驢三頭其明年炒花速把亥兒漢媛兔老撒卜兒亥恍惚太三萬餘騎從東昌堡亂紫口入深至耀州裨將秦得僭等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頭已大會黃台吉於遼河成梁則提兵衝鋒大戰圍山擊破之斬兒度等首虜凡

武功錄

卷之六

五十二

五十二

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頭橐駝十六頭盔甲器械亡算虜亦射我兵蔡繼祖等一百四十四人馬二百八十八匹於是制置使梁臺龍以捷聞上祭告郊廟賜金錢幣帛有差先是部夷阿都亥等千餘人亡抵義加奴已炒花覺使使者索之於是得把漢那木賴執而殺之阿都亥懼誅易名我兔亡歸漠漠塞執而僇之頃給諫及御史安九域請論如法其明年益聚黨略潘陽其明年羊偕土蠻深入凌河殺略甚多其明年炒花與克石炭媛兔伯言以曩時所鹵略不如願聚黨二萬餘騎復欲略遼潘關

原其明年春速把亥伏誅炒花迺與其姪老撒卜兒愛悲憤益亡聊旦莫思欲一逞於漢於是亟走土蠻罕專以報仇爲務矣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速加奴仰加奴及王台男虎兒罕亦亦相仇殺於是炒花把兒兒花大老撒卜兒愛上言顧並上馬誓竭力以報鎮夷堡之役廣寧錦義之間蕭然苦兵矣頃之粟馬遼河其夏略細河及關門東西直擣臥牛山復馳缸空若薈東小葦漢兵追逐出邊上何擊馬門關內我兵隨來等一十餘人裨將李得全轉戰奪獲六人斬首虜一級漢兵傷八人漢馬死者十匹其明年

武功錄

卷之六

五十三

四十三

春同西虜以兒鄧攻永安堡劉登泰斬首七級攻三山營遊擊陳朝陞斬首一級攻寨兒山參將楊燮斬首一級攻假木衝備禦蕭國光斬首五級攻大寧堡參將熊朝臣斬首一級其夏聚馬備遼陽是時大小打刺漢委其黃台吉攻城堡急銀燈把兒兒亦栗馬養善木志皆在窺河東其明年秋大會以兒鄧阿民白吉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等馳阿阿莫林聲欲犯三岔河西沙嶺遼南吳家墳爲速把亥報仇其明年春炒花把兒兒花大老撒卜兒上言聚黨十餘萬止壁

可天編期士也並駐關市下購大賞不則即連虜騎

入塞頃之炒花使使者索速把亥歷甲諸什物必欲得一事以爲道念成梁趙先提兵出阿阿母林去邊二百餘里虜望見漢兵至皆披甲兵上馬接戰大破之悉奔逃成梁乘勝行捕斬首二千四級奪獲被圍湯住等二十二人切莫七十八人其二月復五十餘騎入三山營遊擊陳加龍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三十一頭頃之三百餘騎復入永寧堡追逐斬首二十級奪獲馬二十四頭其四月聚黨遼河聲欲略清陽其十一月大會西虜一克委正土妹哈不赴台吉拾刺大以兒鄧東南視老河河淺略河東不則直走河

武功錄

卷之六

五十四

四十四

西是時黃台吉及黑石炭銀燈一克歹青把亥歹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抽口兒大小委正精臣白吉並擁精騎七八萬聚馬爲峯塔待炒花炒花乃使使者哈刺亥李字戶言諸虜皆從平山遼西黃個子起兵入錦義清細河炒花以躬欲到關市有他請未從頃之炒花竟帥諸虜騎從鎮夷堡入乃使零騎攻城堡堡備兵甚固無所獲漢兵斬首捕虜凡西十二級奪獲馬六十驍上幸從左司馬楊俊民議賜李成梁顧養謙金二十兩表裡一之紀錄劉易從賜李平胡金十五兩李得全十兩余夏五兩其明年二月

諸虜登欲犯廣寧。成梁先提兵馳下喇阿兒。出邊五百餘里。會廣寧亦預徙亡所得。其十月。炒花把兒兒欲入廣寧。以兒鄧得兒鄧台吉。青把都欲入錦義。度台主哥兒聚黨黃佃子黑松林。平山。去邊二十餘里。是時精騎十餘萬。揚揚欲馳鎮夷堡。以報夙昔之怨。語在把兒兒傳。居五十六年。癸巳。炒花益憤。漢殺我兵馬甚多。於是擁二千餘騎。從長勇堡。馬門沙。揭白入。裨將崔吉追逐。斬首虜九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五月。俘爲藥弓矢。還歸以示漢。不疑頃之。復犯錦義。其十二月。犯清細河。其明年四月。炒花把兒兒上。

武功集

卷之六

王五

五

顧脫合赤老撒。上兒愛提萬餘騎。入關東雙台。大小黑山。擊城堡。聲欲略廣寧遼瀋。漢使諜者謂之。諸虜皆聚馬黑山。迤北錦塔下。頃之。虜以二千餘騎從奔。撞湖直搗李高麗韓家路。總戎尤繼先。出兵鏖戰。自午至未。斬首虜凡一百七十一人。牛驢二百二十三頭。男婦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牛驢二百二十三頭。陣亡把總李世功。李守仁。二人。官軍張國付等四十六人。傷丁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頭。餘黨悉從野豬湖北空台出邊。其七月。炒花把兒兒上言。顧花大老撒。上兒愛提。伯言兒哈喇把拜。阻舊

遼陽。於是犯鎮武錦義總戎董一元。長驅三千餘里。斬首捕虜凡四百餘計。察駐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兒兒傳。其丙申春。炒花以五路哥兒以兒鄧約謀。欲引三萬騎。寇鈔河東。炒花親速把亥弟。始以把兒兒強橫。行塞北。既有年。今速把亥把兒兒先後皆伏誅死。而炒花得無恙。炒花一名炒哈。一名炒花。一名炒花。曩者擁兵馳關市下。關吏問何爲。曰。吾欲索阿兄速把亥盛甲及什物。庶幾得一事以爲遺念也。花大親速把亥妹夫也。爲泰寧衛會長。癸酉秋。董忽力常歡喜峯口。挾重賞。殺人頭花大伯顏兀亦效之。

武功集

卷之六

王六

五

而起也。爲患桃林居一二年。聚酋長治兵。聲欲略錦義。其庚辰秋。克石炭。大小委正。友青。黃白吉。炒戶兒。以兒鄧。額參委正。程把都。拱兒。煖兒。張兒。揀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皆止壁半。那林。可兒。箇待主。蠻花大。通使市。夷董吉。那阿。訶。謂得其狀。於是驅馬馳虜中。而土蠻則已至老河矣。虜中相與謀曰。從此入新白堡。錦義清細河可乎。頃之。虜騎十餘萬。並至邊外青山口。大凌河。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備廣寧。以扼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度我有備。或走寧前。因窺我開瀋。皆不可知。益使遊擊將軍泰得

倚佐寧前兵。明年春，土蠻及黃台吉、克石炭等，乘兵略廣寧。花大使夷使火力紅道來告。其秋復與比虜以兒鄧等一萬餘騎，果馬遼河，聲欲略遼瀋。是時梁夢龍爲制璽使，周詠爲臺御史，亟使參將李平胡、李得全、孫守廉等備遼瀋，至備亡何。虜以二萬餘騎從榆林堡上，永台北空入。於是備禦使馬世龍、提孫守廉等兵馳大遼，虜遁使八百騎挑戰。漢兵殊疾力，多所殺略。虜還歸老營，復增兵迎敵，而副總戎秦得倚及備禦郎梅兵亦至，大相當虜縱兵擊蒲河關廂。漢出兵追逐至青堆台，漸解散，而會李得全、王維貞、
武功錄
八炒花老劉傳
王七
五

兵合營，並馳丁家屯，斬首虜六級，奪獲馬十五騎。我軍亡四人，傷五人，漢馬死者一十七騎。虜度不可敵，去。久之，情曩時入關，秋毫無所利，於是速把亥、炒花、老思、卜兒愛等復會殘寇伯言等，略遼陽。廼先使使者窺邊，有如遼東嚴密可犯，即略廣寧、東西義州。先是，模兒鬼之捷，斬捕甚多。虜乃糾東西虜攻長安堡，副將軍曹鳳擊破之。制璽使竊必虜騎復再至，以故塞上烽火精明。虜以故不敢入。其明年壬午，速把亥既伏誅，花大索其屍，獻至營中，伏屍而哭，極哀。於是布帛練之，塋於塔母戶渡哈屯，即以墓屬花大。及

其子把兔兒守之。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花大炒花把兔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哄、花大、哲魯、聲欲略遼河。其秋果至遼河，頃擊清細河及關門、東西城堡。語在把兔兒傳。其明年秋，把兔兒及老撒、卜兒、然、花大、中金、夷流、矢、聚兵養善木。聲欲略遼瀋、海州。其明年春，虜騎六千馳舊遼陽。其明年，果馬恰、額力素、聲欲從舊遼陽養善木入塞。是時西虜欲從無冰者馳，東虜欲從有冰者馳。猶豫久未決。其明年春花大與西虜以兒鄧等逐遼河水草，已決矣。待秋高，馬肥，然後馳廣寧。於是大將軍欲先伐其謀，急使遊擊

將軍韓元功、徵治丁字泊浮橋，出諸虜不意。期三月十八日出師，既行至打大，去邊可一百五十餘里，是時制璽使李松及備兵使任天祚、王緘親臨兵。趨諸軍，諸軍勇氣益百倍。先登擊破之，斬拾征字來乞搭把失等首凡八百二十四級，奪獲馬凡五百九十四頭，盔甲器械亡算，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九十名，傷奮頭軍徐行謙等凡二百一十六人。漢馬死者凡六百三十九頭。其夏，牧馬遼河，頃與大小打刺漢委正、黃台吉等，果六萬餘騎略遼遠久之，偕西虜以兒鄧、搶臣、台吉、五路男哥哥、聲欲略討來兔十方寺。已

馳呵阿母林犯三分河西沙嶺，率南吳家墳副將軍李平胡提兵至古路半那林，去遼三百五十餘里，擊破之，斬卜兒忒事，把兔虎刺赤，言兀拾正等首一百有八級，盛甲器械亡算，亡降夷阿寨一人，傷倉頭軍九人，漢馬死者八十八匹。炒花花大，把兔兒，使使者把刺哈視河河淺，犯河東遼瀋開原，不則直擣廣寧，使者既行至三塔谷，爲漢所逮，其明年三月，偕把兔兒、炒花、老恩、卜兒亥八萬餘騎，馳阿亥壩，成梁先出師直擣呵阿母林，去遼二百餘里，斬虎兒處把禿等首九百有二級，奪獲男婦七十八人，馬一千三百，武功錄。

八 炒花花大列傳

五九

一百五十五

爲漢保塞，固好爲誓曰：所不如約，有如此日。始鎮靜堡之捷，遊擊將軍李寧以金夷傷花大左臉，項膊脛中流矢，頗聞不死，竟抱馬而鼠竄乎。

讚曰

炒花花大提桴鼓，從速把亥把兔兒者數矣，兩酋獨不聞伏誅，何哉？鎮夷之捷，花大索屍而哭，極哀，以所聞中塚瞭山爲連把亥計，至高余獨惜其不知量，迨勞苦我遼吏，不旣深乎？往關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由此觀之，兩酋安宗遼吏何也。

武功錄

八 炒花花大列傳

六十

一百五十六

老撒卜兒艾列傳

老撒卜兒艾皆答補子也。癸未春，長昂發難，計將入關，假兵于兀魯思罕。老撒撒等衆心不從，已長昂叩關請罪。老撒撒北而於塞上晏如矣。至已卯與卜兒艾引兵從速把亥，速把亥親叔父行也。於是平有遼河之役，大將軍李成梁屢戰于圖山，大破之，斬首虜八百七十有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匹，佗駝凡十六頭，語在速把亥傳。居歲餘，辛巳，土蠻復引兵至，而與速把亥花大老撒卜兒艾大會，會控弦之士，亡慮二萬人，聲欲寇鈔我遼瀋之間。已竟走榆林堡。

武功錄

二 老撒卜兒艾列傳

二 三 九 七 五

上永台入塞，塞士如林，追逐至蒲河，斬首六級，奪獲馬十五匹，虜度弗可敵，復走，故道出塞，頃之，撒等憤往來塞上，甚勞苦，秋毫公所利，益鞅鞅不自得，乃與爰兒伯言約，約復入遼陽，如遼陽有備，則提兵入廣寧義州塞，市夷來告，其明年速把亥卜兒艾，遂伏誅。老撒報之怨，而輒從妙花，因與土蠻議入塞，大將軍李成梁督於兵，聞得謀者言曰：「撒等奔北餘眾，偷生塞外，汎汎乎若不繫之舟，此屬安能復逞哉？」計其若乘虜隙伐之，蕩滅此屬，毋歲歲爲我患，乃以四月朔日，提兵出太清堡，晝夜馳大青山，則去邊已百三

十里矣。我師捕伏山林，而虜以九騎巡山，見我師盡還走，成梁遣裨將李寧、李興、李有華、吳効忠等，擁蒼頭軍五十人，跳驅而前，斬首虜五級，生獲額孫兒一口，是年冬，仰加奴借龍鬼以兒鄧及老撒等兵攻虎兒罕，或言寇我開原塞，已那林、李羅等又借兵鈔南關，而會阿台，亦欲合兵，爲其父王果報。明年春，大將軍成梁復出塞百餘里，襲阿台，果大破之，斬首捕虜一千三百三十三級，奪獲器械，公算語在阿台傳。是時卜言台周又九合以兒鄧及老撒等，聲欲寇我遼瀋，其夏，把鬼兒則速老撒兵，又起，欲寇鈔我清細

武功錄

二 老撒卜兒艾列傳

二 四 十 五

河，紛紛藉藉，邊外皆報怨之。虜騎直走臥牛山，至紅空，分道而伏。我裨將李平胡、孫守康亦捕伏正安堡三角山，公何虜竟圖我鎮靜堡，賴馬門及前臺失山兵，夾攻，而以督臣歸兵，勇氣萬倍，虜始解散。明年夏，虜騎老撒復從把鬼兒，聲欲寇我十方寺，而適水深，兵馬不能渡，其秋，老撒卜兒艾從妙花等大鈔我沙嶺，吳家墳，語在仄正傳。其明年春，老撒復從把鬼兒等，以市賞要挾我，不則，寇我遼瀋，是時土蠻爲攻，撒無權矣，語在一克、仄正傳。其明年夏，虜騎又寇我沙嶺，高平、大小黑山，於是虜騎歲歲往三岔河，我無

須臾解甲也。甲午夏，妙花把兔兒卜言，願脫合赤卜羅愛等，復約老撒起寇我奴臺。大小黑山、居頃之虜騎萬餘，馳綿塔休舍，而青雲臺知虜騎至，鳴砲。於是諸閭視兵馬分道而馳救，虜乃以二千騎走鎮靜堡。莽撞湖直搗李高麗韓家路，是時大將軍尤繼先與傭兵使馬特來定軍，令逗遛弗前。及下馬爭首級者，斬我師前接戰，至日易擊破之，斬首虜一十八級，奪獲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牛騾二百二十三頭。漢亦以把總二人，卒四十六人，馬五十三匹，傷四十八人，其秋加以花大矮鬼伯言兒哈喇武功錄。

老撒卜兒艾等

三

三

把拜卜兒艾等率二萬餘騎馳舊遼陽，大言曰：「廣寧多金錢，士卒寡，吾擁衆攻之，直旦莫下。」居一二日，胡騎自奴臺入，休舍東岳廟，望見邊嚴肅，不戰而還，勞費已甚，而黨亦携矣。

讚曰

老撒卜兒艾終始欲爲速把亥報怨，其志豈不悲哉！卒之把兔兒等相繼授首，而怨竟不可報也。悲夫！我國家大一統，九邊結維，而稱臣妾，胡撒何獨倔強，由此觀之，酋回自貽伊戚也，不自艾而怨塞上尤。

東三邊

黑石炭則傳

黑石炭字只第五子也。遂捨刺母林。哈喇母林。及捨伯兒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連把亥亦欲入遼陽。逼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禿。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秦集堡制置使衙輪遣五將軍絕幕。大克復獲武功錄。

黑石炭則傳

一

黑石炭則傳

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匹。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聚兵炒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擊水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即劒斬一人。懸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軍前惡害。臺御史魏學曾微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微報。以狀請。誠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者。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二衛

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答。獻趙全事。令生得迷把亥及青來。然後可。是時胡中久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於是開原廣寧市益不可開。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實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殘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黃台吉圍海西寨。乞蠲王台是制。制置使王一鶚以黑石炭爲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石炭聚馬哈喇母林。而會上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來。迷把亥。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殘兒。摸兒。抄忽兒。堵刺兒。自北來。並屯聚。揶揄漢。腦兒於是從虹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大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關市。黑石炭迺大言曰。漢和不從我。我其開大關而入。略山海遼東。及關原迤西。秋毫不廛。留也。其五月。果與擺言兀堵刺兒。黃台吉。住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壁柏凌河。先使數千騎。擊凌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頂爲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刺兒傳。其九月。黑石炭馳奏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上言。台周

黑石炭則傳

二

黑石炭則傳

速把亥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業已度河欲寇河東開原潘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往專難營因視河決策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走廣寧錦義矣炒花具以實語其十一月黑石炭與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堵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後丙子春與土蠻疊兒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既度河副總戎曹肅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溺河死是時備瑞昌堡者將尹世爵追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

武力錄

《皇朝長列傳

三

山臺起世爵及蒼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棄冰凍漢兵皆東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遼於是五十餘騎從鐵嶺鎮人二十餘騎從古城人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竝止壁連山驛索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及青哈屯炒花速把亥拾刺母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初頃之師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駁諸堡迺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窺營入遊擊將軍

陶承書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廬甲亡奚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傳遂入錦義遼西略棧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友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林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為長克石炭迺即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率鄉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謀者覲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罕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

武力錄

《皇朝長列傳

四

罕刑馬祭旗於野村今已聚糧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以充餽資已迺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廬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即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月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兒發兵往河西南九魯班薊喇哈鈔遼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謀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望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

來者或言虜欲入卑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桑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諜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壘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道副總戎曹璽原杜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清額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卜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豪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美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

武功錄

黑石炭列傳

五

四百八

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皆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迤與委正聚兵拾刺毋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錦州而屯郡市夷慌忽大張石鐵匠後先以其狀微告漢漢谷登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坨南北空入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以一枝深入爛泥溝漢發兵擊破之斬首三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營泊臺入殺五人略二人

馬牛十頭頗剽五堡把總石定王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衆固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迤西韓坡嶺備禦官古芝密勒兵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卜各索頃之并皆馳拾刺毋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廠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殛力把漢殛力聲欲略廣寧迤西山海迤東亡河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鄉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迤決策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復引兵入寧前未晚也於是令諸虜皆携大小鈎竿往總戎戚繼光急使諜者謂之行至十里兎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喇喇將治行諜者趨走走至莽澤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視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廼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字告克石炭微嘗是時大小委正及反青黃台吉外戶兒以兒鄧額泰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笑搭勞黃花台吉是吉兒把拜宰桑業已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已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凌河謀欲鈔新白堡清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

武功錄

黑石炭列傳

六

千四百九

梁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復移廣寧前，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爲務本之寇，寧遠處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上言：「台周臘木大黃，白吉大小委正以兒細，緩免拱兔，妙戶見屯聚，女只罵火屯已。」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賊殺吏卒，黑石炭爲人，狙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幅奏。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兔，武功錄。

大寧府志

卷之四

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奈等首。凡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盔甲器械亡我者，盡我者，頭軍死馬鈴等四人，傷官兵張永官等凡七十四人。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郊。廟如禮是時，上方行大閱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憤，襖郎兔之敗北，即引以兒鄧小友青上言，冤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爲險，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大炒花老撒卜兒，受聲欲入遼海開原，頃之虜騎萬餘人，我長安堡副

總戎曹鼐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自是之後，虜騎遂聚衆至二萬餘，突入瀋陽上榆林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遁走，走出塞。其後乙酉，打刺漢與土蠻黃台吉、黃太舟、倚克聚兵，曾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降夷格刺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鶴急使市夷曉，警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堡出兵追逐，斬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

武功錄

卷之五

八

十一人，馬騾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吏卒，而會王山海關者，楊恒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下御史按驗。詔可之。其冬，胡騎八萬屯清細河，去鎮夷堡十里而近。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兵，臺副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城，而分巡使任天祚，即提備禦使傅濂，及楊威兵登城，列戰車火器爲陳，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牙青把亥及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于種，糜于多不收，虜益

易干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見大小委正。將臣吉吉等。騎馬詣烏峰塔矣。其爲計。大氏遲花。大把兒。杪花。竝馳關市下。佯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覘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措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兒見上言。顧老撒十兒。愛媛兒。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頭之虜騎萬餘。皆從那百戶大臺。走東蓮子湖。擁入廼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槍砲。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

武功錄

卷之六

九

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欽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虜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輜。奪國義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撥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低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諜者分道而謂之。於是降夷我兄。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兄既行至。莫父兒去。遑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驛。阿卜當至中途河。則去遑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倏率從中起擊。

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五驛。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擄賽一人。馬五驛。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驛。殊砂塌。去遑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殺虜盡遁走。乃六即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臺。道逢虜。虜大半被水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前三百騎奔東昌堡。迤西新舖臺。道備禦使古大相追邊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驛。亡何胡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深入

武功錄

卷之六

十

盤山驛三里橋。進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廼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遑河。去遑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三十七級。奪獲被虜四人。馬五十驛。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馬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卜慎寇我花嶺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彥銀燈黑器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上彥把兒。兒傳。其明年春。與把兒兒。上言。台周耿華。台吉小友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兒兒。兒。鈔我鎮武堡。關吏殺扯。

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讀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士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邊左數十年大患。介胄至生蠱惑。而尚莫敢解視。豈不勞哉。僕郎免之捷。黑石炭能無禦禦乎。察其在關市語。景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土昧。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邊左長太息也。

武功錄

黑石炭列傳

二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禿。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己卯秋。土蠻登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眾以從。並聚兵兀炭。已迺與上言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師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請封貢。而曰俺答爲漢子。我爲老舅。且與諸酋遂不得爲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鶴。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捨喇母林矣。爾以土蠻騎未至。所持鈎杆。扶照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何。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月。迺引上言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海西建州爲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馳亦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黃河。迺北。當是時。土蠻爲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遇。相固並起。爲虎附翼耳。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梟譚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西虜哈不慎。引二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山海桃林塞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衛莫可者。遂徵大委正。大委正勢始強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慎傳。居

一二年。甲申春。上言台周起已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言。以兒鄧青把都後馳養善木。迺聚土妹扯臣及青林古素塔塔兒伯戶莽惠撲兔。撲兔。撲兔。兵并擁聚。大入遼瀋塞不絕。是時大將軍李成梁備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即勒督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移帳東敖母林。已迺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勃欲從之。先是一克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視就與狐狸勇。迺直必乘衆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武功錄

大委正傳

三

下三

塞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衆三萬。非復仰而董齒之日。屢與控弦之士三千乎。日夜踰而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迺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委正善者。幸三分河未東。土蠻久弗至。先遣伯彥太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機機頗聞諸虜各携鈎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蓋爲盛土置水上。以墊道路者。然虜益勇而得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兔兒召里兔合營。胡中號爲四酋長。并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來。諸虜並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章等引兵從

平山迺西黃個子聲欲入清細河錦義。然得之哈刺那亥字字戶之口也。哈刺那亥字字戶。故妙花所遣使迺云妙花花大。今已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個子黑松林及平山之閒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爲營至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率竟不得諸虜騎所入道。迺妙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我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果如譯者所言也。其後庚寅。上言台周與大委正黃台古等。倉卒入我遼瀋。爲我師所敗。北遠迺復乘武功錄

大委正傳

四

隙。擄幾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備。弗得入虜。迺走我師。退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已至鵬背。則已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已弗走。情歸而我兵猶精銳。軍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上美獎兔。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兵養善木。頗有強名。已丑春。我蒼頭軍申得利。士白等百餘人。以大將軍令從平虜台出塞。謂虜行至以馬兔去邊可三百餘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奪獲二頭及降虜十。列奎識之。其一乃美兔首也。大

委正此非而曩時竝治兵養善木者與。

譜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王公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于戈虎睡矣。有如一曰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靳于區區土蠻輩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五

五

五

援兔拱兔列傳

援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竝結驛而事天子。而獨最爾土蠻迺稱屈驛哉。於是乎援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輩相扇而起。逐刑馬祭旗輒擁衆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十言台周等聚兵于插漢騰兒而援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迤北南架子臺迤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拘鋪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踵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迺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笑語在。卜言台周炒花傳其明年九月援兔挾僭董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援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援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迺遣兀魯速馳告援兔喜以爲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

月土蠻師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報以若等既欲比僱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牙青炒花煖鬼長鬼如獻趙全故事我大帥然後可請于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肅東二邊唯彼所出入大自威武顧不若僱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侯王至貴僉矣是月煖鬼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合刺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鈞杆迺先驅零騎從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山麻溝台入連山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三十視道里我通事鳴金鼓大索塞下虜驍懼而見竄而我亦微使易達子出塞

武功錄

八 蠻夷列傳

土

十一

詞虜迺達馬達子迺達致煖鬼因鄉鎗傳土蠻先下令割其一耳易達子各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中梟斬以徇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半得乘隙從間道亡入塞其十二月煖鬼遂從事速把亥矣而以爲所與土蠻豈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撤老撤卜兒亥恍惚大等十萬騎馳逐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帥蒼頭軍摩戰子圍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駝片一千三百頭廬甲器械亡筭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及青

拱鬼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迺聲欲略我廣寧錦義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鬼亦至於是大會于磔力曲禮直搗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衆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盡出塞其明年正月煖鬼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衆敵迺欲乘我塞上所不意然後率然分道而入迺日莫聚長城嶺蔡砬谷以窺其隙而邊備已益嚴無隙矣於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復以其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迺復與黑石炭謀然已新合額叅委正程把都裝搶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委正及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並休舍古路平那林可兒簡候土蠻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走寧前或馳開灌迺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匹馬半笑騎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四月煖鬼及哈屯卜言台周者見得等傳箭入我開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當

武功錄

八 蠻夷列傳

土

十一

于漢故也。居歲餘。終未。乃以正月。便使者脫落指爲
速把亥告計。已。通言瓜兒兔。欲寇閭原寨。其九月。遣
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濟陽寨。果若使
者言。則煖面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兔也。是時。速
把亥新物故。煖面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
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倉卒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
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兔兒。及土蠻上言
白眉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尚存。終不能不留
意于封貢事。煖面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
之間。歲數數然告微矣。其三月。煖兔伯言。遣夷酋秘

武功錄

《煖兔伯言傳》

九

四十三

賴胡蘆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兔及把兔兒
瓜兒兔。議哈兒脫。退脫。下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被
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實至卽傳秘。而又不言發何
所以惑人。已復使夷酋華桂亡抵塞。言把兔兒花大
杪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寨。如此。則我賞
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
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兔皆召還。聲欲寇開原。遼
陽寨。是時煖兔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
之。以故兩家兵起。謀者輒稱寇遼陽或寧遠寨。識者
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

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見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
正及青額。參委正拱兔小友。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
呵阿莫林。已。迺寇我三岔河。迺西沙嶺。迺南泉家墳。
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尖山門。出塞。走三
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平。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
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
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
如數。語在反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面又未與我
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面亦
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迺復與一克反。正把漢灰。正

武功錄

《煖兔伯言傳》

三

四十四

土學白豬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
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兔兒。上言。顧老撒
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
迺度河。馳盤山驛。我師屢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
九月。那林李羅起。而煖兔及恍惚太伯言。又治裝往
謀欲奪交商。語在那林李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
兔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傳守王鳳翔
遂遠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旋物故。於是奉
詔罷煖兔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上何伯言
兒亦被我全夷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請謂可

以少雪風朔之恨。其明年，緩免復與杪花及哈喇把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邊山，謀者亟以來告。言緩免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緩免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緩免復有雄心，擁衆馳殺虜堡先遣軍騎視道里，聲欲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李如梅督千兵先伏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餘里，至關道達虜大寨，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百四十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膊亦被四刃。於是督臣孫鑄、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亟以聞于上。會有關白之徵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書，亦不以敗徵見。然緩免亦既戰而克矣。

武功錄

二、後免與杪花

三、王保

四、丁酉

拱免阿牙台皮二子也。乙亥春，上言台周之寇我廣寧也，拱免輒以兵從我師，旋擊破之。識者已知二免至亡賴矣。是年冬，復僭更台吉，速把亥寇我遼瀋海蓋諸郡。語在上言台周，及杪花傳，居有頃，黑石炭安正土貢罕長秃忽堵刺兒並起，自哈喇毋林而拱免敢誘以廣寧塞及山海遼東西，於是制置使楊兆極請郡僻邊遠，嚴其明年冬，始與緩免從忙革把

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青山口大凌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少者西五萬軍，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免無能獨逞，不過依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速把亥緩免稍有市心，平居藏餘聚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免則又引衆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遇與諸虜約，約亡論酋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當路塞。其明年春，從上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與大委正大成，務帳東教毋林頃之，擁衆從大紅羅小紅羅寇我遼遠遼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都等寇我三岔河，遼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遼西黃個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等治兵，捏留免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遼東西塞，禪將李平胡李甲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卒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癸巳，上言台周與其

武功錄

二、後免與杪花

三、王保

四、丁酉

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撲兇小友齊合力以關錦
義亡何虜騎從千果營直搗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
文提兵四而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
亦殺我兵將夏尙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
人馬被虜五十八匹傷七匹迺亟走大康堡祝青臺
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紅蓋
西空東小台入而台左右砲鳴虜遁中分營一營伏
堡東廟兒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砲並
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
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
武功錄

《雙龍列傳

三

三

讚曰

兩免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通稱兵哉要之
入而市出而仇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
五三日費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目
款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奈何乎兩免尤
驚驚甚其乎哉殺我將卒而闔市之下獨不行誅戮
所從來又遠未嘗不惟虜騎之從橫抑有由也

黑石炭列傳終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爲泰寧酋長自恃去開原七
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
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起
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
字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是糾委正及炒花遠把
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
杜鏗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字羅西遼必鑿
把都兒東引委正者見得益屯聚搶刺塔刺固已五
萬衆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
武功錄

《委正列傳

三

山止壁過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董捕伏鎮
靜或鎮安牆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
堡繞古城入謀者傳以爲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微視
之過八九十騎也於是虜衆陽敗走潛入鎮夷堡村
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即以
羽檄徵兵赴瓦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
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口臺入即以二三百捕
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瓦子谷望見漢兵盛遁
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宋突趨入虜
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

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適若弗聞也。者久之，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趁有隙，遂大會，連把亥、炒花、歹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詳言吾來爲欲攻土蠻，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冠河東遼陽，其專爲狙詐類如此。其後，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寨，求婚而委正與又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頃之，王台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自伐，誇詡，因與速把亥、炒花、歹青、搶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月九月，寇廣寧。錦義逢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瀋諸郡大言以吾武功錄。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

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朵顏酋長恭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分驍，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藤錦義是時塞上方耕犁畝，委正乃引衆擾我農事。其九月，果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媛兒、刑白馬微惠於旂義之神，曰：余殆將入廣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朵顏酋長上兒愛，又使章扯勞再至，既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歹青入開原，母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上言台周打來漢。

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兔媛、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以兒鄧搶勞亥、聚兵、揮漢、騰兒謀欲寇廣寧。廣寧如河尚凍，即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正已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遼東不得，則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虹螺山、直橋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委正亦自以爲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愉快。居恒多假行獵，以誘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二萬，從平虜堡深入遼陽。於是裨將曹蓋兵自東而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榆林，鋪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鋒數人。虜迺懾，龜棄鉤杆，走復團結大營。與漢兵相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即遣偏將軍傅廷勳、列車營、濟陽北，以爲疑兵。已迺遣精兵，捕伏平虜堡，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平，漢伏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衆逢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蹂踐填壕者不可勝數。亡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傳廷勦。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莫。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兒拱兔炒忽兒堵刺兒復聚兵捨喇母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哈屯友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遼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捨起台吉。拱兔台吉。以兄鄒額泰。五路聚兵。聚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率馬橐駝。就鈎杆斫

武功錄

卷之六

四

四

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管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營灣頭。塋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爲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尚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國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勲。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曲。參將裴永勲。兵亦至。至者四向。虜方休舍。鎮遠舖。是夜漢兵爲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佗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巳卯。與土蠻兒。鄒拱兔。煖兔等。三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提兵。

馳善養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匹。橐駝器械亡莫。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爲寧遠伯。它皆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喇母林。待土蠻。謀欲鈐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鎮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匹。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元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凌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往西虜。青把都。專以

武功錄

卷之六

五

冠山海爲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關吏圍困。揭溝濠。適有天幸。得潰圍。東角走。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刺漢。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遲克與委正。媳通事覺。亡入漢。迺以狀告。先是胡騎數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二千起。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其秋。復乘勝與黃台吉。以克友青額泰。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友青。及五路男哥兒。馳阿阿母林。從東虜。粉花。

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約期九月寇山岔河西沙嶺連南吳家墳諸在仄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桑峪是時遼東之間山險而無牆及有牆而崩頽者多有制置使塞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制置使楊紹勳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郎遠不能及青土合腦顏烏龍大哈喇哈五路及東虜火彥罕銀灯黑石炭黑審大成搶戶更獲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讚曰

酋長何朝失里豈不親元還王乎高皇帝置三衛

武力錄

八卷上列傳

六

七

獨予奉寧指揮使雖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桓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類者只兒孩迺右都督華于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往往軍爲嚮導何哉委正本朵顏人而奉寧間得爲酋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邊之間歲發發矣假令賣生而在則其痛哭焉勝道哉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字羅起伯言與阿兒穆字薄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棒棰崖之捷捕獲生口无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微告邊吏曰某酋叛以陽示吾無叛意戊寅春土蠻擁精兵六萬驍倖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塞伯言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煖兔以見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微語漢

武力錄

八卷上列傳

七

七

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益憤羣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兔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兔卜言台周者兒得即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迺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發難數藉兵於龍兔伯言而會以兒郎最允濫報曰若第以敝好美女子與我我即提桿鼓惟若所左右一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惚大竟馳奔善木已休舍舊開原而瓜兒兔倚克打刺漢亦儼

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舟。即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抄賴胡廬。詣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爰兔。及把兔兒。瓜兒兔。又哈兒。老思。上兒亥。脫退脫。上戶。業已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盛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餉資費。不日我衆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爰兔。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當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刺漢寇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兔。

武功錄

八

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迫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參爲一軍。軍楊木各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嚴鎮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鎮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鎮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鎮北。

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參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斬捕。皆被虜奪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兔兒。上言顧老撒。上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李羅。大會西虜。恍惚大。及老思。上兒亥。爰兔。以兒鄧。攻及商寨。先是那林。李羅。使夷使端。多合。往藉兵。皆有狀。而猛骨。李羅。及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上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賜。今奈何。一旦內於虎狼之穴。願開關。今吾等携老小。微入塞。得緩須臾。毋死。幸甚。語在那林。李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抄花。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上兒亥。爰兔。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迤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衆寇我鎮武堡。吳家墳。竟被金瘦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李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過八頁名也。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武功錄

九

讀白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遺打都今雇雇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幾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兔輩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全殲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贈我一塞吏死也。

武功錄

伯言列傳

十

唐王三

董狐狸元魯思罕長亮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華蘭臺第五子也。爲朵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爲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上言元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拾刺母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連東。一營馳雙墩舖。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衆。結連把都。每人遼大則引肯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毆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輒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資。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入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泰。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聞亦依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衆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十一

唐王三

誰令而得聞大閫及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捕漢兒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挾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捕漢兒粟馬糗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爲妙策報怨而花大伯顏元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諒曰夷性不耐暑而胡馬喜燥此無奈塞上何此狸託名內侵賞寇鈔以自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諷曰虜由毛挾兔則青山爲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當兩慎之是歲漢絕其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漠因使夾酋兀魯思罕同東婦伯顏主顧風諭狸狸還我俘

武功錄

《重刊列傳

三

》

及吳魁二人叩闕請除罪願復貢賞制置使上書請寬以爲好義者勸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道把亥哥兒亦大會上言元堵刺兒播勞亥謀入廣寧大小黑山及鋪義諸郡是時朵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以實告言理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蒞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闕藉兵於狸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

皆弗許謀者計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空邊大將軍威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邊可一百五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餘人款塞請死罪孤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降而暮叛無足怪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恭忽大長昂長兔合營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擾我工役適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

武功錄

《重刊列傳

十五

》

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糧獲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母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勲望見之自三山營舉火鳴砲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等凡七十餘人紹勲已中流矢復奮萬死斬二虜虜堅馬奔獲斷事李贊家室虜遁從小長嶺出塞頃把都兒忙華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免拱兔長昂及孤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張希皇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

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益垂延於貢夷。阻絕驛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閒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帛。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鬼。專欲寇寧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遑。乃復近塞行獵。犯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鬼兒起爲把亥報風。怨狸亦糾隣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

武功錄

《宣化縣志》

十四

廬。盡虜竟得全甲而遁。是時小阿卜戶。饒我黑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馮景隆及御史詹事議。謾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春喜木之戰。鴨兒置之戰。鵬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復郎克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王果。隨速把亥。賊逞仰二奴。斬阿大海。皆萬世力。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

書。得第宜閉閣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兎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牆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管澤。胡立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

武功錄

《宣化縣志》

十五

四。此

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是時。上遣給諫張希臯。行邊徼。軍士政與御史洪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砲。急會恭將熊朝臣兵至。連兵虜度弗與。漢兵強逐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遮西十刺哈克。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匹。盛凡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

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漠提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邊廐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廐子錦衣衛世襲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兎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毋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逐兎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興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字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

正功錄

二六

二六

二六

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刺兒子小友青大會額叅委正冠我鎮靜關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兎男打霸滿都不賴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漢止舍哈木林衆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據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據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趨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校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成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

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已爲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役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亡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砲山止壁百戶丘文表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使謀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

武功錄

二七

二七

二七

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砲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中軍夏尚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叅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

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貢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峰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項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友獻人畜關吏遣昂阿友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三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慎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半來寇遼東關兵鳴砲擊之伯彥半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十八

元朝

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吏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幽略而後許狸適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關器傳呼狐狸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携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友等數十餘騎鄉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

大略言時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遂誣狐狸以致開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月不及席臺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款塞叩頭幸赦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佳胤盛譴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卽如劉家口之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稱冤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狸之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鑕刀說誓不肯漢德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十九

元朝

是時他校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嵩呼叩請如狐狸關吏按驗前事狸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狸以馬七騎詣喜峰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郵置以聞上從大司馬議下詔曰這廝既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月也犒勞狐狸段布及餉食等率如故費凡三百三十有一兩明年當撫賞段布凡百有餘會狐狸以他故踰期始至關吏適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亡何朵顏人火朝糧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閑安兀

魯思罕復欲冠我寧前制置使張淮胤獨以它夷措
駕竟並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章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
門寺略牛畜三十二頭是時張承勛爲大將軍即遣
守備使周德偕失哨二人齎六牌風諭影克曰若不
還我牛畜我不貸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
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爲爲之而令我獲罪
於太師乎微使伯彥免廉之迺兀魯思罕部夷所盜
也影克爲人最忠實一旦見兀魯思罕闌入塞輒大
怒吾始請太師無故而讓我由今觀之我第不自愛
武功錄

兀魯思罕列傳

三十一

五上

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
若若必來索賞幸爲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
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奈何聽彼浮詞
而遂以謾我榜笞之十復遣往於是兀魯思罕獻
牛五頭長六頭影克亦二頭皆宰付喜峰口關吏
已影克復使卜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聞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太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
禿廉知襲入塞酋牛者賈小一千酋長把速常以五
十餘騎盜邊是日即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聞
匿他所迺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置前二副

獻漢漢召致戲下問狀兀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
赤前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爲把速所
略令牧馬今爲長禿所逮亡他腸趨釋之皆還歸梓
里由此請還影克赤及賈賚兀魯思罕其忠順益大
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峰口臺御史劉應節
常使兀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顧曉譬朝廷覆載
恩狸即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兀魯思罕賞以爲
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
兀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兀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
徵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益我董家口漢生得禿
武功錄

兀魯思罕列傳

三十二

於是長昂躬率兀魯思罕等席幕請死罪遂解免是
時兀魯思罕數蒙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
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
蠻莽忽大哈卜噴莽忽塞長兎兀魯柏戶亦首難皆
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迺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
益治鈎杆專欲以攻城爲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
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謀者從瑞昌堡出
哈喇河望胡騎二百餘入口他皆殷殷入林中不可
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延慶伏東關驛千
總于景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即擁精兵躬馳哈

朔河口。鏖戰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養親兵李如松如栢如樞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一可當日疾力戰破之扶死與傷而去斬首虜凡五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謙孔東儒等兵四面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昂狐狸鵝毛兔謀入我寧前已又與長禿及其子札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武功錄

元帥馬恩列傳

三十二

長禿輩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常惡其盜邊禿謂知己爲速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不爲此已廼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王文納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妙禿欲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於是市夷討阿急使徵告漢漢遣諜者察之黑石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椎牛長禿營微靈於神果志在界嶺義院而長禿迺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策欲從遼東花兒管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禿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

謀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陳長不至三十里瀾可二十里參將白文智即提兵往而虜衆用鉤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砲弓矢闊棍骨朵飛砲並自天而下虜迺以一點酋冠明盔披明甲奎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劍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撒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襖兀刺鐵鑊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牆止壁以三千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

武功錄

長禿列傳

三十三

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銳鎗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截二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創穿城牆我兵滾放礮石擊傷百十餘騎虜迺遁漢語一人前叱呼我衆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苦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聞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鋪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

平諸郡低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略。房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頰足歎曰：「事不可圖矣。」盡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以克馬刺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夷喀刺赤以其狀來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託以粟馬，諷勿騎乘，事秘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大關索賞。令夷營毋密，漢謀宿居。二三年乙亥，土言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歹武功錄。

長禿列傳

三十四

長禿

青委正土冒罕，煖鬼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輒以兵從，并聚插漢腦兒間。至哈喇母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在上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交我董家口塞。大將軍戚繼光都護朱珪提南北軍，追逐至蕭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遁長昂世父也。先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字來伯先忽失兒阿老撤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昂營。會長昂三季，未入貢。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起。禿貢還，我所由略失夜，因食土鐮刀，誓不復犯我塞。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峰塞矣。

給諫蔡汝賢所奏，亦同此議。時參將李世臣方犒勞夷婦，伯彥主刺而爲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只字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諜者劉堂視禿禿禿帶三木鎖鑰，鎖獄吏方治便。與傳長安，備備兵在頭矣。世臣因使諜者劉堂土罕同阿只字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趨昂叩關，如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遁從丘嫂伯彥主喇議，躬帥董孤狸、兀魯思罕、速累幹、毛兔妻阿只字、賴伯先、忽脫孫字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那彥字來煖鬼、那木察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武功錄。

長禿列傳

三十五

長禿

伯忽伯彥主喇，那彥帖忽思伯彥字來孩子老撒扎赤力字羅滿都，主喇杜冷卜忽力瞞者禿伯彥字來哈喇脫孫，宅脫只散銀帖忽思猛古哥魯哥，古花字來，並身入文許詞一通，叩關。是日，劉堂史宸羅端參將李信、李世臣、楊秉忠身，峰口關，而董長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人，虜衆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圖我諜者七人殺四人，遁以獻關吏。已逮惡夷哈歹帖也赤二人，漢人兀可赤一人，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刻

置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鐵
刀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禿。以禿在義院。告我虜
敵多實也。禿既出關。見諸虜。虜中哀號踴躍。如蒙更
生。北鄰叩頭者三。謝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
更索撫賞如初。於是梟哈歹帖也赤。募杆以狗東塞
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禿與黑石炭坤肚
兒哈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兔。扯勞女。耶
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
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大堵刺兒炒花。哈屯。歹青。
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冠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峰

武功錄

卷之六

二

星

口之盟。席幕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
臺御史張學顏畫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
蠻逼把亥。羨我宣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騷塞上。
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兎。銀燈。堵喇兒。又冠我
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
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兔。長禿。然後可許。土
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捨刺母林老河。遼廣寧開馬
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
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卜慎。莽忽
塞。兀魯思罕。兀魯柏戶。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

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
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
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
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興中。進西
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
皆兀魯孩子。部曲。一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
伯忽。阿只字未。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更
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
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而略不止。虜
性亦有水炭乎。

武功錄

卷之六

二

星

諺曰

三衛反復禍由長董。蓋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
金瘡。山海之創。於死塞。亦。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
擊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
克之請。殺兀魯。夾中華士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
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
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爲耳目。竟被金瘡而死。上幸赦死罪。許昂得謁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奈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滾石弓矢鎗砲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鈎杆肩檣榔頭而去。後長昂益踰青把都藉爲威重。而影克亦治關器甚備。妄出奇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六

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衆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衆二千餘矣。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已入大定堡。及劉溫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字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爲入塞計。至喜峰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漢爲漢諜。得昂近狀。抵花塲峪。入塞。

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歛喜峰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柳漢兒屯。稜伏董狐狸屯。毛挨兒皆聲爲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議其詐。令喜峰嚴備之。亡何。柳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衆寇喜峰口。是時昂不人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二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六

百五十餘里。執禿髮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旦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族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不如。悛然後免。昂官絕。貢梟禿以狗未晚也。給諫蔡汝賢恐長昂佯爲敗北。伏山谷爲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遣小一千扯達等十八騎。携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字羅男。攔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項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入。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砲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糜子二袋。

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毋出。撫採以墮。虜計一戰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昂躬率宗盟款喜峰口。矜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見在。恰欲犯漁陽。頃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允道。更使鐵罕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鐵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宮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今將軍令至。敢不聽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孤狸復寇我軍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

武功錄

八女勇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寔堡入堡。將劉啓泰斬首三級。奪獲馬二騎。欠之東虜土仗等。並累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都亥。幸告漢邊備精明。頃復遣挑言兀分道爲寇。而會伯朱兀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軍前。錦義廣寧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往往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往來誘漢。大抵先以衆騎繞塞。得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常以此計謀塞。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師百餘騎從古路口略直庭。將劉啓泰追奔至闊弁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驢一十三騎。我

兵狙小勝。還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翼韋子溝。深入曲河。舖遊擊葛景徽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迺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曰。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禪將程邦奇。屢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得保牛車。而人

武功錄

八女勇列傳

三十二

三十二

堡。頃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遊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遠把亥及哈屯委正及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孤狸兀魯相戶。至計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革兀魯連大會長昂與黑石炭。燧免拱兇董孤狸。二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壘以爲重。兀合莽忽大莽忽塞哈卜慎兀魯思罕兀魯相戶寇我錦義。其明年麟兀反引黃達子馳長昂營。宗兵計欲從哈不越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母哈屯及其

弟麟古友。麟古塞哈卜慎師部吏常擔勞等二萬餘騎馳昂營藉兵。因為漢告土蠻變。貢欲冠前屯。語在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已卯。青把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相携款喜峰口。者亡慮萬衆。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科奴婢量與東虜相攻。豈敢奸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資止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為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康繼光副將軍史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既知漢恩。曩昔畔胡為者。今若悔過。輒請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說旋至。可謂

武備集

二八 李馬列傳

三二六

四一

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食肉必以塩。至夏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昂賞。故無缺乏之我無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即具番文獻貢馬九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絕貢道。上詔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張學顏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口。洪山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出喜峰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

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豪鯉並以狀請。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詔曰。這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犯着該鎮照王果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為乞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刺罕。聚兵搶刺。毋林謀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為鄉導。夫土蠻自花桑峪敗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昂始也。給諫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慎。麟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入遼天。其祐之。備兵使李松檄稱麟金兒實為耳目。明年春。麟古

武備集

二八 李馬列傳

三二七

七四

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子果偕昂二萬騎寇錦州。河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兔兒致書長昂。及妻松大啞不亥。大畧欲為父報怨。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見為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兇字河車大小興州皆去。速把亥巢是近昂旋以書召把兔。即馳兵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狐狸溪兔及正冠清新興營遊擊劉登泰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引衆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

都及姪哈不慎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是
是大司馬梁夢龍給諫張希皋揚芳議嚴爲禁固風
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闖入遼敢議令及不如令者
亟罷貢市詔可之其冬哈不慎大會長昂及把兔
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走
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囉兀皆提兵走昂營又侯
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
赴昂約皆藉土蠻爲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倅折
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
遣謀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劍斬之竟與西虜締結塞

武功錄

卷八

三

元

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佗負登甲各懸鉤槍曰
有如塞下問若佗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
不意然後馳山海迤西劫寨堡樓臺既行道逢謀者
馮阿反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即日
出邊復使騎東北走視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
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項之
董狐狸竟款喜峰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
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峰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
人及得人皆携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
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鎮

殺四人酋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九
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二級奪獲
馬三騎僞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峰路皆
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僞兵使
成選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
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
出正水峪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即
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
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稍燕桃折墻長西一丈
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二十丈先以百騎走下

武功錄

卷八

三

十

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衆千餘
皆陳邊外臺上烽起鳴砲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
至戰虜且戰且退蓋吹喇喇感衆南兵執吹者阿木
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夷者凡六十餘人奪夷
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
徐從義自桃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
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寨時甲申八
月朔也旦日長昂引衆至元越倘鬼河正合昂偏召
諸逃者讓之以爲若胡畏漢甚皆退還寨前以致殺
我阿木赤令我如失左右手皆罰充軍產即遣夷使告

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及阿只伯茂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而喜峰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蕃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適以事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詔曰。劉鎮修築臺牆。原議以匹馬不入爲功。這賊夷拆牆進邊。守臺官軍。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情玩弛。本當重處。姑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畢了職。充爲事官。管事勒限。

王三才

三六

力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良。楊紹勳。都戴罪管事。候秋防畢。日督操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疎虞。其八月。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長昂使部夷桃拜復。藉兵哈不慎。蟻會班不賴勢。遂聚衆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令人洩其事。塞吏聞之。長昂業已。奏請擇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造三十騎至科里密勞。視道里以便驅馳。時上方視山陵。恐虜人犯。於是御史張文熙。劾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

詩如故事。劉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蹕。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彖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河。土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管。候青把都。猝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言。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營。屬塞上烽燧嚴甚。疑不敢進。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慎。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兵。分三十騎。車百餘輛。南旁弘章溝行獵。又分哈折卜賴相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百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至義院口界。倏性倏來。莫可踪跡。御史蘇都以狀聞。上詔大司馬傳諭劉遵。以制勝萬全爲務。其十月。長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而又聞廷議。革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慎。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爲名。實欲鈔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誠諸酋。毋入貢。獨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昂及阿只。率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

王三才

三七

或言昂至廐房欲與梓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念狸以他部傲輸我而昂亦款塞者數此必他部駕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兔行獵遼塞實有之而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媛兔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二月昂適益創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遣其親脫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違約又數稀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

武力集

《長昂列傳》

三六

三六

足至冬昂又遣妻東桂阿不亥及姪男把速亥至關吏見昂親屬已盡歸降度無反心乃告裨將杭大才等盛陳兵威開關延土阿那幹入兩酋婦皆袒跣藉額失氣虜伏前言曰昂少失母蓋養於我我願以千畜之得比於人倫頃以東虜故勢挾人遼甲申秋七月致蒙革實繼以部曲狂觸上郡自知辜積當至死弗赦阿昂之使往來塞上請死罪凡八至矣鑽刀說誓幸塞吏許我將開實所以告語阿昂甚厚今使者復至一旦問以東逞昂誠惶恐不知故實而又畏死遁逃遠舍必不敢近邊我衆敢情昂世父花李及妹

子幹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非重狐狸耶夫狐狸親見世父言必實奈何而酋婦尚謀謀而咕咕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在捨喇虎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樂昂事竟絕市以故狐狸與伯彥兔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皆他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塗翼旂鼓白昂實無變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六

者且狐狸所告生昂引二千騎入遼昂所部固不及二千今在關市者固已八百矣昂方淹淹坐一穹廬救死之不暇暇有他腸乎願太師財察大才具以語語制置使張佳胤是日即遣謀者郭紀趙臣馳見營徵視昂昂果在營中所言亦如之謀者復問昂胡不至昂對曰曩得兔以過聽漢使言竟誘至關市下被逮昂以固弗近塞今挾姑奴妹盡往矣有如漢許我我誠躬耕謹畝修善以終餘年願勿過督過出白金二兩送漢使爲道里費旋爲備兵使顧養謙郭羅言因其狀移制置使及臺御史臣張學顏御史蘇

三臺風知昂在滎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之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慘之於塞昂以故懼諫久遠適竟爲土蠻所說而其妻東佳及西虜青把都大雙只又再三誠毋背漢度昂此請非詐可許於是奏聞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覆請幸許開撫賞有如復肯恩佑惡即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爲印信類弗許詔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流賞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塞者九十餘戶

武力錄

四十

戶丁不下二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即使部吏往塞前關道路視邊畜產多盜暴以爲謀遂與董狐狸堵刺兒打來閑安兀魯孩子約寇塞前時虜酋伯混大什彥字羅偷骨伯彥打來滿都字來杜隆亦師二千騎寇塞前而麟金兒阿只字來又欲寇前也迤東西居二三年庚寅土蠻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伯於是青把都及男扯解阿友馳昂營昂適與獐兒聚兵四萬欲大入塞前錦義市吏武勤檣辛告漢而制置去國彥以爲青把都故在插漢我不恨迺我張家口市吏也此必往東塞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誠

諭令毋佐昂反明年二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爲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復馳花場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昂馳喜峰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許昂增布昂七子七百足因誘逼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譁賞醉而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衆犯大毛山大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峰口發鳴鏑中我謀者斬貴榮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提偏裨官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穆廟令甲額門凡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格重爲陞查他塞不得引以爲比於是御史陳遇文如故事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禎與管一方陳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勳皆得紀錄明年春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楨請於制置使孫鑣臺御史

武力錄

四十一

李願備兵使方應選項德積問狀先是漢欲革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便打不亥喇麻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爲非例迺願罷壬辰癸巳賞請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爲九塞未聞有新賞弗許而迺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送卜三人喜峰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卹之上以大司馬石星議幸許諾詔謂如再復犯卽行永革毋得忘備武功錄

長島列傳

卷二

武功錄

賄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慄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妙靈傷肢體白骨相殘頗以昂爲讐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爲者昂於是爲德不平矣

讚曰

世多言屬夷人寇蓋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人我遼陽花當之人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峰太平之間歲率以爲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覆載恩拜爵入貢如漢吏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

乍革乍復乍復乍革皆善繼二祖微意不然豈不能爲王果之征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衛有近焉

武功錄

長島列傳

卷二

武功錄

猛可眞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眞老把都妾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里谷關之役報罷。公何西虜哈不憚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眞嬖只要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屬漢人漢人至而不余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武功錄（八傳其阿人集）

長青把都復欲馳里谷關。墻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謀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眞引衆旁近塞行獵。誠部曲毋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獵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墻子嶺曹家寨。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卽斬頭陷胃。以至死。猛可眞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眞爲王盟。小阿卜戶特爲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矣。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圖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今令虜酋得獻所屬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

挾我開黑谷關墻子嶺。至標悍亡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那顏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奈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眞。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款塞。請死罪。塞上以請。上幸從兵尚書張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眞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爲諸酋雄。不自忍竊而歎曰。吾始嘗用必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衆寇墻子嶺。衝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眞營。猛可眞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賞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設詞以答之。亡何猛可眞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詳使大嬖只代爲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眞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款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桓與叅將彭友德奮誓若么麼老

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奈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所侮乎。亟帥裨將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真則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免、克力札、艾札里、哈扯、老亥、亥打八、囉、惡累、阿卜當、討托漢、討托戶、打哈、討托兒、捨力克十八人。於大雙只則惡卜個遜、阿戶、崇、呂通事、孩于、伯戶五人繫獄。主計者議附歐刀以狗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真捕我漢人一百三十七口。後獻者及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尚執胡中將軍辛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爲若讀。捐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縣古北曹家兩關門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懼而亡。所指手足。越走至傾跌。淚泣然如雨下而去。去營中。問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來。獻不足。獻具夷合少大那哈佳、招兒、罵那班、鬼四人。夷婦梏住。克振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大通事阿都赤請曰：與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習。或

死。卽卽非死。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留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察於是釋惡卜個遜五人。以大雙只猶未寇邊也。兩夷使叩頭請。管夷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十人繫它真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塞達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如死。而況劄達殺夷。動以它鎮夷人。幼年被害者。假充真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酋索所親信者。勿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旣旣行。猛可真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雙只。並至演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倨兩酋婦僂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是時馬松、失夜四人。尚爲虜留。以故督臣竟不予故賞。必失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覆督臣張國彥奏。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以黑各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失夜爲奇貨。每得失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鹵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膻中待

斃幾數十餘年。自以爲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爲笑。樂扶携而去。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總陳文治遊擊李尚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八百餘騎。特鈎杆木榆。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砲於是。尚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牆而上。它皆阻高。以爲險。發鳴鑼射關中。關中鎗砲火箭矢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

武功錄

《小阿卜戶傳》

五

四百一

我所繫殺虜甚多。虜皆與尸而去。棄遺鈎鑕弓矢夷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向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瓦戶牖多所傾圮。人畜離折。而峰臺寨及燒香寨馬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亦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而制置使周咏及臺御史程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并而爲者。非虜

騎敢深入也。上幸從兵尚書吳允讓。詔部使者大會督臣驗問。項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上特遣使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關問狀。已復有詔。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庇下罔上。今指實奏。因罰守臣繡裳。率半載其秋制置使咏都御史繡裳皆以不職請。上不可。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鼎思御史詹事講皆劾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入無人之境。事下大司馬覆奏。上幸賜之以詔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武功錄

《小阿卜戶傳》

六

四百二

死力的。却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議。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項之給諫楊芳又見効矣。而繡衣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于達真倅楊廷樞司理宋伯華。孫瑀。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關又皆高峻。巨城居中。以爲得天險。尙數十人守之。卽萬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鼾睡。僉卒爲虜騎所殺傷。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

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僣使使者持刀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瘡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尚賢罪當斬而徐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罰楊四畏係一級督臣詠臺臣補案係半年居亡何文治尚賢從欲中上書添辦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上於是不可文治等議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眞挾我開馬蘭路堵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

武勳錄

七

使佳胤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今其款塞以謝罪我縱憐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奈何藉兵西處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牆重而況不專言一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疲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餉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堅不懷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國抑何僥倖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度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款塞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

十八騎偕夷酋他喇亥等馳覓個谷覲請於闕吏盛庄曰猛可眞雙戶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佈種伏在床薦未獲就見今痘症猶存非敢爲面慢語以相欺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眞獻所函十五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曰極知那顏今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聲息馳告塞上俟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衛刃以爲那顏倘謂余言不信余請微惠於天皇上帝實式臨之所不竭大馬而有它勝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胤幸可之因郵

武勳錄

八

置以聞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朝廷之榮施畏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戶相乘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山捕我蒼兒獵陡子谷首城頭衛水川城子谷兵十人且且二百騎復至大會於相彥塘并皆走衛水川衛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樺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今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關種賴以備哨瞭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寒被圍困虜復

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衛王計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遂走幾備餽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論本首獻所鹵畧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真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明寇黑谷關墻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溝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武功銀

人前戶集

九 四 三 九 七 七

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詳言行獵乘夜半偕卒至諸軍卧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傳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上幸從兵尚書張佳胤議免裨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即張效艮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墻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真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三人語在猛可真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譜曰

猛可真老棄妾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戶寇鈔我塞上三已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畧兩酋於是赤面而始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酋者非也語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蠹矣

武功銀

人前戶集

十四

大嬖只妙蠻別傳

大嬖只乞慶恰棄妾也。壬午春，借妙蠻換免，必來漢，倘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爲制置使，以爲故事。古北無馬市，已許各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乘隙捕我兵士將威金十六人及邊外諸所馬者事聞，上有詔，詔御史遼問當路陳奏，蕭如憲、鄧陳文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放放違禁，招侮故也。於是臺臣翟繼雲、傅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諭大嬖只以漢法。若等急出所函以獻我，我爲若等請謝，除前罪，不然者，大兵且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使使合泥赤馬喇亥耶。通事欺罔，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裨將曹璽、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錢應祥、陳子成、竊意此苗託名請款以窺我，我宜微烽火虜酋於是得我邊侮，嚴懲誅復使使者詳言願獻所由略索故賞，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簡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言僞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桓、速捕各力簡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備觀如雲，乃

十一

釋，因遣去。越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期，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簡等以徇，而胡中不而欺也。頃之大嬖只果且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簡，各力簡親大嬖只，鎔於是後先獻所由十六人漢人絕，趙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使張佳胤新到官管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鑄赴演武所，如栢欵加以毆刀諸夷皆遍叩於股掌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鑄刀說誓，誓不敢復入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

十二

馳義院口述而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由乃按
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二三年王申妙蠻始
與腦毛大滾兇董狐裡治兵復欲入寧前寨其明年
上幸敗元琴而吳董狐裡等退而逐毛挨兇水草曰
吾來爲妙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梃林冷口
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妙
蠻盜我鴉鵲巷邊鴉鵲山西盡窟窿東盡虛家安楊
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
八丈我以女牆堵之入跡罕到以故遼東而敵臺皆
去口二里而峰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
武力象

《臺只參書訓傳

十三

卷一百一十五

之。何兵士日以標蘇往來口上遂成間道道可容
足勢得攀援而上妙蠻處寨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
會六月雷雨牆頽妙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
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詳言延緩客兵寄宿以誘人
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開直入卧內殺潘仲文等十人
盧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六人市皆大驚鼓噪
而峰臺兵覺鳴砲當路將苑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
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
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
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五

有六斗兵士趨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
捨喇智伏虜忽倫卒四而起圍我師我師寨不當鳴
鎗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
奮救亦被金夷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
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榘劉揖兵得解圍引
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請
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
一鶚威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
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
鞫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妙蠻獻所擒告請謝
武力象

《臺只參書訓傳

十四

卷一百一十六

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令以果率來獻然後
議請復於是妙蠻大變只引千餘騎待罪鋒尖而遣
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鴉鵲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
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
將屢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退雖然捨喇智之戰
時諸虜急起林中倉皇計盡無所復之奮死發鳴鎗
以求自解免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嬰只度漢
兵必巨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徵夷
兵爲嚮導我衆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恒怨嬰
只痛入骨髓嬰只於是千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

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寒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圖及擊周襲八孩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放刺赤孩子、哈赤兒、小千窩扎赤孩子、阿都赤十七人并所鹵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獎土鑽刀以爲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楨既受降。告於制軍使楊廷。於是以其狀請屬兵部。尚書給奏。上幸復鑾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梟斬鴉鵲。賜吳兒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楨十五武功錄

十六

王

金。其明年正月。綸誼按御史劉良弼覆驗斯事。當失律者罪。因贈死宗儒蘇學高。大朝等諸死士者爵。詔可之。其二月。炒蠻挨白。必兀路進。上馬三匹。於是議以是年秋爲始。起喜峯入貢。于賞資如初。居歲餘。已卯春。大鑾只借小阿卜戶。炒蠻復欲並起寇我古北口。進東及曹家寨。夷人刀兒志。火泥赤來告。亡何虜騎果襲我相嶺。安邊山。擦肚嶺。略王用等十五人。而以邊傳嚴引去。我師擊其歸路。行至葦子谷。道逢炒蠻。射率五百騎。轉戰擊破之。斬首三級。傷二百人。獲生口。老起、太字、周亥、那狐、狸、鐵、槍、那尺戶、小拜

教把石榴兒。把兒赤、爹克、李卜、大計扎等十五人。奪獲馬它駝十八匹。夷器一百五十有奇。殺賊皆騰山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榮夢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傳兵使臣岳汗副總。臣李如楨、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上幸賜金幣有差。而炒蠻大鑾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起、太字加以錮鎖。桎梏交手足。繫獄。迭獻所屬。得除罪。久之。老起、太字通事。那只戶。卜拜、爹克、李卜、大把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睜睡。越獄如脫兔。還騎追者四。面捕獲爹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督一切請論如法。其六月。炒蠻大鑾只挨白。必達通事人那兔、蘇曹家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屬猪尸伯哈喇。不稍鐵。伯克手持骷髏及大血。請爲誓。以裏時獎土鑽刀。不足以爲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索老起、太等甚悲。及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上。得解老克、太等繫。生還。而逃夷亦再搜捕。復炒蠻撫賞。上幸。詔邊吏曰。毋容奸徒。尅減指勒。致啓累端。虜酋若再掠人挾賞。棄斬以徇。然則諸虜聞而變心。

十六

王

易處。漢奉。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妙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蠻只起兔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最者長昂駁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蚤自斃也。

讀曰

余聞之曰。勦門以險爲邊。靖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說者曰。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舉。險者通步賊。唯是大舉易禦。見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蠻只妙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武功錄一八大蠻只妙蠻列傳十七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酋幾自僂。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峻也。

趕兔倒布列傳

趕兔黃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爲勦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稟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挾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潘一元。乃齎謀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兔曰。業已爲若地。得增賞矣。趕兔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兔以爲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殺我耳。於是問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內。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兔不諾。其明武功錄一八趕兔倒布列傳十八年四月。趕兔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謀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兔以爲義時已許我。我以爲么麼不足言。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爲之奈何。女爲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萬騎蹂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果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兔弟亮喇兔亦顯行。欲挾我石塘路。制置使張佳胤。大會御史蘇鄴。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上幸從兵尚書覆

奏。言諸路每私增夷賞。引惹邊疆積弊多端。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榜掠之數十。免官。其八

月僱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欲執趕鬼而會趕鬼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良即度吳出六人至橫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桓羅四聰執之繫獄令趕鬼叩關伏罪許獻所贖及贖死者虜然後得解縛居何趕鬼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銀作花李通事獻夷人六口而當路將以爲視所贖尚乏三人不諾已趕鬼妻各羅簡雙只引所部塞汗住雙只及其子婦伯顏塞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人入關飲血鑽刀皆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

武功錄

《趕鬼倒布約》

十九

《趕鬼倒布約》

鬼見緊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給表殊猶豫乃躬帥百五十騎款塞獻夷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將辛通事等六人於獄遣還而趕鬼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故里是日始復趕酋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上有詔賜張臣郭四維李如桓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差自是之後趕鬼益周以爲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鬼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詣白馬關舊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接風與過夜酒米及我子大實輒不受以爲必逼趕鬼至也是

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慮今當路嚴爲武備且日起鬼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軍寇正關一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啓張施及千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鈞杆上矣而會我城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失中道墜杆死何總戎李芳春提裨將王于玉王國王瑾劉謙光兵副總戴延春提裨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亦亡六人男女被虜三人傷馬二十四虜知我有備弗可下遂輟較去去與倒布約

武功錄

《趕鬼倒布約》

二十

《趕鬼倒布約》

倒布趕鬼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鬼欲用以爲報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騎盜邊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趕鬼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傲或告小黑谷傲或告倒溝谷傲備西駝谷者曰吾獲達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已合南北兵止之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里達西寇并連神堂達東寇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黨不能入手頃之趕鬼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

谷。及朝兒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見於是伏虜與
伏兵掩旂鼓薄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
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二
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
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見頃之。趕鬼果帥
倒布馳橫河見聲欲寇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
不意。偕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悔
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亡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
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襖計
什物。亡筭。諸虜皆相率遁走。於是臺御史李願。御史
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爲我
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間矣。

讚曰

環勦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
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
乎。趕鬼親順義王子。專倚母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
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
倍。焉在其爲報怨之師也。

趕鬼倒布列傳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四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書

西三邊

吉能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塞以爲險蟄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爲腹心大寇張披酒泉之間久之德谷請入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妾然後可於是能適使夷使土忽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提言伶等請貢撫臣楊錦見番詞甚馴謹遣使使者齊

彩幣及鍼繡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類皆擣巢趕馬以爲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虜藉以啓釁適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咸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土戶只家爲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道以背漢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撫蘇我虜中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適出善馬奉獻制置使崇古適以狀聞詔賜金絮彩繒酬勞先是能大父吉囊達黃河永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出則患在雲中山谷頃虜窟益盛套不能容分

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顧心畏之况能親德谷長恆在類行中春秋獨高今德谷許封貢而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耻卑弱有知一日發憤聚黨橫行如近歲黃南川寧架城鎮靜堡之攻陷瓦植梁之殺傷然則西塞將奈何適請授能都督同知詔報可賜大紅織金膝襴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適遣切盡黃台吉威進伶他不浪莽會台吉請貢切盡等迎謝悉如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西切盡等適克執夷禮卽冠叩謂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缺錫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鑄畫以炊食夜以伺管遼市幸用廣錫蓋防精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臣邵光先言能悉願諸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年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侄吉能以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刺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也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吉女太松阿不害塔索耶倫不浪使夷使打見漢小則等二十八人進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口互市它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延卑諸戲下撫臣戴才諸隱布台吉等實如能已而

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國家令甲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絲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是屬太史爲文齎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馬中愛哈屯狡悍適妄擬我塞上有魔蠱之事鞅鞅不得志猶死且不敢受獨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使崇古通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稍轉指揮同知并投打兒漢等秩百戶詔報可諸夷囑囑然益感德慕義稱藩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與火落赤數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動以萬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三昆弟聯翩而稱富強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不順之明效也

武功集

《把都兒黃台吉勦擒

三

三

把都兒黃台吉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秋隆慶初逐紅山寺水草已又遷徙大紅柳青石巖丹亂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入安定清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兒謀復劫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等三人謀寇甘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互相雄長致沮貢議於是撫臣邵光先威正恰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

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鑒慶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能威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鑒屬其子於是把都兒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鑒以獻而威正恰把不能及銀定他不能親吉能婿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尚書議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尚書議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絕木棉四匹上有詔嘉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瓦刺爲務而把都兒爲率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嘯諸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惡爲西陲害數使使者出加峪關以偵之下令令大將軍傅兵河上至悉然今上已卽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兒股栗遁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壤具在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卜失兔是歲把都兒死

武功集

《把都兒黃台吉勦擒

四

三

隱布台吉吉能之西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授指揮僉事甲戌西陲進上馬二十四留選馬一百七十六匹西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頒賞及勅書獎諭明年乙亥

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三月。而以馬齒羸弱。去秋逐水草飼養至今始肥。適望 闕伏幃前。兄冠叩頭牽馬以進。已通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凡一千九百兩。今延綏市馬半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敎飭勞如禮。其後歲以爲率。隱布台吉爲人馴謹。而有體。丙戌卜失免携隱布西鈔瓦刺。隱布竟不忍背榆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免以督臣命。討治西流諸虜。勦稱俺兄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能感 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譽來獻。而會能

實功錄

銀錠台吉

五

四〇五

五

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鑾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父之中路酋長聽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都什兄也。漢法殺人者死。卜失免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良虜乎。

銀定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定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未昌昌寧湖。已又從真景站往南山。聲爲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定困于饑寒。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爲敵國乎。何

銀錠果從天池管畧黑溝番。裨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着爲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縣官齎物。請多市以私其利。裨將不許。請實又不許。諸部落益怏怏。不得志。卽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竟堅執以爲不可。迺請于太師。吾不敢踈踐漢不稼第請假道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裨將李崑榜繼芳。伏山洞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如雨。今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藉藉。莽合警備。

武庫錄

銀錠台吉

六

四一

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寨。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嶺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捨小都麻口窮市。刺市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裨將張助。劉世忠。陳達道等。壓銀錠。銀錠照照爲誤。解如初。於是引衆驅索忙驢馬。往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答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旣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答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丙子同俺答討治打刺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

始銀錠西行時，逮窮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錠適曰：「此順義王之子，貧兒所累，今具在。」余微聞其事，此語始不然。遂諸番者，遍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至丁丑皆主貢市如約。故事，夷使給彩段二表裏，木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上馬值匹五金，晉邊馬十金，歲以爲率。居十餘年，丙戌十二月，打兒漢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期，諸虜大患痘癘，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察桑拓不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昧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欲圖報復。語在下失免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以等、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踐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

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制置

武功集

卷四不害傳

七

萬曆二十一年

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久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禿退子，皆謾言：「言我關市，鵠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獨謂阿父皆以此痘死，何適疑漢將軍哉？」戊子秋，妙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兔反。我聞虜中有喇胡馬只，僅頗責妙忽兒我輩業已請和，不宜數反覆。漢法不再宥。若等不自悔，惴惴然手足異處矣。稍胡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僅適土昧阿不害部夷也。

武功集

卷五不害傳

八

萬曆二十一年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塔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加略關外。隆慶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爲契綽庫兒，格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腸。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諭宣大督臣移文俺荅。若等果逐牧海上，我假鎮羌永昌三條溝道，鄉外邊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未甘山之間。自甘斧鉞者爲令。明年吉能物故，威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威。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特死屬我等。

以所繫漢將軍時鑒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貢
市益恭皆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上有詔賜彩
段二表裏生絹一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
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頗依人爲命
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厥後卜失兔西報瓦刺約
與奎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觀左足先應矣是歲
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兔請西去關吏阻之曰威正
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即
下令令韋絕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奎諸酋若
不悔禍我以漢兵爲若巢也卜失兔懼而使夷使畫

武功錄

八威正恰大能

九

匪款關吾已使使者往西海召威正恰等旋歸矣是
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走黑山
望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田
南山遼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遼西不數日可直衝
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蚤自備守恐諸
番不得安枕卧也亡何火落赤等果寇鈔白和尚等
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語在火
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暮夜擁軍還塞裨將李魁引
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擒願鑽刀誓曰所不如
約者有如此刀於是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

狐同台吉等從鎮番外逸走萊茨山已復從寧遠堡
直奔水泉營開門以爲吾等爲擒黃毛而來此何與
于內關而漢將軍迺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
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
按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慎勿發出爾且旋滅亡矣威
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瓦刺死不休竟
引衆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灣
弓射射死威正恰虜酋焚其骸骨而還已通牒拜領
活佛活佛始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
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武功錄

十

十一

卜失兔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末授我正千
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
市畢宣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
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兔心忿之適同松山那木大阿
不害等西海丙兒等告于督臣請頒詔勅且言吾
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
爵賞視宣大寧夏觀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
部議議本鎮給賜爲之奈何於是鄭洛復以素聞
幸授卜酋部夷滿金台吉歪刺台吉禿闊台吉武百
戶秩已又使刀兒匠等領皇賞請比宣大增賣馬

宴勞故事實畢即進貢馬是年以請從夷授官爵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過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烏鈔求飽視漢一尺布如繡一斗粟如珠今饜足而反唇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視滅若等若九牛一毛若等蚤自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奄菴獻丘富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鑒然後可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走旋望關叩頭進馬如約於是友松咨寧夏撫臣張九一制置使邵光光而以馬給管中明年莊禿賴

武功錄

十一

十一

阿不害索實費弗得迺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薄責卜失兒令其罰治回套語在莊兒賴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兒阿不害久不至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兒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瑪足爲二今宜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是以未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實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入諸部夷皆慕讓之今卜失兒雖不至而又無不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扞腕難堪恐

切盡自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以十一月赴紅山市卜失兒迺使其弟俺隆兒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果以期至進上馬一十八匹番邊馬一百六十四匹是時哈漢禿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子圪塔台吉禿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藥酒中道僉卒死切齒厲心而以婦婦走卜失兒切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徇兵而報紅山之役圪塔及阿計大趙走紅山市索伊父生日宴賞弗得迺欲託名行獵因而窺伺以襲我不備卜失兒爲人狡悍陽順而陰實佐圪塔阿計大二首以爲發難之由於是發帳大畛畦已又遷牛營灘迺使夷使三尖榜什及五狼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爲哈漢等雖川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首秩庶還衆端撫臣以爲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爲比旦日卜失兒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兒微圪阿二酋同塞漢住次子寨桑拒不能赴市及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喇嘛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兒益鞅鞅不得志遂令諸酋掉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兒聚衆皆繕兵甲執梃杆從

武功錄

十二

十二

栢林號召聲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兔殺牛一羊一祭旂纛而與莊禿頰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與火落赤大會鈔瓦刺瓦刺故在加峪關西卜隆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在小乃草絕市賞制置使邵光先見爲南山進軍不數日而可飛渡洮河進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番族之數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此取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調還西虜母子封貢扯酋既奉令即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僧大以爲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項卜失兔使畫匠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三

四

調部落回套送開市賞如初明年火落赤莊禿頰等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兔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鉄櫃兒在京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也先是傳答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爲胡虜通道明年丁亥鄭洛爲制置使通使使者風曉卜失兔戒勿西來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賈矣已又嚴其禁令走加峪邊外毋授卜酋竟以九月朔渡河助火落赤寇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遁先闕募旗堡越黑山而西趨水泉我兵追逐三十

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奏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習于計度卜酋黥虜必不自忍營猶失且之鷄必思復鳴公何果據衆永昌宋家莊闖入塞總戎張臣惡卜酋反覆迺冒矢石疾力戰中鳴鏑幾死公囊卜失兔及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潰圍走我師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奪輜重公等卜酋乃奉頭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幸僧匿跡西海已迺託幸僧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年春虜王上書請携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鉄櫃山

武功錄

卷之六

十四

五

逐水草至黃草灘懸牧半載而後遣扁都今假扁都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已得罪狼海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宰僧馬刺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公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悅迺執楊桂爲質行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驛出口里奎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稟稟自以爲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酋赴紅山清水中衛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

松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兔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
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畧人畜
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開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首謹如
疏奏。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偶起寧夏而
以金銀及蟒緞白綾徵卜失兔兵而切盡比技乃止
卜首勿往尚有履軍之戒乎始雙山之攻掘迺抄
忽兒俺摩兒卜首罰其三九栢林迺阿計大阿沙計
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榆林迺塔台吉罰其四九
已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
罰諸首駱駝及馬牛羊三百二十有六撫臣謂卜首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五 十五
雖爲套長雅弱不能約束諸部今迺令嚴法行斷斷
如也。

俺摩兒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
海父之把都兒物故復從兄卜失兔居河套比年
貢市毋敢後萬曆己卯秋督臣吳允憐俺酋父勞苦
疏奏卜失兔既襲都督同知而所遺正千戶秩請以
授俺摩兒辛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
酉冬卜失兔使俺摩兒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
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開客廬皇賞金幣諸物已
邊吏燕饗如禮旋請貢馬是年卜失兔講賞未及

如約俺酋迺使夷使盡匠堅請于市語在卜失兔傳
先是雙山哨房逮我邊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瑯瑯
戲下頃之制置使邵光先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卜
失兔具言雙山之役我實殺擒非它定俺摩兒爲政
於是罰馬三九跡此觀之非獨迺兄慄慄而阿弟亦
點虜也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五

十五

虎來罕同。卜失兔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卯秋，卜失兔出套往西海，携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曰：「慎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而直爲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卜失兔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卜失兔揚揚騎馬，誠使者毋妄言。爲我謝母。我出，豈可空反乎？居有頃，卜失兔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里，斬首捕虜，以篋奪獲馬牛羊以萬數。卜失兔乃謂部酋曰：「此耻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家莊闖入塞，總戎張臣冒矢石疾力戰。卜失兔中流

武功擊

入套中

上

三

女音恨不用阿母之言，以及此也。

矢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卜失兔愛女權車膠致軍門。卜失兔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阿只兔！卜失兔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爲森萬曆乙酉秋，卜酋新從海上來，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增賞弗許。先是哈漢亮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卜酋陰主謀，乃使所產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太謂我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語在卜失兔傳。是時阿只兔欲從中因以爲利，見漢關謝絕，甚嚴，益勸卜酋反。初，卜酋赴市將受宴，聞阿只兔言，輒大悔，歸

舌欲自殺，即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兔。阿只兔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兒圪塔台吉並聚擗寬山，頓足起舞。歡曰：「朱家莊之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破遠存，今不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兔自恃鳴鏑強，易視我漢兵，乃引衆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見我塞上旌旗，央央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擊刀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曰：「吾馬怒身輕，幾死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阿兄所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

武功擊

入阿只兔

上

三

滿金台吉亦卜失兔之弟也。居恒私謂兩兄不奉漢法，幾敗。食自馴護。先是卜失兔主紅山市，而以西行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督臣部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吉授試百戶秩，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兔於是乎賢勞矣。

譜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侄，猶習知我地形。而我公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肅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明王在上，四夷

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古處賢不肖何如耳假令皆如土昧阿不害及把都兒隱布台吉之恭順雖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卜失兔同論哉。

武功策

《漢書》卷九十四

十九

太十六

早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柘不能阿拜戶柘不能充退台吉阿計大白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塔台吉把兎台吉歪利台吉察桑柘不能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統戴捨吉列傳

早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隆慶中總戎時鑾儀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醉吉能窺隙大入邊執鑾儀胡中早不利阿不害以爲吾等受漢德久不宜爲之居恒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唯否否否何吉能病且死執早不利阿不害之手泣曰吾悔不用爾言蚤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兒把都兒黃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遺命兒還幸以吾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黃台吉來請襲早不利阿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能亦可瞑目矣

武功策

《漢書》卷九十四

二十

太十六

把都兒柘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秩同打兒漢等來貢馬是年上心慕套虜恭順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柘不能同千戶折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柘不能要什罵柘不能那木的利柘不能不天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苦議討大把都兒柘不能

則以髯戴拾吉髮要什焉拓不能則以虎退拾吉髮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拾吉髮皆所生親子男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俟俾見漢官威儀愉快良可知矣居公何卜失兎悅掌各太拾吉諸爲增撫寬久不報掌各太拾吉乃曰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髮喪魂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安敢復以爲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打

武功錄

八

王

三

見漢台吉指揮食事哈漢把都兒充退台吉及部酋早把什察桑拓不能備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充退子阿計大哈漢子圪塔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父父暴疾而卜失兎又從中主之聲欲與報怨之舉乃謀之諸部而土昧阿不啻奮前日所言殆不然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喋而咕咕實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部光先方議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能嗣

充退台吉者反成之子也授指揮食事隆慶末切盡黃台吉復欲西行充退乃與其母滿虎都先驅至紅

山寺休舍以還切盡寧夏撫臣張憲便使者教已布告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夷令今從邊外川底還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夷使誠滿都虎母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婦也大略言曩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慎循北而走滿都虎即乘馬迎充退台吉議是時往來者言吉能已棄世充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今郵傳具備案餼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且日充退台

武功錄

二八

王

三

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過莊浪而至西海渡漢無不可者已乃鄉西南石嘴見走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刀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爲漢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尚不能約束恣其驚驚有如諸酋請者甥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失去於是充退台吉從鎮番圍池透驚驚池昌寧湖走公何筆寫契黃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定台吉威正恰把不能亦至五合六乘股股不絕於是平羌將軍佟登以爲往者切盡西來既有寧夏移文而軍之以使者

冠蓋相望結轡于道于是本夷辭曰假道過海以故不閉關并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共經行今及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爲險卽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欲何爲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爲令令禿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上許從鎮寇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授我黑松涼永甘山者斬日乃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吏陽應曰諾爾其鑕刀說誓可乎禿退果約至高古城鑕刀誓以盟明日從三條溝透金川寺遇毛卜刺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溝遇馬鞍至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爲虜

武功錄

二十二

十一

果往西海今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勛以商稅金治段二疋布十疋米麵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飯二席爲之犒勞已又恐禿退合吉狙詐復命裨將周芝令其鑕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禿退台吉乃以馬二匹爲假道禮關吏謝絕其嚴令其由寒鴉口出海滿都虎叩首復請以爲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禾也我且棲遑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者關吏曰明吉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

滿都虎引夷婦百口禿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驛宣諭北鄉叩頭以爲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溢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軍煩馬怒幸爲我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衆盡出口鄉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而歸之子正厥後莊禿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大將軍與兵奮擊乃因禿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贖贖語在莊禿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

武功錄

二十四

十二

相仍年穀不登卽胡中亦復大禮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禿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桑天花禿退台吉道逢露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高古城鑕口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撤背棄之識者爲禿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毋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禿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禿退在紅山貢市旋通桑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首大嗔哇假以行獵實爲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千卜失鬼上書謝

罪。語在卜失免傳。是時盜邊者方屬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相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爲之。乃罰作駝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母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駐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捕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傷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免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第兄在神木石經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莊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及松新到官。行至定邊營。哈漢

與卜失免。敕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齊刁兒匠著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爲人善辭命。卜酋與漢關。每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此遭荒旱。所得撫賞。爲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留意。毋遺羞辱。已又案賞賚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視漢一疋布。有如錦繡。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既足。輒自反覆如此。遲爾以一二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擄果赴馬。何以待之。倘

爾亦復乞哀。則有願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今爾糧車膠致關下。然後爲爾疏請。爾其奈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易容。退而蹙足耳語。亟以切盡黃白吉進到。上馬一十八匹。留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還。明年正月。督臣邵光先奏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阿拜拓不能傳。是時卜失免雖倔強乎。然而陰佐之者。寔哈漢把都兒。今且物故。卜失免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而始就切盡黃白吉之範圍。然恨不盡自死。以煩我塞上法官如流也。

武力錄 八家書 十一
圪塔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臣梅及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圪塔台吉約東諸部。始終無擾。請如。今甲叙賞以示優勞。以何圪塔台吉。養念其父哈漢把都兒爲市而來。樂天花客死。痛心疾首。索宴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忿往常樂雙山堡。與賽漢住沙計台吉等大食。吾與爾託爲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禿台吉。阿計台吉。致枕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免又從中爲主謀。即使夷使三尖梅什等來請。如不倍增厚賞。圪塔等志念不終休也。而圪塔果使夷使盡要索如初。遂

更拒之甚嚴。下失兔稍變其說，以爲圪塔動國事而死。所遺妻妾及其子男，孰孰無依。今獨不可以無賞乎？先是，他魯與吉能明着爲令。今胡中降者，眞夷給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既病故，而其子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倉事。詔報可。已又令下失兔調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二十八日，告竣。設遺延，下失兔不受，執執懷怨望而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自圖之。旦日，下失兔益悔過，願自新。襲所主謀，殆非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武功錄。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棄它一頭爾其牽馬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圪塔指揮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還，謀欲犯瓦剌。樓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復移大哈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至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塞桑柘不能者，塞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

其膂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乘天花客歿。

沙計阿不答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塞漢住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子大哈哇謀欲興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衆盜大柘油柘林邊。酋長下失兔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妙忽兒俺墜兔爲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下失兔，而與切盡反成厲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關門出邊，厥後從下失兔聚兵大哈哇，莫知所終。

武功錄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棄它一頭爾其牽馬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圪塔指揮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還，謀欲犯瓦剌。樓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復移大哈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至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塞桑柘不能者，塞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其膂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乘天花客歿。

沙計阿不答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塞漢住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子大哈哇謀欲興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衆盜大柘油柘林邊。酋長下失兔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妙忽兒俺墜兔爲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下失兔，而與切盡反成厲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關門出邊，厥後從下失兔聚兵大哈哇，莫知所終。

武功錄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棄它一頭爾其牽馬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圪塔指揮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還，謀欲犯瓦剌。樓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復移大哈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至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塞桑柘不能者，塞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

何哉順逆之勢異也。哈漢等假道索賞。勦以切盡請。比不知切盡西行爲佛也。夫人而誠爲佛。何不可者。嗟爾西行之人。死以接踵。母乃天厭之哉。天厭之哉。

武功集

卷之三

二十九

七

切盡黃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友。白吉蒲克。素阿不害。碑馬兔阿不害。漢吉阿不害。阿着兔阿不害。折谷谷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黃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會事是時。貢市始成。諸部酋旣得漢官。皆相傳以爲榮。切盡獨心懷快快。以爲漢將軍不當以衆人遇我乎。切盡爲人明敏。而嫻於文辭。尤傳通內典。隆慶辛未。吉能遣切盡等至脩谷所。曰。幸爲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

武功集

卷之三

二十九

七

貢市。比宣大脩谷。隨令切盡糾合都賁同知。昆都力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喀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喀刺懷著。力兔。把都兒。台吉。充兀兒。慎著。力兔。台吉等。指揮食事。廳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貢馬五百有九匹。內進上馬三十四匹。銀鞍轡馬鞍一副。而切盡親爲表文。使夷使扯布。喀羅不散。台布。栢兒等六十四人。齊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上。許傳谷。封王通。貢恩。顧辭多。悉以佛議。乃卽封。

選而令其表視條卷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
令擇五色銀合裏驢馬四十匹各送禮部復選擇
以進餘悉得首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款塞凡寫
表夷使文皇帝皆賜銀花臺蓋段細絹布牛酒有
差於是王學古念切盡迎勅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
綵段三表裏關生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襲木綿布
四疋詔報可已迺議馬值上馬三十四請比三
衛及北虜每疋賞綵段二表裏關生絹一疋是歲初
貢上馬加綵段一表裏故事馬值上馬三十四
馬匹半于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留邊馬四百七十
武功錄
九匹皆屬中馬馬匹于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
金崇古議貸太僕椿棚銀加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
營頒給乃望關叩頭謝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
夜傷世父亟還套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拾番爲戒當
是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
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奸爵廢之於是請稍
選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迺授大都
榜實及安克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頭王繼祿
小土谷氣台實以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偵
得虜情卽以來告於是授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

爲謀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
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之
覺故爵一謀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
春二月切盡迺踏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
對曰邊外朵顏三衛爲達子烏思藏爲回子爲西番
並我等入貢必不敢往寇吾來爲瓦剌也先是火
落赤由涼朮山丹還繞甘州以畜產羸弱告與之交
易撫臣寥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
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它腸而我實先示
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
武功錄
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麵各五斗犒勞之切盡
既至乃迎芝入伊母帳中揖讓登上坐儼如漢賓母
迺推羊羹酒相得甚驩母摩已迺援筆爲書幸爲我
多謝撫臣且表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友
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
字書多不載芝還具以實告撫臣寥逢節復使芝往
言爾那木友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弗可予今與
爾約爾始言往瓦剌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
瓦剌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朮昌三
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若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

馬半笑蹂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橋爾巢不爾容也。切盡言我實在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則又從團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潤沙坡。止舍。撫臣怒曰。何物么麼。迺聚黨爲姦如此。我謀者偵之。迺曩所稱超胡兒那木友滾吉阿卜害。及火落赤妻。姚吉。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往西海也。於是撫臣復使使者宣諭。朝廷恩威。及順義王儋蒼。都督吉能。奉令。旦日切盡通從毛卜刺。廟兒溝。透三條溝。分爲一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永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晝武功錄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罰羊四十匹。套旂一竿。罰羊四足。自是漢虜所損。進罰治率以爲常。明日爲閏二月初。切盡往馬啼寺。禮佛。畢。即使夷使鄉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西番十王經。先是延寧撫臣邵光先爲切盡請。勅賞。幸報可。於是齋使者段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罈。米麵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香筵。儀仗。鼓吹。傳歡。切盡同伊母并部夷二百餘人。叩頭受。勅賞而去。即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諸部毋捨略如初。已通爲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王經拜誦以修再生。唯太師垂賜。撫臣家達節以爲切盡好佛。政賞順其性。以遇彼好殺之慘。不知切盡非忠心誠好佛者也。於是遣書匠余和尙齋護法壇。場經。淨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盡切盡率諸部並東鄉叩頭。將經頂禮曰。此持入西方公案矣。於是從水塘至拉池湖。三尖海。一宿而後至上雙井。黑骨堆。是時切盡諸部馬牛羊實家餒。未易動履。一日而至草灘邊。又一日而至中渠河灣。又一日而至潭家莊。又一日而至太泉湖。時已三月初

吉矣切盡通以書告太師。爰與太師約。約曰。二月二十五日出邊。今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皆布瘡。母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今發心。願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香僧祈禳。撫臣家達。節儉切盡好善。通給番茶七十包。交麵黃米各三十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迺以初六日黎明。從新城起營。由加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往。回。回。是月也。切盡婦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虎親及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上犒勞米麵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亮退台吉。

武功錄

八里黃台吉別傳

三

三

爲辭亮退台吉曰。吾所走道。視切盡亦由水塘湖出境。語在亮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統領。動稱數萬。頗聞出寇。瓦刺。各番夷殺死酋長數人。兵馬物故者。亡。感數千人。頃者潛伏加峪關外邊。而與哈爾密酋長母帳等。給歡。而復鳩順義王。及河套諸部酋會集。以大搶瓦刺爲務。朕幾勝。則陰獲其利。敗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己出。乃與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迦異。其爲狡狴不測。類如此。是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錄監市功。上有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絲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

然而切盡尚在海上。何以叙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臣邵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已。以所頒彩幣。召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主貢市功。請於所進。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留邊馬匹。加十金故事。勅書屬太史。幣帛出。內帑仍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官治筵宴。過之不謂不優渥矣。而撫臣張守已。又奏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

武功錄

八里黃台吉別傳

三

三

以馬弱。延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因制置使。以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兔。同克臭銀錠。著力兔。大成。及松山寶兔。歲在莊浪。岔山口。鋒尖墩。小市亦請。以爲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辭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凜凜奉約束。唯謹。則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勅書一道。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騎。餉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爲瞻觀。爭觀厥爲。何如面貌。卽識者亦謂切盡倦于遊。而或有棄弓臥鼓。

之意乎。切盡益念諸小部及畜產俱在肅州邊外。討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刀斗。堅壁未可偷倖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佛。飲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先是切盡約俺荅携衆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荅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履鋒鏑。不欲往。而督臣方達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留王。幸母往。俺荅退而唯唯。當是時。俺荅方日夜擁美好妾三娘子。坐帳中爲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搶置勿論。忽從中湧吏起。而以

武功錄

八切盡黃台吉列傳

三七

四

迎佛飲長生聲動之。於是俺荅携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蓋請開市鬻茶。語在俺荅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荅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荅迎佛。政隆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雲宿駐茂賓。復聚打兒漢及賓兔丙兔。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鐔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關謂我實恭順。頃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聰嗣住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已卯庚辰入。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宇戶把都以其書徵告我漢關。言東虜決策犯邊。陽有

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禿退哈漢二酋婦。偕兵千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兔那木木丙兔等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上馬一十五匹。卜失兔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兔傳。市畢。群河套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築瓦剌。或欲寇鈔西番。督臣部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兔。昔年瓦剌之禍。爾忘之乎。慎勿復往。二酋對使者曰。敢不如約。迺遣虜騎誠西行。諸部母輕稱兵。當是時。俺荅

武功錄

八切盡黃台吉列傳

三二八

四

父贊贊回巢旋物故。而諸虜又自鎮番龍首堡。載敗旣不得志于內地。又不得志于瓦剌。且加峪關諸虜道逢回夷。又被鹵略。自是切盡雄心亦稍稍消耗矣。丙戌。切盡先進。上馬二匹。它悉以次。貢市。是時歸華寺比丘宛冲習學。驍靚畏兀西番番字。鄉隨切盡傳經譯字。積功勞。宣大督臣鄭洛請授苑中。都綱比萬曆初。喇以沙乞側也。丁亥冬。切盡達霧露死。上從督臣部光先議。倘切盡勤勞。賜以卹典。是時切盡雖物故乎。然胡中事無大小。無不願以切盡爲法。切盡子姪火落赤等最爲驚特。爲切盡所節制。不得

恣其虎狼耳。臨死。屬其首婦妣吉。善自保部夷。尤慘
慘無忘。天恩爲哀情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妣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京州邊外住牧。萬
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恭佛誦經。已迺索
大賞。不可。竟鈔畧。回夷馬牛羊及糗糧而去。妣吉歲
時奉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
腸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刺麻失加。在胡中爲主
謀。日夜佐老寡婦餐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通虜。請
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解免。
部使者崔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濬。上有詔。降
武功錄。二十九

俸二級。頃之火落赤阻。奏刺捏工以爲亂。而妣吉乃
獲。卜失兔莊禿額等。偕往。督臣鄭洛嘗曉譬以顯禍
。其自愛余以爲妣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
。期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劍頸交乎。乃趨勸俺荅
。而又不聽。密以俺荅與火落事告漢。聞俺
。而。曰。妣吉言良是。曩者龍將軍導我迎佛。飲
。生。水。今所。佛。具在。吾且還矣。請嘗試之。尚庶幾
。以此不嘗之。職。出。上。飛。軍。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妣吉
。歲。歲。奏。養。台。吉。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
。本。的。大。者。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

勞督臣部光先數以疏叙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
詔報可。

那木太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
兄超胡兒。妹滾吉阿卜臺。寇鈔涼州。是時切盡黃台
方在行間。約束甚嚴。適移書撫臣家達。節爲那木友
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友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居
有頃。那木友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
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
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友。逐牧紅山寺。超胡兒
逐牧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遣部
武功錄。四十一

酋呼吉素赴清水營。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
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母之。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
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貢撫臣梁問孟。加其忠勤
請。賜勅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
著爲令。令歲爲類奏。庶屬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兔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
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爲常。父之
與著力兔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
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遑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

戊八月也。明年冬，偕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督臣邵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皇賞獎諭之。庚寅，偕母安哈屯來入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寅兔妹怙速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不害，皆以恭順，鴈行清水營，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并市清水營，得我賞養，極其愉快而去。自是藉以爲利，母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三十七

折答谷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答谷亦與焉。當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爲諸虜倡，賞資獨崇，折答谷等鄉闕叩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亦妻比吉。白馬台吉妻成把都兒，協衆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時切酋妻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慮

阿妹牛馬索作乏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滾吉可知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滾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爲政，額額一老寡婦，左那木太而右妙忽兒，雖號爲倔強，亦奉約束，獨著力鬼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橫魔，劓數萬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是著力鬼母或受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夫若子在，西海隆萬之間爲之監市，主計者給大賞，至今稱之。督臣邵光先以爲可以誦比矣。於是賢而錄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二

四十五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爲常。延引至丙戌，打正與著力鬼等謀欲西擒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打正方治屯麥之事，迺大會諸虜，議曰：埃河凍而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曰并琴賽台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養金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邵光先謂打正條遵漢法，安靜無擾，疏請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壬辰，李拜李承恩等反誘打正著力鬼佐兵，于是打正著力鬼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殲將蕭如薰殺宇

雷賊氣益衰耗。語在字拜傳。是時切盡姚吉。傳檄招打正者。力兇東旋曰。叱嗟爾母爲字酋所魚肉也。督臣魏學曾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丑氣把都兒台吉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携其妻把素捨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仰視天而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癸丑辰夏五月。劉東陽等據寧夏。反迺齎使者金錢并蟒緞白綾各八純。調丑氣把都兒。炒庫兒。捨刺乞漢等兵。切盡姚吉武功集。二八。東旋等。四二二。

誠勿往。著力兇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處食花馬池。可乎。不知劉東陽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計。勿往可也。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卽順言叛。輒自塞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衆寇我九場堡。是時上命給事李汝華巡邊。因以其狀奏聞。詔大將軍搦集。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兔宰

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兔從永昌出。宰本台吉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兔宰僧從鎮羌驛出。皆鼓堂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捨瓦刺塞上。恐虜衆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爲佛。迺約東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爲期。延至庚寅。復至武功集。二八。東旋等。四二二。

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尙聞。識者譏焉。

脫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福祥宣諭。朝廷恩威。宴實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不得以兵器入市。母飲酒。母喧嘩。母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答掠之以狗。戊子。與抄胡兒等。棲蓬于水塘。環兵聯帳。庚寅冬。引衆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從事。計盡將安之乎。

打喇克漢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

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農者切盡黃台吉。轉賣之徒。遂以切盡爲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亡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侮。答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爲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參以佛語。非可以驟期虜比也。假令侮答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乎史臣之言曰。母爲禍首。往者錄京永山丹而西進者。非切盡。迺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

武力擊

《竹園集》卷六

四一五

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朵兒計之子也。許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許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襟悍而內深。居恒。顧與卜失兒。莊禿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禿賴約曰。吾與爾請漢關。大索宴賞。爲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禿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兒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盡從水泉關門。闖入

武功錄

《明倫彙編》

四十六

武力擊

我內邊。我師生獲忽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連祿。傳檄虜王大畧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仇瓦剌。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驚驚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賁者。爾令其悔禍。蚤自東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期。語明愛。乃佯對使者曰。敎聞命矣。先是。阿計大敗于鎮夷堡。被圍諸部。夷多中鳴鎗死。我師奪獲索它。驢馬六十有奇。阿計大求援于明。受明愛曰。我赴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敖八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曩是我所殺獲。今已死。

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實以退還明愛。聞而愉快可知矣。迺率衆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控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耻。於是與莊禿賴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高臺休舍。是歲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撻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撻力克傳。其十月。幸明愛市賞。必獻所內畧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曩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迺殺我酋長畧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華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神孤二堡。謀者以武功錄八開臺重報四十七其狀來告。督臣適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內男婦二十二人。索住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羊八十有一。曰。謀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曩所畧部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監市授我百戶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關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項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之微。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倏往倏來。恐不能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迺信明愛方在套。倘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

夏四月。母子受我宴賞。居二月。復至瓜園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我與。我惟鳴鑼。鄉漢關警弓而射耳。是時莊禿賴闖入。求與堡盜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錄此塞上跡。莊禿賴亟莊首懼而亡匿。切盡罕同親莊首本枝。恐禍且及已。頗怏怏怨悔。將莊首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首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索切盡罕同幸爲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賴傳。初莊首鑽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首約槍瓦刺。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奈漢法何。奈神明何。罕同曰。吾所性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一矢蹂躪彼漢塞也。

讀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瓦刺。余始爲瓦刺厄之。及威正恰。爲生番射死。然後知瓦刺未易圖也。明愛母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繫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幸得以辭免。然而瓦刺之行。復何爲者。母亦藉口以爲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賴孟格台吉歸來兒括不能列傳

莊禿賴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間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賴不自憚也舊曆乙酉秋七月既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宴實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未與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兩張朝佐等二十二人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選鈎雲之道而恭將陳恩蘭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武力無一入幸賴孟格台吉聞之

武力無一入幸賴孟格台吉聞之

四九

第九節

其久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崇增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首而費金如許有如諸酋圍視而起後將奈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罰帳中自如令諸首還視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盡是時明愛台吉母切盡罕同守澳約甚堅以爲我爲親裔漢兵強至汝去跡且索我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及藏大觀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適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邵光先李許其悔過自新於是羈莊禿賴以所屬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緩責罰索化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首乃獻刀誓曰所不知約者有如此刀是日部與開市而所繫釋罕先特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解免莊首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擒我刺其秋與切盡黃台吉貢馬視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首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番畢乃公事政欲往而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者力免偕行督臣邵光先使

武力無一入幸賴孟格台吉聞之

武力無一入幸賴孟格台吉聞之

五十一

二

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束塞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使夷使板龍恰問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慎勿西來。歲月日時皆不利于攸牲。於是衆兵暫休。合明年丁亥秋。莊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矣。乃從沙樹硤直奔樟地。硤然後東南行。意在略生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刺卜兒陰爲之羽翼。以故諳識險隘。咎咎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闔不宜匪番。引虜騎圍堡。望見我塞上樵火。通于酒泉。備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甯

武力錄

五十二

兒哨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及紅崖子溝。已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奮戰。咎咎族連哈隆斬虜首一級。馬其中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益抱忿。以爲吾不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擒至小溝堡。累我馬驢六百二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魯光祖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卽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

數百搏戰。自未至戍。且敵且行。行至廟溝口。千弩俱發。諸虜應弦而倒。我軍膽氣益壯。斬虜首百餘級。奪獲馬一十六匹。及所圍略馬牛羊五百三十六頭。弓矢七箠。旦日日出。當路兵五合六聚。如雨。莊禿賴與牙牙乞火落赤弗敵。卽日請降。先是刺卜兒糾火落赤犯南川。爲我兵梟斬。於是禿賴賴等遂歸罪于刺卜兒。乃奉頭鼠竄而去。去水塘湖曰。此我分地乎。居有頃而以所幽匿得倉四人。送奉至塞。然後約卜失兔炒兒等。赴紅山市。約束諸部。唯謹。塞上見莊禿賴。但詐所言。輒肯叛。弗內。莊首實漢漢負。施適以戊

武功錄

入塞額爾齊斯河

五十二

元四十五

子正月待罪詣板橋。已而依炒胡兒逐紅寺薦居。是時通化亦郎二僞不郎以肅州之敗抱憤。陰謂莊首不宜歸命。爾其與兵請奉弓矢以從。觀察使邢玠乃以事告于撫臣曹子登。卽使使者曉諭炒胡兒。數禿賴諸罪。明示以生活丹青之信。不則大兵臨巢。如反獲手耳。炒忽兒懼而移昌寧湖。去莊首二百里而還。而通化亦郎二僞不郎且徙帳去矣。皆非復前日僞強狀。先是莊禿賴以炒首爲腹心。通首爲爪牙。今見二酋引衆遠去塞。始懷集服。而副總戎許登瀛兵。則已趨仁壽遊擊陳楊兵。趨東樂。恭將陳達道趨新河。

莊首愈自疑畏。乃使切盡民安免筆獻馬四匹至鎮城督臣部光先。幸許議莊首令夷使奉馬而歸。入莊首而後乃今而知漢法弗可再赦矣。督臣實知莊首荒服無常。時降時叛。特以獸畜之。已丑秋。莊禿賴果犯肅州。我兵生獲忽爛教巴二人。庚寅。順天丞李楨上疏請殲屠。書多不載。是年秋八月。莊首僧炒胡兒等至茸州高臺。黑城之失。我塞下被圍者凡六十九人。羊六十頭。久不報故事。大徵特奏。小則類報。兵給諫張希皋劾之。已而部使者崔景榮議互市。請罷遣使傳調及事竣叙功之法。先是莊禿賴市賞又革。督臣鄭洛遣使譴讓之曰。汝料當以仇雠乘機而掠河西。罪當誅。今許汝自招還巢。我其開賞如初。是時卜失兔母太虎罕同。亦爲其子請罪。莊禿賴復懼而徙昌寧湖。昌寧湖者。曩炒忽兒所住牧也。其冬督臣梅友松奏留肅州入衛兵二枝以備虜。然而莊首開實已有萌芽矣。而洮河之敵則又言威正明愛陰佐之。遣吏索之。威正卽莊禿賴也。莊禿賴實在昌寧。儻亦名所同乎。事聞。上有詔許開莊禿賴市賞。以何兵尚善張佳胤。則又案督臣部光先疏曰。莊禿賴與卜失兔復欲西行。適督之于神曰。吾等爲瓦剌

而去。神其祐我乎。倘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曩者督臣謂莊首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爲格言也。

孟格台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李酋卜失兔以孟格台吉及卜打失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監市積功勞者。授以官爵。宣大則答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爲比。先是甲申秋。孟格業已疏請候錄。於是督臣部光先請給冠帶視百戶秩。以爲部酋奉法者勸。

麟素兒拓不能者。莊禿賴塔也。萬曆丁亥冬。督臣部光先先錄紅山市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河不寧。圪塔台吉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戶拓不能。耽載拾吉。以百戶至。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而獨麟素拓不能。未授秩。督臣憐其父苦勞。請于勅賞曰。恪共爾位。我國家不惜百戶爵。以報爾忠順。爾其飲永之母。怠母忽。

謹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乞哀于延綏。而稱兵于甘肅。豈不狙詐哉。顧輩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首乎。莊首乎。不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微。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

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檢番盜案。實明愛卜失兔爲禍首。假令如子塔五格。雖素寧不有餘榮哉。變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妙忽兒卜打什台吉劄傳

妙忽兒吉能之部首也。授我指揮食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邵光先疏奏。妙忽兒誠諸部母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勅書獎諭。妙忽兒爲人慄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絕不聞忠順之訓。是年卜失兔臨市橫索。不遂。棄我進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兔。偕妙忽兒聚牧樓。竟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傳及阿計大反言赤。皆以增賞誦。妙忽兒遂亨。羊養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後言曰。漢不我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平。語在卜失兔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兔款塞待罪。而妙忽兒亦以吉能法令。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爲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妙忽兒三九從。免法也。於是妙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廩人。儻而漢不加哀。我。我等安能辭。辭父居此子。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要喇麻爲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慎勿復蹈故轍。妙忽兒始悔禍。以爲不若具

以實往告太師祕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實台吉忠實而能文宣大耳軍諸處每一舉難敵諸論如法胡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督爾能動法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妙忽見叩首請曰敕聞命矣繕甲乘兵要求無已此迺鄉者切盡所羞也。

卜打什台吉者妙忽見之子也。與孟格台吉厲行萬曆丁亥冬督臣邵光先爲卜打失與孟格請官秩而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爲之紀錄於是議授百戶。詔報可。當是時格父莊禿賴以點噶妙忽見以撈噶兩子出入兵間皆不聞爲之羽翼識者心竊嘉之切盡又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讚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妙忽見始與切盡同市媿媿無所發明厥後身爲酋長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盜遇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可作監市者功督臣爲之請報賢於阿蘇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捺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速把捨或以男莽孩捨吉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揚老小縱負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馬駝騾牛羊凡四萬二千八十有二頭於於競競蹂躪如雲極一時之盛也實養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爲監市者法得與實以故妻黨忻悅皆因而爲利關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擒瓦刺久未旋。

久未旋

本朝蒙古書

卷八

捨刺乞捺者或收氣黃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戚正倫交力奇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皮劉漢人皆襁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爲之於是革其市賞先是俺答性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內地卒至遺晉孽子丙兔并著力兔等八枝盤旋呼引督臣邵光先慨然追論之上有詔遣董世茂侯東來請命降王國勲三級是時捨刺乞捺與交力哥有隙督臣使謀者離其黨與促之還奈所遣邊外諸小虜長大兵擣巢款塞待罪而捨刺乞捺亦使夷使帖兒拜請于撫臣

梁問孟曰。往時冠鈔肅州者。實爰力哥爲之。何適歸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爰力哥服罪。罰藥佗一頭。馬八蹄。羊十角。米獻索擒虜小刺。執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之四十。罰馬十六蹄。藥佗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撫臣下。今日。吾亦以爰力哥遇爾。座以毛大來獻。吾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刺乞捺曰。毛大與抄胡兒西遊矣。於是罰捨刺乞捺而恕毛大。

通化者。捨刺乞捺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冠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創置令箭。夷酋往來。必虞使迎送。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通化竟不遵此法。強走并寧。語在捨刺乞捺傳。戊子春。通化益憤肅州之耻。欲面報怨。而力又不逮。適主使莊禿賴反。已而漢欲征莊禿賴。通化轍先自徙去。語在莊禿賴傳。是時亦即他卜浪亦捨刺乞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即他卜浪獨脫身去。倘亦有蚤見之哲乎。

講曰

余親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母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投說者。謂捨刺乞捺與兩姊

夫爲之。而不知乞捺等。不過因人成事者流。余以爲肅州之役。有著力者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華父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

王明設工



督師紀略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明末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督師紀略序

往高陽公之身請督師也 熹

皇帝命之曰漢唯孔明唐則裴

度訓詞鄭重茂以加矣高陽公

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整頓

督師紀略

序

歐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遊騎

出入三岔奴一夕九驚自遼陽

徙瀋陽復營窟塞外幾幾遯匿

矣此其功名較祁山之營壘天

水之嚮應何如哉乃內格于涕

璫外格於媚相耳食附炎之徒

又從而揶揄之勞瘁憂懣幾于

盡瘁而下無韓弘以爲都統李

愬以爲前茅縱有總愈猶孤掌

耳而璫勢相威蔽 主上於重

督師紀略

序

翳玩 主上於股掌雖有烈火

燒心衆鎗叢體之懷不敢敷陳

當宁其難易又何如哉僕本以

徵書起家會時之急遂爲特將

高陽公以其謀謨可佐萬一遂

人叅軍事出領中權拮据三載
同忤時以去鼎鑊餘生復構

聖朝記憶往事與同幕鹿子伯
順輩纂輯成書庶以示之來茲
夫有亮度之才亮度之遇其難

督師紀略

易尚如斯也而況于它乎

前贊畫督師軍務翰林院待詔

茅元儀撰



督師紀略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天啓壬戌正月廣章棄朝廷震悚言者薦請
官孫承宗章數十上先是辛酉遼陽破御史方
觀儒薦公銓部擬以佐樞上以在講筵不允
是年熊廷弼王化貞爭戰守不失識者知其兩
不任屬意於公故兩人逃則交薦公上命以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二月初
督師紀略

十日也公辭不允既入閣上卽令暫掌部務
蓋是時兵部尚書楊鶴鳴出視師左侍郎王相
督署部衆知其不能任故意欲公以閣臣攝部
事如張文忠半教高文襄援故事故上卽傳
旨至閣公復辭不允以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
郎承旨公入部卽疏曰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
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分癡騃之
性決不肯妄承於身蓋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

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囑投之賄必告於
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懇懇懇懇期於集思不
以護黨期以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
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腹口乞
皇上飭勵諸臣勿角口語勿事虛文司兵馬者
不得恣意於不可多而不顧供應之難司錢穀
成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
卽科道諸臣事必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

督師紀略

卷之二

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
以副言者之籌策蓋諸臣望臣以必行且望臣
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
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世入厭多臣覺厭少
矣是時兵部與戶工日相爭執推諉以誤軍國
而言路各欲行所言不盡售則隨擊之其所言
者又多不可行故首及焉中外改色又請重武
臣之權略曰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

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大破常格弗拘資序又不得偕破例以徇情分至於武吏宜精擇將略不拘曾在戰陣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孚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俟軍費不得制其師蓋兵之精不可以事覲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不達時勢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馭而不得展凡將吏所以御士卒

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爲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敵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敵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攝登津不必更爲兩蛟之淵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惟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旣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年來經撫而下多起於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責蓋予以不宜得之榮實予以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是爲文犧旣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遠事畀之小勝小勦皆弗問北虜西虜東聯海防無諱於所未效遂以爲不可觀而城堡有所復卽以其人畀之略法黔國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其兵饒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至於京營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類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精簡其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

主之費倣古伉健升爲親軍而後徐責其疲病蓋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於濫詐冒但責其着役有人使強壯卽冒亦當予粟以爲弱則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總如宋初升繕之法更宜發數萬金令近畿兩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糴以惠窮人而官饒其息如淮上當南北之衝當以總鎮據其上遊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於賊法當散以孤之但兵交原野議論紛囂堂此往代失着言出而咎稟擬之不速旨下而忘責成之有咎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蓋法非一人之法必皇上先立身於法以與天下共繇於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於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於奏成以息衆議之紛上嘉之又疏請問旣臣以振起人心是時四川招兵給事明時舉

何以服本率何以服天下抑何以自服其心於是二人之罪定至乙丑逆璫竟以蔣應陽事以不軌戮廷弼致今爲口實服公之先識云是時經略熊廷弼逮尚書張鶴鳴以視師往非專官廷推解經邦經邦辭遂削籍再推王在晉在晉苦辭人以經邦事挾之不得已往至關卽歷數永平西至通州之可守者以聞人云其意欲棄關以捐重任矣頗籍籍或以語之於是議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其意卽守關亦非所樂勢不得不守而又恥於蒞關無所爲則入將議之而金錢亦未可遽請欲問關以外則所不敢於是欲離關八里復設關其說以外關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其工四千餘丈爲費百萬而城樓等不與焉疏上上許之先發二十萬已肇工矣監軍道閻鳴泰袁崇煥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揆蔣尚高在晉之所倚任者

其分理軍需兵部主事沈察贊畫軍需舉人孫元化所與估工建議者也亦陰以不可聞於首揆首揆出四牘示公曰是不能臆決我將親閱焉公曰是宜宗往其敢煩首揆乎是時六月十一日也公大病方小差疏請於十五日單車就道而以職方主事廌善繼贊畫中書舍人宋獻隨行上大悅公攝樞凡百餘日所條畫數百事俱切時弊如解蜀圍平遼妖皆出自公籌畫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一

八

別有紀不載公既陛辭行至通州念曰撫虜之議未決是不可不取道密雲一晤制府是時兵部尚書王象乾先於辛酉出行邊遂畱制府邊欲用百萬以撫西虜而責以禦奴廷議紛然故公往密籌之是時又方有十三山之事當正月間奴酋渡河王化貞望風走將領殫得功及諸生輩具香亭迎奴酋入城奴尚疑詐也偵無有始入大掠子女玉帛

防酣暢第四子河干貝勒

卽今酋也與其第三兄請曰經撫並逃千里無人畿東震駭京師內擾不乘此長驅豈以京師華實不如廣寧耶奴酋曰我姑享於此大業在爾輩爾自將以往於是盡以精兵配二子是時寧遠以西俱爲廷弼驅廣寧以西如右屯如義州如錦州如戚家堡俱尚城守二酋令降入下右屯盡徙其衆以東戚家堡入懼遂全城降西虜奴慮錦義未下下令曰凡從我者俱安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一

九

堵如故虜闖入人家動一芻一粟及睨視子女者俱斬民大悅俱從以從二酋乃按兵前進大兵至杏山前哨已及單崖山矣單崖山去寧遠止四十里耳奴三子若有所見遽墮馬死河干馳急足白老酋老酋懼遂命徙錦義之民以東於是姦殺橫行矣義州民不勝憤半復逃回城半據十三山以拒奴率大兵攻義州義州人殺奴累萬奴終屠其城據十三山山城者可四萬

餘他據前寺山者又萬餘據查角山者亦四萬餘約可十萬俱在二三里間奴以全師圍之主者爲大俠楊三三以人衆使畢麻子生西門而身主東門又以畢麻子之兄畢三主前寺山第畢五主查角山楊三勇烈得衆心故奴集八王子兵攻之弗能克賊逼山三必逐之得始已故賊爲長圍日則分哨夜則列炬爲守無敢仰攻一日楊三逐賊道遇劉伯濂伯濂者故廣寧太

晉師紀略

卷之二

十一

人也以兄弟各長帥欲奪楊三柄遂給其衆曰我屬今爲虜矣楊三大劉伯濂俱將以爾十萬贊博孤山矣孤山者虜中總兵號也衆信之遂各治兵攻三勇驚衆不敢逼畢麻子邀父老拜之曰我誤矣山城得有今日楊三即力也奈何兩虎自鬪乎父老曰固也得如是十萬人幸甚遂爲講解於三三曰始事者我也我降得死所平畢麻子疑我亦忠義也今既白當微備備甫撤畢麻子即麾衆殺之併其衆自楊三時卽募死士請救關內時在晉爲經略若弗聞也至畢麻子時屢令陳天民等請救十萬忍死待且六月長安籍籍聞之矣公曰此天所以資我恢復也奈何康之故至密雲謀於制府王象乾曰頃見監軍袁崇煥請以五千人出守寧遠去關門二百里其去十三山者不足二百里使駐寧遠以壯十三山之勢別以驍卒救之便則因據錦

晉師紀略

卷之二

十二

義不便則退保寧遠奈何棄十萬以資虜抑快虜銅乎象乾曰然但關卒方風鶴主者未常鼓其銳豈能出乎當發護關插漢虜之勁者三千以爲護公曰當至關與經略速議之取道盤山而出途經永平內徙遼人填集啼餓號寒蓋是時郡邑不容遼人而遼人奸黠者亦爲郡邑苦公乃命發穀稍賑之職方鹿善繼請於公曰每言細奸匿於遼人寧遠無近今擁關而居將何止乎公曰是誠然然我寧終能棄遼快遼而不以遼人孰爲當外徙者故寧近無遠欲以爲遼資也六月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其去舊城八里耳其他口可入者則猶在八里之外經略度守新城用卒四萬使其不守則四萬人盡矣委之虜乎抑開內關入乎相晉曰三道關可入也公曰如此則賊至人患逃如故也又安用重關在晉曰當爲三堡於山以貯潰者公曰如此又

安用重關公欲具短服快鞋策馬歷寧遠覺攀蓋聞鳴泰主寧遠之議而崇煥佐之在晉力持不可而逃回監軍弼應吾刑慎言佐之公以重關無用易見也其寧遠覺攀果迴環向背扼要當衝非親度不可見而在晉以死固爭曰出關一步皆西虜矣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身在八里鋪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止此一城一堡耳鋪故無恙中前城亦前棄而近緝之僅兩破扉耳脫元老出必不虞主兵者何以報明天子惟有伏劍死耳公曰是不然東奴哨馬聞在杏山去寧遠尚數十里也其西虜以護關來卽我心叵測豈遂誰何在晉涕泣告又哀乞偕行幕僚于是至中前所而止在晉後數年晤幕僚索獻而語之曰向在中前曾與君共患難也公自登中前城遙見寧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攀島孤峙海中與寧遠如左右

掖可以扼奴之用水而且得展我之用水是必不可不守然欲其意自在晉發之可以無二三乃虔心告語凡七晝夜而在晉終肺腑不應公嘆曰使病軀不死無可讓者矣乃復出關入一片石以一片石爲關它衝耳在晉從公復力言之在晉曰覺華島以閭監軍議已發兵千五百成之矣其寧遠之議當姑守中前蓋張應吾曰孤兵在寧遠大寇來誰爲應者邢慎言曰知其督師紀略卷之一

意不可奪乃始電勉歸聞鎮諸口從夾山中行至建昌大雨乃雷七日先以關上形勢及諸當行當罷事宜暨撫慰邊民與窮塞水災入告公所云關上事宜于守關則曰不如以百萬之金錢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覺華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勿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于二百里外以漸遠于關城更督師紀略卷之一

費募餉一百九十四萬如募兵又不能不撫虜
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而用虜止費一百
二萬臣又疑用虜而不能去兵也今之五十六
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也
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恐又終不能去兵得報
乃謁定慶二陵而入是七月二十八日也上遣
中官頒賜銀幣羊酒且令仍攝樞公疏辭樞務
不允前遣行時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公至
書師紀略 卷之六 去
此凡五辭止允辭官公始拜服之

督師紀略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八月初九日 上御講筵公乃面陳邊事遂極言相晉本末 上大駭令具疏聞公疏曰大約臣之意實着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簡良將其道在在沉雄博 大端謹精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虛活之着蓋文龍之着實

督師紀略

卷之二

而力未卽能奏故同爲處其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擬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遠之土雖陷關外而富有聯絡關內之襟期遼之人雖奔關內而富有安頓關外之籌策議不在同而要任盡天下之情以竭其智謀或有異而要任研天下之幾以集其成經臣王在晉精勤有餘而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袁崇煥英發貼實綽有擔當自願

督師紀略

卷之三

爲大將臣取其志尚欲練其氣聞鳴泰沉雄博大有之端謹精詳亦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又聞諸臣言新侍郎王之來舊淮撫李三才宜撫王之臣可備經略之臣而臣未見其人當此間不容髮之時臣已不顧其性命何敢復問世人面皮蓋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加之種種着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日終年調兵調將加之百文龍萬西虜十重城千道塹終是隔靴搔癢獨是承前人壘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不可知卽任者爲懼而任人者寧不懼臣以此身付之矣 上卽召還相晉以爲南樞委公一意擔承緊要事宜應會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公嘆曰經略去矣代者且將奈何以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乃拜疏曰 皇上急催夏易

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國無不悉意問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但關城之事擔關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束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鑿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簡兵不練何以爲守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山數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爲夷勝

督師紀略

卷之二

三

關城數萬之流人豈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興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幕場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於關而逃官難於色也可乎蓋精意綜核於瑣屑神情凝滯於偏枯認不可憑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機以爲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爲公勤而或隔于忠計聽不可信之語

督師紀略

卷之二

四

以爲忠計而更疎於公勤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卽臣所疏三四人臣所未見者旣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復未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臣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卽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如奴來窺闕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斂輟臣當提掇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棄西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憑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廟 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俟功有次第卽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略曰前屯中前所等處尚可城守亟宜經理

其寧遠廣寧暨河東舊土漸圖恢復內安外攘
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審勿贊
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既謨謀於帷幄復亮
攝平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分外閫
安危之任實爲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一人漢
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勲猷除兇雪恥以
標名麟閣此首揆葉少師筆也公疏請以職方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以原官順天府通判杜應
晉師紀略

爲易也 皇上躬天地神明之統每事俱快人
心每事俱當天意是 皇上計安天下在幾微
爲難而臣所計安一隅在枝葉爲易也臣願諸
臣佐 皇上力爲其難而臣亦不敢自外諸臣
以圖難於易 上嘉獎允議於八月十九日陛
辭 上賜尚方劍銀幣坐蟒令百官吉服入朝
閣臣俱送至闕門公恣自古取遼必兼用青冀
今雖經理於關而恢復全看必資於海途次遷
晉師紀略

安卽拜疏曰今屯大兵於山海以選將練兵爲
實事以東連西結爲活着以東嚮敵爲正而以
時乎彌串時乎廣鹿時乎覺華爲奇蓋用力肘
腋肩背之間以繫其腹心其應不得不分其救
不得不急我方在險而運奇彼未得履平而嚮
正繇登萊而東北於虜之入穴近卽牛毛嶺險
要而虜不能不念也繇登萊而直北於虜之出
路近卽四衛不甚愛憎而虜又不能不念也全

覺華彌串既各有人便可以登萊兵將爲四衛之計因薦山東人趙佑令謁見閣部以商方略蓋三方布置自廷弼創之然廷弼之意卽關門亦止爲守况天津登萊乎公意以我欲恢全遼必先復金復海蓋南四衛蓋四衛在三岔河東而實全遼膏腴之地遼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寬者不過數十里狹者十餘里耳其舊鎮遼陽在河之東然開原鐵嶺一帶俱切近北鄙地亦荒

督師紀略

卷之二

七

瘠唯四衛膏腴而又近海遼之所以富實以此奴自破遼陽四衛卽沒於虜及破廣寧全遼盡失然使自河西步步爲進地遼難於計日而於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徐圖彼猝至而遽敗矣如自四衛入則置刃於腹而且迫於遼瀋彼自不能安處毛文龍初得旅順奴遂震動者蓋旅順在金州之尾而四衛南口耳文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串島其入也止可自寬駭寬駭在

遼陽之北地不甚要而爲人亦難至於自牛毛嶺以擣奴之穴此直爲聲耳其道甚險卽已登陸而尚有千里且奴家口珍異盡在遼陽亦不甚顧戀中朝主用文龍者以此而不知實非肯要故公以三方布置皆當爲戰欲令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則奴虞腹心之潰而自不能窺關門公閱關時卽決計矣故首建此議使趙佑入長安欲中朝爽朗而中朝不

督師紀略

卷之二

八

識也趙佑者名家子感激自奮終無與之者遂快快而歸九月初三日公抵關是時閭鳴泰以公薦已爲撫軍總兵江應詔先受尚方劍爲大帥公是日卽令應詔定兵制袁崇煥修營房立功總兵李秉誠教火器廣寧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溪之間遊擊祖大壽給糧餉器械於覺華新歸之遼民蓋是時逃潰之餘

兵雖名七萬而殘冗無統或將數千或將數百各據所自稱以冒餉甚則一管千八百餘人而爲官者三百一十七又有所領止四十三人而官居十有七兵譁於市互推算受兵擾民居無敢或問欲加簡練逸市而呼寄食市肆警至肆空則士卽枵腹予以本色算或肯受故首令應詔定兵制使管三子類以聚之無使不協又爲築營房以居之五人一屋有家者專分爲三部

晉師紀略

卷之二

九

每部五營卽設其帥署於部將署於營而中軍千把總各次列焉營房環列使將卒日久起居笑之兵易於簡而難於譁難於逃屋給三金不足則或加一焉使之僱違人以爲工其受僱者卽以高賑而且弗以疲兵兵欲得僱值而身爲之者聽然不得以妨練木必藉千虜產萬有半故廣寧送回郡司馬臬乾用以爲廣寧道使專撫虜廣寧久失藉名以僑寓關門以其督虜也

故使督採木孫元化者以孝廉下第上書請以所習西番火器統臺自効關門公在部時覆之使出贊畫軍需閱關回題授兵部司務故使擇險建臺以終其長祖大壽者舊遼撫王化貞中軍也紿化貞逃卽身走覺華島蓋其產寧遠也覺華有別業焉故率衆六七百人據島觀望其甥白臂向在酉虜撲免營用事撲免營正直寧遠欲因白臂以歸撲免監軍御史方震孺招之

晉師紀略

卷之二

十

遂據島顧盼鳴泰以舊誼招之使卽據覺華又力請於在晉使金冠將千餘人佐之亦實爲監也至是以陷虜人有逃回入島者報故公資給之亦欲因覺華以圖寧遠耳然哨馬止在中前所中前所去關纔三十里東四十里爲前屯公聞關後故經略袁應泰中軍趨率教以棄主逃罪當誅人或薦之赴關自効請於在晉乞往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家丁三十八人往不敢前尚

寄居中前所前屯又五十里爲中後所又五十里爲中右所又三十里爲寧遠度兵力未能踰越至寧遠也乃令遊擊魯之甲以米三千布二萬綿一萬往迎陷虜回者使居前屯其人可六千卽十三山義民也乘雨逃出公閱關時聞而促在晉往迎之在晉檄通判吳士科以舟泊筆架山迎之在晉不欲其入關又不欲使屯牧關外故載而置之島饑疲多死其無賞以賂士科

督師紀略

卷之二

七

及長年者又俱付之波臣矣至是始得舟渡之至趙家嘴嘴直前屯之甲乃迎之入城城有西虜每掠之甲驅虜出剿敕遂編次之爲兵於是始闢荆棘漸修輯其殘堞矣時尚多病者羽林衛經歷程齡以知醫上令護公行公令率諸醫往療李秉誠故逃帥當誅人以其才尚留關門公聞其能教習火器故用之自以爲匪用可成亦借以明封齒之意耳然氣沮不能禁令

督師紀略

卷之二

七

聯自演一營公於九月初三日蒞關事方欲整衆救十三山者而初六日被屠十萬人自前逃六千人外盡被殲夷止兩男子脫入關公大慟於是度寧遠諸城無衆可守乃議招關以內之遼人爲兵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卽隨其兵以出關袁崇煥舉叅將楊應乾可任招募以其爲遼人也復以崇煥議令陳諫將川湖兵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敕川湖兵大率皆上司勦而易

八里鋪工使并力於舊關城加高五尺或七尺
新城僅堆土數十丈已糜三萬金半入經略索
矣營房既建乃一意教演火器是時能火器者
不過數十人公日短服親至營中按教之始有
賞無罰繼則賞罰參以所教多寡遲速爲諸將
殿最每大犒則厚能火器者以表異之又分諸
將卒精悍者不過數百人乃調千里內諸將內
下擇其尤者三千人立爲騎營擇騎將李承先
統之中千以下俱高其選船酌酒具威儀送之
蒞於是騎士始奮矣公曰我始得有其兵有其
將也於是乃考核諸將蓋前此祖晉召還逃道
張應吾邢懷言亦罷去狂晉因嚴言于衆曰孫
公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至示寬
大曰兵之逃將罪也兵何誅卽將逃而今能自
勵當爲浣舊卒新然將之疑信者半頗爲偶語

公益示以不疑第賞罰其所棄兵各有安居無
一人擾民民之逃者盡贖市肆漸充兵遂樂止
知有汰逐不能煽衆矣於是精閱之汰副總兵
王光祚等六十二員而它千把材官凡數百人
逃將約略清矣各以生還幸俱類首去於是乃
稽核衆務以麴善繼王則古按兵馬錢糧沈榮
杜應芳孫元化按軍器火藥錢糧宋獻程瀚按
撫夷賈馬錢糧宋獻閱關回公頗疑之故督師
時不復以隨行獻固以請公曰是閱僚也且以
贊軍拜何侯請乎時已抵關故并委之乃定領
餉之法必將申於協協申於鎮鎮會道掛號始
得支錄此而冒請者斬無赦器甲火藥狂晉向
以所攜主事沈榮分理公命杜應芳簡之榮不
受也再以鹿善繼往火藥庫焚公問其主者何
以致火曰火從天降但見焰自藥起須臾盡矣
公曰藥焚而焰始起汝得坐以觀無恙乎乃集

之法別局在開平最大再令應芳往芳與蔡同
宿夜半局又焚芳倉遽出主局夏應鵠泣曰循
環簿燬矣奈何芳曰是不然循與環不俱在下
也火必自應禹蔡號泣以公將殺之公曰豈遂
以文吏殉哉况盡寬既往乎但自願無狃司務
孫元化所鑄西銃成三試之俱轟裂引咎請罷
公曰君非冒者但大器晚成耳

督師紀略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於是議要大將以江應詔駭不中程前令合兵制踐踰終無成而且無飛揚之色沉毅之局遂移三屯管總兵馬世龍代行授鉞之禮而拔建昌路遊擊尤世祿調京營練兵總兵王世欽爲南北部帥世祿驍勇善戰兩兄俱爲大將歿於奴故特拔之以壯士氣激私仇王世欽者宿將王威子家有二子故僭以資又前奉命將出同兩司馬閱京營將得十餘人至是調取之向廣寧濱邊臣議調九邊兵十萬公曰是不可以天下殉一隅心及核諸邊銳卒坐調之止萬二千人但弗得以中下塞而且訪其鎮之驍將坐取將之來而卽以向所請之帑尚貯兵部者自部發邊以爲安家衣甲馬匹費共可二十五萬有兵馬不如格者卽擒其所發將領殉而又議

書御紀略
卷之三

一

要番之法以慰其心使無以老師自沮於是兵

威始振遂商度四衛之事劉爰塔者遼人也爲

兒時奴見而奇之蓄以爲心腹爰塔者愛它之

譌也及長善用兵以爲都督奴甚倚之然其心

頗內嚮見遼人頗左右之時露其自拔意時有

楊朝文者故海州世弁也習聞其事爰塔方守

金復金復被陷民患歸若渴公乃爲符使招降

將勗義民與其徒吳國秉等往而又有壯士張

蠲者亦假名衛使偕行又使齎裘絮等犒文龍

以下而別作溫諭論王紹勳紹勳者故遼將航

海歸向以登撫陶朗先令往圖四衛文龍先乘

便發因令援之勳與文龍左公知其無用閱關

時卽疏請量移內地至是招之入恐其折於奴

以中文龍也有假文龍之使以請餉者衆皆惑

公獨覺之斬以殉有假濟文龍火藥闖出與奴

者公俱禁絕之而又遣書登撫勗可立使激登

書御紀略
卷之三

二

帥沈有容自奮關正局四衛以游御史王任劉招練國縮兵合之得六七千人便可往駐廣鹿便則取我附近之洲而據之賊小來則據之洲大來則避之海以用古以三肄疲敵之法公閱關時常切責有容有容自列公遂獎激之有容質豪杰以朝議令佐文龍文龍實不足佐故公以有容當自專不足爲驟貴者役也有容亦感奮公既發東使乃一意馭西虜自宋潰以來王

乃先安設鐵場堡使關外聯絡及中前所鐵場堡者近堡也。在晉時亦棄不守故先復之方議移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梅憚不肯公欲斬之乃始東初崇煥議於中後有孚不可乃議於狗兒河象乾又曰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於是前屯以西實爲我有矣公以撫事方始而金七入出遼酪往來不可無籍以考使中行說持爲絕學乃檄萬有孚宋獻條次之公自爲序說後屬贊畫茅元儀論次成撫夷志焉方在晉時我哨馬至中前止耳公既安設前屯乃屬前哨設撥馬烽火直抵寧遠先是周守廉左輔司前哨守廉久任是職凡遼之潰俱守廉先奔而與羅萬言共事廣寧之役萬言降奴而守廉內應之自入關以來奴哨亦至杏山止而時有偵騎往來守廉密示以機宜公聞欲斬之而素出象乾門下力庇之趙率教之逃也籍守廉得沽故率

敵力請用。中康公曰：「中康屢逃，不言于軍，卽吳六官月之別鎮乃罷之，而專屬左輔、左輔擒其偵騎八僕，刺以獻，因刺虜陰事，自是哨馬不復東矣。先是，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知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恐我因也。度我必追之，則伏騎西寧以待西寧者，河西濱河堡也。旣而我兵不出，乃始徐撤之。渡河遠之，遺黎千餘人，遂入廣寧，戒食其糧，餘西虜聞於萬有孚。有孚請帥大兵出關，以西虜爲先鋒，以復廣寧。蓋是時虜去廣寧卽軍中，亦未知也。知公不可欺，則又因幕僚以告公，曰：「遼人斃而從賊是亦賊也，殺千餘人，足以誡賊，報復廣寧大都會而斬獲，又可當侯封格，以此爲相公地，不亦可乎？」公曰：「是焉得爲疑餘哉？」乃下教有孚曰：「適得報聞，虎酋以所部貴英哈領衆二萬到廣寧近地，且云助兵也。眞耶？假耶？實有若干耶？可

一一細查，勿爲狡夷所誑。我國以誑朝廷也，卽真矣，實矣，第東虜在而西虜百計虛支不來也。今西虜來而東虜先去矣，此中得無機局耶？向之不來，果畏奴而避之耶？抑通奴而不肯來，以失好耶？今之來，果乘其旣去而偕省力於空城，以邀功耶？抑兩虜原通而奴特以所棄予西虜，今之坐收助兵之利耶？卽不然，拾奴所棄以歸我，而我何以守？乃其助兵不可折也，何以待之？軍門曾云：「偕若輩爲守三岔，亦可爲否耶？」卽守三岔，又何以待之？卽前有約而不可不申明也。昨議原欲此着，以攜兩虜之交爲正着，而細覘機局，似兩虜原相通者，其狡或出原議之外也。貴道諳練事體，可悉心體察，大約分明一二分，便可爲朝廷做一二分事，勿謂虛圈套可襲也。慎念又下檄曰：「西虜乘東虜去，廣寧欲以援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斬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

人論致罰如前盟於是用虜之計詭矣哨探清虜間無繇入每僭資於水公愈嚴通海之禁蓋濱遼之海北海也入本朝以來以屬禁於關恐以海漏故禁不開神廟敕朝鮮時玠爲制府議欲開之而湮久無識趨避者又恐弛禁故中止然自津以運從南道則折而至登州復循而及旅順自旅順而蓋套覺華其途甚遠自北道則天津而灤而關而覺華道與陸等所省殊

督師紀略

卷之三

七

不賞自李長庚爲督餉始用黃胤恩開之爲利甚大然虜間亦易入故公嚴之而祖大壽時守覺華載族人家口二百餘冒禁不報直踰關而出公立斬其主者於是海禁肅清矣分理軍需沈啓事未竣公示曰近各局所造半屬潦草以至銃砲傷人今後各鑄其官其匠姓名及日月於上糜費可五金者斬匠倍則斬官失款識者兵將不得擅領官有求兵將賄方真精好之藥

不則粗惡者姑寄首於項再犯者斬於是局匠稍知警矣是時嚴寒上念公乃令內閣中書舍入陸宗本齋貂皮賜公及將吏公率屬以謝刻詩于亭以旌上賜公又發椒市葡以飲三軍以當投醪以廣上惠公乃立六館以招天下豪傑一占天館凡通仰觀風角三式者一察地館凡通夷虜部落道里山川阨塞安營立寨及屯田水利者一譯審館凡識寫夷字通說夷

督師紀略

卷之三

八

語及情事者一偵諜館凡精敏便利能入虜穴諳虜來往者一異材館凡俠骨殊材能使外域及有劍術如荆聶之流者一大力館凡力能挽繩攜重至千觔或六七十百觔及能飛簷走壁日行數百里者是時有杜應魁之兵在臺頭營杜應魁者故遼東備禦也罷官市酒長安然其入實悍毅可爲戰將有物色之者遂坐作聲價必欲得大將方出給事韓繼思薦爲副總兵招兵

所招兵實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糈部執格不與遂未免虛伍以養壯士又時京師有劫略皆以爲應魁所募乃出之守臺頭營遂補東協副帥至是言者不已上勅公會撫臣閱其兵閭撫軍令袁崇煥往伍有虛者崇煥斬其兵幾變公怒曰殺人片石未殺不以誅既殺不以聞其有無激變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殺者何人殺以何事徒曰奉撫院之令也監軍既可奉撫院之令而專殺督師又何煩尚方之劍乎公向所欲練崇煥之氣而大用之者此也公又調津門水兵以佐遼蓋用水之意決矣而水師甚單弱津門水師戰既不能守又無用故調之而適有余子章之事余子章者河西小堡也在錦右間經略西逃有曹恭誠楊文貴翼將少年數十守之東西虜交攻之終不下虜攻三月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引其水脉進虜方

渴向內索水恭誠與之水且與之酒以示裕虜嚙指去至是適撫虜王喇嘛自西虜還乃得寄訊公爲手書諭之曰爲爾痛哭恨未能卽親率大軍以爲援也乃資給之因以歲暮出精驪以犒關外諸將在關者雖大將不及也以激諸將出關癸亥袁乃羅羣材分營制以聞大約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駐羅城左部駐南海右部駐北山以副帥趙率教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紅花店在關西十里直一片石之衝姑養銳於此出關則將以後部居前部之前以三千爲營營有將有中軍有千總三有把總六有百總三十如其營之兵數或稍盈詘於三千則百總因之增損而千把總則設如額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以武在中部曰神威截緯戢右部曰寧襄定耀龍龍者水兵也右部曰振奮

英雄自而左右部帥之標兵稱左右神武後部
曰驍騎扞捷衝驍驍以統騎扞捷以統步衝武
居中合步騎爲車營前部曰彰肅宣廣壯皆在
關以外其成一片石者曰昭建靖修經各選核
立將疏略曰臣唯向來關城將領盡以白丁割
授亦有未經割授口報爲官輒以官從其請夫
責人以安危之大任而視其官爲可有可無何
以振天下之氣而得其半臂之用臣是以仰懇

督師紀略

卷之三

十一

天恩槩從題授令予而知榮乃奪而知辱蓋上
操予奪可以定榮辱下懷榮辱可以一死生
上悉從之先是公閱關欲巡寧遠爲在晉所沮
及抵關每欲一詣之而諸大將吏自撫軍以外
亦俱未履遠識寧遠也諸大將吏欲先往視然
每更其期公於二月二十六日謂之曰君等欲
按寧遠其期果安在曰是在曉下耳公曰以明
日何如衆皆愕公曰此無容再計也次日卽出

關自前屯以外俱絕無人蹤人莫不危之公既
至前屯見率教已歸舊城使兵可巡行又扣兵
虛日之餉盡以還官以易牛種以兵爲屯爲修
爲統俱有次第而率教亦胼胝憔悴公大喜慰
勞以所乘輿賜之召較事者語其詳使以上聞
蓋是時上令較事者日隨軍爲報耳公自前
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屋兩楹去瓦餘苦自
他叢骨中得一敵几及木檠公爲詩紀之明日

督師紀略

卷之三

十二

馳至寧遠乃登首山遙望龍而北轉灰山寨子
之前益詰其形勝非守此必不能守關以固京
師喟然曰好家居爲纖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
陸沉神州者乎上念公久勞邊塞遣提督忠
勇營太監劉朝與副提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
文等督內臣四十五人齎白金蟒衣賚公因以
銀十萬蟒繡百五十疋犒將士及以內府器仗
佐軍公疏爭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且諸

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恤意兵馬之類聞
卽諸隨從不責備禮文交際而不能不參酌觀
閱之兵馬卽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
其爲慢天使遂無以仰答聖明慰勞邊臣之盛
心臣欲諸將吏俛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
養提掇以養其飛揚強毅之氣稍見於倉睫而
一旦頓銷鏖於內外交接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盛美且臣所深念更不在此兵不
可玩使不可嘗與或以美而成玩例或以誓而
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姑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常令諸
臣宣布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威福以全
政體以昭國威上報曰朕念卿輔弼重臣邊
關久駐特用慰勞併頒賞將士兼以神器兵仗
專使護行用壯軍威鼓勵士氣原非干涉別務

且臨遣申諭沿途不擾竣事卽還覽卿奏具見
周慎其尚悉朕意傳示將吏人等各安戎伍毋
得過計蓋是時魏忠賢已創內操故所遣內臣
皆主兵者已有中人觀兵之意故其出也慎簡
謹默非其故習而蓄意更遠故公惓惓以兵不
可玩使不可嘗而又以將吏交際之禮爲言
上得公疏益戒來使無敢苟及終公枉事不敢
萌他念後劉朝爲忠賢所忌竟死於途而良輔
等津津用事及逆黨將圖不軌遂公去遂以紀
用陶文佐劉應坤以分督關寧前門胡良輔出
督海外皆自此基之故大服公先識云公乃頒
上賜於七鎮將吏均大資於關門兵士稍不足
數千金以前請帑益焉復勒石以昭異數

督師紀略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而是時大司馬勸饒儒以撫夷者之議欲殺前屯守將趙率教蓋西虜虎墩兔慙者元之帝裔向爲虜主世廟間名士蠻者以其臣古囊俺答強乃東徙遼左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傳子及孫虎墩兔向受撫於廣寧其部落及所統八部可四十萬人故王化貞守廣寧時常欲結虎墩

督師紀略

卷之四

與笑禦奴以奴未盛時亦戴虎納進今遂耦大非所欲也虎亦應許及廣寧潰虎亦無消息至棄遼時虜哈喇慎部原從宣薊爲撫者頗囂於關而虎之八部亦掠我事前故王烈乾仍以撫馭之雖驟增重費而虜亦以護關之名陽受繚縱虎部中有抽扣兒者善爲盜卽虜亦苦之時撫事相定而抽扣之部殺掠不已趙率教斬其四人萬有孚向與率教有隙遂以率教敗款與

奴爲奸細聞於制府制府以告司馬司馬欲斬率教以誅廢公曰非兵以爲防則款必不久如以率教殉則諸將誰敢角虜者未得西以禦東西患且逼於東矣乃力持之貽書漢儒曰甚矣邊人之苦也與其謂無可奈何於黠虜而白糜之金繪無寧謂妄殺而以金繪彌敷也急則治標耶且爾爾諸酋豈真助順者乎朝撫之而朝爲逆習以爲常而劫掠之慘數日輒以見告蓋

督師紀略

卷之四

抽酋之狠盜諸部落盡苦之寧獨我人萬僉事固謂挾兔之部避抽盜於芝灣也以初六日掠布商掠防兵掠馬一兵重傷而後竟死初九日復起於狙伺而力捕之則所掠之衣物尚在服佩而曰九日非六日之虜也虜安得於理言姑妄子之而曰妄殺之耳既委曲子之金繪而重爲去其將以謝之拳捕雛之鼠翦捕鼠之狸得無似之乎勦與撫分岐路以兩相爲用者遂至

於兩相爲妨其交謫之詞日新僕頃與督撫公
言趙弁姑用之而徐以他事去之不獨可以聳
諸虜亦可以服邊人之心夫啓釁者賈也爲之
白啓釁者賈也僕何得執然姑用之而徐去
之亦邊人之苦心也願公終用之何如於是率
教得不死而益警虜之不悛者關外民畜得以
寧而撫亦略定公念虜受撫者以虎酋爲尊柔
虎則可制諸部有王世忠者故名韋把庫東夷
晉師記略

以世忠補譯審館副總兵以土所賜蟒及輿
傘器仗賜之虎之部來款使譯者風示之中根
關中國顯世忠漢以爲榮日夜泣告虎酋欲一
通訊虎酋之主款者爲黃英怡令以人告公故
不許侯撫事竣乃盛具威儀導世忠出關至前
屯開幕以見貴英貴英匍伏甚恭因令世忠遺
書中根道親故而不及國事稍賂遺之頗精好
而不修貴英言及撫事使世忠謝曰各有司公
晉師記略

欲以世忠最貴英之暴不欲使與撫以益之則
損國不益則虧其好故虎入我殺中益戒諸夷
無得恣肆以傷我親親而八部以虎恭順亦加
慈焉公於是度西虜不敢明爲訖則可圖出守
矣向以撫軍所用丘磊徐毅秦等募遣兵滿百
卽交主者使無得爲冒至是已得數千乃以魯
之甲將三千於三月二十六日遣出守中後所
於大月初九日遣叅將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

所各資以蟒紵白金明盔甲上馬弓矢大斧鎗刀親酌而餞之又欲以遊擊胡維寧守寧遠已遣矣而兵未餽維寧所畫策欲以火藥獻奴誑之來而殲之公以其言憤乃已之檄祖大壽移覺華之兵七百人於寧遠使漸招遼人之歸者以充伍而因緝其城於五月十六日遣汪勳與守禮率遼民數百人先燒磚鍊灰採石以待需戒之甲楯以必守而令大壽等姑爲遊兵賊至

督師紀略

卷之四

五

則保島諸將各戡衆治器具浹月而行至六月杪布置至寧遠矣公念五城旣已布置其所屬邊腹諸堡不爲填實修復亦不足固吾圉也俱量緩急以多寡其兵擇弁之驍而有志介者守之旣定疏報曰今日之事復土與守關自合并議而守關此兵復土此兵功夫亦合并舉臣意在守寧遠以守關而不得撤守關之備以守寧遠臣歷覽城堡量其大小緩急酌議兵將自八

里舖至寧遠步步爲實而於寧遠特不欲先修大局第密念諸任事將領預備以待兵成而舉大約關以內日整兵馬日造器甲日演射打日修兵船習水戰關以外日安流備日修城舍日擇銳將爲戰擇能治事之將爲招募爲安集爲守大約每城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以客將有氣力者訓練兵馬有事則出戰而土官爲守又恐人守一城各護其地誰肯舍所防

督師紀略

卷之四

六

而援人者更立兩遊擊於要害專備應援如戊巳較尉之制自八里舖起歷寧遠城堡十有二臺六十有六抵中左爲二百七十里北偏爲邊自鐵場堡歷永安迤邐而東抵板木衝錦州界有邊堡二十一座而鐵場高臺興水三堡爲大鐵場屬中前爲一片石左護高臺屬中後相去十八里係撫賞哈喇慎等三十六家夷人市場興水屬寧遠係撫賞拱免市場舊皆有兵五百

而前屯之背陰障三山營中後之三道溝錦川管寧遠之沙河堡次之兵皆三百有奇其中前之永安前屯之平川瑞昌中後之新興中右之黑莊仙靈小圍寧遠之楊安白塔寨兒山灰山與夫中左之寺兒山長嶺山椴木衛共十四座又次之兵二百有奇或百有奇臺一百二十六座地與西虜爲鄰見今遼人聚田作興則西虜當防臺堡當守今以守備寶承功以兵五百守

鐵場堡都司楊交誠以兵七百守高臺堡指揮張弘謨以兵三百守永安堡尚可需兵五千馬一千足以備邊堡而在腹者岳汝穆以兵五百屯練於八里鋪與鐵場相呼應仍議築芝蔴灣爲堡以通判柯仲炯兵千五百人再益之半且屯且防更築虎龍峪三道關以內護關內爲奇兵施西洋大砲中前所以叅將楊應乾將三千人守之已修城百餘丈安插兵民可萬餘人西

虜方撫賞於此而通官王牧民朱梅王之棟各有兵丁此地去關門四十里東行十二里爲高嶺驛以備禦楊松喬領兵五百守之安插人口可三千餘更議以都司楊樺領精兵三千以內護關門外爲前屯之後勁又東三十里爲前屯衛於此立爲前部以副總兵趙率毅遼兵五千陳兆蘭川湖兵四千駐其中城中兵民可五萬餘人東十五里爲石河鎮以守備楊紹茗領兵三百駐之可安插兵民二千又十五里爲沙河驛以守備謝錫榮守之議增兵五百馬一百安插人口可三千人東三十里爲中後所以叅將魯之甲率兵三千馬三百爲守仍給工料銀六千以葺城池安遼人約令簡壯丁爲兵次爲工次爲田頃報安插軍民萬一千餘東至東關驛十八里以備禦高如嵩領兵一千馬一百爲守可安插人口三千東至曲尺河鋪十二里議以

兵三百爲守東至中右所十八里撫臣以叅將王楹領兵三千馬一千以理修葺耕鑿爲安插計仍如中後發銀爲資安插人口一萬有奇東至曹莊十八里議以守備吳守禮統兵一千馬一百安插人口可萬餘而守禮仍與田勳打算修寧遠城又議以遊擊蕭陞統兵三千馬步各半專習火器弓矢爲應援以爲寧遠之後勁東至寧遠十二里臣入寧遠城西虜撲兜部夷幕

其中給例賞諭以弗燬城廬夷脫帽謝臣策馬登首山去寧遠可四五里去海可十至北接控龍山可里餘舊有敵臺撫臣以胡繼寧將兵三千爲屯田於首山南以限胡馬仍議灰山之馬鞍擇要爲堡臨時拔立漢趙之幟以亂其耳目臣南望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灰山連控龍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餘東來以覺華灣環寧遠情勢內嚮而永甜地肥覺

華有金冠福大壽屯兵可三千城去海可二十里北望寨子山尚遠議駐兵三千防西虜爲寧遠左掖而首山之垣可伏可奇撫臣議令徐應垣領兵五千駐寧遠臣令姑練於內待甲伏備而後出仍令大壽築城之內厚可二丈餘萬倉事有爭議灰石柴木易之撲兔部夷田勳爲磚計丈尺層數而備之外料既備內兵既齊則一起工而時月可成可安插六七萬人東至雙樹舖十八里又東至連山十二里又東至中左所十八里以叅將左輔領精兵三千馬二千爲哨揆東至高橋舖界十五里始接錦州所屬然雙樹東五十至止安左輔哨兵餘俱未議蓋關城東前屯與寧遠爲大寧遠屯重兵而覺華有水兵賊抵城則水兵繞其後寧遠擊其首首山之伏可攻其脇而曹莊寨子山更爲遠勢蓋此地有兵而又從四衛入艘舟皇城慶島間以東通

西貢便可遠關覺華地虛活可奇可遠必不可
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者臣嚮謂以百萬守八
里不若以百萬爲遠關且遼人欲復其土如焚
灼今舊費且窳而內無地可耕無屋可居無衣
食可倚出則可耕可屋釋一人爲兵便可借養
一家而修城治田皆需民工又可以無用爲有
用蓋臣所與諸臣安排出關之計卽在安排城
守之中臣初不敢驟爲嚴而今不敢驟爲寬今
關外雖有多兵然不過以見在遼田安見在遼
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卽兩撫臣奇謀異
計自此展布原非虛冒恢復之名以飾聽聞去
年兵馬叢挫之日臣病亦未敢言今年鎮撫彈
竭之日臣卽不病亦當去况臣病矣幸放歸故
里稍得休息 上嘉獎慰問所謂兩撫臣非虛
恢者自關撫聞鳴奉公所薦用藟撫岳和聲亦
公抗時局引之時有爲異論者以兩撫虛恢而

李師範

卷之四

十一

關撫有疏氣亦張遂口語籍籍故公先及之而
所云撫鎮殫竭者公時賈溪器馬世龍世龍本
寧夏世弁年纔三十爲撫院中軍貌環偉時有
稱之者公以超補藟鎮東協副總兵使過關陞
見因與之語溪奇之遂薦以爲三屯管總兵移
之爲經理大帥以代江應詔 上遂賜尚方劍
世龍於分布五部經理關外實溪効勞動故公
特爲請罷監軍御史及不以兵備道監軍以重
其事權而幕中諸僚或責其禮文口語亦勝矣
蓋世龍驟貴不諳交際而又溪得公意未免色
揚故贊畫司務孫元化嘗上書於公力詆之公
不以爲忤而沈樂亦溪排之公當建五部營房
時有欽天監博士張正道者公故人也諳於青
烏公令擇營基戲曰滅奴之日當令兵持一錢
爲謝時遂有欲飲諸營數百金者日過諸將議
之公覺懸榜於門曰幕官非時而出與大將而

李師範

卷之四

十一

下非時而謁幕官者皆按軍法是時諸將之金已歛世龍以公素嚴密遂再請公因知其姦於是夏合而恨世龍飛書長安謂世龍不便馬馳卽餉血又以爲衣冠傀儡不辨菽麥然世龍之才實過諸將如監司袁崇煥輩無不心折之寧遠之論原始於閻襄而岳撫好爲慷慨之論且不協於西人故西人潘雲翼爲巡關御史欲劾去數人以中公公攝樞時雲翼請以鄉人錦衣

萬國爭募兵買馬公駁之已蘊怒而閻撫軍初蒞時清核兵馬分理所冒數百人必不與庇於是又恨閻遂草劾閻章授雲翼雲翼其同年生也雲翼念公方負重望膺上眷不敢動搖特欲去所用以陰扞之而岳撫無可指摘公每懷於用人於閻撫所任者或不中卽面格之遂僭以爲詞以劾閻以爲閻不和於公而陰刺世龍臺省復有佐之者閻遂聽勸去公力請去上

不允特遣鴻臚宣諭資銀百兩幣四有副蟒衣一羊豕酒木瓜茄如故事頒賞諭於千里之外蓋異數也衆知不能搖公於是各引去關門稍清而長安議論益龐矣於是公移書首揆葉少師曰大凡權不得兩操機不容並省蓋同此地方同此兵馬一檄兩出一詳兩呈俱屬未便而一人專之則一人爲贅錄是局中窺伺局外浮譚粹有挑激易生構鬪此中經撫決不可兼設似當一撫薊門一撫山海一總督增登萊於勅卽總督兼統撫禦之權而以爲款爲防分授計於兩撫權有獨操則兩撫之貴重而不得推諉謀有授成則總督之體合而不至偏枯至宗所爲督師者去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則不獨多一巡撫抑多半箇總督蓋一事之柄而三操之旣易爲紛三人之柄而一操之將易爲兢耳然中朝終倚重公而又不能體公

之意使一其柄於是復補西人張鳳翼爲巡撫
矣先是內有科會告公曰衆有立論者謂某人
諸舊撫去而以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西人也
其言果驗公方虛懷待之

青師紀略

卷之四

五

督師紀略卷之四

終

督師紀略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先是公出時原期歲終還朝 上畱過春防及過春防公欲親按薊門天津以及登州與沈毛二帥議圖大舉而 上急關門疑公託以求去復令需後命方以病請而閭撫議紛人心搖搖公求去不允乃出視事三日人心始定而鳳翼本遵化道也以會推第二而點關人益以占中督師紀略 卷之五

朝意指狂與公異同鳳翼自遵化上疏大指謂必當憑關而守如欲出關一步必不敢任督撥葉少師其座師也韓大輔懷其鄉人也戒勿上乃馳蒞時關上諸將素不便於分理輩者滴雲翼逐之一空又効去杜應魁而請以孫諫代之部議如其指公曰是以法爲姦也先是公嘗疏定異日出關大略欲以總督及三屯總兵王威移駐永平關撫居守關馬世龍統兵三萬列車

營於關外王世欽與趙率教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與孫諫統兵三萬駐寧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調副總兵茅元儀參將俞咨皇將覺華之師二萬扼奴肩背總兵沈有容統兵二萬襲金復擒奴脇胸總兵毛文龍統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擒奴脾臍雖未卽出師而布局已定如賊來則陸師分扼於關前水師繞制其內顧如進勦則陸師步步爲進水師分道出督師紀略 卷之五

奇衆志已定士氣方勵而孫諫者故經略廷弼中軍也法當斬已奉旨解京公以初至關無可倚者諫才頗幹辦故令立功自贖其所簡練亦辦而欲使當前茅心忤一日趨謁和門步趾無恙及階卽跛而進公詢之曰病足甚公心惡之而亦西人也遂屬雲翼移之內地公曰諫不肯前則歸司敗耳焉得自便乃扭解之鎮道爲力請乃姑畱舊官公抵關時將領在關外者數人

耳公力獎激於是材官世升每有自請宣力關
外者至是將移軍而東將士鼓舞獨二三宿猾
畏敵玩法公加威於諫人心始慄而向所圖金
復之事亦有效公初抵關令楊朝文等通劉愛
塔愛塔遂自列改名興神公給之免死符復于
以官割時羅萬言出守復州亦有內歸之心公
亦招之叛將悔過畏禍俱萌歸志而沈有容之
兵又至廣鹿島金州遂喧傳大兵來復金奴懼

督師紀略

卷之五

三

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掘溝設臺爲邊有容
感公獎激益張兵勢布間謀於松木島汶岡島
雙島麻洋島中島各分列舟師而中島者直與
覺華聲勢相接公知其期不遠乃命胡維寧等
數將帥水師載糧以出以伺其便而復州有中
軍王丙者亦遼人也爲奴甚堅愛塔惡之列其
罪於奴將殺之則易自拔丙遂告愛塔內附奴
心恫疑乃縛愛塔及其弟與李永芳之子并王

丙面訊之而盡屠復州之民十餘萬維寧輩至
逃出者六千餘人正徬徨海濱乃載之還公初
計以愛塔果內附可因以取四衛卽不然宣洩
其謀亦可使內殘蓋愛塔者奴視如子許世襲
總兵王丙者亦其驍將竟以此殺丙及愛塔之
弟愛塔雖得免而稍稍疑之矣諸降者亦解體
又虛金復之地僅畱西虜二萬以守蓋蓋亦東
虜不復至止遼民亦不復耕棄地數百里是時

督師紀略

卷之五

四

奴警不聞已期且半人心漸弛外解不至餉每
中絕而議論既囂司農不復外顧遂缺餉數月
外呼急則請裁兵糧月三錢馬料四分又請以
鹽糧二萬八千當餉八萬以給兵兵既饑數月
兼苦霖雨新調至者頗有逃公嚴通之而又立
法曰逃一日不報圖冒餉者斬隊總法以漸而
加六日斬將領并法議其主大將於是逃卽報
報卽捕捕卽嚴誅而重賞其獲捕者於是無敢

爲逃矣又立法曰凡支領兵餉俱依戶部法馬如餉司以庫折輕兌者挈問將領設法尅減假以幫貼公費債折月領科欵交結者斬承行胥吏以掛號駁查勒索者斬領餉者假以打點使用及真欵爲打點使用者斬軍士無故起謗要用挾者斬於是領餉之弊一清而士得實惠矣又以帑金權僭爲餉以應其急帑已竭而解終不至屢厯明旨如不聞公乃劾司農堂屬各罷去

督師紀略

卷之五

五

而請行考成之法於撫按於是外解紛至上亦發帑十萬佐軍需而餉得濟矣司馬每倚傍議以撓邊公曰豈其以待罪政地者可久之抗顏邊吏而以邊疆坐鎮中朝者從容諷諫酌其去留不幾倒置乎卽有所除授當聞之皇上議之政府而司馬堂反欲操位置與否亦不幾倒置乎虜警急初議調兵十萬招募十萬猶以爲少今未踰十餘萬而曰多曰冒司馬司農何

不各將其屬以出核乎人任之若可緩欲身出則視關門爲絕地亦安用此統邦政乎先時九邊每苦客爲崇自遼急人無敢窺趾至是又漸管要人以撓將吏公乃下教曰近聞各該鎮協每橫眉應客既塞傳食之口兼酬故人之知往復動至什伯該鎮協俸薪幾何堪此蠶食今天下此地此時尚作此等簡牘大是忍心人該鎮協旣以俸薪爲應必且以尅剝爲俸薪是交口

督師紀略

卷之五

六

而食我疲卒也該鎮協旣以身許朝廷卽文墨之手不過尅我爵名卽爵名去而以完身生入玉門何不可乃以身奉人乎兩情相牾特損功名兩敵相加或及性命倘不能輕身外之功名而怕雄要又安能輕功名內之身而不怕賊虜戮桑寇哺固屬不仁豪口薦片亦爲不智該鎮協豪膽果張一一揭陳其本末當不避嫌怨爲爾等一一奉聞痛心疾首敢問罪知幸爲告贖

者曰稍欽手以俟清軍何如於是遊客盡屏而
騰謗者愈衆矣公又慮諸將枉事久或棄所業
而日進城調貴人事交結乃令巡捕叅將設門
簿以記其人同遺宴會久爲厲禁至是久而愈
嚴矣公以邊鎮概有庫糧定例山海當草創之
時銜出袖中糧無畫一官俸外有薪水有跟伴
有雜役各若干名此非有人而各官之公費也
官俸若薄而以冒反多兵籍若多而以冒反少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因定爲制首自總兵以至中千把各有差次次
實授候用者則遞減三等如副將則與領兵參
將同餘准此再次則加銜而聽用者亦遞減一
等如遊擊與聽用處授都司同都司與聽用實
授守備同若加銜守備管事止依其所領中千
撥之實而凡加銜亦必奉本署及兵部割付而
他不得淆至入衛總領與久戍不同比領兵者
亦遞減一等關內各部有兵馬無信地管各將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領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兵百名百
總一若關外營分固同營制各有城堡哨探之
責再加守堡官一哨探官二大器官一副將所
加爲千總管將所加爲把總撫夷副將有千總
一將領有把總一若夫兵有步騎水陸馬有草
盛草枯之異船有官民之別訂爲成規以杜虛
糜之弊而官無冗員人無冗食矣公清一意百
漏盡塞志士奮臂三軍礪刃公遂銳意爲恢復
之舉但不肯明言大旨而中朝之議旣因邊人
而紛邊人又顧朝議而亂公乃爲兵事以示馬
世龍等略曰守與恢復終是一事但靜則爲守
動則爲恢復一意便要恢復必不能守絕想不
到恢復亦必不能守千言守者也予懼不能守
者也謂守在關內者盲於心謂截守關外數里
間而任胡馬之闌入曰不能遠禦之而能近禦
之不能外禦之而能內禦之更盲於目矣今日

之守關門必不可不堅守前屯後日之守前屯必不可不堅守寧遠守寧遠更易於守前屯寧遠有覺華可倚連山可扼諸山可伏曰就餉曰穩着此縮胸之聖書而宋人之所爲守也目前緊要只在訓練訓練便有簡汰兵以簡汰而精不必云就餉也卽餉多豈宜冗雜乎卽餉不足而不足用便可苟簡乎今止以減汰言守遂以守爲縮胸於關而不敢出一步此俗世論以文

其私者曾不足語肩隄而又安知大計是時副總兵茅元儀已調至關元儀爲諸生試於京師遼蜀事急言者薦其人并薦其所著武備志冒言等書十數上公時在講筵亦極稱之或問曰豈以其書乎公曰書固佳然以其人不以書卽以書而以其布置條畫如能將十萬也元儀不受薦引去公爲詩贈別有曰待爾翻飛日時清應有期元儀在京師時獨言遼經撫兩敗是時

左右袒者皆不與之問其期曰在明年正月已果如所言薦者益衆公初抵關卽遺書宋獻曰茅止生今安在而元儀以奉旨部聘不應臥山中白蓮寇起南冢宰孫瑋攝樞奉命添兵自選大帥乃以屬儀以爲京營副將儀固辭不得曰妖之起以虜也使以當妖何如當虜乎僅當妖前日之辭以避難矣妖渡河始受命出師適妖已敗順撫岳和聲遂薦以南樞所擬官赴薊欲以練永平車營上命撫按徵聘公時意在登萊馳書與儀令簡江南之舟來會儀方以母喪辭公調之率兵二萬守覺華元儀過關辭官不允乃以野服謁公公促蒞覺華儀曰公聚天下之豪杰於東方乃以及儀儀何敢愛死然昨謁撫軍曰聞公欲以關門爲守然乎撫軍曰誠然今關外之人衆矣當以前屯爲守前屯北山南海可四十里爲主牆而不必甃磚穴其中置戰

車馬寇至則發砲於車寇退則藏車於穴是可固吾圍也欲進而逼敵非吾所及矣昨又語大將軍曰中外之議紛然君將何居大將軍曰中後所之脅之甲勁將也城工亦與當畫以爲守而寧遠原置匠而無兵中右城圯而兵弱宜撤之又語袁兵使曰君竟何如兵使曰守寧遠者僕與閻撫軍之策也王經略欲以百萬守關爭於邊不得故爭於朝幸相公至止遂懦夫方奮

然有爲而相公意中變且立營房修關城稽時數月矣今安頻出關漸有機而撫軍以虛恢逐僕足試劍鏑乎中朝雖消終倚相公相公出關之意不決故問撫軍之誦終不得白而日堅臥求還黃扉僕安得死所乎公所與共事者唯此三大吏而其言人人殊至兵使之意方患公不出而他人之意又惟恐公之出公出而恢邊是當聚天下之豪傑僕雖懦請爲駿骨如畫而守

或欲去而付之它人則將吏自足辦此安用草莽人徒驚其猿雀乎况儀方有母喪墨緣而非伐淮君子不爲也儀安敢釋此野褐乎但奉命而至終不能冥決形勝幸假數騎片帆登首山俯寧遠泛大海歷疊華以所知入告以答明詔耳公曰微子來我不能深言子知我於講察之日豈安坐黃扉而置理亂者苟不欲滅此朝食豈數千里問子乎我欲先守關而後守寧遠每

明言之而庸者以爲慷慨者以爲懦此安足顧子少畱與子共巡寧遠以決其當守與否因以決子去就何如遂於九月初八日出關諸鎮道幕寮及僕俱從公過中前所以楊應朝城工未加墾田未廣稍戒之至前屯則城裏口將竣未嘗加費公格所屯田極廣約所收可七萬石止費牛價三千六百兩穀種五百石耳兵民六萬人

重九關外無菊以六月菊代之開小宴以宴將吏題其新葺衙舍爲充隱堂與將吏各爲詩記之因下教訪遼人之謀勇試文武諸生按可屯田實數猶其爲城工者置綵亭以旌之次日至中後所父老子弟環公而泣曰小民作孽憂勞九重至厯相公馳驅公勉以忠孝大義千百人應聲如雷魯之甲城高堅如率教雖工方成始而已斃數十丈以爲式殊精堅可懾寇也先是

耆師紀略

卷之五

三

公將出時撫夷者不便之塘報西虜入寇甚急公不顧至是陰令捧漢使費英恰於道中突出雖臚拜乞賞而主者意實欲以非意恫公公不動徐撫之而去而懲司撫者次過中右所王樞城工未始兵馬亦不能如之甲而意忠懇兩城俱以出遲未及屯又過寧遠是日從虜拔歸者千餘人約略短髮陷虜回可及萬矣城半爲王化貞所修者闊六七尺餘則不能容步公於途

凡小堡要臺必躊躇商略垂規畫於守者閭寧遠獨無言次日將出大將吏候於門元儀請先議應守與否惟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當守而萬有孚劉詔極排之餘依違而已元儀奮曰公輩自徐議之僕卽入告自不能匿所見以殉衆有孚曰短髮萬人孰非虜者君能與英城平儀曰苟其心之無他雖虜貌而何害如懷二心卽衣冠亦不敢與同城也公旣出詢將吏將

耆師紀略

卷之五

十四

吏議如前公曰我計決矣當以死爭之如以爲否必放老臣歸如雷老臣舍寧遠無他圖也但須議守將耳馬世龍曰當仍以孫諫公笑曰豈以滑而儒者先乎再薦李承先公曰固佳然未持重衆方默元儀與崇煥耳語公曰二君何所云崇煥曰二人之意以非滿桂不可但方爲相公中堅故不敢耳公曰是何言歟如諸君以宜僕自守亦何敢辭況中堅乎知其人堪任但亦

必慨爲任方無負耳。衆曰：然呼桂語之。桂慨然請任。世龍固以爲不可。公不聽。滿桂者，夷種也。幼入中國，長而便勇善戰，斬獲無算，俱領賞以恣樂。不知積資問官，稍壯始授總旗，居十餘年，不過虜後始得一級，爲百戶，以擢向爲王。衆乾所拔，自名色把總至遊擊矣。公聞其賢，擢爲副總兵，充閣部中軍人，以幕府中軍必精敏便給。而公獨用善戰夷種，惟魯無文，甚疑之。公不答。督師紀略

卷之五

五

磚四進未修者，加磚六進，俱須灰漿灌滿，分其城爲三段，以參將高見獨謙及大壽分築。使元儀畫計相度量，所須人盡調遼人之不中兵而應汰者，及客兵之願爲築者，加鹽菜期以冬未膠完。裏口春三月竣，甃工。

督師紀略

卷之五

十六

督師紀略卷之五

終

督師紀略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是時撫軍張鳳翼亦至寧遠矣聞元儀爭守議不悅蓋先是撫軍初蒞出巡關外有疏曰自廣寧奔潰河西七百里俱爲煨燼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表餌之術而明勑樊免諸酋始有爲我送銃砲者然荊霍猶未斬蟲幙猶未移也迨樞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逐汰冗選將徵

督師紀略

卷之六

一

兵設三大帥於關前提十萬師於境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排邊亭有相望之旌旗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俱備水陸兼施真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虜馬驕嘶居氓思接浙以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淫虐欲死不得欲逃無所自哨兵出而接回男婦萬餘矣向來叛賊抗我頗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

督師紀略

卷之六

二

師擾而奪還大砲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安攘大略臣得頻首受成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最可慮者城郭燒殘枉枉盡頽垣敗壁人當挫衄時時若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奮鍾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徬徨誰爲衛霍此臣所爲鯁鯁慮凜凜憂也臣謂守關之策有三以山海爲家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揆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此正着也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揆以興水覺華爲左右翼此奇着也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查國寧爲後勁一則構抗皮島一則搖櫓連雲一則鳴榔三岔口此虛着也目今關外室廬盡燬衙宇皆灰卽佛剎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

但棄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近一坂安得雲臺高坐微倖封疆應照輔臣原疏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理之若臣既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宜居山海春秋宜駐前屯侯臺禦寇難棲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爲淪塞塘牌故以守寧遠決不可而公不聽公於是月望日鼓楫渡海一問覺華議於寧遠之南望海臺設墩與覺華之靺鞨山

劉家口相對爲水關而議築倉築局於島以爲大舉根本簡閱縹緲尚不及百慨然曰安得千艘雲集以成下瀨之勢乎先是公調茅元儀時原擬令浙江發銀六萬二千兩使募調沙唬船各百隻水兵五千人而元儀已將抵關部以言者指請以船近取登津而元儀自赴關用長安有口者姬毛文龍參金爲布置遊說以海上惟文龍可籍惟文龍所直之地可以制奴覺華登

萊之說俱以爲漫無當而公既出關益急圖此故將出關時上疏曰自毛文龍出而遼之避賊者集於我矣自沈有容出而遼之向賊者僂於賊矣自覺華之兵出而遼之避賊者又集於我矣夫賊撫遼以爲用與賊殺遼人以驅之爲我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機也蓋我入而賊殺順我之良民則我再入而民將拒我惟我未入而殺機之動有自也實不以我殺則既脫而抱憤日

正以因糧於民則餉不虞匱因兵於民則死關之衆與溪入之民俱可一當百今虜藉地而兩無可因卽所謂無賊則守賊來則走亦以城有可因兼可接渡順民耳豈其我欲擾賊而先爲賊擾也有容自不啻草草舉事然兵何以增餉何以益應援何以速船何以泊海中風汎止可半年而機與時合更復何時又云金州無虜復州以北不可謂無虜信如此必得無虜之地而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人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有容不能入金復而文龍何能入鎮連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是以文龍之稱二三萬者踰年而不能輕窺岸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與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奮激之一念實未湊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皮島而人鎮江九連嶺廣鹿之入金復也地益遠力更不及彼不諳地理而奈何以四衛責之文龍不獨此也自皮島至金復其途坦其爲道里雖遠而尚近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鎮江而至寬奠寬奠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卽向時劉綎所入故道卽有間道而牛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遲度卽險可度而襲人者必襲於近則可脫免應之不然則哨擁入而險已守守則不可襲卽古之千里襲人蓋別有掩蓋

之術誘之以不虞今示弱示強奴酋之習我有年矣習又不可變故未諳情勢而奈何以搆滅竟責之文龍不獨此也年來牽制之說謂奴虜前進而後襲之耳今地勢既未可輕襲奴兵動言數十萬精者度可五萬彼留一萬扼險而已得十萬之用文龍動言男女四十萬然可兵者不滿二萬耳或又言水陸相絕彼不能如我何而我亦如彼何夫我既不能如彼何亦何所患

督師紀略

卷之六

七

而爲我牽制卽如交龍之說屯田而餘於累鑄錢而餘於金當進師之際陰入則輜重未易陽入則衆寡尚懸我從險入彼從夷出轉而襲我終有進退之虞故卽改掩襲爲大舉改牽制爲搆滅而以大功專責一路臣終難之天下之患莫大乎我知其未可而欲持以愚天下人妄意天下之受我愚也而不知我已爲天下愚而不自覺臣向欲開四衛之局而該部仍付其議於

東臣頃欲增覺華之船而該部以空手茅生謂臣於幕要未諳於地勢也兵固有聲有實知其聲不繼而始防之終輕之則聲爲虛僭其輕不意而搗其所不防則聲又爲實然終不若集羣分而爲合總衆聲以立讐令其無敢輕而分爲防則虛而爲實之用更大臣欲以皮島之師伺寬毅以廣鹿之師伺金復以覺華之師伺海蓋再以夷官王世忠結虎酋而招搆於廣寧則賊

督師紀略

卷之六

不得不分分而防之其途廣則合而入之其力微皮島之路四要旌在鳳山廣鹿之路三要旌在米峪覺華之路二要旌在二溝兵不必盡下岸而舟所過不得不驚爲防窺其防所疎者遂下岸以擾之若示以入益我有所不攻而實無所不攻賊無所不備而實有所不備况我示其攻於水則逸賊諷備於陸則勞今文龍之舉事固曰視關門卽朝鮮亦曰具兵八萬以待天朝夫主不

爲先客何以繕今天下根本在關門而關門之大勢在寧遠與遼寧相倚藉蓋寧遠不備無論我不能通聲嚮於東一旦賊據此二地則去我促而我失戶庭不獨我不能以去賊二百里守關而賊以百般繇覺華西下則關門之百萬無一可倚故寧遠者後日必爭之地今日必據之衝而覺華者又寧遠虛圍之地而關門要塞也今度文龍之師非二萬不可亦宜簡料果有二

書師紀略

卷之六

九

動卽爲守資以此有動卽爲進資乃若遲速之間難言矣軍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布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憤我將之志愈玩我民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屯收而具完我撫之西虜彼亦可餌多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驚伏者一出我之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者先於自困此智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非也凡臣所言皆守也臣之意在合遠近水陸以爲守而守之具皆足以進如臣之言守則此事終有崖略不然內拘之而不顧外遠驚之而不顧近他附之而不顧身獨執之而不顧衆豈惟不能守而徒爲後世之所歎封疆之臣不足惜其如宗社大計何蓋是時李琮襲其主暉中朝有欲與問罪之師者公以高皇帝於李成桂亦姑容之况國人以暉應奴琮附我爲名而

書師紀略

卷之六

十

察目稱權攝國事請命於我則名亦正文龍方倚朝鮮琮因文龍以請當使文龍市德以便其呼應故朝鮮有助兵八萬之說而文龍來請餉每以直構奴穴爲已任牽制奴不東爲已功中朝惑其言以爲卽未能構奴而奴之不來實文龍之力不知文龍實不能制奴也茅元儀來力以此事必明白道破則縱不能牽舉世之不忠而嫖賄者亦能解舉世之忠而不諂地與勢者

外之民已可二十餘萬欲移大兵漸爲進取而是時王威在三屯營苦無軒蓋遂騰奴俗西虜之境舍遼攻薊自喜峰口竟趨京師之說長安貴人助威者頗著其說公念西虜與奴未合必不卽爲僭然不合亦未可久憑也如其道坦遂則亦當爲防又以寧遠山形可依築關如山海則亦如紫荆居庸之有重關而併築其傍邊之牆則收二百里於腹如薊鎮雖力詘未能舉而其形勢當規畫以爲萬年之模京師有重關勢益鞏固而又非八里鋪關之徒以自坑令哨機將左輔出邊相度輔終不能蓋輔已移寧遠半歲而單遠之邊堡如白塔峪等止隔二十里亦未敢入也又令胡緝寧趙佑往閱二將歸言大小紅螺山去寧遠不過數十里勢似可憑細詢之則其身出寧遠亦不能十里也公念紅螺爲遼西名山往李文忠追虜於此遇角端卽其地

也國初之師自大寧而出則從薊門而東北行於今遼之外毛文龍常疏言關門當守紅螺部議卽欲從之不知紅螺自大寧後遼西徙而南久已爲虜有且其山甚大無可憑以爲守必得究其詳實方可以一意東移是時已改題羽元儀充贊畫畱幕中乃令偕滿桂東行儀與桂率家丁十餘人至寧遠呼左輔祖大壽共率家丁百餘人東出登紅螺自虜地繞而入歷口塞

滋費若自喜峰而入固無所不通然山後之山尚厚止可通零騎而未可通大舉如大舉之路則其行於山之外較行於山之內甚遠非與西虜合則不敢可以必虜之不然公於是決志移師東向復自前屯至中右自中右繞至邊絲新與錦川黑莊仙靈小團山興水白塔峪宿於寨兒山是夕雨公遂臥輿中以氈幕讓從行士從行士無不泣乃自麻溝相大小紅螺之勢時制府王象乾出關公邀之同東衍巡閱乃自寧遠夜騎而來早會於沙河堡乃閱灰山楊安寺兒諸堡而還宿於連山象乾先還寧遠公宿於連山是時象乾年八十矣尚躍馬馳驅公出塞三日俱煨燼無舍宇而虜馬時爲出入跡尚新無不爲公危之而公所至虜皆遠徙於山遙望嚙指故雖風雨饑餓極所不堪而終無驚譌公復自寧遠至前屯合較遼士簡閱寧前以西可屯

之田約五千餘頃官屯其半買牛市種治耕具
大爲明年屯計約用屯兵七千五百人牛五千
隻籽種一萬二千五十石檣耨犁伏鐮耨耨頭
千勛各二千五百副鋤七千五百把除兵糧外
約爲費二萬八千五百兩督所司以 上賑遼
銀辦之趙率教以所獲籽種二千石分四大城
於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而東來者晝夜不
絕官民屯俱大興城堡皆輻輳如承平時矣

書師紀略

卷之六

十五

書師紀略卷之六

終

督師紀略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元儀曰是不能終料虜虜雖伏當急圖大戰大戰非車管不可往謁公京師漠然此言奈何柄兵年餘尚未及此乎公曰是難言也用車必籍火器初至此火器手不能數十人不能火其安用車車亦不辦也厥有熊經略所造迎鋒車六百輛敝敗不可用督工修之近始將竣往主督師紀略

卷之七

上允主事譚謙益之請發帑三萬造攢鎗車千輛調之半載而尚未至且古今車戰之法雖曰犁然而按地布形按車備具則疎密繁簡分合奇正俱不可不深求以盡其用子曷爲圖之於是元儀乃以分爲尺寸爲丈以画車圖使步騎輜車足以相容又量度車之火器無如子母子母則循環無窮可以數晝夜不絕與夫主佐之用行止之需各疏列焉公復斟酌爲車管制大

約步兵五人爲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爲什外立一什長二什爲隊外立一隊長隊有火兵一人奇役一人共爲二十五人主偏廂車一輛以隊長爲車正執隊旗什長爲車副執牌刀餘二十人爲副機手六鳥鎗手二三眼鎗手六火箭手二大弩手二長鎗手二而砲弩手俱兼短兵以車四輛爲一乘設乘總四乘爲衛設衛總二衛爲衛設衛總四衛爲營設步佐將以叅將領之督師紀略

卷之七

二

騎兵五人爲伍內立一管伍二伍爲什外立一管什二什爲隊外立一管隊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人管隊執隊旗右什長爲弓箭教師左什長爲火器教師背招主弓箭傳督主三眼鎗餘大砲手二三眼鎗手八弓箭手十以五十人爲乘分配於四車之後設乘總一四乘爲衛二衛爲衛四衛爲營如步制而將曰騎佐以遊擊將軍領之而別有騎兵八百名曰選勇以權正一

員統正兵四百人以應四衝之變禮奇一員統
奇兵四百人以監四衝之兵而總之以禮總皆
隸於騎佐每面用輜車六十四輛供三十二戰
車每輜車用牛一夫二八牛十六夫爲一乘三
十二牛六十四夫爲一衝六十四牛一百二十
八夫爲一衝二百五十六牛五百十二夫爲一
營不別設官而分四面各統於督衝督衝者合
一面之騎步戰輜聽其聯絡給發而聽命於主
督師紀略 卷之七 三

將主將以副總兵爲之有中軍一旗鼓一材官
十二騎奇佐亦各有中軍一材官六步營復有
補伍總一率百人以俟補伍騎營餘奇百人內
雜役七十五補伍二十五隸中軍步營自補五
而外雜役七十七人隸中軍一百一十一人隸
各官每營共爲將領材官一百二十七員騎兵
二千五百人步兵三千四百八十八人輜夫五
百十二人偏廂車一百二十八輛輜車二百五

十六輛官馬二百九十六匹兵馬三千三十四
火器馱騾一百二十頭火器馱駝三十頭架輜
牛二百五十六隻大砲十六位減虜砲十八位
佛朗機二百五十六架架各子砲九門鳥鎗三
百五十六門三眼鎗二千七百二十八桿弓箭
撒袋一千二百七十三件大弩二百五十六張
長鎗長刀長斧一千二百八十件大棒二百五
十六條火箭七千六百八十枝戰牌二百五十
督師紀略 卷之七 四

六而腰刀五千九百八十八口盔甲二千六百
二十八副管隊臂手九十七副車正臂手一百
二十八副金鼓旗幟響器二副繩椿九十六根
條拒馬鎗二百五十六架火尖擔二百五十
六條鑼鍋五百口鐵鍋二百五十六口水袋五
百箇水桶二百五十六隻火鏟二百二十八把
燈籠三百五十八箇水柳一百二十八箇鐵鍬
七百五十六張鐵鏝二百五十把鐵鋸二百五

十六把鐮刀一千二百五十六把斧一百二十八把鑿一百二十八把鋤刀二百五十口烘子炒麵各二百九十九石四斗八日食米升五合馬騾駝日食豆三升半日食豆二升計人日食米九十九石四斗五合畜日食豆一百九石四斗輜車每車可載八石四斗通計載二千一百五十石四斗計官兵夫六千六百二十七人畜三千七百三十二頭匹計輜車之載并耗止可

督師紀略

卷之七

五

供十日之費烘炒可供人十日牛可供人十日車所載以四分約之以一分載米三分載豆偏廂車每輛占地一丈七尺車一百二十八輛周圍占地二百一十七丈六尺加四隅角門斜出五丈六尺共占地二百二十三丈二尺方營則每面占地五十五丈八尺卽爲車內橫直地數以輜車爲子營每輛占地五尺周圍占地一百二十八丈加四隅角門斜出三丈二尺共占地

一百三十一丈二尺四面各占地三十二丈八尺輜車之前偏廂之後各距一十一丈五尺爲四衝四奇騎步信地子營之內主將居中虛地橫直各五丈其外則爲四正餘奇步騎信地各有等差丈尺又爲圖以便教習公於車營酌古宜今精詳適用掩往式來照映萬禩不可尚已遼東向習弓矢置火器不講至於車營則九邊英銳無不以爲恥公力爲提綴復令元儀傳其

督師紀略

卷之七

六

旨於諸將惟馬世龍解其意首出投鉞時賜金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公又下教切責之曰今天下安危繫吾輩一身而猛簡此身於天下安危何如昨閱車回不食不寐氣咽而不下想將軍同之也初作車營豈敢遽求合式但各將冥悍如兒戲可惱可恨如昨果係銃砲炸裂便當近前拊恤被傷兵丁仍責成先爲驗試或藥有過分如止係兵丁失疎便當近前拏究其人凡陣

前要暇要整當兩軍對敵如營中失火衆軍亂驚當何如卽砲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不得輕動一步如輕動卽梟方成軍令紛紛擾擾到底一場空話可奈何車營議幾月矣將軍爲全遼大將而部下不能成一車營竊爲將軍恥之吾輩原不着急那得責成各將昨賞力尙豈賞其能練特賞其勤勤想想如饑思食如寒思衣焚之以爲勸然總在吾輩急切則諸將動耳將軍

資師紀略

卷之七

七

肯減去騶從之鎮兵以成一車營凡解到各車整成者俱隨到給發責令如法操演何人不可車何地不可車乎古名將舊事暇時可涉獵一念之本閭部原以腐儒冒據諸將之上愧無能振諸將以報朝廷惟將軍可爲我釋此念世龍感激以公之法教習諸營公亦身爲督閱始選能火器者於車使就車演打繼則合四車而使並發繼則合一面以及四面而又精察其焰不

張則暗抽刺者治之又精察其聲不以並出者治之諸將之向在營略知車營如徐應垣輩方欲驕語以教諸營面見公之法與舊迥異卽所自肄舉動張皇每受朴以去公又爲車營百八扣以啓諸將意旨微妙公旣敕關外乃進關敘關以內者面適有王樞失事王樞所守中右以城工未興愧於中後乃日出採柴採木以爲繕城計哈喇慎三十六家以朋素專款事哈之

資師紀略

卷之七

八

穴直喜峰口於遼素無額賞近始有迎風等賞耳朋素稱堵東夷功欲添額賞是時魯之甲兼此部撫事執不與割通丁之髮焚高臺之芻終不與厚其迎風食物而去偵騎遠哨無跡矣聞有孚原主不出關之說以旣填城堡西虜必來擾爲詞欲以驗其言遂若陰縱之楹自出護採柴木伏從溝起遂殺楹公聞之震怒下檄詰撫夷者使分別順逆必欲窮勦其穴命馮世龍率

鏡師合關外之驛騎追剿之出龍至中右新糧之部曲左右十九人以正連坐之法爲餌以誘朗素復入伏而殲之撫夷者洩之素遠遁公以其穴在大盤嶺可以按而至其他部濫言把拜等以順逆自列於前屯者可以不問則其衆亦不過萬餘使不能明其法試其銳於西烏望東征乎制府不欲以一將之故授奴酋鷁蚌之利謂勝則報復不勝則益恣遂自喜峰口畱其貢

峇師記略

卷之七

九

使嚴諭令綁獻殺王楹者戮於境而添其應增賞千餘金公曰賞果應添當添之於早不宜俟其殺將也其所綁獻爲吾人而逃回者縛以當虜此可以殉乎上疏曰此事督臣之所能而非臣之所能也然而邊人或以此患爲環撫而反欲執此患以壞防曰關外不可填實一填實遂以惹虜然不思近日薊門有白馬關之役豈必關外之填實今出防西虜者曰聞烽卽爲追襲

見其殺掠有據方敢生擒夫待有據而生擒不已晚乎然無據又恐爲覈端蓋戒於往欲殺趙率毅之事項諸臣欲以撫夷將朱梅管中右事蓋欲執撫了戰故臣與撫臣俱爲不可上以爲然公遂以馬嶺代楹而益料理關外事弗撓乃具儀餞滿桂及嶺行而以賞功經歷金啓倌管寧遠通判事原任訓導吳京管前屯等衛學事金啓倌者以文無害積官至縣丞陞外衛經

峇師紀略

卷之七

十

歷外衛經歷冗官待缺故効用於關管賞功事頗有志介而勤敏可念桂亦雅重之故以管通判事使覈兵馬錢糧料理城工及軍民詞訟倌至溪體公意大得衆心敘五防時遂題擢通判後公行奴圍寧遠守城被砲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千戶人服公履屨之間皆得其用云是年行採青之法省度支鉅萬關門內百里俱無草故俱仰給於永平諸府大爲公私之累王在

晉時議開關採青南數日有緒謠傳有西虜至
卽撤兵入關并所採棄之虜載而市於我公是
年勅令各營採青量加犒勞以所得與乾草四
六搭放兩年合省銀十八萬有奇自王樞之事
撫者自知不理於衆反囑其鄉人鼓其扇亂羣
口頗露公又力請去疏略曰臣觀自古人臣之
抱愚忠者其身獨危其心獨苦凡以欲平天下
之大患必籍天下之大權而非身冒天下所不

督師紀略

卷之七

十一

敢任之患必不能稽天下所不敢操之權故患
方起於倉襄愚者易爲任智者易爲讓蓋任與
患親讓與罪遠天下惟幸愚者之任患乃讓愚
者之冒權若夫機方伏而未發患稍息而有待
愚者見爲患智者已見爲無患旣以爲患則強
而任其患遂覺冒其權旣以爲無患則起而乘
其權或以及於患當是時愚者堅持衆人所應
得之權而不解寧惟無以已天下之患而其患

更大故臣謂其心苦而身危近因東酋爲逆西
虜紛紜督臣王象乾以兵部尚書行邊自任撫
事年采極力提挈遂有端緒然便覺專主於撫
若恐防者生事啓釁而主防者亦苦於主撫之
說而難防上以兼防之身偏款下以兼款之身
偏防是以趨率殺之殺賊督臣初欲叅之後欲
薦之而王樞之慘撫者曰罪防者曰忠以兩相
成之事至於兩相妨以兩相兼之人至於兩相

督師紀略

卷之七

十二

卸且既有督臣便不必有經略而況以臣督師
至今日更贅矣今當削去經略亦不可不用督師
止推一材幹總督移鎮關城以薊撫居密以遼
撫居寧前如遼撫暫居關門則總督暫居永平
至於臣竟當罷讓以省二臣之紛紜如皇上
不欲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關下以聯絡中外
邊情臣得比於識途之老馬如皇上必不欲
臣離關則臣請且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以

臣一身督兩撫兩撫居密居寧如議臣在闕或在永皇上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有敢居密不敢居東者勿推有能任撫不能任勦者勿推有肯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有怕勢要甚於怕奴酋者勿推有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有愛便宜甚於愛性命者勿推如皇上止以臣任則臣亦願有請焉皇上終年不令臣一覲天顏則臣不能任皇上不時予邊餉不設定軍

督師紀略

卷之七

七

需則臣不能任皇上不以聖斷臣所奏請而以樞部議臣可否且中外紛紜日論邊事日發竿牘於鎮道則臣不能任凡此數者皇上幸一一許臣臣不復敢愛其死然目前尚不敢令撫臣居外而臣居中也蓋關城兵馬關外兵民皆臣所措置其可憂可憫皆臣爲之端天下事身爲之則親人起之則覺無味况臣所爲者未必盡合於人或不堪終其貳卽撫臣忠誠體國

願爲塘牌恐自臣遺之以難語不云乎已欲居其名安所逃其患臣卽無居名而寧肯逃患乎臣謹擬恭趨闕下朝元旦令節一覲天顏以盡終年瞻戀微忱且以講明邊事往迴不過十餘日自可不悞要機上報曰朕以邊事付卿倚賴甚切凡所奏請無有不從卿盡心料理已經三防封疆安靜勞苦功高朕所具悉今邊防正急卿還勉爲朕畱不必過有疑慮朕亦欲見卿

督師紀略

卷之七

七

但少須寧貼自有召命蓋是時王制府聞繼母喪將去故公請停督府之推是時鹿善繼茅元儀俱以停制府不如戡遼撫而公以閭撫強予以不和而去不欲又去張撫而實督不礙於事權徒以王督爲始撫者故防撫頗有異同在任人任之自可相安而遼撫實爲贅官

督師紀略卷之七

終

督師紀略卷之八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公所云怕雄要甚於怕奴酋者蓋是時魏忠賢用事已甚有宋明時者以符咀能制虜因主事譚謙益之薦有爲道地忠賢者甚崇信之令試於關公雅不欲而王制府盛爲供具恣其日夜爲喧貽笑華夷其說使神憑於人向前殺賊而不顧試之四卒不效制府戒諸將讓陣諸將昇

督師紀略

卷之八

一

肯應公朴責之驅去忠賢淡啣不顧也其所云可憂可憫者公在關外時張撫軍心動上疏以阻之謂可憫者四一世弁流離一諸主瑣尾一遼民困頓一陷虜思歸謂可憂者五一西虜入掠一饑卒思逃一遼民倒戈一奸細陡發一奴騎長驅故公疏及之是時永平道張春倡浮言於長安謂虜已至中左所而關門不報葉少師以書詢元儀曰關外之議聞于央之今既以來

虜當并力爲禦而匿不以聞督師公之指安在卽禁絕塘報予以特徵寄心胥可無一言及乎元儀答曰守寧之說實與末議虜報實未聞然城工裏口幸天日晴和得於十一月峻雉堞未能焚聊設之耳覺華不之軍儲而海在凍未凍之間彼此隔絕所運火器火藥頗多而亦凍於海中僅車運者達耳於事似危急然而正慮虜不來虜來必送死蓋城中自虜援歸者俱憤怨

督師紀略

卷之八

二

可一當百而我兵出防將士俱有致死之心滿桂忠勇冠一時袁崇煥已出駐寧遠悉心爲理與此城共存亡將士素感崇煥舉爲効死如川湖兵更願爲之死皆請自赴寧遠此人事之可守也寧遠雖無糧而督師公令前屯趙率毅津送而別補運還之亦可稍支獨苦無豆卽關門亦竭而津門運至者凍於海中不能達關門而忽有異風自冰膠中送至寧遠寧遠之馬得無

骨高袁崇煥輯張應吾所自燬之衙宇與工之日烹一羊以饗諸將諸將再集而紫雲忽起偃蓋其堂燁燁生光此天意之可守也儀原與末議自不當諉之它人特以新題幕僚不敢不從公于邁以避攘權故相度塞外規畫城守姑且入關此中哨探頗遠一聞虜警便當飛騎而出與二人共守勝則不敢言功敗則一身不敢望卹而更以一家三百口行古連坐之法少師得

督師紀略

卷之八

三

書大喜以示同朝長安之驚稍定而永平巨室惑於春言歛金爲城守計張撫亦久心動欲送家歸遂於此時津遣以益其勢關東之民遂復棄家西潰公曰我不出則事不定乃於甲子正月三日卽東行鳳翼懇留之曰聞奴於三之日發公何急以是日行乎且今日聞轅門擒狼虜虜徵也萬不可自輕公曰奴未必於三日發果於三日發我得無行乎擒狼擒奴象也陰陽不

誣當爲吉徵遂冒風雪出關過中右爲文哭祭王樞於人日抵寧遠公於初歷寧遠時卽以柯仲炯之議議煮鹽關外可以使兵民無淡食而且以生財與張撫議之張撫曰人歲食鹽不過二斤二十萬能食幾何元儼曰聞之會典每人歲十二斤鳳翼以爲忤而鹽議竟行至是又聞有煤山親按之卽灰山以煉灰凡百具皆興而虜亦竟不來公橫海之心迫矣乃復屬元儼往

督師紀略

卷之八

四

募舟師元儀力辭不獲乃議節省較前題可省萬餘金遂減其數爲五萬金而隨辦軍需居十四焉公至止寧遠鳳翼以公東征意決心益動乃曰以總督衙門與薊撫以公東征意決心益動是殺我也是戍我也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如大寧河套盡棄亦何害今舉世不要遼東而偏獨要遼東乎陰令言路指摘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帥建帥府之非公不得已以其言入告且曰

管科臣等。仁事而謂舊撫虛懷臣雖無嫌於舊撫而實選科臣之言蓋此時關以外可爲而終可爲今撫臣亦如臣初議而關外實有兵民二十餘萬棄而不爲臣之一身舊撫以爲拘學者今撫却又以爲虛懷假令舊撫與臣同其後今撫與臣同其前皆可以有爲而無奈時地與兩臣相拘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有自用之羞乞皇上勅廷臣雜議主客之兵

督師紀略

卷之八

五

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輪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棄置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賊虜之時勢果否坐待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勿徒取快目前令當事之臣任其極重不返之勢使撫臣有不盡之材而臣又蒙不合之誚上報曰軍國大計朕以任卿與卿所自任具知有何嫌疑其諸事聽便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卽卿稱有

材恐不便其事下部議廟翼亦適有親表是時萬有乎亦爲言者所効益以疑崇煥等遂日夜謀孽諸大將吏而爲浮言以撓出關之舉又以公聽幕士少年之言輕舉媒禍指元儀也公乃直發其根株疏曰大約必爭之地我所據以爲利者賊得之必爲害天下恐有我謀之未及敵或及之決無我意之既至而敵終不能至之故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既

督師紀略

卷之八

六

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不見宋之割地乎與而又與遂至於無可與退而又退遂至於無可退假令一與一退狼野可格一埤一塊蝸縮可保則旁觀者尚欲居平常局者何敢冒險唯占往察來知夷狄之欲必不可厭則祖宗之土宇必不可失臣請以羣臣之所信者明之喜峰之傳人盡信之卽如賊入喜峰必假道西虜道遠而糗糒

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虜既自備以犯喜峰却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絕屢靡則不來然乎否乎夫以天下之大豈其不爲天下而計此然有心在天下而邊塞之情形未悉間憑道路之口以爲憂疑亦有心不托天下而邊塞之安危不顧祇念身家之計以爲徼幸至於痿而息起則懼妨其起死而乞生則懼妨其生而起痿生死者又

督師紀略

卷之八

七

或重私交排公議使其說不止攪一鎮人心惶惑耽延以廢可成之事臣豈饒舌於議論但事外之人苟幸無事可以延捱卽一旦決裂責有所歸乃若臣既冒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爲皇上言者臣既不能曲隨以阿世定當去臣以定天下之大謀又曰近指三總兵各領萬二千金建帥府則馬世龍原未勅建曰賊平何用屋賊不平何用屋左右兩部各分信地

於山南海北寧得無居費皆不過三千黃明臣爲王杜晉所題以十萬買馬每馬在十三兩以上而解運稅運各費在焉戶部以鹽引抵草價至以二萬八千之米豆抵八萬則此五萬二千者誰爲賠償而居間牟大利者必欲其說之行豈邊人苛求於商正如會稽之室不安其家他適旣決舉目不遜百計撓畱之不可然而邊臣亦苦矣鎮不當一裨道不當一倅諸臣聞長衣

督師紀略

卷之八

八

大袖之雍容未見短褐短後之結體也聞大酒肥肉之飲饌未見野宿風餐之約腹也倘謂富擬王侯貪如狼鼠則臣抵關二年矣紫塞之風霜當加於丹庭之日月金戈之槍攘尤愈於車騎之容都今天下推何以不來來何以必去又曰臣以天啓二年抵關滿城奔潰之衆無可爲語馬世龍分立五部三十營雅有條次是歲臣復病而邊事不壞則世龍與袁崇煥夾持舊撫

爲之力次年劉詔來與崇煥交相呼應而世龍實爲之頓首卽兩道臣昂藏不下而每服世龍可爲大臣其後尤世祿相繼來世龍仰承皇上下以劍章故兩部受其節制至金穀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而不得問然一時謂臣重世龍故卒牘不得通於臣而通世龍若謂世龍力能得臣而不知一事一人皆道鎮與撫臣互相推敲無論世龍不敢干以私卽欲干而不得且其自移駐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騰不屈而人又怒夫一總兵致人怒已不得自存而况滿司馬門盡怒此衆言煩輿而人欲殺之臣敢謂諸臣無蹉跌然而納賄貪淫臣百口保其必無至撫夷官請以總督題世龍同任撫夷世龍辭不爲遂以激世祿使相口語臣切責之世祿感奮於歲前三日出防寧遠與滿桂頗有斬獲益其氣可作而使也既不能呼世龍輩以

未備之軍需強出塞以試其戰又不能以新剗之城郭力致賊以試其守徒兢兢與鎮道爲戰守之具而慙不事事者衆以爲能而其事而致力者或逐其去或恚其畱卽如趙率毅前歲衆欲殺之臣委曲解而姑用今且舉朝以爲可用臣豈不擇人以悞天下臣願用袁崇煥等之彈力殫心以急公而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連臣閉關誦經之孱膽臣願用博大強毅之馮世龍少年英銳之力世祿王世欽不願用熱懷通脫之姦猾且此中論三鎮臣獨王世欽爲不激不隨三道臣獨萬有孚功在不聞不見兩撫獨張鳳翼善談可憂可憫其它將獨萬化爭亟宜登壇此其押闔操弄不過僭諸臣以指臣之庸愚所謂不便其畱至乞慰勞臣於寧遠則撫臣之氣怯謂寧遠不可居而難臣又所謂不欲其去總之薊鎮以萬化爭爲主盟而魯和譽受其短

長遼鎮以萬有爭爲主盟而張綱翼在其提索
俗孫諫李秉誠爲羽翼而又以錦衣衛判爭在
中時爲舍沙時爲拭穢而御史爲之入手故兩
鎮之人心強項者得禍低眉者得名督臣象乾
之博大侍郎李瑾之謹飭原不爲羣小所俗而
羣小俗之近者督臣聞憂侍郎去兼萬有爭劫
而羣小之勢頓減是以撫臣四顧旁皇不覺無
所依而俗御史以求自裁蓋材鄙而怯識闇而

督師紀略

卷之八

十一

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會不知天下有忠義之
肝腸當其欲投善地悞入危疆歷日既久不展
一籌而徒俗手以攪天下之是非幸且去矣彼
既得避其怯而不任之苦而國家亦得去一選
儒觀望之臣其羣小奸貪盜逋姑不淡言令其
解組 上溪加慰勞令部院叅看諸指名者公
所云羣小奸貪盜逋者有乎當廣寧逃時有所
載而歸曾爲遊擊衛璉劫其半及公在關外創

言欲往廣寧按視公甚喜乃托虜營中道入錦
州爲模金事爲錦衣項俊卿所持至靡撫夷金
繪約及虜者不能十之三又弗論已嘗以妻弟
焦陞求授撫夷官方見公於和門而胡維寧接
復州難民歸有乎先囑之又竄名敘功爲公所
發并已敘此功公所云不便其匿不欲其去者
蓋中書舍人姜雲龍述閣中諸臣意公嘗以告
之首輔者也是時西虜以銳師駐寧遠東甌脫

督師紀略

卷之八

十二

之地邀我自拔難民無虛日公欲一勦之而遼
人未有變時原畏西虜而不畏奴故東潰時聞
西虜即逃至是遼人憤怨可用而滿桂尤世祿
各有夷漢家丁甚精遂偵其屯聚大凌河令二
將出勦之斬首四十三級他獲稱是其被傷者
數百人號泣西竄於是無復爲掠於東者公大
喜親出迎師拜而辭之下及小弁人心無不感
奮而公每事不伐未嘗疏聞至此略點明而已

是役也遣人銳甚於西丁擇頭敵五百則二千
人爭先公益喜其可用已車營亦教有次第乃
以關內外者合閱於八里舖軍容甚壯公於昨
年大閱卽更舊儀令大將登壇而公設幕於後
觀之至此閱兵更精勁矣公連章求去不允乃
請以本兵趙彥自代而以閣臣攝樞俟半年後
與夏相出入上不允公以諸事未湊須入面
奏而上慮邊關無可倚者故公以中樞新有

書師紀略

卷之八

十三

平妖功上所信任請以樞攝而亦以彥坐中
樞以要人指可否邊事而不知邊勢欲其親閱
歷耳彥大懼至因所親以哀懇公是時寧遠城
工已竣矣當未竣時公嘗欲斬田壽以其燒磚
怠也又嘗欲斬祖大壽以其不出撫夷而漫坐
鎮城也皆以夷崇煥力救而免然公實無意殺
之欲操縱爲用而城工猝未能竣益以班軍班
軍故事不出關滿桂鼓舞之俱樂部用遂得早

竣寧遠遂屹然金湯且偵奴酋罷王都堂管事
王都堂者王世忠之兄也其國公遂臣於奴有
文武才略兼綜將相之事公既顯庸世忠而又
以項俊卿乃襄毅公忠之裔有德於世忠每疏
保任之故公并調俊卿出使使同世忠將銳騎
居廣寧城外托虎酋以爲援而陰招奴酋之灰
魚諸部雖其事不果面諸夷聞舊主在中朝時
有逃來者故奴疑其兄遂罷之奴去一腹心政

書師紀略

卷之八

十四

事漸紊矣時毛文龍上首級三百餘顆雖不短
其自適解至寧遠公欲以風勵將士遂大犒賜
上亦發諭謂復遼之機端在斯乎聞假道潘家
口其急圖防賊而且令接濟文龍兵餉時關門
張樞旣去新推浙人臬安祖未來頭緒稍清公
疏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以西日有聲信入
潘口必過紅螺則我大兵綴之必令摧折奴狡
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歸他道便可

援防以爲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
皇上自爲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
頽壞於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勅
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臣念逆奴天怒人
怨自當殄滅而有錢糧工料則有兵馬有兵馬
則功可立奏上漢嘉之報曰朕昨據邊報申
徹飭防知卿向來自自籌略覽奏知卿謀周萬
全朕何難裁斷內外各衙門富協心奮力共圖
大計蚤奏成功其前後所請錢糧工料器械等
項作速搭給仍將解發完欠數目開奏

督師元略

卷之八

十五

督師紀略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遂仰承聖斷疏請與內外各衙門協心奮力
共圖大計其略曰諸文武將吏奉聖諭隨詣臣
邸出所所計畫十二車營據所已備已練繪貼
圖說其另具一冊則車營所需軍實除分布信
地者不敢擬爲僭止據見在車營者爲實數總
計馬步二十四營合爲車營十二外又有前鋒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一

後勁馬兵七營合用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十
六名內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名通融俱
足其騎兵五萬一千兵現有三萬五千二百一
十一名以密雲通鎮東協及七鎮要番兵可抵
幸速其期八月望抵關騎兵正馬外尚須馱馬
一萬二千六百一十三匹共需馬六萬三千六
百一十三匹除見在馬二萬六百二十四匹度
所謂兵槽馬可一萬八千四百以前所給銀

及戶部補還銀共三十萬可買馬一萬八千尚
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乞於京營量選三千五
百太僕寺量兌三千一百則馬可充用各營所
需細大之數約可七十餘萬件除力可置辦外
其凌雜尚約用銀六萬兩而騎營驛車二百四
十輛有奇及行駐之費不與焉他如少鐵盔二
萬一千九百九十六頂鐵甲二萬一千三百五
十副臂手一千副腰刀三萬把大稍弓一萬四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二

千張大箭二十萬枝三眼鎗一萬二百五十六
桿馬鎗二千四百七十二門并藥袋弩三十張
弩箭十萬枝鉛子三十萬斤西鐵二十萬斤此
須該部亟爲擇精好堪用者亟爲給發乞 皇
上自爲社稷大計立發帑金二十四萬以應必
不可已之急其行營之費容臣另計 上大悅
立發帑金十萬餘令戶工區處 上又以公陳
病苦復遣鴻臚少卿宣諭公慮當事者不急發

軍需令幕僚鹿善繼杜應芳往京覲督之皆如期給發而京營協理朱光祚以京營馬不啻子馬價市之於邊善繼以爲便且請公差官自京領價往邊市之工部尚書陳長祚不欲如數發善繼乃上書政府與力爭之長祚以內府者爲辭善繼身入內府揀精好者堅有難色善繼婉諭之堅感激唯所擇於是軍需稍濟矣公所云鋒勁者以有車營兼馬步不可無前鋒以失揆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三

後勁以出奇乃立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其伍什合隊之法俱如車營四隊爲局局有局總長百人分前左右後監五局爲旅旅有旅總長五百人分前左右後容畸六旅爲營營有主將以參將爲之一營又分爲三哨前左旅爲左哨右後旅爲右哨容畸旅爲中哨哨有哨總長一千將之下中軍一材官六其列陣也二隊爲一偵偵可以遠揆遇警則四什長率八伍環列成營

二隊長監四什居中調度應敵所至無不捷四什居前八伍居後二隊督之更番射打應變無窮其佈置也每營以前左右後四旅當四面以容旅爲中堅面以畸旅實其虛每面以本旅之前左右後四局環列卽以本旅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外營以容旅環列於中央以分應四面而以本營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內營其畸旅五局一司旗鼓一領大砲一護輜重二備補

督師紀略

卷之九

四

伍每局四分居於虛中應乎四外聚散分合皆可成營隨地相形皆可佈陣斯一旅一局悉爲應卒之兵矣其節制也每營四面每面一旅每旅五局五局之中以監司爲遊兵其四局爲正兵遊兵監於正兵之後謂之却月正兵臨敵退縮遊兵得以徑殺之四監有變容旅五局分應之四面有警畸旅三局分拊之而旗鼓親丁恒衛主將謂之握奇其陣精微惟在監容監容得

人無敵矣外營四旅一如車營騎兵其內營容
旅則每隊隊什伍長背招傳督皆授弓箭每伍
第五兵授牌刀第四兵授弓箭鉤鎗第三兵授
弓箭板斧第二兵授弓箭腰刀其內營騎旅第
一局授大減虜砲三十二位每隊八砲分掛四
面第二局授旗鼓以六十人四分之以便分旅
陣四十人及人醫獸醫隨主將第三局護輜重
各授弓箭第四五局如外營授器以備補伍矣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五

將領四十七人兵三千人四旅兵二千人戰兵
容旅兵五百人名權勇騎旅兵五百人名奇零
三千人各一馬內爲隊長者百二十人三人共
一駄戰兵權勇二千四百人五人共一駄奇零
則不設駝官之駄有差共爲馬三千六百七十
五匹戰兵四十偵每偵小減虜砲二位共八十
位每位駄騾一每二位駄藥子騾一共爲騾百
二十頭騎旅一局大減虜砲三十二位小減虜

砲八十八位三眼鎗八百八十桿三者子藥器
具各全弓箭一千八百五十六副每副弓一張
弦二條箭三十枝撒袋一套腰刀三千三十把
牌八十面板斧八十張鈎鎗八十桿盔甲三千
三十副局長隊總臂手一百五十副容旅權勇
臂手四百八十副金鼓旗幟響器一副高招燈
籠二箇隊標一百二十桿燈籠如之每隊繩椿
二根共二百四十每隊鐵鍬五張共六百每隊

督師紀略

卷之九

六

鏹刀二十五把共三千每偵劊刀十口共三百
每偵鐵鎧十張共三百每伍鑼鍋一口共六百
每伍水袋一箇共六百每人烘炒各五升各共
一百五十石再以駝三十各駄糧四石騾車三
十四輛騾三百四十頭每車載糧二十二石共
八百六十八石人食一升五合畜食三升約略
米居四分之一如車營可以供五日而人所自
帶烘炒不與焉凡爲騎營者從無此內外周密

矢彈兼用行止有憑番應無窮如此者也公軍營布置略定日夜催督軍需每五日一核各道又請令死邊事張忠烈銛之子錦衣迥灝就鐵造軍器於澤潞然內解外調俱不以時至且長安之口俱不欲恢復公乃上疏曰今天下快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和賊向也徵兵調兵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必應方忍死以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七

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迫兵愈少而夏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患七年遺寇勢同養癰兩歲徂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土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關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也一隅之生死萬姓之存亡也臣願天下以殺奴酋之心應邊人弗以殺邊人之心緩以釋奴酋是唯枉當國謀耳公欲面上敷陳自一片石閱喜峰口潘家口而西然後

具請是時新撫喻安性至矣先是總督卞傑兩月張撫去公意欲稍督裁撫故先請補於而西人之故主謀者以喻安性者浙人也向與有舊方久曠於家是時公論方詘之廢不用而西人自二三匪人之外固多君子故欲使安性出而與公爲仇用浙人攻公而不至有以君子攻君子之名使公與喻合則指公爲小人而不至如抗時用岳撫有首僭同主之而難以妄責公故

督師紀略

卷之九

八

用吳用先爲總督而復以安性爲撫安性於六月至至則不能與衆格乃以鄉人劉永基者自數月兵曹遷爲山石道以相挾持先招永基以使事來關已公激以忠義導以時勢吳成大舉安性亦唯唯公將西巡安性知公將面請於上遂送於關外幕中力言軍需未備兵不可進公之心愈苦矣然軍需亦實未備乃卽止於一片石以關事一任新撫爲之又具疏曰臣忝冒

政地奉命督司軍唯有司細瑣不得下親卽六卿督撫之事亦不得旁及其於兵馬錢糧器械自宜各有司存今且沿門持鉢時遭呵怒索之敝庫則工部曰重根本索之它鎮則兵部曰各重其根本榆林宣大各稱警以拒兵將已齊而一聞當事意指遂相視而不前聞京師當事之言曰兵馬糧餉既足渠便胡做不如許而弗與直以文移往復令之緩不及事便可軟困之臣

以爲世寧有此而繇今觀之殆近是乎正恐皇上明旨不能得之天下而天下不能無事將後日無復可遵之明旨亦足勤當事之憂也卽批駁一荒微之闕臣何足見風稜而耽悞及衝邊之軍務寧不傷天理願急爲之無令南指空囁而無衣徒賦也 上申飭諸曹仍以朕查究所不及者卿指名叅來重處公遂上敘列五防疏九邊每防必敘公至三防時曾奉題敘之旨

而公謙讓不居及四防已將入告而喻繼永至公嫌以乘間爲德且以方在奏反勦期尚早也此時欲大舉故發疏以獎首激後其於公意平無微不昭衆論允協而末後有遠譽臣一疏鮑廷弼之入獄也自公發之廷弼嘗號泣曰我被老孫所算然其兼人之才公未嘗不念之朝廷兼設經撫以致兩敗公親歷其苦又未嘗不念之而廷弼化貞雖在囹中各有黨與忠遼功之成中朝所以阻出關者祇以今日可守則答日之棄其罪愈張獄不可脫故巧阻之公時將大舉欲朝議濟則得一意致敵故疏略曰邊吏不獨畏外而且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口管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貶官臣以杜松劉綎自是猛材而實違經略之節制則楊鎬當從末減至於熊廷弼王化貞以兼設害事臣於二年來履其地用其人每悉其心力

俱極艱苦夫亦欲爲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
佐鬪者更力遂至決裂諸臣當樂發遠戍無令
久繫長安以恣口舌蓋諸臣在長安衆多欲貸
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邊政之不便於諸臣者便
生議論唯遠去長安則可以清長安之議論卽
可以清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
而朝廷之法自在 上報曰三臣情罪各殊卿
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是時
督師紀略 卷之九 十一

葉少師已去韓少師爲首揆故當時言路亦有
爭執之而數年之後尚以爲韓罪御史袁以勛
曰有奏請者而後有票擬者又以爲公罪然公
之疏意自明而票擬者謂東事底定則正欲使
望生而不致滄多口若其數年未決則固已久
矣 上是時銳意恢復念公勤勞復遣副提督
忠勇營太監劉應坤及前所遣胡良輔陶文等
齎金十萬蟒纁百五十匹齎將士以內府軍器

佐軍而齎公坐蟒膝欄羅段各一襲匹幣有副
白金二百時九月也公時尚在一片石乃疏請
曰此時十萬官兵出防關外二百里而關門不
過居民行賈臣願天威遠播於華表聖德宣揚
於中外謹於十八日從一片石扶病出關先俟
命於寧前 上以正合朕意到卿駐劄地方宣
讀其前屯寧遠隨便聖諭以諸物聽卿不時賞
功諸需卿以心胥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軍國
督師紀略 卷之九 十二

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
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達朕前庶僭邊籌用資
廟略膚功蚤奏飲至還朝朕特佇望焉昔韓公
爲首揆所贊也公不勝感切遂拜疏曰前茲十
萬猶曰恤苦今茲十萬專以待功所不戮力同
心滅此朝食何以復大命衰殘亦覺飛揚武健
寧無迅厲謹奉幣於筐奉金於府以待有功至
于臣冒承大位力居人後賞居人先臣實視於

拜命適寧遠城二日。行有闕以殷重。修臣除尊藏坐蟻。稿亦待有功夫。敢祇服外。謹奉賜金充修闕之費。恭勒聖諭於貞珉。謹題曰：恩牽閭閻。臣拜恩於寧。以識天恩。予東人以寧也。蓋從來臣下。欽賜多建造樓亭。以貽後人。臣以爲傳之家。不過視子孫賢不肖。爲去留傳之。疆土將天恩與日月爲昭。而臣下亦得附名於有永。上嘉許之。往中使繼朝至。公告以方禁。

齊師紀略

卷之九

五

宴會不敢自開之故。一茗而已。及應坤至時。再上請歸。疏未得報。故扶掖拜恩。不與交一語。應坤淡恨之。是年夏。楊璉以二十四罪攻魏忠賢。舉朝爭之。而內外相持。愈力。公疏請罷忠賢。私家不唯安朝廷。亦以安忠賢。而速罷內操。蓋符日誅劉朝。必以使事出而後殺之。則知持兵者爲害其攻忠賢甚切。疏至。長安楊璉左光斗等恐益重。怒力阻之。公秋初入覲。自兵事外。亦欲

面陳此而竟不可得。及應坤至。則微聞公意。而且恨慢已也。關內道劉詔以同姓親之約。兄弟。雖與宴會。因益恨公。故應坤歸而忠賢之恨公深矣。公將大舉而力尚未備。乃喻撫觀時。可爲亦頗有英功名之志。同馬世龍袁崇煥等至廣寧。殊有忝離之感。世龍與崇煥王世欽等航海至蓋套。一察形勢。且以疑嘗之。使後不爲備。而茅元儀所募舟師亦至。以所齎六萬金。

齊師紀略

卷之九

六

所造約可當關門十八萬有奇。南樞核其數。聞蓋艘。鱸火器之外。復以羨自爲輕。偏廂一千輛。輜車副之神飛砲車百二十餘。高麗牌萬竹將軍竹鳥鎗竹三眼銃各萬。神臂弩神臂弓各千。輕偏廂者。式如偏廂而廣。止丈餘。輕堅遇險易渡。神飛砲者。以木爲砲。鐵爲裏。用子砲五可裝藥二斤。發四里許。卽以車運之。爲車營。隅正之。骨高麗牌者。獨爲盾。合則爲城。可以自立。不仆。

而因以發銃竹火器皆以竹爲之而脉繩皆以爲繩可四五發而所費皆省人可多攜而裝藥之煩其將軍所發可二里裝藥亦十兩餘皆以合水軍使登陸卽成一軍而輕爲襲止爲陣巨細俱無所不備先是南臺以聞上命與崇煥俱優用至五防時公先以略敘至是始得其全云

督師紀略

卷之九

五

督師紀略卷之九終

督師紀略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因令茅元儀斟酌舟師之制其法每營以沙船百隻爲率每船着捕一縹手二水兵十火兵一皆聽命於着捕凡四船爲一舫於四着捕中選一爲舫長仍管本船着捕事而得節制三船二舫爲一船設船總一四船爲一幢設幢總一三幢爲一營設將領一以遊擊將軍爲之中軍督師紀略 卷之十 一

一材官二餘奇百人半爲旗鼓雜役半爲親丁補伍如其管船多則別設遊幢有唬船則捕盜一舵工一水兵八有飛船則以舵工管本船水兵四又立法以兼車船不水戰故止用十五人爲導駕而兵皆便捷登岸頗可爲陸兵令每船銀輕車一輛其捕着舵縹畱看本船其水手十一人之中立定車正一名狼機手六名鳥三鎗手四名本車狼機四架子砲二十位鳥三鎗四

桿每子砲每眼各備火藥鉛彈三十出日兵十五名人給腰刀一口車正兼大弩一張箭三十枝火兵兼火箭三十枝狼機手兼大斧六把鎗手兼高麗牌四扇每車仍載大砲一位虎尾砲二位緩急別用每船備虎尾砲二位鳥三鎗四門鎗叉等器隨船酌付其兵在水爲船兵在陸爲車兵其官在船管水兵在車管陸兵其演操在海岸上下其軍火器舟車兼用東下之具已督師紀略 卷之十 二

得十九而是時總督吳用先以春夏之交兵不可不發卽撫軍之意亦若勃勃而行糧諸營一無所具公以此必入告方可而是時魏忠賢已橫逐冢宰趙南星總憲高攀龍副憲楊璉吉憲左光斗吏部魏大中等矣公以荷主恩深必當有言而羣臣章疏久爲忠賢所格明主可與忠言亦必面告乃因東巡欲以朝長至令節至通州以疏聞公之未宣麻也攀龍光斗俱嘗

特疏薦公蓋攀龍在山中三十年既召久不出人問之曰此時以平奴安社稷爲大吾度力不能而又無可以倚者以入告又安用小草爲旣兩年幡然曰吾其出而相天下士乎廣寧潰遂請用公主兵政而以鹿善繼兼言路光斗亦習公是時薦疏數十而會推旨從左疏出故二公旣以攻崔魏得罪去人皆側目公而魏廣微者與公同鄉同年雅善而實陰忌公當其初入綸扉知爲世不與嘗欲偕公以自明特疏爲公言勞欲加異典公疏曰此廣微爲臣干澤也廣微大恨及附忠賢遽得大柄首欲殺公以洩憤乃宣言曰兵侍李邦華約公進以清君側之惡方率十萬銳師入矣邦華將爲內應忠賢大懼進於上郊回卽令閣臣擬諭以止公而開大明門急召司馬入令分三路總公以止之仍記其差官之名以核之是時忠賢恠幾欲死而閣臣

顧秉謙正欲投忠賢擬諭極嚴而御史李蔚正附權所稱三李者也遂託公爲王敦而望公爲裴度公曰御史未讀裴度傳耳遂涕泣望闕叩頭而西時中外喧傳兩鬼欲殺公而忠賢尚有較事者在公左右知公實不攜兵一與一襲而已隨行并無將吏唯鹿善繼從疑稍釋而廣微進俗主上震怒以脅公自盡旣而直以忠賢怒公脅矣公亦置之而唯杜門求去上加慰勞而復有吳國乘之事吳國乘者卽公初至時令從楊朝文往說劉愛溶者也至甲子秋有孟淑孔者楚奇士也游御史士任出募兵以爲遊擊將軍中朝漢勅之公聞其材進疏釋其子而以淑孔參五部軍事使水營諸將及朝文國乘出哨河東欲以間叛將招陷蕃爲大舉之計淑孔有智略泊舟海套使間諜入遼民皆鼓動欲內徙淑孔卽欲援之歸公怒曰是失計也公以

此時當與豫爲計使其內應不則爲朱序耳奈何載之歸此徒一夫也而反使爲屠爲防國乘受叔孔命行無成功而匿金錢淑孔歸告於劉崇煥頗詰責之公西行欲尾公爲白而不得時見道遇一書生謂曰今魏司禮爲政大開告訐何不聞於厥乎遂以竊趙金攜三千金爲奴間劉伯融以賊將爲姦而孟淑孔陰主之以告忠賢遂移公公曰聶廷金陷蕃歸而有資國乘挾

青師紀略

卷之十

五

之不得伯融會爲奴將卽十三山輪款於楊三者也其人實忠義方欲以爲用至淑孔更奇才也若以國乘一夫之仇而殺之此失機會且自厥殺之邊臣猶有辭今使邊人訊之而邊人徇內誑應以殺之則邊人更不能用邊人以復遼矣遂止議發聶廷金等於他邊而發劉伯融於寧遠忠賢詎勉從之而終以游御史事逮淑孔去殺之詔獄焉後竟以偽姦細武長春事獵封

五等知其於此恨公遲我一年封矣衛呈秀以高攀龍劾之應成故與魏廣微共附忠賢至是召復臺班乃首疏頌忠賢而劾公科臣郭興治和之遂下九卿雜議是時崔景榮爲冢宰以非公不可而廣微意所屬王之臣亦未至嚴旨令出治事汰冗兵時附逆者多指摘兵冗蓋以劉永基意欲殺公及崇煥元儀世龍而李喬生等皆附之蓋意欲誅公先持簡汰之說使兵銷將

青師紀略

卷之十

六

衰公自不得有爲故雖畱公而終以此責公且戶垣林宗載竟照冊減將汰兵鹿善繼乃貽書臺省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祇點得一遍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故爲自己清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祇算得一遍帳且圈咲各營認無實之罪使自割再辯之舌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

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向也日見關門外撫夷八里鋪搶人今何不見向也日聞奴酋一馬金一馬銀買都令通虎酋今何不聞寧前屯種二百餘里何無敢擾亂東哨斬獲一百餘級何無敢承認而東奴赭地殲人築邊拒河斥堠刁斗其防我甚於我之防彼何以故而都門向聞苦求外補偷送家眷鄉邑每聞浮海買山之情中原每聞斬木揭竿之變今皆不聞又何以故蓋

督師紀略

卷之十

七

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者碎西虜實有戒心於我而東夷之氣遂奪東夷與西虜呼吸原通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西虜懼而東夷屏跡東方寧而中土晏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累歲之蒐羅何足俟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

生心生者倚熟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何不一患也或云減非減其壯特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得去弱弱者固仗壯者以作氣壯者亦藉弱者以助威去壯是銷弱者之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率是以行關上二三年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事果如彼能聽其淪胥而不一為料理否如其料理能不

督師紀略

卷之十

八

需兵否需兵而已散之兵能再集否即再集而事在危急能待其集否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願及今一患之也且減兵之旨為省餉也天下事為於從容時自省為於急難時自費急而益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得不益其費使厭今日之為費而一意其省兵減則為兵而買之馬為兵而造之器為兵而計之金錢皆以兵去無所用

前費總成空卽兵再集而前項非散佚則嚴懷重爲主辦後費更不貲費耶省耶况事不論所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爲美談與其求省曷若罷費與其減兵曷若散兵且省餉云者爲餉不足俟費而求省也今之遠餉以遠爲名果盡歸遠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額餉之外耶遠餉六百萬今分與遠用祇四百一十四萬關上歲解只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便得一百七十

矣進以求敵守以禦敵其以當敵均也主於不敢當敵何以爲守敵不來我可勿求敵來奈何諱一進字是倡一避字避者逃也逃有底止耶恢復非爲遠爲內地也恢復明旨揭若日月申飭中外協力同心不啻再四而議論滋煩擲掄日甚縱觀肉食之謀強半婦人之膽彼既不敢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欲自暴其中情之怯遂巧爲託寄附於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任恢復之人日却制於似愛似助之談文置辯則非體而復虞洩機含容又情事不明而權遂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嘗試且慎重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唯實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竅卻日習躊躇轉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繇得其肯綮卽邊人之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

牢已目迎而心距之何嘗一日實實看手見其所當慎者何在乎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運不擔鎔之着數予人以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寢耳簡汰之說設端更巧被戎行以嘗有之事則取信易為海內持省餉之名則悚聽更易且兵既冗冒則將兵者當併裁將既虛糜則將將者當併去和門上下救過不暇尚復言恢復乎故慎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善經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為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沮恢復之術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俟一日之議銷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而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為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撼邊情暗則明識此

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渝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為流涕者也且慎重簡汰即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授之曰某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某兵必不可留某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尚可一日立於將吏之上乎誰不畏強敵而使之不敢退誰奸居危疆而使之不敢去總奉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今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中朝有成算之省廣微初得政即起王昶習為南豕宰陪推中樞又疏謂當屯守關內貽書謂公無暴虎憑河及公告歸又曰非殺奴不可歸公曰殺奴無難也只中朝不肯耳公請去不得出治事即議發車營於外境實錦右當去年秋撫鎮

至廣寧世龍崇煥卽有守錦右意公以大舉在
卽而處處爲守則兵力不給故下教崇煥世龍
曰凡兵在先定本謀定在進凡守皆進定在守
凡進皆守原議安哨於錦便覺機活而主進今
議隨地布騎而實之以步以敵來者而填實之
便是一意爲守徒錄積寸累延挨日月將令兵
餉日每不給而僭口隨人終爲人罵而終無所
不守無所不備賊來而我不能符合所守以禦
督師紀略 卷之十 主

又不能專以所分守獨禦我進而不能以分守
者進又不能合所守以進前出後空卽目今兵
稍出而寧前遂空自與水至高臺百餘里獨一
朱梅而夜火徹天誰謂大兵在前虜不生心乎
且右屯一安則水合而東來者虜至勢必不能
沮而姦細一雜覆車可鑒蓋遠則難接近則易
應譬我在關門而令陷蕃來歸則難我一渡海
而機將自動夫燬城以絕其來固爲失計漫無

主計而徒以欣羨填實似覺滯而不活懸而可
念總之主進則一渡海而右屯自任主守而一
實右屯則捉襟露肘進自爲難蓋業已成守便
不可無人如謂當進而仍可分其旣駐之兵則
今何必爲守乎卽一意爲守終年不進亦所不
能蓋寧前微目前之安以出牧之而再益二百
里將出牧者窮大約以進取之兵爲守之計必
不可行此之不可不察也古人過吳房而不取

督師紀略

卷之十

十四

冒風雪而必進其避趨之機審而本謀先定耳
兩河之地何處不肥美卽白山木葉當歸版圖
頃 主上以十萬爲征勦行間之賞此其意何
斷願諸君熟計之勿規細近務定本謀立望復
我故僅安先鋒於錦州至是出屯關外欲乘機
卽爲進不唯不使疑而亦不使中朝間阻乃發
四車營出關以張應昌主錦州馬士麟主小凌
河樊應龍主於山陳九德主杏山而前鋒已用

魯之甲爲中營駐右屯左輔爲左營駐大凌河
李承先爲右營仍駐錦州公親拜以送二營有
車正者感奮刺臂血於酒以盟其二十五人公
復獎異之士皆勇往又十日發二營公病以委
之俞撫時俞撫無意進取而欲以復錦右爲功
故嘗揖謝世龍至是具威儀如公而贊者呼曰
諸將免拜蓋公拜送行者而安性以行者爲拜
別也諸將含淚出

晉師紀略

卷之十

五

晉師紀略卷之十

終

晉師紀略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是時車營十二分四鎮益趨率救滿桂已於五防敘陞總兵故與尤世祿王世欽分左右前後四部部分中左右三協協主一營共聽制於世龍而前鋒三營營之甲主之後勁五營楊鼎護主之而別有李乘誠火營一龍武水營五至是前鋒兵盡在前行後勁兵更番出人左右部各

晉師紀略

卷之十一

一

以二營出填錦右各以一營守關而前屯部之三營分駐於中前前屯中後寧遠鎮之三營分駐於中右寧遠中左公又立法一伍虛一人斬伍長其什長責百一什中虛二人以上斬什長其車正責百一車中虛四人以上斬車正其乘總責百一乘中虛十人以上斬乘總其衛總責百一衛中虛三十人以上斬衛總其督衛責百一督衛中虛四十人以上斬衛總其督衛責百一督

中虛百人以上馬兵斬騎將步兵斬步將其副將軍問其權勇虛人一名以上通從什伍加罪二十人以上斬其協中軍其前鋒後勁各營虛一人以上通從什伍加罪如各營例兵精士奮擊然可觀矣而長安復有謠言謂公收東夷三千將以啓彙大司馬貽書問公然實不過二十餘人耳且已安盟矣皆崔魏欲殺公故造爲浮言以撼也而言者優尤王甚忿公既奉旨汰兵

晉師紀略

卷之十一

二

欲因此出關以圖東遂首請允世祿世欽病而汰李乘誠瑯諫先自汰其鈴閣下額設經略衙門人役二百二十人止畱五十二人以爲諸將吏先因簡以寓練自西而東焉畱寧遠錦州各久之遂至右屯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開除變價馬驃駝牛五千四百四十九歲省餉銀四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兩二錢四厘草乾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米六萬六千六百

三十石豆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六斗草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束再汰官兵八十三及減公費與班軍之半歲省銀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兩二錢一分五厘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豆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實見在官兵一十一萬七千三員名歲需餉銀二百一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二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三百六十三兩三錢一分共銀二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兩二分二毫八忽米六十一萬三千八百石豆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石二斗草一千六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五束所省歲約銀五十二萬米豆草所值一十三萬公又分別其兵爲戰兵守兵屯工局運雜兵約爲戰兵者九萬四千守兵者一萬六千有奇雜兵者二萬四千有奇而以布花驗船採青稿賞及填實錦州外大興諸堡須量加遣兵共

約歲十一萬又約去其月小盡之除三萬七千四百兩共需銀二百五十六萬八十兩公又以草乾在夏秋之間每年外解稽遲又適在此時今當均解於各月便以二十一萬四千爲額先是月至二十八萬部欲以二十四萬爲額至是并減於此焉布花者國家舊制京邊軍皆頒之以爲禦寒具遣事輿稱爲皮襖議人給九錢後改至六錢公以旣稱皮襖則不必歲易之故帑藏乏則姑停之而終不可爲常戶部又執不肯任其費故公均派之以爲永法後魏忠賢欲叛結遣兵遂加之爲八錢而騰謗者以前此爲馬世龍沒入之是時中外承朝指外解內運俱斷絕兵四月無餉而餉司楊呈秀蒙人也吏胥利營之領次多則易爲姦遂不按月以意爲零發領餉者至又盛氣加之兵士聞減汰已心不安見所發者寡以爲縣官已減其額而領餉者受

責辱於餉司又危辭以激之九邊之兵久易驚矣自公至鎮從無噪者故諸管忍死不敢脫巾而徐璉者故羣盜也爲邊將兩逃矣王昶晉以鄉曲用之公初至核將吏以其滑欲逐之憐其勇時其部曲證其倚在晉剝軍殊有據且有所連公不欲發在晉私故薄罰而用之至是爲步佐於寧遠所將川湖兵故習於在晉時者也連貪暴爲軍所怨而又不事練車營獨不諳公閱

而大怒欲斬之後限以十日再閱十日頗可觀遂賞獎之而連含怒以厚賞騰謗長安而又激兵反圍崇煥之署而以銃碎其門欲叩滿桂門而桂以夷漢丁塞巷遂結陣而東公聞以牌諭之而審示桂等論不散當盡勦之無爲姑息桂與煥以兵追以示欲勦乃解散卽於追次斬首惡松山之兵亦湖兵也亦爲驚以應以公諭而

檄公乃欲斬餉司之胥餉司遂散如法常奴

遼陽卽擇形勢於代子河北去舊城數里而城之甚堅固其珍異子女皆畜之及公新東奴懼遂毀其宮室而北徙於瀋陽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築官於瀋陽薨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運珍異入老寨而又營城於撫寧關塞外漸思遁矣又數驚衆每聚而泣公以其遁入巢則反難爲攻而乘其驚亂饑寒可以爲人故雖知中朝不與之意而念關係安危潛圖至計往公

以東夷二百人長之雙馬重甲而西夷者徒步

徒手我以舟師取之降則徙不降則殲之易耳如入無人之金州則又一張盤也公大以爲然中分麾下六車營以配水師萬人戰艦六百元儀爲大帥崇煥爲監軍往疏略曰臣按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在金州而扼要在蓋州人知守寧遠以護關門守金州以護登萊而不知關門更借金州之議蓋南衛爲遼鎮腹心據兩河之樞紐故全遼以四衛爲

督師範略

卷之十一

七

存亡而金州又爲四衛腹壤臣初規遼事奴正以四衛爲守臣招撫棄陳議首據此地以剿賊腹心故屢用間諜而文屢疏開正局於登萊今科臣議取金州實見其大但間諜行而猜殺慘緒地堙城遂無可據之險卽欲壅南關以自固而十里工程非旦夕可竟且一航一米又隨處見瑕故今日之事守寧遠矣兼守右屯護寧遠矣必仍責登萊據旅順以南通其聯絡必仍責

寧遠據蓋州以北接其咽喉目今蓋州雖尚有賊而西南近海則我易登東北逼山則賊難入且城郭依然而海州爲咽喉可扼以守金復爲腹可據以田得蓋州則南衛在堂與而西與右屯相犄角將奴無濱海之地而用海之術窮我所爲防遂減咎高皇帝取遼於納哈也以馮勝大兵自遼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實先自登州以取金蓋緣河東沿海之地始於蓋耀迄於旅順

督師範略

卷之十一

八

而金而復而蓋若麟相次其自遼陽而來必繇海而耀而蓋雖間有岫巖小道而噉噉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田築隍爲根本之計馬雲守蓋州以遏絕虜馬納哈遂不能度反自鎮江繇廣鹿長生島駕海艦自東而西爲馬雲所誘北折至蓋盡殲無遺今若據旅順據蓋州以守金則仰遵高皇帝之遺策兼有毛文龍在皮島以聯廣鹿長生則納哈之謀絕而蓋州與右

屯夾水以扼其衝故曰用海之術竊究自天津而滌河口而關門寧遠右屯俱爲海之右而右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爲海之左而蓋州其極也今臣已出據河西爰自松杏東至右屯廣寧已在包絡之內然終不敢遽復廣寧而以虛名微疲困之實禍正以去海遠而陸運難也頃有議復廣寧而明旨以必須兵力令臣相機赫赫聖鑒已漸其微臣三年以來目營苦畫着必求穩以爲今日之所守當沿海以爲家而使轉輸不疲且近海之地頗有肥饒兵旣力防於外民恣屯於中而遼人漸可復業今年以撫鎮之議糧運盡在右屯河西似可爲守且得廟堂定議決守旅順臣當督率舟師扼蓋州之口與相首尾使四衛之肥饒漸實遼民而南通登萊西通關門俱片帆可渡而兵無絕餉之虞異日卽遼陽盡復奴穴盡洗而民已半殘

郭埏毀亦姑且生聚於此而徐圖其內自登州至旅順風便僅二日程而皇城等島皆有程限可泊故旅順必當責之登自覺華至蓋州風便僅一日程而又有右屯以爲止則其地愈近而二家溝一帶亦可依泊故蓋州必責之寧遠以覺華之去寧遠止二十里而去登萊尚三千里也夫守旅順而不守金州與守金州而不守蓋州則余旅之守誠難然而進守蓋州地薄虜而當衝抑更難矣臣何敢好難而讓易於登也蓋總論兩河之全局守關門而不守覺華則賊不必盡渡海船不必盡載兵以其車騎稍兼舟楫我之陸山水海必不能爲關守覺華而不西據右屯東據蓋州則二溝蓋套之要不扼其防海不密卽覺華與望海爲門而東南千里關門之守尚虞其疎故臣謂守河西必守至右屯則東窺耀岸扼二溝高坎之水衝西合錦松據三岔

廣寧之陸要其臨河而渡止在相時臣又謂守河東必守至蓋州則海耀前覩寢西來入犯之謀金旅後遮塞南下窺伺之路其遊騎所至直可乘虛蓋以右屯之守合蓋州之守盈盈一水犄角特嚴虜欲南窺蓋州必虞我右屯之師渡河以擊其後虜欲西窺右屯必虞我蓋州之師深入以擣其穴當此時我乃得收全海以爲用而賊不得傍海之滙是謂合東江登萊之戍以

守關門而關門之守乃密然而守蓋州難矣無毛帥以守廣長無登萊以守旅順則回頭策應無人而蓋州尚虞納哈之謀無寧遠以聯覺華無右屯以聯松錦在蓋州固虞張盤之變在蓋州終虞金旅之危而臣非敢以臆初也右屯之守因平寧遠無寧遠臣何敢守右屯蓋州之守因平金旅無金旅之議臣何敢守蓋州參相得

以合勢交相助以成局要在我據海以爲用而

賊不得用海然意不端在海也奴用海則向來隱慮而不敢名言者正不在如女直渡海寇宋明犯千里之怒濤而別有詭虛如前之議可使我百萬之兵矯立關門而無所用其尺寸我得海以爲用則糧可因田可屯食可足兵可壯即毛文龍遠在皮島可通近日頗有東自四衛陸行抵關而我據四衛則旦夕可以期應遂且合三鎮之聲援壯中原之大勢即使奴鷄張而凌

三岔則右屯角之蓋州特之賊且兩虞其應而不敢動在東江迺得脣緊促以成牽制之實即使奴戀棧而甘驚伏則地逼謀張情窮勢見遼民日歸奴計日蹙一兩年間必有可乘之機而合三而以爲攻奴已在四圍之內是以守以戰及戰守外之計俱無踰此然而守亦有分矣如今天下必欲恢復而誠即欲恢復也則守右屯無異於守寧遠守蓋州無異於守右屯如且修

恢復之業而姑爲守則不獨蓋州爲緩而右屯亦非所急再如苟延目前之安而竟不問恢復則右屯亦不必守而況蓋州總以分兵驚廣地者敵專而我分合兵壓敵境者我專而敵分今人復右屯猶欣然而復蓋州無異於復右屯或又以逼處致寇屯聚資盜兩地所同而不知遼陽之去關門猶旅順也蓋同七百里而張盤之襲誰爲資糧行無入之地食盡馬斃而不惜而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一

五

旅順實無一有固知奴之來不來不在地之遠近亦不在內之有無使兵勢旣壯則右屯蓋州正足以扼其吭兵勢苟弱則雖棄旅順而置金州撤關門之守緒關門之地而虜馬無不可至不觀古事乎與而又與至於無可與退而又退至於無可退夷狄豺狼率以我修退讓而不肆乎今奴且議造船議雜西虜繇寧前窺關門而移家舊穴徙居瀋陽我何可不爲蚤計唯望我

皇上勅臣以必爲則臣得以有諸將給臣以按月之餉則臣得以有諸兵而過海十萬米豆可度來春此天下大計也而較事者謂公清君側之意雖不以兵戈而欲以口舌實元儼主其謀忠賢遂矯中旨格元儼不用公知事不可爲嗟嘆竟日疏遂不敢上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一

五

督師紀略

督師紀略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鹽場堡者在三岔河之南奴驅入煮鹽人每逃作堡以收繫之其人思歸愈甚日來乞兵奴既守瀋陽所畱兵夷不過數百人散於數百里間其備既弛我民十數萬無不圖內應公以大舉不容爲欲因哨將巡河一探訊之而以非舟師不可濟故已調舟師於大凌河議欲以茅元儀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一

率舟師往應之而世龍以不如專用哨將可以無形不知喻撫固已心疑之預屬水將金冠姚與賢弗聽調元儀微聞之以專任之甲必致債事舟師調必不至而之甲又以舟露形欲結羣以渡元儀復力爭之卽世龍以爲不可世龍既發之甲欲身爲殿與元儀俱元儀曰舟必不至卽君至無益何益一夫以舟爲聯以當浮橋利則陸師據城舟師亦分半爲佐可以直入海州

以取遼陽不利則渡十萬之衆以歸奴兵往返徵發兩日夜方至至則渡民已盡未盡則撤三舟而浮橋久爲虛架遮簾以當其矢則彼之長盡而我得從容以還如其零騎頓下則舟師所載竹火器卽可襲殺之無遺而舟師必不至將奈何世龍以申明將令於冠等必無阻元儀遂力辭不往而之甲於九月廿一日發兵約冠等於廿二日會二溝廿三日爲渡於柳河至廿五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二

尚無舟至唯金啓倬所調漁舟七至耳遂以漁舟渡之三日而所渡止八百騎奴兵覘知其渡者營於河傍泥窪不能立遂悉城中甲掩出羣萩後以薄之而李承先被射死兵半渡歸半殲於奴騎八百盡失之甲既渡投河死曰我無以見我公蓋王楨之甲皆故逃將公免死用之感公忠義良公法紀皆知恥而不敢再逃時之甲承先與左輔三先鋒分道出左輔自上流至

船城船城民殺一孤山夷賊數十全城而還船城近瀋陽二十里奴聞變皇遽欲遁無暇南下僧喻撫格之舟師至廿八竟不至不然則遼陽海州竟可復也其出哨渡民事原與勦撫謀之但不告以得便則深入耳及事償喻撫遂推不知而與中朝入指摘公上心悟乃并詰劣性而令世龍戴罪先是忠賢秉謙等已矯旨允御史陳世倌之言勒公還關以嚴秋防公曰秋防

反入乎是金牌十二也至是遂還關求去愈切而揆地新用事者亦濫忌公遂允公歸加官廕子行人護歸如舊與公先以累年督理事宜列爲書略曰臣以章句腐儒誤承皇上任使督理軍務三年來捷伐未彰鯨狐尚在督理之政無可入告皇上迺諸務繁雜動關度支又何敢不入告皇上臣惟軍務實繁首先簡將其大唯兵兵將列而信地可明故先守關以爲基

後恢復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宜然戰不克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款不成若無兵無馬亦不足以赴機故操次之馬又次之非餉無以養兵非芻無以蓄馬故又次之非屯田則餉芻之用窮故又次之有兵馬而無舟車器械是以卒予敵也故卽次之以局有舟車器械而敢不爲行營之計乎故卽次之以營數者具而可以有土矣然不拊此民生興茲士氣雖有土其誰與守故曰拊曰學又次之有土則可生財故儲與用又次之凡十八務又有條分三十一則各類見焉而十八務爲國家一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其目曰督理軍實總務凡二則曰正項錢糧曰雜項錢糧曰督理將務曰督理兵務凡九則曰立五部曰立車營曰立鋒勁曰立水師曰調集曰召募曰土著曰簡汰曰實在兵數曰督理關務凡六則曰修

城曰築臺曰建營房曰建衙宇曰禁交際曰革小馬曰督理遼務凡四則曰工程曰復世職曰復業遼人曰回鄉遼人曰督理戰務曰督理守務曰督理款務曰督理操務曰督理馬務曰督理餉務凡二則曰廩糧制曰陸運曰督理芻務曰督理屯務曰督理局務凡七則曰局造曰外造曰江南造曰山西造曰外解曰車輛曰船隻曰督理營務曰督理村務曰督理學務曰督理儲務凡三則曰鼓鑄曰鹽筴曰關稅曰督理用務後以讒者方急不欲自明乃不敢上其書而止以疏報其收放錢糧總數曰一正項錢糧正項有二則曰帑金曰部解帑金有二則曰新頒曰舊貯新頒者一則臣督師所請也舊貯者五則一曰經略前經略二臣所支剩也二曰視帥前尚書張鶴鳴所支剩也三曰犒兵發前總督王象乾犒標兵者也四曰賑濟九部臣之請發

遼撫賑遼人者也五曰車價發部造車所餘也部解有三則曰戶曰兵曰工皆奉旨協辦軍需而工部先解七千金亦附焉共爲一百六十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兩一錢六分七厘其支銷亦有三則一曰開銷所實用也共五則曰布花曰犒賞曰賑濟曰衛官俸曰雜用二曰置辦金錢雖用而若工程若軍需皆實在也共二十則曰城工曰築臺曰營房曰衙宇曰進守關外曰調募曰屯田曰器械曰盔甲曰弓箭曰旗幟曰大器曰火藥曰鉛鐵曰戰車曰船隻曰馬騾曰廠塲曰陸運曰炒麵三曰借支暫以應他急而行當補還虛用而實在也共四則曰督餉衙門借曰餉司借曰各營借應餉司扣還曰各道借應責追還其三者之外尚有二則曰在庫庫所貯也曰現領各官領辦未畢查核見在行當置辦者也并借支者俱作爲實在共計三十二萬一

千二百四十一兩八錢九分八厘六毫二絲一
雜項錢糧雜項有二則曰刷舊曰生新刷舊有
六則皆支剩餘銀向不奏繳卽交盤之冊或有
或無而臣所刷出必欲明告之 皇上者也曰
工部城工舊發修城之銀也曰城工工部力不
及別發濟之者也曰部賞部發犒出關授兵之
餘也曰閱科馬價前閱科姚宗文所支餘也曰
太僕馬價前太僕何棟如解存者也曰助邊前
應撫王象恒括捐以資邊用者也其爲五萬一
千七百兩六錢二分二厘八毫三忽生新有八
則曰屯田關外所收之籽粒除本色充餉外別
有變價者也曰鹽利近資海所息也曰錢利近
鼓鑄所息也曰關稅近所收於關者也曰秋青
入衛班軍不及採而改折者也曰節草前餉司
白貽清買草所節省也曰寄庫各衙門無礙官
銀寄庫存貯以供雜用者也曰羨餘廳官支發

帑金之羨也其爲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四兩八
錢七分七厘四毫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
借支有在庫有現領一如正支俱條分網舉大
軍之後每名卿巨手亦致淆雜公局度關幣有
豪杰之略而一介不取一錢不妄又如處女如
介士故分毫不苟而出納如水時忠賢欲以此
求多發部覆案部關俱欲仰承風旨而不得
京營以馬價抵馬不入銀數以爲間可乘大喜
欲以違公時馮鼎會爲大司馬曰我不知其端
然孫公必自有說後徐素之始知此銀自京領
買未嘗解至關故在馬數乃廢然後崔魏復矯
嚴旨令巡關御史梁燾環覆案者再妄派官商
十七萬而終不能一字及公富公之未去也廣
微意欲用宣撫王之臣之臣方憂居爲南省糾
冒濫廣微特擬旨切責科臣而反起之爲薦遼
總督以吳用先不合時局已關住去耳之臣未

至而廣微被忠賢逐矣廣微既得志卽欲殺楊連左光斗魏大中梟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以雪憤而因以媚忠賢逮將至乃宣言於忠賢曰連等以騾車運十數萬金往關賂孫公將使疏救矣是時上意雅信公故忠賢尚恐公有言而或以廣微之言告公公亦竦忌不敢言而客有爲諸賢行金於廣微廣微受之遂以疏救忠賢曰如此則關門之金其運南樂矣馮銓因間之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九

遂逐廣微廣微貽書公曰非家鬼不能殺家人也抱頭鼠竄去矣廣微又疏起高第再轉爲大司馬高第本欲偕公媚兩魏而又以前撫大同調兵馬虛伍羸弱爲公所持深恨公及馬世龍遂以殺公爲已任故屢推不用而特拜焉旣入大司馬日請減兵而撤關外以守關內公貽之書曰方今遼之兵政不圖戰決不能守不守關外決不能守關內然無兵無守無餉無兵此卽

日在關門而少不念天下則客頭過身必不肖言也僕與兄生燕薊間當遼未有事西虜何如卽既有事西虜何如蓋無日不殺掠而東賊日以金綸要結合謀卽中原如沸也兩年來何以稍爲輯乎則兵力集而氣色稍揚非人之力也一減兵則西虜乘釁東虜生心天下事將有不可知者他人可以殺邊人塞責兄何如乎竊終不省聞柳河之失遂張皇其事謂遼之精銳十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十

萬盡矣又言中劉伯溫之間以迎合忠賢而伯溫實忠義之甲死之日復自援歸後第竟殺之初上甚震驚欲令御史練國事往勘後知其不然乃已之日夕見忠賢於工卽聲言公貪公不勝任而自矜翊卽忠賢亦厭之乃自下檄遣龍令撤錦右軍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崇煥元饑力爭之元儀謂奴三年不來非天幸也實以我兵勢旣張畏而不敢爾柳河之役我損失不

過四百人中朝自欲張大其事耳而奴實以船城之失過於且逼於瀋陽而心懷憂悸如不撤兵奴必不敢輕我而來如撤則奴窺我之怯其入犯也必矣請身繫司敗直至喇春如不撤而來與撤而不來皆甘軍法算之省崇煥身臥寧遠以爭曰寧前道當與寧前爲存亡如撤寧前兵寧前道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守兵回關并驅屯兵屯民以入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十一

公私所屯糧俱不許運凡棄置數十萬石初以一金售五十斛後亦無應者哭震原野民怨而死者不知其數云高第欲以廣微舊策以王之臣代公而忠賢乞免不聽乃日夜憂泣怨第大懼叩頭於忠賢乞免不聽乃日夜憂泣怨主事徐日久平日佐之譁乃題以爲贊畫日久大懼乃疏論馬世龍激上怒削籍去以自免蓋是時巡關御史渙如鍾發喻安性劉永基之

債事故皆逐之而高第不得已來代公復叩頭求庇忠賢領之第既行聞西虜稍跳梁大懼上疏欲公竟其事而後往代上怒責之遂往而以田吉贊畫田吉者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爲民部郎以田爾耕同姓冒宗人以求薦於第第倚之以通中人後五虎之一也第未至關先疏請大將行庭叅禮上不許大將於督府國制無庭叅禮後不肖者因仍爲之公攝樞時曾爲條

督師紀略

卷之十二

十二

次儀注上允頒行至是第欲更行雖上不許而其所用大將楊麒等無不肯旨長聽矣至關馬世龍不肯從乃請歸上召還府公叅佐數人宋獻再來以父喪去王則古以察處惟普繼應芳元儀在耳皆請去部覆不允而三人終不出三人四載邊關未嘗進一階而徐日久田吉俱加銜出矣袁崇煥劉詔皆請去詔以中人佐之得留崇煥向以父喪去上特奪情用之

故不得去而日枉死法中矣故將惟趙率殺附於高第得寵任而滿桂亦及矣公去關在十一月及明年正月虜即來第即以所存止五萬人報以寧遠必破沒無可稽欲留此言以飾罪并以中公而崇煥與桂殲虜寧遠第被再核兵之旨始報實數認罪以請曰臣始知舊輔之方略也寧遠之捷公雖去國而城池道將兵馬器械皆公料理其殲虜也以西洋砲而亦公

之欲載以取蓋及不果乃置於寧遠元儀從公歸滿桂泣曰公等去矣我獨留此虜知撤兵必來公何以教我元儀曰向遺洋砲於寧遠是天以佐公守也桂以不能放元儀乃以所造車試之平發十五里桂大喜遂製十車桂欲用於城外恐震以圯城也元儀曰不然是可用於舟而不可用於城乎後崇煥用於城遂一砲殲虜數百及論功忠賢不欲及去位者公竟止改吏部尚書歷一子錦衣子戶亦允其辭而崇煥亦暫用而旋逐之幾死元儀爲梁慶環所連斃其奴以崇煥欲用之遂削籍

齊師紀略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與善繼元儀既歸較事者未嘗舍也世龍至長安亦卽請歸而高第楊麟以不出援寧遠亦得罪去而竟用王之臣代逐崇煥焉大約公嚴於持已而恕以待人厲以持法而寬以用法故金戈風露不以爲勞胡餅鹽齏不以爲約擊體絡血不以爲病而於將卒之病如身當之親爲

齊師紀略

卷之十三

一

撫摩不遠千里召醫見兵士之困每爲泣下而尤勵士氣如裨將劉永昌頗持風節遂屢招怨文吏而公終護持之嘗貽書督餉畢自嚴曰諸將中稍有志介者便不容於士大夫安得天下豪杰低靡俛首而能奮爲鋒者乎公風雷之法不惟森弁猾卒巨奸豪吏爲之奪氣卽西虜狂邊聞公之來未嘗不遠徙羃帳而奴酋終始四年不敢內犯且自右屯徙至瀋陽自旅順徙至

蓋州南北所棄者各四百里身退者可七百里而公於逃將徇奸又盡其用而未嘗繫絕於法如李秉誠孫諫祖大壽徐璉田勳以應殺之逃弁又犯法而將殺終赦之以盡其小材薄用卽身以蒙諒而不恤至士大夫法應問者亦寬容之卽王相晉之蠹耗百端終不發以全大臣之體而於身之所用如馬世龍尤世祿丑世欽極盡優禮付托而一不中卽欲行大法而於其中

齊師紀略

卷之十三

二

軍愛將每維繫而責之卽四年中所最托重者袁崇煥而事稍稽卽將行法於其中軍至其釐姦析弊揮叱澄清如閭撫清兵八月張撫清兵十月皆大半以逃故抵名至喻撫而欲諸將自認八分九分以昭其清汰之功諸將譁而止終無損益公三月爲汰而所省六七十萬至於生財益國不籍度支如以柯仲炯爲鹽以管闢林翔鳳爲鑄以趙率執等爲屯以馬世龍等爲採

青爲朋椿矣可數十萬以佐公家而出自軍中
今古所鮮也至於用間因間行之無窮故初至
遼卽發間於四衛而奴緒其地其功甚大而公
不言世竟莫知至於杪化再款因大成喇嘛之
往使滿桂之內丁朝免髡而從之漢得機事故
知奴倦而求款而公愈持不款之說必欲兩河
盡復罪人斯得方開一面而後人發之稍早遂
爲所乘至於奴之動靜無日不聞故奴畏而四
晉師紀略

老而健其言李氏事甚悉王象乾以下俱欲爭
顯之來謁公公慰勞去厚餼以養之欲公給劄
公曰此可自制府耳時爲聲以喝虜而實不倚
用後始知爲羅三杰也三杰與平胡同出寧遠
家平胡久死三杰欲冒爲都督而又諳李氏事
人無能難之公以虜旣憎平胡當卽以僞者應
之使爲聲故不妨厚爲餼西虜就撫時使同防
撫者出以憎之爾如重倚之則不惟冒官無法
而三杰終不能爲平胡且老矣公嘗曰果能殺
虜不妨爲羅三杰不能殺虜卽寧遠復生亦安
所用後王之臣代公任之爲大將使之招練無
所就虜亦且知其僞矣有羅養廉者軍中壯士
也爲盜所引頗有跡公見其驍勇釋之使隨前
鋒自贖公之將還也高第已撤錦右而屯民尚
有未行者西虜來掠之世龍度其必來姑畱左
輔於松山而錦州亦畱遊騎虜報至松山公夜

召世龍詢之世龍曰無虞也此必西虜欲掠右屯屯民恐松山之兵禦之故先封其出耳然左輔必能出而向授方略於錦州將爲要約應援必無虞明日而報至果如所料而是日爲仲冬朔左輔方緋袍謁神聞報卽馬上脫袍易甲胄而出虜不得圍松山遂反追之而錦州之兵來會大有斬獲公臨行之日賞功而後就道而羅齋廉斬獲獨多公御軍極肅而居功不矜大軍出入無敢動一粒一芻故軍行而賈隨軍止而賈集初恢四百里之地而所至如通都尤世祿家丁嘗稍干法公卽欲寘世祿重典祿服待罪及大凌河之捷始得牽復而於前後斬獲百五十餘級未嘗一騰露布卽左輔所獲船城之東虜與柳河之敗同時公止自引咎而不肯宣張此功以抵所失故官至少師階至柱國俱同在朝諸輔遇恩沛加而未嘗以勞以功獨受至東

江之捷首敘及公公終不受而五防普敘恩不及身蓋上明公素志也公忠愛篤至雖身在遠而每聞主上過舉廟堂失策未嘗不咨嗟流涕間有虛鳴虜耗必不上聞恐以震驚冲人或曰非此則中朝心弛而外輕而公終不以彼易此中朝竟忘危起媚以至事不可爲公生平不植交樹援及一身入塞更不內顧長安貴人四方郵筒有未則答自首揆而外未嘗一札先及故得精神專一以圖外事而交遊怨其希闊知已怪其冷落一切竿牘算敢爲干遂失貴人之腴產後假之崇煥世龍而二人者又堅持如公以此開罪當途而終不恤遂至末年長安之口議屯則盡復兩河不爲驟議守則盡棄全遼不爲怯不能滅賊以就兵而欲減兵以就餉公堅持力主而終不肯屈理徇事最後減汰一舉亦欲因其機而得有爲事雖不成而公所定

兵馬錢糧規模至今守之爲成法卽疑謗之及
幾至指夷爲詎而公曰趙鼎被人言乾沒都督
府錢十七萬婚終不置辯蓋人之清濁終不昧
而言者之意不過欲其去而自爲表白是不欲
去也故未嘗屑置一言獨都尉王昺公之密戚
也怨公不用彼而用世龍然公邑子不能謂公
家有剩物遂曰世龍假開部載金馳驛公曰兩
年來買車祁州募船江南造器山西調兵七鎮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三

七

及買馬買牛買驪買駝買車自合用關部郵符
而槩以爲世龍之所運世龍運金何必如是乎
至於愛憎人材惟恐不盡其用識鑒高整幾於
拔十得八咎所目爲中駟後皆稱爲名世而後
之謫公者忌公者祇能挫其所最貴以撓公而
至如趙率戮潯桂尤世禎等雖時有左右之袒
而皆公所拭擢死事如金啓傑左輔楊應乾者
皆公所標置而鬱爲世望至袁崇煥等終以公

餘略兩桂賊於寧錦而最下如朱梅王牧民等
爲時所崇用而皆公篋皮之餘至如公嘗答人
詢人材曰鹿善繼應得吏部辭吏部來誠篤真
恬爲我益友不惟贊此籌謀而且繕以規勵若
元儀奉詔來有文武略人欲薦之爲大將而大
將惡之自欲請爲偏將而偏將惡之其材誠佳
而終不能盡其用馬世龍在薊以數月而清積
弊七千人軍制條井亦試而方用而世以其昂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三

八

藏不下無問遺及人執法核所調兵馬遂舉世
交惡之故嘗語之曰畱此一片不媚世之心便
足辦賊夫極言者之害不過殺此身而吾方捐
身以爲朝廷曾此身之不顧卽見殺於言者皇
天后土寧不鑒之故士皆奮勵公又獎激忠孝
以振頹靡陳諫首出關也以病死而公哭之慟
請優卹之王楹之首死於防也而公哭之慟請
優卹之曰無負良友陳兆蘭故殉遼大將陳寅

子也出守三山平川二堡以白旗書忠孝字三軍皆縞素公泣而敬之故殉邊者如彌忠烈銓之子趙濟喬一琦之子桓張承胤之子應昌皆羅之塞下公誼私仇一時並激而頓改逃靡之習爲進戰之心其提掇人心挽回風紀又不特在危疆也但中朝士大夫畏進喜退嘗曰舉世皆怕只要兵不怕舉世要逃只要兵不逃不知兵之禮義廉恥淡於士人乎其高爵厚祿重於

青師紀略

卷之十三

九

士人乎故雖道長之日而屏藩人然身爲維妻而議尚風行及一朝遭消魏廣微主退守之說高第佐之喻安性本以欲有爲之心爲劉永基所悞一變從時遂亦騰口而事遂不可爲矣然四百里之封疆誰復四年之安靜誰貽世豈能民之後奴來而棄右屯崇煥猶以爲恨奴去而自棄錦州王之臣自以爲得計昨者毀錦城而去而識者始悟富忠賢之時尚能固守以爲

功而中興之日之臣棄之撫臣雖自肅任夷毀之不自以爲歉而反請敘捷於今較管當何如哉當公在時兵不過十二萬餘而世以爲冗大將不過四五人而世以爲多及逆璫用事將倚遼爲叛遂兵加至十六萬而世非之王之臣以忠賢意一旦召用大將五人建牙者一時八九而世非之公號呼求餉持鉢求軍需而人不應及忠賢欲爲叛則本折色俱先發三月器械無所不備而世不以爲難侯使以其後之資爲前之用何功不就哉在泰交之日在政事堂者尚疑公戀內惡外公曰病於外而愈於內得爲菟餘乎又曰范希文之誓出圖還李伯紀之出而悲不得還皆鄙也但伯紀曰既行之後無阻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執議不堅卽須告陛下而求代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此則君相所當念耳及忠賢當事

青師紀略

卷之十三

十

人有勸公爲狄梁公者公曰我寧守節而死不能徇時而或不或爲祖父所不予子孫所不祖故公歸而夢神人謂曰子能避元規塵不能奪翦翠裘公念而未嘗不爽然也及旣歸之後選騎交集而敵廬敗虜不能得公一事及保定欲建忠賢祠公府欲公爲佞公堅持不允忠賢大怒將中以危法而適以龍馭上賓遂以得免豈非天哉公之自請督師原以五柱督百萬衆八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三

上

里公以爲不如用之圖大究竟公修築關外所費不及八萬而四百里歸版圖二百里成金湯且恢復者謂恢其城郭人民所固有遼自熊廷弼焚棄之餘一無所有公直生有於無而不特於恢公之出又以非遼民不能復遼土而在晉置十三山十萬之衆於死地忍而不顧然此十萬雖終不可救而其所逃六千使始守前屯以開東來西出之路不然則陷奴者終無一自拔

而遼氏困於關內復爲繼韓之憂公之出又以王象乾百萬撫西虜究竟多費而未得其涯略且它邊所款勞卽所防虜而遼欲款西以防東而西亦未能廢防乃彘懷列於關前是引盜於家故公旣恢寧前卽以虎墩八里鋪之撫場移於興水縣小友青八里鋪之撫場移於黑莊寨撲兔八里鋪之撫場移於寨兒山哈喇慎八里鋪之撫場移於高臺堡皆在二百里之外方將

督師紀略

卷之十三

上

復錦州大興之撫場而第當事遂不及矣歲費止用二十萬又喻岷所擬講賞十萬補賞順吃食二十萬月

稿四十三萬五千

今虎酋之橫甚於奴

皆公今日之所

東事疲勞天下今東

見何如哉故慨今憶往略爲敘

叩全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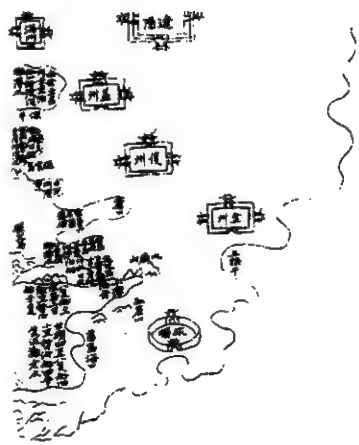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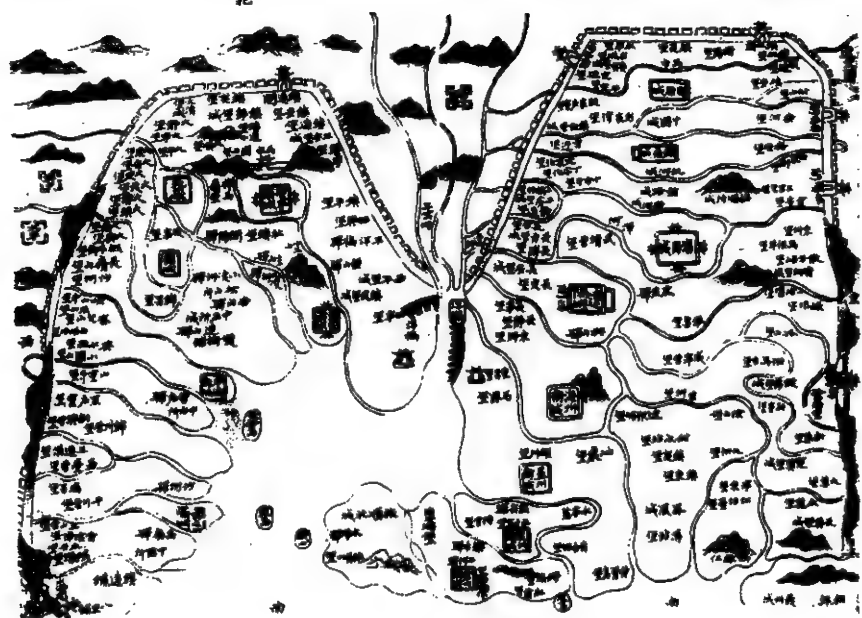
三終

女直考一卷

〔明〕天都山臣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甲)



女直考



女直始者東漢曰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阻山穴居塗豕膏粱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出赤玉璽貂所謂挹婁貂也自漢臣屬夫餘魏黃初中始叛便乘舟馳剽景元末以楛矢石弩弓貂來貢歷元魏號勿吉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從契丹西界遠和龍宮由水道密謀百濟取高麗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水發源太白山入隋號靺鞨凡七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抵太白山與高麗接頻

女直考

一

羅滅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乞仲利東渡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故比羽而仲象亦病死其子祚榮并比羽之衆負險建國勝兵數萬直得夫餘沃沮并朝鮮海北諸國地屬宗遣使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臨為忽汗州領都督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欽茂天寶末徙上京直轄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以渤海為國王之臣傳仁秀頗拓境遣諸生詣京師習制度遂為東海盛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南為中京靺鞨

女直考

二

相寇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各勝兵數千人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惟粟末白山近隋境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溺濯而於諸夷中最穢開皇初遣使貢獻聞其國西北接契丹每寇掠因誠使罷貢唐征高麗縣賜各部弃最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一稱渤海更號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貞觀二年黑水渠長阿固郎內附以其地為燕州開元十年置黑水府賜其酋姓李氏名獻誠以靈虜將軍領黑水經畧使訖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

故地為東京沃沮故地為南東高麗故地為西京西京曰鴨綠所朝獻遠咸通世役屬黑水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遠其衆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號生女真後遼與宗謀改女真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源太白山者太白山一名長白山橫亘百直嶺有遼周三十里下注咸湖出東珠貴者值千金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遼五國城東入于海其出北

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為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金始祖
從高麗來，完顏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為完
顏人。自烏古迺執叛，連即度拔已門以獻，遂立以為生
女直部族節度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為金祖。以始興地
為會寧府，更稱上京。初，女直兵未滿千，及戰鴨子河，滿
萬，遼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既屢捷，以金堅不壞
色白而完顏部色尚白，遂號大金。馬、元、滅金，即夫餘故
壤，改開元路，治黃龍府，置合蘭麻水達達等路，度軍
民為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地，各仍女直俗，相統攝。
女直考

三

明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澤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
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而隣朝鮮，先世故兒干，蓋有
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面者為海西女直，居建州
毛憐者為建州女直，撫東為野人女直。他種善耕，開原
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
灰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舊出渤海，事耕織，居處飲食
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熟女直，完
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狍皮為
帷，止則張架，俗善射，肥腴耐饑，漢其戰鬥，多步騎，上

下礮，壁如飛，而建州阻高山，據要害，五嶺、喜昌
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九道虜俱不毛。惟建州產
珠，及人參，與銀最下，亦松子珠，出鴨綠江，其魚最肥，東
多茂松，銘其其上，張弓雙翼，則招墮於羅帳。女直稱
富強，永樂元年，遣中使治巨艦，輸米軍江上，召集諸酋
豪，原以官賞。于是康旺、佟恭、剌哈、王、肇州、項勝等四酋
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
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
十官，其酋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物，即各
女直考

統分部，令每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惟野人女直僻
遠，無常期。諸部額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
州，度之已又為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
甚厚，終永樂世奉職惟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
出以功賜名，李思誠，其子憐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
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
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
百騎奔建州，寔為遠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
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

建州是也。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兒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兒察謀得故印詔上吏，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今董山領左衛，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為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諭歸所掠，稍寧戢。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偽投中樞密使巡撫程信，令自在州知州。成化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錦衣揮者往建州，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董山來朝。

女直考

五

治不遜，糾七憐海而夷左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御史李東率兵五萬征之。山海自驛，詔嘉廣寧，尋誅之。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口，踰鳳皇城，摩天嶺至溟濤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運東走路，傳新千計，併謀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遼班師，指揮張頤的至車要等降。且曰：此地自漢以秦，人跡罕至，惟唐太宗東征抵鳳皇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其奏，上憐而

賞之。仍安置都夷關。廣六年，朝廷因示嘉慶，復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他從叛者得降級襲諸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謬為言，糾掠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瑛希直意，疏言建州夷伏當如欲進，宜發兵剿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為師，直督師，賊賀軍務，至等始執貢夷，郎充等六十餘人并襲老弱，報殺十六年，建州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復三年，直敗，馬文升撫遼，其苗究者充貢馬，復施襲修貢如例。塞上禍稍息。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又視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右衛

女直考

六

夷酋李撒赤哈糾更入寇，都御史孫綸禦之，多失亡，至深入鳳皇城，迨二十四年，始就擒。嘉慶上初，海西夷酋達黑成捕殺叛夷猛克修貢，送賜金帛大幣，其孫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關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視孔革子達加奴仰加奴居關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關原孤懸，扼遼角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伺，而台介東西二夷間，行敵令，不得合。最忌順，因襲祖達黑成，右都督為之，長東陸晏耕殺者三十年，台有力焉。萬曆三年，台縛遼建州叛首王果

加勳。王果者，建州右衛都指揮使也。生而慈悲，解者漢語。尤遊數術，料悍好亂，邀盜邊。嘉靖三十六年十月，窺撫順，殺備禦彭文沐，益驚恣。歲掠東州，忠安一堵牆，諸堡無虛月。四十一年五月，副總兵黑春搃果，果伏槐，婦山誘之，生得春，破之。由是視殺漢官如莽，常深入遼陽，掠孤山，撫順，湯站。前後殺指揮王國柱等甚衆。當事議絕貢市，加剝奪，請貸果不少恤。故事，撫順閉市，備禦坐撫更廳，首夜以次立堂上，奉土座，乃驗馬。馬即羸弱，並視善馬價。果至，輒奪酒飲，酒醉笑語詬罵，無敢呵。

女直考

七

隆慶壬申，備禦賈汝望新淮，抑酋長下階，驗馬肥瘦，異他時。果快快引去，推牛約諸酋入塞，縱掠萬厓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備禦，秋七月，承祖將三百餘騎詣夷，首來力紅寨，果與力紅始執承祖，剖其腹，併慘殺。把總劉承美百戶劉仲父，于是巡撫張攀，顏請絕果，果市。總兵李成梁以十月，哲師搃果，果凡斬虜千一百四級，遣成梁左都督。三年春，果益忿，復糾屠益邊，副總兵曹，蓋厚賞市矣。深，果匪首阿哈納，塞，和精明馳劇，得二十六級，果為以蟒，紅甲授阿哈納，脫去，將投土蠻，會撫順。

開貨市，夷急購果，乃走王，所開原兵備使賀，潘，宣，諭，台，台，向，志，順，遊，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撫，車，傳，致，京，師，詔，磔，果，益，拓，寬，莫，六，堡，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余，事，當，是，時，台，所，轄，東，盡，灰，扒，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衰，幾，千，里，至，晚，歲，而，北，間，二，奴，之，蒙，與，初，送，仰，二，奴，父，都，督，視，孔，罕，為，台，叔，王，忠，所，戮，李，首，執，并，尋，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卯，翼，之，已，加，奴，等，結，舍，西，虜，哈，也，悅，德，太，潛，為，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修，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戎，殺，都，夷，虎，兒，千，白，虎，赤，先，後，叛，歸，加。

女直考

八

奴，因盡，奪，李，勒，諸，寨，洞，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擒，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遣，北，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不，受，鉢，來，南，關，勢，漸，感，十，年，七，月，台，竟，以，憂，憤，死，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結，彩，帛，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先，次，康，古，薩，次，猛，骨，李，耶，三，馬，先，早，後，台，奸，生，子，多，分，父，業，高，虎，兒，罕，所，忌，亡，旅，送，加，奴，以，女，妻，之，猛，骨，李，羅，溫，姐，又，二，奴，妹，也，已，虎，兒，罕，致，子，多，高，解，弱，二，奴，益，借，西，寧，兵，與，猛，骨，李，羅，多，高，解，時，王，果，子，阿，台，亦，忌，王，台，父，子，將，送，其，父，日，夜，伺，隙。

報復因投送仰二叔，自北事，嚴探孤山賊窟。李將軍威，乃初兵出塞，別將泰得傅，馳而北。李平副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將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已阿台並糾虜大舉于十一年春正月，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潭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驢救援，屠稍却阿台方擁十餘騎，縱探撫順遼潭河口，徐引去。李將軍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曰：此逆雖在遼，禍未息，乃于二月初二日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

女直考

九

古勒寨，寨從峻，三面壁立，壕塹甚深。李將軍用火攻衝堅，鏃兩晝夜，射死阿台，而別將泰得傅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毛，憤衛夷，往牧養子寨與阿台濟慈，亦某逆也。是役也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宣提告麻陸，蔭有差。果子孫自是無遺種。是年十二月，還家奴仰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罪大，掠犯告諸寨巡撫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國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

中曰：如虜入國，撫撫則張帳為號，按甲勿起，否則一聞砲，即鼓行前。亡何二叔擁精騎三千餘，剽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顧標志，目曰：虎赤，劍吹，霍九皋，中脅九皋反掌一膚，隨馬餘虜，擯殺我兵十餘人。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新送仰二叔及白虎赤，還家奴子兀孫李羅，仰家奴子哈兒哈麻共職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開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爵有差，而還家奴遺孽卜寨，仰家奴遺孽那林李羅，日夜圖報復，連虜以兒郎侵掠部夷及列

女直考

十

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尤狂悖。十五年四月，那林引兇愾太，將萬餘騎，急攻北寨，我兵阻捷，圍解。是時王台尊子康古陸，向奔還家奴者，乘虎兒罕攻，即潛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寨與猛骨，李羅多爾洪立，其年六月，約牙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牙商，擄首畜，而猛骨，李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封收牙商，委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繼檄泰將李，召遊擊黃應，繼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釋溫姐，止囚康古陸，而猛骨，李羅竟為北關誘脅，從那林夾攻牙商，因自焚，巢住十八寨。

併割溫姐去。明年三月，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于十三日從威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堡。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壁，城盡裂，中輟洞胸。二酋始奔氣，倒戈乞哀。計新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總督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約兩關釋恨。未幾，顧古陸將驥、孺猛骨、李、羅無負中國。嗣後南北二關並請貢。卜寨亦以女許列商那林字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好飲，衆不附。十九年正月，往卜寨成婚，因過視婢中途，明卜二酋陰

女五考

二

今部夷擺忌哈射死歹商，乃歸罪擺夷，執以獻。而關止遺猛骨字羅，其勢益孤。初與王果同時者，復有遼東王兀堂。兀堂部去隸陽二百五十里，萬曆元年，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果，南界兀堂會果。就戮兀堂亦無異志。七年秋，漸掠新莫寬奠諸堡，又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八年二月，連犯隸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其堡。李成梁出塞，追逐二百餘里，至鴨兒潭，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十月，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糾總兵挑大節，還殺五尊，獲六十七級。爾

後兀堂等並惛服。建州部益弱。幾十年，而清太祖始稱雄塞下。太祖諱叔兒哈赤，姓鈕祜祿，建州技部也。祖名叫場，父名塔失，有膽略，為建州都督王果部將朱摩為邊患。是時李成梁為遼鎮總兵，誘降之，為嚮導討果。果既降，負不賞之功。李相其為人，有反狀，乃殺之以火。陰設反機以焚之。死時，太祖方幼，李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太祖及其弟達兒哈赤，如子。太祖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有謀畧。年十六，始出之建州故地。初，李將軍破建州，得金印藏之，至是以付

女五考

十三

太祖。太祖走東方，號召故部，勢漸振。遂北併張海色，失諸酋，會有在牧木札河部夷克五十等，掠察河堡，射逆騎，殺指揮劉奔，走建州。太祖即新克五十以誘，得陳祖父殉國狀，萬曆十七年九月，以都指揮得陞都督與兩關將。二十三年，孫卜寨旋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執視王台時，與二十七年五月，林李羅窺南關，勢孤急攻猛骨字羅。猛骨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備兵師。林恐布飛語以激怒太祖。太祖果怒，反執猛骨，竊塞中。明年四月，稱與姜法賴，斬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

格羅酋次子吾兒急答，歸次子卑把摩，及部夷百二十家，請于明年三月受室，還歸寨，已竟如約。二十九年七月，太祖于撫順關外刑白馬，指撫急答保寨。然太祖實欲先所南關，次及那林，李羅白羊骨，蓋海西諸夷地，居頃之，逼為患。至于建州寨，是時新所南關勢張甚，益旁侵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遼東，寬其新疆，從其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明年八月，太祖強勒清河，治遼東，兵爭入貢，車價，遼吏始名皇，請增兵，而朝鮮亦報。太祖席卷江上，併吞及海夷，且

十五考

十三

假道，初回波都落，于是朝中以棄地為成梁罪矣。三十六年，太祖頗修貢，舟泊兵，聲言欲襲北關。三十七年五月，遣子莽骨，太以萬新脩南關寨，已又初七十騎，聲圖入靖安堡，聞北關有備，方去。已又自西寧軍，賽璦免等，覲關，辱遼，遼吏日夜告急，御史焦足阿按部，價添募兵，撫北關，投軍，賽璦免，折其謀，俄。太祖請遣諭，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剌伯子張其哈剌者，即前成梁所棄地，內一山，清乙三十九年，太祖忌其弟達兒哈赤，兵強，計殺之初，太祖與弟俱以驍勇，雄部落

中兄弟，每登山，密謀，則更盡建其下，無一人聞者。遇發兵，以圖羅為名，不知而向，定是第熱五都魯。太祖疑弟有二心，圖墜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入寢室，鎖之，鐵錠其戶，僅塞二穴，遣數人出，殺弟，弟有二婢，將以勇，聞。太祖怒其位，弟假弟，召入室，腰斬之，復釋兵，侵兀刺諸酋，四十一年正月，江夷卜占台。太祖婚也，車部落千餘走北關，將那林，李羅，段舍，若失，新立，匿之。太祖索通婚，相仇殺，三月，孟望南關，曠土，圖窺，保糾西寧軍，煨卜免，夏，瓜兒，克，二十四營，蓋甲，馳清河，聞

十五考

二

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羅及參貂珠寶，軍璦等失利去。太祖乃以好語謝遼吏，時舍台失白羊骨，未告急，別將曹文煥為潛盜，給以火器。太祖計原彼報兵，北關乃可圖，國遣千骨里來訴，北關拒婚，老女，并匿通婚之罪，且許盾子入關，巡撫張清信之，遣官，稱大成往中諭。太祖隨奉弟七子已卜海入撫順關，已卜海者，太祖妾真奇所生，羅已卜太弟也，清疏修張其事，太祖度他倫，即嚴兵，圖燒金，白十九寨，及明師，應德，隨撤兵，以五百騎赴撫順，訴負，據明無他意，四十二年正

月方結西虜合兵往南關北關值發前西春防兵二千也開原撫順廣將馬時楠羅拱衡統兵千人駐鎮北堡分防二寨太祖見火器援兵大衆乃寢其計且退所耕南關地四十三年五月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兒子燁谷兒太且親建州夷六人開原諭止不聽七月遂成婚太祖因發兵三千屯南關勢甚銳已竟撤回都御史郭光復令中協李繼功以一軍屯清撫東偏錫德澤援遼麻承恩以一軍屯鎮北總兵王檔以大營駐瀾陽調度太祖按兵不動四十四年六月清河和出松

十五

十五

山操木為建州部故掠御史王雅量木遊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復致初建州歲貢蜜魚開塞市自癸丑後不貢至四十六年相傳建州餘寨為掠撫臺怒其未敢明言子賴家使遠陽村官蕭子玉偽稱都督衙命開放子玉或具儀伏東臨其境太祖不迎候子玉怒且詬曰天使至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太祖聞之懼坐屬家鑣延迎道左供具甚豐朕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太祖從容對曰本部之塞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詰耶本

部五年來花疎喜死是以不貢俟春枝花滿蟻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項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幣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非成不能殺汝泰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是年四月太祖伴令部夷載貂參數十車赴撫順市借以勁兵馳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遼擊李永芳降之咸遂臨守將王命印死焉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費北關遼東巡撫李繼翰

十六

十六

趙繼具張承蔭赴撫承蔭急率副將顧廷相泰將蒲世芳遊擊梁如貴等諸營並發次撫順承蔭據山險分軍三立營後壕布列火器二十一日太祖伴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大清死者相枕藉承蔭世芳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臨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十無一二而軍糧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嶺沙河亦屯鎮靜遼外東西馳報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血京師震恐詔遼維翰率職為民承蔭等贈卹有差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糧廣將杜松屯山海關劉

純業國柱等赴京調度以楊勳燕諸遺事往經夏閏四月太祖歸漢人張儒帥等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懷恨七宗大基以獲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運望為歸五月十九日復親東見撫安三岔白家沖三望錫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既至申明紀律撤四方兵圍大舉上諭總兵劉純杜松星馳出關七月太祖由穆魯關入二十二日清晨圍清河劉純鄒備賢拒守復遣遊擊張祥請戰不從敵兵冒抵花牆自寅至未薩東北角因稍見上城梯戰死備賢遂見降人李永芳招脅大

十五考

十七

萬赴敵亦死之時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惟束手待斃都將二十餘人兵民萬餘咸為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惟泰將賀世賢子雙陽遠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雙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經畧聞警車騎赴河東雙陽寬奠軍民俱望風遁乃新清河遠將陳大道高煙柳軍中謀從寬奠子女子遠陽九月太祖親兵從撫明入總兵李如柏以初三日馳瀋陽過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二十五日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

竟天其占為虜及蚩尤旗象主兵而至順紀震報相踵十二月海州衛遠見白虹貫日如日出者三白氣直軍城上四十七年正月四方獲兵大集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奏紅旗日趨鎬進兵錫逆決策以二月十一日著師遼陽令四路經兵馬林率遊擊麻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達令都司賈永澄督北關之兵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穆魯關出達攻其西李如柏率泰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穆魯關出達攻其南劉統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馬甸

十五考

十八

出達令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更令原任總兵官朱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營已斬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大星逆行二十日宗師風雲重晦黃塵四塞有頃亦元射人如血而長安坊樓傾折其占為四夷來侵上傳諭慰勸東征將士兼餉諸逆僥三月朔杜松展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李永芳趨利率渡河流急未盡渡松趨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

前鋒連克二小砦。松喜來勢趨撒爾湖谷口。時敵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薩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軍圍。唯別達將營撒爾湖山上。松軍攻。唯方戰。敵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凡以爲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撒爾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戰。破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所遺勅吉林。唯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軍大敗。松血戰。窺圍自午至酉。力

女直考

十九

竭。與總兵趙夢麟王宣俱歿于陣。一軍盡殲。積皮豆山野。流血成渠。時松率營五百。高阻渾河。而松已敗。馬林改由三岔出塞。以遊擊甯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林軍至尚間。唯結營後。薩爾湖自衛。及聞松軍敗。方移營。而敵已遁。乃還。別達營沒濠三周。列火器濠外。更有騎兵于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馬。結方陣濠內。又一軍西營龍芳山。敵既獲松軍。乘銳薄林軍。縱精騎直前衝之。林不能支。亦敗。聞原食事潘宗顏遊擊甯永澄。到將麻葛兒之林。僅以身免。獨聞急撤止。如柏紐。兩軍如柏首抵虎

攔路。遂不進。初出清河。聞紐危急。到將賀世賢勸如柏往救。不從。敵哨兵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視。時紐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初紐以四萬兵與副使康應乾遊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並進。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得成列。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敵兵五百守。鄂路。聞紐軍至。逆戰。紐縱兵圍敵重。敵衆寡不敵。失將領勒納額。黑乙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紐不知杜松軍覆。復整旅進。遇敵。紐引軍登河布達里岡。將布達里。敵亦登岡。出其上。

女直考

二十

而別以一軍趨紐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紐軍。紐殊死戰。趨紐而者。復從旁夾擊。紐軍不為動。敵乃復松軍旗幟。破其衣甲。結紐既入紐營。營中大亂。紐不足。遂潰。敵乘勢追擊。與紐復二營軍還。復軍未及陣。為敵兵所乘。亦敗。紐力戰。死士卒既者無算。時應乾及朝鮮軍營當察之野。敵移師進之。應乾等將戰。忽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大亂。敵乘勢衝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敵騎免。一琦亦為敵與擊。走入朝鮮。營敵兵追之。朝鮮軍降。一時自縊。元惟清河一軍。以經

畧令諸軍回獲全。奴于諸精中最驍勇。歷平大寇。威名震海內。至是兄違事日難為矣。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軍仗無算。先是。奴出師日。五星門於東方。松岳發牙。換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失。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西識者預知為敗。徵云。我至。舉朝震怒。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命御史熊廷弼赴遼宣慰軍民。以李如柏逗留獨全。違如柏弟都督李如楨代將。馬林諱守關。原偷往墨楊鎮。載罪視事時。太祖陰令李永芳探三密。

十五考

二十一

砍聯船。圖襲金蕭寨。又令都夷詐降金。台失。四月初九日。復遣兵探鐵嶺。步河撫安等堡。五月二十九日。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蹙鐵嶺。撫安堡。復傳檄朝鮮。續復金國汗。延元天命。斥中國為南朝。永興衣稱朕。倣然開國。現樸矣。六月十五日。太祖親據萬騎。促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關。原總兵馬林列軍城外。分少兵登降。建州兵設梯梯進攻。利以精騎破東門外軍。軍士爭門入。逆來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林及副將于化龍等便兄馬。開原遂陷。十九日。以三萬騎圍鎮西堡。七月二十五日。

從三岔堡入攻鐵嶺。自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既失。瀋陽逃竄一空。敵人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違將傾倚甚。疎開敵胆。遂故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也。上初聞開原陷。起程熊廷弼代鎬。經是陽。尚方創。廷弼半騎就道。甫出關。鐵嶺復失。遼陽洶洶。廷弼焦程迫。八月二日。受代。烟日入遼陽。新逃將劉遇節王提王文瀾等以祭死。即士謀會持陳倫督軍士。遣我車治火器。潘濠羅城。為固守計。所懸撫北。關為犄角。上度新經。差已受事十三日。遣驍騎連治楊鎬。論死。開鐵既失。河東半為敵據。北士五考。

二十二

關與遼越數百里。聲息不復相屬。足。所受事數月。令嚴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遼陽。清河撫順。步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從之。廷弼之初抵遼也。今金事輯原。善性撫遼陽。悍不肯行。繼命金事關鳴泰。至虎皮驛。恟發而遁。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從未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阻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未鼓吹入。時兵變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發隨行者。守要逆。離兵東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人心復固。廷弼身長七

尺有膽。善知兵。善左右射。先是接連。即持守連。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義。好謾罵。不為人下。以故物情不甚附。而傾之者衆矣。時太祖陰忌北關。許先剪以去內顧。八月二十一日。聲攻連。倂級連兵。突引數萬騎繞金台失寨。各騎兇皮藏矢石力攻。自寅至午。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圍白牛骨寨。應時火發。請降。被殺併逆擒軍。餘創城。妙虎墩。各酋不敢救。經畧急檄總兵李如楨從撫順。張疑兵解北關圍。僅襲騎十餘級。以文岳北關盡沒矣。連勒罷。李如楨請以李懷信代。按士直考

二十三

上命懷信赴期赴連。連乃決策守連。陽引水為防。人心始定。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首選佐聲援。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是州方遠。奸細阮士裝謀焚海州。獲羊。約日截運餉。會連左大營。多紀凍。經畧檄兵崇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敵衝。以拒運。請撤回遼陽。就食。十一日。太祖擁衆入龍潭口。注開鐵運。害衆二十一日。已刻日生華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而謀稱建州築城。撫順遠。堅守毛牛寨。斷遼廣。進攻具。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四十八年正月。復從

清撫犯遼陽。遼騎往來撫順間。三月十七日。遼陽大藥局吳闡城驚擾。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合謂兵出。而太祖未謀深入。徐圖乘襲。釋軍寨。往會兵。連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六月十二日。太祖乘經界。聞遼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闖萬騎由東州。盡入掠瀋河。深入潭河。殺掠七百餘人。總兵賀世賢崇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積有新獲。而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與遼騎有隙。遂共傾之。宗文聞視遼東士馬與遼騎多不合。歸疏陳遼土日蹙。詎足禦。廣庫策而推獨智。且曰。軍馬不訓。女直考

二十四

總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碩健首知遼。例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匪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灌。南方之劍。遲遲作威。當是時。光宗崩。嘉宗初立。朝端易故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知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遼騎憤抗。疏極難。且求罷。御史張簡德復如其破壞遼陽。遼騎益憤。再疏自明。嘉連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賊死。連鐵萬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連解去。以素應嘉代。總兵遼騎乃上疏求款。

言連師覆沒。臣始驅羣卒數千。踰險出關。至香山而鐵
崩復失。廷臣咸謂連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
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
立奏膚功。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今箭僅
而張。即殲命。馬上僅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臨前執。三
元應嘉備。德等復建章極論。廷河即請三人泣勸。帝從
之。其應奇矯。凌等力言不可。乃改命來童蒙。童蒙還奏。
條陳廷河功狀。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
生靈。皆廷河一人所留。其罪何可無議。獨是廷河受知
士且考

二十五

最深。蒲河之役。敵攻滿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
兵驚愕。遂爾乞難以歸。將置君恩于何地。廷河功在存
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石。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
于功者矣。帝以廷河力保危城。仍議起用。應泰受華。皆
以身要遼。帝賜尚方劍。將會將何兆先。汰大將李光榮
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抵順上。奏陳方略。應泰。應官。精
敏。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河在遼。將法嚴。卻位
聲。應泰以寬。端之多所更易。復下令招降。于是蒙古
諸部。歸者日衆。與民謀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苦之。

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謀間諜。兵中為內
應。禍且巨測。應泰方自調得計。將藉以抗。大清兵會
三岔兒之戰。降人為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連用
以釋群議。是年九月。總兵賀世賢連戰。灰山。撫安。堡。獲
首功二百有奇。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二日。大清
以重兵薄瀋陽。世賢或總兵尤世功。掘壘。灌濠。樹大木
為柵。列捕車。矢器。木石。環城設兵。守城法悉具。大清
兵先以數十騎來偵。世賢緝之。獲四人。世賢勇而無
素嗜酒。旦日食酒。卒親丁十。出城逆擊。大清兵併

二十六

敗。世賢乘銳進。修精射。四令。世賢戰且却。抵西門。身中
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為歡宴。而降人果為內應。斷
城矛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面
目見素絲。若李。已而圍急。世賢揮銳。戰決關。殺數人。中
矢墜馬死。世功亦戰死。先是正月。應泰。秋城。清河。撫順。
議三路出師。用大將十人。各將兵萬。總兵陳策。董仲樸。
當其二。未行。大清兵已逼瀋陽。西人犯鼓。決渾河。聞
世賢等戰敗。欲旋師。遼寧周數。各固請急赴援。瀋陽。石
砬。邵司泰。邦屏。營。橋。北。副將戚繼金。泰將張名。世統。浙兵。

三千與某仲授等營橋面。邦屏臺未就。大清兵力攻却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教吉邦屏及泰將吳文傑守橋。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重。營中用大器多燒傷。已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清策先戰。仲將奔。金止之曰。公何往。請退關。遂運兵決戰。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火清兵為大齊發。仲及金皆戰死。自遼左用兵。率望風奔潰。獨此以萬餘人當敵萬眾。雖力屈而難時成。此之潘陽既陷。應泰乃撤羣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臺。沿臺列大器。兵環四面。守十有女五考

二十七

日。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俟世祿等東城梁仲善。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仲善力戰死。世祿弼已負重傷。潰圍出。萬良東城亦敗。史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而開。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屢戰良久。闕來者益眾。諸將兵俱敗。望城奔。被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分守固守。監司督餉等官多輸城遁。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捕大戰。又敗。壽謙樓火。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廢。張炬

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泰不才。微南方寵靈。固誓以身許。公無聞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宜急去。吾死于此矣。遂佩劍印自縊。死。銓與副使何足勉俱不屈死。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開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閣臣劉一燾曰。使遼陽在遼。當不至此。給事中郭肇力詆遼陽。并及一燾。御史江東諫。追言遼陽保守危遠。功無以排擠。勞臣為罪。帝乃治前知遼陽者三元。備德應嘉。肇三秩除。宗文名乃復起。遼女五考

二十八

測于家。而擢王化貞為巡撫。六月遼陽入朝。因請尚方劍。請調兵二十萬。以兵馬署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並執可。七月遼陽將啓行。帝特賜麒麟蟒服一。彰犒四塞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饒。又以京營選鋒五千發行。比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饗三十里外。飲有所囑。遼陽報手學素曰。今日不得言違事。鶴鳴由此銜之。乃從忠化貞以分其權。先是東應泰死。薛國用代為經畧。會大清兵不至。賴以苟安。化貞巡撫廣寧。戶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守備一。分守西平鎮。武柳

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為然。疏言
河窄難恃。望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
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
則諸營俱潰。宜以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
立營。深溝高壘。以俟。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議遂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由是經撫如水火矣。八
月。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
頃之。化貞奏遼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
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降。而兩部虎狼。免沙
士五考

二十九

花領助兵四十萬。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十。河上止連卒
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
化貞復馳奏。敵回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
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應宜赴救。
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
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
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驍而愎。素不習兵。好譟語。文武將
吏迎諫。悉不入。與廷弼尤抵牾。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
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兩人果疏辨駁。惟太

常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
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必不可信。永
芳先已降我。組化貞恃以為內應也。餘多右化貞。令
母受廷弼節制。時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
卒。徒擁經畧虛號而已。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初。廷弼
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已兵權。伴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
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御責于
臣。及化貞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
亟罷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謀廢
士五考

三十

事。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徐
大化希旨。劾廷弼大言革也。雖能姑功。不去必壞達事。
疏下部議。議未決。會大清兵連西平堡。守將羅一貫
恐城固守。用炮傷攻者。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
一貫不從。正月二十一日。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目中
矢。不能戰。矢石大藥盡。待援不至。乃北向再拜曰。臣力
盡矣。遂自刎。廷弼化貞初擁兵不救。已知城未下。化貞
信達擊孫傳功言。盡發廣寧兵付得功。及中軍進擊祖
大壽。今會關陽守將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馳鎮武守

將劉渠撤營赴援二十二日遇大清兵于平陽橋始交鋒渠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遂呼曰兵敗矣遂同副將鮑承先等先奔後軍見之亦走遂大潰渠死渠忠被二刀三矢家衆扶上馬奪重圍出創重卒于達副將劉微擊殺數十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時迂河已離右屯次聞陽恭將邢慎言勸急撤廣寧為全事轉初命所沮遂退還大清兵頃沙嶺不退化貞素性得功為腹心而得功有異志已潛降于大清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化貞方

女直考

三十一

閩署理軍需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不知所為遂棄廣寧踉蹌走與迂河遇大凌河化貞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遠及前屯迂河曰嘻已晚惟獲清民入閩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二十六日入閩得功率廣寧叛將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逃兩日矣大清追逐化貞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怨自請親師二月遣化貞罷迂河極歡上命三會審問迂河曰廣寧可復否迂河曰可復則不失又問何以

不可復迂河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調遣以經撫如是之區畧以臺省如是之議論也以欲辭上迂河化貞並諭死鶴鳴亦罷歸時邊警急京師一夕數驚閣部大臣苟且幸無事而言官議論益紛拏帝急東事乃拜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承宗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城京軍增永平大將修前鎮寧陳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之三月兵部尚書王在晉代迂河經畧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虜種族部落然無他才畧惟用財

女直考

三十二

物啖西部相羈縻而已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部以襲廣寧象乾基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而滋大不如重關設險倚山海以衛京師爾在晉乃請築重關于山海關外八里鋪工四千餘丈費百二十萬以四萬人守之關門係佐乘崇煥沈崇孫元化力爭不得奏記于首輔葉向高承宗請身往決之既請以六月十五日車車就道陞驛加太子太保賜璫玉二十六日抵關聞新城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兵守乎曰當更置兵承宗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

當設兵乎。且葉間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址。舊城三品坑地，當為新兵設，平為敵人設乎。新城可守，要用舊城，如不可守，新兵四萬，倒戈舊城下，將開闢延入柳開闢，要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承宗曰：若是，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要用重關，曰：將延三寨于山，以待清卒。承宗曰：兵未清而葉塞以待，是敵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不可見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為全邊之潰乎。曰：將于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以限胡馬。承宗曰：徐中山之紐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步土多，故扼要為關，今將

女五考

五十三

踐沙礫石，火燒水澌，以成河，不亦難乎。今不為恢復計，專畫關守，將盡撤藩籬，日開堂與葉，東無寧字矣。在晉語塞，承宗欲使衣策馬，歷寧，速覺，相度形勢，在晉國止之，乃抵中前，而止。承宗出關，覓懷，理車，謀運同，車駝馬滿野，腹懸樓人，由關門至寧，速，皆曰：西部為防守，而時以利敵，乃知守邊，助關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志計也。關以東，寧速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左賴，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知守關者無意于關外，即守中前，亦非本懷也。入中前所過

荒落，并仍依然，登其城，潛然下新亭之淚。迨重，寧，前，天設重，關以獲神京，覺，華，島嶼懸海中，與寧，速，如左右掖，是為用衣制敵之地，而益知重，關者之失策也。承宗固已決計收復，重，關，言，與其以百萬金錢募八里鋪，易若葉，寧，過，要，寧，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寧，寧，速，覺，華，劍，相，新，角，敵，窺，城，則島上卒旁出三岔，三浮橋，繞其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拔二百里，疆，土，帝，嘉，納，之承，宗，長，而鐵而創，局，騎，騎，如，鼓，鑼，殷，動，牆，壁，方，嚴，敵，亮，沈，塞，果，穀，營，絲，塞，下，道，飛，松，拒，馬，關，至，走，白，登，又，從，統

女五考

五十四

千青渡，故道而下，歸老將成，卒，周，行，邊，臺，訪，問，要，官，阮，塞，相，與，鮮，義，策，馬，賞，酒，高，敬，用，是，曉，暢，達，事，至，是，撫，方，在，晉，不，足，任，帝，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而，蘇，榮，重，關，議，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帝，大，悅，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晉，慶，軍，務，使，宜，行，事，不，從，中，制，八，月，十，九，日，帝，御，門，臨，邊，賜，尚，方，劍，坐，璽，命，百，官，告，服，入，朝，關，臣，送，王，崇，文，門，外，承，宗，以，九，月，三，日，至，關，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肆，分，而，循，核，便，又

計闕城堦坑三千有奇。量堦坑為信地。而兵營幕布其下。跡為十八塚。迤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為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微日。子母砲更迭不窮。併失城之役。脩築闕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置海臺出。芝罘。三而環海。置大砲為橫擊。陸則三通關之石城。可須萬人。關突門為夜壘。北水關外有峻嶺。築疏臺十一。置砲以防外敵。相度山海為防。即設奇其間。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承宗親按營部。短衣教演。于是關門有大兵矣。又調三協諸將內丁。得曉騎三千。立為騎營。高其部曲。
女真考

三十五

之選。使李承先將之。然後關諸將汰剩。然兵以下官數百負。核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緩急。悉罷去之。按義錢糧。以兵馬軍儲大業撫夷買馬。公屬諸幕僚。而關門凜如負霜。吳王在晉之議。守中前已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趙。自率眾往。率教懷留中前。不敢戰。而陷敵回者六千人。據泊覺。華島。承宗命逆擊。魯之甲以舟師從華架山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為兵難刺。練修樓櫓。而關外之出守。始于此矣。連人好漁。敵細作多。所其中。遠破復。東入于敵。無遺種。命島將祖大壽給寶。

糧器械于新編者。募其流徙關內者。成寧。連而守之。川湖兵悍。不受約束。結隊而逃。驅北山不肯下。素崇煥招之。還伍令楊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其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快軍雲七鎮。精銳。調為二千人。擇本鎮曉將統領。以三大將列焉。中左右部。中部駐瀋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諫為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千為營。五營為五千人。為一部。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乃具奏建四衛之議。為關部指陳形便。咸弗省。承宗即移咨朝鮮國王李璉。激。
女真考

三十六

以同讎之議。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遠倚為聲援。欲其不貳于我也。廣寧。清。總督王象乾。專主撫寧。議開水關。撫之關內。承宗不可。乃定設撫場于高臺堡。承宗未抵關。哨騎至中前所。去關門三十至。前屯。既復。據馬峰大直。抵寧。連。而大清哨騎亦至。否山。哨將周守憲。密以陰事輸之。遂遠治。而專屬左輔。輔擒兵偵騎。清哨不復。而申明遠海舊策。祖大壽之族。又關出覺。華島。新其主者。而清之水謀絕矣。時大清兵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猶忘間作。糧餉易盡。乃撤廣寧。焚其餘。

後度必逆擊。伏兵而寧堡。而我兵不出。乃徐引去。連之遣衆數千人入廣寧。居之神溪。先是江應福受南方劍。權尊。驍不任事。承宗薦馬世龍代之。俾領中部。調總兵尤。世龍王世欽分領南北二部。天啓三年正月。復為世龍請南方劍。帝可之。乃築壇科世龍為平遠將軍。代行受鐵禮。以尊其權。南北部並受節制。世龍號傳中賈。恠然。咸承宗知。頗盡力。與承宗定計出守關外。諸城規模漸近。時張鳳翼代關鳴泰為巡撫。鳳翼怯。主守關。議承宗不悅。會王象乾遠憂去。承宗惠主敗。懷已權。言

女直考

三十七

督師總督可復無用。并請以遼撫移駐廣寧。帝命止。總督而鳳翼謂置已死地。恨甚。兵其黨力。緩世龍以激承宗。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今日即不能恢復遼左。而軍遠覺華。終不可棄。復為世龍辦木炭。鳳翼亦以憂歸。朝命喻安性代之。而廷臣言總督不可戮。乃命吳用先代。象乾時。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以命所司。而部臣故緩之。師不果出。當是時。魏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破親附之。命中官劉應坤中意。承宗不與交一語。忠賢由是大恨承宗。西巡薊昌。閱喜峯。劾

北諸口。取道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而奏進兵事宜。有傳其擁兵數萬。以清名側者。瑞大懼。急與其黨魏廣微。顧東謀。謀今三道飛騎止之。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進。魏黨近疏詆之。至北之王敦。李懷光。忠賢遣人偵之一。視被置與中。獲車帷帳。善繼而已。由是清名側之。魏漸解。承宗杜門求罷。下詔勉留。五年九月。世龍部將敗沒于灤州。鹽場攻者益衆。灤州在三岔河。南有降人劉伯強者。來言城內虛。可襲取也。世龍信之。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師往。徵水軍遊擊俞冠

女直考

三十八

以舟師。會于柳河。寇李連撫喻安性指。帝聽調。九月二十五日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寇不至。得六漁艘以濟。三日。濟八百騎。二十八日。師趨灤州。大清鼓伏以待。伏發。師進走。大清兵逆掩之于河。師不能營。縛茅橋木。就承先力戰。死之。甲既沒。曰何面目見關部。殺水死八百人。死者經半由是。攻世龍者并及承宗。承宗乃抗章求去。帝先之。無何。喻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以與部高者高第代總督。未幾。世龍亦謝病歸。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立車營水營。連甲

宵引矢砲石渠各處施之其合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
遠此成雄鎮。大清兵不入而永宗防守嚴亦少敗
紐五年十月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永宗盡率力
為取正第以兩言蔽之曰臣既遠皇上恢復之明詔不
能再奉中樞機守之意旨第以此心依承宗柳河之敗
請御史往勸欲殺永宗以媚璦琿帝之許甫受事即下
檄馬世龍令盡撤錦右諸城之兵移其將士于關內表
崇煥力爭不可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石動搖則寧
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宗
女丑考

三十九

煥曰我軍前進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入獨卧孤城以
當敵矣第不得已乃撤錦川右屯大凌小凌河及松山
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入關秦秦米粟十餘萬
死亡載道哭聲振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大清知廷恩
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宗
煥聞即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東樞泰將祖大壽守備
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據守具入城
清野以待明日大軍進攻橋穴城矢石不能還宗
煥命閩卒羅主發西洋巨砲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

却圍道解事聞崇煥桂等各避秩有差。大清分兵數
萬塞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盡焚其積聚崇煥方完城力
竭不能救桂急率兵往已無及高第坐失援樞官去而
以王之臣代第我大清舉兵而向無不摧破諸將固
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宗
煥為之叙功加其部右侍郎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
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宗煥以之臣請面桂又與
不協中朝慮備事命之臣尋督關內而以關外屬崇煥
畫關守其年五月東江鎮將毛文龍遣兵襲大清鞍
女丑考

四十

山驛夜其年千餘絕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鐵南高
大清守將所部東江在營大海中亦謂之皮島陣
距八十里不生年本北岸海南八十里即抵大清界
其東北海則朝鮮已天啓四年五月文龍將若鳴鏑江
越長白山侵大清關東偏被守將擊敗衆盡擒八月
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清守將覺滿師襲
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
之官屯寨敗歸文龍雖往報敗然大清惡其驕後
故欲故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為其端有規劃文龍六年

八月，我太祖高皇帝屢屬崇煥遣使往，且以璽書。太宗文皇帝遣使執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以謀討朝鮮，欲藉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遣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羅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劉應坤紀用，並使宜從事。崇煥氣志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三月，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搗文龍于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朝鮮文龍同告急。
女直考

四十一

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欽、梅等九將，以精卒九千，先使還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大清所服，諸將乃還。中朝順以和議為非計。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可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故棄。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趙率教駐錦州，獲叛蔡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為前

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益，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等悉城固守，用大砲距擊，頗有援傷。相持二十四日，圍始解。方園急時，崇煥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持鏡出。大軍復決戰，別遣水師未出相牽制。且請發翁鎮宣大兵來援關門。朝命山海滿桂遷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前遣總督閻鳴泰移關城。世祿等將行。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督將士登陣守，列營濠內，用砲距擊。滿桂急遣兵往救，被圍於蘇山。
女直考

四十二

桂與總兵尤世祿赴之。大戰相當，桂身被數矢，進入寧遠城，與崇煥為守禦計。俄大清兵迫薄城下，桂率副將尤世威出城迎，頗有殺傷。大軍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不能克。時海署士年多死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設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與率教功為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崇煥遂乞休。七月，尤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為督師。急遣撫駐寧遠，未幾嘉宗薨，莊烈帝即位。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崇煥右都御史之臣與桂收西部降人，多置之麾下。言官多援之。

臣并及桂。崇禎元年四月，罷之。臣桂亦召還。命崇煥以兵部尚書督師剿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數促上通。帝召見平臺。崇煥極言朝臣掣肘之患。帝優詔答之。賜尚方劍。假之便宜。帝問遼關何日可定。崇煥曰：臣請五年。為陛下肅清遼。崇煥出。廷臣問以五年之期。當有定算。崇煥曰：上期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耳。識者謂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兵。是日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譁。就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繼置煎。接上。義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感。復偕商

四十三

民得五萬。自肅引罪。走中左所。自經。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與兵修制。使郭廣密謀。戮十五人。新知謀中軍吳國琦。一方乃靖。崇煥請合寧錦為一鎮。祖大壽仍置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朱梅鎮寧遠。而移前鎮總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二年閏四月。叙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崇煥素惡毛文龍。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為謀。崇煥諒其決。至是以關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連謁。慰勞甚至。崇煥與相飲宴。每

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六月五日。伏甲邀文龍觀射。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因詰文龍。連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袍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因戮文龍十二罪。文龍夜魄不能言。叩頭乞免。崇煥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紀。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遷取尚方劍斬之。乃出諭其將士曰：止誅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數萬人。皆憚崇煥威。莫敢一動者。遂分其衆為四協。撥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聞。未言文龍大將。非

四十四

臣得獲誅。謹席蒙侍罪。帝驟聞。愈頓頭。念文龍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之。且暴文龍罪以安其心。崇煥既誅。文龍慮其部下為變。增餉銀至十八萬。曰：是皮島不復置帥。以副將陳繼圖。魚捕。然魚弁失主帥。心漸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龍死。甫三月。我太祖文皇帝親統大兵數十萬。入洪山口。別將夏大安口。會于運化。崇煥聞。即督大壽可綱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遵化。豐潤。玉田諸城。皆閉兵守。帝聞其至。喜甚。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命畫統諸道援

軍時趨平教拉平達將軍印移鎮關門。聞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赴援。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抵三屯營。總兵朱國秀不令入，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戰于通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皆沒，帶聞痛悼。率教為將，燕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柱並稱良將。率教死，蓋無能辦邊事者。十一月六日，大清兵臨三屯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秀推官何天球知縣徐澤等憑城拒守。副總兵朱來等夜遁。國秀忿甚，得進將名于市。同韓張北拜自縊。及城破，元雅、天球、澤等皆死之。
四五

太宗文皇帝嘉其忠，命賜棺，使遵化三屯營既破，大清兵趨薊州，而西。崇煥懼，引兵營沙河門外。帝召見，深加慰勞。嘗以戰守策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大清兵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窮遠絕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部人驟遭兵急，誘誘起，謂崇煥縱敵擁兵，賴士固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疑會。大清設間，謂崇煥家有成約，今所獲官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信之不疑。十二月

朔，再召對，命下錦衣衛、大營在旁，戰東矢，捕成恭命叩頭請愼重者，再帝不省。時魏黨王永光、高捷、史塗等力攻崇煥，并及錢龍錫，遂以擅主和議，尋戰大帥，為兩人罪。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遣陳崇煥于市。天下冤之。時都城方恩，廷臣爭請召孫承宗，詔以故官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帝慰勞，問方畧。承宗具對，帝稱善之。曰：卿無庸往也。且為朕保據京師，而諭旨輔輯，煥即擬初，示權要，賜尚方劍。京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五城御史順天
四五

府官，盡聽統轄。承宗出，滿下二十餘刻，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教出關，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逼近，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疾馳抵通。門者戰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大清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截到將中，甫兵六千于蘆溝橋，遂逼永定門。承宗急遣遼寧尤岱以騎兵三千援之。大清兵方及廣渠門，城上不發一矢。方擲槍于突，岱兵急從東來，與殊死戰，殺傷過當。大清兵退入南海子，老營旋遭剽掠。

兵劉國柱率馬步兵二千與密合。密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大清兵入畿南，永宗復徵密、密兩鎮兵，要其歸路，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故達撫王化貞之中軍也，化貞逃。大壽率衆七百人，保覺華島，其甥白臂用事于西部，洪亮。大壽將而走御史方震儒，招之，未有所屬。永宗撫而用之，索崇煥之入衛也。大壽為東鎮總兵，上達崇煥下文，懼謀，遂與副將何可綱率所部萬五千人來清，遠近大震。永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蕭士直考。

四十七

手書慰諭大壽，而今達擊石柱國，駝拔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平赴援，連戰大捷，美得厚賞，城中羣言為賊，殺石等死數人，所遣運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今當出招桑顏，然後來身歸命耳。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就戮，又將以大砲直覓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進，大壽已去遠，乃返。永宗密奏曰：大壽危殆已甚，又不肯受滿拉節制，因說言敵衆來奔，非部下查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遂將多馬世龍、郭部、臣謹用便。

宜遣世龍、撫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永宗乃密札諭大壽，令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罪，而許代為剖白。大壽許之，帝命永宗移鎮關門，乃傳諭曰：朕以東事付索崇煥，敵兵入犯，不能先事偵探，致深入內地，雖魚柱赴援，却又箱制，諸將坐視，擅操功罪難掩，暫解事權，撫諭大壽，大壽何可綱等血戰勇敢，朕所深嘉，今或換有可來，兵有妙用，或乃輕信偽言，倉皇驚擾，急宜懷省，自效奮勳，圖功事平一體論敘。關寧兵將厭竭天下財力，養成又卿，舊日郭部，卿可作達達官，宣布朕意。

四十八

一面坐駝抵關，便宜安輯，特諭永宗抵關，即成坐來發，而馬世龍之退及大壽于關門也，遂將撫諭佳。大壽懼有變，噪而出關。世龍退及于歡喜嶺，車騎入其營，撫諭諸將多自殺來歸。大壽知之，恐諸將之責已也，乃受詔，殺兵傳命。永宗急遣世龍報命，以步騎兵萬五千入捷，世龍抵道，大清兵始拔壘上營，歸，帝憂。大清兵甚，令兵部于撤中出索崇煥手書，姓及大壽乃歸命，先是滿桂、鎮大同，聞，大清兵入近畿，急率五千騎入衛，次順義，兵宜府，總兵使世祿，俱戰敗，遂趨郡城，帝聞，遣

官慰勞。錫馬金。命與世祿俱屯臨門。無何交戰。世祿兵潰。獨前關城上發大砲。依之誤傷桂軍甚衆。桂亦受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旋與崇禎祖大壽並召見。桂解衣示創。帝深嘉歎。拜易而出。十二月朔。復召見。下崇禎欲賜桂酒饌。令總理關軍諸軍營安定門外。及大壽軍東潰。事益急。乃拜桂武經畧。蓋統入衛諸軍。賜而方劍。趣出師。桂言敵助我寡。未可輕戰。中使促之急。不得已。揮淚而出。以五千人同孫祖壽黑雲龍麻登雲諸大將。以十二月十五日。移營安定門外。二

女五考

四十九

里許。列柵以待。大清兵方自良鄉回。明日昧爽。以精騎四面截之。諸將不能走。大敗。桂及祖壽皆戰沒。雲龍登雲被執。帝聞震悼。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壽入關。謁永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于門。永宗開誠與語。諭以勉報。聖恩。大壽喜溢眉睫。出謂將士曰。公真生我兵。是日列其兩統步騎三萬于教場。行督師之禮。束心釋然。自趙率救戰歿。大清已援遵化而守之。正月四日。援永平。八日。援遼寧。遂下瀋州。分兵攻撫寧。將可法等死守不下。九日。大清兵自撫寧向山海關。明日。至蘆。皇店。離

關三十里而營。劉將官惟賢率參將陳惟翰等設兩營以待。至壁數日。近戰十餘合。互有殺傷。二十二日。兵部侍郎劉之綸請出城自敗。無兵。則請京營兵。不得。則請關外川兵。又不得。則議召募。願衣裝者。發馬匹器械。百無一具。之綸權宜貸費之時。滿桂中甫相繼戰歿。之綸率所部出城會。大清兵引去。時天大晦。風沙獵獵。至抵通州。過三河。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之綸約熊兵馬世龍。兵自薊率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洋頂。距遵化營于娘。娘山。世龍等不受制。有其

五十

約。大清以三萬騎自永平來迎之。綸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繼耳藥砲反製。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砲投諸結陣徐退。可避後功。之綸揮劍曰。吾受國不世恩。誓滅敵乃已。今事不成。惟有死耳。今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卒皆殊死。關軍中矢石竭。人將短刀夾之。綸馬而前。矢石雨集。之綸度不可為。乃大呼曰。死則死。惟負皇。上耳。解所佩印授家丁。忽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絕。全軍盡敗。大清乃進攻撫寧及昌黎不下。初滿桂既死。朝命馬世龍總理入衛諸軍。正月十七日。世

龍集諸將議曰：敵方專力于東，大壽與相持，我無兵襲
遵化。與大壽期會戰，庶諸城可復。惟賢惟翰及遊擊
張化奇等，慷慨請行。世龍乃簡精銳，令將而東。是日至
遵化城。西波羅灣，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戰。大清兵
殺入城，後隊乘勢抵城下。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還兵出
戰。惟賢陷陣中，矢死。士卒死傷者三百餘人。化奇亦戰
死。日已暮，始各收兵。惟賢胆畧絕人，勇冠諸將，其死也
人咸惜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
援兵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波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
五十一

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平、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
燕河。六城東接關門，西繞永平，皆近京要地。承宗飭諸
城嚴守，而遣將戍關平，復建昌，聲援始接。官惟賢等既
死，餘衆退保石門、臺頭、關頭之。大清兵攻馬蘭、谷甚
急，守將金日觀死。守親放大砲，砲炸焚頭目手足，意氣
不衰。乞援于馬世龍。世龍令恭將王世選等赴援，與乃
還。尋復以二千餘騎乘攻日觀。世選等死守不下。二月，
世龍傾大清兵將南下，命選擊雷文詔等扼玉田。初
八日，遇洪楊文詔等力戰。大清兵乃還。二月，監軍邱

承嘉率軍入關平。大清兵乘攻承嘉力拒，引去。已分
畧古冶鄉。承嘉等迎戰灤州，而大清兵復攻牛門水
門。三月，世龍督文詔等戰大壘山，轉關二十餘里，漸近
遵化城。中兵出援，乃引還。錄先後功。進世龍左都督時
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壽隔關門，與世龍諸軍聲息
斷。帝急召四方兵，勤王先後至者二十萬，並壁前門。莫
敢先進。帝數下詔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承宗
議先取灤州，謂諸將曰：敵據四城，其勦在永，其次在遵
而以灤遠為羽翼，橫截京關之間，關破合京取遵，則隔
五十二

永。京欲合關取永，則隔遵，當多為聲勢，示欲圖遵狀，以
牽之。今大帥赴豐潤關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關
平兵守之，而以騎兵待戰。關永得灤，則關永合，天下
安危之局定，可以一意圖遵，而董口大安，留為歸蹊，以
隨敵必死之心，取遵易于取灤。遵在北易取，而難守，姑
留之以分敵勢，而先圖灤。謀言敵將華重去，則身輕無
所顧，輕騎未則氣銳，有所必求，兵貴乘機，機在去而未
來之時，不可不爭也。撫昌樂三邑，有海去永各五六十
里，步兵守城，騎兵挑戰，使敵騎不得西出，而成促之後。

不得不動。動乃有機。我軍通于敵。而機可乘也。故曰圖
禦。便說下殺。世龍其說為上。分明之。然後取勝之議定。
承宗欲窺永。以帝還也。遣四前鋒抵永。城下。明日呼大
壽曰。兵雖寡。不虞卑薄乎。大兵去二百里。果成于敗。不
虞遠乎。大壽曰。請即行為復効。承宗善。令大壽出撫寧
河。而張弘讓為二敵。在十五里中。三敵不出二十餘里。
近永。多同密可伏。以前三鋒為三伏。以一營為誘敵。不
深入不發。俾山為哨瞭。既蹕入伏。當敵兵乃轉戰而伏。
發可殲也。徽劉應國四將自西北而建昌。趙永。東北。張
女丑考

五十三

存仁四將自西南由樂亭趨永。東南。大壽依戒為三敵。
三伏而攻之。大清兵入伏。遂奔至永。城下。大清兵
繞城東。欲入北門。應國兵自北至。奔南門。存仁兵自南
至。伏初起。四面皆兵。從山半蔽空而下。大清兵大敗。
殺傷者數千。捷聞。帝大喜。而猶憂。大清之尚據內地。
下招撫諭。且趣師期。承宗遂令東西諸營並進。以五月
四日。搃師。而親詣撫寧督之。以副總兵金日觀。與副將
謝尚政。曹文詔等。攻復大安城。八日。大壽及張春。來嘉
諸軍。先抵海城下。世龍及寧夏總兵尤世祿。延綏總兵

吳自勉。固原總兵楊麒。臨洮總兵王承恩等。繼至。與大
壽分地而攻。世龍身中數矢。而益率士卒併力以仰攻。
復攢砲數十。以擊敵維。大清兵少避。以大砲小擊其
旁。使不得回救。越日克之。大清兵冒雨而出。大壽以
復逆之。殺傷殆盡。大清兵自永平趨鼓。如灤。破。遣弁
還安。兵于永平。從冷口北還。承宗遣侍何可綱等入永
平。十三日。副將王維城。遊擊新國臣等。復還安。十六日。
諸將謝尚政等。復還化。閱五月。而四城始復。帝為告謝
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可綱加太子太保。
女丑考

五十四

左都督。世龍加太子少保。俱賜世祿。餘各陞賞有差。自
袁崇煥下獄。以梁廷棟。總督。前連軍務。未幾。入主本兵。
寧遠。自旱自潮。逼宮。連廣。巡撫。以經畧。兼之。至是。議復
設。廷棟力推。未嘉。才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
山海關諸寨。未嘉初。築鎮。大清兵以二萬。圍錦州。
未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上
兵于閩外。現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未嘉議用。兵兵復
廣寧。義州。右屯。廷棟慮其難。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
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

廣寧遠必先據右屯。聚兵積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毀，修築而後可守。築之設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為強相地。義入廷，採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築城之議。四年正月，承宗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遂入關。後復西巡，過關三橋十二路而返。因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以承宗議，遂以七月興工，甫竣而大清兵大

士勇考

五十五

至，直抵城下。掘濠築牆，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遼城外懸壘。時下大壽與可綱固守。承宗聞，與禾嘉馳入錦州，急遣總兵吳襄宗傳與禾嘉合兵赴救。離松山二十餘里，與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殺傷。九月望，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傳出戰，不勝，乃入城。二十四日，至軍張春令襄傳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為大凌聲援。大清阮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新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山接戰，大敗。春及洪

謨俱被執。大壽不敢出凌河之援，絕。敗書聞，舉朝震駭。禾嘉聞敗，移駐松山，固再舉言官以推委諫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已。大攻狼盪，食人馬。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何可綱不從。十月二十八日，大壽令二人挑出城外，斬之。可綱顏色不變，亦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大壽遂與副將張存仁等二十九人投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而留諸子于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炮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

士勇考

五十六

壽偽逃，遂俱入錦州。大凌城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志為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兩城，上用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聞，而未嘉知其細狀，具奏聞于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符，引罪積死。于是嚴旨飭禾嘉而希于大壽欲竊廢之，弗罪也。廷臣遂皆築城非策，交章論禾嘉承宗承宗復速疏引疾。十一月，優旨許之。賜銀幣，束傳歸。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檄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皆從之。承祿文龍義子也，有德與

耿仲明李九成皆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劉萊巡撫孫元化擢為偏裨。大凌危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橋。遂反。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進。帝命總兵楊御蕃盡將山東兵討之。不利。走入萊州。賊圍萊州甚急。復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總督軍務。宇烈日遣使往撫。賊愈熾。乃遣宇烈下獄。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長圍困之。時諸島俱煽動。東江總兵黃龍乃遣尚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賊黨高成反。據旅順。女直考

五十七

斷關寧天津援師。龍遣將擊走之。援始通。其冬賊久困登州。謀泛海去。是年五月。大清兵西征。直抵歸化城。虎墩兔先已遠竄。遂拔師入大同宣府境。沙河得勝。二堡守將遣使議和。獻金帛酒宰諸物。大兵即旋。帝聞。命總督張宗衡等。遣宣府巡撫沈際下獄。六年春。有德仲明等浮海遁去。龍遣逆斬賊魁李應生。生擒毛承祿等。獲首級一千有奇。有德與獲而逃。獻俘于朝。帝大喜。命承祿等。侍衛九達。有德等。大憤。偵旅順。虛虜。七月。有德等。遂引。大清兵未發。龍數戰皆敗。大藥矢石俱盡。

率遊擊李惟鸞等力戰。被圍。知不能脫。自刎死。惟鸞及諸將項祚。賤樊化龍。張大棟。尚可義。俱死焉。事聞。贈龍左都督。以副總兵沈世魁代龍。為總兵。明年二月。廣島副將尚可喜降了。大清島上勢益孤。先是孫承宗將告歸。舉侍宗龍自代。會前鎮巡撫龍。即擢宗龍代之。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衡總督。劉逢保定軍務。時羅遠東。經畧。并其事于總督。責愈重。宗龍所統四巡撫。寧遠。方一孫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鶴雲。保定丁魁楚。相與協謀。武畧甚飭。初以違鸞。通州昌平分駐。女直考

五十八

督治宗龍。又請廣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委任。悉歸龍。督一人。七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掠漠。援師入大同宣府境。宗龍即整兵赴援。帝聞之大喜。賜蟒衣金帶。命宗龍。遂援宣府。時山海總兵尤世威。寧遠總兵吳襄。亦率師馳援。二將俱預兵不達。大清兵入宣府。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鎮城。總兵張全昌。嬰城固守。全昌。承祿子也。已而。大清兵西行。全昌遣兵應州。帝以其孤軍。初吳襄等赴援。不應。全昌主渾源。以援關。遂軍。芳峪。峯房。口。襄等復不援。大清兵入大同者。拔得勝。

俱死。中官鄧希道遁走，遁深入抵平欄，京賊戒嚴時，盧象昇以父夜未行，詔率師勦王三，賜尚方劍，督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山西總兵虎大威諸軍入援。時中樞楊嗣昌與中官高起潛潛主和議，象昇心非之。十月四日，召封平臺，帝慰勞之，咨以方塞對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變色，久而憚曰：『撫乃外廷議爾。』」象昇因奏禦敵形勢甚急，帝壯之，而賊象昇持重，命與嗣昌等議，當是時，帝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耻言和，故委廷議以荅象昇。象昇即日陞辭諸將，素懷象昇，蓋自

女直考

六十一

奮，夜半抵昌平，帝命中官齎金帛犒師，而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錢糧五百，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高起潛掣肘，喜，疏請分兵，嗣昌議擴宣大山，而之師屬象昇，嗣昌謂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焉，象昇務忠勇，刻期戰，皆師輩事，林滿懌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果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留應趙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趙京就督。」象昇聞而嘆曰：「樞部不通款，總監挽我師期耳。」乃整師次順義，抵暮，至抵候，忽通大清兵，象昇從騎止十餘。

倉迫則必死，拔刀前決戰，會獲兵漸集，得運，趙數日，嗣昌至軍中，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意撫款，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所恥乎？且某叨劍印，畏安口舌如鋒，倘唯從議，恐素崇決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褒衣引綈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護國，將忠孝胥氣，盡喪本而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頓領曰：「公直以南方劍加我耶？」象昇曰：「既不弃我，又不能戰，不忠不孝，南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母以長安望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志赴敵講款，經數日，位來其事始于翁鎮。」

女直考

六十二

督監受成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元志者，益賁卜雙替人也，喜違人，故遣之，然議和事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象昇會起潛于安定門，象昇言非血戰無以盡日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各持一議，會新任宣大總督陳新甲至，象昇分兵與之，而自將馬步軍到營，京城外，兵益寡，帝命輔自劉宇亮、閔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二日，而果又閱視內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平事，時大清兵分三路入，一由冰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

之使涿州進據保定與諸將分道出擊大戰廣都猶未
敗頤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
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賊角大小數十戰所
向摧破及是遇大敵又為嗣昌所厄兵力單絀久之將
士飢自必死晨出戰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
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于十二月
十一日進至鉅鹿而賈起潛據關軍兵相拒五十里
家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
如廷麟我以一死報君猶為薄耳廷麟語起潛起潛
女丑考

六十三

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萬水橋與大清兵遇王樸
先走惟虎大威揚國柱從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師
左圍柱師右呼軍疾馳奔衝入大戰移時大清兵乃
退象昇謂將士曰今雖勝敵必憤集諸騎乘我毋怠夜
半被圍明日蓋以數萬騎圍三重象昇頭左右曰誰為
我取彼者大威馳卒推之不勝且却象昇大呼曰虎將
軍今吾輩致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揮刀力戰自
辰迄未砲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
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曰國羽斷頭馬援裹草

在此時矣馬蹶陣亡一軍盡沒惟大威國柱得脫象昇
白誓而躍膊獨負殘力善射獨將累嘗讀張巡岳飛
傳輒嘆息曰吾得為斯人足矣每臨陣即身先士卒三
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卹下如恐不及義民聞其死
皆奔走而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魏立祠祀之起潛聞
敗遂倉皇遁嗣昌既風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
昇死狀嗣昌疑不死有詔驗視廷麟達將得其屍于戰
場麻衣猶被體一平還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
衆皆拜死年三十九逾兩月乃得殮初嗣昌遣通年三
女丑考

六十四

人察其死狀中有俞振龍者語言象昇實死嗣昌怒甚
楚三日夜終不易將斃猶勉首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
聞者無不切齒嗣昌云劉宇亮奉命督察各鎮勤王兵
首抵保定聞象昇戰役至安平偵者報大清兵至上
下相顧無入色急趨晉州避之時大清所至宣化懷州
縣相繼失亡諸將益彼此觀望帝憂甚召繼賢洪承疇
巡撫孫傳庭入衛會象昇戰役即擢傅庭代督諸鎮援
兵賜尚方劍大清無薄保定總兵劉光祚堅守大
清兵不攻至是年十一月九日深入內地攻高陽時少

師孫承宗方家居，率家人拒守。大清兵以數萬環攻，孫據盤、望、雲梯。承宗以飛礮擊之。大清兵持門扉如木城。承宗今以乾州為東，燕以疏黃、柳城下，木城盡燬，而圍益堅。明日通明，城中矢石竭，火焚西北，樓城遂陷。承宗坐北城樓，叱家人速去，我死此。大清兵扶承宗城，南三里國頭橋，老營欲降之。承宗叱曰：我天朝大臣，城亡與亡耳。望關叩首投鐐死，年七十有六。子孫十餘人皆戰死，帝聞震悼。大清吳、義、輔、山海總兵侯、撫、極、率精騎二千，踰至那那，遇伏敗，負重傷，尋謝病去。時山東女直考

六五

巡撫顏繼祖奉命駐德州，據下止卒三千，奉本兵嗣昌令，毋防德州、濟南，由此空虛。繼祖屢請和諸將到澤清，倪、龍等赴援，皆逗留。明年正月二日，大清兵克濟南，德王由撫被執，布政司張象文等死之。進騎直抵兗州，連總祖下獄。先從得度南下，二月，大清兵道至渾河，直水漲，輜重難渡，諸將王、樸、曾、史、魏相顧不敢擊，先作恒怯尤甚。是月，大軍北旋，傳、度、尾、蓋、建、昌亦不敢戰。事平，論諸臣失事罪，中官鄧希道、孫、茂、霖、延、振、陳、祖、苞、張、其、平、定、顏、繼、祖、山、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倪、龍。

獲劉、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制將以下，至州，餘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京、市、祖、寬、旗、載、有、功、稱、良、將、人、頭、謂、失、刑、云、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罷、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嗣、昌、貶、削、不、及、以、是、物、議、益、蒙、御、文、王、聚、奎、郭、景、昌、等、極、論、嗣、昌、誤、國、給、事、中、張、作、樺、復、極、論、嗣、昌、起、濟、帝、皆、不、聽、反、罪、言、者、時、金、國、鳳、以、劉、總、兵、守、松、山、是、月、大、清、以、重、兵、來、攻、用、大、砲、四、面、齊、擊、臺、煤、志、摧、壞、國、鳳、督、將、士、死、守、城、中、人、肩、靡、以、行、聞、出、兵、冲、擊、又、敗、還、乃、分、城、壕、壞、塞、以、木、石、補、之、大、清、兵、將、登、屢、被、擊、還、乃、分女直考

六六

與攻、塔、山、是、山、而、分、道、六、吳、城、國、鳳、隨、方、國、拒、終、不、下、閏、三、十、五、日、圍、解、帝、大、喜、立、撰、署、都、督、會、事、為、寧、達、國、練、總、兵、官、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藩、護、運、兵、獲、諸、將、相、顧、真、敢、前、獨、劉、將、楊、振、清、行、至、岳、洪、山、遇、伏、全、軍、盡、殲、振、被、執、令、往、松、山、就、降、未、至、城、里、許、南、而、至、于、地、命、從、官、李、標、曰、為、我、告、城、中、人、堅、守、諸、將、援、兵、即、至、七、標、至、鼓、振、語、城、中、守、一、堅、振、標、呼、破、殺、其、年、十、月、大、清、復、攻、寧、達、國、鳳、出、據、北、山、國、力、戰、移、時、衆、寡、不、敵、與、二、子、俱、死、帝、聞、痛、悼、贈、卹、俱、從、優、典、十、三、年、五、月、錦、州、告。

警。總督洪承疇率東協總兵官曹變蛟出關駐寧遠。七月變蛟與援剿總兵左先山海總兵馬科軍遠總兵吳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遇。大清兵于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十二月洪承疇以大清兵逼屯義州。議遣先變蛟科入關。留三桂肇基于松杏間。俾示進兵狀。又請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先西歸。代以白廣恩。却議咸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糧饑。必易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初所司遵發命。宣府總兵楊士彥考。

六十七

國柱大同總兵王懷密雲總兵唐通各練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承疇主持壘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即張若麒趙戰時錦州被圍已五月聲援斷絕有卒逃出得祖大壽語請以卒營通。要輕戰。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松山營西北岡。戰數日不解。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新獲謂國可立解。密奏上聞。陳新甲又貽書趙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趙諸將進兵八月

楊國柱先至關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為降將軍求突圍中矣。隨馬卒兄子謂糧也。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北之乳峯山而列七營兩山間環以長壕。俄關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陣大懼及出戰又數敗諸將遂謀潛遁。二十一日初更樸先走通科三桂廣恩輔明亦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為大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餘悉被戮。惟三桂樸奔入杏山變蛟聞敗急入松山兵承疇固守居數日三桂士彥考。

六十八

樸欲自杏山達寧遠至高橋遇伏又大敗僅以身免。先復喪士年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絕。九月二十三日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發突圍出敗還。巡撫邱民仰與承疇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糧並竭。至十五年二月國柱年矣刻將夏成德為內應。松山遂破。曹變蛟被倭創自刎于承疇前王廷臣總之民仰等及恭將以下百餘人被執不屈死。承疇及故總兵祖大樂皆降。三月大壽亦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相繼失京師震懼詔賜諸自祭。吳有司建

祠。法司令鞠王，獲罪。御史郭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而三桂實遠在主持，不戰而敗，奈何反加救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獲勦科軍令狀，再失機即斬。三桂失松錦，各塔宜斬，念守軍遠功，與廣恩補明達，皆贓救充為事官。五月，檄伏誅，傳首九邊。是時諸將擁厚資，賂權要，故檄以外皆獲免。帝念兵事益急，傳咨達不足臣多舉前密，雲巡撫趙光忭命復冠帶，赴京陛見。光忭家素重，聞命，攜致萬金為軍前用，入都，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右會都御史，總督薊州、

女直考

六十九

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復召對中左門，時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令光忭兼督諸路援軍。援軍至者甚衆，皆觀望及。大清兵南下，河間失守，不敢救。隨而南，已聞塞上警，又疾馳而北。十二月，給事中曹良直劾光忭不可解者四，帝下詔切責。而御史衛周鼎又言：獻縣、交河、衡水、景州被攻，光忭不急救，運回高陽，坐觀淪覆。十六年春，言官復論光忭及范志完，帝令立功自贖。志完者，廣城人，崇禎十四年，起擢右會都御史，巡撫山西，尋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劉永通、洋諸鎮軍務。未幾，

進左侍郎，加銜督師出關，駐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後，兵力益衰，松錦相繼失，志完不能救，乃舉用無強，縣蘇觀生等八人為監紀參贊官，築五城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所覺華、錦、城、為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易銜為欽命督師，總督劉逢昌、通等履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違事急，則移駐中。復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令同薊、呂二督并力策應。將關內外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等。又于呂平保定分設二督，于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六巡撫、八總兵、星

女直考

七十

羅幕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時帝召劉督張福臻、運京，令志完剋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劉督，所司不即議。踰月，始從其言，以趙光忭任之。至是，大清兵深入，分兵南下，二人俱被劾。兵部初志完疎防，令督軍入援自贖，是時唐通、羅塞、雲、奉、詔入衛，命守禦三河、平谷、長蘆被脅及。大清兵下山東，魯王以派自統，通、尼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戰。志完軍至山東，遂逆觀望，州縣多覆沒。大清兵南攻下海州、賴榆、沐陽、豐縣，已而北旋，唐通復尾而北，帝下詔督責。

志完先許皆不違首輔周延儒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
勅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金綬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
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
帝輒賜書褒勵偵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
議將吏功罪其欺罔如此而帝不察也四月光忭令屠
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大清兵于螺山皆敗走總兵
張登科和應薦敗役惟火器營以兩監軍御史在焉不
動既解嚴志完先忭並獲捷志完素無謀畧畏怯甚行
兵所在探掠自是論列者益衆光忭雖文志有膽決嘗
女直考 七十一

遇敵諸將欲奔光忭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起戍中
將卒不相習而大清兵強甚將士先膽落故兩營輒
破至是被逐與志完同日議順天巡撫潘永圖永平巡
撫馬成名先後伏誅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
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于前錄志完等四人及總兵
薛敏中副將柏永鎮其他志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巡
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遣擢帝之用刑至是窮
矣是役也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
無敢一矢加遺者然兵周逼去時調防天津大兵至

巡撫馮元臨今出戰遇古以五百騎伏楊柳青連擊之
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軍從營北去軍中皆言士卒
入關之後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耳
其年冬大清兵薄寧遠總兵李輔明赴敵軍敵備力
戰殲于陣事聞贈卹賜祭莫當是時李自成縱橫河南
開封既陷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楊文岳汪喬
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殲賊勢愈張而朝廷時切東顧憂
是年十月六日自成攻潼關總督孫傳庭固守帝屢詔
督趣傳庭率師東出後習宜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
女直考 七十二

迎戰擊敗之會天雨賊輕騎出汝州截鉤道傳庭令陳
永福守營而自與白廣恩高傑分道迎敵既行永福兵
亦爭走為賊所乘傳庭連戰大敗自成急追一日夜踰
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
潼關與監軍副使喬侯戰凌關既破數日而西
亦亦陷十二月自成陷金陵將犯山西總兵周遇吉力
拒明年二月七日攻太原巡撫秦德以奉旨革任能
敗或勸其解任卸責德德不可遂誓眾死守賊以馬步
兵東攻德德登陴抗敵發以矢石巨礮傷賊甚眾乃遣

英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愛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兒亦安能為孝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組旁以誘三桂不顧也自成怒執襄置軍中三桂乃馳歸山海關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來我朝乞師時順治元年四月唐親王多爾袞奉世祖章皇帝命統師至寧遠三桂致書曰流賊逆犯天關僭尊號縱淫掠罪惡已極天人共憤三桂受國厚恩欲與師問罪奈兵力弗敵爰泣血求助乞王速振旅入關與三桂合兵直抵都城掃寇

女直考

七十五

燭于宮庭示大義于中國此千載一時也唐親王得書許即遣兵自成糾眾二十萬東擊三桂聞益發使趣大兵我兵距山海關十里三桂以賊兵分趨關外來告唐親王遣兵擊賊于一片石賊敗遁明日三桂率眾出迎唐親王令三桂兵各以白布繫肩為識遂統師入關自成列營北山橫亘亘海大兵對賊布陣三桂居右翼未悉精銳搏戰天大風楊沙石戰良久勝負未決大兵呼聲再振風止從三桂陣右衝衝賊壘中堅勝雖合擊大破賊兵追奔四十里是日唐親王令關內軍人

皆離髮分練三桂步騎兵一萬使先驅討賊自成遂殺襄子永平懸首于竿入京師盡屠襄家屬三十八口五月唐親王于武英殿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大兵至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英崇禎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日三桂與英親王阿濟格等追賊于望都唐親王據賊走山西乃班師十月世祖御皇極門冊封三桂為平西王設宴賜白金萬兩尋命三桂率兵從英親王由遼外趨綏德二年攻克延安鄜州剿賊于襄陽武昌東下九江召還京

女直考

七十六

宴勞之命赴鎮錦州五年移鎮漢中六年督兵剿賊賊次第就平遙在自萬曆四十六年用兵歷二十餘載宿將助平死亡甚盡關內外要地相繼失陷我大清兵兩里克捷莊烈帝時大兵連歲深入撫輔皆一籌莫展諸鎮多望風奔潰重以中原多故兵餉竭蹶至是則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女直考終

聖主中興全盛兼三錄附一卷

〔明〕何光顯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中興全盛兼三錄附

錄

上書公案第一 爰書

上書公案第二 發對崔魏客氏

上書公案第三 日發誅逆

上書公案第四 地震誅逆

上書公案第五 奉先殿火帝陵鳴似計逆逆

上書公案第六 文宣廟廟三發記以上俱天啓附孔孟名教事

上書中興全盛天下 八治平第七

陳情表

大賀頌

上書布衣臣何光顯俯伏劄聞嚴罪七奏

聖主陛下伏惟願一腔熱血滿腹五誠前已因言觸

罪竊復狂瞽又言蓋仰

聖主神明千秋一遇故無言不整無善不陳只知上

有

至尊不復下顧忌諱而有干罪諸事不畧附後不知

臣罪何事臣竟何人為此陳情備列並呈

聖覽蓋望

明良喜起共知臣之生平其爲小人从目肆害至無

極也言無微而莫信人有本以可稽俯伏披衷

仰祈

天鑒因具三卷之外另乘一冊以附楮末

天地兩覆

聖度昭明臣顯昌勝庶幾待罪悚息屏營之至

上書公案一

天啓元年至六年因遠事張謬者大事議七卷

皇明三正錄三卷至廟當事信錄

名教南北交章數十條疏奉

甚皇聖旨下法司下巡按下禮部下想察炮烙殆盡

前疏俱在

聖前法司按臣戊辭復疏畧曰何光顯青衿莫釋白

簡蠹蠹憑式廬以養驕因折節而長傲說賢說

否隴畝而上干黜陟之權議出議入匹夫而操

生殺之柄一介狂生公然秉春秋之筆削高月

旦之品評倏然自附於千秋而目舉朝爲盜跖

言

王氣而欲消毀銅盤言

國脉而借識刺臺垣言

母后言女謁而欲開赦齊庶言

官閣言侍御長隨而有爹子嬌子哈亦復何之乎

等文

國柄朝綱輒欲一手握定弗說惑衆乃敢構肆妖

言宜正兩觀之誅先示三苗之寬此罪顯戍招

之畧也不能盡書言言道義係南京刑部河南

司郎中陳之消筆尚書周希聖按臣郭增光道

臣傳淑訓府臣王公弼理刑臣今御史鄧啓隆

卽抄上之又獄五載其謂憑式廬以養驕者罪

臣平日畧效子思子貢田子方不輕見人諸侯

魏文侯欲見之尚踰垣閉門而過門必撫躬而

式也曰折節長傲者以

廟堂一時元老於兵農諸事必折節下問臣於屯徵

放米白蓮諸事亦救南京數次大亂也曰說賢

說否者以臣各衙門自宰相而下各上一書求

其進忠爲

國乃以爲罪也曰匹夫而操生殺以一時封疆失

事奮筆殺之今果一一盡殺也曰匹夫曰公然

秉春秋之筆削高月旦之品評以

孔子著春秋曰知我罪我以匹夫而論七十二國正

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今以罪臣實譽臣不虞

也曰倏然自負於千秋而目舉朝爲盜跖今果

當日諸人一一俱登。

欽定逆案不聽臣言一至此也曰言

王氣者

孝陵青龍花山銅殿也曰護刺臺垣首臣謀效韋絃

求言路當日進言乃以爲護刺也曰

官聞者魏忠賢也曰女謁者客氏也曰哈赤復何

之者言臣言奴兒哈赤必來也言言俱驗而博

罪至斯求仁得仁不敢怨也今廷無所爲一無

所求惟仰

聖人中興千古

一人願陳一二以臻

全治也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二

天啓初年有移宮一案楊璉方有此事天下尚未

知魏忠賢之奸忠賢亦尚未改名仍名進忠時

事臣曲突徙薪首發其奸首犯其逆布刻

皇明三正中以御史游鳳翔婦逆程素板追南京刑

部庫內今朔亦問從其書畧曰

新主登祚之明日

移宮旨尚未行聞人魏進忠大主之給事中楊璉

慈慶官紛紜一議進忠事始覺明日

帝諭始未乃知

皇母存選侍弗恪

大行崩逝選侍披猖啓欲自后欲作垂簾儀注幸大

學士劉一燝掖

嗣皇左國公張惟賢掖右楊璉排闥入內

天子始從倉卒中迫而得出

盛朝之際竟使

天子而避官人有是理乎且魏進忠何人也腹心盤

據何徒之繁也官之攘矣攘也進忠等皆侍役

竊寶玉大弓之隙非小

移宮而於移宮見之益

祖主壁金錢以巨萬計狼籍聲聞內外甚矣賊負侍

侍負

朝廷也免在市貪者弗逐在野人爭逐之請奸竊而

彰秘玉贏金一擲曠宇之下如瓦礫見而爭之

然則非攘物於宮而攘金於市耳

國有與援

朝廷上可不思斬此一蔓草哉臣日夕其間反覆於

秦

即日錄諸事易勝二日一百次慟哭之至書上

當宁言刻災木板拿刑部比時楊州太守劉鐸一唐

詩書扇尚斬西市况書之直刺其名直數其罪

者乎而卒未加害又

官閣一書亦刻於三正錄曰甚矣

官閣之當慎也甚矣

官閣之當慎也今日邊事至極吃奴之糞受奴之金

爲奴之官者詎止趙普廡下有海物十瓶也哉

萬一

官掖之地膏小之人有此輩焉焦頭爛額可上客否

臣言及此臣骨粉矣臣心膽墮地矣又上八宰

相書曰相公渾身是病到處無藥而終之以客

氏事曰甚矣客夫人之事不可不慎也臣之一

身而歷犯大逆如此有書具在現庫司寬一片

血心惟

天可表嗟乎

天乎伏乞

聖念

上齊公案三日契

天啓四年春魏當權殺費大臣炮烙百姓天下無一敢言比正月二十八日忽見

日變

朝論天下修省臣獄中又上書延按郭增光寧國知府王公弼推官今兩淮巡鹽御史鄧啓隆書其書曰

國家近憂日變臣戴盆不敢忘

天謹以日對蓋古之占日變矣老子師有常從其人者

凡日月星辰之變漢日旁行事凡三卷

行占驗凡一十三卷日食彗變一十三卷海中

日月彗虹凡十八卷日月曆宿一十三卷太歲

謀日晷凡二十九卷日晷三十四卷以至鐘律

叢辰日苑凡二十二卷諱日之事詳哉言之豈

妖孽廟祥古有所驗而今偏不驗天愛

國家前代爲警而今非警予噫嘻

天象前年渚月太白經矣去年朔月太白晝矣去年

牛月災感斗矣前年嘉平壁星貫矣此皆其一

年而數異遠不敢舉而近有所遺者惟是今年

正月念有八日黑光磨邊青蜺食陽太陰中天

白晝無光顯咎勸向亦各京房然讀京劉之書

杞人憂天不知淚之無從涕泗滂沱罪竊稽之

漢書有言有蜺象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

日旁氣也其占曰蜺再重赤專至衛旱要不宜

順妻者臣也黑蜺四背又有言曰白蜺雙出日

中茲謂檀陽檀陽者有檀大柄者也蜺四方日

光不揚解而溫附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茲

謂薄嗣蜺直而寒乃除夜星而赤茲謂來

夫乘夫者臣之乘君也蜺白側日黑蜺褻之氣

正直茲亦檀陽陽君也蜺中窺貫而外專茲謂

嫖專專也嫖褻慢也蜺與日會茲謂頃頃傾也

在土庶人則傾家也蜺白貫日赤蜺四背茲謂

不夫蜺直在左蜺交在右茲謂危嗣危嗣者其

子亦有人危之也蜺抱日兩未及茲謂亡蜺氣

左日交於外茲謂不達更有蒙焉赤日不明德

不序茲謂不聰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

言祿茲謂主祿臣天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閉上者上不得聞一事一言也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蔽下蔽下者下無一人敢言也蒙微日無光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公蒙天清而暴日不明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純蒙起微而日不明感衆在位茲謂覆國家微而日不明溫寒風揚塵知候厚之茲謂庫候厚者朝有佞臣而厚之也今日之際規乎蒙乎抱乎貫乎握乎乘乎操乎頃乎不次而危者乎赤日不明可稱聰否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可稱非祿非天者否雲行過日公不任職非怙祿否蒙五日晦冥五日非閉上否白雲如山行蔽日懼不言道非蔽下否蒙微日無光雲雨不降非廢忠惑佞者否而且公不任職矣而且溫寒揚塵矣日變之後風雨晦冥實如其數嗟乎異哉嗟乎異

哉此臣獄中猶不忘

君父書也徑行森嚴身不能出不能飛叩

九關裂目裂眦告上當道又再通刻以獻要路天下

烘傳而權奸切齒亦明知不殺豈武聖讀駭賓

王徽邪嗟乎臣於獄中而不忘憂

國豈今日

盛明而忍忘

聖主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四

天啓三年四年政治衰頹舉

朝報口見邸報

奉先殿火

帝陵鳴獄中亦效鄒陽收東江淹上書

其書曰伏聞

帝陵鳴三晝夜聚蚊之口在道烘傳

天啓之威至現章奏然考之前代經傳全無惟顯南人

也

神宗末年藩陽簡日確有是聲此時念之母亦

入祖

列宗神武在天怒號震省有與乃今又見告矣去年一

事

不先祖殿公然一炬豈不至寢豈不至痛而言者引之

於銅賊之蘊崇夷考二事頗亦畧據第恨繼室

無子長之書枵腹無便便之簡謹就所知亦伏

陳之蓋

中陵之鳴殆劉向所謂近鼓妖者乎左傳釐公三十二

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將殞於曲沃潰絳聞從

有聲如牛劉向曰此鼓妖也怒象也將有急怒

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未幾秦穆公遣兵襲鄭而

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已不假

塗請擊之遂要峭阨以敗秦師匹馬踰輪無反

者今日之鳴斷非曲沃之倫然其爲怒象爲鼓

妖殆無疑議又徵之漢景帝建平二年四月乙

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

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陸

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耳目不聽爲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歲日

月之中必稔焉楊雄亦以爲然未幾果稔京房

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鼓自動若有音

倘亦其然乎至

奉先一厄賈生痛哭恐真不容無說處此矣春秋之言

曰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災御廩董仲舒以爲

君臣俱情內怠政事非能守宗廟者故天戒告

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劉向以爲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故火之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爲定公不能誅季氏用其私說淫於女樂而退

孔子門闕號令所從出令

大聖而縱有華何以號令爲漢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已亥漢高皇帝廟殿門災盡原漢高廟在長安城後以叔孫通議復道復起原廟謂此非正也是時平帝幼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哀漢天象始見其冬卒應之嗟乎今日之

先非禦廩之僅僅供案盛者也非榭火之僅僅藏禮器者也又非徒雉門兩觀之發號施令者也而祖建極公然祝融顯豈敢言又豈忍言忠臣義士爲國憂心能無血下嗟乎河圖洛書互相經緯八卦九章原爲伯仲殷道弛文王演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明天人之至道景武宣元之世董仲舒治公羊劉向

治殷梁向子歆治左氏以逮賈孟夏侯勝谷永李尋諸人皆世所推本諸理道以運洪範者顯今所引皆諸先正已試之言諸言不效卽洪範九疇亦可立其顯罪人寧欲土苴洪範俾諸儒之皆可一恭而焯也而安聽其沓沓從事大異在前

聖天子在上而舉朝羣公宜然漢然也耶顯言及此顯可死矣此臣獄中上

先火

陵鳴書也魏崔之時至曰

天子不能行政令又曰殺召伯毛伯又曰季氏逐魯日陳恒弑逆日樂盈弑逆日委任王莽又曰不能誅季氏天下此時無敢一言而臣諱諱言此未必不寒賊之膽亦未必不日夜欲殺臣而未殺

祖

列二
宗在天有靈留遺

聖上不動聲色應手除之比時舉

無一言而臣言如此

天乎刻書現在天下傳聞幸千古奇逢表遇

聖主又得少嘯披瀝真

天之所活以委曲保全爲今日

聖主獻言以奉

全盛者也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五

天啓五年六年天下地震物惟人妖臣陷獄中又
刻書以獻其書曰嗟乎方今之際人妖物惟幾
遍天下山崩地震幾滿域中此何爲者耶伏稽
之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
之亂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
地震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襄公十六年地震
是歲有崔氏樂盈之變昭公十九年震是歲隨
有季氏逼魯之變哀公三年震劉向以爲是時
諸侯聽言邪臣莫用仲尼遂有陳恒之變漢惠
二年漢武征和二年皆有是震亦皆有是驗而
劉向以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故有此異今
帝京震陷京震四方亦俱震剝有之上以厚下安
宅乃今而地震搖推人人斃應毋亦

天之震撼不一而足而地之震盪代天以戒其張皇負
板以赫其傲慢矣乎歷年以來北直大異至現
牛妖人面人鬚手足人類則去年撫巡一疏所
昭昭天下者也方山之狗襲遂且引爲在乃之

憂無距之難易傳亦列爲明夷之既而況牛而人之則人之所托以舒其力與天之所以大其牢者一旦以人現焉以亦天將曰牛力竭矣卽盡以牛易人恐不足以當地畝之加稅而況火耗蠲絲編氓膏血盡索之石牛之髓而屠之混牛之血也蔑有繼矣不人何待噫吁痛哉且在天則有日象在地則有版蕩在人則巴蜀之弑官長與之弑宰東西二虜之交訖而在物則有牛妖在

自殿則開伯不祥

陵寢則金母有聲在天下則瘡痍在四海則鼎沸古荆柯刺秦白虹貫日衛先生畫趙太白鶴鼎邪衍盡忠於燕惠惠王信諾而擊之衍仰天大哭正夏飛霜庶女告天雷電下擊臺榭海沸而後世猶曰精誠能動天地而信不獲入主然則罪顯之事自

太祖以迄今日自宰相以迄齊民自遠左以迄雪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國家要事計條陳者千三百餘事

當宁者盡蒙財擇而人引其言多昧其人顯亦有言寧殺其人無忽其言今天下事半用其言牛如所料而僅以博四方之囹圄喘息之性命嗟乎此臣憂地震言也當日不忘於國家今日豈忘於

聖主伏乞

聖念

上善公案六

太祖以來止設提學以教士子後改御史爲提學獨二

京爲然誠重之也三百年殊無一巡視御史朴責

生員之事天啓二年御史何薦可受人金以無

故朴責生員文時光三十七板是日三月十六

年山東

文宣祖廟地震傾盡十數縣俱傾見之巡撫趙彥章

奏後以臣平日謬言時事羅織其中臣亦直任

不辭身先入獄一人未累至下刑部又下建按

父子俱繫萬寧受盡甫入寧國獄

文廟又傾上本御史福建同本御史福建知府福建

知州福建知縣福建上下十嚴閭羅實欲立刻

致死已獄寧國又拿赴池州正行之日

文廟又傾因其書以上其書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只

有此禮義廉恥管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亾士可殺不可辱爲士守節安爭

禮義而必欲殺之

孔孟何在

孔孟詩書何爲於此不急可謂道乎於此不怒可謂

靈乎此所以

孔子生於山東而出東

文宣祖廟一時盡傾再繫寧國而寧國府學

文廟公然兩陷豈不奇哉東魯

祖廟之傾猶然漢家傾高原義也

帝王有

帝王之祖

名教亦有

名教之祖高原傾則漢高盡

文廟傾則

名教喪而且至再至三以至宛陵天下詩書禮義

可使

聖人名教一至此乎且

當字亦知宛陵

文廟之陷之奇乎嚴字廊廡俱皆新飭亦俱盡無恙

而罪顯二月二十六日稽首入獄三月一日大

雨如注者二晝夜

文廟遂傾池守潘應龍獨欲殺顯舜同鄉按臣十日之內十二金牌必欲拿顯生赴池獄以便炮烙而解出之日

文廟正殿當中數椽丁丁又陷

聖人本主竟沒泥中寧府署守司理屬縣諸臣率諸師生目擊憑吊不知何出嗟嗟此異常異事豈因

名教罪人卒然突致然一陷再陷未必不爲

孔孟聖人凌夷然也第念斯文一喪誰與立國今天

天

三

天

下欲盡棄其立國者而欲國之立得乎且顯至不肯一初入刑部獄時法司獄牆深厚數丈大雨迅雷一時忽倒顯擲罪人脫以生死利害不許一出比時刻一南冠草書徵言刑部大獄諸事其獄牆屋詩亦刻於中比時骨事一一俱見今詩板亦追庫中其詩曰爲問墻何屋天將壓范滂好將磚與瓦挑砌那

宮牆維時北中欽天監亦報彗星侵貫索文人無罪而獄犯楊州界大司寇周希聖查楊州界係

南獄而書生無罪又只臣一人此憂時憂

國獄中事獄中書也生平所學不敢負

孔孟其敢負

聖恩伏乞

聖念

表

天

四

上書大治平第七

臣十年憂時無書不上矣止爲天下治平四字
皇天后土實鑒其心以此每受賜每受禍未死
何也人知其無所爲而爲無爲身名之心也有
所爲而爲有爲

君父之意也昔人有言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
病醫十年病天下無可讀之書臣讀十年書
如未讀醫十年病猶如未醫蓋讀者疑書醫者
迂醫耳而目者又迂病醫一醫者不迎不令直
行其是直來直往先得罪於主人之家主人厭
之主人之侍從羣位又厭之雖有盧鵠其能伸
其手乎人必曰此迂腐也不可爲也而宰相良
醫亦日見多事蓋治

國如治醫從來霸業可行王業不易見效然伯行
之可效則立效不可效則不旋而卽潰王行之
則數十年不已止惟不伯不王之葬則癢
結疲癢毫不能治主人諱醫亦爲諱主人忌醫
亦爲忌補洩全聽主人而醫無所効則神機亦

難惟臣則佐使者藥性賦也按定者本草也
心者黃帝素問也泰西者諸家方也上不敢以
阿下不敢以謾只以一塊血心綿亘於

主人之身包裹於按症修方之內而

元首股肱四肢手足無一不望其奉然今天下忠愛
亦謂不人人願天下之大治乎乎而或以臣言
爲迂則天下事誤矣今臣草茅封股者半世仰

聖主其

堯舜再見千古唐虞而岳牧皐皐尤爲畢集故不敢
不以方書獻書云何爲天下治平也天下治平

云何

陛下實治乎天下之主而集思廣益實有同治天下
之人也治乎天下云何有未治未平者不可頃
刻忘不可一念執不可纖毫忽也譬之孝子順
孫進藥於其父母祖父母其藥亦未必全效其
醫亦未必精而孝子之邑則憮然其心則誠苦
亦可備一症也伏乞

聖主明良大醫天下而元氣稔之神氣固之精氣敷

氣時流通之天下事事做過人人流制改過弊

弊漸次除過脆脆其仁淵淵其淵浩其天臣

只此三字藥天下可立而治而醫

國者無諱疾無忌醫此臣三刑之後又三獻意也

天下未有不

唐虞者也知臣罪臣自有

聖主自有千百世臣光顯葛藤俯伏匍匐敬爲兼三

終論曰天下大治平書

上書

聖主納言

中興全盛天下治平萬代仰瞻歷血陳情表

草莽臣何光顯俯伏匍匐叩頭叩頭

大明中天

聖主中興全盛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伏聞之古人有陳情表語不必駢偶而情傳至

今言表者每多頌之何也惟其真而不浮俚而

不繪臣與密敢不謂天有短寸有長而臣之情

實彼以祖孫之彝臣以

君父之至臣先世吳江以境實

京師奉

天

太祖今得占籍江寧而上世太史臣瑄以通議

天文蒙

太祖微辟官南京欽天監一傳而數世諸臣咸讀父書

發甲第而讀書立志平生絕不以咕嗶爲事以

祿位爲功以崇高富貴全軀保妻子爲念每一

念至卽望致

君澤民詎生不逢辰遘

國輒有大故遂皆捐軀報

國可憐飛燐化碧千秋烈烈猶生骨碎形銷一點

丹心猶在蒙

朝恩之過重頤

寵命之沛加

贈官建祠封卹庶錄死者受之榮光泉壤生者視

之益切瞻依歎人生忠義不過二五日不汗而

殺身成仁

朝廷終不辜負其人身後餘施姓名竹帛臣嘗望祖

貌而嘆曰大丈夫諒當如此懷

國恩而感曰忘此者豈爲人哉所以先臣遠不敢

述近稽其相承三代者曰御史鉞尚寶遵司寇

守一以諫

世皇帝之積慶鳴玉二坊而力救科臣張仕隆以請同

下獄一犯顏

武廟止羣

南巡手扼

車頭碎

堵下致象

怒烈日之下發晚五日

午門廷杖五十而死可憐壁立忠肝片片含血淋

漓疏草至死猶懷不絕如縷生祖世守得紹宣

孟之後更爭節義之光仕宦二百餘年家無寸

草發科既已數世祔祿朝論號曰滑官聯

名海瑞小民稱曰閻老笑比黃河身立

宗之朝原雲南木邦罕开作亂先是大熾沅江殺方

伯麓川屠生靈皆招撫者索其金利其有嚇以

兵挑以蒙先臣忿切時事恨不顧身數萬里要

荒隻身獨往曰何世有此行不能上報

國家下安億兆以省百千萬甲兵蒼生決不歸故

鄉敢不敢先忠於地下於是出滇雲邊陲行三

月始至其境古人孔明入不毛永昌駐蹕張憲

使西域博望停棧從未有至此者而先臣一往

食不堪咽自常供外分毫受不餽餽訝曰有是

命於

哉通使問以何意曰招撫耳果實心歸順卽加
意襲封否則大兵壓境可董粉以待首懼自縛
先臣誠其首餘黨盡釋旋候

朝酋首亦釋酋又訝曰有是哉於是歸歸而進以金
帛牛酒咸封寄以還酋人益舉手加額木邦遂
平報稱

朝廷功當不次入京

關時嚴首斬高僧降子世著以賂索不肯先臣伴不

知其吏答十五罵曰貪官汚吏天下有買官者

哉以是復遣雲南曰木邦初平非何世守不可

官之實戍之復十二年首聞者俱赴學教以

中國禮儀書字半爲師生木邦至今無事者書至

多後著邊事獨曰不可開蒙不可用匪人生事

微功自演歸來風土瘴癘遍身麻腫孔如膏泥

日夜血流如注每孔可放一筋常百孔終日惟

食茯苓同行者十存一二至是嚴敢得進官必

酈而先臣歿矣嗟嗟活活忠臣三世天下有如

此之烈烈而生不泯泯而死亡上不負
國家下不負所學如此一家癡漢者哉孔子曰知
可及愚不可及臣祖孫父子皆愚之至也語皆
制詰諭勅之詳事列文獻志乘之內不敢一溢不能
盡陳爰奉鄉評月旦父子皆立於

文宣俎豆之餘而子孝臣忠家世箕裘實不忘共立

身之大接生臣父應鼎母金生臣兄弟三人鼎

冠南洋叨爲名士二經自治早可失科而劉黃

之不谷時宜遂生平僅可一貢殉身

名教不降不辱慟母至賢生平惟訓臣以只學三

祖及父惟臣至不肖上不能紹祖父甲第中不

能如臣父之讀書做人下不能伸平生積志年

四十五二十餘年秀才登三試副榜敝帶羞言

忠孝逾切爰念母故腐切莫伸思無以報母而

願爲范滂之子以傳母更思歸父之老無以報

父而日爲節義之砥以事父寢遭逆奴犯順逆

賊當權倒海排山橫口直出此豈石人之能語

實則

高帝之遺靈屢犯大奸萬亦不殺王刀齊堅首領尤全

人曰

天之有意也臣曰生平之未了耶湯火一家至極塗炭萬雪備嘗南北連翩乘權肆焰數十餘疏如熾如焚每一

百下飛擁拿問父子二人未嘗感眉一向一聞逮繫

即攜頂踵匍匐而行長嘯權奸今日何在

富弼十九年蘇武此日尤存君子共閱無辜小

人獨爲側目幸

皇恩浩蕩執事盡除釋陽乘而子歸懸羣紀之二命

活一日當頌

朝廷一日而逆虜一旦至此人非土木敢不列衷以

此仰見

宸衷日夜宵旰而食祿者多憂

闕者少以是積習日久兵食人全未一備故東西

插盡犯顏行嘔血十五萬言上書百數十事言

言規切字字啼鵲滿紙鮮紅腥凝萬丈如進藥

者不進以苦口則不效醫人有剖股之心孝子

惟枯肝可進

天高萬里願可呼吸

上通世代三忠直欲五傳節義寸心全無別事一點

只是安

邦上慰

至聖殷憂下輸蒼生積困生爲太平人死作太平狗

足矣嗟乎孫不肖祖定非骨血兒孫學步不成

亦恐齕虎類狗以此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益經

磨鍊益加動忍日

天人之所以交相淬也故六年獄底時時自挽雙眉

三縊金人刺刺直封一口今慟心莫禁熱血重

噴百谷無時可乾杞人隱憂方大然欲言則前

車不遠高堂實有鯨鯢欲不言則

君父恩深何以原其蒿目以此言無忌諱血灑忠誠

二書成日兩手藝氣如縷香芬者一刻伏几寐

夢孫真人示以青蛇書多不解孫爲解曰潔淨

精微便盡神仙之道胎元丹篆方擒六賊之王

臣亦不寢夜起嘆曰此夢魂教也蓋欲臣潔淨

精微胎元葆固乎臣離羣獨居久矣前後書六
卷僅二閱月纂成心實枯血實竭生死實全不
一知雖

天地之大無事鑾塵而

神聖之懷不鹿草木可畧

抹網望

賜施行千秋幸甚萬世幸甚臣光顯曷勝悚息陳情
俯伏匍匐具

奏以

聞

天下臣民恭賀

聖主中興全盛天下真安兵食人三足文武大小羣
工協心竭力共殲逆虜掃穴犁庭告祀

太祖

成祖

列宗獻俘

受醴封拜襲座開國永家大告天下表

豐鎬布衣臣何光顯俯伏恭賀

伏以

聖人之心如日雖

中國蠻貊亦盡包於

並照之中

天子之守以夷印獵狔鬼方總止素其服役之職兵

無衡而不勝

道惟正以通神七縱七擒

廟算之精嚴直揭黃龍於掌上通增通減

訐謏之微妙尤弄黑闥於丸中

吞詢前席

以下原缺

窮膏血只飽一若偶若偶之幾夫魏監之時今日獻俘明日報捷雖一如買似道之蟋蟀而漏卮衣袽大羊尚未踈張即毛帥之餘或俘數十或易數人即靡有郭武靖之樂浪而聞尾藩羅殘醜亦無遠志詎大賊哀崇癩欺

君謀

國戰期則三年五年力小任重呼餉則百萬千萬忽無將而不逞突專殺而纖龍自謂

尚方可以諒莊賈而詐賈之後兵何可以更穿孫武

日三

可以殺愛姬而斬姬之餘師寧可以再老高宗

伐地方曰三年克之假三年而復俟三年克於

何日岳侯擒楊么日七日必擒惟七日不逾一

日乃稱神算兵行貴速將畧惟神鯨鯢倉卒不

戒長驅至踏

中原遂至犯我

城下驚我

聖主危我封疆環我昌于震我

祖

廟焚我通鎮血我張灣肉我豈鄉踏我蘆溝竊我瀛

洲攻我薊北刈我蘭州古北穴我遵化永平百

萬生靈可憐飄杵幾千塗炭半作污泥幸

聖人神算

中天

睿謀人定奮

高皇偉畧振

成祖希功大會天下兵食拯天下億萬蒼生集衆謀衆

衆議君子亦用小人亦收有知者效其奇有能

者亦效其異

四日

帝王不愛爵祿將士豈愛身軀於是

賜尚方

賜蟒玉大振武畧節制專征而醜虜殘腥望風遠遁

天下皆賀

聖人辭曰待大擒奴以雪城下之忿也不則且餒將

士之志古大將狄青擒一儂智高而不以為實

恐其仍有智高況其逆虜之未擒者乎

聖人曰必不受賀未幾又遇天下異士集天下異人

大會天下兵食四方戒嚴盡力勦滅

復戎加懷着意隄防

五道出將軍汗流青草三河來俠少人映黃金於

是直馳大漠李藥師真文武奇才竟度流沙虞

君集果真實可用匈奴授首天下再賀

聖人曰未可賀也

祖廟未安天下匹夫匹婦之誓未復城下之恨未雪古

唐高宗藝胡越一家突厥起舞八蠻羅拜曰一

喜二懼曰失馬得馬况授首者果冒頓之頸乎

果月氏之頸乎於是又大足兵食更又安天下

百姓曰講富

國足民以固內固以進軍滑更益天下奇兵後先

援應必竭必犁而尤振以蘇軾安邊一論大破

庸庸之議以開功名又振以徐遵壽虜一言大

殺不前之人乃擒保保而凶膽碎矣婆鼓歌矣

逆奴真首罪矣稱公稱虜舉族舉類大小羣醜

毛髮巨細無遺矣天下進賀

聖人曰未敢賀也我

太祖一擒友諒再擒士誠曰未敢受賀恐天下未平將

士疎志

朕登輕受賀哉未幾邊士報曰角端見矣盡奴兒巢

穴真湧然掃矣

聖人端拱天下

冠九旒乘

玉輦

服火龍

御大輅九御九品備列萬耳萬目咸播用戒精誠敢

昭告於

皇天后帝

太祖

成祖

列宗維今

天地有靈

祖宗有福文武大小羣工盡力竭謀天下蒼生純嘏多

福乃真擒逆虜乃真擒奴果乃蕩胡虜之塵乃

忬猾

夏之氣乃築三受降城乃設諸胡邸帳獻誠

受伴大諱中外

圖丹青銘凌烟畫麟閣華雲臺進文武將相而大
列其功曰某開國某承家某金章某鐵券某封
拜某襲蔭某陞賞某復職某按法某加罪某延
放某

覃恩某賑濟某寬征而後人人受之無恨士士享之
有名天下治平

此世享熙康之福

華夷一統

代代家樂利之安

黜七德

歌九功文者封受酒泉武者痛飲黃府鳴絃奏管

人歌大樹將軍受玉馘金士頌小范

非文之力也乃血戰之功武曰非

韓攄之力將不敢受辭之畧畧不敢受辭之樞

樞不敢受辭之相相不敢受獻之

天子曰真

聖人之廟算也

休國大

綸扉奏草三十卷（一）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綸扉疏草序

葉進卿先生總揆席垂八
年

主上推誠委重先生竭股肱之
力加以忠貞夙夜盡瘁已
而以乞骸請

主上不忍先生去左右疏六十
餘懇始憐而予之褒寵異
數蓋自

上踐祚以來所未有者越明年
復

詔撫按臣存問于家先生荷

主恩如天罔極爰輯綸扉中啓

事累數百牘梓貽子孫用
章

聖德間出以示余因得而言言
詳閱之則歎

主上神聖登咸三五而先生身

依

日月積誠感動潛收補浴之功
良千載一時哉蓋余嘗評
古大臣計安社稷必孚中
而後其誠格必納牖而後
其機通又必其言之明達

和平而後忠可輸園可轉
漢之賈生治安一策史稱
其通達國體然慷慨激烈
痛哭流涕卽以文帝之賢
止輦受言而竟以讓謙未
遑置也陸敬輿在唐孜孜

獻納忠誠懇惻蘇子瞻謂
其智如子房辯似賈誼顧
所值者建中興元間匡弼
徒勤而猜疑已貳卒亦莫
之聽已今進卿先生參調
密勿補牘累累間有情急

勢迫者未嘗作賈生流涕
之談乃其詞之詳明心之
真懇遠追敬輿至遭際
聖明都俞吁咈回視漢唐有不
翅霄壤者余諸不具論舉
其大者

福邸父舊屢疏趣就國正而
不阿侃而不激甚至
內降直以封還此則漢之子房
所不能以口舌爭於高帝
者而
主上獨忠先生較羽翼于商山

之皓何如也蘇軾之璫馬
跡遍天下閭閻煥虐戍民
以逞先生從中勸諍隨撤
之回莫海國於春臺斯之
為伐詎獨遺一方安而攸
暨且溢區宇矣在昔名哲
之輔有以詔旨納帝前而
遂逆豎出空頭勅者千古
而下令人願為執鞭兩者
舉以視先生寧有異哉世
之人好慕古非今輒云古
今人不相及此亦闇於大

序
較耳剖劓竣先生復索余
言以弁篇端余愧迂憊謫
居踰念年邈惟往昔東國
成者不勝異意焉胥有太
史之簡在矣先生光輔宏
業史必大書特書余可可
襲末俗為一言諛而先生
亦不受諛不必諛者也
年暮弟林材頓首書

編扉奏章目錄

卷一

卷一

請止礦稅疏 掌春坊上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再請止礦稅疏 宮坊上

請舉 周立大禮疏 南禮部上

請舉 周立再疏 南禮部上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公劾遼東稅監疏 南禮部上

郊壇雷火疏 南禮部上

日食疏 南禮部上

請止欽取錢糧疏 看南戶部上

天鳴星異疏 南吏部上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吏部上

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再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三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自陳告病疏 南吏部上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告病疏 南吏部上

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卷二

辭內閣疏

辭內閣第二疏

入閣謝 恩疏

入閣讓名次疏

惟發考選揭

請教習揭

請 東宮開講揭

惟請各項揭

條陳用人理財疏

惟發考選揭

請發薊遼總督 揭

請處置錢糧揭

請發考選揭

乞休第一疏

乞休第二疏

奉 旨入直揭

請同官入直揭

請處邊餉揭

請處分遼事揭

請同官入直揭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揭

救王同知邦才揭

論時事疏

卷三

條陳時政僅發考選疏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災傷揭

救王邦才揭

請東宮開講揭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宜諭同官復命揭

仰惟德意疏

請東宮開講揭

封還吏部求去本揭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請止皇親庄田揭

條陳時政疏

請發兩廣總督揭

請發同官辭疏揭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卷四

災傷賑恤揭

宜諭同官回奏

催請各項揭

災傷揭

請處錢糧揭

為同官訴病揭

處置商人揭

條陳時政揭

病故輔臣揭

請補閣臣第一疏

請補閣臣第二疏

代同官求去揭

請補宮僚揭

邊務揭

催請各項揭

雲南事情揭

詞臣序遷揭

誤傳虜警揭

請邊餉揭

東宮出講揭

條陳時政揭

東宮出講揭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請發緊要各事揭

卷五

東宮出講揭

是非賞罰揭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大僚

吏禮掌印官揭

工部撤回京商揭

吏禮掌印揭

擅去各官揭

請補閣臣第四揭

票擬孫善繼等揭

翰林院掌印揭

同官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五揭

推轉翰林各官揭

止造神器揭

議論混淆疏

為同官乞歸揭

詹事府掌印揭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要務揭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巡按揭

請補閣臣第六疏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熱審逆犯揭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卷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乞休第三疏

請補閣臣第七疏

欽賜酒朱謝疏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乞休第四疏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補閣臣第八疏

爲同官求去揭

條陳時政疏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請補閣臣第九疏

請 東宮講學揭

災異乞罷併請補閣臣第十疏

同官被論辨白疏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卷七

請補都御史揭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瑞王婚禮錢糧揭

催掌詹事府揭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催發催陞各官揭

請發同官辭疏揭

催行時政揭

催補都察院應天巡撫及發沈尚書告病揭

災傷請發勅諭揭

乞休第五疏

辭票擬揭

纂修玉牒揭

謝 宣諭揭

請改選分獻揭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謝遣官 宣諭疏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入直疏

問安揭

請補都察院揭

處置邊餉揭

催發都察院堂官揭

爲同官求去揭

時政揭

卷八

請免戶部買辦銀揭

都察院署印揭

請會議兵餉揭

宮坊推轉揭

催請蒞遼兵餉揭

救處刑部司官揭

請會議兵餉揭

催散館揭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催請會議兵餉揭

奏直
日錄

時政揭

宮僚徑去揭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催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催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度吉士授職揭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疏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庶吉士授職揭

請發吏兵二部尚書辭疏揭

催知貢舉官揭

請留朝覲各縣官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發諭救李漕撫各疏揭

催諭胡二念事 勅書揭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卷九

請刑部署印併允戶部趙尚書求去揭

請點巡漕併巡按各差揭

奏直
日錄

催請刑部掌印及各差御史揭

催請刑部掌印及發工部王侍郎辭疏揭

請 東宮出講揭

催纂修玉牒揭

催發吏部孫尚書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乞休第六疏

請補閣臣第十九疏

乞休第七疏

廣譽補官揭

乞休第八疏

爲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乞休第九疏

請罷礦稅揭

請賑荒揭

宣諭謝 恩揭

乞休第十疏

極荒揭

奏草

目錄

上

賑荒 聖諭回奏

請逮治棍賊由二等及內官揭

捐俸助賑疏

卷十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乞休第十一疏

乞休第十二疏

回奏賑荒 聖諭揭

乞休第十三疏

見朝揭

代同官求去揭

催請刑部掌印揭

議論紀綱疏

請九李潛撫求去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各科署印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發謹典併參鄭材揭

催發考選揭

奏草

目錄

三

催請點用大僚揭

考選庶吉士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一疏

催大僚考選疏

催發各疏揭

卷十一

請 東宮講讀揭

請戶部署印併放趙尚書揭

請戶禮二部掌印揭

改擬王之都疏揭

催發考選揭

請減免袍段揭

催孫都御史辭疏揭

催孫都御史辭疏併各邊總督辭疏揭

條陳各項急務疏

杜茂泰劉文藻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三疏

請發同官辭疏揭

請補大僚揭

奏事

目錄

十五

問安揭

問安奉 聖諭回奏揭

問安揭

請會議兵餉揭

諭杜茂事情揭

發擬杜茂本回奏

考滿加 恩辭疏

謝 賜羊酒鈔錠疏

請發緊要章疏揭

請允李潛樞求去揭

再辭加 恩疏

請發王掌院辭疏

卷十二

三辭加 恩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四疏

催發考選揭

請考察日期併兵部軍政揭

謝 恩併請同官考滿疏

翰林院印信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奏事

目錄

一

自陳不職疏

面 恩疏

催發同官辭疏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請移封疏

催允李總漕求去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催發許都御史辭疏揭

催發兵部考選軍政揭

催發考選科道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五疏

請釋卞孔時等揭

催發軍政考察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六疏

回奏南京刑部李尚書擅去揭

論考察事情疏

擬票兵部李尚書請登軍政揭

催發考察揭

催發閣中題奏揭

奏章

目錄

五

擬票李尚書求去揭

卷十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疏

代同官求去揭

火災恭慰揭

火災傳諭回奏揭

火災請舉聖政疏

請留稅賑荒揭

請發軍政考察枚卜考選揭

請批發孫尚書求去揭

擬票孫尚書告疏揭

請發察疏併孫尚書許都御史求去揭

乞休第十四疏

察事已竣直陳苦情疏

請發許都御史王侍郎求去揭

票擬王侍郎求去揭

請發南察軍政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八疏

請發軍政揭

題知廷試貢生揭

奏章

目錄

二六

請發考選揭

請發會推考選疏

催發考選疏

同官列名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疏

請允肅王二講官求去揭

催發兩直隸提學揭

水災揭

請發考選疏

水災請修省賑濟疏

請發李侍郎署印揭

卷十四

催請軍政揭

乞休第十五疏

請發考選疏

乞休第十六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揭

乞休第十七疏

恭賀 萬安揭

乞休第十八疏

奏章

目錄

十七

催發考選揭

謝 宣諭疏

入直見朝揭

為同官轉奏情節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二疏

請發急務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三疏

催發考選揭

請頒曆 御殿揭

催發延綏捷敘宣齋閣敘遼東賞功揭

代同官求去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四疏

請 皇極門豎柱揭

請發刑部矜疑疏揭

請發考選揭

請發都察院題差巡漕御史揭

請發禮部遣官擇地疏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五疏

請發兵部薊鎮宣大閱視揭

奏章

目錄

十八

請補閣臣第三十六疏 附催考選

傳諭 聖母壽節不能稱賀回奏

請 皇貴妃王氏安葬揭

請兵科印務揭

賞賜夷人揭

卷十五

乞休第十九疏

乞休第二十疏

乞休第二十一疏

乞休第二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七密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八密揭 附請考選

宣諭謝恩疏

新春請行聖政疏

翰林院印信揭

願候德音再行懇請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九密揭 附請大遼考選

回奏兵部尚書揭

候旨日久竭誠申請疏

催請瑞王婚禮揭

奏草

目錄

九

請發孫尚書求去疏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疏 附請考選

請發緊要三事揭

請發考選揭

乞休第二十三疏

銓臣去國時事日艱疏

請點用各部大僚揭

乞休第二十四疏

乞休第二十五疏

黔國庄田揭

乞休第二十六疏

乞休第二十七疏

請發考選疏

乞休第二十八疏

宣諭回奏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乞休第三十疏

卷十六

乞休第三十一密揭 附請考選

擬諭代事疏 未上

請宣諭輔臣李揭

奏草

目錄

十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回奏李瑾出差揭

催請考試官疏

請順天鄉試提調官揭

宣諭謝恩疏

入直揭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請發考選密揭

催考選密揭

工部印信揭

同官求去揭

同官求去揭

請點前遼總督揭

請發考選揭

同官求去揭

墨直

刑部戶科印信揭

冉駝馬被辱揭

聞言懇發時政疏

爲輔臣李請發

溫綸揭

回奏冉駝馬事情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爲同官李請補封廕揭

催考選密揭

聖諭慰留奏謝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二疏

謝發考選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三疏

請 福王之國揭

卷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諸審錄停刑揭

乞休第三十二疏

請處分時事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五疏

乞休第三十三疏

墨直

日錄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琉球入貢揭

請處分被論各官揭

謝 宣諭疏

請釋滿朝薦等揭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八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九疏 附 緊要疏揭

請留吏科趙尚書疏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疏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三疏

請點用左都御史揭

卷十八

奏

目錄

三

請補閣臣第五十四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五疏

擬票吏部催補吏科都給事疏 附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六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七疏

催點左都御史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八疏

請發翁侍郎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九疏 附起竊釋鑒

請發大學士李謝 恩疏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疏

請會試主考官貢舉官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一疏

患病揭

請發方侍郎揭

請發詹事府掌印禮部尚書侍郎揭

請 福王之國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二疏

催請豫備主考官貢舉官揭

催請王考揭

奏

目錄

三

辭主考疏

再辭主考疏

入闈疏

入闈請補閣臣第六十三疏 附請之國體

出闈問言請補閣臣第六十四疏

卷十九

請發方侍郎辭疏揭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請允鮑郎中養病揭

封還 內傳 福王明春之國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五揭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六揭

請處置劉侍郎孫都御史揭

乞休第三十四疏

乞休第三十五疏

請點禮部侍郎揭

爲孫許二都御史求去事情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七揭

請禮部署印官山東真定巡按揭

季重

目錄

三

乞休第三十六疏

請點用禮部侍郎揭

辨翁侍郎推轉掌詹揭

條陳求去事情揭

乞休第三十七疏

票擬劉侍郎揭

請發翰林院掌印揭

卷二十

請減 福藩庄田疏

請補閣臣第六十八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九疏

奏辨戴燦改調事情疏

乞休第三十八疏

爲王曰乾事情揭

再爲王曰乾事情揭

回奏 聖諭 福王之國事情揭

乞休第三十九疏

又回奏 聖諭 福王事情疏

票擬許都御史求去本揭

謝 聖諭疏 附請補閣臣

樂卓

目錄

六

請 諭諸大臣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揭

請發各處按差併九徐一榛求去揭

卷二十一

請補閣臣第七十一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二疏

乞休第四十疏

擬刑部署印併請允許都御史求去揭

封還孫都御史求去本揭

乞休第四十一疏

乞休第四十二揭

催請各省巡撫揭

謝 宣諭疏 附求去及請補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揭

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揭

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又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聖節條陳要務疏

癸丑

目錄

催發條陳各事揭

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謝放滿朝薦等疏

催發庶吉士卷揭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請改審錄日期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六揭

卷二十二

請補閣臣第七十七疏

請武舉監試揭

因病遣家先歸揭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揭

謝 宣諭奏 附請補閣臣

入直請簡元臣疏

催發同官辭疏揭

大臣去國疏

陳愚衷以維世運疏

請發各省巡撫揭

癸丑

目錄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起廢揭

剖明 內旨奏

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止阮昇抽稅揭

請點江浙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潮巡按官揭

回奏吏部署印揭

卷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同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揭

封還留 福王慶賀 聖諭揭

催之國日期揭

謝 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請減 福藩庄田揭

催請之國日期揭

辭免大捷 加恩疏

謝捷功 欽賞揭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再辭大捷 加恩疏

奏

賜斗牛永疏

元

謝 賜斗牛永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乞休第四十三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卷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催發大學士吳辭本揭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同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科臣因事實證據實奏聞疏

三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催補大僚揭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考滿謝 欽賞疏

請問 聖母萬安揭

歲暮請行各事揭

謝 宣諭疏

奉 旨入直疏

五辭考滿廢宴疏

催發各差御史揭

奏

賜宴疏

元

辭考滿 賜宴疏

卷二十五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封回工部請 福藩之國 傳諭揭

催發之國經由河路揭

回奏 聖諭為 聖母達和揭

請政廢疏

請定 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問 聖母萬安揭

請起廢揭

請發候補科道揭

回奏 傳諭 聖母崩逝揭

回奏 傳諭擬 聖母赦稿揭

請發 聖母遺誥揭

恭慰疏

擬進赦稿揭

上 聖母謚議

恭釋 慈綸推廣 德意疏

惟發大學士吳辭疏揭

奏序

目錄

三

請發候補科道揭

卷二十六

回奏 傳諭上 尊謚改期揭

請依期上 尊謚揭

回奏上 尊謚傳免 御門揭

請免開洛河揭

催發赦稿揭

長史不宜加兩司職銜揭

請點用緊要各官揭

附請工部侍郎揭

請發赦稿揭

附奏點用都察院及各大僚揭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回奏 聖諭福藩田土揭

回奏 聖諭詔赦事情揭

請減稅額揭

送 福藩之國奏聞揭

請 詔赦內添入楚宗事情揭

請發王尚書辭疏揭

請假調理揭

奏序

目錄

三

回奏 福藩田土揭

回奏 聖諭再請減廣東稅額揭

乞休第四十六疏

請准勸沐啓元揭

卷二十七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七疏

請 存問申沈二輔臣疏

請發王尚書病疏及點巡視科道揭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八疏

恭題 聖母神主揭

因病不能恭視題 主揭

請 允候補科道揭

請撤稅監高家揭

公請撤稅監高家揭

催吏科掌印揭

大祀改遣分獻揭

因 山陵請補大僚揭

病中條陳時事疏

擬稟御馬監本附揭

謝 宣諭疏

奏草

目錄

呈

請放李朴揭

辯過御史論奏疏

請撤回稅監揭

卷二十八

回奏 謝王冕逝揭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疏

回奏遣內官弔 謝王揭

遵 命題 主疏

請分遣大臣護喪揭

請申飭防守揭

回奏 聖諭扶掖躬送 梓宮揭

請用人夫擡 梓宮揭

請更換扛木揭

梓宮安行揭

恭赴 山陵題 主揭

題 主復 命揭

感觸 聖孝乞休第四十九疏

山陵事完恭慰疏

乞休第五十疏

請 加恩候駙馬揭

奏草

目錄

呈

請撤稅監及各官給憑揭

止 福藩食鹽揭

乞休第五十一疏

卷二十九

乞休第五十二揭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三疏

乞休第五十四疏

爲候憑各官催請吏科揭

乞休第五十五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六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七疏

請稱都察院官揭

催請吏科揭

乞休第五十八疏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爲南北司業推陞事情揭

乞休第五十九疏

卷三十

乞休第六十疏

請 仁德門賀 聖壽卽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

目錄

三

謝 恩准放乞 允卽行疏

乞休第六十二揭 此揭係前疏未下時上

乞休得請謝 恩併辭 加官疏

謝 恩併效餘忠疏

特薦名賢疏

途次謝 恩疏

到家謝 恩疏

謝 存問疏

綸扉奏草目錄終

論靡泰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桂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禮部尚書

請止礦稅疏

掌奏坊上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當官有專職苟事關宗社不得避出位之誅納諫有婉辭苟情迫號呼不得逃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于君父之前者則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危言情非得已臣惟往者礦砂之採僅在北方店稅之興止於近地中外人情已洶洶不安調亂在旦夕今日四封之中五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人民得安其生理試觀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亂者乎有如此召亂而可容易收拾者乎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燭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而

聖意堅欲爲之群言不能爭群怨不能動度

陛下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微卽有狂圖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還危亡之禍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伊異人盡虫虫

之氓也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瑤肆虐其君

至蒙被誅聲然尚未至鑿山張肆與小民爭尺寸之利而四海已糜沸矣况今日事勢十

百危此者哉武升負恩貪圖微俸詎實聖明至于市井無賴假捏礦山枉辱褒獎此等小人得志橫行既幸

陛下爲其所中復笑

陛下爲其所愚無禮無義一至于此臣等私心實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基無窮之禍蒙無端之欺受無根之謗

奏章

卷一

陛下何利于此而必欲爲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協濟大工今宮中之一瓦一椽有取自礦砂者乎有取自店稅者乎耳目昭彰誰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得非聖心于此亦有所不安而姑爲之辭歟如其不安何如勿爲

明旨又云不許擾害地方夫中官承命奉宣德意或亦有人然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業已予之牙距欲之腥穢而復禁其搏噬責其馴伏卽有賢者猶難約束况于暴戾恣睢如陳增

李道之流者哉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貨財姦人妻子此等景象群臣知之而不敢言言卽言之而

陛下不信也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臺賤隸無有一人不云

朝廷如此舉動天下必亂宗社必危

陛下方紹明大業垂有道之長奈何使

祖宗列聖艱難創守之天下爲此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之長物遂聽祖僧謬言而棄置弗恤耶

臣目擊危難披瀝上陳伏願

奏章

卷一

三

聖明急行省改母爲群小所中以羈萬世之基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洩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爲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卽一代之昇平亦惟貞觀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帷幄得闡其忠糾絕得盡其職雖貽謀垂範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較近之令辟迫于俊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初終之不替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

奏章

卷一

四

削平之後而任承璀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務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晚節之沈迷同歸于亂祚遠長于長慶實已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隳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真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

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卽政要之披宣尚無當

于

聖意豈唐風之補陋乃敢陳於

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封非儻或可米喻
瑕自不相妨苟乘清燕之時少加緝閱其于
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
用台衡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
取千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
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己者也伏惟
聖慈俯賜留念

再請止礦稅疏 宮坊上

奏為直陳天下安危第一大機懇乞

聖明亟圖挽回消弭以保治安事臣等見臨清告
變戕殺四十餘人中使馬堂幾乎不免奉
旨逮繫守備矣中外人情咸謂馬堂平日不能奉
宣

總意信任牙爪虐害商民斗米寸薪皆被攘奪以
致小民窮迫無聊生心倡亂為堂者正宜致
絃易轍欽敢克殘庶幾可弭乃計不出此輒
復擅殺立威致深衆怒孽由已作罪復何辭

竊意

聖明于此必有處分决不令奉使辱

命之中官晏然無恙以貽地方之憂又意

聖心必因此悔悟罷革稅店與四海享安靜之福

乃日復一日未聞

德音臣等淺陋腐儒莫知其故第念臨清去

輦轂下不數百里白晝道都兵刃交接此而不問

朝廷之紀綱安在法度安施敢刑既失奸究窺人

是大亂之道也若店稅猶存中官如故而徒

欲正法伸威捕治亂黨人心不服禍變必生

一夫號呼四方響應又大亂之道也矧今歲
春夏雨澤愆期近自京畿遠至關陝赤地焦
原亘數千里燕之閩粵苦潦川貴苦兵吳越
荆揚騷然擾動今日域中塗無一樂土卽向
者通邑大都市廛喧鬧之處亦蕭條凋耗無
異窮鄉曾未有枕戈之虞暴骨之苦而景象
已若此矣

陛下試思此等世界如庭廡之人食以梁肉猶恐
顛仆尚可惟肌擢髓以逖其斃耶非獨此也
百姓旣與中使爲仇留之地方終難展布迨

奏

卷一

二

其再辱國體益傷今臨清之局未完而山海
關三家店又復見告遠方聞之孰不效尤所
在官司無辭以謝百姓夫難約束懲治令之
不從禁之不止中官之勢必將大窘臣恐稅
店之名徒存國家終無分毫之人於此時而
後議罷則已晚矣此等事理人人皆知而
陛下獨若有未釋然者不過以帑藏空虛急於補
塞未暇念及耳以臣等愚慮天下人情不甚
相遠

陛下貴爲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猶患貧彼蚩

世編氓囊篋幾何肯甘剝削最可痛者有一
種窮民營生無計惟千行賈轉集之區百貨
灌輸之地肩挑背負跼蹐推車日覓數錢以
資衣食養父母妻子一旦生計斷絕束手無
如千百爲群椎心飲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
力之夫不閑禮義之輩擬而從亂如決水東
流滔滔莫禦其勢非用兵誅夷矣不能定

陛下受天地付托爲生靈父母乃驅迫窮民陷於

死地母論憂及

宗社卽于心能不惻然耶且

奏

卷一

八

明旨屢下固云敬

天法

祖勸民矣洋洋

聖謨旣已如彼而徵之行事乃復如此

陛下試思年來舉動以此敬

天天心順乎以此法

祖祖心安乎以此勸民民心悅乎卽如中官奉使

累朝誠有故事然惟正統以後乃始見之非

二祖之舊章也

世皇英斷盡行召回遂爲中興第一美政

陛下爲人子孫當紹述芳規發揚大美乃以一時權宜使

祖宗有信任貂璫徵求貨賄之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豈國家之光

神靈之所想望哉大小臣工日夕望

陛下改圖甚于農夫望歲累牘連章冀回

天聽而

陛下帖若罔聞甚且以沽名擯斥夫沽名賣直臣

子大罪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况今所陳列皆事關安危情

奏章

卷一

九

同休戚豈可以此名目繫疑群臣而杜其口

哉直道難行嚴威易折自吳宗堯吳寶秀逮

繫以來縉紳縮氣守土諸臣上章告難亦或

委蛇其說無敢直言時事如此真可寒心

陛下若翻然改悟不過發數行

詔書與天下更始薄海內外歡忻鼓舞共沐

天恩眼前世界便是唐虞如仍前不改群奸日恣

群怨日深臣恐秦隋之禍不旋踵而至語云

爲于未亂今已亂矣圖于未形今已形矣已

亂已形勢不得不旋轉而旋轉之力又如此

其易

陛下何靳而不爲之乎蓋臣等史臣也見史傳所

載凡人主意向有所沈溺于臣下之諫未嘗

不怒及其敗亡思往日之事未嘗不悔至于

悔則已無及矣唐玄宗遷蜀父老張公謹進

言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玄宗爲之歎歎嘆

息而無可奈何夫禍亂之萌至草野共知而

其主獨不悟未有不傾覆者臣等每讀史至

此輒徘徊惋惜故不勝杞憂復爾狂瀆伏願

陛下鑒往察來俯垂採擇先召還馬堂盡革稅店

奏草

卷一

十

然後責撫按以治亂民之罪處置得宜孰不

俯首聽命惟

陛下之所欲爲天下自此有萬世之安矣如

聖意遲回未欲遽已亦乞量定稅額責有司解進

母令群小得魚肉下民儻亦急救燃眉之一

策乎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請舉

冊立大禮疏 南禮部上

奏爲

大禮屆期群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冊立冠婚久軫

聖懷近者

明旨頒頒好遠豫定人人舉手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祚胤于無疆臣等何幸躬逢

奏草

卷一

十一

聖典乃自冬及春爲期已迫在廷諸臣連章上

請一舉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已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

有當此之年而名號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

遂者衆之事理必不再遲況我

皇上慈愛篤至歷年

勅諭委曲詳明頃又暫停請讀易以將息其乘春

陽而舉令典益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廷

諸臣之請亦不過仰體

聖慈恭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

惟是普天率土延頸企踵共待茲舉早一日

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已屆事貴及時

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

大工未竣經費未克尚欲少待則臣等聞翼翼

宸居成在不日無庸待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

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宜待也以

大聖人行大典禮何必爲此而徘徊其間哉臣等

奏草

卷一

十一

遙望遯聽情不能已輒敢冒昧上聞伏乞

聖明遵禮昭信俯垂鑒俞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請舉

冊立再疏

南苑疏上

奏爲

綸音久渙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昭

成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於初春合詞上請未奉

俞音隨從邸報伏誦

初諭謂俟

奏草

卷一

十三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候不敢再有

陳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寒冬在即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

何時四海臣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好迷定矣睿質克矣新居飾

矣百九處置無不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

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悉念及之然而當婚未婚當冠未冠當冊立

未冊立屢期屢更輒請輒寢遂使十九齡之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有不能一日安者而

皇上顧綏視之揆之事情靡得其故

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

上心臣等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

有孫爲樂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爲吉祥善

事竊意

聖心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瀆以此爲仰

體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

延竊恐

奏草

卷一

十四

列聖神靈

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國厚恩當此大事

不能披瀝感動

天聽律以臣子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

聖明俯順輿情亟頒明詔擇吉舉行

宗社幸甚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奏爲

陵寢重地開採非宜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臣等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

遇桂奏獻奇異銀礦無徵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

劉朝用開採進解其鋪面門房會同部科及

撫按等官查議明白奏請定奪臣等欽遵除

奏草

卷一

五

鋪面門房另行會議外惟是開採一事關係

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意之回臣等不敢繫有陳瀆若南都事體妄與

他處不同他處利害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

關

陵寢他處小民雖苦礦害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

此

陵脉一傷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等待罪此中若

隱忍不言他日誰任其咎故不得不披瀝愚

衷仰干

天聽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隴以盡于幽

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江東

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

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

疑結則爲今

祖陵

皇陵故天下之輿壤神臯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

得其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奏草

卷一

六

皇陵之去廬州

孝陵之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

龍脉所鍾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

動處處相關若廬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微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匱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未及慮即慮
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王湯
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
今此數郡毋論粉榆舊社即開創之初供億
艱難過豐沛南陽遠甚其山川草木猶宜愛
護以毋忘

皇祖眷顧遺意况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飽處而漫例之耶今

成命雖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採群言應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

奏草

卷一

七

歡聲將

皇祖在天之靈亦為悅豫默佑

聖躬陰培運祚其為利益豈僅數萬金錢已哉

臣等咫尺

陵京歲時瞻拜憂深慮切決不敢徧迂濶之譚以

欺

陛下伏乞

聖明曲垂聽納

宗社幸甚

公劾遼東稅監疏南禮部上

奏為權使矯縱異常罪狀疏列已備懇乞

聖明蚤發宸斷以釋群疑以杜亂萌事臣等備員

陪京切見近日時事上致天灾下深民怨皆

中使縱橫亂法干紀所致自愧素餐無能感

悟

聖心為百姓請命忽聞邸報自四月二十九日以

來內外諸臣交章累牘參論稅監高淮不法

事件大都謂淮在鎮之日凌虐文武將吏破

壞軍民田產縱容無賴家丁淫奪良民婦女

奏草

卷一

八

致死多命搶掠客商貨物近又勒要各路將

官調取精兵沿途擺撥控弦露刃演習行陣

不奉

明旨擅離地方率領家丁數百人騎軍馬數百匹

金鼓喧天吶喊載路直抵廣寧門外聲言進

獻各項貨物入

皇宮面

皇上求討鎮守種種狂悖臣等一見不勝駭異何

物闖豎敢於蔑法無狀至此誠國家從來未

有之事中官從來未有之橫此而不問則朝

廷紀綱法度盡皆凌夷中外人心盡皆渙散
天子之威命靈爽同神明而倖造化者盡為群小
所狎窺恣玩而不復忌畏

主權將失國勢將危其為興戎鼓釁何可勝言在
大明律近侍之人在外私行煽惑人民者斬私行
如此橫行何如煽惑如此擾動何如皇皇三
尺即大奸巨惡尚知諱避而准公然冒犯旁
若無人豈真閔不畏死性與人異哉不過揣摩

皇上近日稍寬言利者之誅妄意

奏章

卷一

元

皇上所愛恤之赤子彼即暴虐可以利奪也

皇上所置設之將吏彼即磨辱可以利解也

皇上所守

祖宗禁革之鎮守彼即僥倖可以利干也以

皇上神聖標縱海內莫知端倪即准敢無端侮弄

若以

聖明真墜其術中則自此而撫按監司其為陵蔑

何所不至往者中使肆暴只魚肉百姓漸及

青衿漸及士大夫漸及守土之吏今且上及

朝廷矣往者中使營謀只垂涎礦稅漸而受獻漸

而撓有司漸而私畜兵衛今且馳戎馬於國
門之外矣貪人無厭小人無知

皇上微寬之而彼遽狎視之

皇上稍假借之而彼遽張大之

皇上未享其尺寸之利而彼遽以為丘山之功日
新月盛上陵下替譬之干火不撲則愈揚譬
之于瘞不彈則愈大至于燎原剝膚無可奈何
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天下安危四方觀望
盡在今日而言者逾切

天聽逾高牘盡留中未蒙裁處畏葸鉅究之謀阻忠

奏章

卷一

三

讜之氣令天下之人莫測

上意所嚮始而驚駭繼而惶惑謂准之神力真
能蔽塞

至上見聞准之布置真能邀取實封章奏視准如

虎畏准逾深遼左無告之民不走虜則出口

外京師左臂且岌岌矣是可不為之動念哉

不特此也釋一高准而不問天下之為高准

者尚多彼皆吸百姓之膏血擁巨萬之貲盡

欲求所欲求有如踵准故智藉以進獻為名

擅調官軍多騎驛馬統領參從四合六聚於

都城之下

陛下此時將聽之乎抑止之乎止之則彼有辭不止則禍變立至廷臣所稱吉祥王振之事皆事勢必然良非過計

朝廷將何以處分之哉臣等願

皇上將諸臣前疏一一檢發下淮法司推究來歷意在何爲如事情有據盡法處治其帶來家丁戰馬發回該鎮查明另奏仍念遼左孤懸被淮殘蹂已極一切礦稅盡行停止特

勅撫按將淮播虐被害之家行所司查訪加意撫

奏草

卷一

三

卹以彰

朝廷威福解群情之惑消禍亂之原其於

宗社生靈所關非眇小矣臣等誼切同讐心懷

主敢披瀝血誠伏惟

皇上省覽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郊壇雷火疏 南臺副上

奏爲郊壇災變異常天威赫怒可畏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接卹輟見

皇陵石碑方告成事南郊雷火遽折望杆此之爲

變上聞天地弁切

祖宗甚可懼也

皇上惕然下

明詔講求脩省大小臣工莫不仰承

德意母敢怠違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言之至諄切

矣臣等愚衷以爲變者對常而言詩曰日月

奏草

卷一

五

吉凶不用其常夫不用其常所以爲變也

皇上試思年來舉動有一之用其常者乎

朝講常典也而久輟矣

郊廟常祀也而久代矣百司庶職常員也而久闕

矣章疏批發常事也而久

留中矣重以礦稅驛騷營建迫急賢才廢棄徃狂

克號舉耳目之所見聞盡非常可駭之事其

甚至於六年考察自有常期二百年來遵行

無改乃今或寢而不發或發而特留遂使

清朝黜陟之典翻爲聚訟之囿留京根本之區

盡皆特罪之吏成憲幾至升髦人言褒如克耳公論算結士氣摧殘縱微

上天譴告其為變固已大矣夫災異之變見於天

者

皇上已惕然而恐懼矣至於人事之變甚於災異

顧恬以為常而不怪也此臣等之所大惑也

更有甚者

皇上年來詔旨不信於人如欲興礦稅則曰助大

工矣欲人毋言礦稅則曰將停止矣欲掩礦

稅之非則曰不忍加派矣諸如此類皆從而

奏事

卷一

三

為之辭是以民為可欺也此機既熟不但施

之於民而且施之於天今日告災則曰甚鑒

惕矣不遑寧處矣明日告災則曰省躬思咎

矣皆備實政矣天下之人延頸企足以為

聖心悔艾如此痛切必有施行而日復一日歲復

一歲未有一事改絃易轍且加甚焉夫三尺

童子頑相愚弄猶知怨恨皇上帝鑒觀有

赫奈何以誣謾虛假之說實於其聽一之為

甚而况再三而况數四珪幣不以告虔而以

告慢視史不以陳信而以陳欺言不益重其

怒而厚降之毒哉自三代以來居此位者子
奪靡常吉凶禍福視其所行毫釐不爽此誰
為之天為之也使天而可欺則所云警惕思
咎之空言亦不必設矣

皇上又何為而有此詔乎天以天下界

祖宗以逮

皇上今乃以

皇上之失而累

祖宗爰及

神靈頻歲震驚

奏事

卷一

音

皇上為人子孫謂宜如救焚拯溺不能須臾而尚

晏然於深宮之中以虛文塞責即四海臣民

不足要念其何以仰慰

列聖之想望哉此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今日

之所祈懇於

皇上者無他常法當守常情富順常格當存常言

當聽舉凡

郊廟朝講以至政令施行等項一循舊章盡如

臨御之始而又確然果斷期於必行無空言無反

汗以警惕不遑之心昭反躬引咎之實則人

既率常天豈獨異

宗廟之神靈自安蒼穹之仁愛必篤其爲脩省急務無過於此如徒恃祭告爲感孚借瀾文爲消弭始則皇皇終則泄泄有如頃歲脩省故事將恐天怒人怨日甚一日而天下事有不可收拾者矣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臣等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奏

日食疏 南疆副上

奏爲天心仁愛切至人情危懼日深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特罪留京切見

邇年以來四方災異奏報頻仍竊恐

聖心玩災爲常未嘗動念今見四月朔日日食八

分有奇適當廟享之期

皇上急頒

明詔兢惕不安臣等仰窺

皇上畏天一念如此真切必有脩省實政以答天

心礦稅必罷內帑必發興作必停章疏必下

奏

卷一

奏

被逮諸臣必蒙

恩宥大小臣工痛心危言仰干

天聽者必次第舉行而政望月餘未聞德音是

陛下徒有兢惕之心而無兢惕之政徒爲是畏天

輒恒之言而未見畏天昭事之實也赫赫蒼

穹可以空文虛語挽回消弭否此臣等所未

解也

陛下聰明天縱何所不知豈于此等事理猶有未

了所以然者蓋由利欲一念橫于胸中不能

自剖正如太陽本體光明烜燦萬古常新而

陰邪一乘不能自露其光夫使太陽長蝕而不復則世界將何照臨使人主之心長溺于利欲而不返則萬方將何仰賴今內而輦轂搜括空虛外而聞閭剝削淨盡窮天極地無處可避誅求摧髓椎肌無人得安生業蕩蕩乾坤蹙蹙靡騁此等景象正如人行昏夜中魑魅豺虎出沒從橫思一見天日而不可得

蠢此下民皆祖宗生養

陛下赤子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答其望且匪獨

奏草

卷一

老

民困也邊軍枵腹漕水斷流戶工二部號稱苦海卽南中諸曹向時稍有積儲用備緩急今亦一衆告匱朝不謀夕

陛下曾不省憂屢疏屢格方且營離宮索金寶贊率不休此如人家子弟饑寒田廬荒廢而爲祖父者且奪其衣食以助遊觀收其錢財以充私橐家人號呼付之不理曾不思田廬誰之田廬子弟誰之子弟

陛下以爲可乎不可乎最可憫者被逮諸臣竭忠盡智不避禍害與群小爲仇以維衛生靈保

全宗社而困辱桁楊淹禁囹圄存者已病病者已死覆盆無見天之時幽谷絕逢春之望哀此累囚皆

祖宗培植

陛下盡臣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雪其枉天下之人皆謂

陛下欲綢諸臣以警中外使不敢與中使爲梗不知人情誰不惜身誰不懼禍

陛下有生靈不自愛養有

奏草

卷一

天

宗社不自顧慮彼亦何苦而自干天怒以陷不測忠肝義膽鼓之尚恐不動何事摧殘以逆來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尚且不爲

陛下奈何輕以億兆蒸黎二三盡臣之命而徇此無厭之求靜夜思維可乎不可乎縱

陛下不爲民心留念

皇天

祖宗日日鑒臨望

陛下奉若祗事而十餘年來

郊壇無鑿駱之音

宗社希

表見之容

法宮高居日持籌而商賈賄宵人附和共按籍而課錙銖每逢大祭輒稱調攝其誠然與否

臣子不知

皇天

祖宗必不可慢今

廟享日食微應昭昭臣子不敢言而天與

祖宗言之臣子不能悟而天與

奏草

卷一

充

祖宗悟之此時若不改圖更將何待往者天下之

人見

陛下舉動稍異尋常以爲暫時如此後不復然日

復一日歲復一歲駸駸習玩以變爲常人事

既爾天象亦然無地不災無歲不異卽頃者

南畿地方自鎮江以至蘇州橫亘數百里水

電異常田禾盡損根本重地震驚若此臣等

私心慄慄危懼欲言則詞已竭欲默則義不

安故復冒昧陳說雖咎

陛下習聞飢饉然在今日消災弭變第一義實無

諭此伏望

聖明留恩罷礦稅發私藏釋累臣蠲金寶停工

使
聖心廓然雲消霧釋如日中天更無纖翳然後

郊廟必親

朝講時御大臣

召對逐臣召還官闕必補牘上必報君臣上下脉

絡貫通歡聲四布沴氣不生唐虞三代之治

在呼吸盼響間矣

奏草

卷一

幸

請止收取錢糧疏 署南戶部上

奏爲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頃因人乏攝事戶曹諸曹郎見臣輒覺類愁眉謂幣藏匱竭萬分危急留都

度殿所在六軍度府朝夕仰給事勢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接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削耗費始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權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

奏事

卷一

至

折既不可常行而權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賜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毋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欲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憂可立待矣

陛下奉承

祖宗顧念

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况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實則群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

詔下蟻聚蠅起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

奏事

卷一

至

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

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群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

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卽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賜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

能支斬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
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之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况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

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垂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

之命脉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

奏章

卷一

三

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

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

點砂化鐵之術刺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奈

何而坐視崩殯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閹洩

之狼藉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

自礦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

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

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

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餉所得只供如此

之用則何為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歛之既極

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年
來災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

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

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

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

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

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為捍衛此臣心

之所甚恐也

奏章

卷一

三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為允行至于此中戶

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

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邪借不克之苦

無有為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

得已冀

陛下之憫念而為是疾痛之呼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誑臣慮之非迂

併賜留神以後凡類外

欽取靈行俸罷卽歲供物件亦乞

勅部臣悉心節省任怨任勞母容別端以歛耗盡
其所釋留京庫藏地方大計良不虛矣

天鳴星異疎南更都上

奏為東南災變頻仍

畿輔隱憂日甚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急圖脩弭事臣等待罪留曹竊見
四方災異連綿不絕每讀邸報輒抱杞憂乃
自八月以來近畿州郡異變疊出泰州去留
京不二百里而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去
留京不百里而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自鎮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而留京教場
則兩夜隕星或墜地而化為灰或自空中分

奏

卷一

奏

為三埧墜地有聲尋覓無跡節經兵部與科
道諸臣奏聞皆確然有據非僅得於流傳者
也臣等尸位素餐職業曠廢天災示警罪復
何辭天文占驗之書臣等夙所未習惟是經
傳所載如隕星紀於春秋山冢萃崩見於小
雅天鼓鳴無雲而雷著於前史諸如此類皆
當衰亂之世禍敗相尋毫釐不爽然其見猶
不同時其災猶不同地未有百里內外諸異
畢臻兩月之間告凶洊至連宵星隕同在兵
營若是之駭異者中間天鳴一事尤為曠見

詢之故老謂嘉靖年間虛空之中曾聞微響
尚不如今日之甚未幾而倭寇縱橫東南塗
炭禍患之烈已如此矣况在今日可勝言哉
國家建都幽劇根本之地全在東南今東南民
力日見困竭旱潦凶荒無歲不有今歲自入
夏以來恒陽不雨粒粟不登大江南北流離
載道而醵租之詔未聞催徵之今日急留京
倉庫隨處空虛列署官聯強半缺乏綠林潢
池之輩嘯聚已多一旦四起橫行將何以應
此實臣等之所日夜寒心不容自己者也更

奏章

卷一

三

有說焉自古及今未有數百年全盛之國家
亦難得數十年太平之世界建元耗其中開
元亂其末故周公陳殷周哲王享國基命皆
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良以天下大器帝王大
寶晏然享之甚不易也

皇上席庶隆之運福祚綿綿與天無極可謂振古
之一時已天以振古未有之福與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報之者未有以稱頻年謠告終不能
悟將天亦自厭其煩矣而

皇上每一遇災輒下脩省之詔殷勤懇惻終無一
行將

聖心亦自厭其虛矣大小臣工請復

朝講請

親郊廟請罷礦稅請發章奏請補內外缺官辭窮
情竭終不見聽即臣等亦自厭其瀆矣物盛
則哀日中則昃豈以殷周哲王兢兢業業迓
之而猶難者可恬然安之而無事乎漢唐前
事可爲炯戒此又臣等之過計也臣等受
國厚恩毫無報稱當此災異沴臻之日自度分

奏章

卷一

三

義惟當反躬引咎急圖省改以補愆尤而復
妄有陳瀆者良以臣子力微卽一時悔艾未
必動天而

聖明愔然舉劾卽以回三光而真二儀無所不可
故不勝其欵欵之私爲東南請命於

皇上又望

皇上之警悟亟脩實政自結於天以益培萬年無

疆之運祚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臣等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史部上

臣等近接邸報伏觀

初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逢

大慶不勝懽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

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

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駕無疆之慶春此

奏章

卷一

三九

文孫之誕育

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

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

封之祝

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

元良開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啗成玉裕之姿瑜珮鈿臣嗣備舊紫

之響勵皇天之篤祐建宗社之垂休適當長

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黃鍾鍾六琯一陽來復於斯時紫氣

滿子門庶衆騰懽於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固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

濬

慈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

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

闕

奏章

卷一

四十

五雲天遠每翹首於鳬趨

萬葉祚長欲齊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於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

恭陳微悃茲敬脩乎舊典虔仰答寸洪休益

茂發

孫枝實

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

益順歡心旁流濺澤

近天休滋至匪獨樂於已而同樂於民

貽哲命初生以遠垂于

孫如近垂于

子則

鴻基燕翼侈錫胤于周京而甲觀堯堂陋鍾祥于

漢代此實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惓惓者也

奏草

卷一

聖

催考察疏

奏為計疏未奉

綸音臣工不便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以重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

十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舉行察典該尚書臣會同亨會同各該衙門

矢公矢慎列名上請專差辦事官傳尚義齋

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離任獨臣

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經今月餘未蒙

奏草

卷一

聖

批發臣惟令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丁萬

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必不得容其關係在

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舊章必不可越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寢閣如今日者

留都去

轅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輕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

度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憂慮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

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

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

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

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

早下原疏以慰輿情以勵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奏事

卷一

聖

再催考察疏 南史錄上

奏為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蚤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

曰同民心以出治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

舉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

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

綱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為不

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

奏事

卷一

聖

請亦兩月矣一舉

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聞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固

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

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顧涉於猶豫

皇上有率由之美意事反違乎典章衆口訾謗

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

下計

皇上自爲計也今賢者趨趨不肖者觀望欲去不
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
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
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真德秀有言公論
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闕不可以爲人公論滯
鬱不可以爲國留京豐鎬之邦風稱清議如
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
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之
舉動與非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踐戾之患
生一代之

奏草

卷一

五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

巨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
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
妄擬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將前疏蚤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
心服大典竣而群言息矣

三催考察疏

前吏部上

奏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怪愈深懇乞

聖明蚤賜批發事考功司崇呈查得本年二月初
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衙門掌印官考
察各官明白分別疏請至三月間又經本部
疏催俱未奉

旨良由萬幾殷繁不及檢發理宜靜俟但六年考
滿國家大典凡在臣工顯爾待命非但留者
得安心于職業即去者亦息念于覲覲昭融

奏草

卷一

四六

陟之權衝成平明之治理關係最大難以稽
遲今

停留已久變態漸生賢者無所據以業官寢成德

廢不肖者有所因而觀望將致紛紜甚至造
揭流言公然放肆有不止如本部及諸臣僅

疏之所慮者是宜懇請

聖裁以肅朝典者也至于北京考察

聖明念科道人乏將浮跡不及者盡行留用雖

聖意無私未必以南而同比而人心過計將謂因

北以例南竊恐

租制不可盡違公論不可盡拂嚴庶官而寬科道
輕重既爲例施寬科道而及匪人紀綱益致
廢壞今已經

批發者尚望斟酌于

宸衷在未奉處分者自當率循乎令甲輿情如此
國體攸關是又宜併責

聖聰以備

米擇者也早乞具奏等因到部該臣看得計疏留

中已於三月十五日具疏催請寧敢再塵乃

考之典章參之物論誠有如同司臣之所言者

奏事

卷一

聖

若日復一日仍舊停留將議論愈多而官守

愈曠其爲利害得失不徒下及于臣工行見

世道人心因之大壞于今日臣竊懼之是在

皇上蚤渙一日之德音庶使諸臣蚤安一日之分

義臣等之所爲夙夜禱祈不避煩責者實在

于此若夫科道之權留實駭中外之觀聽雖

予奪之柄本出于

朝廷然是非之公當付諸天下

列聖之謹守而勿失者所以塞僥倖之門而昭公

平之典也此防一失獎竇安窮所望一代舊

章尚存于留省庶幾千秋公道未泯于清時

此則臣等所聞于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無

不皆然萬不敢以一人之意見一偏之議論

妄陳于

君父之前也惟是

聖心慎重自有權衡又無俟臣等之嘵嘵着職守

所關冒昧上請伏乞

聖明俯鑒狂愚仰勤

覽斷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恭疏

卷一

聖

自陳告病疏

南吏部上

奏為自陳未奉

明旨部務難以久妨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以六年考察具疏自陳經今

兩月未蒙

賜允臣部尚書臣曾同亨考滿離任臣承乏署篆

又兼署南京禮部欲杜門候

旨則百凡廢閣事體不便欲強顏視事則躬方待

罪進退未明以積愆應黜之人而難容奉職

固義之所必不可也以旦夕當去之官而遷

奏章

卷一

四十五

延廢事又心之所大不安也留銓重地職務

頗煩臣身一日未去則曠一日之官曠一日

之官則滋一日之罪

皇上以黜陟肅吏治則如臣者既不宜久玷乎清

曹以廉耻維世風則如臣者尤當使自安其

分義伏乞

聖明俯鑒愚衷

蚤行斥罷庶功罪之等既明根本之地亦重矣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奏為待罪患病情切歸休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事臣頻年以來累因患病陳乞俱

蒙

聖恩着令調理於三十二年冬赴京考滿行至山

東鄒縣地方舊患大作僵卧傳舍至于三旬

勢且不起此地方官民所共見者幸存餘息

勉支吾得至

闕下復蒙

聖恩着臣復職適逢考察自陳之期同官強臣力

奏章

卷一

辛

疾抵任臣自分罪愆夫當罷斥不敢遽以病

請乃

聖度優容兩疏未發臣身在待罪既官守之有妨

情類觸藩復進退之無據殘軀狼狽病勢轉

增寒熱交攻痔瘍並作初從五內轉及四肢

手足頭目盡皆腫痛行住坐卧無不呻吟骨

立形銷奄奄待盡縱使求醫問藥少延殘喘

于歲時亦難奉職業官用報

君恩千萬一罪臣宜黜病臣宜休臣之私衷揆度

已審萬不敢飾辭以資

聖聰者也夫臣子力能效用而數彌疾病于

君父之前心之所甚不安也妄意

君父之容留而故求引去法之所必不貸也有一

於此皆爲大罪臣尤不敢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速加罷斥匪但臣子分義得以少安而于

國家黜幽之典亦非小補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奏

卷一

聖

告病疏 南吏部上

奏爲患病抱痛情勢難支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舊歲再入留都適逢

計期恭待幽黜伏荷

聖明容留供職義當圖報豈敢顧私不意自徂秋

以來病軀委頓向時所苦溺血痔瘍諸患一

時並作呻吟痛楚不自聊生無以營衛素虛

風邪易感寒熱交攻肌膚盡削但以部中乏

人勉強支吾不敢言去臣家有度母與臣父

同其艱難臣身受其撫抱近得家報奄然淪

奏

卷一

聖

逝臣既失父母與感浸存病痛相煎形銷骨

立朋友妻子皆勸臣歸而臣部又辛

聖明點用尚書旦夕當至故敢以犬馬餘生哀乞

于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念臣情緒迫切難以違留

勅下該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殘喘少延感戴

皇恩高天厚地未足云喻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告病第二疏 南史部上

奏爲患病沈篤痊可無期迫切顯

天蚤容休致事臣之病困已歷三時仰瀆

聖明業經再疏

天聽彌高下情未達臣子分義不得言私況大

之軀告

君上所造卽一旦溘然以殉官守亦何說之辭惟

是留京重地以堂堂六曹之首而使病臣尸

素則國體傷卿貳大僚以旦暮顛仆之人而

使備員奉職則官常壞如使

奏章

卷一

五三

皇上弘曠蕩之恩臣子得乞身

聖世歸林壑以盡其天年則

聖德光使天下人曉然知臣子言病真病言去真

去不至徘徊超起于進退去留之際以啓誕

設之疑則臣節植此其利害得失關于臣下

者小而關于國家者大臣之所爲不避煩瀆

再三哀祈者蓋又不徒危困之私情一身之

狼狽矣伏望

聖明省覽而哀憐之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翰林奏草卷之一終

繪屏奏草卷之二

辭內閣疏

奏爲恩隆任重自揣不堪懇乞

聖明俯允控辭以安愚分事接得吏部咨文爲會

推閣臣事奉

聖旨于慎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

機陞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

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闕同錫爵等辦事欽此隨

奉

關叩頭謝恩外念臣一介書生倖陪詞苑薦居

卷一

卷一

一

清秩遂冒貳卿素無尺寸之長可自表見又

乏分毫之効少報恩私卽如詞臣尋常職業

編摩管校之類臣亦無有可謂至愚極陋無

足比數者矣不意廷臣之過舉伏蒙

聖主之殊知拔自留曹俾參政地凡在紳弁孰不

慶其遭逢少有心胸能自忘于報稱而臣揣

分增慙量能滋懼

高天厚地既頂踵以難酬策蹇鞭駑雖馳驅其何

補况當國家多事之日而冒肩重任更易招

覆餗之尤以仁賢久滯之秋而先竊高位必

復來維鵜之誚臣之日夜凌兢再三籌度真

有難視顏以就列者萬不敢爲謙讓之虛辭

以仰瀆

君父之清聽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俯容辭免庶

皇上年來其難其慎之心不因臣而有誤而愚臣

生平知止知足之念亦賴此而少安矣臣不

勝懇切特

命之至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闳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卷二

卷二

二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

辭內閣第二

奏爲

天恩隆重愧悚彌深再瀝悃誠仰祈

俞免事該臣於六月二十一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七月初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又先於閏六月十二日行人司行人

王孟震奏

命到南京取臣入閣臣一介孤蹤頻承

奏草

卷二

三

寵命義當奔走仰答

恩私惟是昔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以臣自度

藏拙于優閒之曹避紛于恬寂之境雅容奉

職無所短長是臣之所能也處之以艱大而

不驚當之以震撼而不動深謨紆紆佐謀斷

而臻蕩平是臣之所不能也審分量之大小

度進退之所宜見可知難身名母隕是臣雖

不能尚可勉而能也今

聖主之更化方殷海內之望治尤急安危否泰正

在茲日所以上寬

聖慮下慰群情惟二三元僚是賴而使庸劣如臣

者參陪其間安能勝其任哉至膏肓難去蒲

柳易零是臣一身之私不敢爲

君父告者伏望

聖明量臣愚分鑒臣微誠收回

成命毋強臣以所不能以貽他日之悔生成造就

之鴻恩更有深于扳擢之外矣臣不勝感激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人型允孚政本之司朕特簡畀

宜遵命速來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草

卷二

四

入閣謝

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臣于本月十三日見

朝次日報名謝

恩仍候面

恩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知道了着卽入閣辦事欽此臣謹于二十五

日

奏草

卷二

五

午門前謝恩卽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下品

留省疎蹤方圖田野之安久無雲霄之夢誤

蒙

聖主破格登庸蓋自二百年來自南曹而參

密勿僅一再見臣之道逢可謂奇矣夫有非常之

遇則必有非常之報而臣內省行能茫無以

稱惟是勉竭庸愚母孤任使時事之杆格何

以幹旋人情之參商何以調輯朝何以無曠

位野何以無遺賢種種隱憂形諸章疏者何

以消弭此臣之所願從二三臣後而自效其

萬一者也至于營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

而違衆以勝心而敗群以名心而要譽以黨

心而植交以患得患失心而固位負

聖主之虛懷犯萬世之公論少有人心必不出此

此臣之所自盟寸衷而欲質于鬼神者也臣

之來也實與同官臣于慎行偕慎行

講帷舊臣赤忠自矢志未及酬奄然淪謝而臣幸

以多病殘軀猶存視息

天恩難報每顧影以自憐人命幾何益傷心而滋

懼不乘滿柳之未零及犬馬之能效而勉自

奏草

卷二

六

策勵乃碌碌奄奄甘同朽腐豈但

君父之罪人抑亦生成之棄物矣臣雖至愚亦知

辨此伏望

聖明俯鑒微誠時垂宸慮念今日政地最爲難居

思天下人心豈容久失事事母至于壅格言

言必見諸施行在

皇上不過復初年之恒規便是登三咸五之業使

臣等不過修向時之常職已免尸位曠官之

咎此則

聖心一念轉移間而愚臣不勝其欵欵者也臣無

任感激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成律

卷二

七

入閣讓名次疏

奏爲同官名次先後未安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便供職事臣以庸愚誤蒙

簡擢再奉

溫綸促令趨赴臣感激

天恩冒昧前來已經連日見朝謝

恩外有同官臣李廷機以前者

欽點名次臣偶在前途欲遵此爲先後之序惟廷

機資俸向在臣前臣又生平所嚴事不敢以

雁行進者今受事已五閱月而臣新從外來

奏直

卷二

八

顧僣然躡而先之非但心所不安抑亦義必

不可負乘之愧方深凌節之咎茲甚此臣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特賜

欽定使臣得追隨廷機之後庶于事體安便而愚

分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謙讓准列名在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爲考選科道一事於前月二十二日本月初三月初七日連催三次煩聒之罪委無所逃臣等亦欲無言以俟

宸斷但今科道之人萬分難處非如向時猶可設法那移延挨時日事勢已窮人情騰沸咸歸罪臣等無以自解夫

皇上以臣等爲股肱而耳目盡廢則股肱之用將安所施臣等仰

皇上如天地而閉塞日深則天地之仁亦何由顯

奏章

卷二

萬不得已冒死竭誠貢懇

皇上廓天地之仁使臣等得少效股肱之力以報答萬一如使微誠必不能動

天亦望

皇上俯垂體恤容臣等自審去就毋致疏虞以叢罪責亦厚幸矣臣等區區一念委非爲一身計毀譽爲諸臣求官爵實以朝綱政體關係非輕歲迫年終畧刻難緩情急詞窮伏望

聖明憐而察之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教習揭

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

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蕭雲舉量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量陞詹事兼官各照舊俱堪教習久未奉

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養人才爲

聖明加意簡選一時櫛爲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

奏章

卷二

十

被選諸臣徒蒙振擢之恩而失進脩之益乎至于翰林院爲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院爲之統率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便統望

聖明亟賜檢發使視衆有人而庶吉士學業不致曠廢實今日之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諸東宮開講揭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

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
又以爲言俱未蒙

批發惟

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

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

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

皇上慈愛天成垂訓貽謀無所不至豈其于此曾
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

奏立

卷二

十一

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愚衷誠竊惑之今節假
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

聖明于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內

欽定一日其

福王講讀亦于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自歲裡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

並未蒙

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
則上聞

國本下切治幾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傳流

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爲臣等之

言爲無當耶則天縱

聖明萬幾久熟其于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

宜寧有一毫能逃

奏章

卷二

十一

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聒也蓋

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

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併請或

分請然併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其煩今謹

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

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

聖意有所可否亦乞

明示臣等以豁其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

伏乞

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今已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卽

批發

賜允行其前侍班等官併乞

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并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

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

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

批發

卷二

十一

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各巡撫

本伏乞

批發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條陳用人理財疏

奏爲

天恩隆重報稱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

忠仰祈

採擇事臣以一介豎儒誤蒙

任使當瞻

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用備先養而臣自揣智識

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臣後有當言者皆公

共奏揭又無庸私言

皇上天縱聖明

奏草

卷二

十四

宸衷默運方自爲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人春以

來政務愈塞

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

私心終難泯默蓋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

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

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

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

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

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名爵有印利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于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

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

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乎居因循苟

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

順水安流篙師舵工或不必要盡具至於急浪

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

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

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

奏草

卷二

十一

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新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

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

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

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導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

事故爲此以推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

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况人品

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

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繫

以皆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

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由于不用如其用

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

自

奏草

卷二

六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有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

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卽大官供應之需亦

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鮒日望救于西江無米

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

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泰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

者

聖心于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

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以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膝餽此何貴于萬乘而母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調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股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

奏草

卷二

七

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卽思逃徙無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通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卽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調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卽臣在留曹實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

甚夫酌行濬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諄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 雄 日甚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戾
癸長乎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 之心

奏草

卷二

六

平頃歲寧夏朝鮮檮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

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

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用也臣

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臣于疎遠之中以爲曠世遭逢必有一番

聽用一嘗感格臣亦願稟就兢 兢 濯振奮性

恐以不肖之心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

皇皇之慮心切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高目

焦心殷愛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間講之期頻煩懇責皆不得報每相對嘆

息以爲居如此高位受如此

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奏草

卷二

十九

天顏退不能發舒惻款每日所供不過京擬等

一二套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

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

人理財二事妄意

聖心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又故敢以

其私衷付度同昧言之蓋實見之曰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爲諸臣一身之計

進退用舍爲待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益忠出

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實

君上自取煩謁之罪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

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

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

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上供

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爲之

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二

十九

惟發考選揭

臣等竊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不得不言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竭誠具揭上請者至頻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朔夕翹跂未奉

諭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臣等備員密勿而愚昧淺闇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請發前遼總督處建夷揭

兵部題覆前遼總督奏達所奏建州夷酋驕橫事情臣等曾經擬稟恭候

聖裁今已七八日未蒙

發下臣等子細訪得此酋桀黠非常雄行日甚旁

近諸夷多被吞併其馬步精兵約有六萬餘人恃強不貢已經二年又勒買參斤多索車價去歲通事官前去講說乃將步兵三萬騎兵三萬盡出擺陣以威示之其驕橫如此遼陽獨微之區兵食俱誦一旦內犯何以支吾

自非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亟行計議振刷脩舉則人皆

玩視邊事益不可為矣近來疆場日見多事滇南叛夷尚未戡定交南遺孽又復內侵至于遼州去京師甚近肩背之患更為可虞臣等日夜傍徨不勝憂慮伏望

聖明速將前疏省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請處置錢糧揭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人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于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栗凜然若不可一朝居一息寧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僅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于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

卷二

三

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于

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于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

闕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主計持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辨性命惟此一事縱欲捐軀盡力亦無所濟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

下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剋剝之弊其

卷二

三

買辦上供錢糧一票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譚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掣括無餘那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

患使萬口同聲歡傳

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左臣等與天下臣民之

大幸也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奏章

卷二

聖

請發考選揭

臣等以考選一事陳竇至十餘次未蒙

聽納方當引罪自責豈敢復言但今事勢窮迫已

至萬分臣等備員輔弼入則愧心出則赧顏

自非懇求

君父計將何之今御史在內只有二人南京科道

各止一人各省各差大半闕乏而廣西且曠

至數年廣東遼東皆目前有事無人彈壓遼

東以奴酋驕橫邊備空虛需人尤急若復因

循不補恐紀綱法度日益凌遲禍亂之生又

奏章

卷二

共

有不止如近日所奏報者頃

皇上于臣及兵部之請皆

允檢發今又數時矣又有繼請者矣中外之望日

切一日

皇上之聽日煩一日天下之事日環一日臣等區

區血誠萬難自己故復冒昧陳竇若有一毫

市恩沽名之心則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神明臣等雖愚必不敢出此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一疏

奏爲殷憂日甚贊理無能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免曠廢亟採讜言圖修實政事

臣以樸遯下材濫膺

簡命備員伴食數月于茲雖兢兢勵不敢苟且

以負

恩私而行能淺薄才質疎庸實無尺寸分毫可裨

萬一每見大小臣僚條陳時事岌岌皇皇有

禍亂之憂輒慨然太息事

聖明之君叅輔弼之任而坐觀世界如此能不愧

奏

卷二

廿七

心頃接吏科給事中姚士慎揭帖臚列中外

危困情形更高深切而望臣等以轉移之術

死生去就之爭概其所言皆臣之所欲言其

所望臣尤臣之所展轉反側于衷圖之而不

得其方憂之而莫訴其苦者臣書生也不習

今事頗知古事古來致亂之故多矣然未有

上下隔絕中外乖離處處隱憂人人語難如

今日者十餘年間亂端數免皆幸而無事今

西南東北夷孽並興建州遺孽尤稱雄黠道

路流傳甚有侮慢窺伺之意加之稅使誅求

邊人怨憤控訴無門勢將走虜外訐內叛將

何以支

國家大計不過兵食兩端今日自京營以至九

邊兵籍雖存空名無用每名額餉又苦不敷

遼劑宣雲之間流言西布邊臣拊膺計臣束

手累疏籲天終不得請此何等事而泄泄若

是大臣言官所稱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無者

今九列共止數人又強半卧病御史閭署止

有二人巡差半闕綱紀陵遲向日積廢諸臣

老死牖下茫無

奏

卷二

廿

賜環之期

皇上試思一旦有事中外何人可以倚仗何項錢

糧可以動支何處兵馬可以殺賊何方百姓

知感

朝廷恩德可以得其死力念及于此豈不寒心往

嘉靖時倭以數千之衆蹂躪東南揭天下之

力更十餘載而後撲滅虜一闕郊關

肅皇坐齋宮召問群臣禦虜方畧皆莫能置對勤

王之兵燹集城下而不敢發一矢維時公私

芻蕘法令脩明軍實未墮庶官無闕而狼狽

已若此矣使在今日又當何如

皇上端拱穆清所托重恃力實臣等二三人天下人鬱結無聊不能自通延頸跂足望有幹旋亦惟臣等二三人臣初至時二臣喜臣之來謂如車之有輔家之有亞族相與計畫回天殷勤補續意氣甚銳顧未幾而臣賡以病告矣今臣廷機又求去矣豈無戀

主之心豈無報恩之念而忽然若是則二臣之苦心與臣之薄劣無足爲二臣助亦槩可見夫爲臣子而避怨辭艱惟身名是恤固義之所

事

卷二

二十九

不敢出也若不量時度力隱忍浮沈以負恩誤國亦心之所甚不安也以臣自度積誠感悟力所不能票擬尋常無須贊助臣之當去固已百倍于二臣矣而又多病蚤衰癆疾痛楚每一瀉血輒至數升屢勉出入非但無顏亦終顏什伏望

聖明憐察下情允其休致母使遷延日久罪戾愈深臣之幸也至于

軫念時艱咨諏衆正弘開聽納之途亟講綢繆之策以維

宗社萬年基業則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寵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毋得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事

卷二

三十

乞休第二疏

奏爲天語彌溫臣心滋愧再瀝悃誠懇祈罷免

事臣以贊理無能自求休致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況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毋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奉

溫綸祗承無地感極涕零莫知所報惟臣求去之

意實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

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

能安處初不因士慎之言而萌此念也下情

奏草

卷二

未伸愈增鬱結憂懣困苦生意稿然卽欲扶

病入直而

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已庶官曠矣職何

以脩計臣問臣曰邊軍噪矣餉何以處臺臣

問臣曰憲署空矣晏宴各差急何以應諸如

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卽

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

臣乎入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今天

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

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猜

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二臣既已堅

卧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因海九州之望

顧影無侶呼

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

報

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亟

賜臣歸臣卽身先朝露敢忘

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且見忠悃補官考選等事俟朕許

覽裁度檢發因推官考選時言公言私煩責駘

激故此遲疑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

匡濟豈可忽然求去宜卽出入閣辦事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二

世二

奉

旨入直揭

臣自審庸劣無以報

國適因困苦遂欲乞身伏蒙

皇上再發溫綸諭以卽出而又明示以考選補官

遲疑之故且將檢發臣感激

天恩不敢再辭無以二臣方杜門候

旨閣直久虛臣萬不得已於今蚤

廷見謝

恩入閣辦事惟是二臣未出則機務殷繁既非臣

奏章

卷二

卅三

愚之所能獨當庶政未備則物情迫切又非

臣力之所能獨副碌碌因循必將隕越此臣

所以雖黽勉承命而尤不勝其恐懼之私者

也惟望

聖意軫念時艱亟頒

明旨將補官考選諸疏次第檢發如中有遲疑

特加乾斷誰敢不服仍

諭二臣蚤出供事庶臣得有所憑藉追隨少效犬

馬之力而丁罪戾亦稍逭矣臣不勝感戴懇

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入閣贊襄朕心忻慰其補官考選

等知道了候旨次第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卷二

廿五

請同官入直揭

項臣臈臣廷機俱以人言求去只臣一人在閣辦事竊念政本重地關係匪輕每日稟擬多軍國大計一有差錯非但不便施行即傳之四方亦爲不雅臣本書生受事日淺朝綱政務夙未練習若非二臣領袖差錯之愆勢必不免臣不足惜其如誤國家之事失朝廷之體何哉今二臣已奉

旨慰留更望

聖明諭令卽出母杜門日久以致誤事或

卷二

廿五

俯從二臣所請寬鄭振先范汝梓之罪以安其心而速其出尤甚便也至于稟擬一事從來皆首臣主張其餘協贊惟首臣請旨則在直者暫爲代擬間有重大事情仍送首臣詳定此舊例也自二臣被言臣廢遂具稿將一應本章令臣擬票臣雖冒昧供役心甚不安蓋母論差錯可虞而于事體亦甚戾矣伏望

聖明并諭臣廣仍舊擬票其諸尋常事務可以代擬者臣方在直自不敢辭亦彼此相成之誼也年來治理壅塞凡百艱難舉在時朝上夕

報之常規今皆成轉日回天之事業人情囑

囑中外交責臣等欲辭不可欲爲不能踟天

踟地無以自容度日候時將何爲計雖有標

慨報

主之熱心亦至是而寒雖有貪戀富貴之俗心亦

至是而淡二臣對臣每相憐相戒毋相留行

臣同官同好豈不相信而敢復以此相苦良

以

機務所關不容漫視先公事而後私情臣固所之

審矣伏望

奏

卷二

廿六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之情曲念所以留二臣之道

將緊要本章如補官考選等事屢允檢發者

亟賜施行毋復遲疑以虛

明旨卽臣等一息尚存敢忘圖報臣不勝激切祈

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處邊餉稿

臣等竊見近日各邊疏請兵餉皆情詞危急而剿邊宣大尤連章累牘訴苦告窮心欲嘔而語欲涕凡在聽聞無不動念臣等子細詢訪皆云邊軍無糧日久盡向撫鎮司道及管糧郎中環擁泣告各官懼其為變多方曉諭使之安心而曠日經時未見給發終難以望梅畫餅之空譚而安枵腹待哺之戎伍鼓譟之禍匪朝伊夕無之點虜窺邊累謀入犯近日喜烽口諸處警報屢聞凡此饑軍豈堪防

卷二

廿二

禦解欲督率誰肯向前昨見宣府撫臣揭帖又謂將今歲市賞之費那借給軍轉盼秋後又當開市並無別項錢糧可以抵補大半之性易動難馴市賞無資將何撫馭邊疆之費殆有不可言者矣似此事情皆安危所係急於燃眉寧容泄泄坐觀不為之所伏望

聖明儉發帑撫諸臣之疏

勅下戶部今尚書趙世卿連出會九卿科道從長計議如何那借以救目前如何區畫以垂永遠斟酌上請恭候

聖裁是今日萬分難緩之急務也臣等伶仃困苦

力盡計窮敢謂微言足回

天聽惟是安危大計不忍不言萬口沸騰歸罪臣

等亦不容不言仰祈

聖慈俯垂憐察臣等不勝悚息懇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草

卷二

三六

請處分遼事揭

臣等頃接制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暴虐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劫挾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送回軍民洶陽難解散陰尚結聯難以撫釋等因臣等見之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

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暴于地方亦不可

得自當靜聽

奏章

卷二

三九

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

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沸騰人

人疑懼若非

亟頒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

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兼

之點虜疫夷聞我內蒙必相煽誘我之軍民

計出無聊必圖外向一夫猖謀萬衆響應竊

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其爲

宗社之禍尚忍言哉夫激愛之事盛世所不宜聞

一之爲甚而况三四今遼東之變不數月間

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

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剝膚未

足云急尚可置之罔聞付之于不足問哉又

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

理今戶部不敢問及

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

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饑軍合于亂衆臣等更

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勅一道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

檢發戶部借餉前疏

奏章

卷二

四十

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

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等不勝瞻息稽首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同官入直揭

臣惟臣賡臣廷機杜門日久頃蒙

旨慰留而二臣尚未即出臣隻身入直才然無侶

無以痔瘍苦楚溺血淋漓委頓呻吟幾無生

趣

皇上奈何以綸扉重地使一妄庸書生支離楚楚

于其間耶今封疆多事警報時聞遼左軍民

激變未靖糧餉久缺戎伍沸騰督撫諸臣移

書告急者日三四至其言皆如蹈湯火望人

解救似此景象固非二臣堅卧之時矣况自

奏草

卷二

四十一

臣一人入直已再旬餘

綸音愈疎庶政愈壅非但考選等事唇焦舌敝望

服徒穿即其他章疏稍有關係者皆一槩

留中臣之劣罪已自畢見若非二臣速出夫輔將

見

朝綱政體日壞一日臣之罪過日增一日少有

人心能不愧懼此臣之所以切望二臣以日

為歲者也臣每接諸臣疏揭多為臣等忠告

其淺者則望以補牘開陳其深者則望以積

誠感動臣聞陳無效感動未能情急計窮不

于此時號呼同官更將何冀伏望

皇上亟諭二臣促其速出左提右挾天下事或尚

可為臣進則協恭退則止足不至孟浪愆愆

負

恩誤國其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稽首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卷二

四十二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擬票臣觀本
中稱科臣宋一韓所論新推雲南巡撫薛夢
雷乃係彼中士民公舉及自請給假等因臣
與夢雷同鄉跡涉嫌疑不敢擅擬而臣賡臣
廷機亦杜門日久臣不能強當候

聖明裁斷以服人心至于時喬清謹

皇上所素知目下大選會推事急亦應候

聖明裁定以便遵行但臣又恐過煩

奏草

卷二

四三

聖心謹擬一票不知當否統乞

上裁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救王同知邦才揭

臣等聞有

旨以高淮奏同知王邦才貪酷殘害逐殺稅使劫
攘錢糧等情遂

命錦衣衛差官校柵械來京究問仍令督撫官嚴

追錢糧解進濟工臣等聞之不勝驚駭王邦

才之事臣等一時不能究其原由但自高淮

取回中外歡呼謂遼人方有更生之望而猶

恐其疑懼未釋地方官難以諭解臣等方請

聖明亟下德音安此反側今一聞官校入境數十

奏草

卷二

四四

萬軍民必謂

皇上震怒不赦其罪其為叛亂萬萬無疑凡遼東

殘弊之區被高淮剝削十室九空淮之錢糧

已盡撥回毫無遺失乃反令嚴追賠補剝肉

剝膚終不可得徒促之使亂耳此

旨必行則禍變之生必在旦夕遼東一鎮必非國

家之有他日縱費千百萬錢糧亦難收復此

臣等之所痛悼而萬不容已於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將

明旨收回毋使傳布以挫人心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奏章

卷二

四
五

論時事疏

奏爲感觸近事敬述愚衷仰祈

聖鑒以重政機事臣入直無事日取

皇上御極以來

起居注莊誦繼聞至萬曆十六年以後大半皆

閣臣辨謗之章與

皇上慰留之旨蓋二十年間惟臣王家屏以忤

旨疊歸免于人言其餘無一得免臣不覺喟然嘆

曰政本重地輔弼重臣而蹈瑕蒙詆一至於

此豈

奏章

卷二

四
六

聖代之光國家之福哉已而思之諸臣雖品格不

同行業各異然豈無忠貞端亮足任股肱謹

慎小心能自愛惜而樂惟口語動涉風波其

故謂何于是反覆推尋窮極原委乃知諸臣

之志實不得行而天下之議實有所由起而

難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雖多然其大端不

過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滯夫章疏者下情之

所由達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語

言不可啞啞若章疏停留則上下隔絕無以

自通而輔臣者身處禁近爲朝廷腹心若不

奏章

卷二

四七

爲之通其塞而達其情則凡有結轡淫鬱孰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轉相摸索此議論之必不能免者也至于人才則人主所恃以分猷共理以治安天下譬如人之有口鼻耳目手足有一不備不可以爲人若人才壅滯則天下事誰爲效力彼高之懷忠抱誠思自表見下之欲竊升斗以自潤者皆不得售而輔臣者方然高官厚祿自處于尊懸之地人孰能甘此亦議論之必不免者也更有大者自古人臣或事庸常之主則人尚

能相亮以爲轉移匡救之無機又或信任不專禮貌衰減則已亦可自委以爲方枘圓鑿之難入今我

皇上總攬乾綱恢弘治理

神聖英明之質固三代以後之所無其敬禮輔臣推心寄腹三至之矜不投十行之札時下元首股肱之誼亦三代以後之所無夫事如此之

君蒙如此之眷遇而欲嘵嘵自白于人曰吾力不能爲非但心有不忍卽天下後世之人誰肯

信之無可奈何于是自安曰臣子職分爲

君父任怨任謗而已無恤身名而已夫怨謗在臣子而有益干

君父此固所禱祀而求也苟以臣子之怨謗而反累

君父之焦勞則何如無怨無謗之爲愈乎若無恤身名則亦萬不得已之說非出自本心今有人譽臣曰忠

君愛國無負

春知臣雖不敢謂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譽臣

奏章

卷二

四八

曰碌碌浮沈負

君誤國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夫豈獨臣即

皇上之溫綸重疊褒嘉臣等固亦爲其身名計矣皇上欲予臣等以名而臣等乃不能竭力效忠以

二帝三王之名歸之

皇上此尤天下之責望而議論之必不免者也天子之威令無所不行而獨于衆口衆心有所不能奪

皇上試思二十年來爲輔臣費多少周旋用多少

氣力而輔臣終不能自脫于是非毀譽之場
靡容于進退去留之際而彼其求多于輔臣
者天下且群然譽之爲慷慨爲敢言往者毋
論卽今日臣所追隨之二臣其人品行業豈
不卓然足爲一代之鴻鉅亦豈不灼然見信
于

聖心而頃者之被言天下人莫敢爲白顧反連章
累牘爲言者左袒此何故也天下人以回天
轉日之事盡責之輔臣而輔臣處勢之艱難
情事之困苦人固不能盡知卽知之而亦不

奏草

卷二

七

相恕也以臣愚慮今日事勢已當極屯極否
之時苟非有所改絃易轍以少厭塞天下之
望而稍平其情則此地必不可居此官必不可
爲徒使臣等怨集謗興身敗名滅終無補
于國家之分毫且有大損卽臣等不足顧惜
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臣才質駑下視從前
諸臣萬不及一積愆叢詬富又甚焉每私自
念天下之愛臣等者無過于

皇上臣等苟有苦情不以訴于

皇上更將誰訴而今日時事之緊急人情之所洶

洵責望于臣等者皆在

聖心無俟臣言

皇上誠慨然行一事則爲臣等減一事之紛紜早
一日則爲臣等消一日之罪過非爲臣等計
乃所以爲天下國家計也至若臣等之矢心
竭慮營職奉公庶幾不至顛覆隕越以辱
皇上簡用寵擢之盛心則尤所日夜兢兢不容自
弛者矣伏望

聖明俯垂矜察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卷二

綸扉奏草卷之三

條陳時政催發考選疏

奏爲時政愈塞禍患可虞懇乞

聖明矜察苦情

留神大計以解倒懸以光

聖德事臣日逐接得各處撫按官揭帖告苦訴窮

千言萬語其大較只是巡按缺官軍士缺糧

兩事最爲緊急卽臣與同官亦焦唇敝舌代

爲所請而

聖意未回

奏草

卷三

一

愚綸未渙臣廣又以考選事獨請邊餉事合請皆

未得報將以此事爲尚可報耶則耳目風紀

之司內資糾繩外資彈壓毋論極治之世言

路弘開卽極亂之世此官亦未嘗廢豈在今

日獨可不設至于草士月糧關係性命饑寒

追身則父不能有其子而能保嗷嗷窮軍甘

于餓死而不變乎此度之事理萬不容緩者

也將以

聖心爲未慮及也則次第檢發之命絡繹下頒而

頃有

旨取回高淮且言軍士披堅執銳卧雪眠霜九死

一生勞苦萬狀蓋舉邊戍所不能自言臣等

所不能代爲之言者

皇上已盡言之是

聖心軫念更爲深切者也年來

皇上每有溫綸輒云時事艱難推以臣籌之時事固

未嘗艱難也

皇上第一下德音而壅滯者立通廢弛者立振枯

槁者立甦枵腹者立飽天回地轉更無停留

雷動風行誰敢壅遏尚何艱難之可言乎而

奏草

卷三

二

必以爲艱難者是

皇上自爲艱難也

皇上不下考選則考選難矣

皇上不處軍餉則軍餉難矣考選難則紀綱無人

整頓而治理難矣軍餉難則邊臣莫措手足

而疆事難矣推之他事莫不皆然

皇上以難諭臣等固爲慰留之盛心臣等若以難

告天下必蒙推諉之大詬展轉思惟無可爲

說自臣隻身入直業已月餘始者數日猶有

可觀今則要緊本章百無一發日間稟擬皆

尋常套數之事一胥史而可辦者日求二臣勉出相與戮力以免曠官而臣廣伏枕涕泣臣廷機稽首號呼皆謂

上不見聽下又見疑世事日非人情愈迫既不能出又不得歸進退路窮生趣俱盡平日思報聖恩今事勢到此亦無奈何臣每聞之輒悽然淚下不忍聽其辭之畢也

皇上勉二臣之出而不用二臣之言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日增其困豈但二臣卽臣亦有心胸亦有面目豈能長出入

奏章

卷三

三

黃扉恬然無羞愧之念乎爲身爲名臣等固所不敢然身備股肱生觀時變漢若胡越則臣等亦有不忍使天下後世相與指名謂今日國家之亂由某人某人爲輔弼所致則臣等更爲不甘伏望

皇上俯賜哀憐將目前急切如考選邊糧二事先行

檢發更諭二臣卽出輔政他所奏請以次施行則人心翕服天下事無不可爲臣等犬馬之力亦可以自効矣臣不勝迫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悉見忠懇但今國事多艱正賴忠賢贊襄考選之事已有旨卽次第發行軍餉着戶部從長計議設法措處卿可傳示鴻臚寺堂上官宣諭二輔臣速令卽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奏章

卷三

四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等票擬內稱疾病日久欲俟大選臨時疾勢稍可方能遵旨供事仍以會推事重恐所舉未當請點用尚書右侍郎管理銓政又恐

聖明以前推數員日久事更議論不同請

旨會同九卿諸臣再推數員仍將前推內擇出數

員一併開列上請等因臣等知時喬稱病情

真但目前大選會推事急擬令力疾供事至

奏草

卷三

五

于尚書另推數員及將原推擇出數員非臣

等所敢擅擬但恐過煩

聖心謹擬二票上請恭候

聖裁臣又念銓務繁重乃尚書右侍郎久缺時喬

又久病不出百几事體委屬不便今日時喬

之情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者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庶司銓有人而時喬之進退去留

亦有餘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災傷揭

臣等連日接得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

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

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

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

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吁無不衝

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露屍骸涼涼滿目棄妻

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

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

河舟航偏于陸地魚鼈遊子人家蓋二百年

奏草

卷三

六

來未有之災也臣等讀之不覺潸然泣下曰

天之虐斯民一何甚哉惟此數郡實財賦之

區國家所仰給以為外府其租賦極重生計

極難每歲漕輓轉輸以供軍國不至乏絕皆

此數郡之民力也向時雖有災傷猶或此歛

彼豐是凶秋熟而民間嗷嗷便稱困苦矧如

今日滔天之水等於懷襄既奪民食復毀民

居無地無人不達其害其困苦之狀可勝言

哉聞諸臣發疏之後水勢日增未有底止而

各處窮民相聚為盜通邑大都肆行劫掠不

於此時速加斟酌多方賑助大破常格臣恐數郡生靈不但不得國家出力而且爲四方首禍國家不但不得東南租賦之利而且受其擾攘之害矣臣等非不知今日國計空虛軍儲窘急議蠲議賑皆未易談但事勢至此不得不爲悉心講求委曲措置卽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皆以桑梓之故移書臣等托爲求救于

皇上其危困窮蹙哀痛迫切之情殆不敢盡聞之天聽也昨守備諸臣公疏已蒙

卷三

七

皇上軫念批發更望將前後諸疏盡發該部令其籌度經營有權宜可行便計可用者悉爲酌量覆請而其他樸節之方通變之術有諸臣所未及者皆爲紆畫詳慮以共拯時艱豈非東南數百萬生靈願緩須臾之死延頸而想望者哉抑臣又有請焉世之盛也君明臣良陰陽五行無不順軌今年來變異層見叠生卽兩都重地樞紐四方而徂歲水災見于北今歲水災見于南

陵廟震驚郊圻蕩析此豈尋常細故而漫不加意

則真孟氏之所謂泄泄沓沓不至于危亡不止矣陳平言宰相之職在于調燮陰陽使百官各得其職而漢世常以災異策免三公今陰陽舛逆庶職空虛南北諸曹寥寥晨星而南臺省共只二人當此多事之日何以支撐臣等奉職無狀宜盡行罷免以塞天災更望我

皇上垂念天人之際毋忽安危之幾于諸凡政理大小臣工竭誠祈請者

亟賜施行庶幾轉災爲祥易危爲安豈但萬方臣

卷三

八

庶共感

天恩卽

九廟神靈亦皆動喜色矣臣等不勝涕淚哀鳴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救王邦才揭

前奉

旨拿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臣等深怨因此激變地方今幸軍民人等尚感

朝廷恩德只相率涕泣追隨爲二臣請命而不

敢遽萌抗拒之意昨接順天撫臣劉四科揭帖乃知地方官極力調停官校亦不出山海關方得無事今邦才獲陽不日且到矣臣等

誠願

皇上大普慈仁曲垂赦宥卽不然亦望照往年會奉章

卷三

九

行事例徑下法司免其打問則在二臣雖遭意外之禍尚蒙格外之

恩而在

皇上雖施不測之威尚有不枉之法亦庶幾少慰人情于萬一也自二臣被逮以來大小臣工

連章累牘所爲振暴高淮之罪而申雪邦才等之枉者固已不遺餘力臣子微誠終不能

動

天臣等待罪股肱惟當反躬自責豈敢煩瀆獨念今日災變頻仍陰陽舛錯亘古未有自非朝

政乖違人心鬱結何以致此匹夫匹婦之冤能使六月飛霜三年不雨矧全遼百萬生靈被高淮荼毒怨聲憤氣未能發舒而奈何復使邦才等以遼人之故桎梏繫累含冤灑血于詔獄之中哉其爲重民怨而干天和甚不細也臣等萬不得已昧死竭誠伏望

聖明俯垂

俞允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奏章

卷三

十

請東宮開講揚

臣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

元良睿質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宜講學親賢增修德美而往歲優游曠歷年歲天下之人私相揣摩以爲深宮之中所近何人所營何事不勝過計之私而歷稽前代舊章及聖朝家法又並無

東宮講讀久輟不舉之事此皆

聖心之所洞照也臣等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輒連奏章

卷三

十一

章懇請至爲煩煩未蒙

俯允而外庭不知率疑臣等之不請夫請而不得與不請同臣等備員輔弼受

國厚恩日親

宗社大計關係若此四海人情盼望若此而任其悠悠不能力爭其爲罪委無所逃今溽暑已退秋氣漸深典學乘時萬難再緩若復因循停輟仍如向日此無論臣等負愆溺職無辭以謝天下而于

皇上平日惓惓貽謀燕翼之盛心亦大拂矣臣等

爲此敬竭愚誠謹擬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

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奏章

卷三

十一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奏爲時事愈急獨力難支萬不得已竭誠籲

天仰祈鑒允以重政幾以免狼狽事臣至愚極陋

猥蒙

眷知未能報稱豈惜捐糜顧臣賡臣廷機先後陳

乞獨身入直業將三月中間票擬多欠周詳

事體多欠檢點皆荷

聖慈包容不加罪責臣猶得藏拙匿愆苟延時日

惟是事勢艱危至窮至急非臣謏劣所能支

撐不得不冒死爲

奏

卷三

主

皇上言之自古災異之生說者謂天心仁愛然不

過日月告凶星辰變異之類猶是以虛文誑

古今乃舉天下財賦之區東西數千里盡爲

馮夷所據人民漂流死徙不可數計臣每讀

各處報災之疏輒爲隕涕每日出入長安門

各處遺民匍匐至京哀號望救于

皇上者又輒擁臣之與率臣之衣責臣以轉達

天聽臣每掩袂過之自江淮以北如陝西河南等

處又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彼苦有餘此苦不

足則是今之天下幾無一處樂土百姓從何

安生官司從何設法明歲邊餉錢糧從何措

辦其爲災傷實從古未見頃者頻奉

溫綸議調議賑人情鼓舞歡若更生然而無米難

炊捉襟露肘若不及今多方講求臣恐北方

無食南方無民邊兵枵腹內地拋荒其相挺

爲盜理勢必然將不知國事之所終也目前

奉宣

德音查勘料理全賴巡按一官而考選一事經今

已及三年臣等揭請至爲頻煩卽臣賡頃者

獨力苦請亦已屢矣其於地方乏人種種窮

奏

卷三

南

迫之狀無復遺說臣又何言獨念

明主待臣固用其力亦惜其私股肱耳目原是一

體若執之如仇雖輕之如草芥消磨摧折無

復憫念之心此非但國家不得賢才之用而

于

君臣上下之情亦大忽然矣古稱帝王盛節曰愛

惜人才曰待士有禮而入臣尊君輒謂之天

以天能覆蓋長養萬物使遂其生苟萬物枯

稿天不加澤將何以奠高卑之位成清寧之

世界乎今

聖壽屆期嵩呼雲集萬國臣民共逢嘉美而獨此千百待

命之臣無職無官逍遙于長安市上前路欲窮壯心盡沮雖士各有志無所忍尤而

皇上如天之仁亦豈能不動念乎非獨此也臣等

備員輔弼

皇上所責以啓沃謨謀命之曰政本者而自待罪以來未見有涓埃塵露之微足以自貢其誠而少伸其效聞之往事閣中疏揭甚稀無有不報故

蘇軾

卷三

十一

上無煩賞之嫌而下得盡贊襄之力今外廷章奏既十九留中不得已希望于閣中之疏揭十是疏揭日多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實愈輕愈煩愈厭至于今日則閣中之疏揭亦無以異于外廷之章奏矣而自疏揭之外又無可以自通于

皇上者天下之責望臣等彌甚于同時而臣等之感動精誠無加于往日斯已困矣又况閣中從前皆謀斷相成彼此相濟無有一人獨任之理今二臣屢奏

溫綸堅卧不出臣廷機又以生平相知日來追臣

爲擬票放歸臣極力苦勸而其意不回乃至

頻形章奏反啓疑端臣甚尤之然猶委于情

之不得已也乃臣廣以惟嚮元臣身任天下

目前病患調理已痊奈何久淹私第自春及

秋尚無趨朝之日乎昔周之盛也詩人美其

臣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其衰也則曰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由是觀之群工戮力庶職

修明治之象也上下離心人情懈弛亂之徵

也今九列空虛百司廢曠叢脞之形已成倒

蘇軾

卷三

十六

懸之急莫解甚至綸扉重地乃使寥寥一人出入其間瑣尾蕭條不成體統真有如言官之所陳列者矣臣智力短淺雖有憂時之心終無回

天之術真病而不敢言病真宜去而不敢言去真

不能爲而不敢言不能爲悵悵奄奄中焦如

火往舊因循竟成誤國之罪伏望

聖明先賜臣歸使得苟延殘生少安愚分責令同

官蚤出供事力拯時艱更念臣庸庸請發考選

之疏實其一念惻欽之朴忠萬分難緩之事

勢

速賜允俞以慰其心臣幸大矣臣以入直無人憐
強顏出入願望

處分以日爲歲情事迫切不避煩瑣臣不勝負罪
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爲君爲國忠勤勞
悴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發
考選之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林華

卷三

七

宜諭同官復命揭

臣頃以災傷可虞考選當發請

諭二臣速出贊襄伏承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爲君爲國忠勤勞
悴卿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
發考選之疏該部知道欽此臣卽稟奉

溫綸傳諭二臣以

主恩不可辜負國事不可耽延誼當卽出以慰
聖懷二臣忠

君愛國實其夙心其勉遵

奏章

卷三

十八

嚴命速出佐理當不待臣辭之畢矣惟是考選一
事

皇上欲二臣之出以待檢發而人情僂望若願

皇上旦夕速發使二臣之出而無庸待者當萬國

萬呼之日二臣得率諸臣舞蹈千班行則獻

壽之典益光乘人心鬱結之秋諸臣得從二臣各

修其職業則中外之情盡暢群工輯睦辰氣

消除豈但我

皇上無疆運祚從此愈培其所以光寵于臣等造

福于天下國家者更不淺矣至于臣猥蒙

任使未效分毫日間所供皆尋常職業有何勞悴

足許忠勤獨念人臣事主義專報國何恤身

家死臣一介書生叨座過分身既遭逢家示

溫飽若無為

君爲國之心則真大馬禽獸之不如矣此臣所以

律誦

綸音益增感激而復慙慙效其愚衷者如此蓋真

以此爲今日爲

君爲國之第一義而非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也臣

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奏草

卷三

元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仰推

德意疏

奏爲幸際昌辰仰推

德意敷陳用人急務懇祈

允行以光萬年盛治事頃者蒙

皇上沛發綸音將考選諸臣盡皆授職一時言路

濟濟蒸蒸朝端增色士類騰歡以爲國家景

運方開

聖德自此益新天心自此益祐

萬年無疆之福祚自此益引益長蓋數年以來人

奏草

卷三

子

情之歡欣鼓暢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臣等備

員輔導不勝慶幸已又思之

君父有美不能揄揚臣子之過也能揄揚矣而不

能將順擴充以助成其美亦臣子之過也今

皇上之美多矣臣等之所欲將順擴充以少助于

萬一者其大端有三請頌言之

皇上頃者點用南北卿佐及巡撫各官矣臣等喜

曰此任賢之美也然吏部尚書統率百官左

都御史職司風紀缺皆數年矣雖署事何人

不敢苟且願位任輕則衆心不肅事權重則

獨力難支此二正卿不當亟補乎至于劍建
總督提衝三鎮控壓諸夷關係何如而福建
貴州撫臣皆候代日久陳請頻煩此三督撫
不均當亟補乎

皇上誠將此數官速行簡用以及南北大僚次第
點發則中外責任皆有擔當天工亮而庶績
熙唐虞之治可立見矣

皇上頃起原任撫臣王汝訓于家爲南京刑部侍郎
矣臣等則又喜曰此求舊之美也汝訓往
嘗蒙謫罷歸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用而猶恐

奏事

卷三

主

其不用汝訓用則凡此廢棄諸臣人品行業
足方汝訓者孰無彈冠之恩拔茅之慶乎天
生賢才不可多得苟取忤于一朝而沈淪于
終世甚爲可惜誠宜及今令吏部擇其尤者
先請收用而漸及其餘是亦所以增國家之
光而廓

天地之量也

皇上頃逮同知王邦才等而不發詔獄矣臣等則
又喜曰此赦過之美也邦才等以高淮構陷

禍

雷霆之威孰不震恐今官校到已數時金吾未索
明有臣等竊窺

聖心亦必憐二臣之無辜胥寬釋之後命矣先年
皇上出馮應京華鉦曹學程等于獄海內歎呼之
聲于今未已自滿朝薦逮繫以來人方日夜

望

皇上以有應京等者而宥朝薦其可復益以邦才
等乎今當萬國呼

嵩普天同慶之日而獨此二三累臣抱向隅之痛

諒非

奏事

卷三

主

大聖至仁之所忍也此臣等之所以敢爲三人請
也此三事者臣等皆因

皇上之已行而推廣其未行且知

皇上之必行而特贊其速行以爲蚤一日則增

皇上之一日之美名添四海一日之頌聲非敢有獻

譽市恩以資

君父之聽也

皇上如俯鑒微誠

慨行採納將見朝無曠位野無遺賢獄無冤繫太
平雍熙之氣象在指顧間矣豈非千萬世之

一時千萬人之共願哉臣等不勝歡欣企望之至奉

聖旨卿等所奏周詳遠慮國計邊疆悉見忠誠懇切簡用尚書和御史等官統率百僚職司風紀委非欠缺待朕點用檢發其原推尚書總督等官着吏部各再添推一二員共前推的一併寫來點用其餘諸事已知着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奏章

卷三

三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臣等邊章累牘懇請至切卽今入秋以來請補講延侍班講讀等官請擇日

出講疏已再上未蒙

批發今秋已過半天氣清和正宜講學此時若再因循則轉眼之間便是嚴冬而今歲開講又不可望矣臣等常私相擬議謂

皇上聖知聰明萬幾庶務有群臣積思窮力而不

奏章

卷三

三

得者一經

聖斷動中機宜此雖

天縱英資乃

冲年講學寒暑無間功自不小豈今日

東宮之學額可緩耶若恐

膚質過勞則臣等以爲

出講稍遲休息稍蚤儀文稍畧亦無不可此又事

之有益無損而于我

皇上慈愛之盛心貽謀燕翼之遠圖且無盡矣臣

等項以

萬壽

千秋昌辰不敢實請今謹擬得本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

皇太子福王俱出開講并查前次補官疏揭統

賜檢發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三

謹

封還吏部求去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爲哀病求去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以理銓政臣等竊惟時喬著銓

清謹

皇上所素知其求去懇切雖以衰病爲辭亦見銓

政繁難不能獨任陳乞煩煩情非得已臣等

前此稟擬

慰留亦已屢矣今時喬又苦苦欲去而尚書右侍

郎又未蒙

奏草

卷三

三

點用臣等欲擬留則重違其意欲擬放則典銓無

人計無所出敬將原疏封

上恭請

聖裁仍乞將尚書右侍郎

亟賜簡用則銓政有寄而時喬之進退去留亦餘

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竊惟各處巡按缺人已極蒙

皇上慨發考選人情欣慰以爲可朝拜官而夕奉

命矣乃都察院題差諸疏一繫留中即已經

點用者亦未蒙

發下今都察院又催請矣臣等或杜門求去或扶

病人直不敢以一揭言事者業已月餘豈敢

爲諸臣陳賁但地方關係勢難停遲不敢不

冒死爲

皇上言之伏望

奏

卷三

三

聖明亟賜檢發至于吏部右侍郎福建巡撫二官

在大僚中更爲緊急併乞

點用此實目前之至切至要者也臣等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寬卿等奏知道了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止

皇親庄田揭

伏蒙

發下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槩爲李誠銘

欽賜庄田仍當官爲徵租不應從其陳乞該內傳

聖諭着自行管業今臣等擬票臣等惟此事已奉

成命義當將順但

皇親庄田自

祖宗以來竝無自行管業之例故戶部以職守所

關不得不行執奏中間所引皆我

奏

卷三

天

皇上屢旨申飭極爲森嚴臣等前此尚未知其詳

細今觀奏中

禁例如此昭章事體如此明白豈敢復冒昧票擬

以壞

祖宗之法哉極知我

皇上孝奉

聖母無所不用其情凡爲臣子孰不欲委曲順承

惟是此事關係既大議論復多臣等再三籌

度不敢妄擬敬將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條陳時政疏

奏爲時事艱危病臣困急救切籲

天俯垂憐念事臣聞天下有必至之勢因其未至而忽之則其憂必深天下有共憂之情以爲不足憂而玩之則其患更大今日天下之禍患蓋可謂必至而共憂者矣南直隸及江浙湖廣各省爲洪水津沒至今未退數百萬生靈轉徙流離未有還定之日此亦二百餘年僅見之災也近蒙

聖慈軫念多方蠲恤中外歡呼更生有日惟是征

表二

十九

權之令未除採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哀此子遺豈堪腹削苟非大沛

皇仁終難盡瘳凋轍事變之生尚未可量矣六曹

九卿

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一日曠官則一日失事

年來卿貳寥落已如晨星近又累牘連章稱

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速

賜處分使其進退分明公私各便今十九留中未

奉

宸斷間有一二曾經票擬者亦復不發至于卿寺

科部諸臣率皆如是政體朝綱屑越已甚加之虜酋跳梁邊報警急一旦突犯深入如嘉靖庚戌故事誰爲

皇上制勝運籌誰爲

皇上分憂恤患是能不爲之寒心乎太倉者軍國之所恃以立如人身之有血脉不可一日枯者也今老庫懸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不謀夕至于那移馬價罔藏俱空而日者劉鎮報警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傍徨莫知所措此在賦額未虧漕供無闕之時

表三

三十一

已如此矣延至明歲何以支吾近言官條陳事關兵食亦皆不報

皇上試思此等貨物豈真有天降地出鬼運神輸

以供國家之用耶豈真守邊之士能殄風吸

露忍死耽饑以從事于戎馬之場耶此實臣

之所未解也頃八月間留都天鳴一月不止

中外惶惶以爲異變占候事應之說臣所不

曉第觀目前世界民窮財盡如此朝列空虛

如此百務廢弛壅塞如此而欲僥倖無事苟

延歲月之安萬無是理國家承平二丁四十

餘年矣稽之史冊千載一時無平不敗無往不復凡有心知無不悼懼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而不念及此乎臣一介書生擔負至重徒有憂時之心實無匡時之具同官二臣又久卧不出其觸藩維谷之苦清難以言述即臣孑然一身復嬰血疾重以痰火胃腸飽脹寒熱交攻飲食損廢奄奄餘息亦不知能有幾時徒以閭直無人制匄供事呻吟痛楚兩房各官閣中諸役皆所目見似此羸病之軀一旦有事安能爲

奏章

卷三

三

皇上效犬馬之勞當勸勤之任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萬不得已哀懇

皇上察臣孤苦之情深惟

宗社之計將惟稅盡收採木暫罷諸凡不急之務悉皆停免以固結民心使有樂生之望其卿貳大僚及各處督撫遇缺必補間有富去當留蚤行

裁斷毋使遲回惟仰以誤國事仍

勅下廷臣各抒石畫講求裕財節用之方以收疆兵足食之效而我

皇上亦視宮中府中通爲一體有可樽節毋新爬搔綱維既飭上下相聯朝寧之間默然輯睦無有煩言則天鳴之變可消而雖有南災北警亦可以無患矣若泄泄悠悠日復一日禍徵既成天下之人必歸罪臣等

皇上亦必咎臣當日之不言爲負

愚慮若

皇上復以爲過計付之罔聞則願首先罷臣俾免

奏章

卷三

三

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

君父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忠君憂國謀猷遠慮至意各省災傷恭慶困苦流離宜恤昨已有旨留銀賑濟俾民得沾實惠卿開陳諸事朕已知道其補卿貳大僚各處督撫檢查點月軍士守戍餽餉請餉着農卿設處元輔次輔久卧在家調理其疾已瘳且

聖母萬壽節在邇着鴻臚寺官宣諭出營裏夾

輔共濟時艱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卷三

卷三

三

請發兩廣總督揭

今日蒙

發下兩廣總督戴耀一本大約以被論乞罷臣前

日已於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論劾本官

疏中稟擬罷職爲民未蒙

發下惟本官在地方日久兩次拾遺屢經論劾近

又以欽州失事攻之者多至謂當與陳用賓

同罪留之地方委屬不便若仍前容恐不行

處分竊恐兩粵之事日東一日而本官之見攻亦

日甚一日臣等莫知其所終矣今本官自行

乞罷相應

俯從如

聖意以前擬爲民過重則臣等謹再擬一票令其

冠帶閑住仍錄前票同上恭候

聖裁至河南巡撫沈季文自到任以來並未開門

視事百凡事體廢弛已極中州重地豈宜撫

臣高卧如此近本官有疏告病臣等已稟擬

回籍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此實爲兩地生靈之至計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臣在閣辦事蒙

皇上連日發下章奏頗多仰見

聖明留心庶政興理有機不勝欣幸惟是同官臣

錫爵辭疏久已稟擬未蒙

批發在錫爵雖控辭甚堅然

皇上起之田野之間

恩眷甚隆今日有疏豈可寢而不報使莫測

聖意之所存哉至于臣廢臣廷機近日辭疏亦有

未發二臣忠赤

奏章

卷三

三五

皇上自能鑒知無待臣言惟臣獨出獨入既綿力

之難支多懼多凶又寸心之難訴統望

聖明俯賜檢發微獨三臣獲被

溫綸卽臣亦與有光寵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蒙

發下同官臣廢一本令臣稟擬前日有揭懇

皇上發同官三臣之疏今廢疏發稟臣不勝大幸

卽擬慰留

溫旨上請而臣聲偵知疏發卽遣家人到閣泣

請爲之擬放久力言其病勢沈篤人言日多

不得不去之情其所以責臣者甚迫甚切臣

雖再三陳說而其意不同臣亦無可柰何蓋

從來閣臣求去之苦未有如是之甚而從來

奏章

卷三

三五

閣臣之所爲同官留行者亦未有如是之難

在臣廢則非但平日忠

君愛國之風心不能自明卽今日投簪解組之真

心亦不能見亮在臣則非但殷勤挽留之私

衷廢不見從卽奉

命稟擬之

綸音廣且見怨此廢與臣之所以兩遭其窮也今

廢旣迫臣如是臣萬不得已將原疏封進伏

望

皇上斷自

聖衷特下

明旨則臣庶既自無辭而臣亦可以免于同官之
交謫矣臣不勝悚息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諭扉奏草卷之四

災傷賑恤揭

昨案

發下戶部題覆應天府巡撫周孔教災傷本令臣等改票臣等昨已細閱此本其各項款段俱已斟酌停當相應依擬惟念

皇上項於浙江災傷已發戶部拖欠買辦銀及兩淮存積鹽銀賑恤今蘇松各府災傷不下於浙西而地方之廣潤人民之衆多不啻倍之則賑恤銀兩斷不容已但戶部買辦之銀原

奏草

卷四

無所處有名無實而外間又無別項銀兩可以動支則惟有請

發內帑之一節耳此出於

皇上浩蕩之特恩而臣等又不敢遽擬今蒙

發下改票臣等再三籌度其計不得不出于此又

巡撫官原疏中欲將

上供袍段暫停一年或將三大運分作六小運其所寬于小民者亦多臣等今再擬一票不知

妥否統候

聖明裁定又昨戶部覆湖廣巡按史弼本亦係災

傷臣等亦已票擬依議今事同一體併望

聖裁

皇上一舉念一啓口數百萬生靈便有更生之望

其歡呼頌祝

福祚綿延亦皆歸于

皇上臣等實所深願而無所庸其力耳臣等不勝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奏草

卷四

宣諭同官回奏

該文書官冉登捧到

聖諭朕見近來中外妄言煩興尊卑凌夷綱紊
亂體統混淆是以將諸臣之疏留中方今國家
多事邊方擾攘大臣疑畏杜門註籍小臣譫然
逞臆橫肆是何國體正賴二輔臣協心共理豈
可因小臣誣害譖言故為身謀意欲高蹈且為
臣子大義豈如是乎何乃舍朕而歸雖屢疏辭
義難聽允卿可傳示朕意宣諭二輔速出入閣
視事為朕分猷贊化以副眷懷欽承之意欽此

奏事

卷四

三

臣卽恭奏

綸音宣傳

聖意計二臣自當奔趨入直仰副眷懷惟臣竊念
自近來議論之煩多致二臣相率以求去物
情震蕩政本單虛臣聖質素輕力何堪乎鎮
壓謨謀無補心徒切于寅恭幸我
皇上日月之明既足以燭煩囂之說天地之量又
足以容狂妄之流念國事之多艱勉輔臣以
大義

溫綸一漢泉志維新微獨二臣感激

恩私當竭忠于匡贊卽臣濫陪密勿亦荷德于
生成矣所有

聖諭尊藏內閣謹具回

奏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奏事

卷四

四

催請各項揭

臣等竊惟天下有必不可緩之事幾則必有不可停之章疏我

皇上留神治理卽緩者終亦未嘗不行而停者終亦未嘗不發但事幾所關有遲一日則妨一日者臣等不敢縷陳謹取目前最急條列數款恭候

聖裁

一戶部覆應天巡撫官勘災本已經兩次擬

票未蒙

奏奉

卷四

五

發下此乃臣等愚陋莫窺

聖意草敢請但本內有改折漕糧一款極其緊要目下正是兌糧之時若不亟頒

明旨則各衛軍必至地方責民交兌而各地方民

必謂已請改折不肯輸納軍民相持勢且生變昨總漕官亦言及此情甚迫切伏望

皇上留神檢發若臣等所擬未當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

一朝辭冊封陪臣候

命日久每日在長安門跪訴中國舉動實外夷觀

望以爲重輕且生向背今既許其封而又

遲留顧惜若印刻不與之爲得無爲外夷

所窺見乎且陪臣在此每日費光祿寺供

給亦自不少寒冬之時羈旅困苦尤當軫

恤者也伏望

聖明將前疏亟發其差官一節或如禮部所請或

查前例舉行統在

聖裁

一大僚近日寥寥已甚其寢急者如左都御

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右侍郎乃銓衡風

奏奉

卷四

六

紀與兵戎重寄豈可久缺不補而各處所

推巡撫官皆蒙

皇上點用獨福建巡撫缺且三年屢推不下新者

無人舊者移居境上濱海要區誰人彈壓

望

皇上將此數官

亟賜簡用而徐及其餘則中外布列而朝綱吏治

日以振肅矣

一各邊糧餉已極空虛而宣大撫賞市本亦

復告竭卽今夷情騷動之時隄防制馭豈

邊臣束手所能支吾乞將各總督巡撫請

簡本

亟賜檢發令戶部議處尤今日第一急務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章

卷四

七

災傷揭

今歲各處災傷極為重大賴我

皇上念切如傷屢發

溫綸多方賑恤如天之仁海內含生孰不頌戴今

日又蒙

發蘇松四府災傷本准留稅銀五萬賑濟其餘皆

依部議

聖恩廣大隨處克周臣等不勝欣服惟日前戶部

題覆應天等六府災傷本已經稟擬未蒙

發下此六府與蘇松四府共一巡撫官而以報災

奏直

卷四

八

先後分爲兩疏今蘇松已發則應天必不可

遲且蘇松有賑則應天又必不可無伏望

皇上併檢此疏亟賜發下仍照蘇松例給與稅銀

一體賑濟庶

皇恩無彼此之偏而窮民盡有更生之幸矣又浙

江三府

皇上先發買辦銀五萬又發鹽課銀五萬又發儀

真稅銀五萬共有十五萬之數較之直隸已

爲獨厚是或可通融斟酌于其間乎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處錢糧揭

臣惟目前最急一事無如錢糧各邊督撫連章告告又胎書臣等具述艱難危急之狀有不敢盡形于奏牘者前六月間蒙

皇上借發工部太僕寺數十萬金方支持數月今又盡矣聞太僕所貯近亦垂罄而臣在閣中連日接得揭帖工部又以撫夷二三萬金疏請兵部給發光祿寺又以進宮御馬監粟米等項數萬金疏請戶部給發然則今日諸司庶府無一之不空虛無一之不告苦訴窮欲此責望而終無所出也在京衙門已自如此又何以應外間督撫之求令軍士之不枵腹乎萬不得已請及

內帑而

皇上又屢以匱乏支用不敷爲言臣子卑微豈能強之

君父况內外一體亦何苦而欲括內帑之積以供外用實以今日事勢窮促無聊譬如大旱之歲泉源盡涸無處枯槁惟有所天降雨而已皇上縱未卽慨然亦當責令廷臣悉心計議共求

長策豈可坐觀其困漫然不爲之所夫臣子言事欲動

天聽或不無張皇至于帑藏之空竭邊軍之饑而思亂事理甚明無所增飾昨蒞遼總督王象乾又報軍士饑食連營放砲人情洶洶朝不保暮卽京師中亦無不危懼臣觀此景象安能默然伏望

皇上哀憐中外之苦俯從計臣所請不難割損以解倒懸併將言官條陳有關關計者盡賜檢發令該部酌量覆請仍廣集廷議圖所爲經久

之計可行之無弊者不至年年歲歲日日時時窮窘如此煩責如此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爲同官訴病揭

同官臣賡卧病日久臣尚冀其痊可協力贊襄近于十八日復感寒疾至二十日益加沉重其夜遂不能言語家人驚忙以三更時呼臣往看臣到則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臣令醫人灌藥解救至今未盡甦醒度此病勢倘得生還卽爲萬幸必難臆勉再出爲國家任事矣臣忝爲同官不勝悽愴伏望皇上先允回籍以安其心俟其調理稍痊然後就道

奏章

卷四

十一

天高地厚之恩臣亦均戴之矣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處置商人揭

今日蒙

發工部覆議商人困累一本令臣稟擬臣不勝欣幸竊惟自古

帝王建國皆以京師爲根本之地故必京師充實民人得所方成萬年不拔之基近年以來京民爲派商窮困十無一免哀鳴泣訴至不忍聞今蒙

皇上憫念垂仁特下部疏

溫綸一頒則百萬生靈皆有更生之望其歡呼鼓舞

奏章

卷四

十二

舞祝

聖壽于萬年願

皇圖之肇國者將聲徹于郊圻之內而歡騰于薄海之遠矣此真

大聖至仁善政第一事也臣歡忭之極謹卽擬票上

請惟此事須內外衙門共加體恤方足以副

聖心故臣所以擬責該部者亦甚切耳伏望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條陳時政揭

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者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卽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剿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或如嘉

奏章

卷四

上

靖時將令何人任堯鑄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求借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覓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稟擬此等草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爲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三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

爲鋪墊半爲釘骨干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豁墊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洵洵無可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沒臣廢以爲美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之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奏章

卷四

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病故輔臣揭

奏爲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棟報稱本官于本月二十九日酉時病故看得臣賡學行兼隆才猷素裕早侍

講幄啓沃之功居多後參

政幾贊襄之力不少迨于當國尤極苦心祇緣時

事之艱危忠猷未售復荷

聖慈之眷念去志莫伸遂進退之兩難致公私之俱困加之寒疾奄至殞軀二子幼孤諸孫在

奉

卷四

一五

遠惻惻旅邸深可憫傷所有應得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查例上請以彰

朝廷優禮首輔之意又其家人出遺疏一通乃其

病時所豫草者忠愛之忱亦可概見謹代爲

奏聞緣係病故輔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一疏

奏爲首臣淪逝閣務繁難懇乞

聖明俯從遺疏廣賜登廷以重政本事臣以匪才

濫叨

簡命受事雖僅年餘而自同官二臣請告以來獨

身入直居其大半維時閣事之大臣愚闇所

不能辦者猶得諮詢首臣彼此商確今首臣

沒矣臣廷機一味乞歸不問

朝政而臣錫爵又堅卧里中其來無期臣之一身

如摧翼之鳥飛而不前獨輪之車行惟恐覆

奏

卷四

十六

固已不勝其狼狽矣兼之中外多事

宮府久瑛倉庫盡虛封疆屢警昔人所謂三空四

重之病畢見于今日縱使夾輔有人臣維協

力猶懼不濟而奈何以臣庸愚揭當其任哉

故臣賡臨沒惓惓以再補閣臣爲請老臣憂

國之苦心臣深望

皇上之俯念也且臣之私衷又不但是輔弼之臣

從本稱位高任重位高者如臨千仞之淵其

足易墜苟非使之有退步之地則必至于顛

危任重者如扛萬斤之鼎其力易疲苟非使

之有息肩之期則終虞其禍履

皇上試思自御極以來閣臣之承

恩遇而善始終者能幾何人小者敗名大者喪身

雖人品行業之不齊亦以登進難而在事者

退步息肩之不易耳今一年之間連喪二輔

龍蛇方厄帷幄無光若不及今旁求名哲共

筦樞機而復使碌碌如臣者羈縻充數不敢

乞身進退既窮顛危立至臣一身不足惜其

如壞天下國家之事何也臣既讀賡遺疏深

爲有感而又與臣廷機計之皆以爲宜顧廷

奏事

卷四

十七

機方在求去未敢有言臣輒冒進其愚伏望

聖明深惟天下大計重念臣賡遺言

勅下九卿從公推舉

亟賜簡用其舊臣之忠貞夙負身繫安危者

特賜召用而又

渙發溫綸促錫爵之來諭廷機之出使仍舊歲

五人之數或加濫焉則衆正畢登而太平之

業端有望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疏

奏爲政本虛愚臣窘迫再懇

聖明俯察微衷

亟行推補事臣頃者因臣賡之歿具疏請添閣臣

候

命數日未蒙

允發臣欲補牘申請而前疏中所云時事之艱難

臣愚之困苦位高任重之可憂求賢夾輔之

宜急于公私之情已自詳盡語語由衷毫無

粉飾亦不能更有說矣總而言之今天下事

奏事

卷四

十八

百孔千瘡斷非臣一人所能補塞今天下人

情鼎沸紛紛斷非臣一人所能厭服臣之在

此如孤舟涉險惟憂同濟之無人如窮卒守

邊惟恐更番之不叠倘

皇上不加憐念復有遲疑則臣孱病之軀不堪愁

悶將復爲臣賡之續卽幸而未死猶玷綸扉

亦與臣廷機淪胥以溺而已其于國事不愈

壞哉臣情甚危臣詞甚苦伏望

聖明俯從臣請此非臣之幸乃天下國家之大幸

也至于枚卜之事則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國典在前公議在後臣誓不敢萌一私出一語以沽恩市德得罪于

君父貽議于衆口取殛于

宗社之神靈矣尤望

聖明俯垂鑒亮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草

卷四

二九

代同官求去揭

臣廷機杜門已八關月求去已數十章頃因

臣賡之沒心又感傷去念愈切臣寓宅相隣

朝夕相見每勸其勉出以副

眷懷而廷機苦言欲去之情不容不夫之勢托臣

以轉聞

天聽者其詞極哀極懇甚至于詬臣責臣謂臣無

休戚相關之誼也臣欲爲之言則失

皇上所以慰留廷機之心且閣中無人難徇其請

欲終不爲之言則見其情勢如此不忍默默

奏草

卷四

再三籌度竊以爲今天下事機極壅議論極

多關臣極爲難處非但廷機當去卽臣亦常

云非但廷機不能自安卽臣苟延旦夕亦終

不能自安此臣連日惓惓以推補閣臣爲請

者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之事體也夫惟

皇上難開臣之去則聞臣之勢愈窮閣臣之勢愈

窮則其心愈危懼而無措誠使閣臣欲去得

去以其身處于進退從容之地無觸藩維谷

之憂庶幾心志稍舒而體貌亦重其關係于

政幾殆不小矣臣之行能遠不逮廷機豈不

願廷機之留而事勢已極無可奈何惟願

皇上鑒臣私衷容與廷機同去不致爲留困苦以

誤天下事是臣之所以爲廷機計而亦自爲

計耳廷機疏臣已擬留而附臣愚衷如此以

備

聖明裁擇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奏草

卷四

十一

請補宮僚揭

照得

東宮轍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倅

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尤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

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傳新德左諭德

兼翰林院侍讀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

事朱之蕃俱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

授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院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顧天峻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量

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回坊兼

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授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

奏草

卷四

十一

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卷四

三三

邊務揭

臣在閣辦事接得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各塘報謂虜酋合兵七萬將以此月二十邊進搶又聲言有兵百萬以明歲正月進搶其虛實雖未可知然日前曾傳有進搶消息未幾果然則今日之報甚可慮也目前邊餉匱乏士卒饑疲驅之臨敵誰肯用命無以本兵未推侍郎久缺只戎政尚書李化龍署事戎務助勦何人協贊至于部院大僚節經吏部催請未蒙

奏

卷四

三

允補緩急需人更難措手非獨此也自來戎狄生心每窺中國虛實今夷使二三千人紛集關下見我九列無官諸曹盡閑又中外庫藏盡皆空虛甚至工部之犒賞光祿寺之供給皆彼此告窮東那西借窮蹙如此寧不爲其所輕而敢于肆侮哉臣恐邊塞之憂方殷而未艾也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臣每勸其計處艱苦稱無策人臣利害不過一身一家彼無可奈何則委而聽之我

皇上爲天下國家計

宗廟社稷計豈容晏然不加之意乎臣一介書生
負此重任

九重天遠下誠難達見此邊報甚切憂惶莫知所
措故不辭冒瀝私衷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勿至危急之秋方責臣之不言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草

卷四

三

惟請各項揭

臣惟歲序將新萬邦胥慶我

皇上悠久雍熙之盛福固自此日臻

光明俊偉之治功亦自此日起所有緊要政事中

外囑囑望于歲裏舉行者臣不敢縷瀆敢開

列上請伏候

聖裁

一政本卑虛臣愚一人將至誤事頃已兩疏

懇請未蒙

批發此雖

奏草

卷四

六

聖明慎重至意然事勢已窮萬不容緩所當

亟命會推以俟簡用者也

一卿寺翰林科道諸臣曾經人言及自行請

告者皆連章累牘情詞迫切而一槩留中

未蒙

裁斷非但諸臣進退路窮其于

國體亦甚不便矣臣以爲敬言者既當別其是

非而引告者亦當裁其去就肅朝綱尊

主權皆在于是乞將吏部題覆諸疏卽行

檢發其未經題覆者併發該部令其從公分別應

去應留以聽

聖斷亦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兩京大僚乏人已極內則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外則陝西三邊及兩廣總督福建巡撫更爲緊急臣等催請煩煩自知罪責但度之事勢有不容不言者耳尤望

聖明亟行點用

東宮輟講將及四年併侍班講官亦日久不補

奏章

卷四

三

人情洵洵皆歸咎臣等項者具揭推補各官非爲勸講計亦以舊章如此不宜久曠且以少慰天下之望耳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雲南事情揭

奏爲同官被言情甘同罪事臣廷機因雲南巡撫陳用賓失事言者以其同鄉疑其受賄庇護廷機具疏自明謂臣與之同擬

旨矣臣惟此事初起以滇南隔遠情形未詳而科

臣臺臣之衆劾部臣之題覆皆責用賓以戴

罪殺賊事平之日議其功罪絕未有以遠治

爲言者臣之愚陋實未能獨出一見助廷機

之不及也夫寧獨臣卽臣廢之見亦如是耳其後議論寢多臣等有聞遂擬用賓之革任

奏章

卷四

三

又其後該科參覆情罪愈章遂擬用賓之解問蓋前後票擬之故只是如此中間思慮之未周擬議之欠當臣等之罪委無所辭若以爲受賄庇護則廷機生平自負何如豈遂至此亦可以無辨矣失與人同事而不與人同謗心之所甚不安也况臣自五月以來隻身入直商確無人諸所擬票外錯尤多固有過泥乎舊章而未參之物議偶伸其獨見而無當于憐才臣之罪過臣獨當之寧有爲臣分者伏望

聖明將臣罷免以爲輔臣不任職之戒亟

勅會推以需簡用其關係治理甚不小矣臣以入

直無人猶報願供事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章

卷四

手九

論臣序遷疏

奏爲詞臣久滯勢宜疏通謹遵舊例量擬序遷

事照得翰林各官供諭思代言之職自前代

以來最稱隆重國家崇儒右文尤爲加意其

歷官遷轉皆與他曹不同往往有十五年

至內閣者卽臣廷機亦十六年爲侍郎臣向

高十七年爲侍郎雖蒙

恩拔擢而人亦不以爲驟今丙戌科已二十三年

尚有未爲侍郎者已丑科二十年未有一人

至三品者壬辰科十七年未有一人至四品

奏章

卷四

手

者亦可謂壅滯之極矣推原其故蓋以社稷

翰林官資俸久者他部卿佐皆可序遷近未

只吏禮二部其途已狹而今二部尚書侍郎

又缺其三詹事府缺掌印南京禮部尚書侍

郎俱缺屢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故昔翰林之官至二品三品甚易而今望四

品五品亦大艱難前路愈窮後薪愈積尚不

如他曹之官途徑稍多猶可冀望也雖諸臣

各安分義恬靜無營而厄塞既久志氣漸消

地望既輕煩言易起譬如鄧林之材不加灌

擬任其摧枯其何以克明堂榑棟之用哉頃蒙

皇上有愛惜人材之旨人皆歡躍仰見

聖心於翰林諸臣甚不薄也臣等查詞林典故有年深序遷之例卽前歲臣府題請亦蒙

俞允今謹遵舊例除養病未到及見在陳乞與資

俸雖深尚可少緩者俱不敢彙開外止將見

任官年勞最久王圖等量加陞擢開列職名于後其部堂大僚例由廷推者亦望

檢發以使疏通惟是

奏草

卷四

主

恩典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擬詹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協理府事一員王圖

擬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員吳道南

劉日寧

擬右庶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

員翁正春

擬左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一員顧

天峻

擬右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二員李

鵬芳 史繼偕

擬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回坊兼翰林院侍

讀一員朱之蕃

擬右中允陞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一員湯賓

尹

擬右贊善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一

員蔣孟育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四

主

誤傳虜警揭

今日臣入直忽聞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避虜臣隨遣人問之兵部乃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致此擾動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皇之情狀亦可槩見矣副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說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

奏草

卷四

三五

變盡皆離心誰爲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以各應况化龍今尚病卧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繼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卽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筆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

其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奏草

卷四

三五

請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署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令臣稟擬該文書
官口傳

聖諭內庫缺乏難以給發臣連日與戶兵二部臣
計議此事皆云大倉已空民間雜少有拖欠
皆以災傷難追且難應目前自

發帑之外更無別策而今日薊鎮督臣王象乾又
以書遺臣極言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而且生變中外人情惶惶岌岌朝不

奏事

卷四

十五

謀夕皆歸罪于臣謂生難事變誤國負恩臣
展轉思惟無以自解若

聖意必難發帑則必有別項措處足救此急而後
可不然虜窺于外軍變于內

宗社之憂非臣所敢任也今臣且據此疏所請申
飭京營添設哨探事擬上其

發帑一節更望

聖明再三籌度今日事勢是否危急該部庫藏是
否空虛別有何項錢糧可以動用或暫借帑
金令其日後補還

諭臣再擬庶可以塞該部之請而紓目前之禍患

矣臣萬不得已乃為此言非敢違

君父之命也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奏事

卷四

十六

東宮出講搗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已踰四年臣等每遇春秋無不急請

疏揭煩煩其辭已窮竭而無所復措矣天下之人但知

皇上之愛

皇太子遠過于古之帝王而不知其所以難于講學者出于何故即臣等備員密勿亦茫然

莫測

聖意之所存也以爲勞乎則平明而出移晷而入

恭草

卷四

三

不爲勞也以爲

睿德之已成乎則怠惰荒寧古人所戒不可以既成而遂輟也臣等亦知我

皇上宮中之教導時勤

皇太子之服習不怠然豈能如開銅龍親講席

其工夫有常而精神尤爲奮勵哉且人當盛

年元坐一室則血氣脉理無所動盪既非所

以養身而耳目心志有所遷移又將至于導

欲此皆臣等之所深慮而

皇上亦必念及者也今歲春氣和暖勝于往年正

宜講學臣等查得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皆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奏

卷四

三

條陳時政揭

臣侍罪綸扉日夕兢惕惟誤國員

恩是懼竊觀臘月以來章疏差通外僚多補仰見聖明留神治理太平可望中外臣民不勝欣幸惟是政本重地臣庸愚之資加以孤立鞭策不堪顛覆可俟頃者屢疏懇請未蒙

允發願望之私以日爲歲今邊事方殷物情震動本月初九日城外人民訛言相驚九門晝閉臣卽揭請

點用兵部侍郎及爲戶部訴錢糧之匱乏而候泰章

卷四

三

旨數日尚自杳然臣連日接諸臣疏揭多爲此事其亮臣者或以臣使倆雖窮而處心亦苦其不亮臣者若以近來凡事壅塞皆臣等漫然無所匡救臣每讀之且愧且憂傍徨若嗟茫然莫知其計之所出也姑無論其他卽錢糧一事臣等披瀝祈求不知凡幾而竊觀時勢非但內者不出且使外者復入承運庫督拖欠矣御用監請

瑞王之婚禮矣以釐空之戶部將何文吾勦鎮督撫諸臣疏請軍糧至危至急每當票擬臣

閣筆沉思終無他策不得已下之計臣非不

知計臣之無策猶之臣也職掌所關無可奈何及至計臣告窮又令設處設處不得又復

告窮展轉循環終無休已計臣之手足無措而臣之唇舌亦枯矣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尚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然則閣臣之罪真罄南山之竹猶不

泰章

卷四

甲

勝書也而欲使臣以一人當之寧不立見其斃乎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請補閣臣者非憚勞也蓋真度其力之必不堪而勢之必不可已耳伏望

皇上憐臣困苦俯賜允行併俞內外諸臣之請暫借帑金限以歲月令其補還庶人情稍安而臣亦可少逭罪戾于萬一矣抑臣又有請焉今九卿諸臣缺者未補補者未到其見在者或真病或引疾列署俱空不成景象而自卿寺以下諸臣因人言求去者一繫留中未蒙

宸斷以若有若無之官居不進不退之地既公私之兩妨以無可無否之意待一彼一此之人又是非之俱混廢官常傷政體其流之患將不可言臣下已矣如國家之事何此亦今日所當亟處者更望

等令吏部移文催其速來母得推辭延緩而兵部尚書侍郎又安危所關當亟賜點用其求去諸臣大者取自

奏草

里

去應留者留母令一槩杜門以誤國事天下
幸甚臣愚幸甚臣言已煩數自知煩資然千
衷懷鬱塞猶未能盡不勝迫切籲號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東宮出講揭

東宮出講候

金
餘未蒙

在廷諸臣連章累牘莫不以此事爲今日第一義

君父哉蓋真念

宗社大計關係至重不容默默已也今正月將盡

過此又是仲春春而不講又將至秋日月如流蹉跎已甚回思前此四年之間猶旦暮耳

奏草

卷四

122

寸陰可惜就將謂何臣等備員輔弼安得不任其責耶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三日皆吉伏乞

聖明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

亦皆久缺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左春坊左庶子

無翰林院侍讀傳新德右春坊右諭德無翰

林院侍讀額天堦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先
之蕃俱堪充講讀官制勅房辦事戶部山東
清史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寺范可愷
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者相應量陞吳
道南量陞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峻量陞左庶子李騰芳
史繼偕量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
蕃回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愷向經侍書
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
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奏事

卷四

聖旨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請發兵部尚書解本揭

頃兵部尚書缺蒙

皇上點用李化龍極爲得人但化龍辭本未蒙

發下本官旣已具辭不敢到任供職昨邊報緊急

虜賊十餘萬將分道人搶調度防禦全在本

兵若因此耽延誤事不小臣等萬不得已懇

乞

皇上檢發化龍疏卽令供職臣等非爲化龍乃爲

國家安危計也伏候

聖裁

奏事

卷四

聖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請發緊要各事揭

奏爲閣揭

留中愚誠莫效仰祈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自臘月以來連具奏揭如請

東宮講學請會推閣臣請發邊餉請補大僚請

處分求去諸臣皆目前至急事務臣萬不得

已而後塵賁雖智識短淺無以仰副

聖心陳說滋多未免上煩

聖聽臣自知罪然其一念惻款之愚衷惟恐有負

知遇有誤國家則

奏草

卷四

聖

皇上亦必憐而鑒之矣中間推補閣臣一事尤爲

臣切身利害益緣臣一人獨任閣事已有十

餘月政幾煩重未易承當又無一商量籌度

之人思之不得則仰屋竊嘆而已古人言智

者千慮尚有一失况以臣之至愚而責其無

失萬無是理惟是中外安寧雍容伴食猶可

苟免今何時也逆虜猖狂蜂屯蟻聚既謀伺

隙于薊又欲脩怨千途明槍暗箭時時欲逞

東馳西突處處難防臣每日接薊邊督撫巡

按諸臣揭報深川寒心在

皇上必以臣所言出於過計且借此以聳動

至尊爲索餉補官張本不知今日事勢實是如此

臣備員輔導常思委曲以行

宵旰之懷若復張設虛辭貽憂

君父其罪可勝誅哉此臣之萬萬不敢者也今中

外所恃惟

皇上聖明與萬年無疆之福可以無慮然而安危

倚伏從古已然一旦戎馬闖於郊關帷幄之

地誰能佐

皇上之半籌者於此時而治臣罪則已晚矣自昔

奏草

卷四

聖

君臣相與國有大計必面相經畫今

穆清高拱臣等下情既無由自通卽疏揭一路又

復阻塞如此萬一有危急之事叩關不聞請

旨無路其爲狼狽尚忍言哉此又臣之所深慮也

目前緊要之策只是脩政用人臣不得不忌

其塵賁再三陳奏除

東宮講讀另揭題請外其餘當行要務謹開列

數款恭候

聖裁蓋逐項具揭愈恐煩聒亦臣之甚不得已耳

一從來閣臣皆有四五員多至六七員今名

雖三人而在直者只臣一人何以支吾臣前屢疏催請會推伏望

檢發

一大僚中如左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及南京兵部尚書更爲緊要至吏部左侍郎楊時喬病甚沉篤司官不得已代爲具奏雖尚書孫丕揚不日當至而時喬情不能待其欲

點用右侍郎委屬迫切伏望

檢發

奏草

卷四

聖

一軍餉匱乏發帑之請未蒙

賜俞今雖暫措太僕寺馬價以應目前而爲數不多又終非經久之計臣前屢請責令該部會同九卿科道講求長策何項可以節省何項可以清查何項可以經理必使一歲之人足供其出而不至如今日之窮竭無措此固萬分難已之急務也伏乞

允行

一科道官章疏煩多以致

聖明藥行留中但聞有條陳議論關係時政者亦

多可采若盡皆沉閣則非但忠言不售卽有浮漫無當者亦無從別白母惑乎其言之愈多矣誠宜下之該部斟酌復請毋泛

母獨悉取

上裁如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自無濫吹豈非省議論便國家之至要乎伏乞

允行

一求去諸臣連章累牘備稱困苦若其人可留則當明留之可去則當速去之今不去不留使之進退無據不知

奏草

卷四

聖

聖心以此爲優之乎爲困之乎今工部給事中孫善繼已上章徑去如付之不問則大傷政體必欲苛求其情又有可亮再有此等何以處置誠宜盡下其章或

聖裁或從部議使去留進退悉由朝廷庶主權可尊而群紛亦息矣伏乞

允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綸扉奏草卷之四終

論扉奏草卷之五

東宮出講揭

臣等今歲屢請

東宮講學吉已再擇翹首企望而未蒙

允行臣等請而不已則

皇上以爲資止而不請則自古以來無有

元良主器竟不講學之理且無論進德脩業功

難久曠卽深宮之宴居至於數歲是教倫也

金聲玉裕之容節弛于積年是習慢也以我

皇上聖學已成緝熙罔間而四海臣民猶若以通

奏草

卷五

來之靜攝不無愆于初年之勵精況於

皇太子春秋方富正當進學之時者哉此臣等

之萬萬不得已而冒昧進言自甘冒實之罪

者也倘

皇上以慈愛之故恐其過勞或

命二三日內間停一日以便休息其出講皆以平

明不必太蚤則起居有時精神自裕而于

聖慈亦可慰矣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九日二十二

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等官容臣具揭

另請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五

是非賞罰梏

臣惟天下之相維有二事下有是非上有賞罰是非不明則議論多而爭端日起賞罰不決則功罪混而大柄漸移此皆關主權之得失繫天下之安危非細故也頃來諸臣以意見不同互相矛盾一人而甲以爲賢乙以爲佞一事而甲欲如此乙欲如彼甲乙既爭而巳著水火之勢漸成所賴

皇上神明旁燭蚤賜剴裁以服其心而疏繫留中

奏草

卷五

三

無所可否薰蕕黑白既不爲之分明進退去留又輒聽其自便舉百司庶職汎汎如不繫之舟之綱之紀之謂何而使朝端一至此也雖臣下雷同非國家利然而風波不止流禍安窮亦大非盛世之景象矣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祿逮解至京亦已多日調宜下之法司定擬其罪而候

命旬餘未蒙

宸斷夫獄獄輕重自有主者臣不敢知然豈何地方失事從萬里外逮鎮撫二臣四海九州親

望此舉而可復猶豫遷延持不斷之意耶以爲無罪則前之逮解何心以爲有罪則今之遲疑何故如雷如霆之謂何母乃令人窺朝廷之短長乎且陳典等既已送問而用賓等猶自稽留悠悠道路口語日滋又大非

清朝之法紀矣臣待罪綸扉職專票擬豈敢多言惟目擊朝綱國憲將就陵夷不容不言伏

望

聖明盡將諸臣彈劾辯論諸疏

勅下吏部都察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奏草

卷五

四

聖裁要于大公至正足服人心卽有詿誤風聞不

妨明說仍

速下陳用賓等于所司議罪上請如此則是非明

于下賞罰決于

上大權一而國是昭其所裨于治理良不淺矣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大僚

頃以會推閣臣一事屢煩

天聽候命杳然臣犬馬之力苟可自效卽至于捐糜何所顧惜獨以天下國家事如此殷煩臣質本庸愚加之困病閱歷尚淺事體多所未諳精神既衰檢點時有不到種種差訛勢必難免卽

皇上能原之而天下人不能亮卽天下人能亮之而臣心不能安兼以時事紛紜隱憂萬種其大者則府藏盡空災侵相繼臣僚無師濟之

奏章

卷五

五

風封疆有憑陵之患綢繆修弭茫然無術臣之私衷自危自懼日夜延頸企足望有人來不啻顛者之望扶溺者之望拯也今在朝在野賢才不乏或沉而未用或用而未究世道繁其安危人情甚於饑渴

皇上何惜綸扉一席地不賜登延而獨使臣力盡智窮卒誤天下事耶且

皇上所最疑者臣下之事擅而臣以獨身受事何專如之

皇上所最厭者臣下之煩責而閣臣一日不補則

臣不容一日無言何憤如之臣進而供事退而焦思當食咨嗟興言涕泣

皇天后土實鑒臣心豈在

君父而不哀憐臣詞窮矣自知罪矣伏望

皇上原其情而

亟賜允焉抑臣猶有無已之請敢盡言之六部九卿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其職任之重不下閣臣今吏部侍郎楊時喬業已病故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

奏章

卷五

六

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察院副都御史詹沂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而春分倍祭

朝日遽忽眩暈仆地至今未甦然則今日大僚非但少而且空矣其已經

點用未至者雖尚有三四人而皆以時事艱危徘徊趨避未卽趨

令世卿等又宛轉哀號迫切如此諸臣之事皇上如天禍福生死惟其所命

皇上之待諸臣如子疾痛痾瘳豈不相聞苟視同

胡越任呼天而不聞加之繫維如樹的以受
射進無效忠之地退無生還之期旅邸長幽
游魂悲泣寧不傷

聖慈之心而灰士大夫之氣乎昨孫善繼掛冠徑
去世卿輩皆有美心徒以大臣分義有所不
敢世道至此成何景象

皇上愛惜官爵不以予人而不知今日人情固真
有以無官爲樂去國爲幸者臣之曉曉喋喋

請補大僚請蚤失諸臣之去就者實非爲諸
臣地乃爲國家計耳用舍進退皆在

奏草

卷五

七

皇上孰敢不聽惟母于不用不舍不進不退之間
別設一法以使列署空虛一至此極則天下
幸甚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吏禮掌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禮部司務潘龍等一本爲印信事令臣票擬

臣惟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
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卽本部之
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而吏部印務亦急勞
須用人尤爲難處今兩部右侍郎俱久缺未
補臣謹將原推各官開列上

請伏乞

聖明欽定二員分補二部使臣得遵

奏草

卷五

八

命擬上庶供職有人而部事不至於廢弛矣謹將
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工部撤回京商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工部一本為京商坐派事與福王府第有相

于否臣惟府第照

尋府規則已履有

肯見在奉行無容別議今工部此奏益為河南巡

撫沈季文奏辨疏中言及監造主事房楠帶

有京商在地方告計預支多增料價甚為擾

害故工部奏請行文該省禁止或將京商撤

回蓋專為此一事與府第不相干涉也臣以

奏草

卷五

九

為府第營造費用甚繁而奸商復費緣冒破

據季文所奏多增料價至三四十萬為害不

小工部此奏所當

允行故臣票擬是字其事情如此伏乞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吏禮掌印揭

臣前以吏禮二部缺官掌印恭請

點用待

命數日未蒙

允發此在

聖心必欲為二部擇人特加詳慎惟是銓衡典禮

事務煩多難以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

之事即大選定期亦在明日已無及矣政體

人情深屬不便伏望

聖明聖賜裁定以便遵行

奏草

卷五

十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擅去各官揭

日前蒙

發下吏部奉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擅去一本令

臣稟擬臣隨即擬上今已半月未蒙

批發臣惟臣予以尊

君爲大去就以候

命爲恭今孫善繼倡首徑行劉道隆繼之較於顧

天坡等雖已出都而尚在近郊者更爲可罪

若皆無所

處分甚非政體且諸臣因言求去者尚多其中應

奏草

卷五

工

去應留亦當仰厘

宸斷示以舍之衝明進退之義而一槩留中置之

不聞上之則煩責

聖聰次之則曠廢官守下之則滋生議論極爲不

便伏望

留神檢發以肅臣工如臣所擬未當亦望

聖慈矜其愚昧

親賜裁定或傳示

聖意令臣改擬以進此亦今日明法守尊

主權之要務也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揭

臣屢次懇請推補閣臣未蒙

賜允九閣遠隔無處籲號近見吏禮二侍郎連日

論謝甚爲感傷人生朝露旦暮難知而臣又

素稟孱弱加之多病弱血痔瘍種種惡症每

一舉發便狼狽不支同官雖有二人然或堅

卧未來或夫意求去如臣犬馬之軀復填溝

壑將誰爲

皇上供奔走之役者而今日宇內尤稱多故姑無

論其他卽遼東撫按二臣所言征稅之苦邊

奏草

卷五

三

備之虛軍民怨咨之聲夷虜震驚之狀人人

讀之無不寒心無不掩涕邊事破壞一至此

極而

廟堂絕不講求所以綢繆備禦之方抱火厝薪

豈足爲喻臣內自思惟無有分毫伎倆可以

匡濟時艱轉移石運徒拚以其身負他日誤

國之名非但可羞亦可爲恨昔鄭茶拜平章

事而語人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不

踰時遂告去而司馬允作相遼人相戒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鬧邊隙臣銜愚陋其

自知之明不下于策而今日朝野賢才濟濟

蒸蒸豈無司馬其人者惟願

皇上垂賜簡用使

知中國有人亦自敬憚而

母使臣欲爲鄭蔡而不可得愚臣幸甚天下

幸甚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奏事

卷五

三

票擬孫善繼等揭

蒙

發下吏部參孫善繼一本傳

諭令臣票擬臣於擅去諸臣已擬重處其餘被論

者或徑分別去留或仍下部議覆臣未敢專

擅謹擬兩票上請參候

聖裁臣智識愚昧中間或議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定其大九卿諸臣進止去留臣於此本中

不敢擬及伏乞另行

宸斷謹具題以

奏事

卷五

高

開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翰林院掌印揭

臣等以翰林院缺掌印信官推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資俸最深堪以掌管具題半月未蒙

允發竊念翰林爲文學侍從之官掌院爲之統率必難久缺且每日有常行文移皆須用印而各處歲貢生已到曾奉

欽限于四月十五日廷試若無掌院官誰爲料理今時日已迫難以再遲伏望

初下吏部將王圖量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以便供職臣等亦得

奏

主

免于催請煩資

聖明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同官辭疏揭

該臣廷機自入春以來七疏求歸未蒙

批發臣子之義只宜靜聽臣何敢以同官之故代爲祈懇但念近日閣臣體面已輕困苦艱危無人相恤所恃者獨

君父耳若

君父之前籲訴而不聞煩煩而不應留既不可去又不能此真所謂窮人無所歸耳豈不殆哉今臣錫爵又來告矣伏望

皇上併行檢發以慰其心仍望

奏

奏

主

親賜裁答勿令臣擬蓋臣前此擬稟已多其辭已窮今若擬放則恐非

皇上慰留之心若擬留則又大拂同官之意且強以難堪示似不情再三籌惟萬分難處惟是閣臣之用舍去留斷自

宸衷其於事體實爲妥便此臣之所以冒昧而進言也伏祈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揭

臣惟今日

朝政之最急與人情之願望者無如推補閣臣一事前後疏請不知凡幾而尚未蒙

允發豈謂庸劣如臣尚可支吾了事耶不知臣之伎倆窮矣劣狀著矣世道日壞而不能維議論日紛而不能止是非日混而不能明彙孽日多而不能弭一切時政廢墜甚于往年如言官之所列者皆不能救蓋臣蚤夜捫心自供自認罪實難辭而又展轉思惟力盡智窮

奏章

卷五

一七

終無他策若不冒死哀祈

君父蚤簡忠良俾司政本則雖黽勉出入愈覺厚顏而天下事愈陵夷潰決不可收拾矣昔小雅正月之篇憂時念亂而終以將車爲喻言必無棄其輔以益其輔又屢顧其僕然後可以越險而不墜若既墜其載而後號伯以助予則悔之無及今臣之號呼求助情詞已竭而

皇上猶不爲置輔以益之聽其摧輪傾輶而不顧臣則已矣其所墜之載誰之載也卽臣言不

足恤而昨臣錫爵再疏懇請皆以此爲言且深慨今日國事如無柁之舟莫爲主持蓋老成苦心真切如此伏望

皇上省覽錫爵之言深惟詩人之義

蚤發俞音會推簡用母使臣負妨賢誤國之罪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章

卷五

一八

推轉翰林各官揭

照得臣等近推

日講教習庶吉士等官累保急務未蒙

允發相應催請其清理軍職貼黃缺官日久亦應

推補又去年十二月推轉翰林院各官資俸

最久者俱未蒙

發竊念內外官陞轉皆由吏部而翰林院獨係閣

臣題請今吏部推官尚陸續奉

旨而臣等所題十無一報以致翰林各官名為文

學侍從清華之選而其淹迴壅滯反甚于他

奉直

卷五

元

曹至于額定各差亦復不補職業曠廢人情

懈弛甚非國家所以優禮儒臣培植人才之

至意也臣等不敢屢次煩費謹將原題

日講教習及今推清理貼黃與資俸已深相應

量為陞轉者數員開列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止造神器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一本為神器急缺速行造補事該文書

官張文元口傳

聖諭舊例內裏造着分三運造令臣擬

旨臣敢不遵行但據疏所費錢糧至二十萬此時

該部萬分匱乏而太僕寺馬價亦自無多且

備緩急買馬之用委難借給况此項火器該

戎政官謂其體質重大不便運轉見存已屬

無用補造將以何為故該部再三爭執不欲

奉直

卷五

三

以時詘寒靡臣反覆看詳不敢輕擬者也臣

見連日風霾異常慮有警報極當為綢繆防

禦之具但戎臣部臣之言皆是如此則此器

之為無用昭然可見又何如留二十萬金以

為緩急之備乎謹將原疏封上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議論混淆疏

奏為議論混淆紀綱廢弛懇乞

聖明垂鑒裁斷以肅人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豈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驚兢卽謂之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叢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開又繼而操戈矣殊

奏五

主

連蔓引枝節橫生暮野朝夷好弄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徐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辯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辯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胡不思乎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母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母因一人而

開辟狂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夫聚之使爭養之使閑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

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母乃自傷其朝而威幾損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多見于叔季之世庸弱之君今日

聖明在御

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

奏五

主

盡發諸臣之疏

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而

朝宁之閒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爲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交遊勿以兒女輩言而瀆

君父蓋臣嘗爲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

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爲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至今未有能逃念及於此將客氣自消而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伏望

聖明留神採擇

卷五

三

蚤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爲同官乞歸揭

今日蒙

發下同官臣士錫爵李廷機二本令臣稟擬臣惟錫爵老成端亮廷機清公任事皆臣所遠遜不如祇以勁直之故與世不合遂致攻之者多而錫爵又以子死身病其情甚苦貽書于臣懇爲轉達廷機亦迫切求去杜門不出已滿一年人春以來疏已八上每見臣輒求票放至于涕泣臣惟

聖明在上而帷幄大臣進退狼狽一至於此以後

奉

卷五

三四

凡居此地就不自危臣與廷機私相憐也私相應也在廷機自處進不得開其忠退自可明其志在

皇上處廷機留之只是虛拘放之乃是實惠事理甚明所當體恤惟是從來輔臣求去同官以跡涉嫌疑莫肯代請臣雖至愚亦知顧避况今政本乏人豈願廷機之去獨以事窮勢極無可奈何而臣與廷機生平知契不必更存形迹故敢爲一言如此至于錫爵乃特簡元輔其准放與否我

皇上宜有獨斷臣不敢定但恐有煩

宸慮謹各擬兩票以聽

聖裁惟廷機之情更爲窘迫尤有望于

聖慈之曲軫者臣真萬不得已而爲此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奏

卷五

七

詹事府掌印揭

照得詹事府印信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曾朝節病故至今已經六年無人掌管然中間尚有協理詹事少詹事等官可以代署今詹事王圖已陞掌翰林院印信該府遂無一官每有當行文書無人用印甚爲不便臣等推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前以註誤回籍今公論已明相應推補伏乞

勅下吏部將本官起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

卷五

二十六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日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惟今歲大比之期巡按一官責在監臨較之常年尤爲緊要而南直隸提學御史舊者已

陞新者未蒙

點用各府生儒無人考校懸望尤切今去試期只

三月餘再或遲延必致誤事伏望

皇上將部院題差各疏

亟賜檢發令其速行庶于賓興大典猶可及矣事

勢至迫而部院屢請未

發臣不得已乃敢冒竇伏望

聖裁

卷五

二十七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

催請晏務揭

臣惟閣臣之設主于輔導代言原不以諫諍爲職近因郭政壅塞內外睽絕臣等不得已而有言遂致疏揭滋多煩責

聖聽至于今日亦一弊不報是臣等之罪也然而

政幾所關義難終默非但天下以此責臣卽

臣反之于心亦不能自安每深思默念臣以

千言萬語請之而不足者

皇上以片言決之而有餘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

天下猶不信

參詳

卷五

文

皇上以片言決之天下莫不服然則

皇上亦何愛于片言而遲疑不決之若是耶夫天

下事有必不可已者

皇上固未嘗終新也但行之有遲速耳速則威權

歸于上而議論自消遲則議論多于下而威

權反失富斷不斷及其斷人已玩矣當行不

行及其行事已去矣

乾綱因而解紐國柄爲之倒持然則

皇上亦何利于遲疑而堅持不化之若是耶臣竊

觀

皇上天縱聖明于天下國家事雖在細微無不留心卽臣所稟擬容有疎失一經

聖裁無不妥當獨于先後遲速之圖未盡合宜以致紛紛至此心竊惜之臣今不敢泛有陳實謹將目前切要事務萬不容緩者開列數款仰祈

皇上審度事勢憐臣苦心俯賜施行臣愚幸甚

一 擬去諸臣如孫善繼輩已經吏部參糾臣屢次稟擬未蒙處分此

奏 卷五 元 朝綱所係漸不可長伏望

檢發

一 科場在通應天提學御史有考校之責各省巡按御史有監臨之責皆不可缺而應天生儒一半未考福建巡按缺已三年路途尤遠及今點用猶以爲遲再或遲延必政誤事伏望

檢發

一 政本乏人臣極病極困不能支吾屢請會推萬非得已伏望

檢發

一 求去諸臣如尚書趙世卿等皆杜門日久進退狼狽或去或留大者斷自

聖衷小者下之部議其在公私實爲兩便伏望

檢發 一 臣等題推

日講諸臣教習庶吉士官及翰林諸臣資俸已深應量陞轉者此係臣等職掌不得不請

檢發

奏 卷五 辛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臣昨接得都察院揭帖催請

檢發南直提學御史至爲懇切竊惟科場日期甚迫而南直生儒未經考校者尚多何以應試故南京科道諸臣連章奏請而吏部都察院亦題催數次此真不可一刻緩者至于各省巡按有滿而應代有缺而未補而福建一差已三年無人目下科場事務誰爲管理揆之事勢亦萬難再遲臣不得已冒昧代請極知語言煩瑣取厭

本道

卷五

三

聖心然事情急切如此而臣復隱忍不言心何能

安伏望

聖明亮臣愚衷

聖賜檢發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催請巡按揭

臣惟今歲大比之期各省巡接責在監臨極

爲緊要須蒙

皇上發下南直諒提學御史人皆喜慰而都察院

題差巡按尚未蒙

允發今各省路途遠者至七八千里使即日承

命奔走趨赴亦僅可及事若復遲延數時寧不能

誤省方重務賓興大典臣知

聖明之必留念也煩瑣之罪臣無所逃伏望

聖慈原宥不勝懇切之至

奏片

卷五

三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六疏

奏爲身病時危力窮情急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以弭天災

蚤簡閣臣以隆政本事臣一介寒儒遭明盛之世事

神聖之主厚澤鴻恩隆天重地卽捐糜此生何足顧惜豈敢以困苦私情煩煩額訴于

君父之前自取干冒之罪乎顧今日事勢萬分難處委非臣愚所能勝其任者臣不得不涕泣而申言之向時閣臣只以票擬爲職票擬之

奏

卷五

宣

不當則閣臣罪也自年來諸事留中顧

天無計遂謂閣臣身居密勿有股肱心膂之誼力能得之

皇上凡各衙門章疏停寢不發者無不責之閣臣

閣臣于各衙門之事毫不與聞徒以軍國大計所關不得不請甚至干題差掌印請告乞歸諸尋常瑣事亦皆屢揭代陳在臣私心方

自愧煩數不足以感動

君父乃外間不知尚群然責臣之不言臣爲國家任罪固所甘心惟是天下事日危日迫不容

坐視如頃者遼東巡按揭稱奴酋領兵侵迫

北關勢甚猖獗兵部官對臣每嘆無餉無兵

窮窘無策遼左之危固已甚于累卵矣而直

隸山東一帶又盡皆荒旱盜賊縱橫昨山東

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特牛一隻兩

頭三鼻四目二口考之五行志云牛一身二

首爲天下將分之象今

國家全盛萬無他虞然當此水旱頻仍民心離

散之日而非常妖變著見如此臣恐內地之

憂亦不下於邊鄙也爲今日計卽使六曹諸

奏

卷五

宣

臣各舉其職如救焚拯溺猶恐不支而一事

之請難干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其將何

以爲計哉往者天下無事朝政清明閣臣常

有三四員或多至五六員而今日在直乃只

臣一人豈無事之時數人爲之而不足而多

事之日願一人當之而有餘乎六曹九卿比

肩事

主各懷忠藎而事有壅隔乃責專在臣豈以諸臣

之賢相與補贖而不足而如臣之愚顧獨任

回

天而有餘乎臣嘗譬之今日事體如大旱之歲農夫束手而群以祈天請雨之一事責之巫師不知流金鑠石之秋終無興雲致霧之術此臣之所以力窮智盡自傷孤苦之若是也臣今腸胃日枯飲食日減每一下血輒至傾盆昏憤迷忘生趣俱盡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以憂

君父故敢及此一息之尚存昧死哀號望

皇上速下會推之命多簡忠良共參政本使臣得量力度時自審進退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奏草

卷五

聖

臣聞之朝中無不罷之官世上無不盡之年臣罪過已深分當斥罷病患已篤身近死亡惟此須臾間未死未死故尚妨賢誤國若是惟求

皇上視臣如已填溝壑急擇人以代臣此不過先後遲速之間而其利害得失相去遠矣臣言及此一字一淚一字有欺萬世爲僂伏望聖慈哀憐賜允臣不勝冒昧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臣連日見

發下本章無通政司封進者不知其故今日詢之該司始知右叅議趙邦柱以左叅議吳默新到具本將印信推與吳默署掌未蒙

檢發遂致一縣本章無人封進臣惟通政一官乃喉舌之司不可一日壅滯若使本章停閣則外間有緊要事情如軍機邊報之類皆不得達豈不誤事至于吏工二科亦無人署印章疏下部者久不發抄大選等官不得領憑日

奏草

卷五

聖

在長安門外遮臣號恩夫國家精血脈惟章疏一路今自下而上者既積于通政司自上而下者復積于吏工二科揆之政體實大不便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運行庶上下周流而幾務不至于壅塞矣抑臣又有請焉通政司列在九卿責任殊重而通政使與左右通政久缺不補今趙邦柱署印業已年餘資俸甚深吏部屢次推陞右通政未蒙

允發而吳默新到即令署印于先後資序亦甚不

安若吏科都給事中今歲考察乃其職掌勢不容緩統望

聖明俯允吏部緩陞之請將此二疏

呈行檢發是亦慎納言重計典之大端也臣煩瀆已甚而事不可已尤望

聖慈憐察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奏草

卷五

三七

熱審逆犯揭

照得熱審一事乃

祖宗二百餘年相傳之舊章所以宣布

皇仁而哀矜民命至重典也今歲驗期已月餘矣而

明旨猶然未下當此酷暑之時囹圄累囚死亡疾病我

皇上至仁極慈必有惻然于中者而雲南叛賊阿克等久已讞

上亦至今未蒙

奏章

卷五

允發此賊擾亂一方殺人無敢即使速正刑書猶

未足以洩萬人之憤盡叛逆之辜而遷延濡

恐未伏天誅此人情之所深疑而不得其故

者也惟此二事臣等知我

皇上在所必行無容瑣瀆但宜急而緩人將謂

皇上不忍于逆賊而反愆然于可矜之獄囚

恩威之用容有未當故敢冒昧陳情以聽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臣逐日人直每至長安門則諸大選急選官群擁臣告訴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守候日久百凡不便而歲貢就數者貧窮困苦言與淚下尤爲可憐至該科與工科章奏奉旨下部者一槩不得發抄堆積數月且有數百通該部無從題覆其爲廢時失事妨誤朝政甚不小也臣前已揭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冒昧申賁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吏科掌印官及工科請官署印

卷五

无

疏

聖賜檢發以便供職庶幾悉各官無留滯之苦而

章疏亦不至沉閣矣臣又見日來

發票本章多尋常瑣事而于用人行政之大寥寥

罕見人情懷望以爲時政壅塞甚於前日如

吏部尚書孫丕揚公清正大卓然爲名世元

臣

皇上拔之田野之中置之百僚之上四海人心無不聳服丕揚年近八旬宦情久息而猶踴躍

前來不惜身命思以報答

聖主高天厚地之隆恩臣竊敬其人而傷其志乃

受事數時諸所奏請知惟補大僚科道年例之類皆目前要緊事務而無一得

旨如此因循非但丕揚之効忠無地其于

皇上簡用之盛心亦已拂矣自昔稱君德無過明

斷二端

皇上之特起丕揚可謂至明惟于用處再加以斷

則知人善任真與帝王比隆丕揚萬不敢市

恩沽名以負

皇上也臣區區愚衷輒敢陳述統望

奏

卷五

四

聖明俯垂鑒納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論罪奏草卷之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奏爲時政壅滯已極銓臣計窮求去謹力疾額天懇乞

聖明留神省覽事臣惟爲治之道只用人行政二端用人行政之不當猶足以致亂若人皆不用政皆不行則毋論禍亂之可憂自古至今亦無此朝廷無此世界我

皇上神聖聰明超然遠覽豈不念及于此顧自近歲以來官多不補事多寢閣至于今日隔塞

尤甚臣常望吏部尚書孫丕揚之來

皇上篤念舊臣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而不揚受事兩月亦竭其心力欠公矢慎以報

皇上乃所推上內外大僚一緊不報即最緊最急如左都御史戎政尚書真定河南山西巡撫皆必不可缺之官而皆未得請甚至方面藩臬亦無一下而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且數百人此亦從來未有之事也不揚每問臣

主上英明如此今之隔塞出于何故臣雖備員密

勿而

九關萬里朕兆莫窺安所置對今丕揚窮窘無聊且以病求去矣

皇上用一丕揚天下之人方相與傳頌以爲

聖明盛事曾幾何時遽使丕揚不得已而有此請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年來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元元難

心思亂者衆北虜建夷憑陵橫肆所恃以分憂禦侮惟此二三大小臣工

皇上奈何吝惜區區之爵祿而不恤

祖宗相傳無恙之金甌乎夫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

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尤臣之所深懼也臣以血

疾顛危今日已不能入直忽聞丕揚此疏惕息不安故復題匭匭而進陳其愚衷伏望

聖明俯念丕揚感

恩圖報之苦心深惟今日用人行政之大計將吏部推舉諸疏

至賜檢發使不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

光干

聖德聖治真不小矣至于臣之殘軀病困已極進退去留無所關係尚容另疏陳乞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卽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發該部知道

奏草

卷六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八日

三

乞休第三疏

奏爲病困不支懇

恩罷斥事臣有痔瘍下血之病已二十年以向者年力未衰輔以藥餌猶時發時瘳不至狼狽今殘軀頽暮重以憂煎鬱火上蒸有同焚灼痔瘍乘之其痛如割然猶勉供事不敢告休乃自入夏以來血疾復作每一便溺輒如尖溜傾盆不可禁禦眩暈數刻然後少甦強至閣中亦昏昏沉睡常如夢魘家人驚呼再三始能開眼諸凡本章舉後則忘其前讀此

奏草

卷六

四

則遺其彼固有昨日所稟而今日不憶爲何事者怔忡恍惚神理俱枯雖具人形已無生趣兩房各官與閣中諸役皆所親見不敢一字之欺誕也病勢如此猶復隱忍不言死而後已其罪滋大且古人鞠躬盡瘁將以有爲今

皇上視臣亦能有爲乎否乎積誠未至既不足以感孚補牘雖勤竟何裨于尺寸伎倆已窮罪愆叢集若多留一日卽爲國家一日之害萬不得已哀祈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使得及旦夕未死卽出國門

母誤國事臣幸大矣今關中無人荷臣犬馬之力猶有分毫可以自效亦不敢以此而賣

君父統望

聖明垂憐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疏

奏爲患病陳情蒙

恩賜假散述感衷併祈

亟補閣臣以重

政幾以免瘵曠事臣以吏部尚書孫丕揚求去具

疏請

留及以臣病困下情仰干

天聽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憫銓臣公清端亮董率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

奏草

卷六

六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卽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

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綸不勝感泣竊惟

皇上于丕揚則

慰留于臣則

賜假蓋

聖心洞然知丕揚之求去由于志之不行而臣之

求去由于身之真病也

天地父母之恩

神明之見凡爲臣子孰不領服今丕揚已遵

青勉出矣

皇上許丕揚以候補各官卽行檢發矣下不惜竭
力以效忠

上不吝用賢以明信當豐蔀之後而忽垂

下濟之光處屯膏之時而漸開榮征之路自非

大聖人舉動卓越何以有此自今以後

皇上于丕揚所推舉隨

覽隨發如用有不當責在丕揚章疏省而

聖躬無詳覽之勞臣惟延頸企望而已無庸言也

奏章

卷六

七

惟是臣之私衷有所大不安者不敢不伏枕

哀泣陳之從來閣臣地居密勿時奉傳宣

祖宗以來常用五六員非但以謀斷規隨可免于

愆事亦常慮死亡疾病或至于乏人年來世

事參商接踵控仇遂致輪扉盡閉擬票私家

雖

聖恩寬大曲體下情而樞機之重地間其無人軍

國之密謀公然屑越揆之事體萬分非宜故

臣前此雖極病極苦猶不敢不匍匐而進直

至無可奈何而陳訴

君父亦不敢言假而言去以爲臣去之後可以卽
補也乃

皇上既不允其去而又勉以調攝望以卽出臣自

度將朽之骨再肉無期難驅之駕雖鞭何益

遊魂殘喘未卜須臾敢望任天下事哉此臣

所以誦

溫綸而雪涕感時命以灰心也臣之同官雖有賢

如廷機足堪委任然杜門日久未肯入直強

之稟擬亦復苦辭臣伏枕一日多一日之艱

危未死一日添一日之罪過若不以此時采

奏章

卷六

八

祈

君父蚤賜會推亟行點用一旦奄然就木寧不爲

一生無窮之恨難贖之愆哉臣今謹遵

旨調攝未敢遽伸前請惟望

聖明察臣迫切至情原是爲

國非便身圖

哀憐賜允使臣一聞此

命歡欣鼓舞霍然起色亦不可知卽不幸而死亦

無餘憾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飲賜酒朱謝疏

奉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乞休伏蒙

聖恩賜假調理又

欽遣御前牌子于朝用齋

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鐔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於床褥

中扶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濫叨途涯涸埃

莫效邀災生于福過因身病而思歸何意

聖慈曲垂軫念許之休沐已特渙乎

奏草

卷六

七

錫之駢蕃更重屢乎中使不知三生何幸得承

帝澤之旁流即使二豎爲殃亦幸

福星而遠避倘荷全乎性命皆仰藉于

生成報德未能銘心曷已臣無任感激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稍愈卽出輔理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臣卧病再旬不知外事但聞道路傳言調候

悉教官無處揭債餓病死者已十七八人

昨尚書孫丕揚顧臣於榻前亦深言諸人苦

楚之情不得已而欲題請給劄先令赴任此

蓋不揚仰體

聖心不敢煩實而爲此委曲權宜之計耳臣惟給

劄赴任乃二百年來之所無况今候憑者有

七八百人即使教官給劄而其餘尚在守候

亦無了時

奏草

卷六

朝廷選一官得一官之用豈令其困頓淹留坐

索長安未乎前蒙

皇上陛下吏科給事中胡應台本令臣擬票臣欲

卽擬應台署印但念吏科今有大計之事最

爲繁重而應台一人難於辦理故以吏部所

推曹于汧擬上至今未蒙

允發臣之罪也夫

皇上日照月臨之見豈不知六垣職事而難於于

汧之一陞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豈故吝片紙文憑而忍於各

官之久候必以吏科掌印責任頗重詳慎而
未欲遽發耳以且愚見于汴爲吏部所推其
人與資必是相應可以無煩

聖慮而今日候憑之旨一至於此銓臣至欲權宜
以救之其窘可知是在

皇上一點用間而計典得人舊章不失各官皆雷
動歡聲感激

天恩倍於常日矣臣伏念此事窮困已極故敢從
床褥中代爲哀懇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

奏章

卷六

上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乞休第四疏

奏爲痼疾難痊

隆恩莫報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以患病乞歸蒙

恩予假及蒙

賜陳謝又竊以

溫綸諭令稍愈卽出臣感激

天恩踰於高厚卽捐糜此生何足顧惜但臣所患

之病已將二十年其來日久與驟感風寒旋

展旋瘳者不同尋醫問藥徧于四方卽手抄

奏章

卷六

三

方書亦已成帙而終無一效今亦厭而棄之

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日者

中使臨問灑血滿床實所親見非敢飾辭以欺

君父也昨見

聖明允補各官自巡撫以至藩臬已八九人又

發餉募兵以拯遼左之急臣伏在床褥不勝喜色

極欲乘時竭忠少贊

廟謨於萬一且閣中無人臣懼卧私第業將再旬

於心何安顧再三籌度病因如此卽使匍匐

復出亦終不能長效犬馬之力不如蚤自斷

決之爲愈也伏望

聖明特

賜哀憐俯容休致仍速下會推之

命別簡忠賢以重政本臣之生死皆有餘幸矣臣

不勝伏枕懇切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昨請假調攝特爲勉從朕望卿速出弘濟

國事卿精力正強何乃引疾求去還卽出贊政

仰體朕懷其會推閣臣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卓

卷六

七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爲覆內官監太監陳

永壽奏請給發錢糧事該文書官王體乾口

傳

聖諭宮內多繁比不的別衙門着全與他出

旨來欽此臣卽欲遵候擬票但細讀本內該監所

請代給之錢糧經今已五六年新納之鋪戶

已無一人其爲乾沒克棄如部科諸臣所言

與否臣不敢知但今各部錢糧匱乏已極分

奏卓

卷六

四

文難處而此項數目且至七千九百有餘康

費不少科臣部臣如此執爭皆爲

皇上節省愛惜以克軍國之用臣獨何心坐視其

困而不爲之一言乎若

啓祥宮未放四千餘兩理所當給則部臣已自

無辭惟此項補給似在可已伏望

皇上俯允部臣之請以示寬恤至意亦

聖明一盛德事也內臣外臣事屬一體臣何所私

但慶之事勢自當如此謹冒昧擬上恭請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我

皇上貽謀燕翼卓越千古四海臣民孰不欽仰惟

是東宮講讀之曠且將五年請講疏揭何啻
百十而尚未蒙

俞允人情懇懇不勝企望望而不得則又相與徬
摩疑端百出卽臣等身依帷幄奈列親臣亦
不能測

聖意之所存也臣等千思萬想別事猶可或已而

此事萬不可已日俟月延至于五載可謂極

奏草

卷六

三

矣今炎暑已過秋氣漸涼乘時講讀猶可以
補從前之曠而圖將來之益此實臣等犬馬

之微忱而亦我

皇上之所深鑒者也謹擇二十一二十四二日皆

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今月十三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候

命數日尚未得

旨頃者

皇孫誕育麟趾振振中外臣民歡欣鼓舞咸謂
皇上福履方興於萬斯年撫此瑤圖長享雍熙悠
久之治

皇太子春秋鼎盛示於萬斯年率諸

皇孫共修問安視膳之敬千古盛事並萃

奏草

卷六

二

聖朝上

壽呼嵩與天無極臣等亦何庸爲

宗社過慮豫設千萬歲後之圖惟是大馬私心倦

倦無已者但以深宮邃穆起居游息之節或

有所難調便嬖周旋嗜欲玩好之萌或有所

易啓無以宣揚儲範仰稱

聖慈此之關係自不小耳且我

朝東宮講學禮節甚嚴諸臣出入皆有常度自

旅進而外無私覲也其所陳說經史皆只發

明大義自本文而外無他說也

神聖胎謀原自深遠此皆

皇上之所知者今天祐

聖躬吉祥叠見而又當此

萬壽

千秋之期使

皇太子出御講帷一修廣典合四海之歡增萬

年之筭其爲延休介福可勝言哉前禮二十

一日已迫臣等謹再擇得二十四二十七

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令

奏

卷六

七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讀臣等未敢擅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八疏

奏爲閣臣罪責日深推補萬分難緩哀懇

聖明俯垂俞允事臣自徂冬以來以推補閣臣一

事竭誠祈請其辭極煩而其情極苦卽夢中

警語病中號呼皆是此事九關甚遠無路可

達不知

聖明亦曾覽臣本章察臣窮困一加側隱與否臣

以夙病纏綿本不能出但再三籌度臣子有

請于

君父而輒卧床褥坐需

奏

卷六

八

君命非但踴疑于要知且憤涉于慢臣不敢也今

臣匍匐強出緩請

文華門叩首以請者又旬餘矣而

皇上又不報也臣昨日在閣又眩暈數次且兩目

近盲方寸憤亂漸盡之火不續以後薪垂斃

之驚不代以駢騁天下之人盡知其不可而

皇上猶緩視之者豈以今日閣臣不過票擬尋常

本章無甚難事卽獨力爲之亦可辦乎不

知閣臣雖輕就稱輔弼

皇上以名而任之天下人遂以實而求之

東宮不講則問閣臣官僚不補則問閣臣章疏不發則問閣臣紛爭不息則問閣臣去留不決則問閣臣自大至小自內至外無一人不相責望無一事可以推辭

皇上試思此等情景閣臣易爲平不易爲乎庸劣如臣能爲乎不能爲乎往者閣中人多有事則衆畫之然猶未免失也有過則衆分之然猶未免欺也今臣子立如此狼狽乎不狼狽乎

皇上亦可以哀臣矣臣窮蹙之極形雖存而神已

哀草

卷六

九

瘁心欲訴而口難開千言萬語只望

聖主矜憐千艱萬難只望

聖主拯拔舍此之外嘵嘵無益惟

懇臣煩聒之罪而俞允施行焉臣不勝淚血披肝

同昧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爲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自舊年四月杜門求去抵今一年四箇月矣從來閣臣求去不遂曠日經年間或有之然猶或出或入旅進旅退未有一味杜門隻身羈絆如是之久者自入春以來廷機所上二十餘疏皆未蒙

旨中間曾兩次發臣擬票臣既上體

皇上眷留之盛心而又下念廷機萬不得已之苦情各擬兩票上請

聖裁復另具一摺爲廷機代懇經今數月亦未蒙

奏章

卷六

三

發下竊窺

聖心于此必有難于廷機之去而又重違其請故遲疑未決臣亦久之不敢爲言至于今日則廷機之情愈迫而其勢愈不能留其所以大聲疾呼以籲祈於

皇上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廷機之生平

皇上之所知也其自登第以至今日皆

皇上之所拔擢而成就也

皇上既知廷機于平日矣豈忍坐視其進退去留狼狽困苦之若是乎年來政地甚艱本難展

布所恃

君父假之禮貌體恤其私而後有以自立乃今連章不報疾痛不聞繫之維之與小臣無異且不如小臣之尚可自便飄然掛冠自此以後臣恐輕者益輕而此地之難居日甚于一日也

皇上卽不爲廷機惜獨不爲國體慮乎廷機立身行已有以自信于是非毀譽未嘗介懷獨此欲去不得去不得去而人又責其不去一段極苦極難之衷終有不能釋然而自遣者此

奏草

卷六

主

實臣之所深知深憐不容默然而已者也非臣誰肯爲此言非臣與廷機相信誰敢爲此言臣亦非爲廷機爲國家耳伏望

聖明垂鑒將廷機疏

亟賜裁發臣不勝悚息冒貢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條陳時政疏

奏爲

萬壽屆期普天同慶敬陳

君臣一體之誼以效愚衷以光

盛治事臣惟自古國家之治安必由君臣之共濟

故爲臣者莫不願其君之壽考久長與天無

極而爲君者亦莫不欲其臣之進退始終承

恩勿替鹿鳴天保南山蓼蕭諸什其君臣上

下遞相祝頌不啻家人父子此周之所以盛

也我

奏草

卷六

主

皇上以神聖御極

福履之盛超軼百王四海臣民奉

萬年之觴而祝

無疆之壽者已三十七年于茲矣臣子之心其依

戴

皇上真如天地父母無有窮時顧自深宮靜攝以

來上隔之勢漸成下濟之光未普臣

主之情容有鬱塞而未盡暢者今此

萬壽齊天萬呼匝地之日固亦否泰循環之一時

也臣未敢泛有陳言請以其事之最急與其

情之最當體者爲

皇上言之都察院紀綱百僚而經年無人署矣
大計在近何以贊襄戎政整齊六師而以兵
部尚書帶管矣邊事方殷豈能兼任巡撫保
釐一方而廣東應天皆候代日久移居境上
矣軍民百萬誰爲拊循此臣所謂事之最急
者也其他如續選之科道尚有七人未

點之巡差尚有三省耳目所關激揚攸係亦豈容

以緩視乎九列至重任也而尚書趙世卿沈
應文侍郎劉元霖副都御史詹汭請告俱已

奏直

卷六

三

經年京堂翰林科道皆要職也而京堂如侯
慶遠等翰林如馮有經等科道如熊鳴夏等
杜門亦復歷歲求去之章動至數十詞急情
哀莫廻

天聽以爲可用則當留之以爲可舍則當聽之以
爲可用可舍則當且聽其去而徐議之輕重
高下斷自

聖心誰敢不服而乃令其進退路窮顧天無計小
臣之望眼已穿大臣之體面亦掃悠悠世路
孰不寒心此臣所謂情之當體者也其他如

災傷之赤子賑恤無資窮餓之邊軍轉輸不
繼鴈鴻未集庠序長呼亦豈容以忽視乎臣
聞庶人之家一有吉祥善事則其家之子弟
僮僕無不歡呼醉飽以共沾其家長之惠故
滿堂燕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爲之不歡今以
萬國承

恩普天同慶之佳辰而中外臣民有向隅而悲如
此之甚者

皇上其恐不爲之一處分耶至于

點用都御史等官則又

奏直

卷六

音

皇上自爲天下國家計不爲臣下計臣之惓惓而
祈請者亦欲爲

皇上萬年之盛治助耳豈有他哉抑臣又有感焉
性歲

萬壽之日與元旦長至二節關臣常有數人清濟
踰險共詣

宮門拜舞稱慶

皇上賜之酒食相與醉飽而出誇爲盛事自舊歲
長至以來只臣一人踽踽涼涼不成景象况
今四海衣冠雲集

闕庭而使臣以孑然之身強顏趨走人孰不指

而竊笑曰此竊位妨賢之具臣覬顏在百僚

之上者也其爲辱盛典而損觀瞻更無甚于

此者蓋魯百里之國耳其臣之視君至于俾

昌俾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而必繼之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豈以

聖明之世而揆路寥寥一至于此尤臣之所日

夜翹首而不能一息安者統望

聖明俯鑒愚衷

留神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齋沐祈懇之至

奏草

卷六

三五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臣竊惟

聖節已召人情喁喁調當此

聖心悅豫之時必

大渙溫綸旁流閭澤以益增

無疆之休慰中外臣民之願而目前有二事人望

最切其關係于

聖德最大

綸音一沛則其騰歡聲而揚盛美者尤最爲宏博

臣敢冒昧陳之其一則山西福建之災傷奏

奏草

卷六

三五

報未發昨山西一省官于京師者皆于朝房

見臣備言天時亢旱赤地千里人民流移餓

莩載道而福建撫臣移書于臣謂該省地方

半爲洪水漂沒母綸田園廬舍卽丁口損失

且將十萬今歲錢糧委難出辦故在山西則

以留稅賑濟爲請在福建則以蠲免錢糧爲

請此皆

皇上舊歲所以行于江南者而今此二處之災視

江南爲更甚所當並蒙

曠蕩之恩者也其一則鎮撫司監犯滿朝薦等錦

永衛拿到同知王邦才等向爲梁永高淮連

累致禍

天威拘囚禁獄遠者數年近者決歲中外人情皆

望

皇上矜放昨見掌鎮撫司事李慎國亦深爲朝薦

哀請至于邦才等尚在頒繫則

聖心亦必憐其無辜而不欲遽加之罪者今遼東

稅銀已完軍餉陝西稅雖未罷梁永亦久撤

回

皇仁沾被如地如天而獨此數臣尚在縲紲之中

奏草

卷六

七

未觀天日似亦宜從寬恤之例者也年來朝

政闕失甚多所當舉行者甚衆而臣當此時

遷徙以此二事爲請者蓋人情有所祈祝則

必以救命放生爲第一義而昔人有以渡蛟

獲報放龜獲報救蛇活雀獲報在蟲介之屬

尚且如此今

皇上一下蠲稅蠲租之

旨其所救兩省生靈何啻百萬一下放釋滿朝薦

之

旨其歡呼頌德且徧海內祈天永命之道永有過

于此者况災傷賑恤尤

聖心所最留念無待臣之仰贊者乎臣萬不敢藉

此沽名市恩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將山西巡按福建巡撫報災二疏亟賜允行

特渙德音將滿朝薦等釋放或且送刑部擬罪奏

請定奪將

聖德彌光

福祚彌永天長地久之壽命莫知所紀極矣臣不

勝懇切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奏草

卷六

六

請補閣臣第九疏

奏爲懇

恩憐憫准補閣臣事臣愚劣書生無經世之志謬

蒙

簡拔自知非據然猶冒昧而來者以身在四臣之後雍容伴食可免罪責不意此四臣者半厄于天半厄于人

特召者既不肯來杜門者又難于出而臣途突然當重任矣蓋從來閣臣之任事未有如臣之驟者而又值中外多事之秋

奏草

卷六

三九

宮府隔絕之日上之所難不致告于下下之所祈不能得于上孑然一身孤立其間有口難開有心難剖蓋從來閣臣之孤苦未有如臣之甚者今妖怪頻生水旱屢報軍儲無措邊釁方興人心皇皇咸謂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治理于此等隱憂豈不洞燭必是密勿之臣間陳未切不能感動以致上下之間壅隔如此臣揣分捫心實難逃罪所以屢疏哀鳴懇祈

皇上亟行推補蓋真非爲一身利便之閣而以天下大計萬不容已耳頃

聖政日新

天恩廣被諸凡推用多蒙

檢發而最緊最急如閣臣者豈容獨緩臣前後所

奏事理甚明不知

聖意何以遲回不決徒使臣極病極危將復困斃

以當天人之厄臣不足惜天下後世且謂

聖明之朝閣臣顛連相繼一至此極閣家亦何利焉臣情辭危切自于罪戾伏望

奏草

卷六

三

聖明哀憐賜允且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日久大小臣工連章懇請未蒙

允發頃以

萬壽聖節臣等不敢冒瀆今

慶典告竣群情胥暢以

紫禁稱觴之暇修

青宮勸學之規推

大聖燕翼之心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清朝一盛

事也且時光易邁歲月如流春而不講尚云

奏草

卷六

三

待秋今秋又過半矣去歲不講尚待茲歲今

茲歲又不可知矣雖我

皇上儲訓甚嚴

皇太子睿姿夙茂臣子所言不無過計然而遠

觀前代近考

本朝並未元良國本深居曠學如今日者則

臣雖欲不曉曉陳請安可得哉惟是

皇上慈愛篤念不欲過勞則臣等以爲或兩日三

日一出寒暑之時蚤行輟講亦無不可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臣等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九月

初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六

三

災異乞休併請補閣臣第十陳

奏爲災異見咎由愚臣謹陳輔理無狀懇

恩斥免併祈

蚤補閣臣急修實政事臣聞災異之生何代無之而出于異常重大者則少異常之災聞或有之而至千並見查出者則少自頃者山東以牛妖報已而薊鎮地陷矣遼東地震矣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矣山西大旱矣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矣甘肅地震如雷摧倒邊

奏草

卷六

三

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毀壞無算矣山東旱蝗災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矣此皆在數月之間同時之事訪之傳聞稽之史冊自非大禍亂失道之世未嘗有此我

皇上聖明御宇威德覃敷此等災異奚爲而至臣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古者三公變理陰陽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必有折足之凶乖戾之應今自臣庸云亡廷機不出臣以一足當鉉鼎之任者已多時矣碌碌悠悠茫無寸樹中

外知臣之不堪至于扼掣拊膺憂其子立妻孥恐臣之顛覆至于祈神拜佛願其速歸有

臣如此

皇上猶久賜優容不加譴責災異之生又何怪乎夫治敗屋者必易其棟戒覆車者必更其御漢人以災異策免三公良爲有免故願

皇上首先罷臣

亟爾賢良以代此任是今日災第一義也如

聖心無已更求所以挽回修省之實則臣請竟言

之盈天地間只是一氣相爲感召自古言災

奏草

卷六

三

異者雖多乃其大要不過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考之往事分毫不爽今閭閻之膏脂竭于征稅邊塞之戍守困于饑寒其氣不已怨乎逐臣無賜環之期病臣無

賜玦之日累臣無出獄之望其氣不已鬱乎召腹

心手足也而病瘵不問本主伯至旅也而門

戶各立其氣不已舛于王封未定于款虜宣

雲之靈方開兵威未震千屬震遠左之憂更

大其氣不已騷乎最關係者惟章疏一路氣

脉之所以流通今

御前之奏牘其積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咽喉已塞茹吐難明此尤結轡底滯之症元氣神氣皆受其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召災致變豈偶然哉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相爲循環並未有數十年安靜無事之世界今國家之承平極矣天下人情焦怵僥倖若將有禍亂之發朝不及夕之虞而又值天變人離交會並至如此我

皇上清宴之時試將各處報災本章一一省覽當

奏草

卷六

三

必有馫然而動念者犬馬私衷不勝過計伏

望

聖明俯賜鑒原許臣之去行臣之言

速下會推之命而後于用人行政大節目關係諸

臣所惓惓陳請者次第舉行而又

嚴勅大小臣工各捐偏黨之私共成和衷之雅

君臣上下一體交修將見協氣薰蒸

天心立格何災之不可消何祥之不可致

宗社萬年之福在一反手間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同官被論辭白疏

奏爲同官被論出於風聞義難緘默據實剖明事臣今日在閣接得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王霖揭帖條列時政深言李廷機趙世卿詹沂三人之當去夫三人既已被攻謂之當去亦有說也惟謂臣逐日景擬廷機必遣狡僕偵伺娓娓纏詰不得其詳不休臣爲其所苦含忍難言茲說也臣不知霖何所受之而事既連臣茫無情實臣安得熱然而已乎自舊歲四月臣廣臣廷機被言獨臣在閣供票擬

奏草

卷六

三

之役臣以廣爲首臣且綜練日久每有重大事情時與商確廣猶據其所見直以告臣至於廷機臣實未嘗問也廣沒之後臣以廷機孑然獨處情緒荒涼寓舍相隣時往共語然皆生平故舊之私鄉井田園之事如長安市中講說平話以資排遣而已至於

朝政絕口未嘗及即及之廷機亦不對也而乃謂其遣僕偵問纏詰不休豈不誤哉且今日朝政下由部議上由

聖裁卽臣所擬票亦不過循行舊套如謬所謂依

樣而蓄蘊蘆非敢有輕重高下於其間者廷
機之經詰將何爲乎彼其對臣日日哀求言
言欲去甚且嘆息悲酸悽然淚下迫切如此
而猶欲向臣無端牽纏寧不爲臣之所笑乎
年來人情變幻口語日多疑上生疑影中捉
影卽如臣與廷機先敘交情本無厚薄而前
此人疑其離今疑其合浮游展轉莫可端倪
御史何心其或有造此言以毀廷機而併中
臣耳病源所在總由廷機欲去而不得去以
至於此臣向者曾屢爲廷機請矣而猶未敢

奏草

卷六

七

深譚也今請畢其說近世則臣冒稱執政地
居密勿執政則德之所必歸密勿則耳目
之所未到德必歸則議論易起耳目不到
則心跡難明所恃以自表暴者惟有去之一
策耳去則無貪位則寵之疑去則無妨賢忌
才之謗一旦休官萬事都罷惟其拘留不去
日復一日以致疑實叢生譏彈肆起政地由
之日輕時事因而愈壞其流之弊不可勝言
皇上但知愛惜大臣之當然而不知其事體之不
便一至此耳夫小臣一有齟齬猶思引避况

于大臣又况于股肱之臣今在朝在野人才
非乏此之不能必有能者此之不可必有可
者

皇上何情於登延而必苦見在之一二臣使進退
觸藩之若是乎臣竊願

皇上速聽廷機之去也臣非不知嫌疑所在非所
宜言但區區愚衷以爲今日閣臣事勢貴當
如此臣不獨爲廷機計亦以自爲計耳自廷
機被言以來臣不敢深爲置辯誠以辯之無
益徒滋紛擾且廷機生平人品亦不待臣之

奏草

卷六

七

辯而後明者惟此一事書之邸報傳之天下
將謂此言出自臣口臣無面目以立於天地
則矣故不得已嗶嗶若此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奏爲閣臣推補萬分難綏肩死哀祈萬非得已
事臣自舊歲臘月以來懇補閣臣詞已窮舌
已敝矣

九關遠隔不知臣所陳奏曾一一經

聖覽與否如其經

覽豈有不爲臣而動心者日來各項章疏

省發愈少人情驚疑不知何故而臣之私心更爲

惶惑以爲臣雖不才亦已蒙

聖主之知備帷幄之列而何其艱難困苦之情頻

奏章

卷六

主

煩籲訴不少動

聖心之若是也我

祖宗設官分職母論大小皆有長貳至於教官會

官未入流之類猶有二三員或四五員不以

爲冗而奈何以政本重地使謫然孤臣獨處

其間自形影之外更無相憐自心口之外更

無相語乎天下萬世寧不以

皇上爲厭薄萬幾而俯視此官爲可有可無付之

不問乎此臣之所甚惜也況此官號稱探路

其名甚擅臣以不才竊據日久悠悠世情孰

能相亮展轉猜疑何所不至行且視綸扉尺

地爲懸懸懸之場而臣妨賢病國之罪日

甚一日雖欲勉強自效其道無繇矣此又臣

之所甚懼也臣之惓惓祈請蓋上爲國謀下

爲身謀皆不容已要之臣之爲身謀者亦所

以爲國謀耳如

皇上以閣中名籍尚有三人可以緩補則臣觀錫

爵之來否無程期延機之去急如星火即臣

狼狽病軀分毫無益名雖三人實同無有一

旦有緩急之虞

奏章

卷六

聖

皇上何所托重特力是不深長思乎臣查觀臣

之設自永樂年間至今僅二百年已滿百人

截長補短每人不過二年蓋先後乘除理勢

如此今臣之備員已二年矣其爲忝竊亦已

過矣伏望

聖明將臣苦實情詞哀憐省覽蚤行推補以慰天

下之望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綸扉奏章卷之六終

繪屏奏草卷之七

請補都御史揭

臣前日在閣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以考察事急催請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得御史徐兆魁等合署公揭以副都御史詹沂求去懇切勢不能留乞

亟點左都御史等因臣惟都御史一官秉持風紀振肅百僚其職任在平時已爲至重况今大計之年大小官員所與吏部共持衡鑑分別

奏草

卷七

賢不肖而去留之者惟此官是賴今詹沂封印上章各道御史皆爲之請於勢已萬不能留矣此時再不點用則今歲計典之協贊將屬之誰我

皇上加意吏治於考察一事尤爲留心卽近者懲貪旌廉之

旨諄復倦倦人心猝動丕揚之急於催請者蓋欲得人協力爲奉行

德意計耳豈有他哉堂堂風紀之地閉署經年已非事體今又併文移章疏一槩停閣其於躬

急之勢亦無以復加矣伏望

聖明俯從丕揚所請卽

賜點用其他如協理戎政南京兵部尚書廣東應

天巡撫皆至急之官萬不容緩併乞

點用庶內外重地皆得人料理而天下事不至於廢壞矣臣非不知言已煩瀆取厭

聖心惟是事關一體不忍坐視心在急公

聖明所亮故復曉曉如此若以爲請之愈急則新之愈甚

君父之於臣子亦若有戚心云者此則庸衆謬悠

奏草

卷七

之見臣斷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臣惟年來

朝政廢弛甚多而目前最急最要必不容已之急務蓋有二端如左副都御史詹沂封印求去臣爲揭請處分併點用左都御史宋蒙允發今沂已出城矣其勢難再入矣乃國子監祭酒周如砥又相繼出城矣刑部尚書沈應文又封印謝事矣國子監衙門尚有司業代管乃都察院刑部自詹沂沈應文之外堂上更無一官此兩衙門一司風紀一司刑獄至重

奏立

卷七

三

至繁凡百事體不容一日停閑而都察院又有考察之事刑部又有審錄之事皆急在目前審錄較之往例又已過期或行或免未奉宸斷此尤急中之最急者臣願皇上速下應文之疏定其去留仍俯從吏部尚書孫丕揚所請將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卽賜點用其餘求去諸臣皆斷自宸衷使其進退有據

乾綱肅而庶政修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其一也又頃者各處報災進而編建江西近

而山東山西又近而真係諸郡或遭洪水或被旱蝗人民死徙流離不可勝計而山西近邊一帶赤地千里其人皆拋妻棄子逃入虜中官不能禁自徐州以北至於郊畿蝗飛蔽天所遇殘滅餓死屍骸滿原野撫按諸臣連章累牘爲百姓請命其言皆痛徹心骨而顯訴徒勤

德音未沛哀此殘黎更何仰望弱者委之溝壑強者轉爲盜賊閭閻之禍寧急言哉舊歲江南大水賴我

奏章

卷七

四

皇上多方蠲賑幸而安全今歲各處之災甚於江南誠宜

特頒明旨或蠲稅或蠲租酌量重輕以爲救助卽未必能大有所濟而使窮民如

朝廷有不忍坐視其死之意相與頌戴亂萌消而邦本固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又其一也臣聞之堯舜之聖孟氏稱之惟曰急先

務所謂先務則知人安民二者是已今

皇上每日發行之本章皆尋常套數無所關係至於列署之空虛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堯

舜先其所急而

皇上先其所緩以此希恭已垂衣之治不亦倒置

之甚哉夫人君之所以尊者以其托於百官

萬民之上也無百官萬民何以成其尊今上

至九卿下至縣令自留自去漫無稟承則示

不知其有

君矣萬姓嗷嗷宛轉待盡斃天不聞投生無計則

亦無利於有

君矣長此不已母論焉

宗社之憂臣不知

奏草

卷七

五

皇上之所為厥命靈爽以臨制天下者果安在也

臣言至數至噴瀝厚心慚義當緘口顧念

聖恩深重責任難危一日居此地不得不言一息

尚存不悉不言故復冒昧痛切舉其最急者

言之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少賜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瑞王婚禮餽糧揭

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為

瑞王婚禮期迫懇借問金

令臣稟擬臣即當擬上但昨太僕寺有揭極言庫

藏匱乏近年那借已多今歲又被剽遺借馬

五千疋恐一旦有事該寺銀馬俱乏何以支

吾欲比照

瑞王婚禮例酌議裁省以免那借其言甚為懇

切臣伏而思之

奏草

卷七

六

瑞王

皇上之愛子也婚禮莫大之吉典也凡為臣子苟

可將順豈宜有愛而況于該寺所藏皆

皇上之財何必爭執但此項錢糧委係買馬之用

軍國大計關係非輕年米邊餉無帶不得已

借給已至數百萬藏金竭矣併馬群而空之

矣若屢借不已從何答應寺臣之所言是固

一說也

瑞王以愛弟之親費至八萬餘金

福王之浮濫出於一時偶然不可以為定制以

愛弟而詞

愛子當無厚薄寺臣之所言是又一說也乃臣之意則徒以府庫空虛百凡難處

皇上肯節一分卽爲國家留一分之用爲今日計不得不如此耳豈敢過有較量而不仰體

若父慈愛之心哉惟是婚禮期迫需用甚殷難以稽誤臣謹擬兩票恭候

聖裁卽

聖意未肯全依

露王之例但就中減省以示樽節其所禱於國

奏草

卷七

七

計亦自不小而且使天下傳頌

聖德是示

盛典之一光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催掌詹事府楊

臣惟詹事府衙門與翰林院並重往時自掌印外尚有詹事少詹事四五員今無一員矣前此屢以掌印請未蒙

允發今只以協理暫管請而亦不發矣印封閣中日久不用凡一切關支俸薪等事盡皆沉閣則此一衙門幾若載而不設者臣誠不知其可也今凡列大僚員缺甚多臣何敢獨爲此汲汲緣此官推補係臣閣中職掌而署印無人又各衙門所無之事故敢冒昧催請伏望

奏草

卷七

八

勅下吏部將臣前所推右庶子翁正春量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暫管印信是示定今日不容已事也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奏爲議論日多

紀綱日弛懇乞

聖明蚤賜

乾斷以尊

主權以明臣節事項者大小諸臣以被言求去經歲杜門章數十上而不得請計出無聊于是有挂冠徑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始猶出于庶僚今且至于九卿浸淫不止臣恐將來尚無紀極雖有貶秩奪官之

奏直

卷七

九

嚴旨不能禁也堂堂盛世而使臣下之去留盡不

由于

君父是尚可以爲國乎從來人臣求去無有不報卽彈劾之章亦無有不下或是或非或進或退下採銓評上憑

宸斷主權等而人心服臣下惟俯首聽命而已無越志也今言者囑中被言者亦囑中薰習白黑莫爲剖明于是言者愈言被言者愈苦紛紜攻擊茫茫無了時

皇上但知諸臣擅去之有罪而不知其情亦大有

不得已也以臣愚慮去留用舍俱是

君恩遲速後先總關

聖念與其遲疑不決使議論日多于下何如事至

立裁使威權盡歸于

上之爲念乎臣非不知

皇上堂惜人才之盛心但念事勢已窮不容再緩

况臣子分義何處不勉鞠躬盡瘁困足以效

忠難進易退亦足以勵俗若必至于叢疑集

謗觸禁負怨而後已則身名俱傷而

皇上之所以惜之者乃所以困之耳今都察院堂

奏事

卷七

十

上已無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論事體壅滯

而二百餘年所無之景象見乎此時亦大非

吉祥善事矣

皇上執八柄以御臣一言盛衰各同春一令行

則萬方響應何難何難何難何難能于片言之裁決

哉臣區區愚衷不勝爲朝綱國體計而陳實

如此伏望

聖明悉登諸臣之疏自九列而上或去或留斷自

聖心傳諭臣等擬票以遵其餘盡下該部分別上

請兩于都御史等官卽行

允補如臣等所擬及吏部所奏有未當

聖心不妨明示更易使天下曉然知用舍進退悉

出

宸衷非臣所能干預

乾綱攬而群議消其所裨于

聖治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

奏

卷七

十一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奏爲閣臣久缺理極勢窮懇乞

聖明亟賜推補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心所可盡而

不盡力所能爲而不爲則猶可勉強以責後

效而無藉于人今臣之薄劣其所能爲與其

所自盡者只是如此靜言思之不知今日世

界更有何神機妙策可以挽回今日

聖心更有何忠謀至計可以感動以四海之廣賢

才之衆豈遂無人能辦此事而臣不及今哀

鳴推讓能者扶以不肖之身備員塞責因循

奏

卷七

三

往尊直至敗壞决裂而後已則是臣之罪妨

賢猶輕而誤國更重

皇上寬臣于今日乃所以禍臣于他日耳臣爲此

憂懼寢不能眠食不下咽每有疏請輒延頸

以望幸而不得且懷然而淚下也頃六月閣

臣以篤病乞歸家

恩慰留臣扶病復出示以此事未了不敢再陳今

又三閱月矣時序已更而浮沉如故臣每出

入關門輒引領睇瞻與兩房官嘆息謂自此

去

帝聞咫尺耳乃其隔絕之勢雖千萬里不足以喻
積思之極時從夢中望見

天顏叩首籲訴且驚且喜覺而知其夢也又復惘
然鬱結無聊前病日增而又妻病于室子病
於家公私苦楚填集寸衷人非木石何以堪
此萬不得已冒昧懸責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速行推舉但視輿論所歸安危身
負者盡開列上請斷自

宸衷或特召或簡拔使展其忠猷以慰中外之心
而一洗從前負乘覆餗之誚豈非

奏查

卷七

三

宗社神靈四海蒼生之所共想望歟臣既了此一
事然後乞身田里尋醫問藥延此殘年寸心
尚在誓于來生墮爲犬馬化爲螻蛄以報
聖恩不敢負也臣不勝懇切籲呼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八日

催發推陞各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推補山西副使秦大慶及邵武府知府
楊一桂二本皆已經本月初一日票上未蒙
檢發又昨日

發票文選司主事王宗賢刑部郎中史文煥二本
亦於初一日票上未

發臣謹各再擬以

進但查初一日所票尚有十六本未

發中間如應天巡撫及南北通政司皆係大僚勢

奏章

卷七

內

不容缺而應天巡撫尤關係地方難以延緩
其餘皆方面官員責任道重伏望

聖明鑒行檢發以省吏部屢次咨請臣不勝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請發同官離疏揭

前四月間蒙

發同官臣錫爵臣廷機辭疏令臣擬票惟時錫爵方有哭子之戚胎書懇臣爲之揭請而廷機之求去又甚力故臣於二臣所奏皆擬兩票恭請

聖裁今已半年餘矣未蒙發下臣亦嘗代爲催請而不能得錫爵以前疏未發不敢再陳廷機屢陳不報臣之愚昧不能窺

聖意之所存但念二臣皆位居輔弼而有所奏請

奏章

卷七

五

桀不見

咨于國體已甚輕矣況政本何地今日何時協力

匡維猶恐不濟而乃使在野者有類于寄衛

在朝者徒困于羈繫去就不明進退無據

祖宗設此官之意謂何而虛拘若是耶伏望

聖明亟檢二臣之疏將臣所擬兩票

親賜裁定或允或留務酌其可如以日久難尋亦

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以顯

皇上優禮之盛心下以存輔臣去就之大體而中

以爲國家求匡濟之實用其所裨益甚不小矣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奏章

卷七

六

催行時政揭

竊惟今日政務壅滯甚多各衙門無日不行
催請無人不以職事控訴臣人直則按以揭
帖出至朝房私寓則相率面言其辭皆直其
勢皆甚不容已臣緘口結舌無可答應不得
不為懇之

君父謹將最緊最急數事開列上請其餘少有可
緩者不敢繁瑣伏乞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幸甚

一都察院自詹沂出城刑部自沈應文封印
未草

卷七

七

今已一月無人管理法紀重地豈容久曠
其左都御史等官當亟行

點用沈應文辭疏亦應

檢發使其進退有據不至就誤伏候

聖裁

一兩廣地方為山海奧區內而徼徼外而海
寇能耽窺伺即舊歲欽州之事可見已今
總督戴耀久已為民不敢管事且以丁憂
告矣巡按御史李應魁已經陞任總兵孔
憲卿又告病回衛雖有司道等官不相聯

屬誰為彈壓一旦奸人作亂方數千里之
地必受荼毒而南方數省皆被其害矣至
于應天等府乃根本重地舊巡撫官久杜
門侯代諸事發閣人情惶惶均屬可慮其
兩廣總督官當亟行

點用而應天巡撫官亦應

檢發以便交代伏候

聖裁

一巡按官舊例一年一代今山東湖廣皆已
兩年尚未得代至于真定巡按以丁憂去

奏草

卷七

七

業已數月亦無代者遂使三年武舉之常
典寢閣不行此地近在郊圻又遭荒旱人
民流離盜賊四起新巡按官尚未到任該
地方事務何人管理其為閭保非細故也
都察院為此三處題差已有數十疏俱未
蒙發臣敢冒昧併為催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惟都察院應天巡撫及沈尚書告病攝

臣惟闕家建設九列共襄庶政而都察院紀綱之司最爲緊要刑部則職在庶獄民命所關皆不可一日曠者今詹沂去位沈應文封印皆已一月一切文移詞訟悉從停閣兩署空虛杳無人跡是亦從古及今未有之事也至于應天巡撫乃留畿根本重寄較之他方更爲關係自舊撫臣陞任被論杜門歲餘昨接按臣鄧溼揭帖言其諸事寢閣百凡不便地方災傷之後誰爲拊循今新撫臣已經

奏草

卷七

元

點用又復留中臣之愚陋誠莫測

聖意之所存但竊見昨者宣府巡撫官一推卽下仰見

聖明留心邊務頃刻不忘或未知南畿地方其利

害尤甚于宣府耳伏望

皇上將左都御史等官臺

賜點用沈應文辭疏

亟賜檢發其已

點用應天巡撫官併

賜檢發庶內外重地皆稱得人天下皆知

聖明雖深居高拱而于緊要政務盡開

宸衷未嘗曠廢其所以作臣工之玩愒而增

聖德之尤明者真不細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七

二

災傷請

災傷請

臣觀近日各撫按官奏報災傷近則河間保定真定各府遠則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或水或旱或蝗蝻或水雹無地不災無災不甚漂蕩流離僵尸枕藉窮極計生必至叛亂昨接御史徐鑒揭帖言河南磁州已有屯集作梗天津霸州諸處密邇輦轂乃流民肅聚剽劫公行觀此景象甚屬可憂而報災之疏一槩不下朝廷之上竝無片

奏章

卷七

主

字隻語以慰窮民之心彼蚩蚩之氓何所希戀維繫甘于就死而不變也往時災傷雖重

賴

皇上仁愛憫恤發帑留稅多方蠲賑以救元元之急故雖有亂朝旋復底定今民窮如此

聖心惻念豈異昔日其所以停輦而不行者度必意有所靳而難於明言耳臣日夜焦思憂無他策萬不得已敬擬

勅諭一道發明

皇上軫念窮民之盛心責成地方官講求恤民之

實政使海內聞之知

朝廷與百姓猶稍相聯屬不至漠然茫然坐視其顛連而不顧卽窮困之極猶庶幾忍須臾毋死以待

皇仁之沛發而不至甘于叛亂是亦急救目前之一策也若

皇上能

慨然從諸臣之請惠留稅銀以資賑濟起災民於溝壑

播聖澤於震區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而未敢

奏章

卷七

主

強瀆耳所擬

勅諭恭請

聖明裁定發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諭史戶二部今歲各處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無以為生朕每覽奏輒輒用惻然但以帑藏空虛難于徧賑各地方撫按官宜仰體朝廷德意督率司道府縣官設法拯救多方安輯以弭亂萌有功效顯著的破格擢用其貪污害民及闕茸怠惰不修職業的着不時拿問參奏從重處治今考察莊通兩吏部便將救荒一事加意甄

別明示勸懲至於各處抽稅有司害民更甚着撫按官另行開報爾部另行細訪加一等處治如或貪緣漏網發覺之日罪連撫按其各項錢糧有可量行蠲免改折的該部卽爲分別題請以昭朝廷加惠恤寬至意不得違玩故論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草

卷七

五

乞休第五疏

奏爲奉職無能聞言心服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今日方欲入直適聞御史鄧溥有疏論劾其大端責臣爲同官臣延機辯雪疏中有凡所稟擬循行舊套之一語又催補閣臣疏中有揆路名擅竊據日久悠悠世情孰能相亮展轉猜疑無所不至之數語遂以爲明已無權杜絕人口暗中躲閃就裏擠排上以歸過于

君下以中傷善類因及於時政之壅塞邊事之紛

奏草

卷七

五

紘

東宮之不講責臣不能開悟

上心挽回世道其議論皆侃侃鑒鑒足以使臣內愧而心服但臣所謂循行舊套者固云下由部議上由

聖裁此稟擬事體實是如此至于

給卹重地臣以一身竊傷多時天下之人安得不疑臣安得不懼御史或徒據其指辭之欠缺而不知其它衷之甚苦也總之臣待罪兩年受

思深重實無分毫可以報塞時事至此誰當其辜

臣之罪狀已如丘山御史皆各而不言僅以疏中語言之謬相疵議其用意甚厚至云重其人故望望不副則疑尤爲忠厚婉至之語臣所面熟內慙而不敢當者也臣多病殘軀力窮智盡久思歸去徒以閣中乏人賴頽湍滯得御史直言成臣之志舉家感頌世世無窮伏望

聖明察臣下衷暴臣罪戾

無賜罷斥使臣得卽日退歸田里以全餘生天高

奉章

卷七

五

地厚之恩卽御結不足報矣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奉

聖古卿亮節鴻猷清慎忠謹政幾繁重隻身勞苦朕所洞知方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卿臣襄佐理豈可浮言求去小臣妄言朕置之不理卿宜安心卽出入閣辦事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辭票擬揭

臣自舊年四月供票擬之役以至今益因臣同官廷機被言杜門不出無可推辭今臣亦被言矣亦杜門矣彼此之挂議旣均則自當以資序爲據伏望

聖明將一切本章發廷機處

諭令票擬臣斷不敢冒昧共役以重不職之罪也臣不勝激切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奉章

卷七

五

纂修玉牒揭

奏爲纂修

玉牒事伏覩

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

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欽奉

聖旨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

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

七千餘位

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文日

奏草

卷十

七

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

修撰之事理勢難再緩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謝 宣諭揭

該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次輔朕自入冬以來動火頭暈

又害眼怕風服藥調攝昨覽卿具揭所奏朕已

悉知但日每本章擬票關係國家重典卿當仰

體朕意將發下本章還照常擬票進覽況今國

家多事卿勿以浮言介意宜卽入閣輔政佐理

庶政務不至廢弛特諭卿知欽此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謝恩訖竊念臣以奉職無狀致被人言

誼當引罪不敢與聞國政故懇請

奏草

卷七

三八

皇上將一切本章發臣廷機擬票乃

聖意似知廷機求去之堅不欲苦之故仍以

命臣臣捧誦

溫綸不勝感愧惟臣子之事

君父以奉

命爲恭安敢故違况

勞以寬

君父之慮謹將

發下本章擬票進

覽仍望

皇上加意調攝保養

聖躬勿冒風寒以致動火此尤臣一念倦倦忠愛之私衷也至於臣積愆多病久思陳乞其入閣事情尚容另疏懇祈未敢遽賁謹將聖諭送內閣尊藏外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奏草

卷七

三九

請改遣分獻揭

竊見郊

祀在邇前日票擬分獻官臣亦預焉今臣以被言待罪又連日痠瘞火蒸過身痛楚度其勢必難供事誠恐臨期具辭有所不便謹另擬一票上請

此餐庶

大禮不誤而臣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謹題請

旨

奏草

卷七

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奏爲聞言蒙

恩感懼文集再懇

聖明卽賜罷斥事項御史鄧澂論臣具疏乞罷

隨蒙

聖諭令臣照舊票擬本章促其人直臣捧誦

繪音惟有感泣竊念本章重事本非私家所可生

擬亦非挂議之臣所可妄擬但以

君命嚴重政務殷繁不敢固違已經遵

旨回奏外至于入直輔政則揆之分義萬難勉承

未草

卷七

三

蓋今日

朝政壅塞已極其所責望于臣者不止澄之一

人臣出而無以副天下之望則負罪日深愆

尤愈集不如及今決去猶可以附不能者止

之義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一也人臣之罪莫

大於妬賢疾能今臣已蒙閑僻擠中傷善

類之疑豈可復立

聖明之朝居百僚之上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二也

况臣推苦餘生百感交集連日間精神恍惚

腸胃枯焦舊患未除新病復作其不能勉勉

馳驅效犬馬之力明矣今長安之內列署半

空綸扉僭掩甚非盛世景象臣待罪之人不

敢復言其他惟是閣臣推補萬不容已且臣

廷機杜門日久去意已堅臣困劣如此卽私

家擬票亦暫時奉

命終非久計閣中事務將以屬誰此臣之不得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卽行會推以憑

點用將臣放歸田里全其餘生庶賢才有效用之

機而世運有挽回之日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奏草

卷七

三

之至奉

聖旨卿秉公持正忠亮老成朕所鑒知况今國事

多艱正望卿分猷化理豈可因小嫌介懷堅欲

求去卿宜遵前旨卽出輔政慎勿再陳其餘政

務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謝遣官宜諫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大輔朕因動火頭目眩暈又害眼服藥調攝未

愈但念國事多艱正賴卿分猷佐理方今

聖母萬壽聖節在邇履長屆期豈可因小臣謬言

杜門不出堅欲求去卿心安乎遣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卽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特諭卿知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望

奏草

卷七

重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賦性庸愚受

恩深重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煩

君父再渙

渥綸中使鴻臣繼臨私萬且以

聖母萬壽在邇履長屆期令臣卽出輔理臣捧誦

諭音隆天重地苟有心胸寧敢忘于叩結苟有筋

力寧敢惜乎馳驅惟是臣萬不得已之情已

經兩疏申請今亦未敢再資惟望

聖明加意調攝以膺自天之祉至于

聖母萬壽佳辰臣自當簡副

宮門叩首稱

慶以少盡臣子之愚衷耳臣不勝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卿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

豈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卽出入閣贊襄

慰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草

卷七

清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奏爲微臣劣狀已著諸臣責備允宜懇乞

聖明聖採忠言以明用舍事臣以被言求去伏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豈
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卽出入閣贊襄慰
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欽此臣陳情未遂再辱
溫綸進退趙趙措躬無地昨御史孔貞一有疏謂
閣臣輔理無效

奏草

卷七

聖

論札虛拘非宜其所責備于臣無不切中臣當去
之故不能自言而貞一代爲之言極苦之情
不能自訴而貞一代爲之訴
皇上試取貞一之疏觀之如東宮不講教卜不行
大僚不補稅使不撤章奏不下被言諸臣不
蒙

處分孰非臣輔理無效之公案乎臣有一言可以
自解者乎呼焉而又聞詰焉而又不報諸
事之沉閣焉而又如故則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其道窮矣天下人又相與罪臣責臣臣口

不能辯身不能容乎足不能措卽欲苟然尸
位素殮亦不可得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其道亦窮矣臣千思萬想天
下人皆以理律臣而

皇上獨以情恕臣則臣之自解于天下難而乞恩
于

皇上易臣屢疏所請會推閣臣一事實乞恩之至
急而事理之至窮難以再緩者輒復不避煩
瀆冒死哀祈伏望

皇上俯賜允行使政本得人輔理有效而又

奏草

卷七

聖

念臣情勢之窮

賜以一去則不崇朝人心大定而

皇上亦得以晏然穆清無煩聒之累矣臣不勝激
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人直疏

奏爲臣東未遂

君命難違謹遵

旨勉出僻陋愚誠仰祈

採納事臣以不才引分求去乃蒙

君父爲臣焦勞兩勳

宣諭五奉

溫綸臣何功何能被此隆渥卽今長至屆期

南郊將事臣不敢固違

嚴命安附私家謹于今蚤爾簡延見供事外惟是

奏草

卷七

七

言者之所責臣皆國家大計臣尚奉能得之

皇上則雖難強出終不自安誠望

皇上乘此履長之時一新廢政補闕臣點都御史

下各差巡按一切章疏盡皆

檢發使天下翕然稱

皇上爲堯舜之君臣雖爲劣亦得苟安時日勉效

馳驅豈非大幸如仍前壅塞無所轉移日復

一日遷延苟且則是近日諸臣之所以責臣

者儘爲臣博此幾番之

溫綸而臣之所苦口而力爭者僅得

皇上其餘政務知道了之一語於

國家大計毫無所裨于天下疑議毫無所解竊

恐臣今日之出無以終事

皇上也年來求去諸臣

皇上每責其好名潔身臣竊謂人臣之所以事主

全在身名名且不顧則何事可顧身且不恤

則何事可恤以若人而能憂國愛君未之前

聞

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彼聖賢之所云不可則止

不能則止難進易退禮義廉耻云者又何說

奏草

卷七

七

也臣此番度量實當決去顧惟

君父之大分

天高地厚之大恩不能忽然故復不惜身名冒昧

一出伏乞

皇上哀臣憐臣萬不得已之苦心將臣所請

俯賜允行使臣之輔理少有分毫之效而

皇上之留亦不爲虛拘豈臣一身之幸實天下之

大幸也如使臣復不得已而求去以自甘奸

名潔身之罪臣有辭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問安揭

臣頃連接

聖諭仰見

聖躬以動火頭暈害眼怕風臣隨于回奏中附陳

願

皇上善自珍攝以膺自天之祉矣此係暫時所感

今已經數日必

速吉無疑惟是今歲天氣乍寒乍溫難于調護稍

有失宜風邪易入加以

萬幾殷繁深勞

奏章下

卷七

五

聖慮虛火一動則頭目暈痛其勢然也日下長至

已屆陽氣初回伏望

皇上順時攝躬平情和氣

總攬乎紀綱政務之大而不以瑣屑分心

致謹于飲食起居之微而毋使風寒乘隙則天休

益至萬福畢緣履長之慶與天地而無極矣

臣下情無任惓切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補都察院揭

竊惟目前最緊一事無如都察院缺官蓋天

下計吏旦夕至京考察之期相去僅一月若

有吏部而無都察院是祖宗二百餘年舊制

壞自今日一不可也且吏部獨司考察而無

人與之參佐非但咨訪不詳亦恐事權偏重

二不可也即無論計吏而堂堂風化之司百

僚瞻望所係乃閑門空署已及兩月何以振

肅綱綱奉行國憲三不可也

皇上神聖天縱于此等大事皆洞然

奏章下

卷七

早

聖心無待臣下之言其

點用之命亦必在旦夕無待臣下之請但臣之愚

衷以為蚤一日則此官有一日之用而中外

人心亦蚤安一日故敢冒昧竢陳以祈

聖明之速斷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處置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覆劉遼總督官塘報建夷
事情一本令臣票擬臣謹卽擬上竊念今日
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爲可憂度其勢必至
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
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
將拱手而授之虜卽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
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
戈內向必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

奏草

卷七

呈

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爲此榮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
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
臣可以責其戰守而曾難強橫我亦何至坐
受其禍哉今蒞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
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
此景象卽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
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
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竭固寺又那借將

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臣會

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爲

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草

卷七

呈

催發都察院堂官揭

臣以都察院缺官屢次催請未蒙

檢發

聖意以考察一事自有吏部官主張不必都御史耶此其事體緊要臣前言之已詳不敢再贅惟臣愚慮以爲此官之萬難久缺蓋不獨爲考察一事

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察官邪振揚綱紀使大

小臣工有所畏憚而不敢爲非自年來總憲

無人百凡廢弛各衙門堂上官缺者缺古者

未草

卷七

告泛泛悠悠茫無統攝宴會日多職業日曠

昔人所謂盤樂怠敖泄泄沓沓之病畢見十

今日一旦禍亂則盡舉而委之

君父亦可嘆已此非得剛嚴果毅手裁獨持爲衆

所憚服之人使之秉執臺綱激揚振作尚未

知其弊之所終也昨都察院經歷司以署印

請此示無可奈何之計臣竊計今尚書侍郎

共只八人中有三人杜門日久其餘皆有本

部事務誰可兼攝即使暫時無攝亦非久計

且官屬代庖終是苟且望以起弊維風勢必

不得臣日夜憂此至于瘼火上蒸咳嗽喘急

卽勉強入直恐難久延所爲冒死陳竇若是

者誠迫于勢不容已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如

聖意有所未愜示望

俯賜明示使臣可以奉行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章

卷七

周

爲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自去年四月以人言堅意求去至于冬月又遭家先歸僅以二僕自隨荒涼病苦情緒不堪臣與隣佑每爲寬慰經今年九個月矣人言紛紛催迫不已廷機自以關臣受

恩深重未奉

君命不敢擅出闕門今見朝

覲在邇居處不便且欲移居荒僻之處以待

命臣念廷機事

奉

卷七

呈

皇上三十年清苦勤勞一心報

主蒙

皇上知遇拔擢以有今日乃暮年衰病窮迫無聊

一至于此固

聖心所深憐也彼之日夕哀祈不過一去

皇上但以片言允放卽是終始造就之恩亦

聖心所不靳也頃者臣被言待罪求以票擬歸之

廷機而

皇上仍以屬臣蓋已洞悉廷機之苦有甚於臣而

不欲以此困之也則何如

疊放一日使廷機免一日之苦之爲愈乎廷機又

言今年四十疏一無留中今亦不敢煩瀆取

厭屬臣代懇極其哀求故臣輒敢不避嫌疑

饒舌如此伏望

皇上鑒其苦情將其屢次辭疏隨便

檢出一通

登臣擬上使廷機身退心安始終兩全目前亦得

省于搬移

皇上體恤之恩臣與廷機共載之矣臣亦進退維

谷之人而惓惓此請者先僚友之急而後其

奉

卷七

呈

私有萬不容緩者在也臣不勝激切懇懇之

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時政疏

奏爲微臣時刻難容萬言只是一苦哀懇

聖明垂憐超拔事臣頃奉

溫綸強顏再出亦冀

皇上察其苦情於緊要政務有所

允行以少伸其報效之私乃旬日之間四請都察

院而不報再請兵餉會議而不報在廷諸臣

移書罪臣詈臣者逐日不絕其輕者責臣以

去而甚者責臣以死臣孱然之身耳萬罪千

愆萬怨千恨無不總集雖使金石爲軀亦將

某直

卷七

望

銷鑠以至于盡也而況于血肉之形骸乎今

禍亂未作天下人已以臣爲罪首紛紛如此

一旦變故橫生恐難死不足以快人之意以

二十年來蘊崇之憂毒而使臣獨當其辜甚

可痛也大小臣工苦心力爭不能動

皇上之分毫而謂庸劣如臣獨有神謀秘策可以

回天亦可憫也今之責臣者曰每日當詣

宮門力請也請必涕泣也又當合九卿科道郎

署伏

闕以請也夫宮門禁地臣子不得到九卿諸臣

各受

國恩各懷惻欵苟可效忠何待臣言若臣之淚

已無時而不揮矣卽送本文書官亦親見之

矣萬想千思終無計策卽欲含羞忍辱遷延

以待而臣亦有心曾亦有面目豈能如此且

今之罪臣者又不止在廷諸臣已也災傷遍

天下不能叩

闕籲祈爲之拯救至于橫斂重租一槩如故則

萬姓罪臣矣內變將生外憂復至戎馬一闕

于郊關勢必震驚

奏草

卷七

望八

宗社則

九廟之靈罪臣矣書之史冊傳之後代以爲我

明禍亂自某人爲輔臣始則萬世罪臣矣臣每

念及此忽忽忘生字宙雖大將何地以自容

聖恩雖深將何福以消受然則臣雖未能遽死而

似此情形亦必死而後已耳臣聞之仕宦之

道有如飲酒席將殘矣主人怠矣首坐之客

自宜引避以謝主人彼爲衆賓者卽不連而

至醉飽而歸誼數爭坐亦自無妨臣羸居首

生者也故敢哀祈

皇上許臣一去以稍寬其罪責如必不容臣去而困之以死臣死而見

二祖

八宗于地下亦有以避罪矣臣滿腔鬱結五內俱焚氣喘聲悲言無倫序更望

聖明原有臣不勝哀號迫切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奏章

卷七

七

輪屏奏草卷之八

請免戶部買辦銀揭

蒙

發下戶部一本爲金花買辦銀兩該文書官劉用

傳

命票擬臣細覈本內金花欠至五十六萬四千餘

兩買辦欠至六十七萬餘兩此二項雖俱係

上供之數但金花原有額派買辦則起自萬曆

六年原無額派皆係該部設處那借軍餉等

項錢糧以進計其所費已六百餘萬至于今

奏

卷八

一

日部帑盡空無可設處故不得已而祈免下

皇上耳今邊餉逼迫軍士號呼勢將爲亂昨見副

遼總督王象乾揭報可爲寒心該部智慮已

窮困極欲死今日合部十三司官來見臣哀

訴臣但對之大息而已軍糧如此買辦銀兩

又將安出即以

嚴旨督之亦何益哉臣謹擬令該部將積欠金花

銀作速催解其買辦銀且暫停緩以救該部

之意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伏惟

聖明憐察賜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都察院署印揭

今日蒙

發下都察院經歷趙士吉請官署印本令臣票擬

臣念九卿中甚爲乏人只總督倉場右都御

史孫璋工部侍郎王汝訓二人堪用然昨吏

部尚書孫丕揚告臣謂孫璋與之同鄉共事

考察稍有不便汝訓又見署工部難以無攝

臣不得已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其都御史官必當

點用與代庖之故臣頃已具揭奏聞併望

奏

卷八

二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請會議兵餉揭

昨接蒞邊總督王象乾揭報言遼虜頭目十個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竊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罰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千臣恐此虜與奴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何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遼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

我

卷八

三

皇上神明聖武

留心邊事何至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親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牆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卽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即

聖心未肯慨然示

亟令廷臣講求長策人出所見必有可采何至束手待斃坐觀其變之若是哉年來邊備廢弛已極封疆之臣當任其罪乃以糧餉不敷之故使之有辭一旦地方失守彼必委過于朝廷而

皇上反爲之受惡矣三尺法縱無所逃亦何以服其心也大小臣工談及此事無不慄慄驚危若禍在旦夕相與謀伏闕力爭臣恐其太激

奏草

卷八

四

勸之且止然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干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伏望

聖明卽將戶兵二部前疏檢發使得奉行以紓倒

懸之急少安中外之心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官坊誰轉揭

題為印信事照得掌右春坊印信右庶子傅新

德已經陞任去訖遺下印信缺官掌管三等

推得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諭德朱之蕃

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書右春坊印信

及照國子監管司業事左諭德湯賓尹右中

允孫慎行顧秉謙鄧士龍郭渭南京國子監

司業朱延禧各資俸已深壅滯日久擬將湯

賓尹量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孫

慎行量陞左諭德顧秉謙鄧士龍郭渭量陞

奏章

卷八

五

右諭德俱兼翰林院侍講未延禧量陞左春

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以稍示疏通之意

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催請剿遼兵餉揭

今日蒙

發下薊鎮總督王象乾請討錢糧本令臣票擬臣

讀之其言至危至迫至為可憂此事責在該

部然該部連疏奏請廷臣會議皆在

御前未發今若泛泛下部無益於事必須依其所

請速集廷議庶幾人出所見或有長策亦不

敢專望內帑也至于急救目前則須暫借馬

價銀以應其請此當于戶部疏

批發今未敢遽擬耳事勢窮急無可奈何故敢附

奏章

卷八

六

陳愚見若此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敕處刑部司官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寶和店條稅銀兩係

聖母宮中御用之資如何縱容經紀棍徒包攬錢

糧浸漏條稅前誣告事情已有旨了今有改名

捏告劉弼等司官受賄故違着降調于山等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劉弼等俱

免提照舊應役出旨來欽此臣細觀本內所奏

只爲劉弼之拘提並無官司受賄之說劉弼

既奉

奉旨

卷八

二

明旨免提應役而司官復行拘提自是有罪但中

間亦或別有事情奉可懸斷我

皇上聖度如天凡百優容今以中使之一言而遽

降處司官人情疑駭必復紛紜而臣愈無所

逃罪矣如使司官果有受賄實跡確然無疑

則雖治以重罪亦不爲過而況於降處乎惟

其事既無的據而原奏亦無一字言及突然

坐以此罪揆之情法實爲未安此臣之所以

再三躊躇而不敢輕擬也臣尚不知司官爲

何人豈敢曲護但愚見如此故敢冒昧陳瀆

仍恭遵

聖諭謹擬一票上請

聖裁伏望

聖明弘加矜恕以光

聖德微獨司官蒙

恩卽臣與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奉旨

卷八

八

請會議兵餉揭

今日兵部各官共至閣門投遞揭帖其言兵餉匱乏邊事危急之情狀讀之真寒心變色凜乎不可一朝居者

皇上試一覽之便自洞徹不待臣言今內外空竭

百計已窮發帑之情不能強得之

皇上該部無可奈何乃以會議爲請蓋一會議則邊備之作何整飭軍餉之作何清查過欠之作何徵催廢墜之作何脩舉人出所見以待該部之折衷而

奏

卷八

九

皇上又以神明之見斷于上必有一番經畫救此危急不至汲汲惶惶茫然無措之若是也若復猶豫遷延付之不理一旦禍亂大作不可收拾封疆之臣必歸咎于該部曰兵食之不給也該部之臣必委責于

皇上曰力請而不報也則是今日

宗社之憂天下之亂皆

皇上一人任之豈不甚可情哉事勢至窮至迫臣雖欲不言情不容已故敢冒昧具揭親詣

文華門稽首恭進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奏

卷八

一

催散館鴻

臣惟翰林院各官陞差事務原係臣等職掌年來壅塞已多百凡寢廢蒙

聖恩千臣等所題

請勅撰文及右春坊掌印等官俱行

允發稍滯稍過臣與諸臣不勝感戴惟慶吉士散

館日久臣等擬投職銜蒙

允下部亦已三月而吏部銓除之疏屢上未蒙

檢發諸臣無所事事閉戶逍遙殊失

皇上作養優待之盛心而亦臣等未完之一緊要

奏事

卷八

十一

事也伏望

聖明慨賜俞旨

勅下吏部查照原履所注各衙門行令各到任供

職廢

朝廷之作養不虛而臣等亦免干煩瀆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奏為艱危日甚籲訴已窮懇乞

聖明亟補閣臣以維世道以救殘生事臣以庸愚

獨當國事已一年九個月論精神則日昏一

日論時事則日難一日其所為泣血陳情以

求

皇上之推補者不知其幾矣而至今尚杳然也請

以不容不補之故再臚列而申言之古來輔

弼之臣責任雖多然其大者不過于安國家

保黎民鎮撫四夷使中外寧謐而已今水旱

奏事

卷八

三

災傷幾補天下人民流離死徙在不絕處

夷達虜連結窺邊國家之危有如累卵自非

宏猷淵量真足以投大遺艱挽回氣運者曷

勝此任此其不容不補者一也天下之事有

如一家主伯亞族不和不可以為家群臣不

和不可以為國今中外誼聚茫無底止向者

置臣于是非之外猶可平停今已扯臣于是

非之中何從辯折若非政本有人平心劑量

愈見決裂此其不容不補者二也

文皇帝初置閣臣即用黃淮胡廣楊士奇等七人

列聖相沿亦不下三四人豈為此具員哉蓋以
客勿心替之地濟濟師師則氣勢自正人心
自服

朝廷之體統亦若因而尊嚴今孤單若此經勢
可知加之庸愚救過不贖何暇論匡濟之
事乎此其不容不補者三也國家庶政名曰
幾務幾者動之微吉凶悔吝之所由分議擬
一不當其害立見古之名臣如魏丙房杜之
流猶必同心輔政謀斷相資今奈何以幾務
之重令登儒冥冥失之嘗試爲之乎其亦忽

奏章

卷八

三

天工經

杜稷甚矣此其不容不補者四也人才之生于世
長養甚難摧殘甚易故鄧林之木可爲棟梁
大匠必亟抹焉今朝野之間舊德名流人情
歸向者良可指數及今不用臣恐老成者有
剝落之憂精強者有桎梏之患霜雪斧斤同
歸于盡國家將何賴焉此其不容不補者五
也凡天下之物必有主者則人無競心置璧
于途而莫適與爭者必至矣今自此官空缺
以來內外南北衆論滋紛推戴擠排疑端四

起盈庭聚訟大率由茲其流之禍將有不可
言者誠使一旦慨然補用則衆喙俱休息蓋
競之風養和平之福何利如之此其不容不
補者六也夫此六者利害得失較然甚明臣
不敢飾一語以欺

君父也臣聞之月爲臣象昨者月食至既自初更
以至半夜較之往時最甚且久天象昭彰甚
可畏懼故敢不避瀆煩詳陳其說以冀
聖心之一動至于萬折苦心萬行清淚固有萬言
不能盡者伏望

凍直

卷八

書

聖明哀憐省覽

俯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請會議兵餉揭

前十五日蒙

發戶部借給邊餉疏臣已擬上而至今未發昨前
達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又各有揭
帖言軍士以歲暮無糧喧呼擾動其勢至急
其言至為迫切若不速為處置臣恐激激之
衆計出無聊而督撫諸臣亦不能繩之以法
矣且非但前邊為然即宣大管糧官亦來告
急其所欠之數皆多至數十萬然則今日戶
部所借尚不足供兩月之需而將何以善其
後哉此會議之舉所以必不容已而臣之慙
惓而苦請者亦其勢之必不容不言者也伏
望

奏

卷八

二五

聖明亟將戶部前疏

檢發以救目前且使窮餓邊軍得沾升斗以度歲

年亦

皇上無量之功德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時政揭

臣惟歲除在邇節屆端履我

皇上無疆之運昨日引月長而中外企望之人心
日殷日迫蓋庶人之家每當改歲之時必取
其一年停積之事務而料理遣發以使新歲
得以從容恬適無煩擾之累而況于國家政
事停積如今日之多寧可再遷延不決以待
末年乎臣今不敢舉有陳賡謹擇緊要數事
開列上

請伏望

奏

卷八

二六

聖明概賜允行不勝大幸

一兩廣地方介在山海內有程種外有盜賊
控馭極難今督撫巡按官俱缺地方事無
人統攝彼處兩司官具揭到臣及吏部吏
科言海夷盤據結連海賊勢必為亂責臣
等轉聞

皇上亟為點用督撫官使作速赴任毋致誤事其
言甚切其勢萬不容緩臣不敢不為之請

伏候

聖裁

一刑部尚書沈應文封印已數月三月不行
法令廢弛近日都城內外盜賊縱橫公行
劫掠無所忌憚甚可憂也頃應文辭疏
登票臣已擬允其去而又留中如未當

聖心亦望

傳諭令臣再擬使其或去或留有所歸結毋以一
人而誤一衙門之事其餘求去諸臣皆
賜裁斷以便奉行是今日肅紀綱省議論之一大
竅係也伏望

聖裁

奏章

卷八

十七

一今日邊疆多事夷虜縱橫制勝運籌惟兵
部及戎政二三臣關係甚重尚書李化龍
文武具備真堪委寄但去歲一病至今尚
未全瘳加以部事無人佐理又燕攝戎政
勞苦已極昨以月食救護臣與之聯班見
其足軟力弱不能成禮而去心竊慮之

皇上既眷留化龍須為

點用侍郎及協理戎政官以分其勞且可以為緩
急之用蓋此官與他曹不同必須跑馳暢戎
機熟知邊務者方可臣竊觀朝臣中足當

聖裁

一庶吉士散館考授奉

旨日久而該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茫無職業優
游閒曠殊失

朝廷一番作養之盛心而于事體亦不便者也
此關臣職掌不得不為屢請伏候

聖裁

一工科無人署印章疏久積不敢發抄極為
不便至于山東湖廣真定各處巡按或報

奏章

卷八

十八

滿已久或空缺無人都察院催請之疏無
慮數十應與工科署印弊

賜檢發者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宮僚徑去揭

該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

疏未蒙

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

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

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進退

當候

君命近來挂冠徑去者已多雖

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

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閣茫然

奏草

卷八

九

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

又不能拘繫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

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群臣

今日諸臣望

皇上之體切矣

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

然彼窮迫無聊自甘愆罪臣子不足惜而其

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

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

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于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
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八

年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奏爲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愚補閣臣以隆政本事臣受事

綸扉三更歲矣每見節令一新則中外臣民欣欣

相慶曰我

皇上真亘古未有之完福也萬曆之治其與天而

無極乎則又相與頌望曰

聖天子其必有所舉動法天道而順人情乎今歲

上計之吏偕計之士自遐方絕徼咸至于

闕廷其思觀揚

奏草

卷八

三

德化以其耀休明者尤甚于往歲臣竊計

聖明於諸凡政務之緊要大小臣工之所力請而

未得者且以次施行以答天下之望矣惟臣

之所最急則無如推補閣臣一事蓋昔人有

言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今閣臣非相

也而已覲然冒相之名矣嚴嚴具瞻之地而

零丁孑立一至于此非所以爲觀也即使其

人而賢猶且不可而況不肖如臣乎即使其

下無事猶且不可而況多事如今日乎詢之

輿論皆謂近來議論愈紛人心愈怪天下之

可憂有不徒在于水旱災傷盜賊夷狄而卽

在于

朝中之間者假使密勿有重臣焉當不至此

臣之所自愧自傷而不得不急懇于

皇上也夫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於天

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

於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

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臣所嚶嚶而陳瀆者至矣盡

矣伏望

奏草

卷八

三

聖明憐察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催·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照得庶吉士散館已五閱月業經奉

旨於各衙門授職惟吏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既蒙

作養之恩乃淹苦困頓不得一官自效彼其同科

進士皆銓除已盡各有職司而諸臣爲

皇上所拔擢顧反不如衆二百餘年之盛典而屑

越之誠可惜也年來

朝政壅格六曹事務所不能得者悉歸罪于臣

等臣等已困苦極矣而自已職掌如此等事

奉

奏

三

亦頻煩疏揭而不得請寧不愈困愈窮而無

所措手足乎今歲庶吉士既已停選不敢復

煩

聖明惟此前件必當結局臣不得不爲瀆請伏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感

恩卽臣之戴

德亦不淺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催·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照得今歲大計將竣稽之舊章有大班糾劾

一事係刑部職掌歷來遵行不廢今刑部尚

書沈應文告病封印已五閱月堅辭不出昨

該司官已將此事具奏恭請

聖裁未蒙

發下臣惟考察糾劾係國家二百餘年功令必不

容已該部尚書不出誰爲舉行臣不得不爲

申請伏望

聖明將沈應文辭疏或允或留斷自

奏

奏

三

宸衷發臣擬上使應文之進退得以分明而于大

計重典亦有光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請·東宮講學揭

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母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卽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將百通於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卽有冢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範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之迹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奏

卷八

三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勸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顯望于下卽

列聖在天之靈顧念

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臣謹擬得二月初四日初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奏

卷八

三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臣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惟庶吉士授職梅

該庶吉士散館日久吏部銓除之疏已屢上

矣臣等亦爲屢催俱未蒙

允擬今會試在通舊例分考官用翰林官十二員

而目下翰林諸臣或以出差或以避嫌或以

舊歲曾經主考甚爲寥寥不足充數惟得庶

吉士

命下始不乏人此臣之所以復冒昧而有請也伏

望

皇上慨賜俞音

奏重

卷八

三七

勅下吏部查照原履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得藉此服官少答

恩遇卽會試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疏

奏爲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謹陳目前要務乞

賜施行事臣惟國家三歲舉計吏比士之典至爲

隆重四方萬國之耳目盡在此時我

皇上臨御以來此典十三舉矣自古帝王陳王帛

于明堂而操威福于五位如是之久音自義

黃堯舜外不可多見茲亦千古極盛之事也

顧四海人情常汲汲皇皇若有缺望千衷以

爲

奏章

卷八

三八

聖德有未盡光世道有甚可慮者其大端有二曰

時政之壅塞也議論之煩多也所謂時政之

壅塞者何也九列六曹

朝廷之股肱不可一日缺者而今大半不補卽

見在數人亦相率求去無有固志刑部卽且

無人掌管兩廣總督屢推不報則大僚之壅

極矣遷謫諸臣以激瀆蒙譴不爲無過然其

間固多出于忠

君愛國之真心其所言之事亦多有蒙

皇上之採納者此皆一代難得之才也顧一行積

斥卒老丘園荷零相繼錄用無期則廢棄之
壅極矣內外臣工諸所奏請大槩謂中至于
彈章辭疏兩無處分是非不明邪正俱混而
求去待

命諸臣尤爲困苦頃沈應文得

旨都門款動以爲曠世

特恩則章疏之壅極矣其他如州縣之淹遲選補

之濡滯庶吉士之久不銓註種種停留難以

枚舉循此不已其弊安極臣故謂

聖政之當新也所謂議論之煩多者何也人臣之

奏草

卷八

元

義協恭爲國廉簡寬賈千載美譚而今一言

違戾動成戈矛一事參商便形奏牘引繩披

根牽蔓無已則辯許之煩極矣立朝之道忠

厚正直言必當罪始服人心而今一罹口語

槩入于深文但挂雌黃無分乎流品吹求洗

索之風日熾蓋帷薄之義奚存則彈劾之

煩極矣章疏之體明白正大君前臣名古有

成訓而今俚言隱語動達

至尊邑里官稱全無名姓彼此相沿恬不知怪則

奏對之煩極矣其他如內外之交爭門戶之

各立是非黑白之互混種種喧囂亦難以枚
舉長此不已其禍安窮臣故謂人言之當省
也夫此二端其一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
不聊生其一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
覺病雖不同症則皆惡而臣之愚衷又竊以
爲惟

聖政新則群情懾服而訟自當斂戢惟人言省則

宸衷感悟而

聖政庶可挽回症雖異治藥則相須自非上下之

間各盡其道相與匡扶天下之亂其何日之

奏草

卷八

辛

有哉至若臣之庸劣無狀自揣甚明上不能

感格乎

君心下不能調和于衆口卽國家大計如

東宮講讀閣臣推補曉曉言之亦尚不能得又

何怪乎政本之日輕而紛紜之日甚也量力

度時真有難以一朝居者伏望

聖明先行罷斥以示溺職之愆而後將時政所急

次第先行用以風勵臣工挽回世道

宗社靈長之慶將在茲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該臣於二十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仍擇於二月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

候

欽定今時日已迫而天氣又漸就融和累年曠典

惟待今日舉行不容再緩乃尚未蒙

批發天下臣民無不翹望臣萬不容已請誠催請

伏望

聖明卽於臣所擇二日內

欽定一日命

奏草

卷八

三

皇太子與

福王俱出講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臣前以會試缺分考官揭請庶吉士銓註授

任未蒙

允發今去試期只六七日事體愈迫不得不行催

請伏望

聖明軫念重典及諸臣守候日久有虛作養之意

亟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奏草

卷八

三

僅發吏兵二部尚書辭疏揭

竊惟今九列大臣寥落日甚至干尋常造祭亦途無人而吏部尚書孫丕揚兵部尚書李化龍又以病求去疏皆留中未蒙

批發惟此二臣碩德壯猷老成鎮重真國家之柱石中外人心共相倚賴以匡維世運

皇上既知而用之矣於其求去寧可不慰而留之乎吏兵二部責任最重二臣杜門則事多寢閣卽如刑部尚書蒯鎮總兵亦無人推舉堂堂六曹率皆空署甚非盛世之景象也二臣

奏事

卷八

五

之心皆主于去去言甚懇切臣知

皇上必不聽二臣之去但疏久不發則二臣之去志愈堅而天下事愈爲難處故敢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將此二疏亟賜檢發

諭令卽出供職毋復堅卧以至廢事其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亦以給假告病爲請目今有會試主考重事更無他人堪用併望

聖明檢發其疏責令供職庶有以紓目前之急務

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奏事

卷八

五

惟知貢舉官揭

該禮部題請會試知貢舉官臣已擬稟翁正春供事查舊例知貢舉官從來皆用禮部侍郎至近年甲辰丁未兩科侍郎無人始以少詹事代充今正春已經吏部屢推侍郎故臣擬陞一秩以存舊典而至今未蒙

發下試期已迫不得不為催請如

聖意未欲遽陞或令以原官供事亦足應急今翰林官四品以上者共止四人吳道南見掌禮部蕭雲舉王圖擬充主考官自正春之外更

奏草

卷八

呈

無可知貢舉者伏望

聖明亟賜
允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請留朝覲各縣官揭

昨該吏部具題請留朝覲俸深各官恭候

兄發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轉陞匪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任途雍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挂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蒞事亦哀顏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資俸

奏草

卷八

三

視前尤更久屬方內災疫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尚書臣丕揚老成持重益徘徊踴躍不敢遽請者久之至揆度理勢必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臣之愚衷亦竊以

爲當從不揚之請令查資俸最深者作缺別
選至于得請之後或留之候補或聽之暫回
從容處置不必刻期則皆在
皇上之聖裁而非臣下所敢專者夫虞廷三載黜
陟幽明有黜有陟方成勸懲
皇上留心計典而此一事于計典亦大有關係故
臣敢冒昧言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卷八

卷八

七

請 京宮講學揭

臣等前擬于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請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講學未蒙

允發今日期已過謹再擇得二十九二日皆吉

上請

聖裁合四海之人情屬望莫急于此事舉六年之

曠典繁要無過于此時若再復遷延則轉眼

之間便將及夏而出講又無期矣臣等所以

奏草

卷八

庚

不避煩瀆再三祈請于

皇上者蓋度其事之必不容已而時之必不可緩

也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又皆盡缺自古以

來未有

東宮已建乃宮僚顧虛而無人若今日者臣等

謹推得原任國子監祭酒方從哲詹事府協

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

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湯

賓尹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趙用先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南師仲劉一燦

俱堪充講讀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范可悅大理寺左評事兼司經局正字羅萬英俱堪侍書內方從哲翁正春資俸已深俱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范可悅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卷八

堯

請發論救李漕撫各疏揭

該工部郎中邵輔忠御史徐兆魁各論勅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李三才隨該三才具疏奏辯又三疏乞休及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紹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辯雪俱未蒙

批發臣惟三才夙著時名雅稱物望在淮上十三年有保障功言者所云必別有所見臣不敢知且三才事

皇上日久其行事人品具在

奏草

卷八

聖

聖鑒臣不必言但兩惟重地督漕重任國家咽喉命脉寄于一人關係甚大今三才已杜門待罪百事沉閣若久不得

旨妨誤實多臣不得不爲之請伏望

聖明將諸疏檢發一二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使三才之去就分明而于漕撫大計亦大有裨矣再照近來論劾章疏一槩留

中此雖

聖恩寬厚昔示優容然自古帝王爲治忠佞邪正必須別白若言人者與言于人者兩無可否

則彼此混淆是非倒置茫茫天壤大似混沌
世界而天下事愈紛紜潰亂而不可支矣更

望

皇上於諸凡論辯之疏時行

檢發或斷自

聖衷或

勅下吏部定其是非曲直以待

處分是亦今日尊

主權肅人心之一大窾係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奏草

卷八

四七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催諭胡二僉事

勅書揭

該吏科給事中翁安性推陞廣東按察司僉
事兵科給事中胡嘉棟推陞福建按察司僉
事皆久奉

俞旨當赴任供職而二臣所有

勅書該臣擬上至今未蒙

批發臣惟料道外轉名曰年例原非優處若併其
勅書而漸之則是塞其效用之路於政體欠平且

二臣既無

奏草

卷八

四三

勅書不便赴任行事而吏部又不敢更推臣查案

安性係羅定兵備道胡嘉棟係建南分巡道

皆緊要地方難以久缺故敢爲之一言非但

爲二臣請亦爲地方計耳伏望

聖明俯賜

批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奏爲萬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已十數上詞已千萬言斯亦從前未有之事也而

聖心猶未動者蓋只見臣言病則尚能入直言苦則尚能支吾以爲如此亦足以搪塞而了事耳不知臣之力竭精亡爲日已久屢欲杜門陳訴而以稟擬重事無可推托勉強奔馳日復一日蓋每望閣門而歎獻對妻孥而飲泣也在

奏章

卷八

呈

皇上既以臣之未去而故緩其補在臣又以

皇上之未補而不敢言去兩相揆延兩相就誤其究且以蒲柳之軀與國家之事而俱敗也豈不痛哉往時閣臣職掌只在稟擬天下人亦只以稟擬之當否定閣臣之忠邪自年來章疏留中九關隔絕惟密勿一路差可上通天

下人遂以章疏之阻塞罪閣臣之奸欺卽甚懷忠恕之心者亦尚謂臣袖手坐觀不力行請臣鬱抑私衷從誰告訴語

皇上憐憫孤臣曲加容貸亦嘗爲臣一念及此否

乎今世事多艱殷憂未艾仁賢困厄中外空

虛大小臣工欲進不能欲去不得無不責望

于臣臣逐日疏請揭請率多不報身且如此

何況其他若多留一日徒添一日之罪此所以展轉思維不得不哀祈于

皇上也臣聞之牛馬至賤然驅牛者猶哀其喘駕

馬者猶兩其騾牛馬力疲猶別求壯健者以

代其因臣所哀祈無他但得比于牛馬足矣

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奏章

卷八

呈

聖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九

請刑部署印併允戶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刑部各官題請署印已經

發擬侍郎王汝訓署掌今已數日未蒙

允發竊惟該部自尚書沈應文封印以來已將半

載一切獄情盡皆停積囚犯監禁日久不得

發遣法紀陵夷已大不便况六卿衙門關係

至重乃堂上無官庫中藏印其於

朝廷體統所傷亦不小矣今大僚之缺過半所

存二三人又皆杜門求去自王汝訓外更無

奉章

卷九

堪用而汝訓亦自有本部事務苦于兼攝臣

之所擬蓋亦無可奈何之計耳伏望

聖明即賜

檢發或臣所擬未當亦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請庶署印有人而部事不至于

久廢矣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未

釋放母論病苦真情所當體念即人言紛紛

世卿亦難展布昨合屬司官皆為代請其急

切可知今國計方虛邊陲危困而欲世卿以

喘息僅存之餘生持籌畫以衆喙交攻之

之境出今指揮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臣不知
此之為患在世卿乎在國家乎

皇上亦可以思矣伏望

聖明併僉世卿所請使得歸去別行推補庶計事

猶有可為不至于束手而坐困也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臣

卷九

請點巡漕併巡按各差揭

臣昨接都察院揭帖言漕運屆期巡漕御史未蒙

點用誠恐有誤國計其言甚切竊惟漕運係國家命脉第一重事地方遼遠軍民刁頑非有御史一官持斧巡行綱紀而統率之則人必不肅而奸弊滋多矣往歲此時御史皆已卸命出都僅能集事今爲期已過而都察院屢疏尚未

允發臣竊慮之且總漕尚書李三才又以人言杜

奏直

卷九

三

門今歲運事誰人料理御史之速遣尤事勢之萬不容已者至于山東湖廣兩差候代皆已踰年舊巡按官皆以病告其情甚苦而真定巡按缺官遂令武舉大典因之曠廢亦二百餘年未有之事也該院題催之疏無慮數十卽臣之揭請亦已屢矣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知此事必不容已特以遲滯之故而使臣等焦唇敝舌以煩瀆

天聽亦何利之有乎伏望

聖明將此數差先行

樵發而後徐及其餘庶軍國之大計不誤而各地

方亦皆有賴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奏直

卷九

四

催請刑部掌印及各差御史揭

該臣于數日前具一揭催請刑部掌印官又

一揭催請趙運及各差御史俱未蒙

允發昨刑部司官又來見臣極言該部堂上無官

百凡壅滯衙門空虛不成景象責臣不為代

請而右都御史孫瑋又極言各差巡按屢請

不下缺者不得補舊者不得代甚為不便而

巡漕趙運一差更為緊急數于糧艘皆賴此

一官催督且約束官旗稽察奸弊皆其職掌

今較之往歲已為愆期萬不可再緩以誤運

奏

卷九

五

事其言甚切其意亦咎臣不為力請臣念此

二事實目前要務難以推延臣雖言之諄諄

而

皇上不行亦臣微誠不能感動之罪也夫復何辭

近日方面部屬各官多蒙

恩允補人情欣慰惟是大僚各缺猶未

點用此根本所在其重且急甚于他官昨吏部已

惟上刑部尚書侍郎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使部印不至于久懸其趙運各差

御史併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非萬不容已不敢如是之煩

瀆也統祈

聖慈俯垂炤察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

卷九

六

催請刑部掌印及發工部侍郎辭疏揭

臣惟刑部封印已經半年既不

命官暫署其吏部推上尚書侍郎又未蒙

點用然則此一衙門可虛而不設耶今六部堂上

官共只七人又有三人告病天下之大庶事

之多豈此四人所能料理而刑獄一事關係

尤重乃讞訊久停累囚長繫以愛惜官爵之

故而使

如天好生之仁併塞遏而不暢甚非計也至工部

侍郎王汝訓頃因偶疾亦具疏求去在汝訓

奏

卷九

七

雖出于真情而當此乏人之時豈可容其閑

門堅卧自遂其私乃辭疏至今未蒙發擬去

留無據亦甚不便臣見

皇上近來于方面各官

點用甚多而遼東巡撫旋推旋發仰窺

聖意軫念藩方

留神邊圉如此真切孰不願服第臣之愚衷以爲

藩方固重而大僚尤重邊圉固急而

朝廷更急譬如人身四肢雖盡精強而腹心之

內空虛日久其何以爲運用之樞綱維之本

我臣屢次揭請煩瀆

聖明自知罪愆然欲默而不言則理所不可情所

不安故復曉曉如此伏望

聖慈俯鑒微誠將刑部尚書侍郎

承賜點用如所推未當

聖心不妨令該部再推上請其王汝訓辭疏併乞

檢發責令供事庶于朝政不致久誤而我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亦益顯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奏

卷九

八

請東宮出講揭

臣惟

東宮講讀大小臣工相與苦請而臣間中之請視諸臣更爲頻煩卽今春疏櫛亦已屢矣而在再遷延又將春暮尚無出講之期

聖意淵微臣等委不能測但遠稽往事則殷鑒甚

明近考朝章則

儲訓具在仰體

聖慈則燕翼貽謀極其周至旁參事理則

宮府內外毫無所妨向者

奏草

卷九

罔立之舉重而且難

皇上猶斷自

宸衷慨然舉行豈以尋常出講一事而顧連回若

此耶或者謂

皇上厭臣等之煩瀆因而致疑愈加發滯臣竊以爲列在股肱于國家大計安得不言此

聖心之所亮也况臣以旦暮欲去之人平

萬壽無疆之主何嫌何疑而有所諱避此臣之所自亮也故復冒昧謁誠擇于本月十二

七十二日皆吉恭請

聖明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青宮朱邸並聞絃誦之聲主器分藩共受進修之益豈非今日一盛事哉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

奏草

卷九

催纂修玉牒稿

臣惟

玉牒纂修前此多十年一次今已踰期而天潢之派其繁衍視前此為加倍頃該臣等具題

已奉

俞旨而纂修各官屢列名上請未蒙

允發若遲延日久則簡帙愈多有難辦理我

皇上率

祖展親百九周渥而此一事關係

宗支亦臣等職掌之緊要者故敢冒昧申請伏望

奏草

卷九

十一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催發吏部孫尚書辭疏稿

該吏部尚書孫丕揚於十五日以

廷試供事入

朝偶爾感疾扶掖而出隨其疏乞歸今已數日

未蒙

發下竊惟丕揚年已八十屢欲求去徒以

聖恩深重不忍辜負每對臣言輒至泣下老成之

人不堪勞苦忽然眩暈遂有不測之憂亦可

憫也惟是鈐衡重任者碩若丕揚豈容遽遂

其請乃辭疏不發則其去志愈堅而于鈐務

奏草

卷九

十一

亦大不便矣伏望

聖明將原疏

檢發勉其供事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奏爲感事觸衷苦陳愚悃懇

補閣臣併及九列大僚事臣昨以

廷試大典備員讀卷因查歷來故事讀卷官該

有十八員至近年始漸不如額然猶皆十人

以上卽萬曆三十五年稱爲至少亦有十一

人而今歲遂止六人寥寥已極難亦勉強完

事而蕭條索莫之狀殊不堪觀假使

國家一旦緩急有艱難重大之役亦此數人能

辦之耶此臣之所深有所概于衷也臣猶記萬

奏單

卷九

三

曆三十年春

皇上勅諭吏部朕思我

祖宗時閣臣常有三四員至五六員以佐襄治理

今閣臣雖有四員且首輔錫爵敦僅未至輔

臣張位行取未到國家多艱閣務繁重况又

試期在邇爾該部便會同九卿推堪任的五

六員來用大哉

皇言所以加意閣臣者如此其周至而懇切也彼

時閣臣尚有四員今併具銜者只三員矣彼

時錫爵雖辭尚有憐然之念今其爵愈堅昨

又以疏至矣彼時九卿尚濟濟有人今併九卿亦缺過半矣

皇上于彼時不難再推五六員而獨靳于今日何

耶豈以時事之易爲耶則中外紛紜之景象

固

聖心所具知也豈以愚臣之足任耶則庸劣不堪

之罪狀亦

聖心所洞燭也卽母論重大事體只如

廷試一事臣若卒然不可知伏在床褥不能強

出誰爲

奏章

卷九

四

皇上綱紀而了此乎日前臣在閣駭暈數番幾于

長瞋深以不能供事爲懼今幸而畢役矣其

能不動念而戒心乎自前歲四月至今臣獨

身力疾踴躍奔走者已滿兩年卽金石爲軀

猶將銷鑠鐵石爲腸猶將糜爛此臣所望于

皇上之哀憐也其他毀譽是非功罪怨德皆可付

之東流等之飄瓦不敢復問亦不敢爲

皇上道也昨臣錫爵書來自訴其苦而又憫臣之

苦臣讀之懷然淚下臣廷機又羈縻荒廟進

退無門堂堂

聖朝而使二三閹臣相憐相哀一至此極是豈清

時之盛事哉錫爵疏薦沈鯉郭正域自代此

老臣憂國之苦心亦今日朝野之公論臣竊

願

皇上採而聽之至于在

朝諸臣中其才品尚多可用更望

皇上查二十年之故事繫令該部會推上請多

賜點用而又念大僚缺乏已極併行

點用則不出旦夕閹而朝端赫然改觀薄海內外

翕然頌

奏章

卷九

五

天子之聖明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請發都察院題差揭

頃該都察院題請各差巡按索

旨諭令每差一本已經遵奉具題而至今尚無一

差得蒙

允發昨接掌都察院孫瑋揭帖具言各差壅滯之

苦今一時當代者至有二十一差而真定應

天廣東等處則皆久缺未補地方事務尤爲

廢弛今蚤瑋又來見臣言承

皇上簡命俾署院事常懷溺職之憂乃院中事務

以題差爲急而屢請苦請並不見報則安用

奏章

卷九

十六

其署院爲哉今糧運且到黨理爲難意欲具

辭臣告以大僚乏人誰可代攝勸其且勉強

任勞以稱

皇上委用至意瑋亦無辭而去臣竊惟

祖宗設立巡按官一切官和民隱皆責其糾察關

係甚重而其行部只以單車不携家室其巡

歷必徧郡國日逐奔馳蓋亦極勞極苦之官

人情所難久處者也故國制每一年一代以

節其勞而恤其私令其精神不倦得以盡其

激揚之職耳今差近者亦已年餘其久者至

二三年不得代情緒困苦往往稱病乞歸杜
門謝事公私上下極爲不便而在京應差各
御史意氣方新又不得自效其用均此一官
均此差遣何必靳其當行者而苦其當代者
使在事之臣日嘵嘵歟煩瀆

君父爲哉臣之所以不辭冒昧而屢爲之請者蓋
爲此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祇循舊制將都察院題差各疏
慨賜檢發庶勞逸適均而于地方亦大有煩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九

七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臣竊見今歲入春以來逐日風霾異常黃埃
黑霧匝地連空較之往歲氣候獨惡而又日
久不雨麥苗焦枯人情嗷嗷復以荒旱爲慮
昨河南巡撫官又以兩頭兩口四眼四耳四
足之牛妖來報且備陳地方人民之流離盜
賊之橫發岌岌然有禍亂立至之憂其言甚
爲切至以

皇上神聖覽察今日宇內之情形或安或危豈不
洞燭臣每見邊陲有事

奏草

卷九

八

聖心極其留念批答處分較常獨速是何嘗一日
忘國家之大計哉顧臣以爲今日之可憂在
邊陲固急而在內地爲尤急內地之可憂在
各省直固甚而在

朝廷爲尤甚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今戶部只
一尚書而外困于多口內困于病魔伏枕家
號無復展布之望矣刑部自舊歲八月至今
印封貯庫項雖點用侍郎遠未得至而署印
之官又屢請不報矣兵部戎政原各專官難
以兼攝今只尚書半化龍謁屢支吾其左右

奏草

卷九

元

侍郎亦久不補矣夫兵刑錢穀乃國家精神命脈所係不可一日缺人料理今或空署無人或有人而不得其用或得其用而力不能兼經年累歲玩忽因循事務之停滯而廢弛者不知其幾假令如此而可以長治久安也則唐虞之九官成周之六典皆爲冗員而聖帝明王所爲惟幾惟康率作省成兢兢業業惟最難之是虞者不幾于多事而過計哉臣嘗竊論今天下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妖尚不與焉承

皇上奮然用一番精神率勵振作

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憂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此非

一一講求修舉臣恐

宗社之憂且有萬倍于

者矣至于臣隻身奔

走精力已竭愁困憂思如焚如灼勉強支持轉加狼狽每念先臣趙志舉陳于陞朱廢死時閭中皆尚有人今臣若溘先朝露同官遠

奏草

卷九

者不來近者欲去即求如志舉輩之安然瞑目亦不可得

皇上不爲臣憂獨不爲天下國家憂乎此又臣之最切最急而不得不誓死哀鳴者也統望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乞休第六疏

奏爲病苦已難支持聞言益增愧懼一去之外實無他策泣懇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自任事以來以病苦至情哀

訴于

皇上者不知凡幾至于今歲血氣消枯精神昏憤日甚一日鬚髮之蒼者盡苦變白每一闔眼便如死人夢中展轉求醒不得游魂飄蕩莫知所之屢欲杜門求去而苦無代者又見日來

奏草

卷九

三

聖政較前少通片驤之心尚有冀望故隱忍至今未敢控陳然亦慮廢乎其有死亡之慮矣臣只有一子舊歲聞臣疾病自家奔來從吏臣歸留此三月餘見臣事勢如此旦夕難行又復辭臣而去昨日送之出門尚欲勉強入閣供事而私衷耿耿嘆骨肉之分離悲此身之留滯痛哭移時因而僵仆今蚤又接福建參政張應槐揭帖責臣優游醢禍而引申時行趙志臯沈一貫爲戒其言深得肯綮至于悠悠觀望苟且目前之說則又臣所心服情輸

萬口不能自解者甚哉應槐之謀國忠而知臣審也夫非獨應槐自鄧澄論臣以來臣之門生故人移書誚讓者不可勝數臣感其相愛之情而慚其相責之義默念深思莫知所處亦不敢以聞之

皇上也今天下隱憂至多而

東宮輟講一事則母論智愚賢不肖皆知其不可應槐疏中所云實千萬人之同心卽臣日夜焦思不能安處者亦惟此一事最急縱使人不罪臣臣亦無顏以立于廟堂之上矣其

奏草

卷九

三

或以臣嘗言之而

皇上不聽耶則漢武唐宗中主耳猶能從諫如流何難于

皇上且

皇上嘗以人言行出閣冊立之典矣又以人言釋放吳寶秀矣何難于今日應槐之言又鑒鑒其有據也臣雖欲逃罪安可得哉萬想千思實無他策只求

皇上亟放臣去如復因循勉留則臣之病與國家之禍皆日深一日及至決裂之時雖救臣亦

無益矣萬望

聖明垂憐賜允仍卽

勅該部會推閣臣上請點用臣去賢于留死賢于生不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况卿精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不必介懷卽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八日

奉直

卷乙

三二

請補閣臣第十九疏

奏爲愚臣萬難再留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卽賜允行事臣昨以抱病被言卽具疏控辭伏枕俟

命雖逐日猶勉供票擬之役甚不自安而又不敢

復有推諉以滋紛紜蓋勢極窮而情極苦其仰望

皇上之亟補閣臣真以日爲歲夫寧但臣盡中外之人情汲汲皇皇有不以此事爲急者乎

皇上卽不哀臣之窮極獨不念與情之不可拂耶

奉直

卷九

三

卽不俯恤輿情獨不慮國家之禍不可久驟耶夫擔石之負非壯夫不勝百里之途非健足不至股肱心膂之重任非豪傑非常之人斷不能堪今求之于內而資望相應者固有人也求之于外而衆所推轂者亦有人也求之于已事而如言者所引能感悟

聖心者亦有人也四海之大本非乏才

皇上奈何靳之而獨使愚臣長處不堪之地至于狼狽顛沛而後已耶卽無論職禍他日而試觀目前景象已自如此臣又何可一日少留

以誤國家添士大夫一詰柄乎明者龍未萌
況于已著故敢不避煩瀆哀懇

聖明卽賜推補使重任得人臣亦可以蚤息肩而
去實今日

宗社之至計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奏草

卷九

字

乞休第七疏

奏爲病苦日深羈留無益懇

恩亟放以免罪愆事該臣以抱病被言具疏乞罷

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况卿精

力未衰正類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
不必介懷卽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

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見

聖明鑒臣苦情勉臣供事

奏草

卷九

字元

天地父母之心盎然溢于言外臣非木石能不感

激但臣年雖未邁而病則已深形雖尚存而

神則已耗兩載馳驅無刻休暇固已不勝其

困瘁矣而又百司度府之事有一壅礙無不

罪臣臣之一身如人籠之鳥奮飛不能遊釜

之魚煎熬更急有何心情戀此一官徒以

君父恩私臣子分義不能恣然荏苒遷延以至今

日而臣之罪遂不可逭矣臣聞之庶人之家

有紀綱之僕不能事事將破壞其家或以告

其主人則爲主人者將逐其僕而別求勤幹

者以代之乎抑將聽其飽食安居置其家于度外乎而爲之僕者亦將恬然不顧破壞于人之家而後已乎閣臣者

皇上絕綱之傑也其上者則能積誠悟主康濟艱難德業聞望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使身安而志行次者則量力度時決于去就使天下之人雖知其不能而猶亮其非貪戀富貴患得患失之鄙夫最下則貪昧隱忍敗名喪檢而不恤矣舍此三者更無他途臣力不能爲其上當勉爲其次者亦望

本重

卷九

三

皇上哀憐成就使得遂其微志可以戴顏面于人間也若夫聞言而杜門言已而視事遽出進入如登場之傀儡愚人捉弄臣竊羞之而皇上亦安用臣爲哉臣區區愚衷實是如此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自干罪戾至于

東宮講學推補閣臣二事則在今日理窮勢極萬難再緩臣言亦至詳至切無可復陳願皇上卽賜施行若但以知道了之一言而遂了事則天下之望愈孤而臣之罪愈無所逃矣臣

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廉慎服所鑒知況今邊疆多事正倚賴贊襄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卿宜安心亟出人閣佐理慎勿再辭其東宮講學及枚卜朕已知道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八日

本重

卷九

天

虜警補官揭

臣杜門乞歸於一切朝政皆不敢言今蚤接得劉遼總督王象乾揭帖言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從來聲息之大未有如此甚爲可憂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象乾欲

勅下吏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以濟燃眉之急其情甚迫伏望

皇上將象乾疏亟行發擬仍卽

賜批發以便推用以俟凡有邊情緊急俱望

奉旨

卷九

三

皇上留神檢發毋致延誤事其所禱于邊計良

不小矣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八疏

奏爲國事艱危日甚微臣展布愈難

儲講會推萬宜速舉昌死濱陳懇

恩俞允併賜罷斥事臣再疏乞歸再奉

溫綸

君父之於臣子如此勤篤一介書生何福消受敢

不鳬寇馳驅圖報萬一顧臣之求去不在于

人言之指摘而在于衷曲之不安不在于一

身之去留而在于國家之治亂今天下到處

災傷人民死徙畿輔近郊流離載道中州齊

奏草

卷九

辛

晉更不堪言加之中外空虛人財俱盡一旦

禍作天下人必不以罪他人而專以罪臣臣

觀自古危亂之朝必有奸邪之臣欺君誤國

書之史冊萬世爲僂臣若不去亦當與此等

同被惡名

皇上雖哀臣憐臣欲爲滿雪而不可得臣於此時

悔之晚矣且

皇上之留臣者將以用之也用之則當少行其言

而今章疏不下大僚不補起廢不行按差不

發刑部尚書不點請著不報臣之微誠皆不

能得之

皇上至于

東宮講學閣臣會推尤臣所延頸企踵日望

皇上之允行者而兩奉

明旨皆只云知道杳然無期然則臣雖勉留亦復

何益天下人亦誰肯容臣居于此地而默然

無言哉頃者禮部奉

詔修省祈禱臣竊以爲祈之於天不若祈之于

皇上蓋

皇上卽臣等之天也且天之沛澤猶待風伯雨師

奏章

卷九

主

興雲致霧而

皇上一言之發便是甘霖一事之行便成沾溉至

速至神無所停待故臣敢不避煩瀆哀祈

皇上將

儲講會推二事慨賜允行憫臣之窮卽賜罷斥

而後將切要時政次第修舉將頃刻之間驕

陽同災旱魃退舍太平之理從此可期臣雖

先夫馬填溝壑有餘幸矣此實臣一念惓惓

不能自己之愚衷若夫疾病昏迷呻吟痛楚

只關臣一身之生死者尚不敢以控干

君父也伏望

聖明俯垂憐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奏章

卷九

主

爲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臣在伏枕中不知外事今日午間始聞人言

昨夜二更時分

正陽門火光突起焚燬箭樓人情驚惶以爲災

變臣亦不勝憂懼伏望

皇上仰慰

聖母倍寬

聖懷臣無任惓惓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奉直

卷九

重

乞休第九疏

奏爲求去情真遇災倍切懇求

罷斥以免罪愆事該臣被言之後三疏乞歸兩奉

溫綸一尚未發竊計

聖心或亦憫臣窮苦放臣使歸臣義當靜聽何敢

實陳但昨見門樓被災大小臣工皆望

聖明勵精圖治維新庶政而臣忝居政本不能盡

忠匡贊極力轉移天災之見咎實在臣則今

日沮災切務宜先以罷臣爲第一義臣若不

激切哀求早避賢路於心何安蓋昔人言宰

奉直

卷九

三四

相之職在于察理陰陽真安天下今方隅之

內無地不災無歲不災各處撫按之所奏四

川撫臣之所圖聞之刺心觀之墮淚卽

輦穀之下亦流三滿目盜賊公行旱魃未驅

攸復繼哀此殘黎皆

上天所生

祖宗所養以有此性命一旦顛連至此彼雖無所

控訴然當其轉徙溝壑號呼待盡之頃寧不

相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使我至此極也此猶

藉口于天也刑部之獄囚八百餘人無贖無

糧難俟旦暮被逮知縣滿朝薦等幽繫多年未蒙

釋放而各衙門奉送人犯皆隨在羈禁不得結局
熱審屆期無人料理古稱一婦含冤三年不
雨今愁怨之氣充滿貫城鬱為驕陽蒸為孽
火青天黯慘人類咨嗟凡此累囚亦寧不相
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不為我一籲呼也其他
如人才廢棄九列空虛種種厄塞人實為之
千天何預頃者百官奉詔修省夫修省則必
自閣臣始而臣自省甚明欲修無地伏枕思

奏草

卷九

三

惟若非堅求一去夾無以塞咎殃而回天意
故不能假前疏之發而冒昧中請伏望
皇上亟先罷臣即行會推人情既協天心必格
日修省大端更無切于此者至于火屋城樓
占為兵象庚戌之事恐將再見臣已廷臣皆
有條列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以平恒
風亢陽又無門樓被災朕甚微惕特心虔修消

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忍愆然求
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質

裏臣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奏草

卷九

三六

請罷礦稅密揭

臣受恩深重無以報稱今雖以病苦求去豈能忽然不以國事爲念伏枕思惟我

皇上真千古之

聖主也臨御將四十年

乾綱獨斷海宇乂安而且仁孝無隆寬嚴並用卽

黃帝堯舜之盛何以過之其少爲

聖德累者惟礦稅一事

皇上爲此受多少煩言恐多少開氣惹天下後世

多少說話其實所積之物終歸無用乃將魏

臺直

卷九

三

巍蕩蕩之聲名被其玷缺臣竊惜之此事行

來已久聞閹膏脂亦已罄竭故一遇凶荒百

姓便流亡死徙不自聊生至于今歲更苦更

雪近而京畿遠而山東山西河南又遠而四

川百姓餓死無數樹皮草報無不剝盡骨肉

相食慘不忍言官司無計可以拯救惟有坐

視其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咨嗟怨嘆

皆歸咎于權稅之害若一大作難必相響應

如漢之赤眉黃巾隋之竇建德唐之黃巢秦

宗權皆因饑窮倡亂毒流四海而國祚隨之

甚可鑒也今災傷處多甚難賑濟惟有

罷罷礦稅可以收拾人心使其雖餓死不忍爲亂

而且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書之史冊亦永爲千古美譚豈不盛哉臣區

區愚秉實以此事爲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

章以請故力疾手書密封上

聞竝未嘗告之一人伏望

聖明親發德音頒自內庭豈但宗社生靈之幸其

於

聖德聖治亦大有補焉若刑部署印無官獄訟停

臺直

卷九

三

聞昨兵部揭帖拿獲強盜許多無處送問亦

爲可慮統望

聖明卽命官署掌或臣前所擬未當

聖意亦乞廢下再擬奏請

聖裁臣不勝冒昧陳賡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賑荒揭

該臣旬日之內又有兩疏乞罷俱未蒙

發稿計

聖心徘徊必有

允臣之意矣臣惟虔禱以俟未敢再陳但蓋臣之

誼雖身已去國猶不忘社稷之憂况臣一日

未去則一日不能忽然今何時也逐日風霾

經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東西河之南北

又至于西蜀盡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離餓

莩之狀至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近且有父食

奏草

卷九

五

其子者矣村墟市肆稍有貨物米穀輒公行

搶奪莫之能禁若復旬日不雨又不知作何

景象性者劉六劉七石和尚趙風子鄢本恕

之類皆以饑荒作亂荼毒生靈地方力不能

制至出京兵調邊兵擾動數年糜費無算僅

乃勝之豈在今日能晏然而無慮耶度我

皇上之意必以年來災傷言者動稱禍亂而卒皆

不驗故漫不加省耳不知前此雖災民間尚

少有贏餘有司尚能設法賑救今公私竭盡

無可奈何如癰疽之病屢發則難醫奔潰之

流久防則必決理窮勢極豈復可僥倖希冀

如前此之不亂乎即使不亂而甘心束手就

於死亡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亦寧不惻然而動念乎而

皇上向年之所為步禱

郊壇發帑遣官到處賑濟者又何為也今編戶齊

民中有發心修善者尚能捐金布施自種福

田况我

皇上至聖至仁千古罕儔內帑之積克剝如山豈

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於溝壑之中貽

奏草

卷九

平

宗社以無疆之慶哉

皇上試一發德音而臣民鼓舞歡聲聚而為雷喜

氣蒸而成雨傳之寰區書之史冊卽桑林雲

漢猶掩其微是亦千古一大快事也果何憚

而不為乎臣非不知此事言之極難不宜輕

噴但旱災如此必不得不救舍此之外又別

無救法故臣今日亦不得不言言又不得不

出於此如

聖明高見另有處分可以拯此危急則亦可

傳諭臣下使之奉行不當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

且臣伏枕待罪又復曉曉自知愆戾統望

聖慈俯垂鑒宥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三疏乞罷伏蒙

欽遣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

春以來恒風亢暘又兼門樓被災朕甚愷惕精

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

忍忽然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行

望速出贊襄匡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

奏草

卷九

四三

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奉職無狀不副物情高目時艱匡維

無策真病真窮無可告語不得不哀祈

君父憐憫放歸乃蒙

皇上屢渙溫綸諭令入直不誅其誤國之罪而嘉

其憂國之忠不以災旱煩仍委畧于股肱之

失職而以精虔修弭自盡其微惕之誠心蓋

非但勉臣以使留而且復爲臣而任過卽

天地父母之德何以復加凡血氣心知之倫豈能

忘報惟是

愚踰其分欲消受以何從志困于才願馳驅而無力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已自萌于夙心以達事君以人事君恐終違其始願况此天變人窮之會正當舍舊謀新之時臣留則深誤于敗幾而去或不妨乎賢路此所以徘徊躑躅而不能自己于哀鳴也臣不勝悚惶感戴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卷九

七

乞休第十疏

奏爲

天恩愈重國報愈難泣血陳誠自甘罪戾仰祈憐
故事該鴻臚寺官奉

旨宣諭趣臣入閣臣已具疏陳謝外竊惟人臣受
恩至闕臣而極其官尊祿厚亦至闕臣而極
以分義言則犬馬猶知報主而况于人以俗
情言則富貴人所同欲而臣何獨不然矧
君命薦至鴻臚將何物堅儒數此隆遇即使臣
旦暮死亡而有益于

卷九

七

君父臣不辭也惟是臣籲呼雖迫

天聽尚高始曰知道繼曰候旨又繼曰稍俟
綸以漸而加溫事猶然而如故所以爲臣之一身
則厚矣如

宗社之計何臣若藉此以強顏亦可矣如誤國之
愆何今亢陽已極如焚如蒸每日間雲氣乍
騰狂飈隨起方仰天而望雨忽走石以飛沙
豈彼蒼明示震怒欲因此下民耶抑
聖心善念初興復有阻遏而天亦以此應耶潛運
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河水已枯泉源盡竭數

百萬漕糧豈能飛到新點河臣未知何日受
事而帶管河務之漕臣又以人言杜門辭疏
不發臣頻爲催請而不能得此非但漕舟阻
滯而聚百萬之饑民睥睨其旁臣恐其禍更
有不忍言者矣臣每念及此輒欲涕泣竊計
群臣之中必有絕倫超群之才補天浴日之
手可爲國家濟此危急而

皇上猶不允會惟但云稍俟臣愚以爲天下之事
凡有所俟者必其今日不可明日方可此時
未急他時始急也以今事勢度之可乎不可

奏

卷九

五

乎急乎不急乎以爲必不行則無可俟以爲
必行則不宜俟俟之一字其誤事真不小矣
臣愁苦之後舊疾益深弱血痔瘍呻吟痛楚
卽欲匍匐自力以奉

上命而天實困之無可奈何一念杞憂又不能自
已故復冒死瀆陳若此伏望

聖明憐允賜歸亟行推補仍將目前最急如刑部
掌印賑荒諸務

併賜舉行庶天意人心猶可挽回不至于大亂而
不可收拾矣其

東宮講學尤萬分難緩或以炎暑屆期

明諭秋涼出講以慰天下喁喁仰望之情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奏

卷九

六

極荒揭

題當此旱災爲虐之時臣忝居輔弼乃以奉職無狀病苦不堪杜門待罪甚懷踟躕每日晨昏必扶掖叩拜少助我

皇上爲民祈禱之誠其不敢匍匐入直者實以人

言紛紜日相罪責臣若強出則攻者復至毫無益于國家之事而反取辱招尤以累

君父此臣之所以展轉于衷而無可奈何者也昨

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

言言皆真字字欲涕不知曾經

奏

卷九

呈

御覽與否諸臣又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發

生叩

聞無路惟有愧死尚復何言

皇上引咎責躬齋心虔禱業已多時而雨澤猶愷

風靈轉甚夜來狂颶大作震撼怒號大地幾

于動搖人心增其恐懼荒涼凄慘之景象

皇上卽深居高拱亦必有動于

聖衷矣其諸臣疏中所言百姓流離父子相食之

狀

皇上或不信則使人一訪之而可知也人情當窮

迫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爲亂迫近國門于此時而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卽欲用兵剿除人亦不肯用命

皇上雖有金如山誰與共守天下事尚恐言哉爲

今之計必

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濟庶幾猶可少救如

聖意未能慨然亦乞先發二三十萬再令外間設

法措處以相補助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

百姓知出自

皇上特恩歡欣感戴一金而可當數金之用耳不

奏

卷九

四八

然天下之財孰非

皇上之財而臣等何爲苦苦陳瀆必欲割其所甚

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今二麥已焦秋種亦

過卽使目前得雨亦無濟于事賑濟一策萬

難再緩臣聞畿南真保一帶每日死者常有

數千人早賑一日便有數千人得活畿輔如

此其在各省又當何如非我

皇上誰能發此大慈悲心作此無量功德此實臣

等之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也謹望

闕百叩首泣血以

請不勝悚息哀鳴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賑荒

聖諭回奏

該文書官趙金傳捧

聖諭二道到臣私寓諭內閣朕昨奉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

民饑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

使得沾實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

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

奏章

卷九

辛

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

刺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

且朕欲發米數十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

擬來行今一併諭卿知欽此臣方伏枕中一聞

德意不勝懼忤鼓舞頌

聖母慈澤振古未聞

皇上仁恩與天無極蓋仁如遜其微而堯舜讓其

烈矣普天臣民就不感戴祝

聖母

皇上萬壽無疆永造蒸黎之福也臣謹即傳諭該

部遵奉施行更擬

勅諭一道恭請

聖裁臣又見

皇上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俱留二季充

餉賑饑

浩蕩之恩此數處已皆沾被惟四川饑荒不下數

處福建水災異常各撫按具奏至懇至切而

稅銀尚未彙留不無向隅之嘆臣於

論中敢僭擬及此皆出自

聖恩非臣所敢瀆請但愚衷如此不敢不盡伏惟

奏

奉
上

聖明裁改施行不勝大幸至于時政緊要人情切

望如刑部掌中惟補閣臣之類伏望

皇上益頒善臨弘敷解澤樂賜舉行使頃刻之間

斯世便爲唐虞萬古永傳盛美豈不休哉仍

望

皇上將中外感戴之情轉奏

聖母以仰慰

慈念以永綏無疆福履所有

聖諭臣謹藏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請逮治棍賊市二等及內官揭

近以災傷之故盜賊縱橫即

輦轅下亦公行剽掠莫敢誰何昨接進視京營

科臣朱一桂與巡城御史王孟震揭帖皆稱

捕獲盜賊又被脫逃至于神棍由一等積惡

異常害人無數今雖拘繫而其黨又歸脫窺

伺希圖搶去聞此輩聚集千百爲群若復縱

容不治臣恐旦夕之間且有黨端之禍而京

師不得安枕矣昔人救荒之法皆以治盜爲

先良以窮民困迫易與爲亂一揭難端便難

奏

奉
上

萌撲况都門之內逼迫

宸居奸宄所聚尤宜慎防萬不可不爲泛常而不

加之意也伏望

聖明亟檢各衙門奏跪盡送法司究治命

點刑部尚書或命官署印作速鞠問不至浮繫各

城以生盜賊之心豈非今日弭亂消禍之初

務哉至于事干內臣亦三

發司禮監查究以息外議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捐俸助賑疏

奏爲捐俸助賑事今歲災傷蒙

聖母

皇上優帑賑濟至于

中宮以下亦皆揭助

恩德至厚臣備員輔弼深愧素餐當爲

國以分憂尚何心而獨飽光今數省但荒饑民

以千萬計非十餘萬金所能周濟臣恨不能

剗肉割肌救此垂亡之命謹捐俸一年助賑

臣知滄海之枯無資于涓滴然使溝渠之草

葉

卷九

是

微潤乎升斗是亦臣區區之一念也豈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